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一〇六・經部・禮類

禮記釋注四卷〔清〕丁晏撰……………一

禮記鄭讀考六卷〔清〕陳壽祺撰〔清〕陳喬樞述……………六五

禮記質疑四十九卷〔清〕郭嵩燾撰……………二二一

禮記鄭讀考一卷〔清〕俞樾撰……………五九五

讀小戴日記一卷〔清〕于豐撰……………六一七

禮記識二卷廖平撰……………六三五

2267/06



# 禮記釋注 四卷

禮記釋注敘

庚辰之秋自都還里杜門卻掃取禮記四十九篇細釋讀之因據唐石經及衛正叔集說校正經注訂譌補說古注質奧孔疏所不能詳者復旁攷諸書疏其疑滯自秋徂冬其積得若干條藏諸篋衍壬午夏齋居多閒始取舊藁編錄成帙其與前人闡合者刪之亦有先儒所已言而重著之者必其論辨加詳足以相舊說之所不及而后存之然皆標姓氏於前而以鄙案附於後郭象齊邱之爲蓋深恥之也錄既畢題曰禮記闡注劉君孟詹語余曰賈公彥儀禮周禮疏皆稱釋曰謂釋鄭注也今子亦解釋鄭意何不禮記釋注

敘

日釋注余應其言遂易今名壬午夏四月二十五日淮安

山陽丁晏白序



禮記釋注卷一

淮安山陽丁晏學

曲禮

以箕自鄉而扱之注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 案說文手部扱收也从手及聲

奉席如橋衡注橋井上桿槔 案莊子天地篇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曰槔釋文槔本又作橋淮南子主術訓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高誘注橋桔槔上衡也說苑反質篇云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槔終日溉韭百區不倦御覽宗親部引說苑作

命曰桔槔是鄭氏以前並謂橋爲桔槔後人訓爲橋槩失之

敝髮毋髦注髦或作髽 案小宗伯注故書髽爲髽小子注後鄭注讀髽爲髽髽與髦同古聲近之字多假借也 不同梳柳 案釋文作地衣架也說文無梳字新附有之 葱淥處末注淥烝葱也 案釋文淥作淥是唐石經避世字諱改作淥字又作藻廣韻十三祭藻餘制切烝也又 葱葉也

毋咤食注嫌薄之正義曰謂以口舌中作聲也似若嫌主人之食也 案釋文咤叱咤也說文口部叱噴也叱怒

也从口毛聲玉篇引禮記毋吒食咤同上

及者舉未醕注盡爵曰醕 案說文西部醕飲酒盡也从酉甬省聲毛詩卷耳正義引韓詩說曰爵盡也白虎通說爵祿曰爵者盡也又說文水部漙盡也欠部漙盡酒也古从焦之字與從爵之字多通用故皆取盡意

羹之有菜者用枲注枲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爲枲提提當讀爲匙說文匙匕也从匕是聲又作提玉篇提匕名方言曰匕謂之匙蘇林注漢書曰北方人名匕曰匙漢地理志朱提應劭曰提音時北方人名匕曰匙釋元應十誦律音義引通俗文匕或謂之匙方言作提同

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鐏注鐏底曰鐏取其鐏也平底曰鐏取其鐏也 案說文金部鐏矛戟鐏下銅鐏也从金享聲鐏秘下銅也从金尊聲小戎毛傳鐏鐏也淮南子原道訓猶鐏之與刃刃難犯而鐏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

急繕其怒注繕讀曰勁 案周禮夏官繕人鄭注繕之言勁也宋楊伯岳九經補韻繕吉政反

左右攘辟注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 案漢書禮樂志盛揖攘之容顏注攘古讓字說文言部讓責讓也攘推也古推讓字皆作攘廣韻攘文字指歸云揖攘



爲其拜而菱拜注菱猶詐也正義曰菱挫也一云詐也言  
著甲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 案廣韻三十九過菱則  
臥反又詐也經典作菱陸氏釋文引盧本作躄公羊僖  
三十三年傳何休解詁云介冑不拜爲其拜如躄與盧  
植本同

國君不乘奇車注奇車獵衣之屬 正義隱義曰獵車之  
形今之鈎車是也衣車如鼈而長也漢桓帝之時禁臣  
下乘之 案劉熙釋名衣車前戶所以載衣服之車也  
獵車所乘以畋獵也漢書宣帝紀太僕以輪獵車奉迎  
龜孫文穎曰輪獵小車

禮記釋注

卷一

三

立視五雉注雉猶規也謂輪轉之度雉或爲衆正義雉規  
聲相近 案爾雅釋鳥雉周郭注子雉鳥邢疏今謂之  
子規是也釋文雉音規孔謂雉規聲近得之漢地理志  
越雉郡師古曰雉音先菜反

國中以策彗卹勿釋文勿音沒 案古勿字讀如沒玉篇  
勿古文沒字釋詁蠹沒勉也郭注猶龜勉漢書劉向傳  
引詩龜勉從事作密勿

大夫則綏之注綏讀曰安 案士相見禮安而後傳言注  
古文安爲綏毛詩鴛鴦福祿綏之釋文綏音士果反集  
古錄楊南仲釋周鼎銘曰安字說文無之蓋古綏字省

糸爾其後相承讀如婿故安疑讀爲綏

苞屨注苞蕉也齊衰蕉蒯之非也 案喪服子夏傳曰疏  
屨者蕉蒯之非也文選上林賦注引張揖曰苞蕉也  
踰竟爲壇位釋文壇徐音善注同 案周禮大司馬鄭注  
壇讀如同壇之壇書亦或爲單

素簋注簋覆簋也或爲幕 案釋文簋本又作幘詩鄘輶  
淩幘毛傳幘覆式也孔疏幘字禮記作帑周禮釋幘字  
異而義同既夕禮白狗帑鄭注帑覆簋也以狗皮爲之  
取其曠也古文帑爲幕

禮記釋注

卷一

四

鄭注蚤當爲爪士虞禮沐浴擗搔鄭注搔當音爪今  
文曰沐浴搔擗或爲蚤擗擗或爲髻

告喪曰天王登假釋文假音遐 案列子黃帝篇帝登假  
注假當作遐說文是部無遐字古通作假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  
曰妻注后之言後也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  
之言齊 案釋名釋親屬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  
也夫扶也扶助其君也孺屬也婦服也服家事也齊  
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

雞曰翰音 案說文鳥部翰字注魯郊禮以丹雞祝曰以



斯翰音赤羽去魯侯之咎

稷曰明粢正義曰隋秘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爾雅以粢爲稷士虞禮曰明齊洩酒鄭注云或曰明齊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王劭既背爾雅之說又不見鄭元之言苟信錯書妄生同異改亂經籍深可哀哉釋文稷曰明粢一本作明梁古本無此句 惠氏棟周禮古義曰大祝注引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黍曰薺合梁曰薺其稻曰嘉蔬無稷曰明粢句又獻帝宗廟祝嘏辭所薦一元大武柔

禮記集說

卷一

五

毛剛鬣商祭明粢香合嘉蔬鹹醢豐本而不及明粢蔡邕獨斷載祭宗廟禮牲之別名皆與曲禮同獨無稷曰明粢一句 晏案續漢書祭祀志注引丁字漢儀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薺其嘉薦普淖醢醢豐本明粢亦用明粢文王劭說未可盡信惠定宇謂大祝注無此句然禮運作其祝號疏引大祝壺號注若稷曰明粢則周禮注有此一句是孔賈所見本亦異通典吉禮七引稷曰明粢唐石經亦有此句

庶人之摯匹注說者以匹爲鷩 案白虎通文質篇引曲

禮曰庶人之摯正正謂鷩也士相見禮鄭注庶人之摯鷩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庶人執鷩

檀弓

檀弓免焉釋文免音問 案記中袒免之免並音問字或作絕左傳哀二年使太子綽釋文音問喪冠也又內則免菴釋文音問新生曰免桓五年左傳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釋文免音問是免字古有問音程泰之謂免不當音問無乃夏蟲之見乎

何居注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 案易繫辭

下則居可知矣釋文引鄭元王肅云居音基史記宋微

禮記集說

卷一

太

子世家裴駰注引鄭元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禮記曰何居左傳成二年誰居釋文居音基語辭也列子黃帝篇云姬魚語女張湛注姬音居魚當作吾陸佃謂居讀如字爲不識古音矣

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注文之立武王權也 案

淮南子汜論訓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注伯

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也

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註記禮所由廢非之

案淮南說山訓曰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

順乎其至也注順至也釋文順音懇惻隱之貌 案攷工



記轉人注鄭司農讀順爲懇

於是封之崇四尺注高四尺蓋周之士制 案周禮冢人

疏引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

尺鄭說本此

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注言所以遲者修之而來 案漢

書劉向傳諫起昌陵疏曰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

墳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識也爲四尺墳遇雨

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

修墓蓋非之也鄭氏謂修之而來本子政語意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塋周殷人棺柳周人牆置嬰 案淮

禮記釋注

卷一

七

南子汜論訓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塋周殷人用柳周

人牆置嬰注瓦棺陶瓦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

以蔽土曰塋周周人兼用棺柳故牆置嬰狀如要扇畫

文插置棺車箱以爲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白

虎通崩薨篇虞尚質故用瓦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塋

周謂塋木相周故無膠漆之用也殷人棺柳有膠漆之

用周人浸文牆置嬰加巧飾

子蓋言子之志於公平注蓋皆當爲盍 案唐石經作盍

依鄭氏改孟子蓋祿萬鍾音義引張鑑音丁公著音並

云蓋音盍

馬驚敗績釋文作馬驚敗一本無驚字 東萊呂氏曰釋

文無績字案乘邱之戰魯勝也無敗績之事但當時止

是馬驚敗耳

畏注非罪攻已而死 案白虎通喪服引此文云畏者兵

死也通典八十三凶禮引盧植曰畏者兵刃所殺也並

與鄭同王肅謂犯法獄死失之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 案子思之母死於衛正義引張逸

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父後

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鄭答曰子思

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

禮記釋注

卷一

八

一子康成此說最允皇氏謂原憲字子思無乃失之巧

梁木其壤 困學紀聞曰家語終記云梁木其壤吾將安

杖檀弓無此四字或謂廬陵劉美中家古本禮記有則

吾將安仗五字蓋與家語合 案家語偽書不足信王

肅竊改經文往往若此正義曰梁木哲人總云吾將安

放則唐本無此五字高麗本亦有則吾將安仗五字皆

出好事者傳會

公西赤爲志焉注志謂章識 案保章氏鄭注云志古文

識釋名言語識幟也有章幟可按視也漢書王莽傳旌



旗表識師古曰識讀與幟同說文無幟字新附有之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  
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  
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  
敢不至焉 案毛詩素冠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  
子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  
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  
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  
說苑修文篇亦載此文與毛公傳同孔穎達謂當以詩  
傳爲正

禮記釋注

卷一

九

喪事欲其縱縱爾注縱讀如摠領之摠 案漢書禮樂志  
騎沓沓般縱縱孟康曰縱音總  
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注竹不可善用謂邊無膝味當  
作沫沫讀也正義謂竹器邊無膝緣也 案士喪禮兩  
邊無膝鄭注膝緣也白虎通三教引竹器不成用木器  
不成斲瓦器不成沫鄭氏改味作沫與班孟堅同 漢地  
益州郡味縣 孟康曰音味  
宮中無相以爲沽也注沽猶略也 案釋文沽音古廣韻  
十姥沽古並公戶切周禮司兵注功沽上下疏沽謂廢  
惡者

禮記釋注

卷一

十

縣棺而封注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塋 案王制  
庶人縣封曾子曰既封而歸雜記下既封而退喪大記  
凡封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鄭注並讀爲窆周禮遂  
人鄭司農注窆謂下棺時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塋皆  
葬下棺也聲相似易繫辭傳不封不樹李氏集解引虞  
翻曰封古窆字也說文土部塋喪葬下土也从土朋聲  
春秋傳曰朝而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董道廣川書  
跋曰元祐二年永城下得石如豐碑其上刻銘曰沛國  
臨淮時窆石室永建六年鄭眾曰窆謂葬下棺也讀如  
汜祭之汜左氏謂之塋禮弓謂之封昔人謂其聲同也  
方以智通雅曰古泛亦通風凡亦生風故泛駕造更字  
音捧呂后傳曰自起泛孝惠后徐廣音捧今欲別封則  
轉聲爲塋可也王安石謂封爲復土閉瘞之名何用改  
爲窆彼烏能識字乎 儀禮既夕注  
今文窆爲封  
有薦新如朔奠注重新物爲之殷奠 案釋名釋喪制朔  
望祭曰殷奠所用殷眾也  
社每束一注社今小要社或作漆或作髹 案釋名釋喪  
制旁際曰小要其要約小也又謂之社社任也任制際  
會使不解也  
柏棹以端長六尺注以端題湊也正義鄭注方相職云天



子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釋文題頭也湊聚也

案漢書霍光傳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

爵弁經紵衣注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間有弁經因云之耳 案白虎通崩薨引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班氏引無經字鄭謂經爲衍字是也古純與紵多通用

蕞塗龍輴以椁正義曰蕞叢也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

案揚子太元云烏託巢於蕞人寄命於公蕞與叢同

禮記釋注

卷一

十一

蟻固不說齊衰而入見 案晉語昔少典娶於有蟻氏生

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賈逵注有蟻諸侯也王符潛夫論志氏姓魯之公族有蟻氏姬姓也子顯以致命於穆公注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顯

案白虎通姓名篇聞名卽知其字聞字卽知其名若名賜字子貢名鯉字伯魚盧子幹謂名字相配是也說文顯本作顯顯卽顯之省文

謂爲俑者不仁注俑偶人也 案淮南子說山訓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

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注夾羨道爲位釋文羨徐音賤音義

隱羨車道 案史記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索隱

曰羨音延墓道與經文葬及墓正合陸氏引音義隱謂車道非也下公室視豐碑正義曰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

我喪也斯沾注斯盡也釋文斯音賜 案皇矣王赫斯怒釋文引鄭康成音賜儀禮鄉飲酒禮斯禁釋文引劉昌宗斯音賜

咏斯猶注猶當爲搖聲之誤也秦人猶搖聲相近 惠棟曰爾雅云絲喜也郭璞曰詠斯猶猶絲也古今字耳

案史記吳世家子周絲立正義曰絲音遙又音由玉篇

禮記釋注

卷一

十二

遙又音弋周切音與猶近

舞斯愔愔斯戚釋文愔愔此喜愔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愔一句並注皆衍文 案經文由喜而五

變迄舞由愔而五變迄踊文字截然整齊不當有舞斯愔句正義謂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愔一句者與陸氏所見本合此三字當爲衍文

杜黃自外來注杜黃或作屠蒯正義曰春秋作屠蒯聲相近 案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屠蒯

通作屠

杜黃洗而揚解注禮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得之



案燕禮升膳解於賓鄭注膳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

陳子車死於衛注齊大夫 案田陳古音同故知爲齊大

夫鄭注論語謂陳司敗爲齊大夫亦此意也

公室視豐碑注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

角樹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綵繞天子六綵四碑前

後各重鹿盧也 案釋名釋典藝碑被也此本葬時所

設也施其綵隨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又釋喪制縣

下墳曰綵綵塋也徐徐塋下之也

曹桓公卒於會注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是也廬謚

宣言桓聲之誤也 案左傳及史記曹世家俱作宣公

禮記集說 卷一 圭

桓宣二字並從亘說文二部本作亘从二从回回古文

回孫慎韻音烏緣切與宣音同通雅地輿云烏亘卽烏

桓

齊莊公襲莒於奪注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於

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 案廣韻十三末敝古奪字

說文敝強取也引周書敝攘矯虔今呂刑作奪宋叟機

班馬字類云趙世家龍兌地名在易州音奪樊鄴傳作

龍脫正義亦音奪又爾雅釋草活莧釋文字又作蔣徒

活反釋魚釋文說大活反音並與奪同奪兌亦聲相近

孺子贛之喪 案廣韻二十三魂贛他昆切魯公子名呂

覽去私云墨者有鉅子腹䟽后秦高誘注䟽讀曰車筴

之筴卽贛之異文

哀公欲設撥注撥可撥引輶車所謂紼 案釋名釋喪制

從前引之曰紼紼者發也發車使前也古發撥聲近通

用

請庚之注庚償也 案廣韻十二庚廣償也更償也史記

平準書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注更償也玉篇庚猶

更也 周禮司弓矢弗用則更注更償也管子國蓄

葬於贏博之間 案漢書劉向傳諫起昌陵疏夫贏博去

吳千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

禮記集說 卷一 圭

孟康曰隱蔽之財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

小顏以瓚說爲是

廣輪揜坎注輪從也 案從卽從橫之從大司徒注云東

西爲廣南北爲輪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南北曰從東西

曰橫

子思之母死於衛注姓庶氏 案史游急就篇庶霸遂顏

師古注庶氏之先本出衛之公族以非正嫡遂號庶氏

禮記曰子思之母死於衛庶氏之女也及春秋邾庶其

來奔其後亦爲庶氏

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注晉卿大夫之墓地在



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 案晉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韋昭注京當爲原九原晉墓地後漢書鮑期傳更始將卓京章懷注京或爲原東觀漢記作原古京原字通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注退或爲妥 案易繫夫坤墮然示人簡矣釋文孟喜作退陸續董遇姚信作妥退妥聲相近

衣衰而繆經注衣當爲齋壞字也 案說文齋縵也从衣齊聲徐鍇繫傳曰禮齋縵字本從衣故爲衣壞字

王制

禮記釋注

卷一

五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注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 案公羊桓十一年傳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解詁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疏云質家以下春秋說文白虎通爵引含文嘉云殷爵三等周爵五等鄭此注亦本緯文

天子之二公之田視公侯 至 君十卿祿 案王符潛夫論班祿云夏殷二國之政先聖籍田有制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內合三千里爾八百國其班祿也以上農爲正始

於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侯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案王符此篇言夏殷二國之政與鄭氏言殷制合

春日祈注此蓋夏殷之祭名 案易萃卦孚乃利用禴釋文引馬融云禴殷春祭名鄭以春祈爲殷制亦本馬君非康成凡說也天保正義引禴胎志云王制記先王之

禮記釋注

卷一

六

法度宗廟之祭春日禴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名山大澤不以封注與民同財不得掌管亦賦稅之而已 案白虎通封公侯篇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百姓共之不使一國獨專也

名山大澤不以盼注盼讀爲班 案聘禮盼肉及廋車鄭注盼猶賦也釋文盼音班

連有帥 案白虎通封公侯作連有率古字通用

制三公一命卷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 案玉藻龍卷以祭注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釋名釋首飾袞卷也畫卷龍於衣也字又作袞荀子富國篇天子袞褰衣冕



諸侯元衮衣楊注祿古朱字衮與袞同畫龍於衣謂之袞

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案白虎通

引王制賜圭瓚然後爲暢未賜者資暢於天子古暢與

鬯通雜記上暢曰以榘正義暢謂鬱鬯也漢禮樂志注

鬯古暢字

天子曰辟廋注廋和也所以明和天下 案靈臺正義引

韓詩說言辟廋者取其廋和也是鄭注所本鄭氏先通

韓詩注禮時多據韓說未得毛傳故與箋詩不同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綏當爲綏 案詩

禮記釋注

卷十

七

韓□云淑旂綏章毛傳綏大綏也釋文綏本亦作綏車

攻毛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釋文綏本亦

作綏同說苑修文篇云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

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舉佐舉止則百姓敗獵劉子政在

康成前字亦作綏足徵鄭君改字確有據依矣

雕題交趾注交趾足相鄉浴則同川臥則偁 案攷工記

玉人兩圭五寸有邸鄭注有邸偁共本也賈疏亦一玉

俱成兩圭尺相對爲偁也說文作舛對臥也从尺匕相

背玉篇偁同舛相背也白虎通禮樂引作雕踷交趾

西方曰狄踷注今冀部有言狄踷者 案漢書司馬相如

傳狄踷之倡韋昭曰狄踷地名在河內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案白虎通辟雍引作嫡子

羸股肱注謂振衣出其臂脛 案釋文攢依字作搏字林

云搏搏臂也先全反儀禮士虞禮鉤袒注如今振衣也

廣韻二仙揎手發衣也搏同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注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

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 案漢藝文志雜占形法諸

家則知漢時術數之學紛如矣鄭氏此注真有功世道

之言後之人拘畏多忌自蹈於倍禮違制亦見其惑也

已

禮記釋注

卷十

太

七十致政 案白虎通致仕引王制曰七十致政鄉大夫

老有盛德者留賜之几杖不備之以筋力之禮在家者

三分其祿以一與之所以厚賢也

月令

其日甲乙注乙之言軋也 案說文乙象春草木冤曲而

出陰氣尙彊其出乙乙也釋名乙軋也自抽軋而出也

其祀戶注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 案正義謂

鄭據中霤禮蔡邕獨斷曰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

之西亦本中霤禮文

獺祭魚注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 案呂覽高



注鰌獺水禽也取鰌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  
鴻雁來注今月令鴻皆爲候正義日月令出有先後入禮  
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 案呂  
氏春秋孟春紀作候雁北淮南時則訓同

以迎春於東郊注王居明堂禮日出十五里迎歲 案此  
篇鄭注又引王居明堂禮帶以弓韞禮之祿下其子必  
得天材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毋宿於國中秋九門  
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仲秋農隙民畢入於室曰時  
殺將至毋羅其災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孟冬之月  
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

禮記釋注

卷一

九

說小人樂卽漢志禮家明堂陰陽之文也又伏生鴻範  
五行傳曰季春之月出疫於郊以禳春氣仲秋之月乃  
令民收穰庶吐畢入於室曰時殺將至毋羅其菑季秋  
之月除道成梁以利農夫孟冬之月畢積聚繫牛馬收  
澤賦季冬之月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與  
王居明堂禮合伏生在秦時古逸禮猶未亡也  
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 案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  
聲之誤也水經注引作遂有序左傳文十二年秦伯使  
術來聘公羊及漢五行志並作遂定之方中釋文引鄭  
志云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

掩骼埋胔注骨枯曰骼肉腐曰胔 案呂覽作掩骼殯骸  
注骸讀水物漬之漬白骨曰骼有肉曰骸說文骨部骸  
字注引明堂月令掩骼殯骸或从胔周禮蜡氏注引亦  
作骸

首種不入注舊說首種謂稷 案淮南子時則訓注百穀  
惟稷先種故曰首稼不入淮南注或謂許慎撰在鄭君  
之先故云舊說

以大牢祠於高禩 案毛詩生民傳作郊禩呂覽注云媒  
氏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禩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禩  
角斗甬注甬今斛也 案呂氏作斗桶說文桶木方斛也

禮記釋注

卷一

十

木方受六斗从木甬聲廣雅桶甬也方斛謂之桶史記  
商君傳平斗桶桶甬古通用  
寢廟畢備 案呂氏畢作必同音假借攷工記玉人注必  
讀如鹿車繹之繹玉篇秘古文作璵  
天子乃鮮羔開冰注鮮當爲獻聲之誤也 案呂覽鮮作  
獻毛詩七月箋引月令亦作獻羔開冰爾雅釋山小山  
別大山鮮公劉陟則在獻傳小山別於大山也鮮獻聲  
相近  
田鼠化爲鴛注鴛毋無正義曰鴛鴦毋爾雅釋鳥文舍人  
云毋作無毋當作牟謂牟無也聲轉字異牟字作毋



案郊特牲毋追釋文音牟釋名作牟追古牟無通用計文佳部驚牟毋也从佳奴聲或从驚

田獵置罟羅罔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注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皇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今月令無罟翳爲弋 案呂覽作田獵畢弋置罟羅網餒獸之藥淮南作畢弋置罟羅罔餒毒之藥注餒啗之也九門與鄭說同文選射雉賦徐爰注翳者所隱以射者也

戴勝降於桑注織紵之鳥 案呂覽作戴任淮南作戴雉注皆謂戴勝聲轉字異實一物也

禮記釋注

卷一

圭

毋或不良 案呂覽淮南或作有毋有斬伐呂有作或某有失時呂淮有作或鄭注論語曰或之言有也書洪範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呂覽引並作無或

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注今月令作爲爲詐僞 案呂覽注一本作僞

其祀電注祀電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電

案蔡邕獨斷曰祀電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奧西東設主於電既也皆據中霤禮文與鄭氏合

命大尉贊桀俊正義曰蔡氏辯名記曰十人曰選倍選曰俊萬人曰桀 案白虎通聖人引禮別名記曰十人曰

選百人曰俊萬人曰桀古辨別通用皆逸禮記文也正義稱蔡氏者謂蔡邕作月令章句引用此文此疏前後稱蔡氏甚多皆指蔡邕書也困學紀聞云春秋正義引辨名記禮記正義引之以爲蔡氏似謂辨名記爲蔡氏所作未免誤會文意矣

命司徒巡行縣鄙 案呂覽巡作循行下文順彼遠方呂覽順作巡儀禮鄭注古文循作順

天子飲酎注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

案呂覽注酎春醞也左傳襄二十二年見於嘗酎與執燔焉杜注酒之新熟重者爲酎嘗新飲酒爲嘗酎說

禮記釋注

卷一

圭

文西部酎三重醇酒也从酉从時省明堂月令曰孟秋

天子飲酎

大雩帝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 案祭法雩宗注雩之言

吁嗟也爾雅釋訓舞號雩也郭注雩之祭舞者吁嗟而

請雨周禮女巫疏引鄭答臨碩難云董仲舒曰雩求雨

之祭吁嗟之歌是鄭注本於董生也

處必掩身毋躁注今月令毋躁爲欲靜 案呂覽作身欲

靜以身屬下讀

百官靜事毋刑注今月令刑爲徑 案淮南時則訓作徑

可以升山陵 案呂覽淮南升作登古字通用後文登龜



呂覽作升農乃登麥農乃登穀呂覽並作升

命漁師伐蛟注今月令漁師爲榜人 案說文舟部舫字

注引明堂月令曰舫人習水者漢書司馬相如傳榜人

歌張揖注引月令命榜人卽鄭所謂今月令也下文命

澤人納材葦淮南作令滂人掌池澤官

其祀中霤注中霤中室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 案

蔡邕獨斷霤神在室祀中霤設主於牖下也皆據中霤

禮文

其祀門注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 案蔡邕獨斷

云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與鄭據中霤禮同

禮記釋義

卷十

圭

審斷決獄訟必端平 案呂覽以斷屬下讀決獄訟爲句

角斗桶 案呂覽作角升桶文選新刻漏銘亦作角升桶

戰國策王斗漢古今人表作王升古文斗作升故二字

往往相亂漢祝睦後碑佐輔升樞卽斗樞也

鴻雁來賓注來賓言其容止未去也 案呂覽以賓字屬

下讀注賓爵老爵也棲宿入於堂宇之間有似賓客也

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注內謂收斂入之也 案呂覽淮

南內作入說文內入也从口白外而入也

爲來歲受朔日注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 案呂覽高注

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爲正故於是月受明年祿日也

與鄭說合則月令爲秦制也或問仲夏班馬政呂作正

季秋班馬政呂作獫馬呂覽皆避始皇諱月令何以不

避余曰是記禮家改之

載旌旄 案淮南載作戴毛詩絲衣箋載猶戴也春秋戴

國釋文作戴古字通用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今月令獵爲射 案呂覽

獵作射

其祀行注行爲廟門外之西爲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

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較上 案毛詩泉水箋鄭注

說祀行之禮與此文同正義謂鄭依中霤之禮蔡邕獨

禮記釋義

卷十

圭

斷云行在廟門外之西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

面設主於較上亦與鄭說同又淮南行作井注或作行

行門內地白虎通五祀引月令云其祀井冬祭井井者

水之生藏任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

乘元路注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軫字之誤也 案士

冠禮注古文衿爲均服虔注左傳以均服爲黑色是與

元同色也正義云衿是元色元衿義同

命太史蒙龜筮注今月令曰蒙祠祠衍字 案呂覽作禱

祠龜策

慎管籥 案呂覽管作關周有管叔墨子耕柱篇作關叔



古關管通用

固封疆注今月令疆或爲璽 案呂覽作璽注璽印封也

淮南作封璽

功有不當 案呂覽功作工周禮肆師鄭注古者工與功

同字

湛熾必絜 案呂覽作湛傳必潔注館讀熾火之熾淮南

作湛熾注熾音熾

水泉咸竭 案呂覽作滅左傳咸黜不端正義曰諸本或

作滅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滅五章昭說作咸

水澤腹堅注今月令無堅 案呂覽作水澤復注復亦盛

禮記釋注

卷一

重

也復或作復陳重也

曾子問

凡告用牲幣注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 案

聘禮注引朝貢禮純四只制丈八尺內宰注引天子巡

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邪鄭據此文

唯天子稱天以誅之注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

誅制諡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案白虎通諡篇云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諡之諸侯薨世

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諡之何幼不誅長

賤不誅貴諸侯相誅非禮也又引禮曾子問曰唯天子

稱天以誅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太平御覽

五百六十二卷引釋名古者諸侯薨天子論行以賜諡

惟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諡之

不綏祭注綏周禮作墮 案周禮守祧既祭則藏其階鄭

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士虞禮不綏祭鄭注綏當

爲墮

葬引至於塷注塷道也 案既夕禮唯君命止柩於塷鄭

注亦云塷道也

不知其已之遲數注數讀爲速 案樂記注亦云趨數讀

爲促速聲之誤也史記賈生傳淹數之度兮徐廣曰數

禮記釋注

卷一

素

速也

金革之事無辟也者 案白虎通喪服辟作避



禮記釋注卷二

淮安山陽丁晏學

文王世子

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 案釋文作聆云本或作齡九經攷異云九齡石經作聆廣韻十五青聆字注引玉篇年也又假借作齡零漢樊毅修華嶽碑垂曜齒齡繁陽令楊君碑俾延僖齡隸釋並云以齡爲齒又斥彭田君碑永載萬零隸釋云以零爲齡說文無齡字廣雅齡年也故學之爲父子焉注學教 案說文教部數覺悟也从教从門門尙隱也曰聲篆文省作學

禮記釋注

卷二

十

終之以仁也注州里曉於邑釋文曉皇音冀冀及也本又作愷又作駿亦作驥正義曰孝經援神契文謂希驥仰慕行之於邑也 案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自天王以下至於初學莫不曉思歎印

禮運

而有志焉注志謂識古文 案論語賢者識其大者蔡邕石經識作志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

賁存而土鼓注賁讀爲由聲之誤也內壩也 案說文土部由壩也从土口口屈象形或从塊壩由也从土昌聲集韻由或作墳廣韻十六怪墳俗作土塊

以爲醴酪注酪酢醢 案雜記下食鹽酪可也鄭注酪酢

載周禮酒正三曰漿鄭注漿今之載漿也釋文載昨再反賈疏此漿亦是酒類故其字亦从載从酉省載之言載米汁相載漢時名爲載漿說文酉部載酢漿也从酉戈聲陳澧此注訓酪爲醢雜記注又訓爲乳漿誤爲醢酪之酪其謬甚矣

案醴在堂注案讀爲齊聲之誤也 案酒正五齊杜子春讀齊皆爲黍士虞明齊洩酒注今文曰明黍古齊黍通說文案本作齊稷也或从案

與其越席疏布以幕注越席蕭蒲也 案廣韻十三末越

禮記釋注

卷二

二

蕭蒲爲席或作越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聲之誤也 案坤文言

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稱荀爽作變古變辯通用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

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 案樂記注耐古書能字也後

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周禮大宗伯正義

占者以耐字爲今之能字能字爲三台之字後世以來

廢古耐字以三台之能替耐字之變而爲能也又更作

三台之字又小雅各奏爾能釋文徐奴代反大雅柔遠

能通釋文鄭奴代反穀梁成七年傳非人之所能也釋



文本亦作耐左傳襄二十一年樂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釋文徐音乃代反漸漸之石筵豕之性能水釋文能奴代反本又作耐檀弓注凡棺因能濕之物釋文能乃代反北堂書鈔三公引春秋元命包云能之爲言耐也注能古之台字也耐今之能字也漢書高帝紀耐以上請之應劭曰耐音若能量錯傳其性能寒其性能暑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西域傳不耐飢渴師古並云能讀曰耐

迭相竭也注竭猶負載也 案說文立部竭負舉也从立曷聲廣韻十七薛竭舉也

龍記釋注

卷二

三

故魚鮪不淦注淦之言閃也 案廣韻四十七寢淦式任切淦潤水動貌說文水部淦濁也从水念聲一切經音義引埤蒼淦水無波也集韻淦或作淦文選射雉賦意淦躍以振踊徐爰注淦躍踊逸也李善音淦失冉反聲與閃同

鳳以爲畜故鳥不猶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注猶飛走之貌也 案釋文作喬周禮大司樂注引亦作喬玉篇喬飛貌集韻猶驚遽貌說文犬部新附狘獸走貌从犬戊聲廣韻十月狘走貌文選江賦鼓翅翻翮李善注翮與猶同

協諸義而協注不乖刺 案宋王楙野客叢書云乖刺者乖戾也如東方朔謂吾強乖刺而無當杜欽傳陛下無乖刺之心是也

天子以德爲車注車或爲居 案劉熙釋名車古者曰居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召南釋文引韋昭辨釋名車古音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是謂毛詩車皆讀如居韋說非也

禮器

以不匡懼注匡猶恐也 案釋文作恒音匡說文心部恒怯也从心匡匡亦聲

禮記釋注

卷二

四

燔柴於奧注奧當爲龔字之誤也或作龔 案應劭風俗通引禮器記曰燔柴於龔龔者老婦之祭也正義曰案異義龔神今禮記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卷引異義禮器云龔者老婦之祭故鄭云或作龔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注類郊之學也字或爲郊宮 案公羊注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釋文泮本又作郊

溫之至也注皆爲溫藉重禮也 案內則注柔色以溫之注溫藉也小宛飲酒溫克箋云藉能溫藉自持以勝釋



文溫鄭於運反蘊藉也蘊本从溫說文艸部蘊積也从艸溫聲廣韻二十三問蘊俗作蘊漢書酷吏義縱傳云少溫藉

而蘊藉之設注穗去實曰藉禹貢三百里納藉服案今禹貢作結釋文馬云去其穎曰藉鄭氏所引與馬融本同皆古文書也

因吉士以饗帝於郊注今漢亦四時迎氣案續漢書祭祀志有四時迎氣禮

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案祭義注亦云勿勿猶勉勉也勉與勿古字通用谷風云勉勉同心

禮記釋注

卷二

五

文選求加贈劉前軍表注引韓詩作密勿漢書劉向傳引詩密勿從事今小雅作勉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盧辯注亦云勿勿猶勉勉也

郊特性

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注賓爲苟敬案燕禮記賓爲苟敬鄭注苟且也假也言苟敬者賓賓主國所宜敬也不嘖嘖似若尊者然也今正義本亦引燕禮記誤作算敬明葛肅注本作苟敬是衛氏集說及汲古閣本作算敬非

而食嘗無樂方氏憇曰重言而食嘗無樂五字蓋衍文

晏案正義曰而食嘗無樂重結之也舉食嘗無樂亦應重結饗祫有樂不言者略可知也是唐人本有此五字方說失之

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注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案集韻神古作禋郭忠恕汗簡古尙書作禋金石文字記北嶽神廟碑亦作禋字从旦故誤爲旦莊子大宗師有旦宅而無情死釋文引王云是神居也

朱干設錫注錫傳其背如龜也正義謂用金琢傳其盾背盾背外高龜背亦外高故云如龜也蓋見漢禮然也

案廣韻十陽錫兵名孔疏云見漢禮卽漢禮器制度叔

禮記釋注

卷二

六

孫通所撰也

臺門而旅樹反玷注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正義禮緯文案公羊莊三十一年傳何休解詁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

繡黼丹朱中衣注繡讀爲綃綃繪名也詩云素衣朱綃正義曰案注昏禮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亦以爲綃綃綺屬案特性饋食禮宵衣注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綃本名曰綃詩有素衣朱宵詩揚之水毛傳繡黼丹



朱中衣箋云繡當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  
領丹朱爲純箋亦據魯詩說也古繡宵綃聲相近蕭箋  
皆从蕭聲故鄭讀繡爲綃

鄉人楊注楊或爲獻或爲儼 案論語鄉人儼釋文魯讀爲獻古獻字音素何反與儼聲相近說文鬼部魑見鬼驚喜从鬼難省聲讀若詩受福不儼

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注鹽讀爲艷行田示之以禽使歆  
 艷之觀其用命不也 惠棟曰案古樂府有昔昔鹽三  
 婦鹽亦作艷古字通晏案內則以灑諸上而鹽之釋文  
 鹽音艷廣韻五十五豔有鹽字

禮記釋注

卷一

七

恆豆之菹 案毛詩既醉傳作恆豆之俎

丹漆雕幾之美注幾謂漆飾沂鄂也釋文沂魚巾反正義  
日以丹漆雕飾之以爲沂鄂幾與畿字相涉畿是畿限  
之所故以畿爲沂鄂也 案少儀國家靡敝則車不雕  
幾注幾附纏爲沂鄂也哀公問車不雕幾注幾附纏之  
之也正義曰幾謂沂鄂也典瑞瑑圭鄭司農云瑑有沂  
鄂瑑起轉人良轉環濶先鄭注謂漆沂鄂如環周禮禮  
記釋文沂皆音魚巾反與垠音同文選七發注引說文  
圻地圻堦也今本說文垠地垠也或从圻脫去堦字釋  
元應申日經音義引說文云地垠岸也劉熙釋名釋形

體額鄂也有垠鄂也西京賦注引淮南子許慎注垠陂  
端厓也

毋追 案釋名釋首飾牟追牟冒也言其形冒髮追追然也古毋牟通用

周弁殷冏夏收 案毛詩弁作冕文王故訓傳冏殷冠也  
夏后氏曰收周曰冕說文兒部弁作覓冕也周曰覓殷  
曰冏夏曰收从兒象形論語冕衣裳者鄭本作弁魯讀  
弁爲冕

三王共皮弁素積 案白虎通三軍引作素幘

血脬爛祭注爛或爲脬 案上文三獻爛釋文本亦作脬

禮記釋注

卷一

大

夕康反下文腥肆爛臚祭注爛或爲臚祭義爛祭祭腥  
注或爲合祭腥泄臚熟也說文炎部𦍋於湯中燔肉从  
炎从熱省或从楚廣韻二十四鹽𦍋燔爛臚並同徐鹽  
切二十六緝臚直立切肉半生半熟義與爛同廣雅臚  
燔也儀禮有司徹乃𦍋尸俎注古文𦍋皆作尋記或作  
燔疏引郊特性此注云爛或爲燔與今注本不同古燔  
爛亦通用

釋元應大智度論音義引聲類燔燔  
二形字詁古文𦍋𦍋二形今作𦍋同

然後炳蕭合羶羶注羶當爲馨聲之誤也 案祭義燔燎

羶羶鄭注羶當爲馨聲之誤也

取腴腎燔燎注腴腎腸間脂也

案說文腴本作臑从肉



牽聲膝牛腸脂也从肉聲聲詩曰取其血膝或作臂从勞省聲

腥肆爛脰祭注脰孰也 案廣韻四十七寢脰如甚切味好廣雅脰美也聘禮記賜饗唯羹飪注古文飪作脰說文飪大熟也古文作肝或作恁

汁獻說於醖酒注謂沛和也醖酒也獻當讀爲莎齊語聲之誤也和也者中有煮鬱和以益齊摩莎沛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 案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云獻讀爲儀後鄭注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和和也醖以醖酒摩莎沛之出其香汁也又朝踐用兩獻

禮記釋注

卷二

九

尊先鄭注獻讀爲儀釋文儀素何反明堂位周獻豆正義曰獻音娑釋名釋姿容摩娑猶未殺也手上下之言也儀禮大射儀兩壺獻酒注獻讀爲沙沙酒濁特沙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釋文獻素何反猶明清與醖酒於舊醖之酒也注澤讀爲醖舊醖之酒謂昔酒也 案酒正昔酒鄭注昔酒今之曾久白酒所謂舊醖者也賈疏引郊特牲於舊醖之酒也司尊彝注亦引猶明清於醖酒於舊醖之酒也俱不从澤說文曾釋酒也釋名釋飲食云醖酒久釀西醖也與鄭說合

內則

左佩紛說注紛說拭物之佩巾也 案釋文紛或作紛同

玉篇紛拭物巾也說文巾部帟楚謂大巾曰帟从巾分聲帥佩巾也从巾自或从說

疾病苛癢而敬抑搔之注苛疥也抑按搔摩也 案爾雅釋言苛疥也郭注煩苛者多疾疥方言辭苛怒也小怒曰辭陳謂之苛釋名疥辭也癢搔之齒類辭也漢書藝文志黃帝岐伯按摩十卷孟子爲長者折枝趙岐章指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

免菟注免新生者菟乾也 案廣韻二十三問菟亡運切新生也食醫注引內則作婉槁釋文婉音問賈疏引鄭此注婉新生者槁乾也

禮記釋注

卷二

十

敦牟卮區注牟讀曰莖也 案釋文齊人呼土釜曰牟既夕禮兩敦兩杆鄭注杆盛湯漿今文杆爲梓釋文梓音牟續漢書禮儀志下卮八牟八劉昭引鄭注既夕云牟盛湯漿古牟莖通用以偏旁攷之若牟通作葵牟通作莖之類可證也

睇視注易曰明夷睇於左股 案今易作夷子夏陸續作睇與鄭本合古夷弟篆文相似多假借通用詳見周易解故

燂潘請醖注潘米瀾也 案說文火部燂火熱也从火覃聲水部潘浙米汁也从水番聲瀾潘也从水瀾聲



奠之而后取之注奠停地也 案攷工記匠人凡行奠水  
鄭司農云奠讀爲停釋名奠停也

佩悅苾蘭 案釋文苾本又作芷說文艸部苾蘭也从艸

臣聲楚謂之薺晉謂之薺齊謂之苾廣韻六止苾香草

漢書夏侯嬰傳戰於藍田芷陽史記作苾陽荀子禮論

篇側載畢芷史記禮書作臭苾古苾芷通用

稭稭注孰稭曰稭生稭曰稭 案廣韻八語稭私呂切熟

稭說文稭作稭早取穀也从米焦聲一作稭大招有稭

麥王逸云擇麥中先孰者也古焦爲同音通用

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 案酒正注先鄭引內則

禮記釋注 卷二 士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音聲與蒲相

似釋文蒲音糟廣韻六豪糟蒲同

漿注酢醢 案衛氏集說作醢是毛本作醢訛酒正鄭注

漿今之載漿案說文西部載酢漿也从西戈聲

醴注梅漿釋文醴本又作臙 案酒正注先鄭引作臙醫

與臙亦相似文字不同記者之各異耳此皆一物與後

鄭注不同

醴注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醴涼也紀莒之間

名諸爲醴 案釋文乾桃乾梅皆曰諸釋名釋飲食桃

醴水漬而藏之其味醴醴然酢是諸醴同名也集韻醴

魯敢切與醴同漬果也又漿人六飲涼先鄭注涼以水

和酒也後鄭注涼今寒露若糗飯雜水也賈疏內則名

涼爲醴膳夫先鄭注 六飲涼作醴釋文醴本又作涼

說文西部醴雜味也从酉京聲故鄭謂糗飯雜水廣雅

醴漿也

糗餌粉醴注此醴當爲餼以稻米與狼臙膏爲餼是也

案後文以與稻米爲醴鄭注則似今膏展矣此周禮醴

食也此醴當從餼釋文展本又作饗又作展醴人羞豆

之食醴食後鄭注醴饗也引內則以與稻米爲饗集韻

展展同餼荀子禮論篇酒醴餼饗與餼同

禮記釋注 卷二 士

卵醬實蔘注卵讀爲鰕鰕魚子或作鰕 案釋魚云鰕魚

子詩齊風正義引爾雅作鰕說文鰕从魚果聲李陽冰

曰當从果省果即昆弟字鰕與鰕同鰕鰕聲相近故或

作鰕張參五經文字卅部卅古患反說文以爲古卵字

九經字樣卅卵上說文下隸變今說文卵部脫卅音與

鰕近從卅聲卽古文卵關从卵聲關从關聲孳乳而

生故卵之字一作鰕也古卵字讀如管管關亦通釋文

鰕本又作鰕鰕亦聲近之誤

桃諸梅諸 案釋名釋飲食桃諸藏桃也諸儲也藏以爲

儲待給冬月用之也



夏宜膳膳膏腴注大膏腴 案說文腴豕膏臭也从肉  
臬聲周禮庖人先鄭注亦謂豕膏鄭謂大膏本杜子春

說  
秋宜膾膾膳膏腥注雞膏腥 案說文膾大膏臭也从肉

生聲庖人注杜子春云膏腥豕膏也鄭謂雞膏與干寶  
注同

麋鹿田豕麋皆有軒注軒讀爲憲憲謂藿葉切也 案樂

記武坐致右憲左鄭注憲讀爲軒聲之誤也毛詩六月  
以憲與軒閑言協揚雄河東賦麋城擗邑李奇曰擗音  
車轆之轆

禮記釋注

卷二

三

植毛本作根誤注植梨之不臧者 案植當作植說文植  
果似梨而酢从木盧聲釋文作祖

膏用薤釋文作薤云俗本多作薤非也 案陸說是也釋

草勤山薤說文韭部薤菜也葉似韭从韭薤聲廣韻十

六怪薤葷菜似韭薤俗

三牲用藪注藪煎菜黃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櫟

案爾雅釋木菜櫟醜菜郭注菜黃子聚生成房貌今江

東亦呼菜櫟似菜黃而小赤色詩疏引李巡曰櫟菜

黃也釋文菜音焦本今作櫟說文艸部菜黃菜屬菜菜

从艸未聲木部櫟似菜黃出淮南从木殺聲

牛夜鳴則庖注庖惡臭也 案說文广部庖久屋朽木从  
广酉聲周禮曰牛夜鳴則庖臭如朽木鄭司農云庖朽

木臭也

鳥鵲色而沙鳴鬱注沙猶嘶也 案內養鬱作狸釋文狸

音鬱廣韻四十禡沙所嫁切引周禮注沙嘶也

豕望視而交睫腥注腥當爲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

案內養作盲眊杜子春云當爲望視說文腥星見食

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从肉是是亦聲

馬黑脊而般臂漏注漏當爲蠖如蠖蛄臭也 案內養作

蠖鄭司農云蠖蛄臭也

禮記釋注

卷二

鴽與注脾臍也正義與謂脾臍謂藏之深奧處 案釋名

釋飲食臍與也藏肉於臍內稍出用之也

麋鹿魚爲菹注今益州有鹿殘者正義今益州人有將鹿

肉畜之殘爛謂之鹿殘 案廣韻五寘殘於偽切益州

有鹿殘又五支殘於爲切鹿肉

兔爲宛脾注宛或作鬱 案古宛鬱通史記倉公傳寒溫

氣宛又宛篤不發並讀如鬱攷工記面人注窓讀爲宛

彼北林之宛今詩宛作鬱

大夫七十而有閣注閣以板爲之度食物也 案廣雅閣

庖廚也玉篇度閣也集韻度閣藏食物



三王有乞言注有讀爲又 案衛氏集說本鄭注有此四字毛本無釋文云三王有音又出注則注本有此文刊本脫也古又有通詩長發箋有之言又也鄉射禮注古文有作又易繫辭又以尙賢也釋文引鄭本作有

取牛羊麋鹿膾之內必肱注肱脊側肉也 案集韻肱或

作膁易咸其膁子夏傳在脊曰膁虞翻曰膁夾脊肉也

小切狼膁膏以與稻米爲醢注則似今膏膾矣 案攷工

記玉人後鄭注瓚讀爲簋展之展賈疏醢人職有簋食

漢時有膏展說文食部饋以羹澆飯也从食贊聲釋名

釋飲食肺膜膜饋也以米糝之如膏饋也膏饋卽鄭所

禮記釋注 卷十一 五

謂膏展也玉篇展古文饋字集韻饋以膏煎稻爲醢也

古作展廣韻二十八翰展食也則盱切

接以太牢注接讀爲捷捷勝也 惠棟曰接與捷通故訓

爲捷鄭氏周易晉卦云晝日三接注云接勝也是讀爲

捷春秋經云宋萬弑其君捷賈逵云公羊穀梁曰接晏

案荀子大略篇先事慮事謂之接楊注接讀爲捷左傳

桓六年接以太牢釋文接鄭注禮記作捷讀此者亦或

捷音

詩賁之注詩之言承也正義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以

手維持則承奉之義 案特性饋食禮詩懷之鄭注詩

猶承也

宰醢賁子注醢當爲禮聲之誤也 案士冠禮請醢賓鄭

注此醢當作禮士昏禮出請醢賓鄭注此醢亦當爲禮

又賓入授如初禮鄭注古文禮爲醢昏義贊醢婦鄭注

當作禮聲之誤也醢醢形聲俱近

子師辯告諸父諸母名 案辯卽徧也鄉飲酒禮注今文

辯皆作徧

咳而名之 案釋文作孩云字又作咳孝經疏亦引作孩

說文口部咳小兒笑也从口亥聲古文从孩史記扁鵲

傳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孟子孩提之童趙岐章

禮記釋注 卷十一 六

指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漢淳于長夏承碑咳孤憤泣隸

釋云以咳爲孩

不以隱疾注諱衣中之疾難爲醫也 案曲禮注引俗語

云隱疾難爲醫

旬而見注旬當爲均聲之誤也 案易豐初九雖旬无咎

王弼注旬均也釋文引荀爽本作均周禮均人注旬均

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古旬均通用

九年教之數日注朔望與六甲也 案漢書食貨志八歲

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

組紃注紃條 案雜記注紃施諸縫中者若今時條也說



文紉圓采也从糸川聲急就篇履舄鞞衰絨綴紉顏注  
緣履之圓條也

玉藻

諸侯元端以祭注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 案上文元端  
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注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大戴禮諸  
侯遷廟禮盧辯注引玉藻曰元端以祭裨冕以朝孫炎  
云端當爲冕元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是  
孫注亦與鄭同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踐當爲剪聲之誤也剪猶殺  
也 案古踐剪通書序遂踐奄詩正義引鄭注踐讀曰

禮記釋注

卷十一

七

翦翦滅也周禮甸師注先鄭引文王世子公族無宮刑  
不踐其類也釋文踐音翦今記文作翦漢書文帝紀注  
引伏儼曰踐翦也

君羔辟虎植注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 案  
詩柏舟云實維我特釋文韓詩作直少儀云喪俟事不  
植弔釋文植本又作特洪氏隸釋繁陽令楊君碑以植  
爲特集韻植緣也或作植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注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  
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  
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相玉書曰珽玉六

寸明自炤 案攷工記玉人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天子服之鄭注或謂之珽荀子大略篇天子御珽諸侯

御茶大夫服笏禮也楊注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

刻上至其首而方也茶古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也說

文玉部珽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从王廷聲木部椎

齊謂之終葵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引五經要義天子

笏曰珽珽直無所詘也又釋文珽本又作理音呈離騷

王逸章句引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曜自照玉人鄭注

亦引相玉書與此注同 玉篇玉部理美玉  
也理六寸光自輝

諸侯茶前誦後直讓於天子也注茶讀爲舒遲之舒 惠

禮記釋注

卷十一

末

棟曰弓人寬緩以茶注茶古文舒假借字先鄭云茶讀  
爲舒晏案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荆茶是懲索隱曰  
茶音舒

爲已倮卑 案釋文作倮厭也唐石經避世字諱改作倮

緇布冠績綬注績或作繪綬或作綦 案論語繪事後素

考工記先鄭注引作績事尙書益稷作會釋文馬鄭作

繪周禮司服注引書作績古績繪通雜記注綬讀綦賓

之綦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注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也省

當爲獮獮秋田也 案明堂位秋省注省讀爲獮獮秋



田名也周禮司裘仲秋獻良裘後鄭注玉藻所謂黼裘賈疏案彼文唯君有黼裘以誓獮獮是仲秋田獵之名與此獻良裘同時言黼裘者白與黑謂之黼謂狐白與黑羔合爲黼文初學記服色部裘類引五經要義曰諸侯黼裘以誓田雜羔狐爲黼文也與鄭氏改省爲獮合舊唐志五經要義五卷劉向撰是康成遠宗子政由來古矣嚴陵方氏長樂陳氏讀省爲如字失之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緇帶并紐約用組注此自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

禮記釋注

卷二

九

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一焉紳譚結三齊注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續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注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譚結三齊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注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箴功王后褱衣夫人掄狄君命屈狄再命褱衣一命褱衣士祿衣唯世婦命於奠醢其他則皆從男子注自君命屈狄至此亦亂脫在是宜承夫人掄狄案以上據鄭注釐次經文如此陳澧集說即據以改訂記文而不言本於鄭氏若記文原欠本如是者疎忽甚矣

且鄭注移而素帶以下迄走則擁之於朱裏終辟之後下接王后褱衣云云注文甚明陳氏誤會鄭意反將天子素帶一節移於而素帶之前又以韠君朱一節一命繼數一節間廁其間殊乖鄭氏之旨鄭注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陳氏據鄭說即將素帶上增諸侯二字尤爲庸妄韠韠二節本在天子素帶上

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注率率也士以下皆韠不合而緝積如今作幪頭爲之辟讀如裊冕之裊裊謂以緇采飾其側案方言絡頭幪頭也紗緇髮帶髮帶帑幪幪頭也釋名釋首飾緇頭或謂之陌頭齊人謂之幪

禮記釋注

卷二

三

儀禮喪服注又作幪頭又曾子問大祝裊冕正義言裊者取其緇緇古辟裊聲近通用以偏旁攷之若睥睨一作睥倪又作俾倪也又案正義緇謂緇緇也左傳桓二年藻率韠韠張平子東京賦藻率鞶厲以緇與鞶厲連文義當如帶率之率杜預合藻率爲一謂所以藉玉失之

一命繼數幽衡再命赤鞶幽衡三命赤鞶慈衡注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慈案黑謂之黝二語爾雅釋器文周禮守祧則守祧黝望之鄭司農云黝讀爲幽幽黑也牧人陰祀用黝牲鄭司農云黝讀爲幽幽黑色也隰



桑云其葉有幽毛傳幽黑色也古幽黝通毛詩候人傳  
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鄭讀幽  
爲黝本於毛公故訓也芾韍珩衡古通用

王后褱衣夫人揄狄注褱讀如翟揄讀如搖翟搖皆翟雉  
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  
字異耳 案內司服褱衣揄狄後鄭注狄當爲翟翟雉  
名伊雝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  
五色皆備成章曰搖褱衣畫翟者揄翟畫搖者釋名釋  
衣服王后之上服曰褱衣畫翟雉之文於衣也伊洛而  
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搖翟畫翟雉之文於衣

禮記釋注

卷二

主

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鷩與鄭說同廣韻  
四宵輪餘昭切輪狄后衣亦作揄說文衣部輪翟羽飾  
衣从衣俞聲鄺風其之翟也傳輪翟闕狄羽飾衣毛公  
許君在鄭之前亦與鄭合也古揄搖聲近通用漢書黥  
布傳論讀曰遙陳湯傳論讀曰搖可證也

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注鸞在衡和在式正義曰韓  
詩外傳文 案經解注引韓詩內傳鸞在衡和在軾前  
此作外傳非也續漢書輿服志引魯訓曰和設式者也  
鸞設衡者也是魯詩亦與韓詩同大戴禮保傅篇在衡  
爲鸞在式爲和和馭賈疏又引毛詩鸞在衡今參蕭毛

傳在鑣曰鸞與韓魯不同賈氏誤也

士佩璫玼而緼組綬 案白虎通衣裳作士佩璫珉石  
肆束及帶注肆讀爲肆肆餘也 案小宗伯鄭注故書肆  
作肆

膳於君有葷桃茢注茢莢蒂也葷或作蕪 案釋文莢郭  
璞云烏菰也取其毛爲帚檀弓注茢萑菰可埽不祥釋  
文鄭注周禮云苕帚周禮喪祝先鄭注作桃厲釋文厲  
音列記作茢莢茢穰也賈疏茢莢蒂所以埽不祥左傳  
襄二十九年桃茢杜注茢莢穰正義曰今世所謂苕帚  
者或用菰穗或用莢穰是二者皆得爲之也說文梨黍

禮記釋注

卷二

主

穰也穰黍梨已治者又正義曰桃桃枝也左傳疏茢是  
蒂蓋桃爲棒也與此疏小異鄉黨釋文云蕪本作或葷  
同

而手足毋移注移之言靡匝也正義靡匝搖動也 案釋  
文作靡迤說文迤邪行也逶迤邪去兒通雅云古靡如  
微微字中原讀如褱則靡匝亦逶迤之聲也

端行頤雷如矢注頤或爲逶也 案釋文逶音夷徐音迤  
廣韻六脂韻雷也與迤音同

喪容 案釋名釋言語羸累也恆累於  
人也易大壯羸其角釋文鄭虞作羸古羸羸通



色容顛顛釋文顛字又作顛 案廣韻一先顛顛同揚雄并州箴德岳俱顛靡不悴荒唐書李石傳晉君臣以夷曠致顛覆盧刻釋文改顛作顛謬矣

立容辨卑毋調注辨讀爲貶 案周禮士師若邦凶荒則以荒辨之法治之後鄭注辯當爲貶聲之誤也說文調諛也从言閤聲或省从詔漢書劉輔傳朝廷無調諛之士師古曰調古詔字

盛氣顛實揚休注顛讀爲闕揚讀爲陽聲之誤也 案書

君奭有若泰顛釋文顛又音田上文色容顛顛釋文顛音田顛聞聲相近釋名釋天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詩

禮記釋注

卷二

三

燎之方揚漢書谷永傳引作方陽古陽揚通用

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爲枿聲之誤 案古枿與孽通釋詁

烈枿餘也郭注晉衛之間曰枿陳鄭之間曰烈商頌苞有三葉叙傳注引詩作枿書若顛木之有由孽釋文本

又作枿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枿徐鍇說文繫傳通論庶字注云妾隸之子曰孽孽之言孽也有罪之女沒廢役

之而已得見於君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枿猶顛木之有由孽也母以子貴也故从子于文子薛爲孽薛者皐也

必與公士爲賓也注謂作介也 案鄭讀賓爲僎舜典賓

於四門正義引鄭注賓讀爲僎秋官司儀注賓當爲僎古賓僎通用

明堂位

天子負斧依注負之言背也 案釋名釋姿容負背也置項背也

脯鬼侯以饗諸侯正義庾氏云史記本紀九侯有女入於紂侯女不好淫紂怒殺之九與鬼聲相近 案寰宇記引司馬彪云鄴西有九侯城蓋鬼侯國是

疏屏注屏謂之樹今梓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正義曰疏屏疏刻也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

禮記釋注

卷二

三

思念其事梓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 案匠人注

城隅謂角浮思漢書文帝紀七年未央宮東闕罍罍災師古注罍罍謂連闕曲闕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

罍罍然一曰屏也罍音浮釋名釋宮室罍罍在門外罍復也罍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

大路殷路也注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

案宋書禮志秦闕三代之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也

著殷尊也注著地無足 案司尊彝先鄭注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地無足



夏后氏之綬注綬當爲綬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綬  
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 案釋名釋兵綬有虞氏  
之旌也注旌於首其形綦然也是有虞氏言綬也與  
鄭說合

殷以罍注罍畫禾稼也 案說文斗部罍玉爵也夏曰醴  
殷曰罍周曰爵从斗門象形與爵同意或說罍受六升  
周禮司尊彝罍彝鄭司農云罍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  
注本先鄭

夏后氏以雞夷注夷讀爲彝 案詩烝民民之秉彝孟子  
告子上引作秉夷夷彝古通尚書酒誥無彝酒周禮萍

禮記釋注

卷二

五

氏注引作無夷酒魏元不碑彝戎賓服古夷彝通用  
拊搏注以葦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 案大師擊拊後  
鄭注拊形如鼓以葦爲之著之以糠賈疏白虎通引尚  
書大傳拊革裝之以糠今書傳無者在亡逸中是鄭說  
本於伏生也拊搏即搏拊古文益稷傳亦與鄭說同  
指擊注謂祝敵皆所以節樂者也 案釋文指居八反讀  
如曼即曼擊也益稷云曼擊鳴球書古文傳云曼擊祝  
敵所以作止樂正義擊祝之椎名爲止曼敵之木名爲  
籥曼即櫟也漢禮器制度白虎通馬融鄭元李巡其說  
皆爲然也古曼指聲近通用書康誥不率大夏正義曰

曼猶指也禹貢三百里納結服釋文結本或作稽工八  
反漢書地理志作曼服漢郊祀志如淳注稽讀如曼選  
長楊賦拊拊鳴球韋昭曰拊櫟也古文隔爲擊荀子  
禮論篇尚拊之屬楊倞注拊擊也即所謂曼擊鳴球  
周縣鼓注周頌曰應縣縣鼓 案毛詩作應田縣鼓箋云

田當作幘幘小鼓在大鼓旁應鼗之屬也周禮大師注  
亦引詩應幘縣鼓說文申部紳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  
東聲

夏后氏以巖注巖之言蹙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  
之距 案少牢饋食禮長皆及俎距鄭注拒讀爲介距  
之距俎距脰中當橫節也賈疏明堂位注云周禮謂之

禮記釋注

卷二

五

距即指此俎距而言是距爲俎足中決橫者也  
夏后氏以楬豆注楬無異物之飾也齊人謂無髮爲禿楬  
案釋文楬音苦瞎反梓人鄭司農注經讀爲鬻頭無  
髮之鬻釋文鬻髮禿也或苦瞎反說文髮部鬻髮禿也  
从髟間聲釋名釋疾病禿無髮沐禿也髟頭生創也髟  
豆兩注髟白也釋文髟苦瞎反集韻髟與楬同豆不飾  
曰髟是儀禮之髟豆即禮記之楬豆也又廣韻十四點  
髟髮並蒲八反禿髟也十五錯髟髮禿兒許瞎切聲與  
楬近昌黎南山詩式赤若禿髟用周禮注



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注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壘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案漢注往往糾正經文最爲近古後人作注阿附本文支離傳會莫能是正是漢儒之所不取也

喪服小記

注文不編冠元端案釋文作文不繹疏謂文不繁繹作縞字誤

大傳

殊徽號注徽號旌旗之名也徽或作緯案徽依字當作

禮記釋注

卷二

毛

徽說文巾部徽幟也以絳微帛著於背从巾微省聲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今左氏昭二十一年傳作揚徽釋文緯字从衣毛本誤从示禕古與微通用爾雅釋器婦人之禕謂之禕張平子思元賦注引作婦人之微

禮記釋注卷三

淮安山陽丁晏學

少儀

毋拔來毋報往注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案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鄭注報讀爲赴疾之赴又既葬而不報虞釋文報音赴釋元應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音義引禮記無趕往鄭元曰趕疾也說文免部免疾也从三兔關廣韻十過幾芳遇切趕上同玉篇趕疾也亦作赴王肅不識古音務讀本字以悖鄭說改拔爲校斯失之矣禮記奮疾而不拔正義曰拔疾也

禮記釋注

卷三

一

言語之美注美皆當爲儀字之誤也案大司徒注故書儀或爲義肆師注古書儀但爲義古儀字作義與美形相近故云字之誤正義曰保氏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容卽儀也故知美皆當爲儀

齊齊皇皇注皇皇讀如歸往之往案詩信南山箋皇之言咍也泮水云承承皇皇箋皇皇當作咍咍咍咍猶往往也爾雅釋詁咍咍皇皇美也說文日部咍光美也釋名釋言語往咍也歸往於彼也保氏注引齊齊皇皇釋文皇又音往

軍旅思險注險阻出奇覆護之處也正義設詐也案公



羊文三年傳其言救江何爲設也何休注設詐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設之策

僕爵注古文禮僕作遵僕或爲騶 案鄉飲酒禮注今文遵爲僕或爲全鄉射禮注今文遵爲僕釋文僕音遵鄉飲酒義介僕鄭注古文禮僕皆作遵廣韻十八諄僕將倫切或作遵釋文輶本亦作輶正義謂僕或爲輶者是孔疏本作輶輶遵聲相近

夏右鰭注鰭脊也 案廣韻六脂鰭渠脂切魚脊上骨祭應注應大鰭謂列魚腹也應讀如呼 案有司徹注應讀如殷呼之呼列魚時割其腹以爲大鰭也鄭注士冠

禮記釋注

卷三

二

禮云呼名出於幬幬覆也釋名釋首飾曰幬也幬之言覆以覆首也應幬尋聲相近故鄭讀从之

君子不食囷腴注周禮囷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 案說文豕部豢以穀圈養豕也从豕尖聲說文以囷爲廁當从豢爲正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剉離之不絕中央少者 案廣韻十二齊剉剉刺又作剉同苦圭切釋文作剉犁之云本又作離

尊壺者面其鼻注鼻在面中言鄉人也 案說文人部偃鄉也从人面聲禮少儀曰尊壺者偃其鼻玉藻唯君面

尊注面鄉也

聶而切之爲膾注聶之言腩也 案說文肉部腩薄切肉也从月某聲

學記

足以設聞注設之言小也 案說文謏徐所穆反廣韻一屋謏小也所六切與徐邈音合二十九篠謏小也先鳥切

兌命曰注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傳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尙書今亡 案鄭氏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無說命三篇故云今亡

禮記釋注

卷三

三

蛾子時術之注蛾蚍蜉也釋文蛾本或作蟻 案爾雅釋蟲蚍蜉大螳釋文螳本亦作蛾俗作蟻字音同檀弓蟻結於四隅釋文蟻本又作蛾左傳僖十五年蛾析釋文蛾魚綺反或作蟻周禮醢人蜺醢注蜺蛾子釋文蛾魚綺反楚辭天問蠶蛾微命力何固山海經朱蛾其狀如蛾郭注引楚辭赤蟻若象作赤蛾漢陳球後碑蜂聚蛾動隸釋云經傳多書蟻作蛾列子末聚禽獸蟲蛾黃帝紀淳化鳥獸蟲蛾元帝紀白蛾羣飛蔽日長楊賦扶服蛾伏皆讀爲蟻漢仲秋下旬碑有蛾付之句亦蟻省也廣韻四紙螳蟻蛾並同古義字从羊从我我亦聲讀如



俄與蛾音同故或作蛾或省从蛾寔一字也山陰陸氏謂蛾讀如字蛾之子蠶蠋耳可謂不識字矣

不學操縵注操縵雜弄 案周禮磬師教縵樂注杜子春讀縵爲怠慢之慢後鄭謂縵讀爲縵飾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引學記此文賈疏雜弄調辭若今之調辭曲不與其藝注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爾雅歡喜興也 案今釋詁厥熙興也釋文厥郭音歆鄭注周禮巾車云厥興也漢膠東令王君碑庶績咸喜今尙書作熙古喜熙亦通孔氏所據蓋爾雅舊文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 案衛氏集說反下有也字毛本

禮記釋注

卷三

四

脫正義曰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者則明有也字

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注學不心解則忘之易 案鄭注

二語真名言也學者佩之

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

觀而善之謂摩 案說苑建本作時禁其未發之曰預

因其可之曰時相觀于善之曰磨不陵節而施之曰馴

馴孫聲相近古字通用

則扞格而不勝注格讀如東洛之洛 案楚辭九思云冰

凍兮洛澤玉篇洛學冰貌

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 案白虎通王

者不臣引學記文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不臣授受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也

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注武王踐阼召師尙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尙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正義曰皆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也今檢大戴禮唯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或鄭見古本不與今同或後人足黃字耳云師尙父亦端冕者按大戴

禮記釋注

卷三

五

禮無此文鄭所加也云西折而南東面者按大戴禮唯云折而東面此西折而南南字亦鄭所加 案今大戴禮武王踐阼篇與鄭所引悉同與正義所言不合疑後人據鄭注改竄故與孔疏不同

樂記

案漢志稱劉向得樂記二十三篇其存者十一篇卽今之樂記是也正義曰別錄樂記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此卽十一篇之原次也史記樂書正義曰以前劉向別錄篇大與鄭目錄同



禮記正義引鄭目錄云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與別錄正同又引熊氏云十篇鄭可具詳依別錄十一篇所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據熊所言次第與鄭君合是鄭君依子政之本而熊安生又依鄭君之本自漢以來未之有改也唐孔穎達依皇侃本以作正義始改鄭君之舊孔疏謂樂施章本爲第三前既推樂禮章第三此爲第四此顛倒竄易之證張守節謂樂記篇次又不依鄭目是也今悉依鄭次條於左方樂本第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至則王道備矣樂論第二樂者爲同至則此所以與民同也樂施第二昔者舜作

禮記釋注

卷三

太

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至故先王著其教焉樂言第四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至是以君子賤之也樂禮第五王者功成作樂至故聖人曰禮樂云樂情第六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至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樂化第七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樂象第八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至則所以贈諸侯也賓牟賈第九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至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師乙章第十子貢見師乙而問焉至子貢問樂魏文侯第十一魏文侯問於子夏曰至彼亦有所合之也以上分章據孔疏及史記正義細心參校與近

本分章頗有不同考別錄之原次還康成之舊觀庶後之覽者鑒焉別有樂記敘錄詳見佚禮扶微

故禮以道其志 案史記樂書作導論語道之以政道之以德漢書刑法志引並作導古字通用

政以一其行 案樂書作壹士冠禮注古文壹皆作一下文壹唱而三歎史記壹作一壹獻之禮史記作一獻又表記節以壹惠注壹讀爲一

商亂則陂其官壤 案史記陂作捷作其臣壤

迭相陵謂之慢 案說苑修文篇迭作代後迭相爲經荀

子樂論篇作代史記樂書同

禮記釋注

卷三

七

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 案淮南泰族訓朱絃漏越一唱而三歎注朱絃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鄭注越瑟底孔也鄉飲酒禮注越下孔也大戴禮三本云朱絃而通越玉篇引禮記壹唱而三歎下文倡和清濁說苑修文作倡和詩籥兮釋文倡本又作唱古字通用

不能反躬注躬猶已也 案史記作不能反已淮南原道訓亦作反已

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注欲其並行斌斌然 案釋文斌本又作彬史記集解引此注作彬斌俗體當作彬爲是



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沿或作緣 案說文沿緣水而下也  
屈伸俯仰 案史記作誦信荀子勸學篇楊注誦與屈同  
士相見禮鄭注古文伸作信後文習其俯仰誦伸荀子  
作屈伸史記作誦信白虎通禮樂作屈信儒行竟信其  
志注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綴兆舒疾注綴謂鄺舞者之位也 案史記綴作綴徐廣  
曰今禮作綴索隱曰綴舞者鄺列也鄭奔喪注云位有  
鄺列之處後文綴遠綴短史記皆作綴正義曰或作綴  
音同

欣喜歡愛 案史記作驩愛荀子大畧篇夫婦不得不驩  
驩記釋注 卷三 八

注驩與歡同漢孔耽碑驩樂壽考李翊碑得殊俗驩心  
皆以驩爲歡

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案史記作辨宜上文其治辨者  
其禮與史記徐廣注辨一作別下文男女無辨則亂升  
鄭注辨別也史記作無別禮辨異史記及荀子樂論篇  
作別異磬以立辨樂書作磬以立別周禮小宰聽稱責  
以傳別故書作傳辨古辨別通用

地氣上齊注齊讀爲躋躋升也 案樂書作上躋即躋字  
鄭讀本於史公也書微子告予顓臾說文躋字注引商  
書作顓躋孔子閒居引詩至于湯齊鄭注詩讀湯齊爲

湯躋躋升也古齊躋躋通用

鼓之以雷霆 案史記作雷古字說文雨部作雷  
而百化興焉注百物化生也 案史記作而百物化興焉  
鄭注本史公

男女無辨則亂升 案史記作無別則亂登喪服鄭注升  
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其誤久矣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注南風長養之風以言父  
母之長養已其辭未同也 案淮南子詮言訓舜彈五  
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高注南風愷樂之風  
亦不言南風詩辭應劭風俗通琴稱舜彈五絃之琴歌

南風之詩而天下治韓詩外傳卷四傳曰舜彈五絃之  
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皆不稱南風之辭王肅爲撰南  
風詩而著之家語托之尸子可謂肆無忌憚馬昭駁之  
當矣 又案疏稱熊氏以南風爲凱風爾雅釋天南風  
謂之凱風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  
熊安生謂凱風義本雅訓與康成言長養之風高誘言  
愷樂之風正合孔疏誤會熊意謂指詩凱風之篇非也  
且凱風周詩篇若謂虞舜作樂當歌周詩熊氏不應憤  
憤如是

其治民逸者 案史記作佚漢石經逸字皆作佚說文無



逸字當作佚爲是

聞其謚知其行也注謚者行之迹也 案鄭注本周書謚

法解又說文言部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

咸池注咸皆也池之言施也德言之無不施也 案白虎

通禮樂篇引禮記曰黃帝曰咸池言大施天下之道而

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徐堅初學記樂

部引五經通義云黃帝樂所以爲咸池者何咸皆也池

施也黃帝時道皆施於民又引樂叶圖徵曰黃帝樂曰

咸池宋均注曰咸皆也池取無所不浸德潤萬物故定

以爲樂名也又引樂緯注池音施道施於民故曰咸池

禮記釋注

卷三

十

並與鄭義合蓋漢儒相傳之古訓也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 史記作志微焦衰漢禮樂 作

纖微癉瘁說苑作感激惟悴

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 案史記作嘽緩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注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爲

憤憤怒氣充實也 案左傳昭元年風淫末疾杜注末

四支也下文而虎賁之士脫劍也注賁憤怒也射義賁

軍之將鄭注賁讀爲憤荀子強國篇如是下此周賁潰

以離上矣楊注賁讀爲憤

感條暢之氣 案說苑作滌蕩史記樂書同古條滌通用

禮條狼氏註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漢書湛頌蕭  
滌而雲消卽蕭條也

情慢邪辟之氣 案說苑作邪僻

周還象風雨 案史記荀子說苑俱作周旋古今字

然後樂器從之 案史記作樂氣從之說苑同衛氏集說

亦作氣引陳暘樂書曰心合於氣故本於心而樂氣從

之嚴陵方氏曰所以使氣者心而已故曰本於心然後

樂氣從之慶源輔氏曰樂之氣謂和氣也是宋以前本

皆作氣作器誤

天子之寶龜也 案樂書作葆龜史記留侯世家見穀城

禮記釋注

卷三

十一

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魯

世家毋墜天之降葆命今書金縢作寶命宣和博古圖

漢尚方鏡銘壽比金石國之保又以保爲寶

管乎人情矣 案史記作貫乎人情大射儀注古文貫作

關古關管通詳見月令

鋪筵席 案史記鋪作布廣韻十一模鋪布也大雅常武

云鋪敦淮漬釋文鋪韓詩作敷聘禮注今文布作敷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 案史記集解引鄭元

曰揚越也今各本鄭注脫此三字詩篤公劉毛傳揚鉞

也衛集說引陳氏樂書曰鉞謂之揚武舞執焉正義引



皇侃云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以干揚連文言之與鄭義悖詳玩孔疏蓋作正義時鄭注已佚脫矣若非裴翊徵引此注何由而補乎故知讀經者不可不博考也商祝辨乎喪禮正義曰商祝謂習商禮而爲祝者 案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以敬於接神此注十五字今本脫細釋正義疑孔疏本有此注也治亂以相 案鄭注謂相卽拊王肅以相爲輔相讀从本字肅專悖鄭說鑿空凡造後之學者慎無爲所惑也克順克俾注俾當爲比聲之誤也 案毛詩作比左傳引詩亦作比故鄭讀从之

禮記釋注

卷三

主

衛音趨數煩志注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 案史記作趨數集解引孫炎曰趨數音促速而數變化也與鄭氏合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注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周禮縣正趨其稼事釋文本又作趨音促漢書高帝紀令趨銷印顏注趨讀曰促考工記無以爲戚速也注速或爲數弓人注故書速或作數史記賈生傳淹數之度兮漢書作淹速

齊音敖辟喬志 案史記作驚辟驕志釋文引徐逆喬音驕表記喬而野釋文亦音驕禹貢厥木惟喬釋文徐音驕伏生鴻範五行傳禦貌于喬忿鄭注止貌之失在於

去屬念古喬驕聲近通用坊記富斯驕釋文作喬

然後聖人作爲執鼓柷敔檠箎注柷敔謂柷敔也 案說文支部敔樂器柷敔也形如木虎从支吾聲木部柷樂木空也所以止音爲節从木祝省聲柷樂也从木空聲毛詩有瞽傳柷木柷也圍柷也毛許義並與鄭同荀子樂論篇執柷拊鼙柷似萬物廣韻十五鐻篇柷箎切木虎止樂器亦名敔也柷同風俗通義聲音引禮樂記柷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祝止音爲節劉向別錄樂記二十三篇樂器第十三應劭所引當卽樂器記文

禮記釋注

卷三

主

箎以立橫橫以立武注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 案釋文古曠反依字當作桃說文本部桃充也从木光聲孫愐韻古曠切正與陸氏音合孔子閒居注橫充也釋元虞瑜伽師地論第九十五卷音義桃古文橫形同古光黃二字形聲相近說文光古文作𡇗黃从田作𡇗𡇗亦聲𡇗古文光故偏旁之字亦多相溷若兒𡇗一作兒𡇗泝統一作統可證也爾雅桃充也淮南原道訓注橫讀桃車之桃

石聲磬磬以立辨注磬當爲磬字之誤也 案史記作石聲磬磬以立別古磬磬三字並通說文石部磬从石



聲象縣簫之形父擊之也籀文作𦵏古文作𦵏从𦵏釋  
名釋樂器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唐高宗贈孔子  
泰師碑荷黃微者翻嗟擊磬之心又採甌石而喧浮磬  
少林寺碑有石磬字皆以磬爲磬左傳僖二十六年室  
如縣磬魯語作縣磬

鼓磬之聲謹 案說苑作鼓鞀之聲謹

對曰病不得其眾也 案史記對曰作答曰下並同

咏歎之 案史記作永歎虞書聲依永釋文徐音詠史記  
作依詠詩魏風誰之永號釋文作詠云本亦作永同

六成復綴以崇 案鄭讀崇字絕句王肅引偽家語連下

禮記釋注

卷三

古

天子句後儒若史記裴駢注陳氏祥道禮書方氏懋解  
義陸氏佃解應氏馬氏並依王肅讀其從鄭氏讀者獨  
橫渠張子而已甚矣肅之誤人也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注駟當爲四聲之誤也 案史記作  
四伐盛下有振字鄭改爲四據史公書也古四駟通秦  
風駟騶漢書作四裁

武王克殷反商注反當爲及字之誤也 案祭義反饋定  
本作及字史記倉公傳藏氣相反者死又切之得腎反  
肺徐廣曰反一作及古書二字往往相亂

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注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

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 案後儒皆據偽古文武

成謂商容爲人名以駁鄭氏然此記上文云商祝正義

謂習商禮而爲祝者鄭氏謂視商禮樂之官正與前文

一例于義爲允且商容人名雖見於史記周本紀及荀

子大畧篇韓詩外傳漢書張良傳皆言表間一事於此

記復位無涉後人必據晉古文書沾沾然動其喙倘亦

所謂勞甚矣乎

牛散之桃林之野注桃林在華山旁 案史記徐廣注在

宏農郡今日桃邱

車甲衅而藏之府庫注衅費字也 案釋文衅字又作費

禮記釋注

卷三

五

同廣韻二十一震衅牲血塗祭器也費上同韓詩外傳  
三作車甲𠂔疑字形之訛史記樂書又作𠂔徐廣曰音  
𠂔

而虎賁之士說劒也 案史記說作稅古字通用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讀曰褒猶進也 案祭義禮有

報而樂有反鄭注報皆爲褒聲之誤大祝辨九擯八曰

曰褒擯鄭司農云褒讀爲報釋文褒音報褒報聲相近

史記注引孫炎讀如本字非也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注耐

古書能字也 案荀子樂論篇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



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史記耐字並作能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 案荀子

作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認又作曲直繁省史記作其文

足以綸而不息亦作繁省同古綸論通易屯象君子以

經綸鄭本作論

曲直繁瘠廉肉節奏 案荀子作繁省御覽人事部引釋

名省瘠也臞瘦約少之言也省瘠義同

皆得其儕焉 案荀子儕作齊史記亦作齊白虎通禮樂

亦作齊

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大歌者直己而陳德

禮記釋注

卷三

六

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

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

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

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注此文換簡失其

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

而慈愛者宜歌商 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

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注云商之遺

聲也衍字也又誤上所云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

此衍字處也正義曰云鄭所次依史記樂書也 案樂

書云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

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

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夫歌者直己而陳德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

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

之商鄭依史公改訂而仍存其原次漢儒之矜慎如此

至陳澧直从鄭改顛倒經文並不言本於鄭氏武斷甚

矣

彙纂乎端如貫珠 案史記作累累

雜記

以其緩復注緩當爲緩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 案玉

禮記釋注

卷三

七

藻注緩或作蕤喪大記注緩當爲緩讀如冠蕤之蕤周

禮夏采注士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

今禮家定作蕤程氏瑤田通藝錄有鄭邢叔作綏賓編

鐘卽蕤賓也說文生部蕤艸木實蕤蕤也从生孫省聲

讀若綏 荀子儒效篇綏綏兮其有文章

其精有綖注綖謂鼈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 案釋

名釋喪制與棺之車曰輅其蓋曰柳亦曰鼈甲似鼈甲

然也 說文龜部鼈龜甲

載以輅車注輅讀爲輅或作輅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輅曰

輪無輅曰輅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輅聲相近



其制同乎 案喪大記大夫葬用輜士葬用國車注輜皆當爲載以輅車之輅聲之誤也輅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周禮遂師共邱籠及蜃車之役鄭注蜃車輅路也輅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行至輅乃更復載以龍輜蜃禮記或作輜或作輅儀禮既夕注載輅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輅或作輜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鄭引說文見車部輪字注又輅一曰無輻也从車全聲讀若饌廣韻二仙輅無輪車名輅上同集韻輅輅車也輅同

禮記釋注

卷三

太

凡訃於其君注訃或皆作赴 案士喪禮注今文赴作訃說文赴从走卜聲徐鼎臣曰春秋傳赴告用此字今俗作訃非是

輅輅符衡注衡當爲桁所以廢輅輅之屬聲之誤也 案衡桁聲相近古佩珩之字亦借作衡也既夕禮皆木桁久之鄭注桁所以廢苞符輅輅也續漢書禮儀志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載以木桁是漢時作桁故鄭从之朝夕哭不帷注既出則施其屋正義曰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鄭云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則屋是褻舉之名初哭則褻舉事畢則施下之 案釋文屋字林戶臘反閉也纂文云古闔字玉篇羌據公答二反閉也說文戶部

屋閉也从戶刂省聲孫愼韻口盍切

繭衣裳與稅衣繭縛爲一 案釋名釋衣服襦屬也衣裳

上下相聯屬荆州謂襦衣曰布襦亦曰襦襦言其襦襦

宏裕也玉篇襦長襦也連腰衣也

中路嬰兒失其母焉注嬰兒猶驚彌也 案嬰兒即嬰兒也

釋名釋長幼人始生日嬰兒胷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

之也或曰嬰兒娶是也言是人也媿其嘯聲也故因以

名之也說文娶媿也从女毆聲媿娶媿也从女兒聲廣

韻十二齊人始生日娶媿司馬溫公類篇娶媿嬰兒也

今釋文亦作驚蓋假借字

禮記釋注

卷三

九

門夾室皆用雞 案大戴禮諸侯廟禮作郊室注郊室

門郊之室引雜記亦作郊室

喪大記

拒用浴衣注拒拭也 案釋詁拒拭刷清也釋文拒音震

士與其執事則斂注執或爲攬 案釋文攬音執本亦作

執五經文字攬與執同見禮記注

用鍤金鍤注鍤所以琢著裏釋文鍤于南反釘也 案說

文鍤可以綴著物者从金替聲

君大夫鬻爪實於綠中注綠當爲角聲之誤也 案古角

字並音綠漢四皓角里先生荀悅漢紀作祿里漢書江



式傳官商饒微羽籛卽角也角綠聲相近故角誤爲綠祭法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注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炤哲也必爲炤明之名尊神也 案漢書郊祀志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韋昭曰大折謂爲壇於昭晰地也與鄭注合古字折哲通大有象曰明辨哲也虞翻作折王虞作哲說文哲昭明晰也顏監謂折曲也言方澤之形四曲折也此說失之

禮記釋注

卷三

三

相近於坎壇注相近當爲禋祈聲之誤也禋猶卻也祈求也 案衛氏集說作禋祈小徐說文繫傳曰禋之爲言禋也釋文引王肅相近作祖迎孔叢子宰我問禋於六宗孔子答以祭法文作祖迎於坎壇正與肅說合晏嘗謂孔叢爲王肅所撰與家語及書僞孔傳相出入皆杜撰不足信此特其一端耳太平御覽引三禮義宗曰寒暑有往來之期可退則祭禋卻之命退應至而不至則祭求之命至故春則送寒而迎暑秋則送暑而迎寒崔靈恩仍用鄭禋祈說得之

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注宗皆當爲祭字之誤也幽

祭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祭之言營也雩宗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案說文示部祭設縣籒以爲營以禋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从示祭省聲繫傳从營省聲一曰祭衛使災不生禮記曰雩祭祭水旱鄭讀宗爲祭本於許君也鄭引春秋傳昭元年傳文賈逵注祭營攢用幣杜預注同周禮大祝六祈四曰祭鄭注祭如日食以朱絲繫社莊二十五年公羊傳作營社賈疏引祭法云幽祭祭星雩祭祭水旱大宗伯疏

禮記釋注

卷三

三

引祭法並作祭書舜典正義引祭法幽祭雩祭禋漢書祭祀志注亦引幽祭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皆與鄭同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 案白虎通社稷引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爲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太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大社尊於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

能禦大畜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案晉語舊作災捍作扞釋文作扞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注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  
山氏 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曰有烈山氏之子曰  
柱爲稷賈逵云烈山炎帝之號劉炫曰蓋柱地名其官  
曰農與此記正義謂名柱作農官者不同魯語亦作烈  
山氏韋昭注祭法以烈山爲厲山漢古今人表作列山  
氏古厲列通用都人士鄭箋云厲字當作裂旱麓烈假  
不取鄭作厲假莊子齊物論厲風濟則眾竅爲虛釋文  
引郭云烈風

其工氏之霸九州也注其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  
炎帝之間 案漢書律志其工氏雖有水德在火木之

禮記釋注

卷三

圭

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周人舉其行序  
故易不載此鄭注無錄所本也韋昭注魯語曰其工氏  
伯者在戲農之間亦與鄭合又魯語云其工氏之霸九  
有也韋注有域也漢律志引其工氏伯九域毛詩元鳥  
傳九有九州也韓詩作九域正域彼四方傳域有也域  
字本作或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古或  
有通用詳見月令

不在祀典 案祀典一語反結前文題上事也猶樂記言  
于貢問樂文王世子言文王之爲世子也故漢書引祭  
法文皆稱祀典漢書郊祀志引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

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  
也韋元成傳引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  
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漢西嶽  
華山廟碑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所生  
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隸釋云禮記作瞻仰案荀子  
議兵篇注印古仰字漢穀阮神君碑引祭法曰山林川  
谷有益於民口口祀典應劭風俗通祀典卷八云及天  
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  
所出財用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又稱祭典漢書引  
祭典其工氏伯九域師古曰祭典卽禮經祭法也僞家

禮記釋注

卷三

圭

語廟制篇引祭典曰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  
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  
家語王肅僞撰猶沿漢人稱也

祭義

濟濟漆漆然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釋文漆漆依注音切  
集韻漆七結切音切 案說文切字从刀七聲墨子貴  
義篇以漆爲七周公夕見漆十士古切漆聲相近

其薦之也敬以欲注欲婉順貌 案婉順愛貌下云薦而  
不欲不愛也又云有深愛者必有婉容增韻欲愛也

錯諸天下 案釋文作措古字通川



卿大夫序從注序或爲豫 案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鄭注豫周禮作序今文豫爲序古字通用

陰爲野上注陰讀爲依蔭之蔭 案釋名釋天陰蔭也氣在內與蔭也桑柔云旣之陰女箋云旣往覆陰女釋文

陰鄭音蔭

焄蒿悽愴注蒿或爲薦 案蒿薦聲相近柳宗元詩宜惟迫魑魅所懼齊著薦卽鄭注

以爲黔首則注黔首謂民也正義曰史記云秦命民曰黔首此紀作在周末秦初故稱黔首此孔子言非當秦世以爲黔首錄記之人變改之耳 案升菴外集云內經

禮記釋注

卷三

音

黔首其飲食莫之知也祭統當作祭義此誤內經實先秦出黔

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始皇始矣衛正叔集說引嚴陵方氏

曰黔首不特兆於周秦素問曰黔首其飲食則黃帝之時固已言矣則楊氏之前已有此說不始於升菴矣又

案釋史卷五黃帝紀引莊子逸篇云游鳧問於雄黃曰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

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爲魅崇耳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已有黔首之稱則民稱黔首不始於

始皇二十六年矣

見以蕭光 見間以俠氣注見及見間皆當爲隲字之誤

也案雜記上實見間而后折入釋文一解云鄭合見間二字其爲隲字音古辯反

夫人纁三盆手注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纁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 案釋文盆掩也三掩本亦作淹穆說文作纁云抽繭出絲也毛詩瞻卬傳纁三盆手釋文纁本亦作繆繆本音衫瞻卬正義引此注作三纁也類篇纁纁絲以手振出緒也集韻掩纁絲出緒也或作纁通作淹

泣官不敬 案大戴禮曾子大孝泣作莅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注頃當爲跬聲之誤也 案

禮記釋注

卷三

音

大戴禮曾子大孝篇亦作頃步盧辯注跬當聲誤爲頃

荀子勸學故不積頃步無以至千里楊倞注半步曰頃

頃與跬同大戴禮勸學作跬步漢書息夫躬傳京師雖有武彊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

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說文跬半步也从走

圭聲讀若跬同方言曰半步爲跬

而術省之注術當爲述聲之誤也 案士喪禮鄭注古文述皆作術毛詩日月云報我不述文選廣絕交論注引

韓詩報我不術洪景伯隸釋孟郁修堯廟碑以歌術爲

歌述靈臺碑陰又以稱術爲稱述



祭統

莫不咸有且咸皆也 案集說作皆毛本誤作是疏云悉在祭用當作皆爲允說文咸皆也玉篇悉也

宮宰宿夫人住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輕宿重也 案特牲饋食禮乃宿尸鄭住宿讀爲肅肅進也記作肅周禮

亦作宿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生民箋云夙之言肅也肅戒不復御說文宿从宀𠂔聲𠂔古文夙

士執芻注芻或爲𦉰 案廣韻十虞𦉰仕于切稷穰是故尸謬 案釋言謬起也

鋪筵設同凡注同之言謂也正義曰古文字林皆訓謂爲

禮記釋注

卷三

美

其 案說文言部謂其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夏后之

謂今顧命作侗釋文馬本作詞其也正義所稱古文謂

馬鄭眞古文書東晉古文改作在后之侗妄矣

夫人薦豆執校注校豆中央直者也 案釋文校柄也士

皆禮主人拂几授校則几足亦謂之校

執醴授之執鐙注鐙豆下跗也 案說文金部鐙銳也从

金登聲豆部簠禮器也从升持肉在豆上讀若鐙同廣

韻四十六徑豆有足曰鐙無足曰鐙公食大夫禮宰右

執鐙鄭注瓦豆謂之鐙今爾雅釋器文作登

經解

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案大戴禮察引易

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之千里又保傳篇引易曰正

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盧辯注據易說言也

賈誼新書胎教篇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

以千里故君子慎始劉向說苑建本篇易曰建其本而

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應劭風俗通正失篇易稱

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漢書司馬遷傳引易曰差日豪釐

謬曰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所

稱易緯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也東方朔傳引易

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曰千里師古曰今易無

禮記釋注

卷三

毛

此文通卦驗云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鄭注釐馬尾也程迥亦謂易緯通卦驗文孔疏謂繫辭

文今繫辭並無此語正義誤也 劉向列女傳貞順傳引

之毫釐差

哀公問

然後言其喪算注算數也 案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作

喪葬

午其眾以伐有道注逆其族類也正義曰午忤也忤違逆

也 案說文午悟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悟逆

也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篇作忤其眾釋文王肅作忤



迂達也

妃以及妃 案大戴禮作配以及配古字通用

則愾乎天下矣注愾猶至也正義曰愾音近愬愬爲息是

至之義釋文愾許乙反 案集韻愾許訖切與迄同爾

雅釋詁迄至也古氣字本作气氣爲餽之本文

子志之心也注志讀爲識 案大戴禮作識故鄭讀从之

孔子閒居

至于湯齊注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 案毛詩正義言

三家詩有讀爲躋者王伯厚詩攷引韓詩外傳至於湯

躋今外傳作湯齊近人妄改然則鄭君所據蓋韓詩也

禮記釋注

卷三

未

後漢書鄭本傳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故注禮多依韓

說

坊記

貴不嫌於上注嫌或爲嫌 案易坤文言爲其嫌于无陽

也詩采薇正義引鄭本作嫌讀如羣公嫌之嫌古書篆

作立心與水相近故此記嫌亦或爲嫌

相彼蓋旦注蓋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正義曰此逸詩也

案衛湜集說引嚴陵方氏曰蓋旦卽月令所謂鵲旦鵲

鵲論利議引詩曰相彼鵲鳴尙或惡之月令鵲旦不鳴

鄭注求旦之鳥也淮南時則訓作鵲鳴不鳴高誘注鵲

旦夜鳴求旦之鳥字又作鵲廣雅鵲鳴旦也又名鵲  
旦說文鳥部鵲鳴也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注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釋文

云此是魯詩 案列女傳母儀傳衛姑定姜者衛定公

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

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于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

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

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

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君本此魯詩出于申

公楚元王與申公俱受詩于浮邱伯劉子政元王之孫

禮記釋注

卷三

未

所說蓋魯詩也

度是鎬京 案毛詩作宅古宅度二字往往相亂史記五

帝本紀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夏本紀三危既度今書並

作宅風俗通引禹貢乃降邱度土今書作宅土周禮內

司服注引度西曰柳穀釋文度音宅古文宅與度字相

似因此而誤今堯典作宅西曰昧谷王充論衡初稟篇

引詩此維予度今大雅作宅說文山部宅古文作庀汗

簡云古尙書宅作庀亦度字易乾坤鑿度云庀氏先文

乾鑿庀注古度字唐崔鑒書北嶽神廟碑節庀副大使

卽節度也臣瓚漢書注云古文宅度同



言乃謹注謹當爲歡聲之誤也正義曰言乃謹在無逸之篇案今無逸作言乃雍是晚出古文凡改唐初馬鄭書尙存正義所據必眞古文舊本也史記魯世家無佚云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驩集解引鄭注驩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矣荀子大畧篇注驩與歡同史公本從安國問古文而鄭與之合則知古文本作驩也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注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案詳見周易解故

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注其國

禮記釋注

卷三

羊

未聞案淮南子汜論訓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高注陽侯陽陵國侯繆侯偃姓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繆侯夫人美艷因殺繆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

禮記釋注卷四

淮安山陽丁晏學

中庸

小人之中庸也鄭注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爲中庸也止善曰小人將此以爲常亦以爲中庸故云小人之中庸也案此則不必增反字文義自明王肅加反字妄甚集說引雪川倪氏曰王肅添反字非也朱子或問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如此則不須增字而理亦通矣諸說皆從鄭本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是朱子未嘗不取鄭說也

禮記釋注

卷四

一

素隱行怪案漢藝文志引作索隱朱子从之古索與素通劉熙釋名釋典藝八索索素也尙書大序釋文八索徐邈音素本或作素離騷以求索與嫉妒協是索字古音素也鄭注素讀爲攻城攻其所係之係係猶鄉也下君子素其位而行注素皆讀爲係廣韻十一暮係桑故切向也

費而隱注費猶僦也道不費則仕案釋文費徐音弗本



又作拂同大學是謂拂人之性注拂猶侔也荀子賦篇天下不治請陳侔詩楊注請陳侔異激切之詩言天下不治之意鄭意以隱爲無道則隱之隱故云費猶侔也廣韻四紙侔通委切

故栽者培之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 案後文上天之載鄭注載讀曰栽謂生物也載栽俱从栽聲詩小雅俶載南畝箋載讀爲苗粟之苗古苗字亦與栽通載苗栽聲相近

壹戎衣而有天下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歟 惠棟

禮記釋注

卷四

二

曰呂覽權勳篇云親鄭如夏高誘曰鄭讀如衣今兖州人謂殷氏皆曰衣晏案說文身歸也从反身鄭樵六書畧曰身卽衣字廣韻下九隱身與隱同音白虎通衣裳篇衣者隱也古殷字亦讀如隱康誥曰殪戎殷故鄭讀从之正義引僞古文武成非鄭君所見也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困學紀聞云朱文公問呂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關潛邱云按鄭注大射儀揖以稱曰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曰以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曰相人偶

賈公彥疏亦展曰以人意相存問晏案表記仁者人也鄭注謂施以人恩也正義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也詩匪風誰能亨魚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賈誼新書匈奴篇時人偶之注云中庸仁者人也鄭讀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慰問之言是漢時有此語乃相親愛之意開元占經人占篇引春秋說題辭云人者仁也以心合也又引宋均注云與他人相偶合也釋名人者仁也以心合也

禮記釋注

卷四

三

既廩稱事注既讀爲餽餽廩稍食也 案聘禮鄭注古文既爲餽釋元應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音義餽古文既同說文自部既小食也从自无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今論語作氣又米部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或从漿或从餽

不考文注文書名也 案名卽字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鄭注古曰名今日字大行人論書名鄭注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賈疏引論語鄭注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以鄭他注考之則名卽字無疑矣孔疏謂



文章書籍之名非鄭義也

肫肫其仁注肫肫讀如誨爾肫肫之肫肫肫懇誠貌也

案今詩作諄諄釋文字又作肫爾雅釋訓作肫肫荀子

哀公篇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楊注肫與肫同集韻諄

肫朱倫切古作諄通作肫肫

表記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注怵於無敬心也案左傳桓

十三年狎於蒲騷之役杜注狎怵也後漢書馮異傳怵

怵小利注怵怵慣習也

衣服以移之注移讀如水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釋文移

禮記釋注

卷四

四

昌氏反案說文禾部移禾相倚移也从禾多聲一曰

禾名古假移爲侈考工記注故書侈爲移故移訓廣大

郊特牲以移民也鄭注移之言羨也羨亦侈大之意

緇衣

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

萬民所望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案毛詩都人

士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

人士首章有之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宮

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

臣儀行注儀當爲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君則行也案

古儀字本作義說文丰部義已之威儀也周禮大司徒

注故書儀或爲義漢楊信碑追念義刑卽儀型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注寡當爲顧聲之誤也案

陳第毛詩古音考寡音古與鼓同音毛詩韋顧既伐古

今人表作韋鼓故鄭云聲之誤漢書陳湯傳雖斬宛王

毋鼓鼓寡聲相近

恒其德偵注偵問也問正爲偵案說文卜部貞卜問也

从卜貝以爲費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廣韻四十五動

偵問丑鄭切唐碧落碑書貞字又作陳

問喪

禮記釋注

卷四

五

雞斯注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

笄纚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額頭笄纚之存象也

案釋名綃頭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集韻

邪巾陌頭始喪之服類篇幅邪巾也

間傳

芻翦不納注芻今之蒲萃也案說文菴蒲子可以爲平

席釋名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周禮車僕鄭注故書

萃作平古字通用

三年問

創鉅者其日久案荀子禮論篇作創巨



則必反巡過其故鄉 案荀子巡作鉛楊倞注鉛與沿同循也祭義終始相巡鄭注巡讀如沿漢之沿古巡沿通用說文船从舟鉛省聲釋名釋船船循也循水而行也古循巡亦通

蹠躅焉 案荀子作躅躅

小者至於燕雀 案荀子作燕爵

然而從之 案荀子作縱

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 案荀子作安能又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亦作安又莫不更始焉焉始倍之焉始弗及也荀子焉並作案漢書吳王濞傳注安焉也荀

禮記釋注

卷四

六

子多言案案亦安也榮辱篇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王制篇案自進矣正論篇今子宋子案不然又逸周書武寤篇案用師旅趙策秦禍案移於梁矣

和壹之理盡矣 案荀子壹作一又古今之所壹也亦作

一古壹一通用詳見前

深衣

曲袷如矩以應方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正義曰古者方領似今擁咽 涑水司馬氏曰後漢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注引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儒林傳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

其中注方領直領也晏案釋名釋衣服直領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交領以形名之也

負繩及踝以應直注繩謂袷與後幅相當之縫也 涑水司馬氏曰案衣之背縫謂之袷袷音督晏案廣韻二沃褶衣背縫也褶襦並同

投壺

一馬從二馬 案釋文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正義曰定本無此一句大戴禮投壺篇亦無此五字俗本有之涉下文而誤也

二算爲純釋文純音全 案鄉射禮注純全也釋文純如

禮記釋注

卷四

七

字禮記音全

算多少視其坐正義曰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 案朱子及草廬吳氏分算多少視其坐以下爲投壺之記本於唐孔氏也

毋踰言注踰或爲遙 案漢書趙充國傳兵難踰度師古曰踰讀曰遙後漢書馮衍傳陟隴山以踰望注踰猶遙也踰遙古通用並見玉藻

若是者浮注浮或作匏或作符 案春秋隱八年盟於浮來公穀作包來漢書楚元王傳浮邱伯鹽鐵論作苞邱子史記律書萬物剖符甲而生卽字甲也浮與符亦聲



相近

大學

此之謂自謙鄭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 案古謙慊通

荀子榮辱篇臭之而無嫌於鼻楊注嫌當爲慊厭也嫌

卽古謙字漢藝文志引易作嫌唐李陽冰篆書謙卦碑

地道變盈而流嫌又地中有山慊皆六書之假借也

恂慊也注恂字或作峻 案史記李將軍傳峻峻如鄙人

漢書李廣傳贊作恂恂隸釋祝穆碑鄉黨遂遂今論語

作恂恂故恂字亦或作峻

昏義

禮記釋注

卷四

八

合盞而醕 案說文豆部盞盞也从豆蒸省聲孫愐韻居

隱切廣韻十九隱盞以瓢爲酒器婚禮用之盞上同

和於室人注謂女姑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姑謂壻之姊

也 案廣韻三鐘姑夫之兄也職容切釋名釋親屬夫

之兄曰公又曰兄公言是已所敬忌見之怔忡自肅齊

也孔疏以鄭言女姑故謂夫之姊

爲后服資衰注資當爲齊聲之誤也 案荀子哀公篇資

衰苴杖者不聽樂楊注資與齊同

射義

賁軍之將 案毛詩行葦傳作奔軍之將

燕義

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

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

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

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

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

之 案以上與周禮諸子文同彼文卒作倅率作帥法

作倅古今字與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注故書倅爲卒

鄭司農云倅讀如有物副倅之倅國子謂諸侯卿大夫

士之子也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

禮記釋注

卷四

九

諸子職同文又序官諸子後鄭注或曰庶子文王世子

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鄭注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

倅正義曰與諸子同諸庶聲相近古字通用

聘義

叩之其聲清越以長 案荀子法行篇叩作扣楊注叩與

扣同

乎尹旁達注乎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

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乎或作筴或爲扶 案

釋文尹依注音筴又作筠筴字或作筴从尹故鄭讀尹

爲筴釋名浮乎也古字通用玉篇云琤筴玉采色集韻



娑房尤切音浮玉采也通作琇

喪服四制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

鵠鵠之鵠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 案儀禮

喪服傳翦屏柱楣鄭注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史記

魯周公世家集解引鄭書注楣謂之梁闇廬也毛詩譜

商頌正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

事後漢書張禹傳章懷注引鄭論語注云諒闇謂廬

也尙書大傳書云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

曰高宗居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鄭注闇讀如鵠

禮記釋注

卷四

十

鵠謂廬也又大傳云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伏生遠在

康成之前而已有梁闇廬之說足徵鄭義確有傳授

非臆說也而偽孔傳改作諒陰訓爲信然杜預承用其

說飾爲心喪之義遂爲短喪者作偏矣漢衛方碑

續錄

曲禮五十曰艾注艾老也釋文艾五蓋反老也謂蒼艾色

也一音刈治也 案釋名釋長幼云五十曰艾艾治也

治事能斷割艾刈無所疑也故陸氏又音刈

射義旄期稱道不亂者注旄期或爲旄勤 案毛詩行葦

傳作耄勤稱道不亂者釋文勤音其百年日期頤羣經

音辨勤耄稱也音期

檀弓華而睨注說者以睨爲刮節目字或爲刮 案考工

記刮摩之工玉注故書刮作抗鄭司農云抗摩之工謂

玉工也抗讀爲刮其事亦是也劉昌宗周禮音徐仙民

禮記音皖並音刮

奔喪故匍匐而哭之注匍匐猶顛蹙或作扶服 案檀弓

引詩扶服救之釋文本又作匍匐音同漢書谷永傳亦

引扶服救之

大學有絜矩之道也注矩或作巨 案說文工部巨規巨

也从工象手持之或作槩从木矢矢者其中正也

禮記釋注

卷四

十

毋嚔羹注嚔爲不嚼菜 案說文舌部齧齧也从舌沓聲

廣韻二十七合嚔齧也齧與嚔同並他合切

笑不至矧注齒木曰矧大笑則見此 案說文欠部攷笑

不壞顏曰攷从欠引省聲廣韻十六軫攷余忍切笑不

壞顏矧卽攷之段借大戴禮未嘗見齒盧注晒則齒見

笑則矧見

進饌進羞注沐饋必進饌作樂盈氣也 案少儀飲酒者

饌者醯醢有折俎不坐注已沐飲曰饌顏師古匡謬正

俗曰山東俗新沐浴飲酒謂之幾頭字當作饌音幾謂

福祥也禮云進饌進羞此謂新饋沐體虛故更進飲食



而又加樂以自輔助致福祥也此蓋古之遺法也集韻  
醢其既切沐酒也謂既沐飲酒說文無醢字當作醢爲  
正口部醢小食也从口幾聲

大學顧諟天之明命註諟猶正也諟或爲題 案說文言  
部諟理也从言是聲諦審也从言帝聲說文繫字皆以  
類相从以諟繫於詳之下諦之上謂詳審視之玉篇言  
部諟審也諦也此訓最確正與許合許君訓爲理者玉  
篇云理正也與鄭訓合鄭言猶正者謂正明目而視之  
亦審諦之義也鄭又云或爲題者小雅題彼脊令毛傳  
題視也說文目部睇迎視也从目是聲題睇諟皆从是

禮記釋注

卷四

主

古字聲近通用大學所云顧諟謂審顧詳諟正與顧字  
一貫自僞太甲孔傳訓諟爲是而古義晦矣

又續錄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案說文邑部鄴周封黃  
帝之後於鄴也从邑契聲讀若薊上谷有鄴縣

日司命注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 案說文祀以豚祠  
司命也从示比聲漢律曰祠祀司命

很毋求勝注很圓也謂爭訟也詩云兄弟鬩於牆 案毛

詩常棣傳鬩很也二字轉相訓爾雅釋言鬩恨也郭注相  
怨恨釋文恨孫炎作很云相很戾也左傳疏亦引孫炎作

很當从之郭本作恨非也說文門部閹恒訟也从門从兒  
兒善訟者也

禮記釋注

卷四

主

頴注警枕也 案蔡中郎集有警枕銘

毋搏飯 案說文手部搏團也一切經音義卷十八搏食  
引通俗文手團曰搏又引三蒼搏飯也

不爲魁注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斗 案依字  
當作頤說文頁部頤大頭也从頁首聲讀若魁

朝元端 案說文衣部襦衣正幅从衣耑聲廣韻二十六  
桓襦衣長也又正幅也

柔色以溫之注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釋文溫本又作  
蘊 案說文百部脰面和也从百肉讀若柔玉篇百部脰

如由切野王案柔色以蘊之是以今爲柔字



冬溫而夏清 案管子宙合篇夏之就清冬之就溫

禮記釋注

卷四

酉

犧象辨

按禮記明堂位尊用犧象山罍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骨飾之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曰明堂位犧尊以沙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凰也不解鳳凰何以爲沙答曰刻畫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又犧象周尊也正義曰畫沙羽及象骨飾尊也此鄭氏說也左傳定十年正義引阮謏三禮圖犧尊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尊腹上畫牛象之形明堂位疏魯頌齊大司馬疏阮氏謂畫牛象與鄭讀不同淮南子高誘注俱俱訓注犧尊酒器畫犧牛之象以飾尊高與阮俱後漢人

禮記釋注

卷四

圭

其說亦同莊子司馬彪注馬歸篇釋文引犧尊畫犧牛以飾尊也亦用阮圖之說張昭謂經義考一百六十三引張昭阮謏多不案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是阮說未可據依矣至魏王肅又因牛象之說而變其畫飾謂鑿牛象於其背明堂位正義引王注禮器云爲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故謂之犧尊魯頌正義引王肅詩注太平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左傳正義王肅以爲犧尊象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尊魏太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牛形而背上負尊古器或當然也偽家語相魯篇犧象不出門王



肅注作犧牛及象於其背爲樽左傳犧象不出門詩說犧象不出門詩說犧象不出門也正義引服虔注犧象不出門也俱未明言其制然杜預多同王肅說梁書劉杳傳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元答張逸謂爲鳳凰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得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疑于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宣和博古圖曰周犧象二魏太和間得尊於青州其制樣正與此類王肅注禮以犧象二尊竝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爲尊則其說蓋有自來也漢儒之

禮記釋注

卷四

七

見之而誰與知之所憑者肅一己之私言又適出於魏時而巧爲佐證其不可信亦明矣即使地中果出此器其上又無款識之文而漫然指之曰是周犧象也非瞽說而何又漢時不聞有此器而魏晉時忽有之魏晉時他處亦不聞有此器而魯郡青州獨有之安知非王肅輩偽造此器埋諸齊魯之地使他人發之以爲證驗肅之肆無忌憚則亦何所不至哉今考肅說之不合于古者有三犧尊周禮司尊彝作獻尊禮器犧尊在西鄭注亦云犧周禮作獻若如王說爲犧牛豈周禮獻之字亦可訓爲牛乎如肅之說則獻尊爲不可通其不合於古一也說文牛部犧从牛義聲賈侍中說此非古字古字本作義尙書釋文引張揖字詁云義古字獻今字周禮釋文獻尊本或作獻注作犧同素何反然則犧尊本作義後人加牛旁王肅望文生義因字从牛遂妄謂牛形可謂不識字之甚其不合於古二也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子俶眞訓云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剗剗雜之以青黃古尊或用瓦或用木故尊一作罇又作樽玉篇樽酒器也易樽酒簋左傳樽以魯壺皆从木古犧尊當用木爲之淮南去古未遠必有所據劉杳亦謂樽用木見前而博古圖云出於冶鑄則斷非周之犧象其不合於古三也且鄭君讀犧爲

禮記釋注

卷四

七



娑非一人之凡說也魯頌犧尊將將毛傳犧尊有沙飾也釋文犧鄭素何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沙素何反刻鳳凰於尊其羽形娑娑然也毛公先秦古書而故訓傳先與鄭合鄭之說由來古矣周禮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鄭仲師在康成之先已有此說足徵犧讀如娑蓋兩漢經師相傳之古義也洪氏隸續司空殘碑娑娑尊俎謂尊形娑娑然也漢世金石之文多足以考證經典而碑言娑娑與鄭合夫有所受之也又詩閟宮四章以犧與多叶是周人讀犧如娑鄭注郊特牲云獻讀當爲莎齊語聲之誤先禮記釋注

禮記釋注

卷四

末

鄭注司尊彝獻酌云獻讀爲儀大射儀鄭注獻讀爲沙明堂位周獻豆正義獻音娑郊特牲汁獻浹於醢酒注獻讀當爲莎古犧儀獻並音娑鄭讀上合于周音而於古書之音旁推交通無不悉協鄭之說合於古音矣莊子馬蹄篇云純樸不殘孰爲犧尊古犧尊斲木制器飾以沙羽故莊子以爲殘純樸莊子周末人與鄭義相符鄭之說合於古制矣由是觀之鄭君之說確然無可移易故詳著之以質諸世之篤信好學者

王制非漢文博士作辨

案禮記王制釋文引盧植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篇史記封禪書云文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又曰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盧說本此然小司馬索隱引劉向別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則非今禮記之王制子幹之說非也賈誼新書無蓄篇引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即今禮記王制文考封禪書作王制之明年遂改十七年爲元年則博士之作當文帝之十六年也賈誼傳稱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傳無狀後歲

禮記釋注

卷四

九

餘亦死後四歲齊文王薨諸侯王表梁懷王薨當漢文之十一年齊文王薨當漢文之十五年則賈生之卒定在孝文十二年至十六年始作王制新書在博士未作之前已先引王制如此則今禮記中王制必非漢文時所作明矣毛詩車攻傳天子發抗大綬諸侯發抗小綬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泮宮傳天子辟雍諸侯泮宮董仲舒春秋繁露郊事對引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蕭栗宗廟之牛握賓客之牛尺毛公董生皆西漢初大儒已援引王制文則王制由來古矣公羊宣三年傳何休解詁引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亦出王制



而邵公稱之曰禮蓋王制本古禮之舊文也漢書韋元成傳引禮記王制天子七廟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賈捐之傳引王制順非而澤王制疏引許慎異義禮戴說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蔡邕明堂論引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劉向說苑臣術篇引王制別錄有王制屬制度竊謂王制本后蒼所授故漢儒徵用其文內則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至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凡三百九十九字與王制文同鄭注亦云記王制有此是王制與四十九篇同出一時故與他記文或同非出

禮記釋注

卷四

王

於漢博士之手也禮記正義稱鄭答臨碩云孟子當報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又古者周尺下鄭注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記當作於六國時依鄭義爲允盧君謂漢文時誤矣白虎通多引禮王制崩薨篇引禮王制天子棺槨九重衣衾百二十稱千領是說禮服之事今小戴記無此文殆漢王制服制文與

禮記六國時作論

禮記非漢儒作也蓋秦火未焚之前六國時人所撰集也記引兌命尹吉太甲君陳皆百篇古尚書非漢人所見又引君奭周田觀文王之德亦與漢博士讀異故知出於秦火以前也曷以知爲六國時作也漢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自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夫曰後學者則孔門之再傳弟子今記中曾子有子皆稱子又記曾子子張之沒及曾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申詳子游之子言思子思之子子上鄭注謂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孔疏謂公明儀子張弟子又爲曾子弟子則爲七十子後學者無疑七十子當春秋

禮記釋注

卷四

王

之季而其後學者則當六國時可知矣且樂記一篇史記張守節正義謂公孫尼子作陸氏釋文引劉瓛說緇衣亦公孫尼子作班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自注七十子之弟子夫樂記出於公孫尼子而記子夏對魏文侯事則爲六國時明矣孔穎達正義謂檀弓在六國之時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詩定之方中正義引鄭志仲梁子先師說魯人當六國時鄭志答臨碩曰孟子當報王之時王制之作當在其後又王制周尺注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正義引皇侃曰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曰萬億是王制亦六國時作盧君謂漢博士所作非也以今考之月令呂不韋



所修則秦莊襄相也中庸子思所撰則魯穆公師也三年問荀子所著則楚蘭陵令也乘馬曰騎田宅曰獻非周制所有也官曰太尉民曰黔首并非春秋時所有也邾婁考公之喪穆公縣子之問皆六國時之君故曰六國時人所撰集也或問方六國時干戈交爭權謀競起何暇言及於禮余曰是聖人之澤也爾時去春秋未遠大義微言未盡民誠一二私淑之徒相與抱殘守闕纂述以成此記使古禮不至于淪亡七十子傳授之力也且是時西河之教棘下之師不乏講學名儒漢儒林傳稱戰國黜儒術然齊魯之間學者弗廢陳涉之王魯諸儒持禮器而歸之考之史

禮記釋注

卷四

圭

籍若野臂子弓之易

史記儒林傳

孔鮒之書

漢記尹

高子孟仲

子之詩

毛詩

公羊穀梁鐸虞卿之春秋

漢藝文志

魏文侯之孝

經傳

蔡邕明

趙岐稱孟子通五經劉向稱孫卿善為詩禮

易春秋記之作于是時也蓋亦有由來矣鄭注雜記引逸

禮王度記別錄以為齊宣王時人所說班志載王史氏記

二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後學者師古引別錄云六國時人

以他記考之則小戴記從可例推也惟其為六國時作故

記載參互時與周禮不合而後人據其不合之處直以為

雜出漢儒豈通論哉善夫朱子引許順之說曰人謂禮記

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

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云云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值文字如此以此知禮記亦出於孔門之徒無疑嗚呼可謂知言矣夫記禮者肇於六國而漢儒祖之世反稱漢儒記禮而斥六國為縱橫亦猶議禮者盛於六朝而唐人祖之世反稱唐人議禮而斥六朝為綺靡非數典而忘其祖乎豈知策士橫議而禮未亡詩賦侈興而禮不墜風雨如晦鶴鳴不已天之未喪斯文雖當仁誼淩遲之際必有守道之儒以延一綫之傳獨禮記也歟哉



釋大學鄭注彥或作盤答盛子履廣文大士

來札謂大學人之彥聖鄭注彥或作盤彥何以通於盤蓋  
案古彥與盤聲相近盤之去聲爲畔論語由也嘖鄭注謂  
失於畔嘖邢疏舊注作嘖嘖字書嘖嘖失容也今本嘖作  
畔釋文載鄭注作嘖普半反云本今作畔嘖畔皆盤之轉  
聲盤字或作畔故彥一作盤也以聲類求之彥音魚變切  
詩小弁毛傳弁樂也讀如盤漢書杜欽傳作小卞師古曰  
卞音盤說文日部昇喜樂兒从日弁聲釋詁般樂也弁卞  
昇般四字同音通用盤从般聲彥與弁同在線韻聲轉平  
則爲盤也古盤字在桓韻桓韻中雅同狝字从卞元韻中  
禮記釋注

禮記釋注

卷四

禮記釋注

緜纓字又作紳同弁竹器兩收於元韻線韻自同在線韻

韻皆彥盤通轉之例也又考說文頁部顏从頁彥聲廣韻

二十七刪栳从木彥亦音顏顏與般同韻聲近顏从彥得

聲盤从般得聲比例相求彥之或作盤也可以渙然冰釋

矣

女子許嫁夫死弔孝服議

或有問於余曰里有女子已許嫁夫死而女往弔孝制服  
禮歟余曰禮也禮記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  
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未  
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方氏慙謂服齊衰非也通典  
載晉鄭澄問弟女當適武留縣兒留去年自將兒來拜時  
其兒今卒未知弟女當奔弔否若弔著何服范甯答以禮  
曾子問謂斬衰也卽據鄭君之說宋史禮志大中祥符八  
年廣平公封葬聘王顯據女將大歸而德彝卒疑其禮制  
禮官言曾子問注女服斬衰皆恪遵鄭義嚴陵方氏乃謂  
齊衰此貳造之說也通典又引澄問荀啓拜時而卒庾家  
女不往弔不被譏何也甯再答曰荀子海內名族庾氏異  
行之門想其不奔弔必有所據足見女子許嫁而夫死亦  
可不弔若弔則必斬衰矣要之女子弔孝守貞皆亡於禮  
者之禮不弔禮之常也弔孝禮之變也聖人豈忍強民而  
爲之制哉



禮記中庸大學

宋程子朱子取禮記中庸大學別出單行明道先生有中  
庸解二程子俱有定本朱子又爲章句然專釋二書不始  
於程朱也漢藝文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隋經籍志有晉  
戴容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玉海載梁大同  
十年張綰朱異賀琛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卽隋志所載私  
記制旨中庸義五卷是也黃氏日抄云中庸唐李翱始爲  
之說唐權載之文集明經禮記策問云問大學有明德之  
道中庸有盡性之術關里宏教微言在茲又送許校書赴  
江西使府序云以中庸明誠之根本標舉二書之微言權  
禮記釋義

禮記釋義

卷一

義

文公已發其端矣宋儒之解中庸大學者朱志有胡瑗中  
庸義一卷一齋書目有司馬溫公中庸廣義一卷大學廣  
義一卷皆在程朱之先蓋其書特粹精前儒固有識之者  
至程朱益加尊信始暢發其義別出而表章之爾禮記正  
義引鄭目錄云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  
之義朱子亦依鄭說爲子思作獨謂大學作於曾子於古  
無徵章句云蓋曾子述之亦疑而未定之辭也楊齋漫錄  
謂大學決  
是子思所作  
亦非說無據

禮記釋注三續錄

曲禮是以君子撝節退讓以明禮 正義君子有德有爵  
之通稱引王肅曰君上位子下民案分釋君子始此  
客不虛口注虛口謂醕也 案釋文醕漱口也以酒曰醕  
以水曰漱正義引音義隱曰醕飯畢蕩口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注側猶特也 案衛氏集說引廬陵胡  
氏曰漢王嘉傳喜魏徐奕傳皆云楚有子玉文公爲之  
側席鄭訓側爲特古人設席相對有憂則無暇接人故  
特席也陳雲莊謂偏設之非也烏有席而可以斜布者  
乎

禮記釋義

卷一

義

水潦降不厭魚鼈注不饒多也 案正義曰水潦降魚鼈  
豐足不饒益其多孔疏甚明謂時雨既多且盛夏蛇虫  
雜居故多不以厭也陳雲莊謂水潤非也  
去國三世注三世自祖至孫 案釋文引盧植注世歲也  
萬物以歲爲世王肅注同盧君之義如孟子所云去三  
年不反也與鄭義別  
庶人之摯匹注說者以匹爲鴛 說已見前案太平御覽  
引成伯璵禮記外傳工商執雞庶人執鴛亦依班鄭之  
說

檀弓心喪三年注戚容如父而無服也 案通典引王儉



喪服記心制終二十七月孟子言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正終心喪之制

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注君靈公也 案通典引盧君注君衛靈公也無諱則當書名故易其名也盧鄭義同公孫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注公孫若匠師方小般若之族多技巧者 案正義謂公輸若之族人公輸般鄭以爲二人劉端臨疑若卽般之字恐非

月令首種不入鄭注首種謂稷 正義曰考靈耀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則百穀之內稷先種釋文引蔡離云宿麥舊唐書引蔡離云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

爲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與鄭說異

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注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猶動靜 案蔡離云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也蔡義甚精陳雲莊謂房室之事褻瀆天威亦本中郎之說

命太尉黃桀俊注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 案疏引中候

握河紀云舜爲太尉此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也漢書百官表此太尉秦官是也御覽引蔡邕云太尉卿官與鄭不同

荔挺出注荔挺馬銼也 案蔡邕章句云荔似挺呂覽高注云荔草挺出皆與鄭異易緯通卦驗曰荔挺不出逸周書時訓解曰荔挺不生卿士專權並以荔挺連文鄭君與古籍合蔡高失之

曾子問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注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又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

正義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鄭不見家語故云未知何公晏案王肅私造家語因鄭公不知何公故僞撰孝公以實之孔疏引以爲證得毋受授人之欺乎

文王世子世子之記曰注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 正義又記尋常世子之法朱子移此節於篇首案首言文王世子是聖人之禮末言世子常行之禮使後人可跂及之記禮者節次分析似不必移

禮運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注皆有滑甘是謂六和 案五經算術引作還相爲滑鄭君言皆有滑甘疑漢時原本作滑此作質字因下文相爲質而誤



其居人也曰養注養當爲義字之誤 正義聖證論王肅  
以下云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鄭必破爲義者  
以上言義之脩下言陳義以種也案王肅專違鄭義其  
說不足據冲遠引之非也

禮器曾子曰周禮其猶醪與注合錢飲酒爲醪王居明堂  
之禮仲秋乃命國醪 案說文醪會飲酒也正義引王  
肅禮作遽注云曾子以爲使六尺旅醵不三獻猶遽而  
略子雍肌改記文不可从也

郊特牲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注齊謂共牢而  
食同尊卑也齊或爲醪 案列女傳貞順傳蔡人之妻  
禮記釋注續 卷四

曰壹與之醪終身不改是本或爲醪也衛氏集說引齊  
橫渠曰以義禮言婦死不當再娶夫死不當再嫁男子  
正爲無祭祀承祭祀之重猶可再娶婦人則雖至寡餓  
而死不可也介甫直謂婦人可再嫁豈有此理附葬唯  
以首娶繼室別在一所乃安張子此義甚精介甫謬戾  
不足道也

內則舅姑使冢婦母忘不友無禮於介婦注冢婦無禮冢  
婦不友之也 案項平甫曰言舅姑若使冢婦毋得以  
尊自怠而凌辱冢婦也忘也不友也無禮也皆當以母  
字統之朱子曰或疑當友爲故陳氏集說引石梁王氏

說同當依項說爲允與鄭義相發明也

溫注以和諸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溫涼也紀宮之園  
名諸爲溫 案鄭以諸爲溫溫與涼一也卽後文梅諸  
之類鄭又以漿爲酢載廣雅醇漿也酢卽味之酸者明  
齊王氏謂涼从水旁卽冰水也今北人飲冰梅湯風俗  
猶然

羞糗餌粉醢注糗糗熬穀以爲粉餌與糗此說似脫周禮  
羞籩之實糗餌粉資 正義引周禮鄭注曰合蒸曰餌  
餅之曰資此二物皆粉稻黍米爲之案粉資卽今所食  
餅也宋子京九日詩糗糗花飲關公曹謂題餅也

禮記釋注續 卷四  
不食雛醢注雛醢伏乳者 案雛醢謂醢中之卵故鄭云  
伏乳陸佃謂醢之雛者非也雛醢乃食之美者昔人  
所云沙水馬蹄醢也惟醢卵則不可食

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注奔或作街 案說文街行且賣也  
或作街廣雅街賣也買妾已見曲禮古人亦有買賣爲  
妾之事

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鄭注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  
月盡建未月也 案鄭依周正衛氏集說引延平周氏  
曰自建寅之月至建酉之月依夏正說與鄭不同當从  
鄭義



釋注釋之言蔽也凡釋以韋爲之必象裳也 案成伯璵外傳曰古者釋韋用皮今用絲以代之故其字从絲也方言曰蔽膝江淮之間謂之韋或謂之被自關東西謂之蔽膝被或从絲作紱

喪服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注嫌服男子當杖竹也記又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潛邱劄記喪服注或問唐開元禮云庶母父妾之有子者始爲之總此子字男耶女耶答曰開元禮不可知

禮記釋注續

卷四

若今律文與此同者則指男而非女矣子即齊衰杖期條之嫡子眾子斬衰三年條之所生子之子也或曰安知其非女女無杖此有杖故知指男子也劄記卷五答石企齋書晨興檢喪服小記獨脫落士妾有子而爲之總一張僕嘗笑人不好學不好問豈容自犯之耶昨云單子字未必指女以禮記儀禮皆稱女子子或女子也但曲禮子於父母則自名也豈無女子在內喪服子嫁反在父之室非女子耶尋玩鄭注兼男女解亦未爲不可晏案開元禮即本小記文閻氏云不可知及復檢注疏已自知其說之疏矣子字既兼男女說而潛邱先生

曰女無杖尤爲疎謬喪大說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疏引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子在室者記又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注婦人皆杖謂之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夫女子之杖著於記文甚明謂之女無杖可乎閻氏之誤由誤讀喪服傳文儀禮喪服傳曰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賈公彥疏曰此庶童子非直不杖以其未冠首加免而已當室童子及成人皆杖唯此庶童子不杖問喪云童子惟當室總總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此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正杖喪服小記鄭注云

禮記釋注續

卷四

子一人杖謂長女也是其童女爲喪主則亦杖矣雷氏以爲此喪服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禮記諸文說婦人杖者甚眾何言無杖也喪服小記孔疏云鄭以婦人不杖唯謂童子婦人賀循等以爲婦人不杖者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唯姑在爲夫杖鄭以爲童子婦人乃不杖若其成人出嫁婦人爲主者皆杖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若婦女之杖具見於經鄭君賈孔之說極爲分明故備錄之以吾鄉潛邱之學既博且精而猶未免於疎舛甚矣禮經之難言也 石企齋名華岱字子鳳亦吾鄉人與潛邱先生



同受業斯茶坡之門

又劉記答企齋云前承下問昏

禮用雁勿勿對未悉今考之不獨親迎爲然納采問名

納吉請期親迎凡五禮皆用雁昏禮無問尊卑皆以雁

爲摯者鄭康成云取其順陰陽往來者雁木落南翔冰

泮北徂夫爲陽婦爲陰今用雁者亦取婦人從夫之義

無取不再偶之義謹覆案潛耶引鄭注本儀禮士昏禮

注文白虎通嫁娶篇用雁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

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士昏禮經

作鴈說文鴈鵠也从鳥从人厂聲與鴻雁之从佳者字

別禮記昏義奠鴈衛提集說汲古閣注疏本皆作鴈今

俗刻本作雁非也鴈正是鵠今北人昏禮皆用鵠沿古

俗也古者鴈亦謂之鵠爾雅釋鳥舒鴈鵠是也李巡曰

野曰鴈家曰鵠方言鴈自關而東謂之鵠鵠南楚之外

謂之鵠廣雅鵠鵠倉鵠鴈也內則舒鴈翠鄭注舒鴈鵠

也王制庶人冬薦稻稻以鴈王氏念孫曰此鴈謂鵠非

謂鴻雁也卵魚豚鴈皆民家所常畜故庶人薦之此說

是也閻先生取鄭注文愚特證明鴈之爲鵠因潛耶之

說而增著之

學記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注操縵雜弄 案雜弄所以調

弦今人安琴弦者必先雜弄其聲隔別調之以定其音

鄭義甚精吳氏纂言引鍾師磬師掌縵樂非也

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注當猶主也 案正義曰

五官金木水火土之官也戴岷隱曰學何有於五官然

視聽言貌思非學則不得其正戴學甚允孟子言心之

官則思心爲主也五官正分屬五行與孔疏義相成也

樂記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注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

案正義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又引鄭易

注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二注不同衛氏集說引應氏

曰方猶道也物事也此說近之

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注五色五行也 正義引崔氏曰

五色五行之音也謂宮商角徵羽之聲案角音木色青

徵音火色赤宮音土色黃商音金色白羽音水色黑鄭

義甚精近人駁鄭君說謂五行與樂無涉失之

奮疾而不拔注奮疾謂舞者也 案正義曰拔疾也謂舞

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太速也史記注引王肅曰舞雖奮

疾而不失節若樹木得疾風而不拔子雍以樹譬喻其

說殊巧當依鄭孔之義

祭義如欲色然注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 案正義引

王肅解云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廣源輔氏依王說

陸氏佃謂如欲色然大學所謂如好好色誠之謂也陸



說得之與鄭義相發明也

經解易之失賊注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 高安朱氏賦曰賊如論語其蔽也賊之賊言吉凶消息變化無方執之則反害矣晏案論語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學易者信術數而違正道有害於理是賊之失也

坊記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於亡已 案鄭以爵爲爵祿毛詩傳爵祿不以相讓此鄭君所本也陳雲莊集說云爵酒器也引嚴氏云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非也當依鄭說

禮記集注

卷四

案

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尙書今亡 潛邱先生曰疏引康成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書音義亦據鄭注明確至此晏案書疏引鄭元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 中庸二字有誤當竹書紀年周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鄭君去古未遠必有據依林之奇據僞孔傳君陳臣名以駁鄭注失之

中庸天命之謂性注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本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

案朱子文集答呂伯恭曰近日看中庸古注極有好处

如說篇首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懇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開得這口朱子推崇鄭學如此今日專務章句撥棄鄭注非朱子之意也朱子章句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兼取鄭君之義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注曲猶小小之事也 案衛湜集說引晉陵錢氏曰謂行事之委曲若曲禮之類吳草廬纂言曰曲禮禮之細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曲禮者威儀之謂中庸致曲同此義

禮記集注

卷四

案

動乎四體注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 案鄭以四體連上著龜說初學記引三禮圖曰龜以上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蓋古龜經之文衛氏集說引蓋田呂氏曰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與朱子義同奔喪鄭目錄曰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之禮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 案投壺鄭目錄曰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



篇晏謂奔喪投壺皆禮之正篇鄭君之說明甚非記文也自吳丈正公始升附於經實爲不刊之典

爲行適弗達世上弗援下弗推讓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爲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得不忘百姓之病也注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葉夢得曰適弗達世天也比黨危之者人也起居雖危竟信其志天與人莫之奪也晏案惻隱乃身民胞物與如此方爲純儒三復記文爲之惻然久之陸宣公實謫忠州猶輯醫方寓救世之心亦此意也

禮記集注

卷四

學

毀方而瓦合注合去已之大圭角與眾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 呂與叔曰陶者之爲瓦必圓而割分之分之則瓦合之則圓義取諸此案今燒窯爲瓦必先合爲圓而後析分其半民俗猶然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注止謂自處也得謂事之宜也 案正義曰既知止於至善而後心能有定不有差貳也心定無欲故能靜不躁求也靜故情性安和也情既安和能思慮於事也既能思慮然後於事得宜也若於事得宜而天下萬物

有本有末經營百事有終有始也知所先後者如此則天下百物萬物皆識知其先後若能行此諸事則附近於大道矣孔疏發明鄭義甚精周子謂無欲故靜沖遠已先言之矣宋董氏槐葉氏夢鼎王氏相以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黃氏日抄云董丞相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錯簡之釐正未盡者不特別補車氏清臣方氏正學皆从之文義至爲通曉高氏攀龍遺書曰大學原是一章書涇陽顧氏憲成謂大學原不分經傳董葉諸君子表章格物章最爲有見近胡氏渭大學翼真又移聽訟一節

禮記集注

卷四

學

此謂知之至也於則近道矣之下合爲傳之四章胡氏僅移此章餘悉依朱子本而不用補傳又案高忠憲曰窮至事物之理乃知本耳窮究到極處卽本之所在卽至善之所在其義甚明胡肅明又謂知本爲知止之義亦凡改不可从



禮記釋注四續錄

檀弓是以爲恭世子也鄭注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 陳雲莊集說云申生陷父於不義不得爲孝但得諡恭而已依用鄭說非也惟吳文正公之說得之纂言曰申生之事父也有承順無違逆孝子之事親一如仁人之事天豈敢私有其身而避禍逃死哉故張子訂頑亦嘉申生之無所逃而待烹也世之議者咎申生不合不去而陷父於不義縱去父必殺之而後奚齊可立豈一去而能免陷父於不義乎去則有背棄君父以逃死之罪而陷父不義之罪自若也申生固云棄父之命惡用子矣又云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申生之自處可謂得子道之正未容輕議也設使申生出奔獻公必謂其結援鄰國以圖他日納已也非如鄭之使盜殺子臧必如晉之以幣錮樂盈至此則負不孝之罪大矣但一出奔卽是彰父之惡不待其身被殺而後爲陷父於惡也草廬此言深明孝子之心事有功於世教大矣故備錄之長樂陳氏曰孝子之事親有言以明已申生可以言而不言此乃孝子事親之常法申生之所遇則非常也豈言之所能明者哉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皆賢者過之之事屈原過於忠忠而過者也申生過於

孝孝而過者也其行雖未合乎中庸其心則純乎天理之公略無人欲之私申生但知順父之爲孝屈原但知憂國之爲忠而一生之死生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萬充宗春秋隨筆曰獻公以申生爲世子而又殺世子聽讒之過也然則申生無過乎申生之爲申生也生我者君父立我者君父殺我者君父我知爲子而已奚過焉此論爲不刊矣

又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鄭注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案鄭君以亡爲亡去陳氏集說引應氏曰國亡而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亡應氏說與長樂陳氏同陳用之

禮記釋注續

禮書云社稷亡則與亡爲人臣殫忠致命而已吳文正駁之云亡謂去其位也草廬亦本鄭君之說

又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鄭注徒謂客之旅陳雲莊集說其徒門弟子也案下文反哭于爾次鄭注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又曾子北面而弔正義曰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亦在東門北面謂同國之賓既從賓禮故鄭以爲客之旅必非門弟子也雲莊失之

又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盡問焉鄭注太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 正義



曰此太宰詔與吳太宰同名號同而人異也陳氏集說曰是時吳亦有太宰詔衛氏集說引鄒陽洪氏曰詔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使太宰詔問之臨川吳氏謂洪氏正千載之謬遂於纂言兩易二人之名而石梁王氏之疑可釋矣陳雲莊每引石梁之說至為庸陋雲莊淺學多取其說失之

又知悼子卒鄭注知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陳氏集說曰知悼子晉大夫名魯案魯是晉武子非悼子也左傳文明白可據陳氏不學紕繆至此

又晉獻子子成室鄭注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正義曰春秋外傳曰斲其椽而葬之張老諫之是也衛氏集說引廬陵胡氏曰謂晉君賀其成室恐非也恐趙武諡獻文爾當考案經傳趙武並無獻文之證廬陵凡說無據當依鄭君之注

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也鄭注題上事陳氏集說引石梁王氏曰文王之為世子也一句案此句以結上文如樂記子貢問樂同此文法王氏以為衍文甚謬凡石梁之說至為淺陋而雲莊多引之何也

喪大記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鄭注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

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案鄭君明於九章算法故為此注陳氏集說云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刪去一升二字於文為不辭於算為無據雲莊之紕繆若此

冠義見於母母拜之正義曰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案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奠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

陳氏集說曰母之拜子先儒疑焉疏以為脯自廟中來故拜受非拜子也呂氏以為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以申斯須之敬方氏從疏義皆非也此因成人而

與為禮一句似乎凡冠者皆然故啓讀者之疑惟石梁王氏云記者不知此禮為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為正體故禮之異於眾子也案儀禮士冠禮冠者奠解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子子拜送母又拜鄭注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挾拜挾並也為童子時子拜母而已冠者成人成人則丈夫故與為禮也疑此記者考之儀禮經文則渙然冰釋矣石梁承祖之說尤凡造無據



# 禮記鄭讀攷

## 禮記鄭讀攷自序

或譏鄭司農注禮記多改字而妄甚哉其誣也壽祺曰禮記本出孔壁及河閒獻王所得皆古文也其後禮家授受變爲今文則文字固不能無少譌異矣漢儒傳禮記四十九篇有小戴氏有慶氏而大戴氏傳記八十五篇亦閒與小戴相出入劉向別錄有禮記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當卽小戴之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以爲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者謂禮記不得專稱禮與禮十七篇之名相紊也自后蒼戴聖慶普洎橋仁曹褒馬融盧植諸家之本師承各出傳寫曰

## 禮記鄭讀攷

### 自序

繁異同泰差豈一而已鄭注所引或作某或爲某者是也鄭所改讀略有四例有承受經師者有援據別本者有稍合經典以訂之者有輒下己意審覈聲音訓詁以定之者前三例居十之八九後一例纔十之一二耳後漢書盧植傳植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糺繆敢率愚淺爲之解詁然則禮記傳至漢末糺繆固多非宏達大儒孰能正之鄭依盧馬之本爲注注檀弓子顯引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韞然則鄭君改讀多從子幹所考之舊安可非哉或問曰鄭於儀禮



詳別古文今文周禮詳別故書或字及杜子春鄭司農讀論語詳別齊魯古讀然毛詩箋禮記注改讀之文不盡著所本何也答曰儀禮周禮之古文故書時益漸就淪亡故載之注中以存舊聞論語自張侯論出三家遂微惟包周章句列於學官故並考齊古以綴遺緒詩則魯齊韓並列學官家有其書故箋毛異讀兼采三家不必盡徵所出也禮記雖未立學官而戴慶橋曹諸儒舊本傳授甚衆具在禮家觀慶氏禮至晉猶存賀瑒世傳其業則曹褒所傳禮記可知也橋仁著禮記章句教授千餘人則橋君學之盛可知也後漢景鸞蔡邕並爲月

禮記鄭讀攷

自序

二

令章句則治禮記者之多自名家可知也故鄭注所參取諸家亦不必盡徵所出也然考檀弓其慎也注曰慎當爲引禮家讀然今也衡縫注曰今禮制衡讀爲橫王藻續綴注曰綴當作蕤明堂位喪大記之綴注皆曰當爲綴讀如冠蕤之蕤周禮夏采注曰士冠禮及玉藻冠綴之字故書亦多作綴者今禮家定作蕤是則鄭氏討論舊本依據禮家之明驗推是而求思過半矣其它旁徵經傳左右采獲皆瞭然眉列無復可疑此鄭君所以網羅斟酌至精卓然爲議禮之宗也而一孔之士乃以鄭好改字動相訾訾所謂是末師而非往古亡從善服

義之公心豈不誣哉豈不誣哉余因專舉鄭注異讀博稽文字證明本源爲禮記鄭讀攷俾流俗不得妄施其謗焉亦欲扶師法正經術絕寡陋存道真云爾福州陳壽祺自序

禮記鄭讀攷

自序

三







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篇云此於別錄屬樂記則三篇皆別錄所有安得以爲馬融所增乎攷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小戴之弟子漢書儒林傳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是月令三篇實季卿所加故別其書曰橋君學後人以其學傳自小戴故竝此所益三篇亦稱爲小戴禮耳禮家自后氏後有大小戴慶氏之學大戴又有徐氏小戴又有橋楊氏之學師承既已各出文字不無譌異盧侍中言少從通儒馬融受古學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爲解詁二十卷以考禮記失得今馬扶風古學禮記鄭讀攷

後序

三

既不傳而盧侍中所考異同亦無可見然鄭君與侍中俱事扶風所注禮記二十卷卽依盧馬之本是其改讀多從侍中所訂定者閒有參取別本亦皆依援禮家討論舊說固非無徵不信之言則謂鄭學存卽馬與盧之學存焉可也武進臧庸援舊唐書元行沖傳言小戴之禮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爲說解代不傳習疑盧子幹禮記不與康成本同曲禮正義謂鄭附盧馬之本而爲之注恐未必然不知元行沖所云二十九篇二字乃四之誤禮記四十九篇而解詁祇二十卷故云分合四十九篇而爲說解非盧鄭一家之本有不同也家大人

禮記鄭讀攷

後序

四

撰禮記鄭讀攷謂鄭所改讀略有四例有承受經師者有援據別本者有稽合經典以訂之者有審覈音訓以定之者每病俗學謏陋不知大儒宏達之指妄相訾議因專舉鄭注異讀欲爲博稽文字疏通而證明之以喬樅喜治三禮之學遂舉以相授俾卒業焉喬樅謹述所聞尋鄭君改讀之例悉心搜討旁徵博引証明本源凡得四百五十條都爲六卷竊以三禮之學周禮則有金壇段懋堂大令漢讀攷於漢儒注經發疑正讀灼然如晦之見明其儀禮漢讀攷段氏僅成士冠禮一篇餘十六篇未成喬樅鄉嘗從事禮經思欲踵爲之稍稍就緒禮記鄭讀攷

爾昔

道光十有二年歲在壬辰孟夏之月男喬樅謹敘



禮記鄭讀攷目錄

卷之一

曲禮上第一

曲禮下第二

檀弓上第三

檀弓下第四

王制第五

卷之二

月令第六

曾子問第七

禮記鄭讀攷

目錄

文王世子第八

禮運第九

禮器第十

卷之三

郊特牲第十一

內則第十二

玉藻第十三

卷之四

明堂位第十四

喪服小記第十五

大傳第十六

少儀第十七

學記第十八

樂記第十九

雜記上第二十

雜記下第二十一

卷之五

喪大記第二十二

祭法第二十三

祭義第二十四

禮記鄭讀攷

目錄

祭統第二十五

經解第二十六

哀公問第二十七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坊記第三十

中庸第三十一

卷之六

表記第三十二

緇衣第三十三



奔喪第三十四

問喪第三十五

服問第三十六

閒傳第三十七

三年問第三十八

深衣第三十九

投壺第四十

儒行第四十一

大學第四十二

冠義第四十三

禮記鄭讀攷

目錄

三

昏義第四十四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射義第四十六

燕義第四十七

聘義第四十八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禮記鄭讀攷卷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樞述

曲禮上第一

官學事師非禮不親。注云學或爲御

案鄭氏禮記注引出本經異文及所改經字凡言或爲某者禮記他本也凡言讀爲某當爲某者皆據經典以定之也

喬樞謹案說文教覺悟也从教口門尙矇也曰聲學篆文教省據此知教卽古文學字學記論教學相長引兌命曰學學半廣雅釋詁曰學教也教語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也釋名釋言語曰御語也左氏春秋桓十四年鄭伯使其語來盟穀梁作禦莊子漁父篇甚矣子之難語也釋文云本亦作悟是學悟語御訓義並得展轉相通御字蓋語之假借文王世子篇凡語於郊者鄭注以爲語於郊學古者語於郊學皆有行禮之事故云非禮不親也詳見禮堂經說

勿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

案士昏禮視諸衿聲注曰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

喬樞謹案詩小雅鹿鳴視民不忮笑云視古示字



也孔冲遠詩正義云古文以目視物與以物示人同作視字賈洛州儀禮士昏禮疏說同攷說文見部視瞻也从見示聲眡古文視眡亦古字視示部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上古文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段氏玉裁注云許書當本作所以視人也示視古音同部以叠韵爲訓喬樅謂視古文眡眡二形知古者瞻視字作眡眡而以視爲視人字周禮視並作眡可證也漢書猶多以視爲示視人者使人見之故字从見其作示者俗所誤行耳

禮記鄭讀攷

卷一

拾級聚足。注云拾當爲涉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匡謬正俗云此言升階歷級每一級則並足然後更登拾者猶言一一拾取而鄭注讀拾爲涉近乎穿鑿顏說非也惠氏棟禮記古義云周書嘗麥解曰王涉階故鄭讀從之洪頤煊讀書脞錄云內則不涉不擻鄭注擻揭衣也正義言於尊所不因涉水不敢揭衣案不涉不擻謂不涉階則不揭衣正義失之惠洪兩說是也攷說文涉徒行瀦水也瀦或礫字各本作瀦誤礫履石渡水也涉水者必兩足相隨躡之母敢越歷防失墜也涉階者亦前足

躡一等後足從之併不得相過重蹉跌也涉階之義蓋從涉水而引申之涉古音在第八部拾古音在第七部二部相近故涉字聲誤而爲拾也一曰涉卽陟之假借說文陟登也从自步自下云陟古文段氏注云上象系高下象可拾級而上又陟下注云尔疋釋詁陟陞也毛詩傳陟升也升者登之假借禮喪服注曰登今文禮皆爲升俗誤已行久矣據鄭注則古文禮皆作登也陟从自步謂緣自而步也自有層次可尋是謂會意

以箕自擲而扱之。注云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喬樅謹案扱說文云收也从手及聲是扱本有收義而鄭君必讀曰吸者以扱字古通插禮問喪扱上衽謂插衣於帶是也又訓爲引儀禮士冠禮婦拜扱地謂引手至地是也故於此扱字讀從吸此鄭君審覈聲音訓詁以定之者也說文吸內息也从口及聲引伸之爲凡吸取物之義素問離合真邪論吸則內鍼注云吸謂氣入是也凡氣之出入嘘則散吸則斂吸訓內息是有欬取之義故陸德明釋文云吸欬也衆經音義四吸古文欬斂二形欬亦斂也義見後漢書張衡傳注鄭意亦承上文



言勿使其塵全起及於長者之前故云謂收奠時也孔氏正義謂以其穢物少吸然則盡不得爲一扱再扱故讀從吸義尙未瞭

席閒函丈○注云丈或爲杖

喬樅謹案釋文云丈如字丈尺之丈王肅作杖正義據文王世子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閒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故鄭云容丈謂所布兩席相去使容一丈之地足以指畫也王肅以爲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容杖也是王肅從禮記或本杖之制長短未詳儀禮喪服傳

禮詩鄭讀攷

卷一

四

曰杖各齊其心此喪杖也禮記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齒杖也周禮攷工記廬人爲廬器及長壽有四尺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說文云爰以杖殊人也禮爰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虎賁以先驅方言云凡矛柄謂之矜矜謂之杖此兵杖也喪杖最短兵杖最長而齒杖酌乎二者之中當必以丈爲度故字从木丈聲說文云丈十尺也从又持十又云夫丈夫也周制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則杖之从丈蓋亦以八尺爲率取人身

之長以爲節也續漢書禮儀志云孟秋之月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九字今本脫去據太平御覽引補端以鳩鳥爲飾王

欽髮母髻○注云髻或作肄

案周禮夏官小子羊肆注肆讀爲髻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五

从也聲又云髮髻也从髟皮聲詩君子偕老篇不肩髻也周禮追師注引作不肩髻也此三家詩之異文是髻髻字同左傳哀十七年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髻注云髻髮也是髻髮義同髻者髻髮之稱髻或作肄者肄餘也髮之餘者必垂故鄭君釋母髻謂勿垂餘如髮也古者肄肆字多通假周禮小宗伯肆儀爲位注云故書肆爲肆杜子春讀肆當爲肆儀禮聘禮記侯于郊爲肆注云古文肆爲肆可証也鄭注周官讀羊肆爲羊髻髻者髻之假借士喪禮其實特豚四髻去



蹄注云今文鬻爲剔剔字乃剔之省文剔說文云鬻髮也鬻本鬻髮所爲髮也故古卽假鬻爲剔字跪而遷履○注云遷或爲還

喬樅謹案遷旋也旋轉也遷亦旋轉之意國語吳語彼近其國有遷注云遷轉退也文選西京賦遷延邪睨薛綜注云遷延退旋也是其義已少儀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履問曰之蚤莫雖請退可也釋文云還音旋正義云還轉也謂君子自轉履也尊者脫履於戶內是履恒在側故得自還轉之然則君子之還履爲將納履也此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六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禮畢而退爲長者所送不得退於隱辟而著屨故於階側轉屨使稍進前而納之也共飯不擇手○注云澤或爲擇

喬樅謹案澤擇音同義通故得假借用之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是澤本有擇義鄭不從或本者以澤訓澤宜從澤爲正或本乃假擇爲澤字耳少儀曰運笏澤劍首注云運澤謂玩弄也玩弄亦摩莎之意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注云與或爲予

喬樅謹案與予古以同音通用詩干旄何以予之論衡率性篇作何以與之采菽何錫予之白虎通攷黜篇作何錫與之皇矣此維與宅漢書郊祀志下及谷永傳引詩與並作予左氏定十年傳朱其尾鬣以與之五行志下之上引亦作予論語顏淵篇君孰與足各永傳作君孰予足皆其証也

前有士師○注云士或爲仕

喬樅謹案士仕聲同仕卽士之通假隸釋載馬江碑仕喪儀宗帝堯碑魚師衛仕皆假仕爲士字周禮地官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云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七

士讀爲仕此又假士爲仕字也

急繕其怒○注云繕讀曰勁

喬樅謹案周禮夏官繕人注云繕之言勁也善也賈疏云以其所掌弓弩有堅勁而善是繕本有勁義此言急繕其怒當取急疾堅勁爲義故讀繕曰勁勁字宜訓爲強正義云急堅也勁利也其義未協素問腹中論曰其氣急疾堅勁足証急繕卽急勁古有此語也

交遊之讎不同國○注云交遊或爲朋友

喬樅謹案交遊卽指朋友周禮地官調人云從父



兄弟之讎不同國又云王友之讎視從父兄弟是爲朋友有報讎之義與此朋友之讎不同國合但父母存則不許友以死耳

筴爲筮○注云筴或爲筮

喬樅謹案筴與筮義通月令太史公龜筴注云筴著也是已筴又與莢字通少儀莢筮注云莢著也是已正義曰謂著爲筴者筴以謀筴爲義言用此物以謀於前事也國語晉語決之以卜筮乃公子親筴之注並云著爲筴此從禮記或本也  
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注云踐讀曰善聲之誤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八

喬樅謹案踐善音近古得假借用之毛詩東門之栗有踐家室韓詩作靖云靖善也言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是以聲近假借也釋文云踐依注音善王如字云履也正義引王肅云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踐履也義與鄭異  
左右攘辟○注云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

喬樅謹案說文攘攘也攘推也段氏注云古推讓字如此故曲禮注曰攘古讓字許云讓者相責讓攘者推也此從古也漢書禮樂志盛揖攘之容執文志堯之克攘司馬遷傳小子何敢多攘皆用古

字凡退讓用此字引申之使人退讓亦用此字如攘寇攘夷狄是也

大夫士必自御之○注云御當作訝訝迎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訝也世人亂之

喬樅謹案儀禮士昏禮媵御沃盥交注云御當爲訝訝迎也讀與此同迎訝字惟周禮文作訝他經皆作御說文訝相迎也周禮曰諸侯有卿訝也从言牙聲段氏注曰此秋官掌訝職文也詩百兩御之毛曰御迎也以御田祖箋云御迎也書予御績乃命于天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御衡不迷某氏皆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九

訓迎則皆訝之同音假借衛包於尚書改御爲迓徐鉉遂於說文增迓字云迓或從走按迓俗字在許後衛包無識用以改經不必增也

立視五嶠○注云嶠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嶠或爲紫

喬樅謹案說文云嶠周燕也从佳山象其冠也同聲一曰蜀王望帝化爲子嶠鳥故蜀人聞子嶠鳴皆起曰是望帝也子嶠即子規杜鵑鳥也嶠規聲相近故古人假嶠爲規字釋文云車輪轉一周爲嶠一周丈九尺八寸也正義說同集韻十二齊云車輪轉一周爲嶠通作嶠嶠字見玉篇車部嶠蓋



卽幬之消借爲或爲紫者亦以聲相近紫音汝垂切見集韻五支又越嵩之嵩或音息委切紫垂之紫或音如紫切古音同在十六部又紫字从心紫音才桑才規二切聲與嵩同故得通假川之紫陸氏釋文本作紫云紫本又作紫紫紫皆卽紫之俗體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十

曲禮下第二

大夫則綏之。○注云綏讀曰安安之謂下於心

喬樅謹案古安字多作綏漢人文字尙然儀禮士相見安而後傳言注云古文安爲綏漢書燕刺王旦傳北方以安注云安古綏字是其証也檀弓退然如不勝衣注云退或爲安是安與退同義春秋傳交綏謂兩退是綏亦有退義退猶下也下文國君綏視注讀綏爲安與此義同疏引庾氏曰安類下之貌蓋執器以心爲平故安之謂奉下於心視瞻以面爲平故安視謂視下於面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十一

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云世或爲太

喬樅謹案世太古相通用故太子亦稱世子太字古與大同左傳昭七年宋樂大心公羊昭二十五傳作世心左傳文十三年太室屋壞公羊傳作世室皆其類也

某有負薪之憂。○注云憂或爲疾

喬樅謹案憂疾義同似韻憂通作憂楚詞抽思曰傷余心之惓惓王逸注云惓病貌孟子公孫丑下有采薪之憂趙岐注云憂病也釋文爲疾如字本又作疾音救疾亦病也憂疾聲相近臧琳經義雜



記云注憂或爲疾依釋文當作憂或爲疾疾字作疾因形近致譌也

苞履扱衽○注云苞或爲菲

案儀禮喪服杖齊衰章云疏屨者薦蒯之菲也

喬樅謹案注云苞薦也齊衰蒯之菲也則苞乃薦之同音假借儀禮既夕記木鐻注云古文鐻爲苞亦以聲近假苞爲鐻字也苞屨者以薦蒯之菲爲屨故或本卽作菲屨禮喪履斬衰用菅杖齊衰用苞不杖齊衰用麻大功用繩小功以下吉屨無絢此其別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一

鞮屨素綬○注云綬或爲幕

喬樅謹案儀禮既夕禮主人乘惡車白狗幣注云古文幣爲幕與幕通說文幕覆也廣雅幕覆也然則知禮記或本作幕者乃古文假借字也釋文云綬本又作幘白狗皮覆笄也詩大雅鄘韞淺幘毛傳云幘覆式也周官巾車木車大禡之類字又作禡注皆云覆笄也是字異而義並同胡承珙曰鄭注禮經以今文幣爲正字古文幕爲借字戴記亦今文故玉藻君羔裘虎值之類皆作幣幕乃幘字爲覆幘之通稱古文借幕爲幣猶幘爲蓋幘之

通稱毛詩亦借幘爲幣耳

不蚤鬻○注云蚤讀爲爪

喬樅謹案儀禮士喪禮蚤揃如他日注云蚤讀爲爪與此義同士虞禮沐浴櫛搔剪注云搔剪或爲蚤揃攷說文又手足甲也爪覆手也蚤鬻人跳蟲也段氏注曰蚤爪古今字古作又今作爪禮經假借作蚤鄭注云蚤讀爲爪讀爲者易其字也不易爲又而易爲爪於此可見漢人固以爪爲手足甲之字矣釋名曰爪紹也筋極爲爪紹續指端也亦不作蚤胡承珙曰小雅祈父云予王之爪牙荀子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云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皆作爪不作又又鄭注考工記欲其蚤之正也云蚤當爲爪說文獮下引逸周書獮有爪而不敢以獮今周書周祝解作蚤許所見本正作爪則古人以爪爲手足甲之字其來久矣

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云觀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

喬樅謹案說文余語之舒也予推予也余予字異義異而古得通用者攷余正釋詁余身也舍人注云余謙卑之身也孫炎注云余舒遲之身也余字



訓身身字訓我故古文卽以余爲我後人因余予聲近又借予爲余字故余疋釋詁余予並訓我則二字通用周時已然矣段氏玉裁曰曲禮此條經注唐石經以下不誤注余一人今本觀禮作予一人今本觀禮誤耳禮十七篇有古文今文注多互見亦有不互見者如余予是也小戴皆今文如士喪禮云今文赴作訃而禮記多作訃既夕禮云今文寔爲封而禮記多作封士虞少牢特牲禮云古文醕皆作酌而禮記皆作酌是可知小戴多用十七篇今文之字故觀禮作余小戴作予亦猶是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古

小戴曲禮又曰天子未除喪曰予一人玉藻又曰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併此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三見皆作予惟曲禮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獨作余蓋唐人轉寫之誤猶之觀禮之余自唐石經以下無不誤爲予也曲禮此條音義及正義皆經注予余互譌孔氏於玉藻疏云古稱予今稱余尤爲顛倒凡鄭言古今字非如說文解字謂古文籀篆之別謂古今所用字不同如古人作衙後代作橫古人作鄉後人作向是也周禮蓋用余字故禮經古文用余左邱明述春秋亦用余

詩書則會萃衆篇而成多用予論語孟子用予春秋時名予字子我知春秋時用予而左氏特爲好古鄭意余爲古字予爲今字非可以互易之也云余予古今字則上字古下字今易之是無文理矣曲禮經作予注作余者今本所同而合乎鄭本者也若經作余注作予者雖出釋文正義而非鄭氏之本然也張敦仁撫本禮記攷異謂此條撫本注作予爲是而經文之予當改爲余石經不譌也而譌之其所說一一似是而非且使漢本觀禮之存於注者遂致失傳尤謬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古

眡於鬼神○注云眡或爲祗

喬樅謹案眡祗一聲之轉眡與振聲同玉藻振絺綌注云振讀爲眡論語云當暑眡絺綌字正作眡可証也內則祗見孺子注云祗或作振振與祗相通假故眡亦得與祗相通假張揖埤蒼引禮記作眡于鬼神云眡告也玉篇耳部云眡亦作眡眡與祗眡與眡聲並相近

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

喬樅謹案據儀禮大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知是者今文正字氏者古文假借字也惠氏棟曰漢



書云迨父後有非子元孫氏爲莊公顏監曰氏與是同韓勅修孔廟後碑以於氏爲於是漢末有是儀亦作氏陳承祚撰魏志以爲孔文舉改氏爲是殊不知營陵是姓順帝前已見於碑見洪适何至漢季始改氏爲是乎當時以氏是兩字本通故或稱氏或稱是非有異義也

國君綏視○注云綏讀曰妥義見

傾則姦○注云傾或爲側

喬樅謹案傾側字異義同書洪範無反無側馬融注云側傾側也詩賓筵側弁之俄箋云側傾也攷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六

說文人部傾仄也側旁也仄與側古字通詩側弁之俄說文引作仄弁之俄又蕩篇時無背無側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作以仄背仄仄皆三家詩文也又三國志孫皓傳裴松之注載皓侍中李仁答庾峻語引曲禮此文作旁則邪此仁依曲禮爲說以訓詁代經文非本之有不同也旁猶側也邪即姦也

豚曰脰肥○注云脰亦肥也春秋傳作脰脰充貌也喬樅謹案釋文釋經云脰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脰又釋注云作脰徒忽反臧琳經義雜記曰鄭既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七

云春秋傳作脰明禮記不作脰矣據釋文知經本作脰曰脰肥注本作脰亦肥也脰脰聲相近王氏念孫曰古無讀脰爲脰者亦無訓脰爲肥者臧說非也此脰字本作脰即脰字也正文本作脰曰脰肥注文本作脰亦肥也春秋傳作脰釋文本作脰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脰此釋正文注文之脰字也下又云作脰徒忽反此釋注文之春秋傳作脰也集韻脰肥或作脰即本於釋文龍龕手鏡亦以脰爲脰之或作方言脰臠也郭璞曰脰脰肥充也亦作脰音突此皆脰脰同字之明証也盾聲與豕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漢書匈奴傳贊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通字是其例也若正義本則正文注文皆作脰此即釋文或作之而春秋傳作脰之語遂不可通脰脰字形相近故脰又譌而爲脰玉藻圖脰釋文作脰既與脰音不合又與脰曰之脰相亂王說訂正脰脰二字及或本作脰之譌極爲精確今從之



檀弓上第三

檀弓曰何居○注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

案列子黃帝篇姬魚語汝殷敬順釋文姬音居卽居也魚當作吾

喬樅謹案此鄭讀之審數聲音也居處之居讀與車同何居之居讀與姬同郊特牲二日伐鼓何居注云居讀爲姬語之助也與此音讀同左氏成二年傳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天杜注居辭也襄二十三年傳國有人焉誰居杜注居猶與也皆語助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六

之辭居又與其通書微子若之何其鄭注云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詩庭燎夜如何其釋文亦云其辭也

其慎也○注云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補葬引飾棺以柳髮

案史記孔子世家載此文仍作慎曼父又作輓父

喬樅謹案正義曰慎引聲相近大司徒云大喪屬其六引是讀引也攷檀弓下弔於葬者必執引注云車曰引棺曰紼正義曰引柩車索也雜記執引者三百人注云在塗曰引儀禮既夕禮屬引注云

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轅曰紼古者人引柩是禮皆名柩車索爲引也釋文云慎或作引足証禮家師讀皆爲引故或本卽作引字錢氏大昕曰余正釋詁神慎也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神慎二文音本相近義亦可通喬樅攷周官馮相氏疏引易緯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影神讀如引言八引者樹於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故因各曰引疑古文假神爲引字後以神慎音近又誤作慎字耳一曰玉篇上慎字引埤蒼云慎引起也慎訓引起則慎亦可訓爲引矣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九

布幕衛也○注云幕所以覆棺上也幕或爲帟

案儀禮白狗帟注古文帟作幕曲禮素綬注綬或爲幕

喬樅謹案釋文云幕本又作幕音莫徐音覓攷說文幙幙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幙人又幕下云帷在上曰幕从巾莫聲幙卽幕字今周禮幙人作幕人周禮注曰以巾覆物曰幕是也幕乃古文假借字幕或爲帟者幕帟亦古今字帟訓覆帟亦取覆幙爲義也詳見曲禮下

練幕魯也○注云練讀如紼



案雜記絲冠綵纓注綵讀爲縹麻帶經之縹聲之誤也謂有事其布以爲纓

喬樅謹案說文云綵生絲綵也縹帛如紺色或曰深紺綵縹古音同在二部鄭讀縹如綵者以禮記雜記用縹爲縹治字他書又用縹爲縹絲字故於此正其音讀也

華而眈大夫之贊與○注云說者以眈爲刮節目字或作刮

喬樅謹案周禮攷工記刮摩之工注云故書刮作抗鄭司農云抗摩之工謂玉工也抗讀爲刮其事

禮記鄭讀攷

卷一

王

亦是也鄭君此注云說者以眈爲刮節目此禮家舊說讀眈爲刮與先鄭司農合也眈抗音同眈刮聲亦相近釋文引孫炎曰眈漆也與鄭義異攷說文抗以漆和灰而髹也孫益又以眈爲抗之假借歟

自敗於臺駘始也○注云敗於臺駘晉襄四年秋也臺當爲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鮐

喬樅謹案臺臺蓋以形近致誤此鄭君稽合經典以訂之者也臺狐古以音同通假呂覽下賢篇臺邱子漢書古今人表作狐邱子史記孔子弟子傳

壺廐人表亦作狐廐並以音同相通假用之故左傳狐鮐禮記作壺駘他如易睽後說之弧釋文云弧本亦作壺京馬王鄭翟子元作壺又詩豳風八月斷壺毛傳云壺瓠也爾雅釋木壺棗孫炎注云棗形上小下大如瓠故曰壺皆其類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注云申詳子張子太史公傳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喬樅謹案顓古音在十四部申古音在十二部鄭言周秦之聲顓與申相近謂方音然也國語晉語曰申孫之矢集於桓鉤注云申孫矢名疑申孫爲

禮記鄭讀攷

卷一

王

作矢者氏姓因以爲矢名猶之于將莫邪本鐔劍者各後因以爲劍名狐父之戈谿子之弩皆此類也申孫殆即顓孫歟申孫但稱申者亦如春秋時孟孫仲孫季孫或但稱孟氏仲氏季氏也申祥孟子書作申詳蓋以同音通假耳梁玉繩据通志氏族畧顓孫氏出陳公子顓孫左傳昭二十二年顓孫來奔張蓋其後故又爲魯人以鄭注言周秦之聲相近未聞孰是其說似非父氏顓孫子氏申父子別氏古多有之不足異也喬樅謂通志氏族畧未足爲據古今人表有顓孫即左氏莊十一年傳





所云公有歆孫生搏之杜氏世族譜以生爲歆孫  
名此在陳顓孫之前則顓孫之氏姓必非出於陳  
公子存疑焉可也

今也衡縫○注云今禮制衡讀爲橫

案下文鹿裘衡長祛注衡當爲橫字之誤也又棺束  
縮二衡三注衡亦當爲橫周禮考工記衡四寸注衡  
古文橫假借字也

衡機謹案古書多以衡爲橫字如左氏桓九年傳  
闕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襄七年傳衡而委蛇  
必折杜注並云衡橫也又國語晉語秦穆公衡雕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三

戈出見使者注衡橫也孟子梁惠王下一人衡行  
於天下趙注衡橫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衡之而  
橫於四海盧注衡猶橫也是已詩南山其畝  
釋文云衡亦作橫字衆經音義三引韓詩傳曰東  
西曰橫是知作衡者毛氏之古文作橫者三家之  
今文也

主人既祖填池○注云填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奠徹  
謂徹祖奠設遣奠

案釋文填池盧王並如字

喬樅謹案古者填奠聲同說見詩東山及常棣箋



衆經音義二亦云填古文寘同左氏昭四年傳寘  
饋於个而退釋文云寘本作奠國語楚語靈王曰  
吾愁寘之於耳白公子張曰其又以規爲填也注  
云寘置也填所以塞耳也詩采蘋于以奠之毛傳  
云奠置也此皆可爲填奠通假之驗池古音在第  
十七部徹古音在第十二部二者雖不同部而讀  
聲相近故勢俗作徹通作徹詩言徹我牆屋禮字  
从徹聲本在十二部而今入薛韵與徹同在第十  
五部地字从也聲與池字本同在第十七部而今  
入至韵亦與徹字同在第十五部則其讀聲之相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三

近可知故鄭以填池爲奠徹之聲誤也鄭云奠徹  
謂徹祖奠設遣奠者案儀禮既夕記曰有司請祖  
期曰日側主人入祖乃載卒東襲降奠當前束此  
祖前遷柩之奠也又曰徹奠巾席俟于西方祖商  
祝御柩乃祖婦人降卽位于階開祖還車布席乃  
奠如初此所謂祖車之奠也又曰厥明陳鼎俎束  
方之饌四豆四簋醴酒徹者人乃奠此所謂遣車  
之奠也此時奠夏主人既祖還車又徹去祖奠將  
設遣奠矣以曾子來弔復推柩而反之榮曾子之  
弔故也釋文云填池盧王並如字而不著其說近



人謂填池爲填殯坎然其事與祖無涉江氏慎修釋填池謂卽旣久禮所云祖還車也柩車上有池禮云商祝飾柩一池填當讀如鎮或讀如真鎮卽有莫定之義前此遷柩於祖廟用軼軸正柩於堂上兩楹閒旣朝祖卻下以軼車載於階間北首飾棺訖日昃時乃還轉柩車向外南首爲行始謂之祖曾子弔當其時柩車已還而鎮定所謂填池者也江說近之而訓義尙未盡協喬樞謂填池盧王旣如字自不煩改讀據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上填飾注引賈注國語曰填加也則此填字當讀如填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五

飾之填旣久禮曰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設披屬引注云飾柩爲設牆柳也巾奠乃牆謂此也牆有布帷柳有布充池者象宮室之承雷以竹爲之狀如小車等衣以青布一池懸於柳前土不綸絞紐所以聯帷充前赤後黑因以爲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綉矣以三采繪爲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元士以上有貝正義曰此並飾車之事案緇人衣綵柳之材鄭注云柳之言聚也諸飾之所聚以其充有齊三采諸色所聚故得柳名雜記云大夫不綸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五

絞屬於池下綸絞一名振容故喪大記云大夫不振容振容者車行振動以爲容儀大夫不振容池下仍有銅魚懸之士又無銅魚故喪大記大夫有魚躍拂池士則無然則知填池者謂填聚諸飾於池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也左太沖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卽其證也今人被頭別施帛爲緣者猶謂之被池據小顏所言是古人卽以池爲緣飾之名矣華嚴經音義又云填字宜作瑱漢書訓纂曰瑱謂珠玉壓座爲飾也周禮有瑱圭長尺二寸玉所鎮圭填之爲字本有聚飾之義尤足爲記言填池之左証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云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

案釋文卜前儒如字卜人及醫師也鄭据周禮卜人無正君事

喬樞謹案僕卜聲同古多通假如說文土部塊塊也从土業聲朴或从卜木部樸木素也从木業聲朴木皮也从木卜聲而樸質字多借用朴荀子性



惡篇生而離其朴注云朴質也後漢書仲長統傳  
文朴遞行注亦云朴質也老子書敦兮其若樸釋  
文云樸本作朴又撲擊也字或作扑廣雅釋詁曰  
扑擊也璞玉之未理者字亦作扑漢孔耽碑蹈仁  
義兮履朴純是其驗已釋文云卜人師依注音僕  
師長也謂大僕也本或無師字非也前儒如字據  
此知經文當作卜人師扶右射人扶左射人下無  
師字故前儒解卜人師謂卜人及醫師也如射人  
下亦有師字則前儒又將何解耶或本作卜人扶  
右此因射人下本無師字故於此亦誤脫耳鄭不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五

從前儒舊說者以卜人醫師無正君之事也周禮  
大僕職曰掌正王之服位王祗朝則前正位而退  
人亦如之又曰王祗燕朝則正位祭祀賓客喪紀  
正王之服位此皆大僕正君服位之事也大僕稱  
僕人師者大僕之屬有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  
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而大僕爲之長其官下  
大夫也與射人同但云僕人則未知其爲祭僕與  
御僕與故稱僕人師明其爲僕人之長也射人職  
曰大喪與僕人遷尸注云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  
人俱掌王之朝位也尤足爲此文之確証

喪事欲其縱縱爾○注云縱讀如摠領之摠

喬樅謹案摠卽總字詩甫田釋文總角本作摠集  
韻總古作摠是已釋文縱依注音摠急遽貌攷說  
文縱緩也此讀如摠訓爲急遽者禮記月令寒氣  
總至注總猶猥卒也猥卒卽猥猝猶言遽也文選  
西京賦紛縱體而迅赴薛綜注縱體舞容也此正  
狀其迅疾旋轉之貌又甘泉賦風澁澁而扶轄兮  
李善注澁澁疾貌也皆縱字訓遽之旁証  
古事欲其折折爾○注云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  
案此蓋讀折爲提釋文云折大兮反注同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五

喬樅謹案山井鼎七經考文引古本經文作提提  
注作提提爾安舒貌衛氏集說載鄭注安舒貌上  
亦有提提二字而釋文於折折云注同說者遂謂  
鄭引詩當作折折然據正義標起止作提提又云  
初來之時提提然則正義本於注之引詩字不作  
折也疑此注有折讀爲提四字今本脫佚耳古者  
折提聲相近如左氏宣二年傳提彌明公羊宣六  
年傳作祁彌明祈祁古通左傳祁奚呂覽開通篇  
易林旅之隨風俗通十反並作祈奚可証也祁祁  
訓徐見爾雅釋詁詩采芣被之祁祁毛傳云祁祁



舒遲也大田與兩祁祁傳云祁祁徐也韓奕祁祁如雲傳云祁祁徐靚也禮記緇衣資冬祁寒注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言也書帝命驗祈昌失篇注祈讀曰哲哲从折聲是其音同義同之驗提又通作媿尔疋釋詁媿媿安也毛詩好人提提王逸楚詞七諫注引詩作媿媿此三家詩今文也

瓦不成味○注云味當作沫沫醕也

喬樅謹案味沫蓋形近轉寫之譌易豐日中見沫釋文引子夏傳作昧星之小者易略例明微故見昧釋文味本作妹又作沫白虎通禮樂篇西夷之

禮記鄭讀攷

卷一

无

樂曰味味之爲言昧也並以聲近通假說文沫洒面也从水未聲涑古文沫从頁釋文於鄭注沫字音亡曷反失之漢書禮樂志沫流赭集注引李奇曰沫音醕面之醕音灼曰沫古醕字師古曰沫者言被面如沫也字从午未之未音呼內反內則面垢燂潘請醕書顧命王乃洮頰水漢書律志作王乃洮沫水三者字同而沫味聲又相同故鄭君讀味爲沫若如釋文音亡曷反則沫水之沫非此沫字也說文沫水出蜀西徼外東南入江从水未聲沫字从本末之末故音同末與此沫字从午未之

未者迥別陸德明不加審察誤矣正義曰味謂黑光也今世亦呼黑爲沫瓦不成沫謂瓦器無光澤也鄭云沫醕也醕謂醕面証沫爲光澤也

公叔木○注云木當爲朱春秋作成衛公叔文子之子案孔氏正義引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故知木當爲朱也

喬樅謹案說文朱赤心木松柏屬从木一在其中朱作木者蓋以形近而誤朱與成聲相近古音朱讀如州在第四部成古音讀如獸同在第四部古或以聲近假借歟檀弓下篇云公叔文子死其子

禮記鄭讀攷

卷一

无

成謂謚於公正作戌字與春秋同

一曰公叔戌之戌當作戌春秋宋皇戌向戌楚沈尹戌皆音恤或亦譌作戌朱疑是尤之譌尤戌音同故春秋作公叔戌漢書武帝紀就於邪說注云就音如戌亥之戌洪範五行傳禦聽於恍攸注云恍讀曰獸不狘之狘是其音近之驗國語楚語以休懼其動周禮瞽矇注鄭司農引作以恍懼其動蓋尤與木形亦相近故致誤耳

懸棺而封○注云封當爲窆窆之下棺也春秋傳作塋案儀禮既夕乃窆注今文窆爲封周禮鄉師及窆注



鄭司農云窆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塋禮記所謂封者又說文土部塋喪葬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

喬樅謹案周禮遂人及窆陳役注引鄭司農曰窆謂下棺時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塋皆葬下棺也聲相似段氏王裁曰按塋窆封分蒸侵東三韵而一聲相爲通轉故三字音相近大鄭云聲相似是也語言之小異耳許氏說文塋下云禮謂之封禮謂禮經儀禮十七篇也許於禮經有從今文者有從古文者此云禮謂之封則從今文也小戴記一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三

書於禮經多從今文故字皆作封無作窆者鄭云封當爲窆以封義不親切故依禮古文及周官易其字也胡承珙曰周禮大僕窆亦如之司農注云窆讀如慶封汜祭之汜案劉熙釋名云風汜也此今文窆爲封之証然戴記於下棺之窆聚土之封通作封鄭君以其淆澗難明故隨文是正王制曰庶人懸封葬不爲兩止不封不樹注云懸封當爲懸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兩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此因禮文二封字連文不別故爲詳晰言之虞

注周易不封不樹云穿土稱封以封爲古窆字誤矣

鹿裘衡長祛○注云衡當爲橫字之誤也

棺束縮二橫三○注云衡亦當爲橫說並見前

衽每束一○注云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

喬樅謹案正義曰衽者其形兩頭廣中央小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漢時呼衽爲小要此鄭君據所見漢事以爲証也攷玉藻深衣三衽縫齊倍要衽當旁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三

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據此是衽有殺上殺下之異故棺上合縫之小要上半殺而下半殺而上亦得衽之名也喪大記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注云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據彼文大夫士二衽二束知此記所云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皆據君而言也衽或作漆或作髹者案說文云漆木汁可以髹物也髹漆也是漆與髹義通髹卽髹之或體从髟从漆省釋文髹又作髹許求反髹字又髹之



俗體古漆字本不从水从水作漆者乃漆沮之漆水各假借爲繫漆之漆如周禮載師漆林之征注云故書漆林作漆林是也又周禮巾車漆飾注云故書漆爲軟杜子春云軟讀爲漆垸之漆直謂漆漆也元謂漆亦多黑少之色韋也杜子春讀軟爲漆鄭君釋漆爲繫是漆繫通用之驗司几筵漆几說文作繫几尤其明証此記棺束正義以爲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意棺束之皮亦以赤黑色韋爲之故或本作漆又作繫謂以漆刷皮使成赤黑色每束用韋一也鄭不從或本者以棺衽合縫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三

之處本有漆塗合之言漆言繫則衽不見言衽則漆繫亦見此鄭君之斟酌至精也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注云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間有弁經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總衰也

喬樅謹案周禮大宗伯王哭諸侯注云謂薨於國爲位而哭之引檀弓此文爲証不言經衍字者義詳於此注故彼文不具耳白虎通曰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紵

衣純衣當其引檀弓文無經字則鄭以經爲衍字白虎通是其明証若諸侯來朝薨於王國則王爲之總麻故周禮司服有王弔諸侯弁經總衰之文此遙哭諸侯但服爵弁紵衣而已不合加麻經於爵弁紵衣之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聞諸侯之喪其哭之也服爵弁紵衣紵衣即緇之古文絲衣也其弔之也服弁經總衰經以麻爲環經喪服也麻不加於采者謂弁經之麻不得加於元衣纁裳之上此鄭君據雜記文以訂此記之經當爲衍字時人間有弁經因云之耳惠棟校宋本閒字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三

作聞岳本同考文引古本亦同案作聞者是也時人間有弁經之文因於此亦云爵弁經故鄭君據周禮以正其誤謂彼文之弁經總衰乃弔諸侯之服事與此異也



檀弓下第四

齊穀王姬之喪○注云穀當爲告聲之誤也

案文王世子亦告於甸人注告當爲鞠又毛詩十月之交日月告凶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引作鞠凶采芑傳鞠告也

喬樅謹案穀告鞠三者聲皆相近余正鵠鵠注云今之布穀也太平御覽引陸璣艸木疏云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鵠鵠此亦穀鞠音近之一証鞠與告通故告亦聲誤爲穀也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注云使者公子繫也盧氏云古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三

者各字相配顯當作繫

案鄭注知是公子繫者據國語文

喬樅謹案說文革部繫箸亦鞵也从革顯聲史記禮書駁鞵徐廣曰鞵當馬腋之革鞵卽鞵之省文腋乃亦之俗字此記鞵作顯者古文之假借也繫卽鞵之或體說文鞵絆馬足也从馬○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馬前重文繫云或从糸執聲許所引春秋傳見成公二年今本作執繫鞵者箸馬亦之革馬者絆馬足之形箸亦謂箸馬之兩前足盧子幹以古者名字相配故知顯當作鞵杜預注左

傳鞵鞵鞅鞅解爲在背曰鞵誤矣

殷既封而弔○注云封當爲窆之下棺也說見前

我喪也斯沾○注云沾讀曰覘覘視也

喬樅謹案廣雅釋詁云沾益也覘視也二字義別而音同故古或假借用之檀弓晉人之覘宋者注覘覘視也國語晉語公使覘之及各覘其私注皆云覘微視也微視卽覘視之義覘或作貼方言十云貼占視也凡相竊視南楚謂之闕或謂之貼或謂之占自江而北謂之貼覘字又通作佔學記呻其佔畢注佔視也是已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五

咏斯猶○注云猶當爲搖聲之誤也秦人猶搖聲相近

喬樅謹案古書字从首从彖者多以聲近假借書大誥猷爾多邦馬融本作繇爾多邦詩巧言秩秩大猷漢書叙傳作大繇余正釋詁繇喜也注引禮記曰咏斯猶猶卽繇也古今字耳說文搖動也从手彖聲廣雅釋詁義同楚詞招魂鏗鐘搖箏王逸注亦云搖動也人喜咏則身動搖而手舞足蹈故下文言搖斯舞也

設蕙○注云蕙蕙棺之牆飾周禮蕙作柳

喬樅謹案周禮縫人衣裴柳之材注云柳之言聚



也諸飾之所聚。葉柳以音近通。假尔疋釋詁。聚也。莊子達生篇。聚僂之中。釋文云。僂當作葉。皆其音近義通之驗。呂覽節喪篇。僂娶以督之。注云。僂蓋也。劉熙釋名曰。輜棺之車曰輜。其蓋曰柳。柳聚也。衆飾所聚。亦其形僂也。與高誘呂覽注合。案棺飾在上曰柳。在旁曰牆。摠謂之柳。僂娶。即娶娶此。呂覽假僂爲葉字也。荀子禮論云。無帑絲葛纓。娶其貌以象菲帷。帑尉注。纓讀爲柳。此荀子假纓爲柳字也。葉得與柳通者。漢書葉敬傳曰。娶者劉也。三國志虞翻傳注云。古柳帶同字。故劉留聊柳同。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三

用此字以從聲也。知娶與劉通。則知葉之與柳亦通矣。

杜黃自外來。○注云。杜黃或作屠蒯。

案屠蒯見左氏傳昭公九年。

喬樅謹案正義曰。杜黃屠蒯聲相近。故禮傳不同。梁玉繩云。案王觀國學林十謂左氏借屠爲杜。宋袁文龜脯閒評非之。謂杜是假借。字蒯上世常主屠宰。故其後爲屠蒯。余疑二說皆非。蓋蒯其名杜。其姓而屠者。以其官膳宰稱之。喬樅謂蒯當作蔽。說文蔽艸也从艸敝聲。與黃字古音同。在第十五

部。段氏注云。尔疋釋詁。敝息也。音義敝苦怪反。又墟季反。字林以爲喟。卽懷反。孫本作快。郭又作嘖。說文聲敝皆以敝爲聲。而聲字亦作嘖。敝字逸詩與。率置爲韵。皆在十五部。不知何時敝改作蒯。殊不可曉。玉篇引無棄。菅蔽不作蒯。字尙未誤。段說是也。春秋衛太子蒯聩。亦當作蔽。聩史記孔子弟子列傳作蒯聩。石經又作卹聩。韓詩外傳有蒯蒯。芮說苑立節篇作蒯蒯。聩音亦相近。並取疊韵字爲名。蒯皆蒯字之誤耳。

杜黃洗而揚解。○注云。禮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三

得之

案據儀禮燕禮。騰觶于賓。注。騰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今文騰皆作騰。鄉飲酒義。盥洗揚解。注。今禮皆作騰。射義。揚解而語。注。今禮揚皆作騰。○又案儀禮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舉解於其長。注。古文解皆爲爵。延景中詔校書定作解。案延景當是延熹之誤。漢桓帝年號。

喬樅謹案儀禮大射儀。主人盥洗升。騰觶于賓。注云。古文騰皆作騰。疑古文是今文之誤。鄭注燕禮云。騰今文皆作騰。鄉飲酒鄉射注。並云。揚今禮皆作騰。言今禮以別於古文禮也。是古文作騰。今文



作騰確有明証大射儀注乃後人轉寫之誤耳小戴禮記皆今文故鄉飲酒義射義並同檀弓作揚解儀禮今文家亦讀騰爲揚改古文騰解爲騰解以騰之與揚義相近也

又案錢大昕云騰讀或爲揚者余正揚續也說文騰作騰騰物相增益也禮賓主獻酢畢乃有騰觶騰爵者則揚解之揚蓋取義於續矣錢說雖新而於鄭注未合胡承珙曰劉熙釋名騰承也承與繩通詩抑子孫繩繩韓詩外傳作承承繩本从蠅省聲方言蠅東齊謂之羊郭注今江東呼羊聲如蠅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三

騰讀爲揚此其聲例段氏玉裁以騰卽古揚字恐未必然喬樅謂騰者騰之古文假借字騰舉也見漢書揚雄傳下集注與揚義同故飛揚亦曰飛騰莊子山木篇王獨不見騰猿乎釋文騰本亦作騰此假騰爲騰字也爾正釋魚騰蛇本亦作騰蛇取其飛騰之象又易咸騰口說也虞翻本作騰此假騰爲騰字也詩閟宮朱英綠騰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二作朱英綠騰此假騰爲騰字也並以聲同通假騰之本義訓送古文禮借爲騰今文家讀爲揚字雖有異義實相通也鄭云揚舉也騰送也揚近

得之者據下文言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以經解經揚字明訓爲舉故云揚近得之詩七月躋彼公堂稱彼兕觥稱亦舉也書湯誓敢行稱亂史記殷本紀作敢行舉亂稱通作僂余正釋言僂舉也釋訓僂舉也說文僂揚也再并舉也是已儀禮公食大夫禮衆人騰羞者注又云騰當作騰騰送也鄭於燕禮騰觶言今文騰皆作騰此騰羞者衆人遞相傳送非舉羞之謂恐人誤訓爲揚故云騰當作騰也說文佚送也騰傳也傳卽傳送之義注於二者隨文是正此鄭君審覈聲音訓詁之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三

斟酌至精也

則豈不得以○注云以已字已與以字本同

喬樅謹案古以字作已與已同說文云已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又云已从反已賈侍中說已意已實也案意已卽慧苴也廣雅釋言已已也內則由命士以上釋文以本作已雜記而哀已殺釋文已本作以論語先進毋吾以也釋文以鄭本作已易損已事過往釋文已本作以虞翻本作祀明夷文王以之釋文荀向本作似詩斯干箋似讀如已午之已隸釋載楊著碑皆



所已紀盛德帝堯碑已章聖德已報嘉瑞及敦我已德厲我已仁皆用已爲以字是其証也

公叔禺人○注云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案左氏傳公叔務人即公爲錢馥云說文爲母猴也禺毋猴屬古者名字相配然則禺人是已

喬樅謹案正義曰禺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王氏經義述聞曰務亦爲也繫辭傳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虞翻注曰務事也韓子喻老篇曰事爲也務人猶言爲人春秋時有向爲人見成十五年左傳是也文十八年左傳有公冉務人與此同名

禮記鄭讀攷

卷一

罕

與其鄰重汪錡往○注云重皆當爲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錡鄰或爲談春秋傳曰童汪錡

案見左氏傳哀公十一年

喬樅謹案左傳云公爲與其嬖童汪錡則作童者是也說文童从重省聲故字从重从童聲者多通用如童先種後熟也詩七月作黍稷重穆周禮內宰或作童穉見釋文衡陷陣童車也詩皇矣作與爾臨衝僮人未冠也嚴訢碑作僮僮意未定也易僮憧往來京本作憧憧童容猶瑜也廣雅釋器作種裕皆其類也鄰或爲談者鄰字从邑从鄰與鄰字

从邑从炎者形近故鄰譌作鄰鄰與談聲同因而誤鄰爲談耳

陳弃疾○注云陳或作陵楚人聲

喬樅謹案古陳字與乘通乘陵聲同周禮稍人掌令邱甸之政令注云甸讀作維禹陳之之陳同其訓曰乘案古陳列字皆作陳陳訓曰乘此陳乘音近義近之証國語周語乘人不義注云乘陵也廣雅釋詁四陵乘也小爾雅廣言乘陵也文選思元賦舊注陵乘也何敬祖雜詩李善注引國語賈注亦曰乘陵也此陵乘音同義同之証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一

罕

曹桓公卒於會○注云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是也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宣桓並从亘聲故鄭君以爲聲之誤梁玉繩曰曹宣公見左傳成七年名廬見公毅成十三年古今人表同左氏作盧廬盧古通文公之子見史記曹世家案世家作宣公彊與經傳人表異攷曹有幽伯彊何容宣公以彊名必世家誤鄭注檀弓謂廬謚宣言桓聲之誤猶晉范宣子說施善說篇作范桓子也

齊莊公薨於柩紀梁死焉○注云魯襄二十三年齊



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  
隧奪聲相近或爲兌

喬樞謹案隧兌奪三者聲並相近詩碩人說于農  
郊鄭箋讀說爲穢穢與稅古字通用說文云贈終  
者衣被曰稅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  
穢卽假穢爲稅字漢書字多作稅如朱建傳乃奉  
黃金稅鮑宣傳稅以衣衾皆其驗也書呂刑奪攘  
矯虔古文奪作攷後漢書李膺傳豈可以漏奪名  
籍苟安而已哉劉貢父刊誤以爲奪當作脫錢氏  
大昕據說文奪手持佳失之也是奪本脫失之正

禮記鄭讀攷

卷一

聖

字後人借作攘奪之義錢說是也奪攷古今字耳  
由其聲近故奪兌隧三者得相通假梁玉繩曰杞  
梁亦曰杞殖杞又作杞見文選王褒洞簫賦注引  
琴操殖又作植見晉崔豹古今注殖其名也梁其  
字也見洞簫賦注

郝妻考公之喪○注云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  
喬樞謹案定公卽邾子貜且文公之子也顧氏炎  
武曰知錄云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  
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  
羽奔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

之是已失國而爲寓公其尙能行王禮於鄰國乎  
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爲是

考其宮而豬焉○注云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

案尙書彭蠡既豬大野既豬至于豬野史記豬並作  
都周禮職方氏注引書榮播既都羣經音辨云都鄭  
音豬卽据鄭周禮注也漢書地理志武威縣東北有  
休屠澤古文以爲豬埜然則作豬者古文也作都者  
今文也

喬樞謹案豬卽豬之消借周禮稻人以豬蓄水司  
農注引左傳規偃豬今左傳作豬都豬以音同通

禮記鄭讀攷

卷一

聖

假人之聚曰都水之所聚亦曰都管子水地篇水  
以爲都居注云都聚也水經涑水注云水澤所聚  
謂之都亦曰潏是也

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注云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  
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

案檀弓下文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此鄭所据  
孔氏正義引韓詩外傳云晉趙武與叔向觀於九原  
又引余正云絕高曰京廣平曰原京非葬之處原是  
墳墓之所故爲原也新序卷四晉平公過九原而歎  
卽此地也



喬樞謹案李惇羣經識小曰晉大夫之墓地在九原故曰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猶漢晉都洛陽而稱北邙也此二字自晉稱之方確後人汎用已屬假借至九原原字監本作九京京即古原字故注亦讀爲原釋文依注音原今人讀京作京音而用者更作九京尤爲錯誤喬樞謂古原字作還源字作顯說文顯水泉本也从顯出厂下又重文原下云篆文从泉是原即源字後人借用爲還隔之還京者說文云人所爲絕高邱也从高省京象高形京或作泉戚伯著碑泉是府泉即京兆府丞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四

也原古亦借用泉字左氏昭三年勝子原卒公羊作泉是其証也泉泉字形相似故致誤歟行并植於晉國○注云植或爲特

案王制植杓植卽特字詩實維我特韓詩作直

喬樞謹案禮記少儀植豕則以豕左肩五箇周禮祭僕注引作特性又喪侯事不植弔定本作特弔穀梁隱三年傳植言同時也釋文本或作特此植特亦以聲近通假植訓剛直也

然如不勝衣○注云退柔和貌退或爲妥

案周易夫易隤然蓋喜作退陸績重遇作妥

喬樞謹案陸本檀弓作追然如不勝衣釋文云追然音退本亦作退追與退音相近追猶隨也隨亦與退義近王氏引之曰退之言隤也易繫辭隤然馬融韓伯竝曰隤柔貌孟作退陸董作安正與此同安古綴字土相見禮鄭注古文安爲綴漢書燕綴綴亦柔和之意爾雅曰綴柔安也其義相通柔貌之退與退讓之退殊義孔疏解爲卑退失之衣衰而綴經○注云衣當爲齋壞字也綴當爲不樛垂之樛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五

案正義曰樛謂兩股相交也不樛垂三字見喪服傳

大功章云故殯之經不樛垂

喬樞謹案注衣當爲齊岳本作齋衛氏集說同五經文字云齋說文齋經典相承隸省今經文多借齊字代之攷說文齋經綆也裳下緝从衣齊聲各本下緝三字今深衣下齋如權衡以應平注曰齋緝依韻會補也禮喪服疏衰裳齊賈疏云衰裳既就乃始緝之是也此記衣衰本爲齋衰釋文云依注衣作齋音咨是也因字畫壞滅僅存衣形故正義云但齋字壞滅而有衣在也樛當作樛樛聲近義通段氏玉裁曰禮大功殯服章傳曰經不樛垂蓋未成人



也繆各本从木惟玉篇手部引喪服傳殤之經不  
繆垂不絞其帶之垂者字从手案从手爲是說文  
繆縛殺也縛殺者今絞罪近之交部曰絞縊也系  
部曰縊經也古以兩繩相絞切死者或謂之經或  
謂之縊或謂之絞或謂之繆故鄭以絞釋繆云絞  
其帶之垂者若木下句曰繆於此義無涉玉篇所  
據獨爲古本也檀弓注正用喪服傳語今本譌从  
木宋本且譌不繆垂爲木繆垂矣段說是也繆訓  
絞縛繆字亦訓爲束縛義得相通其用爲繆誤字  
者乃繆之假借耳五服之經皆繆惟弔服環經不  
絞是環經不繆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哭

繆鄭注雜記云環經者一股所謂經也經而不  
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云然之言焉也凡繆或作繆  
喬樅謹案公羊春秋宋繆公釋文繆音穆左氏作  
穆穀梁同作繆坊記陽侯殺繆侯周禮內宰注引  
作繆侯史記魯世家集解引徐廣曰古書繆字多  
作繆攷周書謚法解布德執義曰繆注云繆純也  
又曰中情見貌曰繆名與實爽曰繆是繆爲美謚  
繆爲惡謚史記蒙恬列傳載蒙毅曰昔者秦繆公  
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

毅以秦繆爲謚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論衡福虛  
篇論秦繆公亦云繆者誤亂之名與蒙毅語合蒙  
毅秦人其言必有所據然則秦繆公之謚當讀如  
繆矣此魯繆公孟子書亦作繆據孟子載繆公之  
時公儀子爲政子思子柳爲臣知繆公尙能用賢  
當是以繆爲謚也焉然古以聲同通假此記假然  
爲焉字三年問焉使倍之注云焉猶然又假焉爲  
然字孟子離婁上則畔子瞭焉則畔子耗焉白帖  
引作瞭然耗然皆以聲同通假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哭七



王制第五

百畝之分。○注云分或爲糞

案據孟子書作糞

喬樅謹案分糞音相近分別也等也分謂等差之別鄭所云田肥墾有五等收入不同是也孟子作百畝之糞者謂糞種培溉之有異所以獲穀有多寡之不同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與宜而爲之種凡糞種辟剛用牛赤堤用羊之類是也糞種者亦必各有肥墾之分義皆可通論語微子曰五穀不分皇侃疏云分播種也然則分者猶言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吳

分別物地之所宜而爲之種也

名山大澤不以份。○注云份讀爲班

案份與頒同明堂位頒度量注頒讀爲班

喬樅謹案集韻十二文份頒同十三元頒通作份周禮大宰八曰匪頒之式注引鄭司農云頒讀班布之班謂班賜也段氏周禮漢讀攷曰頒大首貌詩曰有頒其首鄭司農謂非其義故易爲分瑞玉之班喬樅謂頒从頁分聲本兼有分班之義夏小正頒水傳曰頒水者分水以接授大夫也頒馬傳曰頒馬者分夫婦之駒也禮記祭義頒禽隆諸長

者注云頒之言分也頒班二字古書多相通用如周禮宮伯以時頒其衣裳大史頒告朔于邦國並以頒爲班字儀禮聘禮胙肉及庾車注云古文份作紛此以同音假借也頒亦作攷書洛誥乃惟孺子頒說文支部引作乃惟孺子攷頒又與斑通孟子梁惠王頒白者趙岐注云頒者斑也頭半白曰斑斑斑然者也廣雅釋詁一斑分也

三公一命卷。○注云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褒

案玉藻龍卷以祭注卷或作褒又聘禮加其奉注古

文奉爲卷

禮記鄭讀攷

卷一

吳

喬樅謹案說文褒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从衣公聲詩九罍褒衣繡裳毛傳褒衣卷龍也劉熙釋名曰褒卷也畫卷龍於衣也儀禮覲禮天子龍褒注云褒衣裨之上也續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也卷亦作襍荀子富國篇天子殊襍衣冕注云襍與褒同褒又作緝管子君臣篇衣服緝統注云緝統古褒冕字然則知作襍作卷者俗讀之字作緝者又古文之假借也

以訊馘告。○注云馘或爲國



案周禮外府注古字亦多或

喬樅謹案說文云或邦也从口戈以守其一一地也又云國邦也从口从或是古卽以或爲國或古文也國今字也或者或之或體說文云賊軍戰斷耳也春秋傳曰以爲俘賊从耳或聲重文或云或从首賊从耳或聲古文卽假或爲俘賊之賊後人轉寫因書或爲國字詩大雅攸職安安傳曰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職今經傳亦多从首作或

下大綏○注云綏當爲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

案明堂位夏后氏之綏注綏當作綏讀如鞋資之鞋

禮記鄭讀攷

卷一

至

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綏爲旌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又周禮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注故書綏爲禮杜子春云當爲綏平謂綏當作綏字之誤也綏以旌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旌於干首者士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綏

喬樅謹案說文綏訓爲車中靶綏訓爲系冠纓二字古以音近多相通假少儀曰車則脫綏執以將命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此車綏之綏字正立執綏而御之所以爲安也故引中爲綏安之義內則

曰冠綏纓玉藻曰緇布冠續綏此冠綏之綏字系冠結纓而垂之所以爲飾也故引申爲旌旗之綏杜子春注周禮讀禮字當爲綏訂禮之非是而未暇分別綏綏之異字今禮家定冠綏字作綏又以綏纓之下垂象艸木花垂之貌故定從綏也

西方曰棘○注云棘當爲棘棘之言偏

案釋文曰棘依注音棘又作棘是禮記別本有作棘者也

喬樅謹案禮記別本作棘者是也正義曰按漢書云西南有夷夷知非彼夷而讀爲偏者以與寄文

禮記鄭讀攷

卷一

至

相對寄非東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則棘亦非西方夷名故以爲偏迺於夷狄也說文棘樅爲蠻夷也从人棘聲段氏注曰司馬相如傳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夷中文穎曰夜郎夷中皆西南夷後以爲牂柯樅爲二郡按樅爲郡有棘道縣卽今四川敘州府治也其人民曰棘王制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鄭注棘當爲棘棘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戎按記文棘字鄭不以爲西南夷故易爲棘經傳之棘多訓亟也故曰棘之言通使與寄字一例釋文云棘又作棘於此知記本作棘鄭易爲棘也唐



初本已誤段說是也

王三又○注云又當作宥寬也

喬樅謹案惠氏九經古義云古侑字作宥見儀禮

注古宥字作有見今文尚書論衡古有字作又有

字作宥見周伯映彙嘯堂集又當爲宥壞字也惠

說甚確儀禮鄉射禮惟君有射於國中注云古文

有作又內則有乞言注云有讀爲又易繫辭又以

尚賢也釋文又鄭本作有皆又有古通之驗有古

作有有古作又則又亦可假借爲宥字矣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注云膠之言糾也膠或作絛

禮記鄭讀攷

卷一

至一

喬樅謹案膠絛聲近字之从求从麥者多通用說

文球玉磬也从玉求聲重文璆云球或从麥余疋

釋地璆琳琅玕淮南子陸形訓作球琳琅玕玉藻

天子以球玉士喪禮注引作天子以璆玉是球與

璆同也荀子哀公篇繆肫肫注云繆當作繆相

加之說繆與繆通也後漢書張衡傳繆天道其

焉如注云繆求也廣雅釋詁三繆求也是繆與繆

音近義通也

虞庠在國之四郊○注云虞庠亦小學也周立小學於

四郊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各庠云其立鄉

學亦如之

案孔氏正義本經注四郊皆作西郊非也祭義曰天

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

虞庠也孔氏正義曰皇氏云四郊虞庠以爲四郊皆

有虞庠據祭義注即用王制爲說則二說宜相符合

皇侃云四郊虞庠是皇本作四郊不誤北史劉芳傳

芳表曰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大學在國四

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庠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

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

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禮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

禮記鄭讀攷

卷一

至一

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

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周

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是劉芳本

作四郊不誤也芳又曰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

去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是王肅本亦作四

郊不誤也孔氏禮記本王制經注並譌四郊爲西郊

故於祭義注之明析者亦傳會而不得其解賈氏儀禮疏引禮記

經注亦誤至大戴禮所言天子親視郊學於經可

徵者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注語謂

論說於郊學又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董



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此天子視郊學之事與大戴禮帝入東學云云相應若文王世子注云周立三代之學鄉射禮注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此皆指大學而言與祭義四學之在郊者異而孔氏正義乃以周學殷學夏學虞學釋祭義之四學過矣詳見金壇段氏禮記四郊小學疏證

禮記鄭讀攷

卷一

五四

禮記鄭讀攷卷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樞述

月令第六

鴻雁來○注云今月令鴻皆爲候

喬樞謹案鄭注月令多引今月令以証文字異同正義謂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錢大昕曰今呂氏書具在與鄭所引亦不盡合案漢書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二十三篇在記百三十一篇之外此禮記四十九篇小戴所傳劉向所錄鄭君據以爲注其別出

禮記鄭讀攷 卷二

於明堂陰陽者則謂之今月令說文引明堂月令如霖雨歲將僣終之類蓋卽鄭所謂今月令也錢說得之鴻皆爲候者雁之自南而北自北而南應候有常故紀月令者以雁之來爲是月時候之應也攷呂氏春秋及淮南子時則訓於孟春仲秋季秋之月諸言鴻雁北鴻雁來者亦皆作候雁高誘注以爲候時之雁是也

又案盧文弨云呂氏春秋作候雁北呂氏所紀是也蓋仲秋之月鴻雁來以其自北徼外而入中國可以言來若自南往北非由南徼之外似不可以



言來禹貢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則在中國之地有  
定止矣其從彭蠡而北也但紀其北可耳故知呂  
氏之文爲善喬樅謂盧說近泥鄭君言凡鳥隨陰  
陽者皆不以中國爲居皇氏以爲兼言鴻雁元鳥  
二者案月令仲春曰元鳥至仲秋曰元鳥歸是不  
以中國爲居也鴻雁爲隨陽之鳥洛邑處天下之  
中盧以彭蠡爲中國之地而不知鄭所云中國祇  
指雒邑而言非泛指中國諸夏之地也觀高誘於  
呂氏春秋及淮南時則訓注云候時之雁自北漠  
中來南過周洛之彭蠡又云候時之雁自彭蠡北

禮記鄭讀攷

卷二

過周洛至漢中從可識矣鄭言今月令鴻皆爲候  
不言來爲北是今月令亦作候雁來明甚且月令  
於季冬云雁北鄉則此孟春鴻雁來明其爲自南  
方來至中國將北反其居猶之仲秋鴻雁來明其  
自北方來至中國將南往彭蠡也如云自南往北  
非由南徼之外不可以言來則夏小正九月遺鴻  
雁正月令之季秋所云鴻雁來賓者小正傳何以  
訓遺爲往乎大抵古人文字近略今人文字漸詳  
故夏小正祇於正月紀雁北鄉九月紀遺鴻雁而  
已視月令之文尤簡也

宿離不貸。注云離讀如僂偶之僂

案儀禮士冠禮僂皮注古文僂爲離

喬樅謹案離僂聲同白虎通嫁娶篇引士昏禮束  
帛離皮蓋用古文禮也僂與麗通說文云麗旅行  
也从鹿麗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許所引禮當  
卽儀禮是僂字本作麗矣易序卦傳曰離者麗也  
詩月離于畢論衡說日篇引作月麗于畢國策燕  
策高漸離論衡書虛篇引亦作高漸麗皆離與麗  
通用之証

審端徑術。注云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小溝也

案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又春秋秦伯  
使術來聘公羊作遂

喬樅謹案術亦與述通祭義而術省之注術當爲

述漢碑多假術爲述字見隸釋春秋傳西乞術公

羊傳作西乞遂史記晉世家作西乞術又魯世家

東門遂史記索隱引系本作東門述皆以聲同通  
假一日術亦徑也說文行部術邑中道也从行尤  
聲春秋繁露求雨篇曰杵於術漢表術字公路當  
讀如月令審端徑術之術



天子乃鮮羔開水○注云鮮當爲獻聲之誤也

案据函風七月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十九引蔡邕月令章句曰仲春之月天子獻羔開水呂氏春秋及周禮凌人注亦作獻羔開水左氏傳曰獻羔而啓之啓卽開水也獻鮮聲相近故鄭以爲聲之誤又詩皇矣度其鮮原毛傳云小山別於大山也是毛公以獻爲鮮卽余疋釋山所云小山別大山鮮也余疋釋文鮮音息淺反此亦鮮獻音近通假之一証也

田獵置罟羅網畢翳○注云今月令無罟翳爲弋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四

喬樅謹案今月令無罟字當讀田獵置羅爲句國語魯語曰獸虞於是乎禁置羅亦以置羅二字連文呂氏春秋作田獵畢弋置罟羅網鄭云今月令無罟益知今月令非卽呂氏春秋惟翳字作弋與今月令同耳淮南時則訓亦作畢弋攷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二引蔡邕月令章句曰掩飛禽曰畢繳射曰弋蔡氏所注是今月令之文也弋翳聲相近鄭云翳射者所以自隱也隱猶蔽也余疋釋木云蔽者翳又文選射雉賦徐爰注云翳者所隱以射者也楚詞惜誦曰矰弋機而在上矰是弋必隱蔽

其身以繩繫矢繳射之字雖異而義同弋者雉之消借說文雉繳射飛鳥也又通作翺揚子太元云維網其繩注云翺繳也翺與翼同書多士敢弋殷命釋文引馬融本作敢翼殷命正義引鄭王本亦作翼余疋釋地南方有比翼鳥釋文翼本又作翺集韻翼或作翺翺皆以音同通用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注云今月令無于時作爲爲詐僞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作無悖於時無或作爲淫巧與禮記同作爲今月令爲詐僞者詐謂變詐之巧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五

禮記哀公問注云作猶變也何休公羊傳注云有所增益曰作其義近之爲僞古字通用詩采芣人之爲言正義引定本作僞言左氏成九年傳爲將立君者釋文爲本作僞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爲本作僞皆其証也

淫雨蚤降○注云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爲霖今月令曰衆雨

喬樅謹案說文雨部衆小雨也从雨衆聲明堂月令曰衆雨段氏注云月令淫雨蚤降注云今月令作衆雨漢人衆讀平聲卽許所據之衆雨也但記



文淫兩鄭注云霖雨許不當以小兩釋霖小必誤  
字喬樞謂說文此條足爲鄭引今月令即明堂月  
令之確証小兩當是久雨之誤說文霖下云凡雨  
三日已往爲霖从雨林聲霖下云霖久雨也南陽  
謂霖霖从雨从聲从部云从眾立也从三人讀若  
欽蓋余疋釋天曰从雨謂之淫淫謂之霖據此諸  
証可知霖雨當爲久雨無疑矣且說文於霖後次  
沍霖雷等字皆訓爲久陰从雨尤當與霖以類相  
從其作小兩者緣上文霖霖霖並訓小兩故致  
誤耳淫義訓久林義訓眾國語周語曰人三成眾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六

故雨三日以上亦謂之霖三日以上則爲久雨矣  
淫兩即歛雨之同聲假借字衆雨又霖雨之消文  
假借字也

王貳生○注云王貳草挈也今月令云王貳生

喬樞謹案草挈與拔葵同廣雅釋草拔葵狗脊也  
陶隱居注本草云拔葵莖紫短小多細刺小減草  
薺而色深人用作飲淮南時則訓亦作王貳生與  
月令文同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八引蔡邕月令章  
句曰蓂草各也生於陵也呂氏春秋王蓂生高誘  
注蓂或作貳誤也盧文昭曰古蓂蓂通用郭璞

注穆天子傳蓂莢云蓂今蓂字漢書宣帝紀行幸  
蓂陽宮東方朔傳長楊五柞倍陽宜曲尤幸師古  
注云倍陽即蓂陽也蓋蓂蓂皆與倍同音故蓂陽  
或作蓂陽亦可即作倍陽則知呂氏之王蓂生與  
今月令作王貳生者合集韻蓂音蓂與蓂通  
毋休于都○注云今月令休爲伏

喬樞謹案呂氏春秋作無伏于都與今月令文同  
高誘注以伏爲伏藏都國左氏定四年傳未知所  
伏新序作未知所休列子天瑞篇小人伏焉釋文  
云荀卿作小人休焉休古音在第三部伏古音在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七

第一部然鳥伏卵之伏廣韻收入四十九宥集韻  
宥韵亦云伏或作寢又云覆通作伏並音扶富切  
則讀伏音與休相近矣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注云掩猶隱翳也躁猶動  
也今月令毋躁爲欲靜

喬樞謹案呂氏春秋作處必掩身欲靜毋躁盧  
文昭曰月令無欲靜二字鄭注云今月令毋躁爲  
欲靜然則此又出無躁二字非本文也又曰今人  
多讀處必掩身爲句攷月令正義引記文已如此  
疑正義處必掩下之身字亦後人所加喬樞謂今



月令非卽呂氏春秋也盧緣孔氏正義之誤故欲刪去毋躁二字以附合今月令之文耳攷淮南子時則訓作君子齋戒慎身無躁淮南所云慎身卽月令處必掩身之謂鄭注月令云掩猶隱蔽也隱蔽其身正所以爲慎身也如以讀處必掩身句爲誤則下仲冬之月處必掩身身欲靜正文明疊一身字豈皆後人所加耶高誘於呂覽讀處必掩爲句注云掩深也自是師說不同句讀有異不當據彼而訾此也又案陸堯春輯蔡氏明堂月令章句以正義引蔡氏云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宜靜以安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八

萌陰也皆爲月令章句此亦誤也案鄭君明言今月令毋躁爲欲靜則正義中躁動也云云乃孔氏申釋鄭注陸不審察而以爲皆蔡氏章句語謬矣今案正義引蔡氏云止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十二字爲蔡章句其齋戒以下皆孔氏正義語宜爲刪正攷太平御覽二十三引蔡邕獨斷曰夏至陰氣始起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甯志欲靜不聽事送迎五日此正據明堂月令爲說志欲靜者卽今月令之身欲靜也不聽事者卽今月令之百官靜事無徑也徑猶行也見左傳僖二十五年注

百官靜事無刑。注云今月令刑爲徑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作刑與月令文同高誘注云事無刑當精詳而後行也淮南時則訓作徑與今月令文同高誘注亦云事無徑當先精詳而後行也文異而訓不異攷說文云刑到也到刑也二字義同刑徑音亦相近王制曰刑罰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是刑之爲訓有一成不變之義近於直情徑行故高誘以當先精詳而後行釋靜事無刑此從今月令徑字爲解以刑字爲徑之假借也鄭注云罪罰之事不可以聞則專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九

就決獄言之謂不以獄之成聞於上而行刑卽蔡邕獨斷所云不聽事者是也

命漁師。注云今月令漁師爲榜人

喬樅謹案說文舟部舫船也各本作舫師此據韻會明堂月

令曰舫人舫人二字依段氏補習水者从舟方聲許所引

明堂月令卽鄭所謂今月令舫正字榜假借字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榜人歌張揖注云榜船也月令

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張所引月令亦卽今月令

文也舫榜聲相近故舫人亦曰榜人余正釋言舫

舟也廣雅釋水舫榜並云船也則固以榜爲舫矣



榜人謂船長蓋猶今所稱舵師故許云習水者月令下文命澤人納材葦淮南時則訓作命滂人入材葦高誘注云滂人掌池澤之官滂人亦卽榜人舫或省作方方或从水作汸見說文方部汸滂皆以聲同假借也

又案呂氏春秋命漁師文與月令同淮南子作漁人高誘注並云掌魚官漁讀若相語之語攷周禮敝人釋文敝音魚本又作魚亦作敝同又音御御音與高誘讀合左氏昭二十年傳澤之萑蒲舟敝守之杜預注舟敝官各正義曰澤中有水有魚故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十

以舟敝爲官名釋文曰敝音交喬樅謂陸孔音義均非也敝蓋敝之譌字說文御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自御御或作敝案自御當是舟御自爲舟之字誤敝爲敝之形譌說文支部敝禁也可證敝卽敝字古者魚音近通用故列子吾語汝作魚語汝水經濟水注魚山卽吾山敝又與虞通故魯語曰召舟虞詩騶虞劉芳義云或作騶吾然則舟敝卽周禮所謂敝人今月令所謂榜人者是也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注云今月令四爲田喬樅謹案鄭君釋四監爲王山林川澤之官周官

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故據周禮爲解正義曰今月令四爲田令田監大合秩芻義亦通也今攷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命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高誘注云周制天子畿內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時縣大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說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其說又與鄭異誘師事涿郡盧植盧君亦治禮記者蓋由文字有異故師說亦不同耳其器圖以闕○注云闕讀如絃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十

喬樅謹案闕說文云巷門也故鄭讀闕如絃文選答賓戲廓帝絃注引項岱曰絃張也物之張者有中寬含物之象故鄭以絃爲中寬象土含物易象上傳含宏光大崔注云含有萬物爲宏注引鄭司農云宏讀爲絃繼之絃是宏與絃字通衆經音義十七云宏古文裕同史記司馬相如傳必將崇論閎議漢書作崇論裕議是闕又與裕通矣民多瘡疾○注云今月令瘡疾爲疾疫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淮南子並同禮記作瘡疾高誘注云金氣火氣寒熱相干不節使民病瘡疾瘡



疾寒熱所生也說與鄭君合今月令作疾疫者據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鄭注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穢以發陳氣禦止疾疫今月令即明堂月令故文亦同作疾疫也閩監毛本疾字作厲當從宋本岳本作疾疫爲正阮氏校勘記從閩監毛本厲字非是

羣鳥養羞○注云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士

喬樅謹案逸周書時訓解與禮記月令文同呂氏春秋亦作羣鳥養羞高誘注云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御寒也淮南子作羣鳥翔高誘注云寒氣至羣鳥肥盛試其羽翼而高翔翔者六羽不動也或作養養育其羽毛也誘注呂氏春秋自言依先師舊訓輒爲之解其注淮南子言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乃深思先師之訓爲之注解既言依先師之訓自是舊說解羣鳥養羞爲養進其毛羽故淮南子或作羣鳥翔盧君盧植也盧嘗作禮記解詁誘言從盧君受淮南子句讀

此足見禮家舊說解羣鳥養羞義亦或然也鄭君注云羞謂所食也此據夏小正傳養也者不盡食也爲解亦禮家師說也羣鳥丹良二者文異師說又復不同故云未聞孰是

又案皇侃義疏以丹良爲螢火正義引之謂未知皇氏何所依據案晉崔豹古今注螢火一名丹良一名丹鳥腐草爲之食蚊蚋此皇侃說所本也又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五引月令曰丹鳥羞白鳥白鳥蚊也丹鳥螢也御覽既列大戴禮夏小正丹鳥羞白鳥云云於前又於此引月令曰丹鳥羞白鳥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士

疑月令別本羣鳥養羞句或作丹鳥羞白鳥一與夏小正合一與逸周書及呂氏春秋合故鄭云二者文異謂月令之文別本或異非謂月令與夏小正文異也蔡邕明堂月令論所引有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云云又月令答問曰子何爲著月令說也日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畧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是月令章句固多別本矣後漢景鸞著有月令章句見後漢書本傳及常璩華陽國志宋戴顒亦有月令章句見舊唐書經籍志今皆



亡佚

執弓挾矢以獵。○注云今月令獵爲射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作執弓操矢以射與今月令文同淮南子作執弓操矢以獵與禮記文同射亦田獵之事義並得通續漢志五劉昭注引月令章句曰親執弓以射禽所以教兆民戰事也四時閑習以救無辜以伐有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危也蔡之章句是釋明堂月令文言親執弓以射禽此足証今月令之皆作射字矣

乘平路。○注云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軫字之誤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古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作平路與禮記同軫亦平也說文衣部云軫平服也从衣參聲參說文或作𦨇左氏昭二十六年傳鬢鬢眉釋文云鬢黑也平服亦曰軫衣从參爲聲亦取參爲黑義也軫是平色故鄭以今月令軫字當爲軫字之誤段氏注說文軫字下引今月令易軫爲軫引鄭君注竟易軫爲軫未免勇於自信矣軫訓同服不訓平服故古文軫字作均詳見禮堂經說軫約二字辨

命大史豐龜筮。○注云今月令曰豐祠祠衍字

喬樅謹案周禮龜人上春豐龜祭祀先卜注云豐

殺牲以血之神之也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月令孟冬日豐祠龜策彼注所引月令是據今月令又故有祠字此注云祠衍字者豐龜筮用牲本以祭祀先卜言豐則祠可知矣初學記三十引蔡邕月令章句曰以牲祠龜筮塗以牲血謂之豐龜者龜甲所以卜也筮者蓍草所以筮也蔡之章句正據今月令文呂氏春秋曰是月也命大卜禱祀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呂氏蓋亦據明堂月令之文呂不言豐者言禱祀龜策則豐亦從可知矣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圭

固封疆。○注云今月令疆或爲璽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淮南子均作固封璽與今月令文同高誘注璽讀曰移徙之徙封璽印封也說文土部璽王者之印也以王土爲所引从土爾聲璽籀文从玉璽字從土所以王土者故封疆亦或作封璽鄭釋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與下文備邊竟完要塞爲類高釋固封璽謂固印封又與上文脩鍵閉慎管籥爲類義各有當也應劭漢官儀曰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傳曰封者以金泥銀繩印之



以璽璽施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  
春秋傳襄公在楚武子使季治問璽書追而與之  
是也秦漢以來尊者以爲名乃使避之蔡邕獨斷  
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  
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應蔡所引月令皆據今  
月令之文也

淵澤井泉○注云今月令淵爲深

喬樅謹案淮南子作祀四海大川名澤無原淵井  
泉四字呂氏春秋文與禮記同淵深二字同義詩  
燕燕其心塞淵毛傳云淵深也左氏文十八年傳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六

齊聖廣淵杜預注淵深也文選典引斟酌道德之  
淵源注引蔡邕云水深曰淵又淵穆之讓注引蔡  
云淵穆深美之辭也列子黃帝篇心如淵泉釋文  
淵讀爲深是其証已

水澤腹堅○注云今月令無堅

喬樅謹案今月令無堅字蓋讀腹如複釋文腹本  
作複複字是也謂水方盛雖水澤亦皆凝合重複  
也呂氏春秋作水澤復堅高誘注云復亦盛也復  
或作複複重聚也盧文弨校本云堅字乃後人以  
月令之文益之今刪去盧校非是呂氏春秋與禮

記月令同者甚多如無悖於時及百祀之薪燎句  
盧皆將據鄭引今月令盡刪其字句耶且如母或  
作爲淫巧淵深井泉之類亦皆將據鄭引今月令  
盡改其文字耶而必於此刪去堅字斯爲繆矣  
及百祀之薪燎○注云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淮南子皆有此句與禮記月  
令文同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七



曾子問第七

凡告用牲幣○注云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

案鄭注周禮大祝職引此文云告用牲幣不破牲字皇氏熊氏以此爲諸侯禮不應用牲故牲當爲制其天子則當用牲熊氏所引周禮注是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大 齊案儀禮聘禮釋幣制平纁束注引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也平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大 純四只歟賈疏引趙商問曰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只何答曰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然則制幣者幅廣二尺四寸匹長一丈八尺此爲王者所定之制幣惟昏禮納幣每幅長二丈異於制幣取其匹偶之義也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五尋得四丈此合計兩匹之數是每匹長二丈也記此節皆言諸侯適天子告奠于社稷宗廟山川之禮下文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

禩無用牲之文故知牲幣當爲制幣於周禮大祝引此文不破牲字者據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校人職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黃駒是惟天子告得用牲其禮異於諸侯又尙書言巡守禮歸格于藝祖用特皆其明證此鄭之稽合經典以訂之者也

莫而後辭於殯○注云殯當爲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

喬樞謹案說文云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从友从賓賓亦聲釋名釋喪制云於西壁下塗之曰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大

殯殯賓也賓客遇之言稍遠也是殯字兼有賓義鄭知此殯爲賓之聲誤者據儀禮既夕禮請啟期告于賓之後即陳葬事下云商祝聲三啟三方是告殯啟神之事今先云辭於殯乃云遂脩葬事故知辭於殯當爲啟期告賓之辭也雜記注載柩將殯釋文殯或作賓此或假賓爲殯字又周禮司儀賓使者如初之儀注賓當爲領此假賓爲領字也莊子徐無鬼篇以賓寡人从矣釋文賓本作殯此假賓爲殯字也說劍篇皆蓬頭突賓釋文引司馬彪注賓讀爲髮此假賓爲賓字也皆以聲同通借



既封而歸不俟子。○注云封當爲窆  
既封改服而往。○注云封亦當爲窆

喬樅謹案奔喪之禮日行百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彌益促也此二節一言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一言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皆聞喪而不得卽奔故曰遂既窆而歸遂既改服而往封聚土爲墳也窆葬下棺也記文明言不俟子知在未封墳之前若待封土既畢必在子還之後不得言不俟子矣故知封當爲窆君父一也故云封亦當爲窆餘詳檀弓下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不旅不假。○注云假讀爲假不假不假王人也

喬樅謹案假者王人受祭福之辭也假假聲同古相通借禮運祝嘏辭說釋文假本作假詩那湯孫奏假爾雅釋詁注作湯孫奏假烈祖假假無言左氏昭二十年傳作奏假無言皆其証也儀禮少年饋食禮以假于主人注古文假爲格此亦聲近假借字士冠禮孝友時格注云古文格爲假釋文假本作假格假並訓至故古文借假爲格又借格爲假也方言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謂之假或曰夏又曰自閩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

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假夏假並訓大故方言以夏爲假又以假爲假也

不綏祭。○注云綏周禮作墮

案周禮守祧既祭則藏其隋儀禮士虞禮墮祭注今文墮爲綏特牲少牢或作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墮又不綏祭注當作墮特牲饋食禮接祭注士虞禮古文曰墮祭墮與接讀同耳今文改接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接祭也又安祭注安或爲接古文接作墮今文或皆改安爲綏少牢饋食禮綏祭注綏或作接接讀爲墮古文墮爲所又綏祭注綏亦當作接古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文綏作所有司徹綏祭注綏當作接接讀爲藏其墮之墮古文爲接

喬樅謹案惠氏士奇曰說文作墜一作墮戰國策云墜飯趙孝成王方饋不墜飯是也飯以手謂放飯於器曰墜春秋傳曰墜幣楚有春秋之事將墜幣焉是也祭用幣謂奠幣於神曰墜士虞禮曰墜祭墜之爲言下也猶放飯於器也墜之爲言輸也猶輸幣於神也其音近綏曾子問士虞記少牢饋食皆作綏因綏爲接因墜爲隋轉相假借失其本義當定作墜尸與主人主婦之祭祝命之佐食助



之者謂之陸陸者神饗之後尸祭神餘尸飽之後  
主人主婦又祭尸餘而主人陸祭則當受嘏之時  
孔疏云將受福先陸祭陸爲嘏設不嘏亦不陸故  
言陸則嘏可知也曾子問攝王不嘏故不陸士虞  
禮喪主不嘏故亦不陸也惠說得之鄭於士虞禮  
不綏祭注云綏當爲墮則直更正其字又士虞禮  
注引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亦徑作墮字或鄭所  
據周禮本作墮也

殤不祔祭○注云祔當爲備聲之誤也

案孔氏正義引喪服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故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知此祔字當爲備

喬樅謹案祔備聲相近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引曾  
子問文作殤不備祭此鄭據喪服小記訂正其誤  
也又特牲饋食禮尸備答拜焉注云古文備爲復  
此亦以聲近通假家大人曰說文備下引易曰備  
牛乘馬从牛荀聲玉篇備服也以鞍裝馬也備卽  
備字集韻二沃備用牛也通作服今易作服牛乘  
馬亦以聲近假服爲備字此皆其聲類也

不知其已之遲數○注云數讀爲速

案樂記衛音趨數注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祭義

趨以速注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又攷工記戚速書  
或爲數

喬樅謹案攷工記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注云速  
疾也書或作數數字讀色角反則義訓爲疾意又  
弓人則莫能以速中注故書速或作數鄭司農云  
字從速速疾也皆以義近通假速亦作速呂覽辨  
土篇弱不相害故速大高注速疾也荀子議兵篇  
輕利剽速注速與速同

遂與機而往○注云機與尸之牀也與機或爲餘機

喬樅謹案與餘聲同說文與从車昇聲昇共舉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讀若余嫗女字也从女與聲讀若余尔疋稿車乞  
與釋文與本作英又作蔭亦以聲近通假



文王世子第八

既興器○注云興當爲豐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豐之

喬樅謹案雜記云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豐之以  
豶豚是器成當豐之鄭君據雜記文故以興爲豐  
字之誤豐俗作豐與興字形近又學記注興歆也  
周禮注豐者神之也血祭曰豐有神歆之義故殺  
牲以血薦神曰豐周禮大祝隋豐是也殺牲以血  
塗器亦曰豐周禮天府豐寶鎮及寶器是也殺牲  
以血澆屋亦曰豐雜記豐廟禮及管子小問篇豐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二五

社是也豐又與熏通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豐浴  
注云豐浴謂以香熏草藥沐浴國語齊語三豐三  
浴之注豐或爲熏又與徽通周禮人共其豐也  
鄭司農云豐讀爲徽徽亦香美之意也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注云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  
也

喬樅謹案于迂聲同通用鄭氏本論語子之于也  
何晏本作迂釋文迂本作于是也于亦有廣大之  
義禮記檀弓下于則于正義云于謂廣大于音近  
迂迂是廣大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又方言

一于大也書大傳朱于注云于大也皆其驗也  
至于賻謂承含○注云承讀爲賻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賻从曾聲與承相近左氏哀四年傳諸  
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注云承音懲蓋楚言疏謂承  
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喬樅謂  
詩小毖予其懲而毖後患釋文引韓詩云懲苦也  
廣雅釋詁四憎苦也疑左傳承字當亦憎之假借  
與此賻含聲借作承者同又禮運瘞瘠注瘠或作  
贈釋文云瘠本作增周禮男巫冬堂贈注故書贈  
爲贈杜子春云瘠當爲贈皆以聲同通假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二五

其刑罪則織刺○注云織讀爲殲殲刺也刺割也

喬樅謹案釋文云織依注音鍼之林反徐子廉反  
注本或作織讀爲殲者是依徐音而改也阮氏校  
勘記曰惠棟校宋本上殲字作鍼九經古義云據  
釋文則當云織讀爲鍼故下注訓爲刺今本皆從  
徐音誤爲殲盧文弼校云兩殲字俱當從釋文作  
鍼喬樅攷廣雅釋詁一鍼刺也訓與鄭注合鍼通  
作箴說文鍼所以縫也从金咸聲又云箴綴衣箴  
也从竹咸聲文王世子注箴藥所勝釋文箴本亦  
作鍼國語楚語注箴刺也是鍼箴義同織得讀爲



鉞者織通作織均从鐵聲鐵从成聲說文成絕也  
一曰田器古文讀若成一日讀若詩云織織女手  
成與成聲同織與織字通故鄭讀織爲鉞訓云刺  
也若織字說文云微盡也春秋齊人殲于遂公羊  
作織傳云織者何積也皆與刺義無涉

亦告于甸人○注云告讀爲鞠讀書用法曰鞠

案毛詩十月之交日月告凶劉向引作鞠凶詳見前  
檀弓

喬樅謹案鞠者鞠之通假鞠本作鞠从卒从人从  
言竹聲說文籀窮理學人也漢書刑法志注引如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淳曰以囚辭決獄事爲鞠與鄭注合周禮小司寇  
讀書則用法注引鄭司農云如今時讀鞠已乃論  
之賈疏云鞠謂劾囚之要辭行刑之時讀已乃論  
其罪是也文選東京賦陳師鞠旅薛綜注鞠之言  
告也漢書叙傳幽通賦許相理而鞠條師古曰鞠  
告也義通故古相假借

兌命曰○注云兌當爲說說命書篇名

案學記兌命曰注兌當爲說字之誤也緇衣兌命曰  
注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  
尙書篇名也

喬樅謹案易象下傳說卦傳並云兌說也序卦傳  
兌者說也是兌說義通故說字古卽消借作兌如  
詩綿昆夷駉矣孟子梁惠王下注引作昆夷兌矣  
亦消借爲之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禮運第九

黃桴而土鼓。○注云黃讀爲由聲之誤也。由堀也。謂搏土爲桴也。

喬樅謹案說文由堞也从土口口屈象形塊俗由字又云堀由也从土畱聲堞由也从土業聲重文卩云堞或从卜爾雅釋言由堀也郭璞注引國語枕王以堀今吳語作枕王以堞段懋堂以堀卽堞之異文是也。由之聲爲黃者由俗作塊鬼貴聲近故餽字古文或假借作饋是其証也。塊亦或借魁與塊爲之荀子性惡篇塊然獨立天地之間注云禮記鄭讀攷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天

傀與塊同漢書東方朔傳魁然無徒注云魁讀曰塊塊然獨處之意皆以聲近假借

然後飯腥而苴孰。○注云苴或爲俎。喬樅謹案苴俎聲同釋文苴苴也攷儀禮既夕禮將焚設遺奠徹巾苴牲取下體注云苴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然則此所苴牲體卽遺奠之俎實故苴孰或作俎孰義並得通又漢書郊祀志上席用苴稽集注引如淳曰苴讀如租晉灼曰苴藉也師古曰苴字本作植假借用疑禮記或本假植字爲之又消

借作俎漢高頤碑開斷也組組字亦苴之假借

醴醴在戶粢醴在堂登酒在下。○注云粢讀爲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醕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醴與盎登與沈蓋同物也。

案士虞禮明齊注今文曰明粢酒正五齊之名杜子春讀齊皆爲粢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注齊或爲粢

喬樅謹案粢齊古字通周禮甸師以共齋盛孟子滕文公下作以共粢盛穀梁桓十四年傳作以共齊盛肆師表齋盛告潔注云齋六穀也詩甫田以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天

我齊明傳云器實曰齊國語周語上帝之粢盛注云器實曰粢是齊粢通用之驗司尊彝有鬱齊醴齊盎齊注云故書齊爲齋鄭司農云齋皆讀爲齊和之齊杜子春云齋讀皆爲粢杜以齋卽粢字故於酒正五齊亦皆讀爲粢鄭君從司農讀爲齊和之齊故於酒正注云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此禮運注以粢爲齊之聲誤亦據酒正文爲斷也古文从齊从次者字多通用如詩楚茨玉藻注引作楚齊王逸楚詞注又引作楚齊周禮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齋注引司農云齋或爲資典婦功內



人女功之事齋注故書齋爲資皆其例也

又案醖與盎同物者攷說文酉部醖濁酒也从酉盎聲醖爵也一曰濁酒微清也从酉莛聲是醖與醖訓同盎字乃醖古文之消借鄭注酒正盎齊云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鄭白矣鄭醖亦聲相近詩崧高王績之事釋文引韓詩作王踐之事中庸踐其位注云踐或作績是其驗已又醖爲爵名卽琖字之琖字說文新附琖或从皿作蓋蓋爲盎屬與盎爲缶屬者物亦相類古或假醖爲盎字故郊特牲醖酒說于清注直云醖酒盎齊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又案周禮酒正注引禮運曰元酒在室醖醖在戶案醖在室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鄭志載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答今解可去澄字又坊記醖酒在室醖酒在室澄酒在下注云澄酒清酒也田瓊疑而我問鄭答之云禮運云醖醖醖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坊記云醖也醖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鄭據坊記醖酒醖酒卽醖齊醖齊是五齊皆可言酒沈齊於五齊爲最清故亦云清酒非謂三酒中之清酒也

沈齊亦稱澄酒者按劉熙釋名釋飲食云沈齊濁滓沈下汁清在上也澄字訓清亦訓湛文選吳都賦及曹子建公燕詩李善注並引字書曰澄湛也湛卽古沈字荀子解蔽篇湛濁在下清明在上注云湛讀爲沈漢書多以湛爲沈字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云變當爲辨聲之誤也辨猶正也

案易由辨之不早辨也荀爽辨作變

喬樅謹案穀梁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篇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傳曰君在祭樂之中聞大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注云變謂死喪與此正可相証鄭君云變當爲辨聲之誤也按孟子告子上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丁云辨本作變於義當爲辨是古書多以變爲辨字由於聲近故致誤也然辨字亦得與變義通莊子逍遙遊云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釋文云辯變也又楚詞九辯序云辯者變也是其証已王氏經義述聞云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變官民能歷其才藝變當讀爲辨漢梁相費汎



碑變爭路銷亦以變爲辨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云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

案樂記故人不耐無樂注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以能爲三台字此獨存焉孔氏禮運正義引說文漢書惠帝紀以古之能爲此耐字取堪能之義今書悉作能或有作耐字者則此及樂記是矣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象云利建侯而不甯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今案說文第九下而頰毛也耐罪不至髡也從而从彡重文耐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而耐耐三者聲義皆近故古通耐直作而者古字省耳孔冲遠以爲誤不安寸非也漢書高帝紀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應劭注耐音若能是以耐爲耐也史記高祖功臣侯表索隱引字林以多髻髮曰耐是以耐爲而也易眇能視跛能履虞翻本能作而淮南子原道訓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勝多高誘注而能也是以而爲耐也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暵錯傳其性能寒其性能暑嚴助傳不能其水土也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西域傳不能飢渴書耐悉作能此所謂後世變之

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注云藝或爲倪

喬樅謹案藝倪一聲之轉左氏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叔詣會晉趙鞅公羊穀梁春秋皆作叔倪左氏釋文詣五計反公羊釋文倪音詣又五兮反左氏作詣穀梁釋文同是倪字與詣以聲近假借又隸釋載孔宙碑黎儀以康費鳳碑黎儀瘁傷隸續載斥彰長田君碑安惠黎儀皆借儀爲倪字亦以聲近通假也又案釋文爲倪音五計反視也陸以倪訓視音五計反疑是倪讀爲倪廣韵倪音五稽反晚音五計反可証也月以爲量故功有晚也即周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禮之月終則令正月要而以其治謂隨月攷視其事知其能否也

列祭祀瘞繒○注云埋牲曰瘞幣帛曰繒繒或作贈喬樅謹案繒或作贈者攷周禮男巫冬堂贈注云故書贈爲贈杜子春云贈當爲贈堂贈謂逐疫也贈贈古音同部故周禮假贈爲贈字禮記又假繒爲贈字家語爲王肅所撰王本禮記必瘞繒作贈字故以增封爲訓禮記釋文瘞繒本又作增同以仍反又則登反又似登反作增之本即王肅本也贈與增義亦相通詩崧高以贈申伯毛傳云贈增



也可証

其居人也曰養○注云養當爲義字之誤也孝經說曰義由人出

案孔氏正義引聖證論王肅以下云獲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其居人曰養馬昭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此云禮義者人之大端下每云義故知養當爲義也張融謹案亦從鄭說壽祺案馬昭申鄭甚明今但循此經下文讀之則此句當爲義不得爲養瞭然矣

喬樞謹案王肅好與鄭爲異故釋此養字作養食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解而以下文食而弗肥附會其說又僞作家語以証之其義矯強不可從古簡有剝蝕者字形易於致誤鄭君據孝經說義由人出斷養字爲義之誤訓極精確如荀子禮論不能養之注云養或爲食是蝕其上牛字而誤養爲食此其居人也曰養鄭云養當爲義是蝕其下半字而誤義爲養也

天子以德爲車○注云車或爲居

喬樞謹案車居音同義通古文多相假借爾雅釋草望桑居釋文云居本作車莊子徐無鬼篇若乘日之車釋文云車元嘉本作居皆以音同通假釋

名釋車云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車舍也行者所處若居舍也是車之爲訓本取義於居矣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禮器第十

大圭不琢○注云琢當爲篆字之誤也

案釋文琢字又作琢文轉反琢與篆同形近琢

喬樅謹案漢書董仲舒傳良玉不琢注云琢謂彫刻爲文也周禮典瑞琢圭璋璧琮鄭司農云琢有圻鄂琢起琢篆古書通用巾車孤乘夏篆注故書夏篆爲夏綠鄭司農云夏赤色綠綠色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琢之琢夏琢穀有約也是篆琢古通之証琢本治玉之名彫琢亦作彫琢漢書王吉傳工不造瑀琢東方朔傳陰奉瑀琢刻鏤之好以納其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心揚雄傳下除彫琢之巧皆用琢字列子黃帝篇

雕琢復朴釋文云琢本作琢爾雅釋訓如琢如磨釋文云琢本或作琢皆其驗也下郊特牲篇大圭不琢鄭注讀與禮器篇同

疏布毼○注云毼或作幕  
案儀禮少牢饋食禮皆有幕注今文幕作毼既夕禮幕用疏布注今文幕作密士冠禮設局毼注今文毼作密

胡承珙曰毼字不見說文然以𧈧部之𧈧从毼聲或作𧈧虎部之𧈧讀若毼推之知說文必有毼字轉寫脫之耳或謂說文巾部有幘字注幘幘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幘人今周禮作幕人少牢饋食禮皆有幕注今文幕作毼是幘幕毼三字並同說文有幘字卽不必更有毼不知幘毼自屬雙聲而况非同字禮經今文作毼者正字古文作密者假借字

燔柴於輿○注云輿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饔饔饔饔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案許氏五經異義引大戴禮器正作竈風俗通祀典篇引禮器記曰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徵之許應二家知鄭亦本大戴禮也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引禮器曰燔柴於爨夫爨者老婦之祭字徑作爨與禮記注合可知非鄭所改蓋大戴記亦有禮器篇其字作爨一本或作竈鄭據之而言耳

詔侑武方○注云武當爲無聲之誤也詔侑或爲詔囿  
案春秋蔡侯獻舞穀梁作武周禮鄉大夫五曰興舞注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無爲舞  
喬樅謹案馬融論語注曰射有五善五曰興武與



舞同也皇侃疏云射容與樂舞趣與相會進退同也是周禮鄉大夫五曰興舞故書作興無馬融本又作興武蓋亦以聲近假借詔侑釋文云侑音又本或作宥侑宥圍三字皆从有聲以音同通假儀禮聘禮朝服致之以侑幣有司徹乃議侑子賓注云古文侑皆作宥荀子宥坐注云宥與侑同

又案釋文云詔圖音圖下圖邱同本亦作詔圖岳本禮記注作詔侑或爲詔圖考文云古本足利本圖作圖阮氏校勘記載段玉裁云韻會二蕭引亦作詔圖是陸所見禮記注本有作詔圖詔圖者岳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所見禮記注本有作詔圖者考文所據禮記注本有作詔圖者然作詔圖武方疑說禮者以詔爲大詔武爲大武圖爲圖邱方爲方澤謂祭天地祀四望及享先祖之禮其爲尸亦皆坐也

必先有事於類宮○注云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爲郊宮

喬樞謹案釋文類本或作泮依注音判今詩字作泮類宮爲郊之學故亦稱郊宮鄭較異義云元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

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卽辟雍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此復以辟雍同義之証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哲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家大人曰鄭注王制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又云

禮記鄭讀攷

卷二

三

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此據周制言也較異義云大學卽辟雍辟雍三靈同處在郊此專以殷制言之又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王者相變之宜此謂殷制變於夏制也王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禮故辟雍大學在郊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鄭注郊射爲射宮於學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熊氏云武王代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據此則武王作鎬京辟雍當在散軍郊射之後更



立於國中也鄭注王制與駁異義說相貫通或疑其兩歧者非王制正義又引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雍在郊非鄭義喬樅謂禮器正義釋類宮郊之學謂魯以小學爲類宮其說未合鄭據詩頌美僖公既作泮宮有淮夷攸服及獻馘獻囚事爲與辟雍同義之証辟雍既爲周之大學則類宮自是魯之大學而類宮或爲郊宮者殷制大學在郊小學在國周制大學在國小學在郊魯備四代之學而以類宮爲大學設之於郊蓋亦參用殷制所以異於鎬京辟雍也孔氏泥周制小學在郊之語並

禮記鄭讀攷

卷二

罕

謂天子亦以小學爲辟雍殆失攷耳又案王氏經義述聞曰注言詩所謂類宮也則正文必不作類宮而作郊宮注內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類字亦當作郊蓋經言郊宮卽魯頌之類宮故曰郊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郊之學也正釋郊宮二字字或爲郊宮當作字或爲類宮蓋郊宮卽類宮故本亦有作類宮者釋文正義本所據經文注文均誤王說是也成十七年公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則其誤久矣

必先有事於惡池○注云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滙夷并州川

案此据周禮職方氏

喬樅謹案釋文惡依注音呼又作虜好胡反今周禮本作虜池虜古乎字也集韻呼通作虜嗥呼池出函城見職方氏并州川注呼池亦作虜沱穆天子傳一北循虜沱之陽注云虜沱河今在雁門鹵城縣陽水北惠氏棟曰秦惠王詛楚文云告于不黑大神亞醜卽惡池也亞與惡通易經言天下之至噴而不可惡也荀爽本惡作亞史記盧縮孫他之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

禮記鄭讀攷

卷二

罕

喬樅謹案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是擯者皆所以詔告賓主導以行禮也故稱擯詔詔或爲紹者擯有上擯承擯紹擯三者皆王人所使以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周禮大行人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若擯者三人則士爲紹擯者一人史記魯仲連傳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集解引郭璞云紹介相佑



助者也紹介猶言介紹與此言摺紹者同

犧尊在酉○注云犧周禮作獻

案周禮司尊彝注獻讀爲犧禮記郊特牲汁獻說於醢酒注獻讀當爲莎齊語聲之誤也

喬樾謹案周禮獻尊注引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爵頤故訓傳曰犧尊有沙飾也明堂位注曰犧尊以沙羽爲畫飾鄭志張逸問曰犧讀爲沙沙鳳凰也不解鳳凰何以爲沙答曰刻畫鳳凰之象於尊其形斐然或有作獻者齊人之聲誤耳段玉裁曰案云或作獻正謂周禮也周禮字

禮記鄭讀攷

卷二

聖

作獻而必易爲犧者元寒歌戈兩部通用之理如尙書大誥民獻有十夫歐陽夏侯作民儀大射儀獻讀爲沙郊特牲獻讀爲莎司尊彝獻酌鄭司農讀爲儀鄭君讀爲莎皆是牧人祭祀共其犧牲鄭君云犧牲毛羽完具也引左傳雄雞斷尾憚犧爲証是則犧字本義謂鳥獸毛羽純完斐然者故以之刻尊號曰犧尊先鄭云翡翠後鄭云鳳凰其意一也說文犧字下云賈侍中說此非古字於此知古犧牲犧尊字皆祇作義不從牛毛公時詩作義尊故毛於其同音得其義訓惟有沙飾此乃周

秦相傳古訓王肅輩不知此乃云犧尊象尊形如牛象真妄說耳且云魯郡青州皆於地中得犧尊爲牛形此尤不可信即真地中出此器又何以知必爲經典之犧尊也皆由不解犧字耳說文說周禮六尊亦作犧尊同仲師讀

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注云肆夏當爲陔夏

案據周禮鐘師及儀禮

喬樾謹案鄭君據儀禮賓出奏陔之文定此記肆夏當爲陔夏者案周禮太司樂云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大

禮記鄭讀攷

卷二

聖

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是天子大饗諸侯賓出入亦得奏肆夏故春秋傳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此大饗爲祫祭先王之事尸之出入皆奏肆夏則祭畢而燕諸侯之助祭者其出也當奏陔夏以送之與燕禮及大射儀之燕賓同不得比於尸之出入也釋文陔古來反又作祇音同周禮鐘師字正作祇鄭君注引杜子春云祇讀爲陔鼓之陔客醉而出奏陔夏段玉裁曰陔之言戒也毛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鄭稱杜說而不易經文者



祓字固從戒無庸改字也說文示部曰祓宗廟奏祓樂从示戒聲自部曰陔階次也从自亥聲是知周禮爲正字儀禮爲假借字許君亦從故書作祓矣奏祓不必在宗廟而許云宗廟者爲其字之从示也鄭君說禮器云天子祫祭先王諸侯禮畢而出祓夏而送之笙師教陔樂鄭君云陔樂陔夏之樂也是以陔爲卽祓字

禮記鄭讀攷

卷二

四

禮記鄭讀攷卷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樞述

郊特牲第十一

次路五就○注云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喬樞謹案此殷制也禮器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注云大路殷祭天之車也正義云次路殷之第三車也此記正義云先路亦殷路也殷則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爲先攷周禮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二就金路鉤樊纓九就象路朱樊纓七就革路龍勒條纓五就木路前樊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一

鵠纓注云木路不言就數與革路同周人尙文以多爲貴自金路以下就數相降以二此大路先路次路就數亦相加以二故知禮器言次路七就七爲五字之誤也詩豳風七月鳴鵲王肅云鵲及鷦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古五字如七春秋昭十七年傳正義亦引王肅詩說云七當爲五古文五字似七故誤

饗禘有樂○故春禘而秋嘗○注云此禘當爲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

案孔氏正義引皇氏云此既破禘爲禴故於祭統秋



嘗不復更破從此可知也

喬樅謹案釋文饗神音藥下春神同攷爾雅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蒸此記所論謂夏殷禮也王制言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祠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鄭君以夏殷之禮有春祠而無春禘故定此禘字爲禘之誤所以交於且明之義也○注云且當爲神篆字之誤也喬樅謹案說文云昌籀文申疑古文假申爲神字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二

與且形近故致誤耳周頌應田縣鼓箋云田當作神聲轉字誤變而爲田亦與神之誤爲且者相似此記下文云不取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又云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也故知此且明當作神明王氏經義述聞曰案汗簡古尙書神作禱古文四聲引崔希裕纂古神作豐集韻神古作豐脫去上半而爲且矣其說亦通汪中述學謂詩昊天曰旦且乃神字之誤與此記交於且明神字作且其誤正同

繡黼丹朱中衣○注云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綃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繡領也

案與詩素衣朱襮箋改傳繡黼爲綃同从魯詩之說也昏禮注同

喬樅謹案士昏禮姆纁笄宵衣注云宵爲詩素衣朱綃之綃又云姆亦元衣以綃爲領逕易經文宵字作綃特牲饋食禮主婦纁笄宵衣注云宵綃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綃本名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宵皆綃之假借鄭君於特牲不改宵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爲綃者以士昏注讀宵爲綃其義已見故文從省耳禮家多齊詩之學齊詩假宵爲綃毛詩假繡爲綃惟魯詩作綃用正字故鄭讀從魯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注云二或爲三

案五經異義公羊說據二王之後古春秋左氏說兼論三恪韋元成施肇等以爲王者所封三代而已此禮記別本所以或作二或爲三也

喬樅謹案正義引鄭駁異義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恪者敬也敬其先



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何得比夏殷之後又詩  
陳譜正義引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  
之後是鄭君意以二代爲長左傳襄二十五年云  
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杜預  
注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  
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元凱之注即本於韋施說

諸侯不臣寓公○注云寓寄也寓或爲託

喬樅謹案寓託二字訓義相同說文寓寄也从宀  
出聲重文寓云寓或从宀託寄也从言毛聲侂寄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四

也从人庀聲庀古文宅託與侂通論語可以託六  
尺之孤玉篇人部引論語作可以侂六尺之孤宅  
之从宀从广與寓之从宀从广同意孟子萬章下  
士之不託諸侯注託寄也離婁下無寓人於我室  
注寓寄也管子大匡百姓寓焉注云寓寄託也又  
山權數託舍於若注託舍猶寄居也方言二寓託  
寄也凡託爲寄

鄉人禘○注云禘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  
禘或爲獻或爲儺

案論語鄉人儺鄭注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

疫鬼魯讀儺爲獻今從古

喬樅謹案釋文禘音傷鬼名也難乃多反下同本  
又作儺攷說文禘道上祭也周禮大祝辨九祭二  
曰衍祭注引鄭司農云衍祭養之道中如今祭禘  
無所主命段玉裁曰韵會引說文禘強鬼也又引  
禮記鄉人禘注逐強鬼也又引廣韻道上祭也疑  
說文示部本有二字禘強鬼也从示傷省聲禘道  
上祭也从示易聲周禮司巫注下禘此傷省聲之  
禘也大祝注如今祭禘此易聲之禘也郊特牲鄉  
人禘其字亦當從禘喬樅案玉篇示部禘與章書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五

羊二切強鬼也道上祭也玉篇音義皆本說文疑  
說文禘字下本有二訓轉寫脫去強鬼也三字耳  
段謂有禘禘一文殆未必然字之從易從易者多  
是或體如場或作場湯或作湯之類皆是集韵三  
禘強鬼也一曰祭名或作禘是禘乃禘之或體類  
篇禘余章切說文道上祭禘尸羊切強鬼也一曰  
祭名始分別禘禘爲二然禘下一曰祭名之訓仍  
是禘之訓義則禘即禘字也禘說文本有強鬼也  
之訓故韵會引之禘或爲獻或爲儺者禮家所傳  
師讀文異耳周禮占夢遂令始難毆疫注云難謂



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爲難杜子春難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段玉裁曰難杜子春讀爲難問之難而鄭從之故占夢方相氏注皆云難卻於月令季春季秋季冬注云此難難陰氣也此難難陽氣也難皆當讀乃旦反杜云讀爲難問之難者訓其音義也云其字當作難者定其形不當作難又三引月令皆作難以爲証說文人部難行有節也引詩佩玉之難不引周禮然則許亦依杜說毆疫之字作難矣古論語本作難後人改之加人旁耳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劉昌宗周禮音依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六

杜難音乃旦反是也咸衰音乃多反乃詩竹竿難字之音陸氏於方相氏月令郊特牲鄉黨皆音乃多反淺人反以難爲毆疫正字改易消譌音形俱失段說是也續漢書禮儀志中注引譙周論語注亦云難卻之也以韋矢射之淮南時則訓天子乃難高誘注難猶除也難讀陳難之難又呂氏春秋季春紀注難讀論語鄉人難同尤足証古論語字本作難故高誘讀從之

二日伐鼓何居○注云居讀爲姬語之助也案詳見前極弓

惟社邱乘共築盛○注云四邱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穀一乘乘或爲隣

喬樅謹案周禮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隤之之隤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小司徒四邱爲甸注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說文人部衷甸引作中佃一轅車也甸古音同陳陳乘聲同甸乘字通乘隣音近故檀弓陳乘疾注云陳或作陵楚人聲隣亦作鄰古作鄰北海相景君銘鄰邦歸向鄰即鄰字麥麥形相似乘陵訓相同故乘或爲鄰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七

而君親誓社○注云社或爲省

喬樅謹案玉藻云惟君有黼裘以誓省注省當爲黼黼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黼田之禮鄭君於玉藻破省爲黼故於郊特牲亦不從或本省字據上文季春出火然後備其車賦而歷其卒伍是春時蒐曰之禮周官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與此記誓社文正合

而流示之禽而監諸利○注云監讀爲艷行田示之以禽使飲艷之



喬樅謹案鹽豔一聲之轉毛詩小雅豔妻煽方處  
尙書中候作剡妻魯詩作閭妻剡閭與鹽字亦聲  
同惠棟九經古義云古樂府有昔昔鹽三婦鹽亦  
作豔古字通儀徵阮氏曰大戴記官人篇淹之以  
利淹與豔同逸周書官人解臨之以利臨乃鹽字  
之譌鹽淹豔三者通也

獻命庫門之內○注云庫或爲廩

喬樅謹案庫廩二字訓義相通說文庫兵車藏也  
从車在广下廩馬舍也从广段聲釋名釋宮室云  
庫舍也物所在之舍也故齊魯謂庫爲舍也廩句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也句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廣雅釋宮屋庫府廩並  
訓舍也故禮記庫或爲廩

大圭不琢○注云琢當爲篆字之誤也

案詳見前禮記篇

一與之齊○注云齊或爲醢

喬樅謹案說文西部醢冠娶禮祭也从酉焦聲醢  
或从示玉篇西部醢冠娶妻也禮祭也或作醢字  
攷士昏禮女父醢女而俟迎者婿父醢子命之往  
迎又曰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庶婦則使人醢  
之醢酌用醢醢酌用酒大同小異耳是昏禮有醢

與冠禮同大戴禮禮三本篇大昏之未發齊也史  
記禮書作大昏之未廢齊也索隱曰廢齊謂婚禮  
父親醢子而迎之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是昏  
禮有齊也據司馬貞讀齊如齋訓齊爲醢謂告祖  
命子親迎禮祭也王氏引之曰齊當讀爲醢聲近  
而假借也醢與醢同說文醢飲酒盡也又云歡盡  
酒也荀子禮論利爵之不醢也楊注醢盡也謂祭  
祀畢祝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  
大戴禮醢作卒是卒爵謂之醢士昏禮贊洗爵酌  
醢王人王人拜受醢婦亦如之卒爵皆拜再醢如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九

初三醢用登亦如之婦與夫皆卒爵故曰與之醢  
也列女傳賢明傳宋鮑宗女曰婦人一醢不改夫  
死不嫁貞順傳蔡人之妻曰適人之道一與之醢  
終身不改息君夫人曰終不以身更貳醢皆本於  
此篇是古本正作醢也案如王說則齊當爲醢之  
消借醢字大戴禮作卒史記禮書作啐啐皆嘗  
也啐至齒啐入口醢則卒爵也皆飲酒淺深之節  
度散文則通故醢或作啐或作啐耳

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云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爲  
傳



喬樞謹案詩陳風夫也不良毛傳云夫傳相也正義引郊特牲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云夫或爲傳或爲傅者正謂此訓夫爲傳也李黼平曰此傳當以夫傳二字句毛讀夫爲傳也相也二字句釋傳字也孔以毛無破字之例故謂訓夫爲傳不知毛傳如此者多皆是破字特未如鄭言當讀爲某字當作某字耳喬樞謂大戴記本命云夫者扶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扶亦相助之義廣雅釋言云傳相也釋親云夫扶也皆扶助輔相之意又風俗通云夫者膚也言其智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十

膚敏宏教也故曰丈夫應劭言其智清敏宏教即本此以知帥人之義膚字古亦與扶通

血腥燭祭用氣也○注云燭或爲脂

案下文腥肆燭臠注同又祭義燭祭祭腥而退注燭祭祭腥或爲合祭腥泄脂熟也

喬樞謹案燭乃臠之假借玉篇火部燭火燄也月部臠引禮記曰三獻臠沈肉於湯中也今禮器篇作三獻燭是臠爲正字燭爲假借字衆經音義七引三蒼燭作炤晉書書義下炤與燄同炤即燭之省文祭義燭祭注湯肉曰燭即所謂沈肉於湯中

也脂廣雅釋詁云燭也玉篇月部脂瀉也生熟半也禮記云腥也王氏念孫曰說文燄於湯中淪肉也或从炙天聲作炤少牢下篇乃炤尸俎鄭注云燄溫也楚詞大招炙鵠炤鳧黏鵠陳只王逸注黏燄也燄黏燄並通又案此注燭或爲脂有司徹疏引作燭或爲燂燂即燂字儀禮聘禮注惟燂者有膚釋文云燂本一作燂

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羶○注云莫謂薦孰時也羶當爲馨馨之誤也莫或爲薦

案祭義燂燎羶羶注亦云羶當爲馨馨之誤也下文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十一

亨孰羶羶大戴記曾子大孝篇作鮮香

喬樞謹案說文云香芳也从黍从甘春秋傳曰黍稷馨香凡香之屬皆從香馨香之遠聞者从香聲聲此記上文云蕭合黍稷則炳蕭合馨羶是指黍稷言故知羶當爲馨字之聲誤王氏經義述聞曰小雅信南山傳云血以告殺骨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大雅生民傳云既奠而後燕蕭合馨香也毛公兩言合馨香皆用此篇之文而其字皆作馨則羶爲馨之借字甚明顏師古匡謬正俗曾不之考反以鄭爲迂曲而讀羶爲腥羶之



羶其失甚矣莫或爲薦者莫薦聲近義亦相通左氏昭十五年傳故能薦羹器於王注薦獻也玉藻唯世婦命於奠醢注奠猶獻也廣雅釋言奠薦也祔之爲言倮也○注云倮猶索也倮或爲諒

喬樅謹案倮諒並從京聲聲近故古或通假記上文云索祭祝於祔故鄭此注云倮猶索也段玉裁曰說文倮疆也从人京聲倮亦作僇倮不訓索而與水部之澆音同澆者澆乾漬水也索求神似之說文澆下引孟子曰孔子去齊澆淅而行即萬章篇文今本澆作接當是字之誤張敦仁撫本禮記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鄭注攷異云注倮或爲諒撫本作倮或爲諒岳本同

首也者直也○注云直或爲植

案詳見前檀弓

明水汎齊○注云汎齊或爲汎齊

喬樅謹案釋文說齊始銳反字又作汎汎本又作泛同汎清也沛之使清也此記下文云凡汎新之也是汎齊包五齊而言皆謂沛之使清不當單舉汎齊也周禮司奠羹曰醴齊縮酌盎齊汎酌此記下文云縮酌用茅醢酒汎于清五齊中汎齊醴齊

尤濁盎齊以下差清故泛醴二齊必沛之以茅盎緹汎三齊則沛之以清酒而已或本作汎齊者汎者成而滓淨泛泛然釋名云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也醴齊釀之一宿而成體有酒味而已汎齊爲新成之齊故與明水皆言貴新也

腥肆爛臠祭○注云爛或爲脂

案與上血腥爛祭注同

汎獻汎于醢酒○注云獻讀當爲莎齊語聲之誤也

案說詳見前禮器篇

猶明清與醢酒于舊澤之酒也○注云澤讀爲醴舊醴之酒謂昔酒也

卷三

三

喬樅謹案周禮司尊彝注引郊特牲曰猶明清與醢酒于舊澤之酒也澤讀曰醴明酌清酒醢酒沛之皆以舊醴之酒與此記注音義同釋名釋飲食云醴酒久釀酒澤也又云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澤久而味美也周禮酒正辨三酒之名一曰事酒二曰昔酒鄭注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醴酒也昔酒令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醴者也說文酋部云酋醴酒也从酉水半見於上釋酒醴滓下沈水半見於上故像之釋與醴古今字之異耳



有由辟焉○注云由用也辟讀爲弭謂弭兵遠罪疾也  
案據周禮小祝

喬樅謹案周禮小祝彌災兵注云彌讀爲救救安  
也男巫春招弭注云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元  
謂弭當爲救字之誤也救安也安凶禍也段玉裁  
曰彌兵左氏傳作弭兵蓋古文假借也鄭君意弭  
爲鞭弭字故改爲救謂爲字之誤小祝注彌讀曰  
救不言字之誤者彌古多用爲彌縫字義略相近  
也喬樅謂彌弭古通用字文選羽獵賦望舒彌轡  
注彌與弭古字通漢書王莽傳上彌射執平注彌

禮記鄭讀攷 卷三

讀與弭同又以彌亂發姦注彌讀曰弭弭與救義  
亦通說文救撫也从支米聲周書曰亦未克救公  
功讀若弭鄭注洛誥云救安也周書作維解內弭  
父兄注云弭安也辟又與弭通史記宋世家宋辟  
公名辟兵辟兵即弭兵也索隱引竹書紀年作桓  
侯璧兵璧兵蓋辟兵之假借史游急就章高辟兵  
顏師古注辟兵言能弭止兵戎也王應麟補注曰  
漢霍光傳有司隸校尉辟兵不知姓王子侯表有  
西梁侯闢兵百官表執金吾辟兵楚元王太子辟  
非注辟非猶辟邪辟兵之類

內則第十二  
敦牟卮區○注云牟讀曰莖也卮區酒漿器敦牟黍稷  
器也

案孔氏正義引隱義曰莖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  
釜之形釋文齊人呼土釜爲牟

喬樅謹案釋文莖字又作莖莖乃莖字之譌也莖  
者莖之今字牟者古文假借字也說文莖銀屬从  
金夜聲銀如釜而大口从金夨聲莖即莖也銀亦  
釜也方言曰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銀廣  
雅釋器銀釜並訓釜也王氏疏証曰急就篇鐵鉢

禮記鄭讀攷 卷三

鐵鉢釜銀釜顏師古訓云莖似釜而反脣一曰莖  
者小釜類即今所謂鍋也漢書匈奴傳云多齎脯  
餼薪炭說文脯餼屬也或作釜又云秦名土釜曰  
斛从鬲斗聲附即今鍋字王說是也說文無莖字  
呂忱字林云莖莖卽也前高後下曰莖則莖卽旄  
邱字其訓作土釜者乃莖之假借古人以土爲釜  
故假莖爲莖字字之從救者古文多作牟如麥麥  
古作莖麥毛詩古文作牟麥莖賊古文作蚌賊東  
海廣碑收責侵件又假爲莖字皆其驗也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注云嘯讀爲叱



喬樅謹案鄭君讀嘯爲叱者蓋以嘯爲訃字之假借字之从肅从肖者古文多通用如簫或作箭嘯或作緇之類皆是說文嘯吹聲也歎籀文嘯字詩江有汜其嘯也歌箋云嘯者感口而出聲訃說文以爲古文譙字廣雅釋言譙呵也衆經音義二十引蒼頡篇云譙呵也說文口部叱呵也衆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大呵爲叱又引通俗文云迮而吐之曰叱此記言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嘯是自嘯叱是叱人正義以爲不嘯與不指連文指既指物明嘯是叱人故以嘯爲叱矣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太

膳臠臠醢牛炙醢牛臠羊炙羊臠豕炙醢豕炙醢豕臠豕臠醢兔臠兔臠○注云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臠牛炙間不得有醢行字也又以鷄爲鷄也

喬樅謹案公食大夫禮云庶羞臠以東臠臠牛炙炙南醢醢以西牛臠醢牛臠南羊炙以東羊臠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臠豕臠醢魚臠又云庶羞西東母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鷄爲注云內則謂醢爲臠然則臠用醢今文醢作醢此記正義云二十豆者臠一謂牛臠也臠二

謂羊臠也臠三謂豕臠也牛炙四炙牛肉也此四物共爲一行最在於北從西爲始醢五謂肉醬也牛臠六謂切牛肉醢七牛臠八此四物又爲第二行陳之從東爲始羊炙九羊臠十醢十一豕炙十二此四物爲第三行陳之從西爲始醢十三豕臠十四豕醬十五魚臠十六此四物爲第四行陳之從東爲始以上十六豆是下大夫之禮也雉十七兔十八鷄十九鷄二十此四物爲五行陳之從西爲始此是上大夫所加二十豆校公食大夫禮臠之下牛炙之上無醢字則醢行文也又公食大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太

夫禮以雉兔鷄鴛鴦賈氏疏曰案爾雅釋鳥云鴛鴦母郭氏曰鴛也青州人呼曰鴛母莊子曰田鼠化爲鴛淮南子云蝦蟇所化也月令曰田鼠化爲鴛然則鴛鴦一物也郝氏懿行曰夏小正田鼠化爲鴛鴦傳云鴛鴦也呂覽季春紀注鴛鴦也青州謂之鴛鴦周雉謂之鴛鴦州謂之鴛淮南時則訓注同然則鴛鴦俱鴛之別體鴛鴦卽牟母之借聲鴛鴦二鳥本非同類故公食大夫以鴛鴦並列內則鴛鴦與鴛鴦異名是皆以爲二物也今鴛鴦黑雜文大如秋鷄無尾鴛校長大黃色無文長頸長背鴛



之言間也鵠之言純也純亦文也郝說是也鵠鵠

鵠鵠皆聲近字故古相通借

醢○注云醢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醢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爲醢

喬樅謹案醢字與涼義得相通說文醢汜也一曰清也素問五運行大論其性爲涼注曰涼清也肺之性也周禮漿人四曰涼鄭司農注云涼以水和酒也鄭君注云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此注云醢以諸和水正義以爲諸者衆雜之辭謂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管子禁藏篇夫冬日之不醢非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九

羹水也注云醢謂泛水於水以求寒所謂醢漿呂覽節喪篇鍾鼎壺醢注云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爲醢則醢漿之名古有是稱矣

羞糗餌粉醢○注云此記似脫周禮羞蓬之實糗餌粉羞羞豆之實醢食糗食此醢當爲飭以稻米與狼臠膏爲飭是也

喬樅謹案釋文醢讀曰饗又作饗之然反又之善反攷周禮醢食注鄭司農云醢食以酒醢爲餅亦謂醢饗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糗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爲饗段玉裁曰此鄭君破醢字從內則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九

之饗也雜問志曰內則饗次糗周禮醢次糗又醢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饗無醢周禮有醢無饗明醢饗是一故破醢從饗也鄭志甚明而內則饗注云此周禮醢食也此醢當從饗謂周禮醢食之醢當從內則作饗亦與此注合醢與饗皆粥也而醢薄饗厚小切狼臠膏與稻米爲饗尤饗之至厚者說文醢或作饗醢賈侍中說爲粥清鄭君注四飲曰醢今之粥醢飲粥稀者之清也然則醢饗各物者析言之周禮謂饗爲醢者統言之此如毛傳棘棗也是統言說文並束爲棘重束爲棗則

是析言且饗今音諸延切古當讀衍平聲與醢雙聲故周禮以醢爲饗也醢食之醢與四飲之醢異猶內則羞糗餌粉醢與黍醢之醢異段說是也

濡魚卵醬○注云卵讀爲鯢鯢魚子或作鰕也喬樅謹案爾雅釋魚云鯢魚子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鯢也鄭君讀卵爲鯢者錢大昕曰卵本是卵字故又有攔音詩其魚魴鯢鄭箋訓鯢爲魚子鯢鯢卽聲皆相近從卵聲關又從卵聲攔則漢時俗字與鯢亦同音也段玉裁曰郊說文云凡物無乳者卵生象形卵古文卵五經文字卵古患反見



詩風又古猛反見周禮說文以爲古卵字九經字樣曰說文作𩺰隸變作郊汗簡亦以𩺰爲古文郊字卵之古音讀如管又讀如欄鄭注內則卵讀爲鯢鯢魚子也或作欄韋昭國語鯢鮪注亦云鯢魚子也內則之魚子言其未生者國語之魚子言其已生者其意一也引申之爲詩總角𩺰兮之𩺰毛傳曰𩺰幼穉也此謂出腹未久故仍得此稱如魚之未生已生皆得曰鯢也又引申之周禮有𩺰人鄭曰𩺰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𩺰此謂金玉錫石之機韞於地中而精神見於外如卵之在腹中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麋膚魚醢○注云膚或爲胖

喬樅謹案膚與胖義亦相通詩六月以奏膚功毛傳云膚大也孟子離婁上殷士膚敏趙注云膚大也大學心廣體胖鄭君注云胖猶大也是義通之証又周禮腊人臘胖注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與此記以膚爲切肉也其義相近又少牢饋食禮雍人倫膚九注云膚習革肉此記下文鵠鵠胖注云胖謂脅側薄肉也訓亦相近

皆有軒○注云軒讀爲憲憲謂霍葉切也軒或爲胖

案樂記武坐致右憲左注意讀爲軒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記下文云肉腥小者爲膾大者曰軒是膾與軒二者言大切細切之異名也憲謂霍葉切者即大切之形鄭君注云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少儀曰麋鹿爲茆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麋爲聶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周禮醢人注引禮記少儀聶皆作牒釋文云牒本作臠說文牒薄切肉也是臠即牒字聶又臠之省借軒或爲胖者周禮內饗注云胖如脯而腥者疏云不乾而腥則謂之胖引內則曰麋鹿田豕膚皆有胖胖宜爲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脯而腥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腊人注又云薄析曰脯則胖與脯相似其別在腥腊之分耳胖爲肉腥之薄片者是與軒同物故軒字亦或作胖也三牲用藪○注云藪莢菜莢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藪

喬樅謹案正義引賀氏云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菜莢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膏名之藪也攷藪字說文作藪藪菜莢从艸類聲漢律會稽獻藪一斗說與鄭同鄭以藪即爾雅之藪者說文云藪似菜莢出淮南李巡爾定注



則云檟菜莢也王逸楚詞注亦云檟菜莢也廣雅釋草同郭璞云殺似菜莢而小赤色然則殺與殺同是一種實之大小微異耳稱名之例可以互通也

豕望視而交睫腥○注云腥當爲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

案說文云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其義似迂鄭破爲星實正矣又周禮內饔望視作盲視杜子春云當爲望視讀從內則也

喬樅謹案釋文腥依注作星周禮內饔曰豕盲視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而交睫腥鄭注云腥當爲星聲之誤也內有如米者似星與注內則同段玉裁曰按鄭意腥爲腥熟字豕不可食者當作星與經傳及今俗用字皆合許則謂腥熟字正作腥腥專謂豕不可食者與鄭說異爾雅米者謂之粢郭云飯中有腥其用字與許同也

馬黑脊而般臂漏○注云漏當爲蠅如蠅蛄臭也

喬樅謹案周禮內饔曰馬黑脊而般臂蠅注引鄭司農云蠅蛄臭也此記注讀從先鄭說郭璞山海經北山經注引周禮曰馬黑脊而斑臂腹臙蓋

亦蠅之假借列子周穆王篇王之厨饌腥蠅而不可饗注亦云蠅蛄臭也

鵠鵠○注云鵠或爲鵠

喬樅謹案說文鵠鴻鵠也鵠鵠鳥也肉出尺載重文說云鵠或从包段玉裁曰內則鵠鵠胖鵠或爲鵠鵠胖在不利人之列此云出尺載者蓋謂去此尺載不食其餘可食古字聲包聲同在三部管子周禮注皆作鵠喬樅謂漢書司馬相如傳上鳩鵠鵠鵠鵠二字連文正本內則鵠鵠據陸璣疏曰鵠連蹄性不樹止蓋與鵠同爲水鳥亦鳩雁之屬詩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鵠羽序釋文云鵠似雁而大無後趾後漢書班彪傳上注亦云鵠似雁而大無指是也

野豕爲軒兔爲宛脾○注云軒或爲胖宛或爲鬱

案詩鬱彼北林周禮函人注作宛彼北林

喬樅謹案宛與宛通宛宛鬱三者義同詩晨風鬱彼北林傳云鬱積也又都人士我心宛結箋云宛積也宛結卽鬱結之謂方言十三云宛蓄也蓄亦積也風俗通云宛菹也言薪蒸所蘊積也爾雅宛卽釋文云宛謂蘊菹隆高也

淳母○注云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



喬樅謹案毋模以聲同假借毋古文多作無見儀禮記檀弓下其毋以管巧者乎注云毋無也又曲禮毋不敬釋文云毋猶今人言莫也書大禹謨疏亦云古人言無猶今人言莫字之从莫从無者古多相通如謨古作譟見管子形勢篇說文膺無骨脂也引周禮有膺判讀若謨漢書劉向傳集注引應劭曰膺音規摹之摹又蕭望之傳集注云模讀曰模後漢書杜篤傳模未央注模亦模字廣雅釋言模模也說文模法也讀若嫫母之嫫高誘淮南子注嫫讀如模範之模集韻摹亦作模模亦作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模

炮取豚若將○注云將當爲牂牁羊也

喬樅謹案正義云將牂聲相近又字體一邊相似牂羊宋本作牂羊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作牂者是也爾雅釋畜羊牂牁牂詩茗之華牂羊墳首傳云牂羊牁羊也墳卽粉之假借謂牁羊而牁首故傳云無是道也廣雅釋獸羊屬云吳羊牁一歲曰牁三歲曰牁其牁一歲曰牁三歲曰牁分析羊之牁牁尤爲明晰衆經音義十四引字林云牂牁羊也牁字亦牁之譌又案爾雅釋天太歲

在午曰敦牂開元占經引李巡注曰言萬物皆茂壯敦茂也牂壯也孫炎注曰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盛壯也牂字訓壯則牂羊亦可訓爲壯羊牁字或爲壯之譌未可知也

塗之以謹塗○注云謹當爲墐聲之誤也墐塗塗有穰草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圭

取其乾則易擘也

糴漉之以爲醢○注云糴漉亦博異語也糴讀與漉漉之漉同

喬樅謹案集韻漉或作糴則糴字卽漉之異文史記三王世家漸之漉中索隱云漉如禮漉漉之漉正引作漉字此記上文漉漉以滑之注云秦人漉曰漉則漉義與漉同猶上文剗之剗之剗義與剗同故鄭此注云糴漉亦博異語也周禮司烜氏注明盥謂以明水漉漉漆或糴漉云漉謂漉漉類篇水部云漉說文久泔也一曰漉也米部糴久泔



也一日澆也並音思留切又史記三王世家集解  
休廣曰滫泔米汁也泔米汁卽泔也說文云滫  
泔米汁也又云周謂滫曰泔是滫泔音同義同知  
非爲二字也

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注云醢或爲醢

喬樅謹案上文淳熬淳毋並言煎醢則知此爲熬  
亦奠之以醢也醢或爲醢者上文濡雞醢醬實麥  
濡醢醢醬實麥注云凡濡謂亨之以汁和也釋文  
云醢一本作醢次下句同此八珍炮言調之以醢  
醢漬言以醢若醢醢則爲熬或亦煎之以醢又上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天

文菹也辟雞也軒也宛脾也皆云切葱若薤實諸  
醢以柔之又擣珍柔其肉注云柔之爲汁和也汁  
和亦醢與此爲熬欲濡肉則亦必柔之以醢與濡  
雞濡醢者同

以其膏濡炙之舉燠○注云舉或爲巨

喬樅謹案舉巨聲相近顏氏家訓音辭云北方之  
音多以舉爲爲矩是也正義釋舉云皆也巨與具  
通水經巨洋水注云巨洋卽國語所謂具水矣具  
字訓俱亦訓爲皆見詩毛傳及楚茨箋則此巨字  
乃具之假借耳燠陸氏釋文本作焦

以與稻米爲醢○注云此周禮醢食也此醢當從餐

喬樅謹案釋文出爲醢云讀爲餐段玉裁云經文  
醢字鄭時本作餐周官醢人注引內則正作餐字  
正義引稌問志云內則餐次糝又云內則有餐無  
醢周禮有醢無餐明醢餐是一故破醢從餐又餽  
餌粉醢注此醢當爲餐以稻米與狼胸膏爲飭是  
也本篇更可証記文醢字之誤注此醢當從餐此  
字廣謂周禮之醢當從內則作餐前注云此醢者  
以別於黍醢也

并總角拂髦○注云角衍字也拂髦或爲縹髦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喬樅謹案上文子事父母櫛縱并總拂髦無角字  
故知此爲衍文鄭君彼注云總束髮也垂後爲飾  
拂髦振去塵者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髻其制未  
聞也此拂髦或爲縹髦者縹糾也謂糾其髦之垂  
者毛詩柏舟髮彼兩髦傳云髦者髮至眉子事父  
母之飾髮兩髦之貌文選魏都賦注云髦垂貌也  
接以太牢○注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  
強氣也

案春秋邾捷菑公羊作接菑

喬樅謹案接捷聲近義同爾雅釋詁曰接捷也注



云捷謂相接續也周易晉卦晝日三接鄭君注云接勝也是亦讀接爲捷公羊僖三十二年鄭文公接左氏穀梁皆作捷史記鄭世家作捷大戴禮保傳篇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賈誼新書作捷給荀子大略篇先事慮事謂之接注云接讀爲捷衆經音義十七引字詁古文是今作接同一說曰淮南精神訓云聖人食足以接氣注接續也呂覽論威捷于肌膚也注捷養也此記接字讀捷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宜兼有續養二義

宰醴子賜之束帛○注云醴當爲禮聲之誤也禮以一

禮記鄭讀攷

卷三

无

獻之禮酬之以幣也

案孔氏正義此約士昏禮禮賓酬幣之云

喬樅謹案醴禮古書每相通用儀禮士冠禮云請醴賓注云此醴當作禮士昏禮請醴賓注云此醴亦當爲禮又賓入授如初禮注云古文禮爲醴聘禮記不禮注云古文禮作醴此古文假醴字爲禮故鄭讀皆從今文禮字士冠禮禮於昨注云今文禮作醴聘禮賓拜禮於朝注云今文禮爲醴又禮玉束帛乘皮注云今文禮皆作醴此今文假醴字爲禮故鄭讀皆從古文禮字醴者對醢而言其醢

有用醴用酒之別士冠禮言若不醴則醢用酒賈氏疏云以其言醴則不兼於醢言禮則兼有醴醢二法其說是也一獻之禮備獻酢酬三者醴與醢則酌而不酬酢此記言賜以束帛是有酬幣故鄭以醴當作禮也

祇見孺子○注云祇敬也或作振

案尙書皋陶謨曰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敬盤庚下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漢石經作今爾惠朕祇勤見隸釋及東觀餘論

喬樅謹案書無逸治民祇懼史記魯周公世家作

禮記鄭讀攷

卷三

无

治民震懼又金縢罔不祇畏費誓祇復之魯世家祇字並作敬集解引徐廣曰敬復之敬一作振易振恒釋文云張注本作震荀子正論莫不振動從服以化之注云振與震同周禮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爲慎詩夙夜敬止箋云敬慎也然則此記祇或作振振亦敬之假借字

旬而見○注云旬當爲均聲之誤也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易說卦坤爲均今亦或作旬也

案易雖旬无咎荀爽旬作均周禮均人公旬注旬均也



喬樅謹案詩采其下侯旬毛傳云旬言陰均也又江漢來旬來宣傳云旬徧也徧亦均之意說文旬徧也十日爲旬均平徧也訓義並同

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繪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而厲紀子帛名裂縹字雖今異意實同也

喬樅謹案正義云言古時厲裂通爲一字今時厲裂字義俱異大意是同言同爲分裂之義也攷詩都人士垂帶而厲箋云厲字當作裂又詩思齊烈假不瑕唐公房碑作厲蓋不遐集韵作厲假不遐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周禮山虞物爲之厲禁鄭司農注云厲遽列守之禮記祭法厲山氏左氏昭廿九年傳作烈山氏楚詞招魂厲而不爽些注云厲烈也文選長笛賦激朗清厲注云厲列也管子五輔篇大袂列注云列裂同

奔則爲妾○注云奔或爲衙

喬樅謹案說文衙行且賣也从行从言重文衙云衙或从立廣雅釋詁衙賣也曲禮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故云衙則爲妾也又案釋文云衙古縣字本又作御攷漢書東方朔傳集注云衙音州縣

之縣陸以衙爲古縣字於義不合疑有脫誤當作衙古音如縣字衙本又作御者上文云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御猶進也侍也蔡邕獨斷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鄭注曲禮婦人不當御云御接見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玉藻第十三

龍卷以祭。○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

喬樅謹案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釋文卷本又作袞同古本反雜記上公襲卷衣一釋文卷音袞喪大記君以卷釋文卷本又作袞同古本反祭義天子卷冕北面釋文卷古本反祭統君卷冕立于阼釋文同是卷袞二字禮記多相通用

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注云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

案孔氏正義曰知端當爲冕者按下諸侯皮弁聽朔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朝服視朝是視朝朝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下文諸侯元端以祭注云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又雜記元冕一注元冕或爲元端案據雜記則冕端二字禮記固多相亂也

諸侯元端以祭。○注云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

喬樅謹案大戴禮諸侯遷廟篇盧辯注引玉藻曰元端以祭神冕以朝孫炎云端當爲冕元冕祭服之下也是孫叔然亦以端字爲冕之誤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云踐當爲剪聲之誤也剪猶殺也

案儀禮既夕禮緇剪注剪淺也今文剪作淺

喬樅謹案考工記鮑人則是以博爲屨也注鄭司農云屨讀爲剪元謂剪者如淺淺之淺或者讀爲羊豬之淺周禮巾車前樊鵠纓注前讀爲緇剪之剪淺黑也詩甘棠勿剪勿伐釋文引韓詩作勿剗勿伐文王世子不剪其類也周禮甸師鄭司農注作不踐其類也書成王政序遂踐奄鄭君注亦云踐讀爲剪剪踐淺屨屨剗皆以聲近假借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君羔臂虎植。○注云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

案詳見前檀弓

喬樅謹案鄭君釋緣云飾邊也故此注謂直爲緣以爲君齋車之飾也又方言四袒飾謂之直衿曹憲音釋云衿音領廣雅云直衿謂之暢袒飾長襦也釋名釋衣服云直領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則直領當亦緣飾之名

諸侯茶前誦後直。○注云茶讀爲舒遲之舒

案攷工記斲目必茶鄭司農云茶讀爲舒舒徐也



喬樅謹案茶从余聲舒从予聲古以聲近假借詩  
閟宮荆舒是懲史記建元以來諸侯年表作荆荼  
是懲左傳襄二十三年晉魏舒史記魏世家索隱  
引世本作魏荼又哀十四年陳恒執其君置諸舒  
州史記齊世家作徐州索隱曰徐廣音舒其字从  
人攷工記弓人寬緩以荼注云荼古文舒假借字  
鄭司農云荼讀爲舒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荼注亦  
云荼古舒字說文舒伸也从舍从予予亦聲一曰  
緩也徐緩也从人余聲詩毛傳舒遲也廣雅釋詁  
曰徐遲也則舒字本與徐通荼字又徐之假借耳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受一爵而色洒如也。注云洒如肅敬貌洒或爲察

案釋文王肅作察云明貌也

喬樅謹案洒字與察義通爾雅釋邱望厓洒而高  
岸注洒謂深也大戴禮少閒篇汙池土察注云察  
深也又詩新臺有洒釋文引韓詩作灌云鮮貌鮮  
亦明也

緇布冠續綬。注云續或爲綬綬或爲綬

案論語繪事後素鄭注周禮引作續事明堂位夏后  
氏之綬注綬當作綬讀如冠綬之綬又周禮夏采注  
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綬之字故書亦多作綬者今禮

家定作綬

喬樅謹案虞書作會說文引作繪周禮司服注引  
作續凡畫者爲繪綬說文云系冠纓也从糸委聲  
綬車中把也从糸妥聲綬艸木華垂貌从艸𠂔聲  
綬綬𦵏三者訓義不同古書多借綬爲綬字如檀  
弓喪冠不綬釋文綬本作綬王制天子殺則下大  
綬諸侯殺則下小綬注綬當爲綬雜記以其綬復  
注綬當爲綬綬讀𦵏之𦵏字之誤也綬謂旌旗  
之旄也綬綬形近易致混淆故禮家定冠綬字爲  
綬以冠纓之飾下垂象艸木之華下垂也旌旗之

禮記鄭讀攷 卷三

三

屬亦名爲綬者旌注於竿首其形榮榮然有似冠  
之纓飾故字同作綬耳

緇冠素紕。注云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

喬樅謹案爾雅釋言紕飾也廣雅釋詁二紕緣也  
雜記下云韠紕以爵章六寸純以素鄭注云在旁  
曰紕在下曰純是冠之邊緣曰紕韠之邊緣亦曰  
紕士喪禮記縗緇紕鄭注云飾裳在幅曰紕在下  
曰紕飾在幅者謂裳之邊緣是紳即紕也玉藻又  
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鄭注云辟讀如神冕之神  
謂以緇采飾其側則辟亦紕之假借按字之从比



从皇古書多相通。詩節南山天子是毗釋  
文云毗王本作埤荀子宥坐篇作天子是庠注云  
庠讀爲毗隋書律歷志作天子是神是其証也  
大帛不綏。注云帛當爲白聲之誤也大帛謂白布冠  
也不綏函服去飾

喬樅謹案正義曰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綏  
彼大白與緇布連文故知此大帛謂白布冠也攷  
左傳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公羊穀梁帛皆  
作伯國策秦策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史記作李  
伯詩六月白旆央央爾雅釋天孫炎注作帛旆央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央皆以聲近通假

縫齊 一要。注云縫紵也縫或爲逢或爲豐

喬樅謹案逢者縫之消借豐者逢之通假儒行衣  
逢掖之衣注逢猶大也攷工記函人欲其豐也注  
豐大也是逢豐義同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  
天官書豐作逢是逢豐字通後漢書吳延史盧趙  
傳贊逢掖臨師注云逢相承本作縫義亦通

振絺綌。注云振讀爲珍珍綌也

案孔氏正義云振與珍聲相近珍字從衣故讀從珍  
曲禮注引論語云當暑珍絺綌是論語本有爲珍字

者据正義此言是唐時論語各本皆作振絺綌惟鄭  
氏禮記注引作珍字也今何晏論語集解及皇侃論  
語義疏二本仍並作珍絺綌

喬樅謹案說文衣部珍元服从衣今聲重又振云  
珍或从辰珍字或亦從辰故得假振爲振史記司  
馬相如傳繁石振崖索隱引李奇曰振整也整義  
卽振之訓文選上林賦正作振崖是又假振爲振

惟君補裘以暫省。注云省當爲獮獮秋田也

案明堂位春秋秋省。讀爲獮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喬樅謹案爾疋釋詁獮殺也國語周語獮於既烝

注秋田曰獮獮殺也左氏隱五年傳注獮殺也以  
殺爲名順秋氣也省與青通書洪範王省惟歲史  
記宋世家作王省惟歲是其例也周禮大司徒七  
曰皆禮鄭司農注皆禮掌客職所謂內荒殺禮者  
也又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皆之注皆猶人省瘦也  
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削猶殺也見儀禮喪服  
記外削幅注  
公羊僖廿二年傳春秋詞繁而不殺者正也注殺  
省也獮義取殺戮之殺省義取滅殺之殺雖音讀  
異而字則同獮又與省聲近說古書或假省爲獮



字

而素帶終辟。○注云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絲飾其側。此自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

喬樅謹案辟讀如裨義已見前記下文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此云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知此文宜承朱裏終辟之下。素帶終辟。謂諸侯也不以朱爲裏者。避天子也。疑而下脫去諸侯二字。一命緼鞞幽衡。○注云幽讀爲黝。黑謂黝。

案周禮牧人用黝牲。注黝讀爲幽。守祧黝聖。注鄭司農云黝讀爲幽。

禮記鄭讀攷

卷三

无

喬樅謹案詩隰桑其葉有幽。毛傳云幽黑也。春秋元命包曰幽之言窈也。大戴禮詒志幽者幼也。周官牧人及守祧。注引鄭司農並云幽黑也。爾雅釋器黑謂之黝。注黝黑貌。鄭君於此記讀幽爲黝。擬其色也。於周禮注從司農讀黝爲幽。擬其音也。段玉裁曰周禮牧人及守祧經文當作幽。注引司農讀幽爲黝。黝黑也。引爾雅黑謂之黝爲証。今本經注幽黝互譌耳。幽黝古今字先後鄭皆以今字讀古字段說亦通。

王后祿衣夫人掄袂。○注云祿讀如聿掄讀如搖皆翟

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字異耳。

案据周禮內司服

喬樅謹案內司服祿衣掄袂。注云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祿衣畫翟者掄狄畫搖者祿掄狄翟聲相近。段玉裁曰祿與翟聲近。翟本音在十三部。讀如熏。文微轉移最近又入微與祿聲同。鄭意翟是正字。祿是假借字。許君說文祿云蔽翟也从衣韋聲。周禮曰王后之服祿衣謂畫袍。

禮記鄭讀攷

卷三

无

亦以祿爲蔽。翟正字而祿衣特假借此字也。掄與搖聲近。掄本音在第四部。侯蕭轉移最近入蕭韻。與搖聲同。鄭意搖是正字。掄是假借。說文作掄云翟羽飾衣也从衣俞聲。說本毛公字不從手亦不謂爲搖之假借。毛詩釋文掄字又作掄與許本合。喬樅謂軍字本取圉義。說文軍圍也。衆經音義十八引字林軍圍也。廣雅釋言亦云軍圍也。故翟字得與祿通。禮記投壺毋踰言注踰或爲遙。漢書陳湯傳踰集都賴注踰讀曰遙。廣雅釋詁一踰遙並訓爲遠。踰卽逾字。雜記上大夫不掄紱屬於池。



下喪大記揄紼纁紐注並云揄揄翟也則揄亦與  
搖通

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  
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注云此又亂脫  
在是宜承約用組結約餘也結或爲紵

喬樅謹案正義云以此經直云三寸長齊于帶非  
發語之端明知有所承次故以爲宜承約用組之  
下結或爲紵者紵與紵通內則紵纁注猶結也釋  
文云紵本又作紵又紵紵釋文同少儀注及紵帶  
也釋文云紵結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三

聖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纁辟二寸再  
纁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注云此又亂脫在是宜承  
紳鞶結三齊

喬樅謹案正義云以下文三寸長齊于帶合承上  
紐約用組之後則此大夫大帶一經不得廁在其  
間故知宜承下紳鞶結三齊之後也

君命屈狄再命褱衣○注云屈狄周禮作闕謂刻繪爲翟  
不畫也褱當爲鞠字之誤也

案喪大記同又周禮內司服闕狄注鄭司農云喪大  
記曰夫人以屈狄屈者音聲與闕相似

喬樅謹案闕與掘通左氏僖二十五年注掘地爲  
坎釋文云本作闕地廣雅釋詁三掘穿也國語吳  
語闕爲石郭及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注並云闕

穿也集韻掘或作闕屈又與厥通春秋文十年經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左氏宣十二年  
傳韓厥公羊襄元年經作韓屈淮南俶真篇鏤之  
以剗剗注剗讀詩鰲角之鰲漢書楊雄傳上般倕  
弃其剗剗今注應劭曰剗曲鑿也剗剗當即剗剗  
剗字從屈屈亦曲也褱當爲鞠字之誤者正義曰  
以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

禮記鄭讀攷

卷三

聖

云再命褱衣一命褱衣士褱衣又承闕狄正與子  
男同故知據子男夫人及卿大夫士之妻也褱衣  
是王后之服故云當爲鞠衣喬樅謂鞠衣與褱衣  
褱衣三者爲類次於褱衣揄狄闕狄三祭服之下  
鄭君言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  
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子男之卿再命而  
妻鞠衣則鞠衣褱衣褱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  
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

士褱衣○注云褱或作稅

喬樅謹案內司服褱衣作綠衣注引雜記曰夫人



服稅衣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祿衣者實作祿衣祿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祿衣黑則此亦黑也祿字之誤也段玉裁曰祿衣雜記作稅衣稅古讀如退與祿聲相近喬樞謂詩大雅混夷駝矣惟其喙矣以駝與喙爲韻是古音相近之証祿者正字稅者聲近假借字儀禮士喪禮祿衣注黑衣裳赤緣之謂之祿祿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喪大記士妻以稅衣鄭君內司服注引作祿衣是禮記或不有作祿者故據以爲証雜記上注稅衣若元端而連衣

禮記鄭讀攷

卷三

聖

裳者也疏云稅謂黑衣也釋名釋衣服曰祿衣祿黑色也

趨以采齊○注云齊當爲楚薺之薺

喬樞謹案仲尼燕居和鸞中采薺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注云采薺雍振羽皆樂章也其字正作薺故讀從之詩牆有茨毛傳云茨蒺藜也說文艸部薺蒺藜也从艸齊聲引詩曰牆有薺是薺茨字通漢書禮樂志猶古采薺肆夏也注云禮經或作薺又作茨賈誼傳步中采齊注云齊字或作薺又作茨是薺字作齊乃古文之省借耳惠氏棟曰楚薺詩

作楚茨王逸楚詞章句引詩云楚者者薺其字皆以齊次爲聲同物同音故大戴禮保傳篇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又云揚中采茨趨中肆夏鄭从周禮作薺又引楚茨以証之明同物也

大夫佩水荇玉而純組紱○注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

案正義曰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義分明而色不見者即讀純爲緇媒氏云純帛不過五兩祭統云后夫人蠶事以供純服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是也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

禮記鄭讀攷

卷三

聖

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是也周禮媒氏純帛鄭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

喬樞謹案檀弓紼衣釋文紼本作緇又作純詩行露傳紼帛不過五兩釋文紼本作純丰箋紼衣纁衽釋文紼本作緇又作純儀禮士冠禮注純衣賈疏曰古緇紼二字並行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若據帛爲色者則爲紼字但緇布之緇多在本字不誤紼帛之紼則多誤爲純又祭義注純服亦冕服也孔疏云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糸旁才是古之緇字一糸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



雖是緇字並皆作純段玉裁曰古文緇以才爲聲作紕篆作紕純篆作紕隸作紕形畧相似是以誤爲純字也說文無紕字蓋失之

士佩瑠璃而緇組紕

案緇鄭注云赤黃色詩鄭風子衿傳士佩瑠璃而青組紕孔氏正義云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注云肆讀爲肆肆餘也餘束紐約之餘組也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箴功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器

喬樅謹案肆肆二字古書多通假周禮小宗伯肆儀爲位注肆習也故書肆爲肆杜子春讀肆當爲肆此假肆爲肆字也聘禮記侯于郊爲肆注肆猶陳列也古文肆爲肆此假肆爲肆字也左氏文四年傳臣以爲肆業及之也釋文肆依字作肆曲禮君命大夫與士肆釋文肆本又作肆學記習雅肆三釋文肆本又作肆內則請肆簡諒釋文肆本作肆詩甫田箋以道蔬相請肆釋文肆字亦作肆案肆業請肆講肆三者皆作習解則字當爲肆今注疏本皆作肆字肆又訓爲餘者詩汝墳伐其條肆

毛傳肆餘也曲禮歛髮勿髦注髦或爲肆釋文肆餘也左氏襄廿九傳而夏肆是屏注肆餘也方言一烈枿餘也秦晉之間曰肆陳鄭之間曰枿晉衛之間曰烈廣雅釋詁及釋木並云肆枿也戴氏震曰烈與裂音義同說文裂續餘也廣雅裂餘也商書盤庚篇若顛木之由枿馬融注云顛木而肆生曰枿肆餘語之轉

膳於君有葷○注云葷薑及辛菜也葷或作葷

喬樅謹案葷字古通作葷葷與葷同儀禮士相見禮膳葷注葷辛物蔥薤之屬食之以止臥古文葷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器

作蕕內則注一蕕一庖釋文蕕或作蕕又作葷祭義蕕蒿悽愴注蕕謂香臭也論語鄉黨注齋禁蕕物釋文蕕本或作葷今作蕕荀子哀公篇志不在於食葷家語五儀作志不在於食蕕王肅注蕕辛菜也攷說文葷臭菜也葷爲正字蕕爲古文假借字蕕蕕字同說文無蕕字蕕卽蕕之俗體

乘路車不式○注云或曰乘兵車不式

喬樅謹案上文云禮不盛服不充是此節明禮威者不崇小敬路車不式與大裘不裼連文知爲禮天之車服故鄭以乘路車爲玉路也或本作乘兵



車不式者曲禮上有云兵車不式以事尚威武故亦不崇曲敬也禮家所傳本有不同耳

疾趨則欲發○注云欲或爲數

喬樅謹案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注云數之言速也疾趨則數發即所謂趨趨以數也下文奔行刻剋起履亦申言疾趨之節正義云奔急也既是疾趨宜急行也刻剋起履者急行欲速而身履恒起也數發即刻剋起履之義

端行顧密如矢○注云顧或爲寔也

喬樅謹案釋文遺音夷徐音追攷玉篇雨部遺隱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吳

也出也隱與殷通廣韻六脂遺雷也出韓詩遺字即詩殷其雷之異文中庸壹戎衣注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陸釋文以遺音夷聲亦與衣相近故顧暹得以通假也

立容辨卑毋調○注云辨讀爲貶自貶卑謂聲折也

案周禮士師荒辨注同

喬樅謹案周禮注鄭司農讀荒辨爲荒別鄭君易司農說以辨爲聲之誤當讀爲貶謂有貶損作權時法也周禮荒辨可以兩讀而此辨卑連文與上屬肅清明一例不可以辨字訓別故讀爲貶也

盛氣頗實揚休○注云頗讀爲闕揚讀爲陽聲之誤也案春秋晉步揚史記作步陽今尚書優賢揚歷夏侯等書作陽

喬樅謹案說文闕盛貌从門真聲廣雅釋訓闕闕盛也詩采芑振旅闕闕說文口部引作振旅嘖嘖漢書游俠原涉傳人無賢不肖闕門注闕字與實同武帝紀注引鄧展曰闕音填塞之填文選西都賦闕城溢郭注填與闕同家語填如也王肅注填無實貌是闕字與填實頗嘖皆以聲同相假借也揚陽亦以聲同通用詩野有蔓草清揚婉兮說苑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吳

尊賢篇作清陽婉兮又正月燎之方揚漢書谷永傳作燎之方陽左氏昭廿五年次乎陽州公羊作揚州釋名釋天云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則義並相通矣

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爲桀聲之誤

案孽乃桀字之假借

喬樅謹案孽即桀字詩長發苞有三孽毛傳云孽餘也漢書叔傳下注作包有三桀說文木部檣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也檣重文孽云檣或从木辟聲不古文檣梓亦古文檣公羊



襄廿七年傳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何休注云庶孽衆賤子猶樹之有孽生然則孽字亦取義於孽也

禮記鄭讀攷

卷三

哭

禮記鄭讀攷卷四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明堂位第十四

頒度量○注云頒讀爲班

案詳見前王制

春社秋省○注云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

案詳見前玉藻

崇圻康圭○注云康讀亢龍之亢

喬樅謹案康亢一聲之轉廣雅釋詁四亢舉也周讀與抗同詩賓之初筵大侯既抗傳云抗舉也周

禮記鄭讀攷

卷四

禮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司農注抗讀如亢其弊之亢鄭君云抗者若聘禮曰有司一人舉皮以東後漢書班彪傳下注抗讀曰康是康亢抗三者讀音皆相同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晏子問篇曰桓公過于康莊管子輕重丁篇曰決獲落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是杭亦與康同

鸞車○注云鸞或作鸞也

喬樅謹案鸞以聲同假借鸞通作鸞廣雅釋器鸞鈴也古書多用鸞字周禮大馭以鸞和爲節注云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呂覽孟春乘鸞路



高誘注云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後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鸞輅也攷工記鳧氏兩鸞謂之銑釋文樂本作鸞山海經西山經其音如鸞雞郭璞注鸞雞鳥名或作鸞

夏后氏之綬○注云綬當作綬讀如韃賓之韃有虞氏當言綬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謬也綬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

案詳見前王制下大綬條

喬樅謹案綬謂注旄於杠首卽爾雅所云注旄首曰旌也周禮夏采建綬注云綬以旄牛尾爲之綬

禮記鄭讀攷 卷四

於幢上釋名釋兵云綬有虞氏之旌也注旄竿首其形榮榮然也周禮司常曰析羽爲旌郝懿行曰說文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爾雅不言羽疑有虞氏惟竿首注旄其形綬綬然因謂之綬周則加文析五采羽爲飾說文益以周制兼虞制言爾雅不言析羽無妨專言有虞之制夏采序官注謂有虞氏已以夏采羽爲綬恐未必然

夏后氏以雞夷○注云夷讀爲葵

案据周禮司尊葵又周書是葵是訓史記作夷喬樅謹案夷葵古通詩烝民民之秉燭孟子引作

民之秉夷魏元丕碑葵戎賓服夷字作葵周禮司尊葵注鄭司農引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葵知禮記或本有作葵字者故司農據以爲証

夏后氏以厥○注云厥之言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

案少牢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注拒讀爲介距之距

喬樅謹案上文俎用梳厥注梳始有四足厥爲之距正義曰虞俎名梳梳形四足如案夏俎名厥厥如梳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賈云直有腳曰梳

禮記鄭讀攷 卷四

加腳中央橫木曰厥釋文云厥又作櫛音同廣雅釋器曰櫛几也俎亦几之類漢書敘傳上集注引李奇曰櫛距也少牢饋食禮注云俎距脰中當橫節也拒距古相通用論語子張篇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殘碑皇侃義疏皆作距

賈桴○注云賈當爲由聲之誤也

案詳見前禮運

有虞氏服韍○注云韍或作鞞

喬樅謹案說文市鞞也鞞篆文市从韋从攴鞞黑與青相次文从市攴聲是二字義別然古書每多



四

五



喪服小記第十五

而父稅喪已則否○注云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

喬樅謹案釋文說喪皇他活反徐他外反注及下同是釋文本作說正義本作稅陸孔二本文有不同鄭君讀稅爲無禮則稅之稅是以稅爲脫字音讀當如皇氏爲正徐音他外反與下反稅服之稅同非是方言七稅猶脫也文王世子不稅冠帶釋文稅本作脫又作說同音他活反少儀注降稅履釋文稅本作說投壺注既稅履升坐釋文稅本作

禮記鄭讀攷

卷四

六

脫是稅脫說三字古相通用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注云此句補脫誤在是宜承父稅喪已則否

喬樅謹案檀弓上小功不稅注云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此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謂本大功以上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爲稅之情重故也鄭以此文宜承父脫喪已則否者詳文義宜連親屬之下不應錯在爲君親稅服之中故訂正之

報葬者報虞○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

案少儀毋拔來毋報往注報讀如赴疾之赴拔赴皆

疾也

喬樅謹案檀弓上赴於孔子注赴告也儀禮既夕注赴走告也曲禮告喪注告赴也高誘呂覽贊能篇注告白也又權勲篇注報白也鄭注郊特牲亦云報猶白也是報赴二字義得展轉相通赴是走告故訓爲疾意

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注云異國之君免或作弔

喬樅謹案或本文異而義仍同上文言君弔謂本國之君此云異國之君弔謂他國之諸侯敬異國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七

之君與已君同言親者皆免則主人之必免可知也於異國之君弔親者皆免則已君來弔親者之從主人皆免又可知也



大傳第十六

序以昭繆○注云繆讀爲穆聲之誤也

案詳見前檀弓

殊徽號○注云徽號旌旗之名也徽或作禕

喬樅謹案徽禕聲同爾雅釋器婦人之幃謂之綯

釋文云幃本作禕又作徽是聲同通用之証徽禕

皆徽之假借字說文微微識也各本刪微字又識

訂以絳帛各本絳上衍微字誤今從段本刪去著於背从市微省聲

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若今救火衣然也段玉裁

曰六月詩識文鳥章箋識微識也將師以下衣皆

禮記鄭讀攷 卷四

八

著焉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

鄭注屬謂微識也大傳謂之微號今城門僕射所

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司常又曰及國之大

閱贊司馬頒旗物皆畫其象焉鄭云微識旌旗之

細也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以緇長半幅頽末長

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大閱禮象而

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則以相別也觀禮曰公

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賈公彥云此旂鄭雖不

解鄭注夏官仲夏辨號名此表朝位之旂與名旌

及在軍微識同皆以尺易初小而爲之也按古朝

觀軍禮皆有微識而微各書作微究是假借識各

書作幟則是俗字唐釋元應曰幟與識本無二音

若毛詩作幟則亦假借字也以絳帛者用絳帛爲

之周禮九旗之帛皆用絳則其細亦皆用絳可知

也著於背者專謂軍禮象銘旌而爲之者春秋昭

二十一年左傳云揚徽者公徒曰揚則旌旗而非

著背者云若今救火衣然此與著於背相屬衣部

卒下曰衣有題識者即鄭所云亭長著絳衣也又

說文幟幟識也通俗文微號曰幟禮記曰幟周禮

肆師表盞盛告紱鄭注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微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九

識也剽表假借字幟其本字也凡物之幟幟亦曰

微識今字多作標榜標行而幟廢矣



少儀第十七

毋拔來毋報往○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

案詳見前喪服小記

喬樅謹案釋文云拔王本作校蓋以無校來爲犯而不校之意然則報字王肅當訓爲報復與鄭君義異

工依於法游於說○注云說或爲伸

喬樅謹案阮氏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伸作申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作伸誤也衛氏集說誤作甲樅謂伸字不誤鄭君注云法謂規矩尺寸之數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也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引考工記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是說謂論說法度之文或作伸者伸讀與呻其佔畢之呻同呻吟也吟誦猶論說之意法度之大小鴻殺既著之於簡畢非吟誦其文不能通其妙故游息之暇呻誦之有以得鴻殺之意所宜也申蓋伸之省借甲乃誦字耳

言語之美○注云美皆當爲儀字之誤也

案据周禮保氏

喬樅謹案美字訓善儀亦訓善義得相通周禮保

氏乃教之六儀鄭君据少儀此文以証祭祀賓客朝廷車馬之容又據玉藻以証喪紀軍旅之容故於此還据保氏六儀以互証讀美字皆爲儀也廣雅釋訓曰儀儀容也釋名釋典藝曰儀宜也得事宜也此穆穆皇皇五者言威儀容止之得宜而美善之義已該矣

祭祀 天齊齊皇皇○注云齊齊皇皇讀爲歸往之往

案毛詩泂宮箋皇皇當爲睚睚爾正睚睚皇皇美也喬樅謹案上文言語之美已言穆穆皇皇故於此讀皇皇爲睚睚郭璞爾雅注皇皇睚睚皆美盛之

禮記鄭讀攷 卷四

貌義並相近正義曰皇讀爲歸往之往皇氏云謂心所繫往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所繫屬故齊皇皇然郝懿行曰古讀皇聲如王王聲如往故詩楚茨箋皇睚也泂水箋睚睚猶往往也睚與旺同

車馬 匪匪翼翼○注云匪讀如四牡騤騤

案春秋公子駢公穀二傳作斐

喬樅謹案匪駢皆从非聲說文云駢駢旁馬左傳桓三年疏云名駢者以駟馬有駢駢之容此記正義云翼翼駢駢皆是馬之嚴正也攷工記梓人匪



色注故書匪作飛鄭司農云飛讀爲匪非與飛古  
字通見文選盧子諒贈崔溫詩注詩淇與有匪君  
子禮記大學及爾雅釋訓皆作有斐  
雖有君賜肅拜○注云雖或爲唯

案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注雖或爲唯又表記唯天  
子受命於天注唯當爲雖字之誤也

喬樅謹案古書唯雖二字多相假借荀子性惡篇  
然則唯禹不知仁義德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注唯  
讀爲雖莊子庚桑唯蟲能蟲釋文唯本作雖國策  
秦策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唯儀之所甚憎者史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七

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唯天子亦不說  
也漢書唯作雖漢書揚雄傳唯其人之瞻知哉文  
選解嘲唯作雖此皆唯雖二字古通之驗  
爲喪主則不手拜○注云或曰喪爲主則不手拜肅拜  
也

案此亦載禮記他解之異多肅拜二字與上爲尸坐  
則不手拜肅拜句法同

喬樅謹案喪服小記云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  
餘則否與此記言爲喪主則不手拜其義正同是  
爲夫長子喪禮當稽顙與其餘皆手拜者異亦與

爲尸坐之爲肅拜者不同如或本所云則是不手  
拜但爲肅拜顯與小記文違異故鄭不從之  
加夫 與劍焉○注云夫褫劍衣也夫或爲煩皆發聲

喬樅謹案孔氏正義引熊安生云依廣雅夫褫木  
劍衣謂以木爲劍衣者若今刀槓云禮記本夫或  
作煩鄭云皆發聲然則褫之一字是衣之正名當  
以緇帛爲之熊氏用廣雅以木爲之其義未善也  
案夫褫今本廣雅作袂褫攷說文袂製袂也段玉  
裁曰襲袂蓋古語廣雅夫加衣旁卽說文袂字亦  
韜藏之意韜部曰韜劍衣也機謂上文言劍則啟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七

續蓋襲之續爲劍函旣以木爲之則此夫褫當是  
用韜爲劍衣不得又云以木也玉篇褫劍衣也無  
木字則非以木可知褫字不見說文褫與韜音相  
近則褫殆卽許書之韜歟鄭云夫煩皆發聲則夫  
字不當從衣旁作袂周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  
火於日鄭司農云夫發聲也與鄭君釋夫褫訓同  
夫或爲煩者夫猶几也見孝經疏引劉瓛說又高  
誘淮南本經訓注夫人衆人也煩亦聚也義見大  
戴禮少閒注義通故字亦相借一曰夫煩聲之轉  
詩葛覃薄汙我私毛傳汙煩也鄭箋煩煩攔之夫



與汗古音同部汗之爲煩可爲夫煩聲轉之旁証  
酢酌俱爲○注云古文禮儀作遊酢或爲作儀或爲馴  
案鄉飲酒義介儀注古文禮儀皆作遊又儀禮鄉飲  
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儀或爲全鄉射禮大夫  
若有○注今文遵作儀

喬樅謹案鄭君鄉射禮注云謂之遵者方以禮樂  
化民欲其遵法之也是遵爲正字儀其假借字也  
胡承珙曰儀或爲全者聲近假借論語異乎三子  
者之撰鄭注云撰讀爲詮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  
誤音詮喬樅謂遵儀以聲近通借史記周本紀遵

禮記鄭讀攷

卷四

古

修其緒集解引徐廣曰遵一作選是其例也遵或  
爲馴者馴順也從也遵循也循亦順從也又或爲  
全者古文从全从川从盾之字多相通假喪大記  
君用輶注輶皆當爲載以輶車之輶聲之誤也  
輶卽輶字說文云下棺車曰輶荀子非十二子篇  
終日言成文典及紉察之注紉與循同皆以聲近  
假借釋文出爲馴云馴側留反本又作馴按正義  
本作則陸本與正義本文異馴與儀聲義並遠蓋  
譌字耳酢或爲作者酢作古音同部亦聲近假借  
字周禮司尊彝諸臣之所酢也注昨讀爲酢字之

誤也司几筵昨席亦如之注昨讀曰昨又昨席莞  
筵紛純注昨讀亦曰昨周禮昨字皆假聲同之昨  
字爲之與此一例也

祭左右軌范○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軌祭軌乃飲軌與  
輶於車同謂轉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軌前也

喬樅謹案經注軌軌二字多互譌今依盧文昭校  
定本戴氏震曰大馭右祭兩軌祭軌注故書軌爲  
軒杜子春云軒當作軌軌謂兩轉也或讀軒爲簪  
笄之笄按少儀之左右軌卽大馭之兩軌輶本作  
軒譌而爲軌軒從車开聲讀如笄較末也軌從車

禮記鄭讀攷

卷四

古

凡聲讀如范式前也軌從車九聲古音居酉反今  
音居消反車微也軌從車只聲讀如只輶內也輶  
闊六尺六寸軌八尺軒相去一丈六寸兩轉又在  
輶外較末爲軒軸末爲轉祭軌則兼轉祭左右軒  
則兼軸不可以軸末之轉爲軒名之宜辨者也段  
氏玉裁曰周禮故書爲軒子春言軒當爲軌故書  
爲輶子春言輶當爲軌鄭君周禮作祭兩軌祭軌  
從杜子春讀也攷工記輶人輶前十尺而策半之  
注引鄭司農云輶謂輶前也書或作輶鄭君以輶  
訓爲法與前不同此子春易輶爲軌之故案據段



說則此少儀注云軌與范聲同謂軌前也是鄭君從杜子春說讀范爲軌字與周禮大馭讀範爲軌同

祭脰○注云脰大臠謂剝魚腹也脰讀如嘽

喬樅謹案周禮腊人注大者臠之大臠脰者魚之反脰脰又詁曰大二者同矣疏云反覆謂魚生時在腹下今加之於上又儀禮有司徹伯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臠祭于其上注云脰讀如殷嘽之嘽疏云嘽覆也可以覆首此亦取魚腹反覆於上以擬祭胡承珙曰案士冠禮注嘽名出於脰脰

禮記鄭讀攷

卷四

大

覆也爾雅脰大也是嘽本兼大覆一義此讀脰如嘽者蓋亦兼取大覆二意

君子不食園腍○注云周禮園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

喬樅謹案周禮稿人掌豢祭祀之犬注養犬豕曰豢樂記注以穀食犬豕曰豢荀子榮辱篇注豢豢也以穀食於圈中豢經音義九引蒼頡篇豢豢所豢也字从口豢在其中也以穀食犬豕於圈中即豢在口中之意故釋文云豢與豢同

學記第十八

兌命曰○注云兌當爲說字之誤也

案詳見前文王世子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云依或爲衣

喬樅謹案依衣古字通國語晉語倍倍依潛夫論志氏姓篇依作衣史記五帝紀集解單行本索隱引國語並作衣漢書外戚傳婕妤姪娥俗華文依荷悅漢紀作衣衣說文依倚也依依也毛傳依倚也釋名釋衣服曰依依也人所依以花寒暑也是衣有依義也

禮記鄭讀攷

卷四

大

不學雜服○注云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爲雅

喬樅謹案文選南都賦被服雜錯注雜錯非一也此雜服自衮而下至皮弁朝服元端之屬亦非一故云雜也雜或爲雅者以形近而變一曰雅之爲言正也荀子榮辱篇君子安雅注云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此冕服皮弁之屬皆禮服之正者故謂之雅服明外有其服者當內有其德而後乃能稱也

術有序○注云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



案詳見前月令

喬樅謹案水經注引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從鄭君讀也管子度地篇云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此管子別制度地之法與周禮之鄉遂異趙坦以管子術字亦當音遂斯不然矣

呻其佔畢多其訊○注云呻或爲慕訊或作訾

喬樅謹案莊子列禦寇篇釋文呻謂吟咏學問之聲也呻其佔畢言但吟誦其簡畢之文而不能曉其義也呻或爲慕者亦謂其浮慕其文而不求甚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九

解也文異而意並同訊或作訾者說文云訾不思稱意也言不思稱意而出而多以訾毀爲責備卽下文所謂其求之也佛也

則扞格而不勝○注云格讀如凍洛之洛扞格堅不入之貌

喬樅謹案釋文云凍洛此二字並從ノ或水旁作非段玉裁曰說文無洛有洛字水乾也玉篇洛土乾也王逸九思自注洛竭也則此注洛當作洛正義曰言洛是堅強譬如地之凍則堅強難入故云如凍洛之洛但今人謂地堅爲洛也洛从土正義

是釋文非也正義本作凍洛俗改爲凍洛阮氏校勘記從段說

待其從容○注云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春容謂重撞擊從或爲松

喬樅謹案從讀如春者春卽椿字之消借左傳文十一年以戈椿其喉注椿猶衝也衝卽撞擊之義椿亦或作從史記南越尉佗傳欲從嘉以才集解引韋昭曰從撞也漢書吳王濞傳集注引蘇林曰從音從容之從從或爲松者松猶容也義見公羊文二年傳注說文松或從容作案松容猶言容容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九

蓋寬裕閑暇之貌松亦與從春通爾疋釋蟲蠃蟬注蠃蟬也俗呼春黍方言十一春黍謂之蠃蟬是其例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注云醜猶比也醜或爲計

喬樅謹案今注疏本作醜或爲之計阮氏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無之字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衍閱監毛本同段玉裁云計當爲討古音醜與討同案醜從酉聲討從肘省聲古音同在三部論語世叔討論之馬融注訓討爲治治猶理也比物討類者比方事物而理其類也穀梁桓二



年取郃大鼎于宋傳以是爲討之鼎也范注引麋氏云討或作糾蓋亦以聲近假借一曰計字亦通說文計會也算也國語鄭語計億事注計算也呂覽季冬紀命農計耦耕事注計會也管子七法篇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故曰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管子所云計數卽此比物計類之謂也廣雅釋詁四醜稽並訓爲同稽卽計也周禮小宰鄭司農注稽猶計也合也宮正注稽猶攷也計也質人注稽猶考也治也醜計訓義相通故字亦相假借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二十

樂記第十九

故明王以相沿也○注云沿或作緣

喬樅謹案沿緣聲同義同說文沿緣水而下也从水呂聲沿與沿同左氏定四年傳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注沿緣也荀子禮論微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注云緣因也下文不相沿樂正義沿因也其義並同

地氣上齊○注云齊讀爲躋躋升也

案孔子閒居至于湯齊注讀湯齊爲湯躋

喬樅謹案史記樂書作地氣上躋躋躋字同齊卽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五

躋躋之消借公羊文二年齊僖公釋文齊本作躋儀禮士虞禮記躋附爾于皇祖某甫注躋升也今文躋爲齊此記釋文云齊依注讀爲躋又作躋子兮反升也左氏春秋躋僖公注躋升也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周禮春官序官注躋僖公釋文躋本又作躋

大章章之也○注云堯樂名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

喬樅謹案正義曰案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堯作大章知大章堯樂名周禮無大章故云闕也此云大章周禮曰大卷知此大章當周禮大卷



也下文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周禮曰大咸正義曰黃帝所作咸池堯增脩而用之周禮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樂堯既增脩故此文次在大章下又黃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別立其名則大章是也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釋文云大咸如字一本作大卷卷音權喬樞謂釋文所據本誤也本作大卷者乃上文大章之異文卽鄭注所謂或作大卷者是非此注中大咸之異文陸氏不能辨正疏矣章說文云樂竟爲一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詩關雎正義云章者積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三

句所爲是章有積義其字从音从十卽聚之會意大卷周禮大司樂疏云卷者卷聚之義訓亦相近舊未廣賁之音作○注云賁讀爲憤憤怒氣充實也案射義賁軍之將注賁讀爲憤憤猶覆敗也與此記賁皆爲假借字

喬樞謹案荀子強國篇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注賁讀爲憤憤然也穀梁傳十年傳覆酒於地而地賁注賁沸起也沸起謂氣怒起之貌國語周語陽廛憤盈賁遂注云憤盛也方言廣雅並云憤盈也盈亦充實之義淮南似真篇繁憤未發注繁憤眾

積之貌盛積皆與充實義同

寬裕肉好○注云肉肥也肉或爲潤

喬樞謹案大學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胖大也肉亦訓爲腴猶言肥也肥大者必潤澤故此記肉好或爲潤好義並相近史記樂書寬裕肉好集解引王肅曰肉好言音之洪美洪亦大也又案考工記輪人進而砥之欲其肉稱也鄭注云肉稱宏殺好也是肉稱猶言肉好余正釋言稱好也是已天地訢合○注云訢讀爲熏熏猶蒸也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三

云欣喜也廣雅釋詁一欣喜也釋訓欣欣喜也史記趙世家荀欣漢書古今人表作荀訢高祖紀魏將皇欣正義云欣一作訢訢本訓喜故此訢合字讀爲熹合鄭意蓋以訢字爲析之假借文選甘泉賦垂景炎之析析注引廣雅曰析熱也熱義與蒸相近熹合猶烟熹之意文選魯靈光殿賦含元氣之烟熹張載注烟熹天地之蒸氣也思元賦天地烟熹舊注云烟熹和也又說文訢旦明日將出也从日斤聲讀若希則訢聲古讀當亦如熹矣及優侏僂獼猴子女○注云獼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



戲也優或爲優

喬樅謹案優卽猱字集韻猱優同初學記引毛詩草蟲疏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爾雅釋獸蒙頰猱狀釋文猱本或作優廣雅釋詁四優優也然則猱雜卽猱雜耳優與優亦聲近字優調戲也義見左傳襄六年注優雜謂雜子女而相調戲也克順克俾俾于文王○注云俾當爲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

案据左氏昭二十八年傳及毛詩大雅

喬樅謹案詩漸漸之石俾滂沱矣論衡變動篇作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五

比滂沱矣是古書俾比通用左傳擇善而從曰比爾雅釋詁俾從也則俾比義亦相通俾字亦作俾玉篇俾與俾同廣韻俾從也俾上同

衛音趨數煩志○注云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

案詳見前曾子問

作爲鞀鼓控楊堽簾○注云堽簾或爲簾虞

喬樅謹案周禮小師掌教鼓鼗祝故堽簾管絃歌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箛執干戚戈羽調竿笙箎簧飭鐘磬祝故鞀卽鞀也箛卽箛也祝故卽控楊也皆不及簾虞者所以懸鐘

磬也簾虞既非有音之器不得言德音之音又下文云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是簾虞已賅在鐘磬中則不得先與鼗鼓控楊別言之故鄭不從也

石磬磬○注云磬當爲磬字之誤也

喬樅謹案磬聲同古多通借用之左氏僖廿六年傳室如懸磬服虔注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桷在如縣磬此假磬爲磬字也釋名釋樂器云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是磬字本取義於磬鄭必改讀磬爲磬者以上下文鐘聲鏗鏘聲哀竹聲濫鼓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五

磬之聲謹皆以聲言之今經云石磬磬恐人誤仍爲樂器故讀從磬也磬又與磬通史記樂書作石聲磬集解引王肅曰聲果勁也果勁之訓亦與堅緻義近

會以聚眾○注云會猶聚也聚或爲最

喬樅謹案最乃取之譌字公羊隱元年傳會猶最也何休注云最聚也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最字無音王氏念孫曰正文及注最字皆當作最切最與聚聲義皆同故曰最之言聚也說文取積也從口切莫狄取取亦聲徐鍇曰古以聚物之



聚爲取世人多見最少見取故書傳取字皆譌爲最樂記注聚或爲最釋文亦不爲作音蓋所見本已譌作最不復知其爲取字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曰取與聚音義皆同與曰部之最音義皆別周禮大宰注曰凡簿書之取目劉歆與揚雄書樂方音曰欲得其取目又曰頗願與其取目得使入錄凡言取目者猶今言總目也史記股本紀大取樂戲於沙邱取一作聚張釋之馮唐列傳令顏聚代之漢書作顏取爾雅灌木叢木毛傳作取木今各書此等取字皆譌作最讀祖會反音義俱非益

禮記鄭讀攷

卷四

美

字林固有取字音才句反見李善文選注至乎南北朝最最不分是以周續之劉勰宗陸德明皆不能知毛傳之本作取木顧野王玉篇戶部無取而曰部有最廣韻本唐韻而十遇才句一切無取字然則唐韻亦本無取字矣玉篇最云齊也聚也子會切是以最之義爲最之義而廣韻十四泰云最極也祖外切亦是取之義誤以爲最之義也何以言之古凡云殿取者皆當作从戶字漢書周勃傳取從高帝云云師古曰取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之數又衛青傳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此皆與取目

之取同漢蔡湛碑三載勳取正作取字今人最美最惡之云讀祖會反於形於聲皆失之古必作取讀才句切王段辨析最最二字均極精確惠氏九經古義據史記集解引徐廣以取爲聚之古字說尚未審

鼓聲之聲謹謹以立動○注云謹或爲歡動或爲勳案坊記言乃謹注謹當爲歡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歡謹古字通用檀弓下言乃謹注謹喜說也書無逸言乃雍史記引作言乃謹集解引鄭注亦云謹喜悅也歡謹又與驩通左氏文六年注

禮記鄭讀攷

卷四

玉

晉侯驩公羊作謹史記晉世家作歡孟子盡心上驩虞如也音義引丁公著云驩虞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謹以立動者白虎通音樂篇樂記曰鼓震音也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出是其義已動或爲勳者勳動古通易艮厲熏心虞注云荀氏以熏爲勳讀作動呂覽注熏感動也皆其証已武坐致右憲左○注云憲讀爲軒聲之誤也

案詳見前內則

喬樅謹案憲軒二字古音相通故鄭注內則讀軒爲憲此又讀憲爲軒惠氏棟曰詩天之方難無然



憲憲毛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欣讀爲軒與難合韻  
揚雄河東賦云麾城擗邑李奇曰擗音車輿之輿  
輿从巾憲聲反復相訓蓋古音通也

夾振之而駟伐○注云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  
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  
四伐五伐

喬樅謹案史記樂書正作四伐集解引王肅曰四  
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者一擊一刺爲一伐也駟  
字卽取四爲義古書多相通假詩秦風駟鐵孔阜  
說文馬部作四鐵孔阜又大明駟駟彭彭公羊隱

禮記鄭讀攷

卷四

无

元年疏作四駟彭彭鄭風清人駟介旁箋云駟  
四馬也左氏文十一年傳富父終甥駟乘注駟乘  
四人共車又定十年傳公子地有白馬四漢書五  
行志下引作公子地有白馬駟皆其例也

武王克殷反商○注云反當爲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  
紂都也牧誓曰至於商郊牧野

喬樅謹案及字作反者以形近而誤易繫辭上原  
始反終釋文云鄭元虞翻作及終又祭義篇忿言  
不反於身正義云定本反作及王氏引之曰案唐  
魏徵羣書治要及白帖廿五引並作不及於身大

戴禮曾子本孝篇煩言不及於已曾子大孝篇忿  
言不及於已鹽鐵論毀學篇邪行不及於已文雖  
小異而字亦作及則當以及字爲是及反形相似  
故及譌爲反耳又阮氏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反  
當爲及無商字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  
引足利本同此本作反商當爲及反下有商字衍  
文也閩本監本毛本誤同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注云薊或爲績

喬樅謹案薊古作鄭說文邑部鄭周封黃帝之後  
於薊也从邑契聲讀若薊上谷有薊縣段玉裁曰

禮記鄭讀攷

卷四

无

鄭薊古今字也薊行而鄭廢矣漢地理志皆作薊  
則其字假借久矣陸德明曰薊今涿郡薊縣是也  
卽燕國之都也玉裁案地理志曰廣陽國薊燕召  
公所封班意謂封黃帝之後卽召公也許云上谷  
有鄭縣按郡國志廣陽郡注曰世祖省廣陽郡并  
上谷許依光武省并而言也今京師順天府附郭  
大興縣治卽古燕都許說漢制作鄭則知漢時故  
作鄭但不解今之漢志何以作薊也喬樅攷玉篇  
鄭下云周武王封黃帝後於薊今作薊又薊字云  
荆同上俗額野王所據以薊爲古字薊爲今字荆



則俗字耳薊或作績其說未詳或曰薊古音在十五部績字訓繼繼音亦在十五部繼又訓績或古以聲同假繼爲薊字又以義同假績爲繼字也

封帝堯之後於祝○注云祝或爲鑄

喬樅謹案鑄古音讀如祝淮南子倣真訓治工之鑄器高誘注鑄讀如唾祝之祝是其証也惠氏棟曰周本紀云封黃帝之後於祝張守節以爲東海祝其縣非也汲郡古文云平王三年齊人滅祝此東海縣也古祝鑄同音續漢志云濟北蛇邱有鑄鄉城劉昭曰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春秋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三

傳云臧宜叔娶于鑄杜注鑄國濟北蛇邱縣所治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車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高誘曰鑄國名惠說是也祝卽鑄本帝堯之後所封而呂覽及周本紀均以爲黃帝之後者蓋傳聞異詞耳

名之曰建鑿○注云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鑿鑿案言閉藏兵甲也

案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命師於鞬鑿與鄭解異

喬樅謹案建鍵聲相近鍵卽鍵字亦與鍵通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呂忱字林云鍵

門距也鍵拒門也老子善閉無關鍵釋文云鍵拒門也莊子庚桑楚篇夫外轆者不可繁而捉將肉鍵注云鍵關牡也釋文引向注云鍵閉也又通作鞬故馬融作鞬鑿攷釋名釋兵曰鞬建也弓矢並建立於其中也此與馬融義同馬謂鞬以建矢鑿以攷弓鄭謂鍵之言閉鑿之言藏故引周禮曰鑿之欲其約也証此鑿字爲藏甲之義

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注云子諒不子之子案祭義注同

喬樅謹案尚書金縢疏引鄭志云魯子孫曰子孝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三

經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引舊解曰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中庸子庶民也注子猶愛也史記樂書則易直子諒之心集解引王肅曰子諒愛信也此注子讀如不子之子當作字愛解釋文云子如字徐將吏反徐音是也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云報讀曰褒猶進也

案祭義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皆當爲褒聲之誤周禮大祝褒拜注引鄭大夫云褒讀爲報

喬樅謹案褒報一聲之轉古相通用雜記上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注褒猶進也褒衣者天子



所加賜之衣是亦有進義此記上文云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故讀報爲褒取義於進也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

注云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白字

案詳見前禮運

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 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注云此文換節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愛或爲哀

喬樅謹案正義云此經倒錯上下失敘今依鄭之所注次而解之所次依史記樂書也哀愛一聲之轉古或假哀爲愛字呂覽報更云人王胡可以不務哀士注哀愛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哀猶愛也愛乃思念之也是哀亦有愛義矣

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注云商之遺聲也衍字也又誤上所云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三

喬樅謹案正義曰以上經云商者五帝之遺聲此經不得更有商之遺聲也故知衍字攷史記樂書無商之遺聲也五字鄭君所訂亦皆據樂書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三



雜記上第二十

以其綏復○注云綏當爲綏讀如麤賓之麤字之誤也  
綏謂旌旗之旄也

案詳見前王制下大綏條

其綳有綵○注云綳取名於觀與舊讀如舊旆之舊  
喬樅謹案舊亦作綳左傳定四年祝鮀云封康叔  
以綳旄卽此所云舊旆也史記衛世家集解引鄭  
眾左氏章句曰綳旆旆名也又杜預注綳旆大赤  
也取染草名也說文綳赤綳也以茜染故謂之綳  
茜茅蒐也爾疋釋草茹蘆茅蒐孫炎注茅蒐一名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三

舊許言赤綳以茜染故謂之綳則知此車飾亦以  
舊染故謂之綳也舊讀綳如舊者以經言裳帷用  
緇布屋用素錦惟綳色未明故讀从舊明其爲赤  
色也

不毀牆○注毀或爲徹

喬樅謹案毀徹義同大射儀注云徹除也此不毀  
牆者謂不毀除車飾之裳帷喪大記賓出徹帷注  
以或爲廢廢亦毀除之義書堯典方命圻族史記  
五帝紀作方命毀族圻亦毀也皆以義同通假

載以輜車○注云輜讀爲輅或作輅許氏說文解字曰

有輻曰輪無輻曰輅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輅  
聲相近其制同乎

儀禮既夕記遂匠納車於階間注車載柩車周禮  
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園或作輅或作輅聲讀皆相附  
耳未聞孰正亦引許叔重說又喪大記君葬用輅大  
夫葬用輅士葬用國車注輅皆當爲載以輅車之輅  
聲之誤也輅字或作園是以又誤爲國輅車輅車也  
攷工記器中膊注膊讀如車輅之輅

喬樅謹案說文解字輅舊車下庫輪也从車全聲  
讀若饌一曰無輻也舊車卽舊車庫輪卽卑輪舊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三

車古所謂安車者是卑輪蓋取其安也鄭注言輅  
崇茲半乘車之輪此載柩車亦爲卑輪迺地而行  
其輪無輻其車有輅有輅與舊車之有屏者相似  
故亦謂之輅車又既夕禮遷于祖用軸注云軸輅  
軸也軸狀如轉轆刻兩頭爲輅狀如長牀穿棖  
前後著金而闕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  
輅天子畫之以龍段玉裁曰按天子諸侯殯葬朝  
廟皆用輅玉篇廣韻皆謂輅輅同字許氏說文云  
下棺車曰輅謂天子諸侯之用輅也戴氏釋車曰  
攷大夫廟中有載柩以輅之禮用輅用國車皆謂



朝廟載柩之車國車卽輶軸也既朝廟然後用輶車載柩以行周禮之蜃車卽輶車蜃乃假借字輶其本字也輶者車之名輶者輪之名不宜溷而一之喬樅謂說文無輶字則輶卽輶之異文故鄭君據說文輶字爲說戴氏以鄭君溷輶輶爲一說似未審又喪大記明言大夫士葬車非專指朝廟時言故鄭讀及國皆爲輶一爲聲之誤一爲形之譌若朝廟士喪禮注已詳釋之大夫諸侯以上用輶則大夫之殯輶唯廢輶而朝廟固用之鄭君此記云言載以輶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不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三

易者不易以輶也廟中有載柩以輶之禮此不耳義本明晰此所所言皆喪從外來者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周禮遂師注云蜃車柩路之柩路載柩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是不得以輶爲本字蜃爲假借字也許氏云有輶曰輪無輶曰輶是蜃車以輶爲輪故有輶車之名玉篇車部云有輶曰輪無輶曰輶卽據許氏說重文輶云同上蓋足証輶卽輶字不得以輶爲車名輶爲輪名也既夕記注云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國或作輶是鄭君意以周禮之蜃車

卽禮記之輶車蜃輶聲相近蜃車輶車制相同其或作輶或作輶者皆以聲同假借漢書樊噲傳云高后時用事顯師古曰顯與專同是其証也國則輶字之譌耳

凡赴於其君○注云訃或皆作赴赴至也

喬樅謹案儀禮聘禮赴者未至注云今文赴

訃之記赴曰注云赴走告也今文赴作訃段玉裁曰文訃告字祇作赴者取急疾之意今文從言急疾意轉隱云故說文言部不收訃字者从古文不從今文也雜記作訃者禮記多用今文禮也左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三

傳作赴王邱明述春秋傳以古文故與古文禮同也胡承共曰案雜記云訃或皆作赴是禮記本亦有文作赴者鄭意以作赴者爲正故於儀禮定從古文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

案論語里仁無適也釋文云鄭本作敵

喬樅謹案適敵義通古書多相假借玉藻敵者不在釋文敵本作適燕義莫敢適之義也釋文云適本亦作敵公羊莊二十四

自敵也春



禮記王制篇作君無自適又適字亦通作嫡公羊隱元年傳立適以長不以賢注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釋名釋親屬云嫡敵也與匹相敵也訓義並通惠棟曰荀子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爲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並音征敵之敵是適爲古文敵字也

實○注云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喬樅謹案漢書東方朔傳非至數也集注云至實也是至實非獨聲近義亦相通說文尸部室實也

鄭讀攷

卷四

三

从尸至聲室屋皆從至至所止也釋名釋宮室曰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室實亦以疊韻爲訓古至字讀如質段氏音均表以爲皆在十二部內子以鞠衣褻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云此復所用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爛脫此上耳禮周禮作展

案內子者卿妻之稱宜承夫人下故訂此文爲錯簡禮字與展聲相近周禮內司服展衣注引鄭司農云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禮衣禮者言聲與展相似元謂展衣

以禮見王及賓客之禮 禮之言重言誠

也是鄭意以禮爲正字展爲假借字也

大不掄絞屬於池下○注云此無人君 亦爛脫喬樅謹案鄭君據喪服大記文君三池振容大夫二池不振容士一池掄絞此不云君及士故知爲爛脫不 容者即此記所謂不以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也

大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注云附讀皆爲附

喬樅謹案釋文附依注作附音同下並同正義云附者附祭於廟當從示旁爲之攷儀禮既夕禮明

鄭讀攷

卷四

三

日以其班附注云附卒哭之明日祭名附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又爾雅釋詁注附付也付新死者於祖廟是附祭之附本取義於付故古書即假付爲附字周禮大祝付練祥鄭司農注云付當爲附是已附附古亦多相通用雜記下篇猶是附於王父也朋友虞附而退注並云附皆當作附周禮司市其附于刑者歸 鄭司農注云故書附爲附杜子春云爲附小司寇附刑罰及附于刑注並云故書附作付皆其例也以猶君也○注云待或爲侍



喬樅謹案待字蓋待之譌故鄭不從左氏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薨稱子踰年稱公未踰年以前雖稱子而會盟仍與諸侯並列是待之之禮猶正君也儀禮士昏禮媵侍于戶外注云今文侍作待莊子漁父篇竊侍于下風釋文云待本作侍荀子正論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注侍或爲待也待侍均从寺聲古音同部讀聲亦相近

禮記鄭讀攷

卷四

罕

案詳見前檀弓

甕無符衡○注云衡當爲桁所以廢甕無之屬聲之也

喬樅謹案儀禮既夕禮符三黍稷麥糗三醢醢屑甕二醢注皆木桁注云桁所以廢苞符甕無也每器異桁鄭君據儀禮字作桁故讀從之衡桁均以行聲文選景福殿賦桁栝棧登注云桁梁上所施也桁與衡同又思元賦雜伎藝以爲珩注云珩與衡音義同皆以聲同假借

元冕一○注云元冕或爲元冠或爲元端

案詳見前玉藻

喬樅謹案注疏本或爲元冠或下重○字阮氏勘記云惠棟校宋本不○爲字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閭監毛本作或謂爲元冠亦誤

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壁目西階以東

案下宰舉璧與圭注云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

喬樅謹案正義云宰謂上卿也鄭注宰夫舉禘云宰夫宰之佐也左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

禮記鄭讀攷

卷四

罕

公仲子之賵据天子於諸侯尙使宰來賵知此言夫爲衍字也

客使自下由路西○注云使或爲史

喬樅謹案漢書霍光傳使樂成師古注云使字或作史又杜延年傳少府史樂成師古注曰據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迺云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爲便耳是史使二字古書通用之証衆經音義二引三蒼云古文使字或作駛亦以音近假借又白虎通諫諍篇曰所



以謂之何明王者使爲之也則史字本有使義外宗房中南臣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紵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注云此喪大記脫字重著於是

喬樅謹案正義云此一經是喪大記君喪之節於此重記之但大記云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夫人東面坐馮興踊唯此四字義皆同也今攷喪大記商祝鋪絞紵衾衣多衣字士盥于盤上無北字士舉遷尸于斂止多一士字

禮記鄭讀攷

卷四

聖

雜記下第二十一  
猶是附於王父也○猶當爲由由用也附皆當作

喬樅謹案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孟子公孫丑上由反手也音義引丁音云由義當作猶猶如也古字借用耳又離婁下我由未免爲鄉人也音義引丁音云由與猶義同易豫卦由豫釋文引鄭云用也馬作猶猶豫疑也附附說見前則猶是與於祭也○注云猶亦當爲由

喬樅謹案說詳見前

禮記鄭讀

卷四

聖

是以襲而后設冒也○注云襲而設冒言后衍字耳喬樅謹案儀禮士喪禮言乃襲三稱下即言設冒一襲之是設冒正襲時之事不得言后故云衍字也朋友虞附而退○注云附皆當爲附

案說見前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當在練則弔上爛脫在此

喬樅謹案經言三年之  
功衰不弔下言練則弔文無所承故知當在此期之喪十一月而練下以文爛而脫下文又言大功弔及小功總弔之



事皆以序相承也

待盈坎○注云坎或爲壙

喬樅謹案坎壙義同周禮喪祝及壙說載除飾鄭

司農注云壙謂穿中也檀弓下其坎深不至於泉

修文篇作其穿深不至泉說文坎陷也陷者

地爲塹之名說文又云壙塹穴也一曰大也從

土廣聲淮南子墜形訓廣莫風之所生也注云坎

爲廣莫風是坎亦兼有廣大之義

雖三年之喪可也○注云雖或爲唯

案詳見前少儀

禮記鄭讀攷

卷四

四

則里尹主之○注云里或爲士

喬樅謹案里與士聲相近故理官亦稱士官禮記

月令命理瞻傷注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

大理又考工記匠人里爲式注云里讀爲已聲之

誤也

不踰封而弔○注云踰封越竟也或爲越疆

喬樅謹案踰與越封與疆訓義並同說文踰越也

越踰也越卽越將仲子無踰我里毛傳踰越

也疆說文作畺云界也左傳襄三十年田有封洫

注封疆也呂覽樂成篇使田有封洫注封界也左

傳定十一年無人而封注封竟也竟亦境字國語

周語修其疆畔注疆境也

入自闔門○注云闔門或爲帷門

喬樅謹案闔帷聲近義通釋名釋牀帳云帷圍也

所以自障圍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

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後漢書仲長

統傳注云在旁曰幃在上曰幄是帷與幃同詩氓

漸車帷裳儀禮士昏禮疏作漸車幃裳帷裳亦在

車旁者此闔門爲宮中旁側之小門儀禮士虞禮

記注云闔門如今東西掖門是也以其在旁故謂

禮記鄭讀攷

卷四

五

之闔門亦得稱帷門耳



禮記鄭讀攷卷五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樞述

喪大記第二十二

寢東首於北牖下。○注云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爲北墉下。

喬樞謹案阮氏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或爲北墉下無北字衛氏集說同按釋文爲墉音容是亦無北字又張敦仁撫本禮記鄭注攷異云注或爲北墉下各本同惟山井鼎所校宋板無北字案釋文以爲墉作音是其本無也喬樞謂經寢東首於北

禮記鄭讀攷

卷五

牖下當作寢東首於牖下注病者恒居北牖下牖字當作墉或爲北墉下當作牖下或爲北墉下轉寫文有有譌脫耳何以言之鄭君釋經此句云謂君未視之時此據論語鄉黨篇疾君視之東首爲說也論語注引苞氏曰處南牖之下東首皇侃疏曰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病本當戶在北壁下君既來而君不宜北面故移處南窗之下令君入戶而西轉得南向也故樂肇云南牖下欲令南面視之者也若此經作北墉下則是疾病恒處之所鄭注何緣釋爲君來視之之時乎惟經實

作牖下故鄭君又云病者恒居北墉下明此云牖下者以君來視之而移處也士喪禮死于適室注云疾時處北墉下死而遷之當牖下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注云將有疾乃寢於適室喪大記此篇與士喪禮記文略同皆論疾病時事或本以上文無君來視疾語故依士喪禮記作寢東首於北墉下觀儀禮注言今文于爲於喪大記正作於字可爲今文禮家依士喪禮記以改喪大記之証故鄭君云牖下或爲北墉下釋文云北墉依注音西舊音容下注牖下放此陸云依注音

禮記鄭讀攷

卷五

西知鄭所注本作牖字鄭君本既作牖則於下不當有北字蓋涉或本北墉下而誤衍也古者室南爲戶牖室北爲墉無牖或亦有之但謂之向不名爲牖故言牖下卽知爲室之近南處檀弓上篇飯於牖下以含一牀在室南牖下也士喪禮記設牀第當牖遷尸注云徙於牖下以襲一牀亦在室南牖下也陸云下注牖下放此明注中有牖下二字故陸云然如謂卽釋注中病者恒居北牖下句則當言下注北牖放此矣陸又云爲墉音容以經北牖下已言舊音容則注從可知故祇出注之或爲



埔下釋云音容陸氏本蓋於經北牖下誤衍北字  
於注或爲北埔下又誤脫北字後人轉寫又誤脫  
注中牖下二字遂致譌舛如是惠氏校語尚未得  
其審也

賓出徹帷○注云徹或爲廢

喬樅謹案徹廢義同曲禮下徹緣注徹猶去也禮  
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注廢猶去也士冠禮徹筵  
席注徹去也此記上文廢牀徹衰衣注廢去也士  
喪禮徹帷注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屋者喪舉之  
名則此徹帷亦謂屋之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三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  
設床檀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  
枕席君大夫士一也○注云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  
濯弃於坎下札爛脫在此耳

喬樅謹案儀禮士喪禮管人汲之下云士有水用  
夷槃可也是造冰寒尸事在沐浴之後故鄭據以  
爲說訂此節之爲錯簡也

食於簋者盥○注云簋或作簠

喬樅謹案明堂位雕簋注云簋邊屬也以竹爲之  
與此注訓簋爲竹筥義同簋或作簠者古簋字與

撰通漢書藝文志門人相與輯而論纂及叙傳下  
簋書刪詩注並云簋與撰同此記釋文簋本又作  
匱又作算攷士冠禮注云匱竹器名古文匱爲簋  
算亦與選通詩威儀棟棟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  
作不可算也周禮大司馬撰車徒注撰讀爲算論  
語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漢書車千秋贊云斗筭之  
徒何足選也是其証已

紵五幅無紃○注云紵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  
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紵或爲黹

喬樅謹案詩葛覃傳古者后織元紵釋文云紵織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四

五采如綃狀正義云紵織五采爲之紵雖備五采  
然國語魯語及毛傳並云后織元紵則紵自以元  
爲正色冕之前垂及懸瑱之物皆用之後遂施之  
於被綴之領側緣飾以爲識領謂被頭側謂被旁  
也字亦作紉玉篇衣部紉被緣也廣韻四十感引  
埤蒼亦云紉被緣也紉或作黹者紉與髣通詩髣  
彼兩髦說文引作紉文選魏都賦髣若元雲舒蜺  
以高垂注髣垂貌也埤又與黹通文選藉田賦翠  
幕黹以雲布注引魏文帝愁霖賦曰元雲黹其四  
塞黹黑貌也點說文小黑也玉篇黑部黹下云黹



點垢濁是黜黜義同故或假黜爲統字也

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注云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

喬樅謹案周禮春官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儀禮士喪禮夏祝饔餼飯注夏祝習夏禮者商祝襲祭服注商祝習商禮者祝取銘置于重注祝習周禮者也小祝喪祝皆所謂眾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五

祝者祝亦謂喪祝夏祝商祝則喪祝之屬耳

士與其執事則斂○注云執或爲僦

喬樅謹案集韻二十六緝僦執事者通作執類篇人部字作僦云執事者陸德明禮記釋文云爲僦音執本亦作執案執字疑誤攷集韻類篇並云執古作執釋文執字蓋執之譌古文字少藝藝字皆作執勢亦假執字爲之禮運在執者去月一執卽執之異文集韻十三祭執古作執執者凡持種之執亦持也義得相通

裁猶冒也○注云裁猶制也字或爲材

喬樅謹案裁與材古通用字國語魯語夫苦匏不材於人注材讀若裁晉語官師之所材也注材古裁字荀子解蔽篇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注材或爲裁材又通作財財裁古亦通用易泰卦財成天地之道釋文荀本作裁漢書律厯志下引亦作裁成天地之道又繫辭化而裁之釋文裁本作財荀子非十二子篇一天下財萬物儒效篇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注並云財與裁同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六

聖黜聖或爲要期 喬樅謹案聖室猶言惡室也倚廬者倚木爲廬不柱楣不塗旣塗柱楣塗廬不於顯者旣練居聖室塗之以泥而不爲飾故名惡室雜記廬聖室之中釋文聖本作惡是也儀禮旣夕記主人乘惡車注古文惡作聖釋名釋宮室曰聖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以白灰飾之也亞音惡易繫辭而不可惡也釋文荀爽本作亞禮器必先有事於惡池秦惠王詛楚文作亞驪是亞卽惡字爾疋注曰黜黑飾地也聖白飾牆也以白飾牆卽劉熙所云次以白灰飾之也黜聖或爲要期者期猶時也會也荀子富國



篇曰憤然要時務民注要時趨時也馬融長笛賦  
曰馳趣期而赴躋注期會也趣期即趨時之義時  
亦會也上文云既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  
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居望室不與人居君謀國  
政大夫謀家事則此既祥之後可與人要約期會  
躬服其事亦承上文言以漸而復常耳

禪而內無哭者○注云禪或皆作道  
案士虞禮中月而禪注云禪之言澹古文禪或爲導  
說文因讀若三年導服之導

喬樅謹案道字即導之省借說文一書三言導服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七

之導谷部因舌兒从谷省因古文內讀若三年導  
服之導木部棧邀其也从木炎聲讀若三年導服  
之導又穴部突深也一曰竈突从穴火求省讀若  
禮三年導服之導段玉裁曰今文禮作禪古文禮  
作導鄭從今文故見古文於注許從古文故皆云  
導服示部有禪字後人增也導服者導凶之吉也  
導古語蓋讀如澹故今文變爲禪字胡承珙曰今  
案經典皆相承作禪無作導者故鄭從今文士虞  
記注云古文禪或爲導是古文本亦有作禪者也  
君弔則復殯服○注云復或爲服

喬樅謹案注云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  
君事也疏言殯時未成服之服則首絰免布深衣  
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  
免不散麻然則服殯服者亦謂服其殯時未成服  
之服也其義並同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注云踊或爲哭或爲浴

喬樅謹案上文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君稱言  
視視而踊主人踊皇氏云雖殯未塗則得踊鄭此  
注云塗之後雖往不踊塗則不見尸柩故不踊也  
踊或爲哭者踊必先哭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八

斂君至入門升自阼階西鄉君坐撫當心君哭主  
人哭主人拜稽顙成踊又云乃奠君要節而踊主  
人從踊或爲踊或爲哭禮節並同作浴者乃字之  
誤耳

實于絛中○注云絛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  
隅也此絛或爲篋

喬樅謹案前文君裏棺用朱絛用雜金錯大夫裏  
棺用元絛用牛角錯士不絛注云錯所以琢著裏  
正義曰裏棺謂以貼棺裏朱繪貼四方以綠繪貼  
四角定本經中絛字皆作琢琢謂錯琢朱繪貼於



棺也阮氏校勘記引惠棟云綠當依定本作琢作琢者是也琢釋文音陟角反與角音近故爲聲之誤也若如孔疏本作朱綠則綠繪貼棺四角實于綠中卽實棺之四角鄭君何必以綠爲字誤耶箋者廣雅釋器云簠也方言云簠小者謂之簠案此簠字當讀爲幬廣雅釋器幬簠也幬之爲言婁也婁聚也鄭注言簠與婁通或曰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囊盛之則簠當亦小囊也莊子達生篇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偃之中釋文引司馬彪云聚偃器名也今家墳中江爲之一云聚偃棺槨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九

大夫殯以幬○注云幬或作鐔或作埽

喬樅謹案周禮司几筵每敦一几注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梓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段玉裁曰敦在古音第十三部燾在第三部聲類不同而敦弓卽彫弓驚卽雕皆於雙聲求之敦之讀燾蓋亦以雙聲也據段氏說則此幬字或作鐔作埽者皆以雙聲假借當讀爲敦爾雅釋邱曰邱一成爲敦邱又曰如覆敦者敦邱孫炎注云敦邱形如覆敦敦器似孟郭璞注云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然則知以敦者謂爲高堆如覆敦之形天子諸

侯之殯也畢塗屋屋謂殯上覆如屋者也天子上爲四注諸侯不四注皆如屋形以覆之大夫殯不爲屋但如敦形以覆之士則掘埽見衽塗之而已不爲敦形也一曰鐔平底也見廣川書跋三引字林曲禮上篇進矛戟者前其鐔注平底曰鐔取共鐔地君殯用輅輅者四輪迫地大夫之殯廢輅置棺西墻下倚西壁而三面橫之有平底頓地之象故稱爲鐔又作埽者埽射臬也衆經音義一引通俗文射棚曰埽蓋亦爲平底以頓於地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十

素錦褚加僞荒○注云僞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喬樅謹案正義云僞字與帷聲相近又諸本僞字作于者于帷聲又相近因聲相近而遂誤作僞字或作于字故云聲之誤也今案記言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荒謂在上者帷謂在旁者皆衣柳之飾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屋卽此記所謂素錦褚也以褚覆竟始加帷荒於其上故知僞字乃帷之誤

皆戴綬○注云綬當爲綬讀如冠綬之綬

案詳見前王制

君薨用輅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薨用輅二綽二



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一綽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注云大夫廢輅此言輅非也輅皆當爲載以輅車之輅聲之誤也輅字或作輅是以又誤爲國輅車輅車也綽或爲率

案輅輅說詳見前雜記綽卽綽字

喬樅謹案率卽綽之消借詩采芣綽維之毛傳綽綽也爾雅釋水綽綽也孫炎注綽大索也釋文云綽字本或作綽王制爲越綽而行事注綽輅車索周禮遂人及輅帥而屬六綽注綽舉棺索也儀禮既夕禮屬引注引所以引輅車在軸輅曰綽釋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十一

名釋喪制曰從前引之曰綽綽發也發車使前也綽又作弗左氏宣八年傳始用葛弗注弗所以引樞正義云弗字禮或作綽或作綽繩之別名也凡封用綽負碑去引○注云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爲窆檀弓曰公輸若方小斂班請以機封謂此斂也

案詳見前檀弓

喬樅謹案封或爲斂者斂藏也檀弓上篇國子高曰塋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釋名釋

喪制曰衣尸棺曰斂斂者藏也斂藏不復見也案封亦斂藏之意故鄭君言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

大夫士以咸○注云咸讀爲緘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咸或爲械

喬樅謹案廣雅釋器緘索也莊子肱篋爲釋文引廣雅曰緘繩也釋名釋喪制曰棺束曰緘緘函也古者棺不釘也咸者緘之消借莊子天運篇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釋文緘司馬本作咸是二字通用之証咸又作械者說文械篋也从木咸聲緘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十二

篋也从系咸聲蓋亦以聲同通假史記天官書間可械劍蕭林曰械音函函容也索隱云械字本有函音故字從咸



祭法第二十三

相近於坎壇○注云相近當爲禴祈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釋文云相近依注讀爲禴祈如羊反下音巨依反王肅作祖迎也臧玉林曰案禴字从襄襄與相聲亂祈近皆斤聲故禴祈誤爲相近注義甚精鄭不云相近或爲祖迎則知本無作祖迎者孔叢子書論云祖迎于坎壇所以祭寒暑也與王肅同書禮于六宗正義云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則家語言六宗亦取祭法爲說其相近於坎壇必作祖迎於坎壇孔叢子僞書疑與家語皆出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三

於肅手故其文往往互相祖述鄭以相近爲禴祈聲近之誤肅於禮記改爲祖迎見作相近者乃形近之誤而非聲近之誤肅解禮記及家語祖迎當同周禮迎寒迎暑說今家語雖闕可據孔叢子推測之又恐後人不信其說因託之家語又著之孔叢子以証之喬樅謂禴猶卻也則禴卽據卻之義宋本岳本禴祈禴卻字皆作據衛氏集說同是鄭君讀相爲據據古文消作襄詩出車獵執于襄釋文襄本或作據可証襄相古多假借用之楚詞離騷聊逍遙以相羊文選上林賦逍遙乎襄羊西京

賦相羊乎五柞之宮是其驗也近字古音如祈詩杕杜會言近止征夫適止以近與適韵崧高往近王舅鄭箋讀如彼記之子之記說文近讀與記同是詩以近爲近字之假借皆讀聲相似故耳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注云宗皆當爲崇字之誤也崇之言營也

喬樅謹案崇誤作宗者蓋簡蝕去上半字故與宗形近似而譌也周禮大祝四曰營注引鄭司農云崇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山川之神則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四

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元謂崇如日食以朱絲繫社攷說文示部崇設綿蕤爲營以禳風雨霜雪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从示崇省聲一曰崇衛使災不生禮記曰雩崇祭水旱據許引禮記直作雩崇是禮家舊讀宗皆爲崇鄭君亦依師讀說之初學記十三禮部引王肅尚書注曰幽崇祭星也雩崇祭水旱也藝文類聚三十八卷祭祀類引王肅注同肅好與鄭爲難者亦讀宗爲崇益足証其爲舊讀如此顯考無庸○注云此適士云顯考無庸非也當爲皇考



之誤

喬樅謹案據上文云大夫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顯考祖考無廟下文云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則適士二廟祭考與王考其皇考即無廟是顯字當爲皇之誤皇考者曾祖也顯考者高祖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五

祭義第二十四

霜露既降。○注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喬樅謹案據下文春雨露既濡有春字春秋互文知此無秋字偶文脫耳云禮說在秋是禮家節說皆以爲宜有秋字也

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注云上饗或爲相

喬樅謹案郊特牲相饗之也注云相謂詔伯也詔伯尸者欲使饗此饌也又云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注云相謂詔伯尸也故此記饗字或作相相饗聲亦相近一曰詩采蘋于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六

以湘之毛傳湘亨也漢書郊祀志禹鑄九鼎皆嘗醵亨上帝鬼神顏注醵亨一也醵亨煮而祀也引韓詩曰于以醵之案湘即醵之古文假借字湘醵並訓爲亨亨古文皆作亨饗與亨同饗字之假作相猶醵字之假作湘也

趨以數。○注云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

案詳見前曾子問

齊齊漆漆然。○注云漆漆讀如朋友切切

喬樅謹案漆在入聲五質切在入聲十六屑質屑古音同在第十二部故切切漆漆得以聲近假借



漆漆者容也自反也注云自反猶言自脩整也攷廣雅釋訓云切切敬也敬卽脩整之義王氏念孫曰論語子路篇朋友切切惻惻兄弟怡怡馬融云切切惻惻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案切切惻惻益皆敬貌朋友則尙敬兄弟則尙和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悌悌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近者以情謂雍雍悌悌也和也達者以貌謂肅肅切切也敬也切通作漆鄭注祭義云漆漆言自脩整是亦以漆漆爲敬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注云而忘本而衍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七

喬樞謹案上文固也疏也不愛也教也與此句文皆一例故知而字爲衍文

卿大夫序從○注云序或爲豫

案鄉射禮豫則鈞楹內注今言豫者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今文豫爲序

喬樞謹案說文豫象之大者序東西牆也敘次第也三者雖義異而聲皆相近故古文多通用爾雅釋言豫敘也釋地豫州釋文引元命包云豫之言序也書皇陶謨惇敘九族鄭注敘次序也漢書王

莽傳引作惇序序又與謝通詩崧高于邑于謝潛夫論志氏姓作于邑于序謝又訓爲敘淮南似真訓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注云謝敘也

燔祭祭腥而退○注云燔祭祭腥或爲合祭腥泄腥也

案正義謂燔祭祭腥四字禮記他本爲合祭腥泄腥熟六字也說詳見前郊特牲

喬樞謹案合祭腥泄腥熟卽郊特牲所云腥肆燔臠祭也燔與臠通臠熟也泄當是肆之假借古文肆爲肆見儀禮聘禮記古書肆爲肆見周禮小宗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六

伯注是肆肆通用肆又與動通詩雨無正莫知我勸左氏昭十六年傳作莫知我肆爾雅釋詁勸字亦作肆肆通作泄猶肆之通作勸也肆肆泄勸古音皆同部字

殷人祭其陽○注云陽讀爲曰雨曰陽之陽謂日中時也

喬樞謹案陽與岡對文義訓爲明曾子問是謂陽厭注云明者曰陽是也詩七月我朱孔陽毛傳陽明也書堯典曰暘谷史記五帝本紀作陽谷正義曰陽或作暘洪範時暘若漢書五行志作時陽若



論衡寒溫篇陽者陽也是陽陽二字音義並同  
終始相巡○注云巡讀如沿漢之沿謂更相從道

喬樅謹案巡與沿訓義相同文選東都賦注引逸  
禮曰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白虎通及風俗通並同  
荀子榮辱篇鉛之重之又反鉛祭之而俞可好也  
禮論篇則必反鉛過故鄉注均云鉛沿同鉛循也  
鉛過故鄉禮記三年問作巡過故鄉沿巡俱訓爲  
循故古相通假樂記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沿或爲  
緣緣亦循也見廣雅釋詁四

陰爲野土○注云陰讀爲依廕之廕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五

喬樅謹案陰字本有廕義釋名釋天曰陰陰也氣  
在內與陰也釋形體曰陰陰也言所在陰翳也書  
洪範惟天陰騭下民馬融注陰覆也覆卽庇廕之  
義詩桑柔既之陰女釋文陰鄭音陰覆陰也左氏  
昭元年傳趙孟視陰釋文陰本作陰

煮蒿悽愴○注云蒿或爲蕉

喬樅謹案鄭君云蒿謂氣蒸出貌則蒿字當爲歔  
之假借說文歔氣出兒从欠高亦聲漢書揚雄  
傳下則不能溱潏雲而散歔蒸注歔蒸氣上出也  
文選張華勵志詩注引張揖字詁云歔氣上出貌

歔蕙廣韻同在四宵歔蒿說文並从高聲蓋皆以  
音近通假

燔燎羶薌○注云羶當爲馨聲之誤也

案下文亨孰羶薌大戴禮曾子大孝作鮮香詳見前  
郊特牲

見以蕭光○見間以俠鯁○注云見及見間皆當爲覲  
字之誤也

喬樅謹案正義云凡覲者所見錯雜之義故閒旁  
見也釋文云見依注作覲音閒廁之閒見閒依注  
合爲覲字音閒廁之閒攷儀禮士昏禮注引孟子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五

曰將闕良人之所之釋文云將闕今本亦作見攷  
賈疏本作將見引孟子注云聊視也被聊爲視亦  
得爲見故鄭此注爲見也喬樅謂賈說非是鄭君  
於祭義見字云當爲闕之誤豈引孟子反以闕字  
作見乎當從釋文本闕字爲是闕誤分爲見閒二  
字者惠棟九經古義謂如孟子正心當爲忘史記  
刺齒當爲齧皆一字誤爲二字也

則易直子諒之心○注云子諒如不子之子

案詳見前樂記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云報皆當爲褒聲之誤



案詳見前樂記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注云頃當爲跬聲之誤也

案大戴禮曾子大孝篇同

喬樞謹案跬荀子書皆作頃如勸學篇不積頃步解蔽篇辟者越百步之溝以爲頃步之滄也注云頃與跬同半步曰跬跬字古書作頃以聲誤而爲頃字故鄭君云頃當爲跬說文走部赴半步也从走圭聲讀若跬同段玉裁云赴今字作跬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讀若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圭

跬同當作讀若圭三字淺人所改也伍被傳作窺同部假借祭義作頃異部假借支與清轉移次近也段說良是莊子駢拇篇而敬跬舉無用之言釋文引向注跬近也跬司馬本作赴是跬卽赴字說文火部跬行也也从圭聲讀若同字林跬口類反此足爲跬頃古音相近之証

而術省之○注云術當爲述聲之誤也

案士喪禮不術命注古文術作述

喬樞謹案術述古字通用詩日月報我不述韓詩作報我不術隸釋載漢脩堯廟碑歌術功稱韓勅

後碑共術韓君德政張表碑方伯術職樊敏碑臣子褒術靈臺碑陰州里稱術皆假術爲述字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圭



卷五

心亡而奉之以禮○注云恍或爲述

喬樞案祭義曰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恍惕之心如將見之即此心恍之義高誘注云恍然猶惕然也淮南原道訓恍然若有所誘慕恍或爲述者以聲同假借述猶文作述見許氏說文故左傳西乞術史記晉世家作西乞穰漢書武帝紀恍於邪說如惇曰恍音恍惕見誘恍於邪說也師古曰恍或體誅字誅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南越傳曰不可誅好語入朝諸如此例音義同耳是古又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三

假恍爲誅字皆以音同通借

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濟盛○注云齊或爲案

案詳見前禮運

宮宰宿夫人○注云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

案少牢饋食禮乃宿尸注宿讀爲肅古文宿皆作羞

特牲饋食禮乃宿尸注宿讀爲肅古文宿皆作羞凡

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

喬樞謹案公食大夫記不宿戒注云食禮輕也此

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中戒爲宿謂前

期一日士冠禮鄉飲酒禮鄉射禮並言主人戒賓

少牢饋食禮特牲饋食禮並言乃宿尸有司徹言

宗人戒伯是戒輕而宿重禮器七日戒三日宿慎

之至也注云戒散齊也正義以戒謂戒慎宿致齊

也宿之言肅肅敬之義也攷說文戒警也肅持事

振敬也是戒肅皆敬事之意宿或作速者爾雅釋

詁肅速也訓義並通儀禮古文宿作羞者胡承珙

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林苑有御羞顏師古曰今

長安城御宿川也羞宿聲相近

及迎牲君執紼○注云紼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紼

喬樞謹案紼之言引也所以引車者曰紼所以牽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三

牲者曰紼說文鞅引軸也从革引聲紼牛系也从

糸引聲讀若陟朝通作紼亦省作引周禮小宰屬

其六紼釋文紼本作引是也紼即紼之異文周禮

封人置其紼釋文本又作紼衆經音義十五紼古

文紼紼二形同又案封人注引鄭司農云紼若牛

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元謂

紼字當以爲聲儀徵阮氏謂國語晉語申生雉

經雉即紼字紼繩也左傳都城過百雉亦以繩爲

度之名與城之以板爲度名同板度縱雉度橫也

然則雉紼與紼皆繩之別名雉紼聲近假借字紼



紉義同通用字爾雅釋詁知引同訓爲陳周禮以紉作紉國語以紉爲知說文讀紉若改此可爲音近義同之証矣

士執芻○注云芻或爲芻

喬樅謹案說文芻刈草也小爾雅廣物稗謂之芻廣雅釋草稻稭謂之稗稭稭謂之稗是芻稗字通王氏念孫曰稭莖之名稗猶麻莖之名稗莖莖之名騶也玉篇云麻莖也古文作騶士喪禮記云御以蒲敢注云蒲敢牡蒲莖也古文作騶騶騶騶騶三字並以芻爲聲義相近矣

禮記鄭讀攷

卷五

王

百官進徹之○注云進當爲餽聲之誤也進徹或俱爲餽

喬樅謹案下句云下餽上之餘也明此百官有事者皆餽訖乃徹之特牲饋食記曰若有公有司私臣皆徹悉注云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也私臣目已所辟除者疏謂府史之等不命於君者也公有司獻次衆賓私臣獻次兄弟注言亦皆與旅由士禮推之則天子諸侯之祭百官有事於廟者皆餽從可知也進餽聲相近因而致誤耳或本進徹二字俱爲餽則又誤重餽字於文不辭故鄭亦

不從

而舍奠於其廟○注云舍當爲釋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舍卽捨之消借說文捨釋也从手舍聲周禮占夢乃舍萌於四方注云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釋奠者告將時田或將征伐句祝舍奠于祖廟注云舍讀爲釋儀禮鄉飲酒主人釋服注古文釋作舍大射儀獲而未釋獲注古文釋爲舍聘禮記釋駁周禮大馭注引作舍駁皆舍釋通用之証

燿者甲吏之賤者也○注云燿周禮作鞞謂鞞磔皮鞞禮記鄭讀攷

卷五

王

喬樅謹案周禮攷工記鞞人爲鞞陶注引鄭司農云鞞書或爲鞞鞞陶鼓木也元謂鞞者以鞞陶名官也鞞卽陶字從草鞞疏云後鄭謂鞞人爲鞞陶不取鞞字爲官名案賈說非是凡周禮注言故書某爲某與書或爲某文例不同故書卽周禮之古文書則他書耳樂師皇舞注云故書皇作聖鄭司農云聖讀爲皇書亦或爲皇是故書與書分析甚明又大宰官聯注引鄭司農云聯讀爲連古書連作聯古書亦泛謂周秦古書與凡言故書者不同



皆非指周禮本書也此注云輝周禮作鞞明周禮故書今書同作鞞字故於攷工記前文函鮑鞞韋裘注云鞞讀爲鞞按云應運之運不言異文有作鞞者然則周禮本作鞞字他書或作鞞耳鄭不言鞞當爲鞞知是仍從周禮本字作鞞也輝與鞞並從軍聲故禮記以音同假輝爲鞞字說文革部云鞞攻皮治鼓工也从革軍聲讀若運或从韋作鞞是從革者爲正字故鄭注鞞人云鞞卽陶字從韋謂臯陶字亦當從韋作鞞也

經解第二十六  
故衡誠懸○繩墨誠陳○規矩誠設○注云誠猶審也或作成

喬樅謹案成者誠之消假字詩我行其野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引作誠不以富檀弓成人有其兄死釋文成或作郕左氏春秋桓六年公會紀侯于成穀梁作郕皆假成爲郕字左氏文十一年王子成父管子小匡篇作城父魯峻碑陰勃海高成河間阜成又皆假成爲城字



哀公問第二十七

子志之心也○注云志讀爲識識知也

案大戴禮記哀公問于孔子篇正作識

喬樞謹案志通作識易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釋文識劉作志論語子張篇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漢石經識字作志漢書劉向傳亦作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注云志古文識衆經音義十六引字詁曰志今作識是志識古今字之異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三

注云志猶知也廣雅釋詁二志識也國語晉語二三子志之又志善也注並云志識也王氏引之曰大戴禮保傳篇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左傳昭二十六年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有志猶言有知也楚詞天問師望在瑋昌何志王注曰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也志知卽識知是志與知同義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夙夜其命宥密○注云詩讀其爲基聲之誤也基謀也

喬樞謹案說文其籀文箕下基也字亦作万墨子書其多作万字万與八同則其字本有基義基字作其蓋古文之消借曲禮下梁曰蔀其注其辭也周禮大祝注引梁曰蔀其是假其爲其字易繫辭死其將至釋文其本作期春秋邾庶其漢書地理志作庶期是假其爲期字儀禮士喪禮度茲幽宅兆基注古文基作期是又假期爲基字鄭君此注訓基爲謀義與毛傳異爾雅釋詁基謀也郭璞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三

注云見詩益本三家詩今文說王氏引之曰書康誥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正義引鄭注曰基謀也與禮記此注同某氏傳以初基爲初造基於基上加造字以釋之非是基或通作基定四年左傳晉蔡啓商基閒王室謂謀閒王室也郝氏懿行曰基者釋言云經也設也經營設造與謀義亦近基又通作謀玉篇廣韻並云謀謀也余疋釋文基本或作謀蓋基爲本字謀爲假音謀爲或體耳至於湯齊○注云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

案詳見前樂記



坊記第三十

貴不嫌於上○注云嫌恨不滿之貌也嫌或爲嫌

喬樅謹案說文心部嫌疑也女部嫌不平於心也

一曰疑也則古者嫌恨之嫌與嫌疑之嫌字通用

易文言傳爲其嫌於陽也釋文云鄭作謙謙字當作嫌此

轉寫荀虞陸董作嫌詩采薇正義引鄭注云嫌讀

如羣公謙之謙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

之故作嫌古者嫌嫌謙謙皆以音近假借易謙釋

文引子夏傳作嫌嫌謙也大學此之謂自謙注謙

讀爲嫌荀子仲尼篇信而不忘處謙注謙讀爲嫌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三

非十二子篇嗛然而終日不言注嗛與嫌同漢書

趙充國傳媮得避嫌之便注嫌亦嫌字皆其証也

王氏引之曰嫌爲古嫌字而學者曾莫之察嫌之

音僅見於說文注下小徐音賢兼反大徐音戶兼

切並與嫌同蓋說文舊音也

言乃謹○注云謹當爲歡聲之誤也

案詳見前樂記

大斂於阼○注云阼或爲堂

喬樅謹案士喪禮小斂畢設牀第于兩楹之間奉

尸俛于堂饌于東方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是

大斂於阼卽堂之東階上故或本作大斂於堂仲  
尼燕居曰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堂室是阼亦得以  
堂言之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三



中庸第三十一

不變塞焉○注云塞或爲色

喬樅謹案鄭君訓塞爲實是以塞爲塞之假借說文塞實也从心塞省聲書曰剛而憲史記夏紀作剛而實今書皋陶謨作剛而塞塞或爲色者塞色音相近漢書西域傳塞種卽釋種亦以聲近借塞爲釋字一曰色謂正色立朝不變色者不變其義形於色之素也於義亦通

素隱行怪○注云素讀如攻城攻其所係之係猶鄉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案正義謂鄭注所引據司馬法文

喬樅謹案荀子議兵篇蘇刃者死楊倞注云蘇讀爲係係向也文選陶徵士誄係幽告終李善注云係向也又漢書鄒陽傳見性素注云素謂心所向也則素字亦有向義向卽鄉也錢大昕曰詩如彼邇風毛傳亦訓爲鄉邇素同音又同義也

可以與知焉○注云與讀爲贊者皆與之與

案贊者皆與士昏禮文

喬樅謹案說文與黨與也从舁从与并古文與又与賜予也一与爲与此与予同是古者黨与与

作與賜予之与作与今字同作與又干與之與讀聲如豫古文或亦借用豫字士昏禮記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古文與爲豫鄉飲酒禮賓介不與注云與及也古文與作豫鄉射禮賓不與聘禮介皆與士虞禮記主人不與注並云古文與作豫穀梁傳十九年傳因邾以求與之盟范注與厠豫也漢書高帝紀下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注與讀曰豫又萬民與苦甚師古注引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音讀皆與此注同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三

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人而不自得焉○注云素皆讀爲係自得謂所鄉不失其道

喬樅謹案素係二字今注疏本誤倒惠棟校宋本作素皆讀爲係宋監本岳本同錢大昕曰鄭前注素隱行怪云素讀爲攻其所係之係故此處省文但云素皆讀爲係前後諸素字鄭皆取係義而訓爲鄉也

故栽者培之○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植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之板亦曰栽栽或爲茲



案下文上天之載注載讀曰栽

喬樅謹案栽載並从哉聲故古相通用論衡骨相篇曰出土爲栽葉文選潘安仁在懷縣詩曰稻栽肅芊芊李善注云凡蒔草謂之栽此名栽植爲栽也左氏莊二十九年傳水昏正而栽注云於是樹板榦而興作疏云栽者樹立之語此名板築爲栽也詩大田倂載南畝箋云載讀爲菑樂之菑音讀亦與栽同栽或爲茲者茲古音同部詩下武昭茲來許續漢書祭祀志注引東觀漢記作昭哉來許蓋亦以聲近通假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三

壹戎衣○注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胃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

喬樅謹案惠棟九經古義曰案康誥云壹戎殷故鄭讀從之古依字作身从反身殷字從此故讀殷爲身聲如依也呂覽權勳篇云親郭如夏高誘注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衆民親殷如夏氏也江聲曰康誥紹聞衣得言衣亦當讀爲殷謂紹文考所聞殷之德言也逸周書世俘解云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是文考聞殷先王之德言

而奉行之尙書先有棘下生之傳後則濟南伏生皆齊人也古人書字聲同則輒假借齊語殷衣同聲故或以衣爲殷喬樅謂禮記傳自后蒼蒼亦齊人也故此篇壹戎殷作壹戎衣僞孔傳乃云壹著戎衣而滅紂斯爲謬矣

踐其位○注云踐猶升也踐或爲績

喬樅謹案踐績聲相近詩崧高王績之事釋文引韓詩作王踐之事踐任也王符潜夫論志氏姓篇作王薦之事蓋皆以聲近假借史記秦始皇本紀引賈生過秦論然後斬華爲城徐廣曰斬一作踐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三

索隱曰踐亦出賈本論又崔浩曰踐登也漢書陳勝項籍傳贊引賈生論作然後踐華爲城集注引服虔曰斷華山爲城晉灼曰踐登也師古曰晉說是喬樅謂踐又與剪通史記孝文紀皆無踐集解引服虔曰踐剪也剪斷也漢書文帝紀集注引伏儼曰踐剪也故踐字亦得訓斷晉灼崔浩並訓踐爲登登卽升也

其如示諸掌乎○注云示讀如賓諸河干之宜賓置也案易賓於叢棘劉表作示

喬樅謹案惠棟九經古義云古賓字多作示范甯



注穀梁引易云繼用徽纆示于叢棘毛詩鹿鳴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寅喬樅謂示寅以聲近假借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寅諸掌握正用中庸語荀子大略篇示諸彙括注示讀爲寅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注云敏或爲謀

喬樅謹案敏从每聲古音敏謀相近故得通假左氏僖二十八年傳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可爲敏謀音近之驗爾雅釋詁肇謀也釋言肇敏也可爲敏謀義通之証郝懿行爾雅義疏曰肇之爲言猶趙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趙行郭注趙猶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五

超騰也與敏疾義近王氏經義述聞曰洪範聰作謀謀與敏同國語晉語云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小雅或哲或謀毛傳云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毛傳以聰謀連文猶晉語以聰敏連文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卽不敏是毛公之解或哲或謀伏生之解聰作聖皆以謀爲敏董劉諸儒訓謀爲謀事胥失之也何晏景福殿賦曰克明克哲克聰克敏義卽本於洪範然則洪範舊說固有以謀爲敏者矣

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

偶言

存偶今本作存問此據聘禮疏訂正

喬樅謹案儀禮大射儀揖曰偶注云言曰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云曰人相人偶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云相人偶惠棟九經古義曰蓋賓主揖讓互相親偶親親之意亦如之也表記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正義曰施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引春秋傳者成十六年公羊傳文傳稱欲人愛此行父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証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五

阮氏寧經室集曰古所謂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辭獨則無偶偶則相親故其字从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卽人之也論語問管仲曰人也詩匪風疏引鄭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則直以人也爲仁也意更顯矣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甯忍予此匪人之人實是仁字卽人偶之意與論語人也相同鄭箋解匪人爲非人孔疏疑其言之悖慢皆不知人卽仁也

既稟稱事○注云既讀爲餽餽稟稍食也

喬樅謹案說文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氣聲春秋傳



曰齊人來氣諸侯重文槩云氣或从既餽云氣或从食是餽槩字古但作氣或作氣既聲同餽槩字同既即槩字之消借說文既小食也引論語曰不使勝食既今論語作氣許氏所稱蓋古論語也儀禮聘禮記曰如其饗既之數注云古文既爲氣考工記玉人以致稍餽注云致稍餽造賓客納稟食也餽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餽

久則徵徵則悠遠○注云徵猶效驗也徵或爲微

喬樅謹案微與微義亦相通下文杞不足徵也注徵猶明也廣雅釋詁四徵明也華嚴經音義下引

禮記鄭讀攷

卷五

五

國語賁注微明也鄭君釋久則微徵則悠遠曰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著即明也效驗亦明著之義王氏引之曰案作微者爲長微達也見周語韋注久則由一日以達終身由一時以達萬世故曰久則微徵則悠遠蓋微與微字形相似因譌爲微耳喬樅謂微字亦有達義說文云微召也从微省王爲微行於微而聞達者即微也是其顯証

溫故而知新○注云溫讀如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

喬樅謹案論語爲政篇溫故而知新何晏注曰溫

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皇侃義疏曰溫溫燂也故謂學已得之事也所學已得者則溫燂之不使忘失此是月無忘其所能也新謂時所學新得者也知新謂日知其所亡也溫是尋釋之義亦是燂煖之義也廣雅釋詁三溫煖也水經延江水注溫水一曰煖水左氏哀十二年傳盟若可尋也可寒也賈逵注云尋溫也有司微乃焚尸俎注云焚溫也古文焚皆作尋記或作燂春秋傳曰若可燂也可可寒也鄭君引左傳尋作燂是尋字即燂之消借

禮記鄭讀攷

卷五

四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注云徵或爲證○徵諸庶民○注云徵或爲證

喬樅謹案書洪範念用庶徵鄭注云徵驗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慎用六證盧注云六證六徵楚詞惜誦篇所以證之而不達王注證驗也徵證一聲之轉訓義相同易損卦徵忿釋文云劉作懲蜀才作證說文徵清也从水徵省聲禮運澄酒在下澄與徵同

無不覆幬○注云幬亦覆也幬或爲壽

喬樅謹案說文壽薄覆照也从火壽聲廣韵幬字



同熹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如天之無不幬也史記  
吳太伯世家作熹逸周書作雒解熹以黃土注熹  
覆也後漢書朱穆傳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  
注云幬亦覆幬與熹同公羊文十三年傳魯公熹  
注云熹者冒也冒即覆之義釋文熹本作濤蓋亦  
以聲同假借

上天之載○注云載讀曰裁謂生物也

案詳見前

肫肫其仁○注云肫肫讀如誨爾惇惇之惇惇惇懇  
貌也肫肫或爲純純

禮記鄭讀攷 卷五

星

喬樅謹案集韻詩或作惇通作純肫詩抑誨爾惇  
諄釋文諄本作純鄭君引作惇惇者惇蓋惇之異  
文文選班固西都賦命夫惇惇故老即用抑詩語  
惇之或作惇猶諄之或作純也爾雅釋訓純純貌  
蕝釋文云純本作諄老子道經沌沌兮釋文云沌  
本又作惇亦以聲同假借莊子胠篋篇而悅夫惇  
惇之意注惇惇以已誨人也肫肫或爲純純者荀  
子哀公篇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注云肫與純同  
大戴禮哀公問五義云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儀  
禮士昏禮肫肫不升注云肫或作純皆聲同假借

字

禮記鄭讀攷

卷五

星



禮記鄭讀攷卷六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表記第三十二

安肆日偷○注云肆或作褻

喬樅謹案肆从聿聲褻从執聲古音同部得相通假肆縱恣也褻蓋替之假借說文替曰狎習相慢也从日執聲狎慢與縱恣義近廣雅釋言褻狎也義與替同又釋詁三肆踞也法言五百篇夷侯踞肆漢書叙傳何有踞肆於朝踞肆即狎慢之貌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禮記鄭讀攷卷六

注云仁亦當言民聲之誤

喬樅謹案古文仁字祇作人易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王肅卞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禮運注引何以守位曰仁釋文云仁本作人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是以人爲仁字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四方士仁是以仁爲人字人與民古書通用書堯典敬授人時史記五帝紀作敬授民時漢書律歷志食貨志藝文志李尋傳引皆作敬授民時臯陶謨安民則惠後漢書左雄傳作安人則惠無逸篇懷保小民漢書谷永傳作懷保小人

呂刑篇天齊于民後漢書楊賜作天齊乎人皆

其驗也

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正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注云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脫一有耳

喬樅謹案釋文云道有至義依注讀爲道有至有義今陳澧集說本義上有有字七經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蓋依鄭讀增之

衣服以移之○注云移讀如水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

喬樅謹案鄭君讀移如水汜移之移音與後同攷工記與人校車欲弇飾車欲後注云故書後作移

禮記鄭讀攷卷六

杜子春云當爲後又鬼氏後弇之所由興注云故

書後作移鄭司農云當爲後可証古文多假移爲後字國語吳語以廣後吳王之心注後大也淮南本經後苑囿之大注後廣也儀禮少牢饋食禮衣後袂注云後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周禮追師注引作衣移袂雜記下篇其衰後袂注云後猶大也

又案阮氏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水汜移水字作禾岳本宋監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禾誤水按困學紀聞引亦作禾汜移與麥秀鋌對舉校



勘記說是也說文移禾相倚移也从禾多聲移从多聲兼有多義引申之又爲廣大之義公羊成十年傳曰婦人以衆多爲後也注云後大也移之訓爲廣大義亦如是

節以壹惠○注云壹讀爲一

案祭義壹舉足而不敢忘親大戴禮壹作一

喬樅謹案國語晉語鎮靖者修之則壹注云壹均

一也是壹一義同廣雅釋詁一壹式也式卽一字

儀禮士冠禮鄉飲酒鄉射禮公食大夫禮壹揖壹

讓注云古文壹皆作一有司徹皆答壹拜注云今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

文壹爲一是壹一二字古今文互用

文而靜○注云靜或爲情

喬樅謹案白虎通情性篇曰情者靜也廣雅釋詁

四情靜也是情字本有靜義逸周書官人解情忠

而寬貌莊而安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情作靜又飾

貌者不靜大戴禮靜作情情靜二字古者以聲同

通用王氏引之曰案情正字也靜借字也樂記云

樂由中出故靜禮由外作故文靜亦當讀爲情情

者誠也實也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注情實也

淮南繆稱訓情繫於中行形於外高注情誠也樂

由中出故誠實無僞下文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正所謂樂由中出故情也下文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又曰情深而文明皆以情文相對爲義也此云文而情者外有文章而內又誠實也情與文相對爲義正與樂記同而正義乃云文而靜者臣皆有文章而又清淨失其指矣又大戴禮誠靜必有可信之色靜亦情之假借誠情必有可信之色者表記所謂情可信也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注云入謂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四

君受之入或爲人

喬樅謹案入或爲人者以形似而譌漢書武帝紀

元光六年詔曰古者治兵振旅因遺虜之方入晉

灼曰入猶還也入或作人因其習俗土地之宜而

教革之也蓋亦以形近致誤

終事而退○注云事或爲身

喬樅謹案注云事成則去是訓終爲成或本終事

作終身義當訓終爲盡謂竭盡其身也蓋承上文

不辟難不辭賤言之所謂事君能致其身者也

唯天子受命於天○注云唯當爲雖字之誤也



案詳見前少儀

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注云接或爲交

喬樅謹案說文接交也呂覽懷寵篇兵不接刃注

云接交又愛士篇則刃無與接注云接交戰也荀

子儒效篇是言上下之交注交謂上下相交接也

又哀公篇止交不知所定注云交謂接待於物是

交接二字義同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五

緇衣第三十三

尹吉曰○注云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

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

案下文尹吉曰注尹吉亦尹誥也

喬樅謹案告吉蓋以形近而譌告卽古文誥字尙

書序作帝告史記殷本紀告作誥索隱云一作倍

周禮大祝三曰誥注引杜子春云誥當爲告書亦

或作告易姤卦后以施命告四方釋文云誥鄭作

誥王肅同

臣儀行○注云儀當爲義聲之誤也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六

喬樅謹案周禮大司徒以儀辨等注云故書儀或

爲義杜子春讀爲儀小宗伯肆儀爲位注引杜子

春讀同肆師治其禮儀注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

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引鄭司農讀同詩鴈鳩其

儀一兮箋云儀義也賈子道術篇容貌有義謂之

儀是儀亦可訓爲義古書儀義二字互通毛詩楚

茨禮儀卒度韓詩作禮義卒度左傳隱元年邾儀

父漢書鄒陽傳作義父國語周語示民軌儀大射

禮注引作示民軌義皆其驗也



甫刑曰播刑之不廸○注云不衍字耳

喬樅謹案尙書呂刑篇曰播刑之廸無不字故知爲衍文

口費而煩○注云費或爲悖或爲悖

喬樅謹案費从弗聲悖悖从字聲古音同在第十五部故多相假借墨子魯問篇曰豈不悖哉又曰豈不費哉是費與悖通左傳莊八年徒人費史記齊世家作弗殺梁文十四年經有星孛入於北斗傳曰孛之爲言猶弗也昭十七年經有星孛于大辰釋文弗本或作孛史記太史公自序五家之文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七

佛異索隱云佛悖也集韻十一沒諄或从心作悖或从口作悖又艱下云論語色艱如也或从孛作艱艱下云字林艱穉禾秀或作稭皆弗孛字同之証

兌命曰○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尙書篇名也

案詳見前文王世子

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有終○注云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見或爲敗邑或爲予

案注此經與今校本偽尙書傳迥異

喬樅謹案江聲尙書集注音疏曰鄭君言尹吉書叙以爲咸有一德今亡此條與上條同篇亦是咸有一德文乃偽孔氏以上條入咸有一德此條入太甲篇顯與禮記違倍且禮記先引太甲曰天作孽云云下卽別稱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云云則此文非太甲文明甚而唐宋諸人猶不知僞作者之謬異哉王鳴盛尙書後案辨畧同江王之說是也天先聲同形又相似故知天字乃先之誤論語陽貨篇天何言哉鄭注云魯讀天爲夫今從古易說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八

卦參天兩地釋文天或作夫者非莊子大宗師篇天而生也釋文天同崔本作失皆以形近而誤見或爲敗者蓋爛脫其偏旁僅存貝形因譌作見字邑或爲予者亦蝕去其下半僅存口形因譌作予字尹誥一篇在伏生所傳廿九篇之外雖有壁中古文皆蝌蚪文字又藏在秘府學者無由見故各經引書其文不在今文廿九篇內者皆爲逸書雖轉寫譌舛而抄能訂正耳

君雅曰○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

喬樅謹案正義言古牙字假雅字以爲之故尙書



爲君牙此爲君雅孔說非也雅從牙音尙書牙字卽雅之消借鄭云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尙書各也是以雅爲正字牙爲古文假借字書序釋文云君牙或作君雅呂覽本味篇伯牙破琴絕絃注云牙或作雅

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云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

喬樅謹案正義曰尙書云小民惟曰怨咨今此本作資字鄭又讀資爲至以鄭不見古文尙書故也孔說亦非是江聲尙書集注音疏曰鄭注曰夏日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九

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爲其君難資據誼當爲至由齊魯之人言至聲如咨故誤爲咨也左傳有提彌明提以是爲聲音上支反公羊傳作祁彌明則以祁爲提讀祁从是聲矣蓋公羊傳由齊人胡毋子都始著于竹帛故以祁爲提此可驗齊西偏之語言祁如是矣鄭君北海高密人故齊之地是以備悉齊魯之方言也緇衣上文言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又言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其下卽引詩及此經以証是則此經之指正言民之多怨爲其君者難也

精知畧而行之○注云精或爲清

喬樅謹案精清義得相通易象上傳則刑罰清而民服虞注清猶明也史記天官書天精而見景星集解引孟康曰精明也白虎通精神章精者靜也文選思元賦懲渙泥而爲清李善引舊注曰清靜也國語周語祓除其心精也注精潔也論語微子篇身中清集解引馬注清純潔也義同故相通借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壽其正○注云正當爲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十

太牢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饗釋文云匹士本或作正士孔氏正義曰匹士士也庾蔚之云士言其微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故謂之匹也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偶陰陽相成也故論語曰匹夫匹婦檢於禮本時有匹字作正字者有通者云天子大夫常祭亦太牢故此文云大夫太牢謂之禮正也若諸侯大夫自常祭少牢加一等乃太牢耳少牢饋食是諸侯大夫禮也崔氏亦用此義然盧王禮本並作匹字矣今定本及諸本並作正字熊氏依此本而爲正字恐誤也喬



松謂此節下文引詩云君子好仇注云仇匹也則正字據義當爲匹其誤與禮器或本同私惠不歸德○注云歸或爲懷

喬樅謹案懷字亦有歸義詩皇矣予懷明德毛傳懷歸也中庸引詩予懷明德鄭君注同又國語周語無所依懷韋昭注懷歸也淮南主術訓遠者懷其德高誘注懷歸也文選上林賦悠遠長懷李善引郭璞注云懷亦歸變文耳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注云寡當爲顧聲之誤也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十一

案商頌韋顧既伐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西域傳宛王母寡陳陽傳作母鼓

喬樅謹案釋文云寡音顧出注惠棟曰寡當音鼓尙書微子云我不顧行遜徐仙民云顧音鼓顧有鼓音與寡聲近故鄭云聲之誤喬樅謂韋顧之作韋鼓是顧與鼓聲近母寡之作母鼓是寡與鼓聲近顏師古注漢書陳湯傳云西域傳作母寡而此云母鼓鼓寡聲相近蓋戎狄之言不甚諦也可爲顧寡聲誤之証顧鼓寡古音皆同部故相假借

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云古文周田

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窮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窮王之德三者皆異文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

喬樅謹案江聲尙書古文集注音疏曰釋言云蓋割裂也蓋割同訓故云割之言蓋也段玉裁古文尙書撰異曰古字割害通用如堯典方割割害也大誥降割馬本作害害與周篆體略相似此古文作害細衣作周之理也阮氏學經室集釋蓋曰害蓋曷古音皆相近互相假借書呂刑鯀寡無蓋蓋卽害字之借言堯時鯀寡無害也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害字與割音義最近與蓋字亦近鄭緇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十二

衣注割之言蓋是也蓋與曷同音故孟子時日害喪害卽曷呂覽葛天氏卽蓋天氏也喬樅謂田申字形亦相似詩應田懸鼓箋云田當作棘聲轉字誤變而爲田正義曰棘字以東爲聲聲既轉去東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此引君夷篇申字作田其誤同也觀勸均从瞿聲讀音相近管子七法篇立少而觀多注云觀當爲勸列子楊朱篇故不爲名所勸殷敬順釋文云勸一本作觀

事純而祭祀○注云純或爲煩



喬樅謹案純或爲煩者煩亂也純與怵訕字通王  
篇心部怵云悶也亂也言部訕云亂也怵訕字同  
爾雅釋訓訕訕亂也釋文引顧舍人云訕訕煩懣  
亂也楚辭惜誦篇云中悶替之怵怵亦煩亂之意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十二

奔喪第三十四

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注云爲父於  
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衍字也

案孔氏正義曰爲父云云案上下文知之

喬樅謹案此衍袒字者蓋因下節問喪不得奔喪  
有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之  
文故此亦誤衍袒字耳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十四



問喪三十五

雞斯徒跣○注云雞斯讀爲笄纚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雞笄聲同後漢書隗囂傳王孟塞雞頭道注云雞或作笄淮南王術訓短者以爲朱儒枅櫨注云枅讀曰雞也精神訓素題不枅注亦云枅讀雞笄枅說文皆从开聲據枅字讀雞則笄之讀如雞可知矣斯纚古音同部爾雅釋言斯離也方言七斯離也齊陳曰斯方言六蠡分也秦晉曰離郭璞注云蠡音麗易序卦傳離者麗也月令宿離不貸注云離讀如儷偶之儷儷从麗聲故聲誤爲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主

斯字

不敢入處室○注云入處室或爲入宮

喬樅謹案爾雅釋宮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注云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釋文云案古者貴賤同稱宮秦漢以來唯王者所居稱宮焉詩定之方中傳室猶宮也楚辭招魂篇注宮猶室也詩幽風云入此室處又曰上入執宮功是宮室之稱散文則通也

故匍匐而哭之○注云匍匐猶顛蹙或作扶服

喬樅謹案扶服卽匍匐也毛詩谷風凡民有喪匍

匍救之檀弓篇引作扶服釋文云扶服本又作匍匐又孔子閒居篇作匍匐救之漢書谷永傳引詩亦作扶服蓋三家今文與毛詩古文不同耳匍匐又通作蒲伏左氏昭十三年傳奉盃飲水以蒲伏焉釋文云本又作匍匐蒲本亦作扶史記蘇秦傳嫂委蛇蒲服索隱云蒲服卽匍匐並音蒲伏初學記十三菽文類聚三十九並引湛方生盟文曰俯從詩人匍匐之義易繫辭釋文引孟京曰伏服也釋各釋言語曰扶傳也傳近之也釋姿容曰匍猶捕也匍伏也匍匐蒲伏扶服皆以音同義近故相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十六

假借耳詳見左海經辨及三家詩遺說攷

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

注云或曰男女哭踊

喬樅謹案此女子哭泣悲哀男子哭泣悲哀皆承上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三者言之故注云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婦人不袒故注云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他本或曰男女哭踊則義與上文不承鄭所不從也

哭泣無數○注云數或爲時

喬樅謹案檀弓上云父母之喪哭無時正義曰禮



哭無時有三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朝夕之時也據此則或本作哭泣無時於義亦通

禮記鄭讀考

卷六

七

服問第三十六

唯公門有稅○注云稅猶免也古者說或作稅

喬樞謹案檀弓下篇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釋文云說他活反本亦作稅此注古者說或作稅當云古者稅或作說攷儀禮士昏禮注今文說作稅鄉飲酒禮士虞禮記注並云今文說為稅既久記注今文說皆作稅足証說為古字稅為今字矣說釋也稅亦釋也釋與免義同故鄭云稅猶免也國語魯語求說其侮韋昭注云說古脫字猶除也除亦免之義方言七稅舍車也趙宋陳魏之間謂之稅注云稅猶脫也是稅與脫古字亦通

禮記鄭讀考

卷六

七



問傳第三十七

齊衰貌若泉○注云泉或爲似

喬樞謹案泉與似以音近假借詩斯干似續妣祖  
毛傳云似嗣也書堯典舜讓于德弗嗣史記五帝  
本紀作舜讓於德不憚徐廣曰今文尙書作不怡  
索隱曰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怕太史公自序曰  
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後漢書班固傳有于德不台  
淵穆之讓注引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  
讀爲嗣李善文選典引注引漢音義曰昭曰古  
文台爲嗣詩青青子衿子寧不嗣音釋文云嗣音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九

韓詩作詒音是古者台詒皆讀爲嗣嗣似字通台  
嗣音近泉从台聲台从吕聲但亦从吕聲故或假  
似爲泉字玉篇金部鉛亦作耜類篇耒部耜亦作  
耜是其証也

禪而織○注云黑經白緯曰織舊說織冠者采綴也織  
或作綴

喬樞謹案正義云黑經白緯曰織者戴德變除禮  
文舊說以織冠爲采綴者文選西京賦采飾織縹  
薛綜注織細也其義未備織縹皆當爲采飾貌說  
文縹繁采飾也可証史記孝文本紀織七日集解

引應劭曰織者禪也織或本作綴者說文綴絳縵  
也从系侵省聲詩曰貝冑朱綬縵爲絳縵與采綴  
義近蓋亦禮家舊說也一日儀禮喪服傳云公子  
爲其母練冠麻衣縵緣爲其妻縵冠葛絰帶麻衣  
縵緣注云縵淺絳也一染謂之縵練冠而麻衣縵  
緣三年練之受飾也然則綴當卽縵冠中月禪之  
受飾也

三年問第三十八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十



深衣第三十九

續衽鉤邊○注云續猶屬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續或爲裕

喬樅謹案裕字與續聲近古音同部者得相假借周禮土均禮俗疏云俗者續也續代不易又合方氏疏云俗謂民所承襲承襲亦與續義相近俗得有續義則知裕亦得假借爲續字矣續猶屬也左氏昭二十八年傳屬屨而已注屬足也廣雅釋言裕足也劉熙釋名足續也則義亦相轉注矣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者此擬其音也鳥喙必鉤據孝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

經援神契文

反詘之及肘○注云肘或爲腕

喬樅謹案說文肘臂節也从月从寸寸手寸口也腕說文作𦵏云手𦵏也揚雄曰𦵏握也从手𦵏聲儀禮士喪禮設決麗于𦵏注𦵏手後節中也古文𦵏作𦵏既久記注𦵏掌後節中也史記刺客傳搯腕而進索隱云挽古腕字腕爲手後節肘爲腕後節二者不同然據許氏說肘字从寸之義以寸爲手寸口則自腕以上近手寸口處及臂節皆通可稱肘此言反詘之及肘蓋謂肘之近手寸口處與

掌後節腕相去無幾故或本肘字作腕耳

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注云政或爲正案周禮小宰政役注凡其字或作正或作征凌人政歲注政當爲正小司徒平其政注政當作征司門正其貨財注正讀爲征閭胥役征注杜子春讀政爲征喬樅謹案政正古字通用詩節南山不自爲政綱衣篇引作不自爲正月令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作班馬正左氏文六年傳棄時政也漢書律歷志作棄時正也是其例已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



投壺第四十

毋踰言。注云踰言遠談語也踰或爲遙

喬樞謹案踰與遙義同廣雅釋詁踰遙並訓爲遠  
方言六遙遠也梁楚曰遙漢書郊祀志下遙興輕  
舉如淳曰遙遠也師古曰遙古遙字陳湯傳集注  
引如淳曰踰遠也踰又通作踰趙充國傳兵難踰  
度鄭氏注曰踰遙也三輔言也師古曰踰讀曰遙  
後漢書班超傳注踰遙也皆其驗已

若是者浮。注云浮或作匏或作符

喬樞謹案浮匏符三者音並相近淮南說山訓百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

人抗浮注云浮瓠也瓠卽匏詩匏有苦葉傳匏謂  
之瓠是已釋名釋言語曰浮孚也孚甲在上稱也  
史記律書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索隱云符  
甲猶孚甲也後漢書章帝紀萬物孚甲注引前書  
音義曰孚葉白皮也淮南俶真訓蘆苻之厚注云  
苻蘆之中白苻讀楚楚之楚後漢書章帝紀萬物  
孚甲注引前書音義孚葉裡白皮也聘義孚尹旁  
達注孚讀爲浮孚或作隻書高宗彤日天既孚命  
正厥德漢書孔光傳作天既付命正厥德左氏隱  
八年經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並作包來

詩免爰雉離于罕說文网部作雉離于包凡字之  
从孚从包从付者古以聲同多相通用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



儒行第四十一

不祈多積○注云積或爲貨

喬樅謹案釋文積子賜反又如字音子賜反是讀如委積之積周禮大司徒委積注云少曰委多曰積又宰夫注云委積謂牢米薪芻淮南主術訓云而有六年之積注云積委也是已其讀如字者訓爲積聚之積漢書刑法志完者使守積注云積積聚之物也積或作貨者荀子大略篇下臣事君以貨注貨謂聚歛及珍異獻君義亦與積相近鄭君不從或本作貨者貨爲金玉布帛之總各儀禮聘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

禮記多貨則傷于德注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此節上文已言儒有不寶金玉此又言不祈多貨嫌與上複故讀從積字耳

不斷其威○注云斷或爲繼

喬樅謹案說文斤部斷截也从斤繼繼古文絕糸部絕斷絲也从糸从刀从卩勑古文絕象不連體二絲又云繼續也从糸繼繼或作繼反繼爲絕此經不斷其威孔氏正義陸氏釋文並云斷絕也疑古本斷字作繼繼亦斷也轉寫譌而爲繼或本因作繼字耳莊子至樂篇得水則爲繼釋文云司馬

本作繼本或作斷彼繼字之爲斷猶此經斷字之爲繼也

竟信其志○注云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信或爲身

案士相見禮君子欠伸注古文伸作信

喬樅謹案周禮大宗伯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云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琢飾文有繼繼耳欲其慎行以保身攷身字本有伸義釋名釋形體曰身伸也可屈伸也釋言語曰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釋天曰申身也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

物皆成其身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則伸信身申義相轉注矣易繫辭上篇引而伸之釋文伸本又作信音身又下篇以求信也釋文信本又作伸同音申韋昭漢書音義云信古伸字穀梁隱元年傳信道而不信邪何休注云信申字古今所共用故鄭君此注讀信如伸而或本信字又作身字也不充訕於富貴○注云充或爲統

喬樅謹案統从充聲故或假借爲充字鄭云充訕喜失節之貌喜上脫去訕字據正義云充訕是歡喜失節之貌宋監本及衛氏集說喜上皆有歡字



與正義合家語儒行篇不充詘於富貴王肅注云  
踴躍參擾之貌喬樅謂充字蓋恍之消借玉篇心  
部恍心動也集韻恍下引埤蒼曰心動也不充詘  
者言其不動心也孟子書所云加齊之卿相不動  
心卽此不充詘於富貴之謂得富貴而歡喜失節  
則動其心矣王肅釋充詘爲踴躍參擾之貌與動  
心義同或本作統亦恍之假借字也

不閱有司○注云閱病也閱或爲文

喬樅謹案釋文閱本亦作愍穀梁僖廿年傳曰是  
爲閱宮也漢書五行志上作曰爲愍公宮也衆經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

音義三引字詁古文愍今作閱同閱又通作潛魯  
閔公史記魯世家作潛公文選四子講德論困閔  
於菑注閔與潛同閔或本作文者文字與潛亦通  
史記六國年表魯文侯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潛魯  
世家平公子賈立是爲文公索隱曰系本作潛公  
白虎引禮謚法曰愍民惠禮曰文則文亦有愍義  
矣

大學第四十二  
致知在格物○注云此致或爲至

喬樅謹案致與至音義並同中庸其次致曲注致  
至也致中和注致行之至也祭義致反始也禮器  
其致一也禮也者物之致也注並云致之言至也  
是其義同之証禮器有放而不致也釋文致本作  
至莊子外物篇而墊之致黃泉釋文致本作至皆  
以義同通用

此之謂自謙○注云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

喬樅謹案謙者慊之聲同假借字史記樂毅傳以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

爲慊於志索隱云慊亦作謙漢書尹翁歸傳集注  
云謙古以爲謙字荀子榮辱篇臭之而無謙于鼻  
注謙當爲慊又非十二子篇謙然而終日不言解  
蔽篇由俗謂之道盡謙矣注並云謙與慊同慊快  
也快卽厭足之意

見君子而后厭然○注云厭讀爲厭厭閉藏貌也

喬樅謹案儀禮既夕記纓條屬厭注厭伏也曲禮  
下厭冠不入公門注厭猶伏也荀子禮論禮者謹  
於吉凶不相厭者也注厭掩也厭字訓伏訓掩皆  
與閉藏義近厭與厭古字通荀子王霸篇然而厭



焉有千歲之固何也注云厭讀爲厭言厭然深藏亦從鄭義漢書古今人表狐厭文選注作狐厭可証說文厭中黑也廣雅釋器厭黑也釋名曰黑晦也如晦冥色也黑色晦暗不明故訓爲閉藏之貌一曰厭卽黯也黯厭聲義並同古字從厭從音者每多通假詩厭厭夜飲說文引作厭厭韓詩作情情是其例也

惴惴也○注云惴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

喬樅謹案惴惴古音同部故得相假借論語孔子於鄉黨惴惴如也祝睦後碑作鄉黨遼遼朝廷便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五

便可爲惴惴字通之驗史記李廣列傳悛悛如鄙人漢書作惴惴如鄙人並字異而義同莊子齊物論民處則惴惴惴惴釋文惴惴貌崔云戰也惴惴惴惴卽此所云惴惴也國語晉語高山峻原注峻峭也惴或作峻者蓋以惴爲峭之假借惴惴聲同峻義同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崑崙嶓嶓注嶓嶓節級貌魏都賦階階嶓嶓注引埤蒼曰嶓嶓山崖之貌是嶓卽峻也嚴峻猶言嚴峻詩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毛傳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鄭箋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大學引詩注巖巖喻師尹之高

嚴也詩釋文巖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

顧諟天之明命○注云諟或爲題

喬樅謹案釋名釋書契曰題諟也審諟其名號也亦言第因其次第諟第二義皆以聲近轉注此經題字卽諟字之假借文選魯靈光殿賦注云諟與諟同甘泉賦注云諟卽諟字方言六諟諟也注云諟亦審也詩小宛題彼脊令傳云題視也箋云題之爲言視聑也鄭此注云諟猶正也者說文諟理也管子君臣篇別交正分之謂理左氏成二年傳先王疆理天下注理正也題訓審諟亦卽正之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

義

身有所忿懣○注云懣怒貌也或作憤或作懣

喬樅謹案尙書多方有夏之民叨懣說文作懣云忿戾也从至至而復遜遜通也引周書曰有夏之民叨懣懣讀若犇詩狼跋載懣其尾說文引詩又作躒云躒躒也从足質聲詩曰載躒其尾可爲懣懣古通之証此懣字卽懣之消借猶詩懣字爲躒之消借也懣卽懣之異文猶詩躒爲躒之異文也一人貪戾○注云戾之言利也戾或爲吝

喬樅謹案廣雅釋詁三戾很也釋詁四吝很恨也



賈子道術篇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爲戾方言士  
荆汝江湖之間凡貪而不施或謂之恪恪恨也貪  
利者必反仁故戾訓爲很貪利者必多怨故吝訓  
爲恨戾吝語之轉很恨聲之轉音近故義亦通  
一言僨事○注云僨猶覆敗也僨或爲犇

喬樅謹案釋文責徐音舊本又作僨注同是陸本  
禮記作一言責事射義責軍之將注云責讀爲僨  
僨猶覆敗也是讀與此僨事同僨或爲犇者犇古  
奔字責與奔通大戴禮夏小正元駒責傳曰責者  
何也走於地中也淮南天文訓責星墜而勃海決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

注云責星客星也倣真訓注同爾雅釋天奔星爲  
杓約舊注曰流星大而疾曰奔衆經音義四古文  
驥今作奔同此經假責爲僨或本遂因而作奔耳  
上恤孤而民不倍○注云民不倍不相僨棄也倍或作  
僨

喬樅謹案釋文僨本作倍是陸本禮記作僨字僨  
與倍同經解曰倍死忘生坊記曰僨死而號無告  
又曰示民不僨緇衣曰則民不倍皆其証也孟子  
滕文公上師死而遂倍之音義引丁云倍義當作  
僨古字借用耳然則僨棄字當作僨爲正倍其假

僨字也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注云矩或爲巨

喬樅謹案釋文云拒音矩本亦作矩是陸本禮記  
字作拒又云爲巨音拒本亦作拒左氏桓五年傳  
鄭子元請爲左拒注云拒方陳是古文假拒爲矩  
字淮南齊俗訓拘罷拒折之容高誘注拒折方也  
亦假拒字爲矩考工記輪人必矩其陰陽注故書  
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又云萬之以  
抵其匡也注故書萬爲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  
作矩萬者矩之聲近假借字此經假拒爲矩猶攷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

工記之假距爲矩也或本拒字之消借爲巨亦猶  
攷工記萬字之消借爲禹也管子宙合篇成功之  
術必有巨獲注以巨獲作矩矱是亦借巨爲矩字  
矩通作距者釋名釋形體曰髮曲頭曰距距矩也  
言曲似矩也矩又通作拒漢修堯廟碑圖象規矩  
拒卽矩字也

人之彥聖○注云美士爲彥彥或作盤

喬樅謹案盤彥一聲之轉或本彥聖用假借字作  
盤聖猶漢書嚴助傳雁行用假借字作顏行也說  
文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从彥尸聲盤古文作般



與班通班卽辨字說文辨駁文也从文辨聲衆經音義十二引荅頤曰辨文貌也是班與彥義同易屯乘馬班如王肅注云班如盤桓不進也書分器序班宗彞釋文班本作般缺釋文魏孔羨碑作班宗彞左氏僖五年經伯班率公羊作般襄二十八年傳有班馬之聲爾雅釋言注引作般是班班般古文通用之証周禮內饗般臂注般臂臂毛有文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般般之獸索隱云般般文采之貌也是般與彥義同

命也○注云命讀爲慢聲之誤也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

喬樅謹案釋文命依注音慢命古音在十二部慢古音在十四部異部聲類相近故語轉聲變慢而作命注云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已足輕慢於舉人此鄭君據義審聲以正其誤者也

冠義第四十三

昏義第四十四

贊醴婦○注云贊醴婦當作禮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儀禮士昏禮贊醴婦注云醴當爲禮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是鄭釋禮婦與禮賓同義納采請醴賓注云醴亦當爲禮禮賓者欲厚之是也古者醴禮二字以聲近通用士昏禮賓入授如初禮注古文禮爲醴聘禮記不禮注古文禮爲醴是其驗已

爲后服資衰○注云資當爲齊聲之誤也

喬樅謹案釋文資依注作齊音咨注又作齊者同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

是陸本禮記鄭注齊字或又作齋攷說文齋縵也从衣齊聲釋名釋喪制曰齋齊也今經典通消作齊儀禮喪服傳曰齊者何緝也資齊聲相近易旅卦得其資斧釋文資子夏及衆家本皆作齊考工記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引鄭司農云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讀如冬資絺綌之資荀子禮論資爲衰絰非總管履注資與齋同哀公篇資直衰其杖者不聽樂注資卽齊字皆以聲近故相假借用之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盥洗揚觶○注云揚舉也今禮皆作騰

案詳見前檀弓

介僂象陰陽也○注云古文禮僂皆作遵

案詳見前少儀

秋之爲言愁也○注云愁讀爲摯摯斂也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引書大傳曰秋者愁

也愁者萬物愁而入也愁字皆當讀爲摯釋名釋

天曰秋猶也猶迫品物使時成也猶卽摯之義與

緇字同方言九車紂自闕而東周洛韓鄭汝潁而

禮記鄭讀攷 卷六

東謂之緇釋名釋車篇作輶云輶道也在後迺迺

使不得卻縮也詩長發百祿是道說文手部摯下

引作百祿是摯爾雅釋詁摯聚也注云摯斂也然

則摯者歛之聚卽大傳萬物摯而入之義也管子

四時篇其時曰秋注云秋摯也時物成熟摯斂之

卽用鄭君說又方言二摯細也斂物而細謂之摯

後漢書梁冀傳愁眉注云愁眉者細而曲折是愁

亦有細義與摯訓同

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注云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

察或爲殺

喬樅謹案爾雅釋詁察審也賈子道術篇纖微皆

審謂之察漢書食貨志云吏益慘急而法令察是

察爲嚴殺之意老子云俗人察察注察察急且疾

也急疾亦與嚴殺義近察殺一聲之轉書禹貢二

百里蔡邕注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也蔡察均从

祭聲故皆與殺字相假借轉注耳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



射義第四十六

則燕則譽○注云譽或爲與

喬樅謹案與卽譽之消借廣雅釋詁四與譽也古者譽舉與字凡从與聲者多消作與左傳襄二年正與子十年伯與三十一年展與釋文並云與本作與定五年瑱瑊釋文瑱本作與是其驗已

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注云延或爲誓

喬樅謹案延訓爲進進之使射也延或爲誓者儀禮大射儀司射西面誓之注誓猶告也攷鄉射禮司射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七

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故此注云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爲司射也司射比耦有誓衆之事故或本延射作誓射耳  
賁軍之將○注云賁讀爲債債猶覆敗也

案詳見前樂記

喬樅謹案毛詩行葦傳引作奔軍之將奔賁字同債或作奔見前大學注

序點○注云序點或爲徐點

喬樅謹案徐序聲近義通故古相通假爾雅釋天太歲在辰曰執徐李巡注徐舒也又釋地濟東曰

徐州李巡注云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舒故曰徐徐舒也春秋元命苞曰徐之爲言舒也漢書儒林傳殷曰序正義云序舒也詩常武王舒保作毛傳舒序也釋文序本作徐爾雅釋詁舒叙也叙與序同皆徐序古通之驗  
揚觶而語○注云今禮揚皆作騰

案詳見前檀弓

幼壯孝悌○注云壯或爲將

喬樅謹案壯將一聲之轉爾雅釋詁壯將並訓大也詩采芣克壯其猷毛傳壯大也幽風亦孔之將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三八

長發有城方將傳並云將大也北山鮮我方將傳云將壯也方言一獎將大也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獎或謂之壯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將皆古今語也獎與壯通是將壯訓義同  
旄期稱道不亂○注云旄期或爲旄勤

喬樅謹案釋文旄本又作耄期本又作旗期與旗通旗又與旂通周禮大司馬以旗致民注云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釋名釋兵曰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是旗有期義史記弟子傳魯巫馬施字子旗論語作巫馬期家語亦云字子期玉藻旂十



有二旒釋文旒本作旗王逸離騷注旒旗也史記  
弟子傳榮旂字子旗是旂有旗訓旂从斤聲勤從  
董聲古音同部旗勤雖異部而音轉最近與軍聲  
身聲之轉入微者相同耄當依說文作耄老部云  
年九十曰耄从老从蒿省是也曲禮八十九曰  
旒釋文云旒本又作耄旒耄以聲近假借旒期或  
爲旒勤者詩行葦序賓以賢毛傳引孔子射於矍  
相之圃作耄勤稱道不亂與或本禮記文正同耄  
勤謂耄而猶勤國語楚語云昔衛武公年數九十  
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  
禮記鄭讀攷 卷六 五

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朝夕以  
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此  
所云耄勤稱道不亂卽其義也僞古文大禹謨云  
耄期倦于勤語益本此

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注云發或爲射

喬樅謹案發射義通說文云𦏧弓弩發於身而中  
於遠也从矢从身篆文𦏧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  
又云發𦏧發也从弓發聲楚詞招魂君王親發兮  
憚青兕王逸注發射也此記下文引詩發彼有的  
注云發猶射也儀禮聘禮記發氣怡焉注發舍息

也發氣焉盈容注發氣舍氣也方言七發舍車也  
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是發有舍義與此記言射  
之爲言釋也或曰舍也訓義並同義同故字亦通  
用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注云爾或作有

喬樅謹案毛詩以祈爾爵三家今文同此記或本  
爾字作有蓋涉上句發彼有的而誤耳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四



燕義第四十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注云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夏官之屬也。

喬樅謹案諸庶義同爾雅釋詁庶衆也廣雅釋詁三諸衆也淮南修務訓諸人皆爭學之高誘注諸衆也周禮夏官序官注云諸子王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此記下文注云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攷燕禮有獻庶子于阼階上及庶子執燭之文諸子庶子其所職掌同此記雖明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事皆諸子職文故鄭據

禮記鄭讀攷

卷六

聖

周官爲說

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注云卒讀皆爲倅諸子副代父者也。

案據周禮夏官

喬樅謹案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注云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爲物有副倅之倅倅故書作卒蓋古文之消借依鄭讀則下文國子存游卒亦讀爲倅故云皆也正義曰若旁置人者是副倅之倅若不置人者則百人爲卒之卒此諸適子皆副代於父與父爲倅故稱倅也案不置人者謂合其卒

伍之卒注云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是也

禮記鄭讀攷

卷六

聖



職義第四十八

日幾中而后禮成○注云禮成禮畢也或曰行成

喬樅謹案上文云質明而始行事故或本禮成作行成行謂行禮也下文云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又云所貴於立義者謂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則作行成於義亦同

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注云勝克敵也或爲陳

喬樅謹案陳勝聲相近戰勝戰陳皆常語耳易漸

禮記鄭讀攷

卷六

聖

終莫之勝處注勝陵也檀弓下工弓商陽與陳弁疾追吳師注云陳或作陵楚人聲詩正月靡人不勝毛傳勝乘也周禮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惟禹隲之隲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正義以惟禹隲之此據韓詩而言隲是軍陳故訓爲乘是勝陳聲近而義亦通矣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注云珉石似玉或作玫也

喬樅謹案釋文珉字亦作珉攷周禮弁師珉玉三采釋文珉本又作珉說文珉石之美者从玉民聲

珉或作玫者古字从民从文者多相通用玉藻士佩瑞玫釋文玫字又作破玟即珉也破即珉也書禹貢岷嶓既藝史記夏本紀作汶嶓索隱云汶一作嶓又作岐立政其在受德皆說文心部作在受德志左氏僖二十五年經圍緡穀梁緡作閔史記范雎蔡澤傳竊聞然不敏索隱引鄒誕生本作惜皆其驗也

溫潤而澤○注云潤或爲濡

喬樅謹案潤濡義同易繫辭上傳潤之以風雨虞翻注潤澤也詩羔裘如濡毛傳如濡潤澤也又濟

禮記鄭讀攷

卷六

四

盈不濡軌毛傳濡漬也廣雅釋詁二潤濡並訓漬也又釋詁一潤濕也荀子禮論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注濡濕也史記刺客傳無濡忍之心索隱云濡潤也義同故字得通用

孚尹旁達○注云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孚或作玆或爲扶

喬樅謹案孚浮玆扶四者聲皆相近書高宗彤日天既孚命正厥德史記殷本紀作附命漢書孔光傳作付命漢石經同投壺若是者浮注浮或爲符釋名釋言語曰浮孚也廣韻玆字訓悅類篇云玆



美色又云玉采采猶言符采文選蜀都賦符采彪炳劉淵林注符采玉之橫文也扶字以聲同通借如後漢書符拔亦作扶拔也尹讀如筠者筠當作筍釋文尹依注音筍又作筠于貧反據釋文則鄭注本讀尹如筍而筍字或又作筠耳詩韓奕維筍及蒲釋文筍字或作筍以彼証此知此尹字卽筍之消借故讀從筍陸本作筍字不誤孔所據本則爲筠字卽陸所云本又作筠音于貧反者也禮器如竹箭之有筠也筠亦當作筍書顧命敷重筍席鄭注曰筍析竹青皮也引禮器曰如竹箭之有

禮記鄭讀攷

卷六

聖

筍今釋文正義本禮器有筍並作筠字亦誤筠字不見說文古者竹筍及竹之青皮皆名爲筍後人始分爲二字以筍爲竹萌筠字訓爲竹青皮鄭讀孚尹爲浮筍訓作玉采色者以玉之采色外浮猶竹之青皮外見也洪頤煊曰筍皆筠之假借漢書高帝紀以竹皮爲冠韋昭曰竹皮竹筠也說文篋竹膚也从竹民聲筍析竹篋也是析竹皮黃者爲筍皮青者爲篋篋卽筠字喬樞謂洪說似是而非篋卽顧命敷重篋席之篋字篋篋一聲之轉篋非卽筠字筠字當作筍爲正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禿者不髻○注云髻或爲免

喬樞謹案鄭君云髻婦人也男子免而婦人髻然則喪服四制此文正與問喪篇互相備彼云禿者不免據男子而言也此云禿者不髻據婦人而言也或本蓋依問喪篇文故髻字作免耳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注云諒古作梁相謂之梁闇讀如鶉鵲之鶉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

案伏生大傳曰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

禮記鄭讀攷

卷六

聖

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摠已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鄭注此記以諒闇爲凶廬從大傳義攷晉書二十禮志杜預等議喪服云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預所引書字作諒闇則古文尙書也所引傳解諒闇與大傳異則古文家說也論語作諒陰集解引孔安國注與預引正同

喬樞謹案梁諒一聲之轉白虎通封禪篇梁者信也是梁卽諒字之假借梁之作諒猶詩大明涼彼武王之涼亦作諒見毛詩相舟不諒人只之諒又



作涼也

見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九

尙書大傳故爾梁遠鄭注梁

讀爲掠與此記皆音轉而字變耳閭讀如鵠者閭

从音聲故讀從鵠王鳴盛尙書後案曰鄭注尙書

閭謂廬也後人更造巷字以當閭後漢書皇甫規

入巷廬巡視三軍悅感周武帝攻高齊兵去之後

齊人謂柏巷爲帳不疑兵退是則結草木爲廬皆

曰巷攷說文無巷字則此字實當作閭也洪頤煊

曰檀弓下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儼然謂在諒

閭中也詩澤陂碩大且儼說文引作碩大且嬾是

儼音卽讀如諒閭之閭雜記下疏衰皆居堊室不

禮記鄭讀攷

卷六

聖

廬廬嚴者也嚴儼古字通用喬樅謂洪說得之說

文引詩儼字作嬾足証雜記云廬嚴者也嚴卽閭

之假借鄭君讀閭如鵠閭謂廬也卽據雜記之文

以經注經也



# 禮記質疑

## 序

光緒十有六年  
思賢講舍開雕

### 禮記質疑自序

咸豐壬子避亂山中有終焉之志讀船山禮記章句尋其意旨將合大學中庸章句爲一書以還戴記之舊所得經義爲多鄙心竊獨好之有疑輒標識簡端乃益求之注疏討論其源流得失積久而疑愈多於是求之儀禮周官經推測其立言之旨凡戴記所錄皆發明二經之義趣者也二經所未具亦常推廣而補明之而其文或參差互見或繁複相抵或引其一端而辭有偏勝或殊其旨要而義實兼通其言列國時事多與左氏異同要以發明春秋之義例以著禮之大經誠欲上考古禮必此之爲途徑也而拘牽文義交午扞格亦多矣漢書儒林傳言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以授梁戴德戴聖沛慶普竊疑

### 禮序

禮記之名緣始曲臺而藝文志禮十三家記百三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注謂行禮射曲臺后倉爲記而河間獻王自得禮記古文獻之隋書經籍志謂獻王得仲尼弟子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即據漢志爲說而言劉向增爲二百十四篇戴德戴聖各有刪合未知其言所本鄭著禮記目錄皆見之劉向別錄似戴氏傳經稍先於劉向謂戴氏刪定劉向之書恐未然也藝文志稱孔安國獻古經五十六篇今大戴禮書有諸侯遷廟尊廟投壺公符諸篇皆儀禮逸文疑出安國所獻曲臺專記射禮今射義一篇與儀禮鄉射記文異想出曲臺記也后倉所傳東漢慶氏學最顯曹褒傳言自其父充持慶氏禮喪又傳禮四十九篇慶氏學遂行於世是慶氏禮四十九篇與小戴同也橋元



傳其七世祖仁從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藝文志稱大戴授琅邪徐良小戴授梁橋仁而仁本傳明言從戴德學是大戴禮四十九篇亦與小戴同也後漢董鈞亦習慶氏禮而鈞傳論鄭君本習小戴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又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是鄭君於三家之書會通扶擇始注而傳之於禮爲顯門之學而用心尤勤其考論典章制度及古今文聲音訓詁流傳至今學者得知所歸宋世儒者研求義理時有違反而於三代典禮兼綜畢貫山涵海納終不能有易也然自漢世傳經具有家法而實各立新義未嘗拘守舊說是以王子雍李欽仲之徒以善賈馬之學專難鄭義其中得失蓋亦參半然固各持一義不必強而同之要如鄭君傳經之

禮序

王

功所謂百世之師者也蓋孔子後千有餘年而鄭君出由宋以前言禮者受範焉又千餘年而朱子出由元以至於今言禮者受範焉政教所趨人心所向凡所著書與其行禮之實確守而尊事之莫敢違越而獨禮經之傳授持之有本其異於鄭說者終無幾也

國朝諸儒稱立漢學宋學之名援其說以詆程朱而鄭學乃大顯討論研習之深精義之發於人心亦足上揜前賢矣而援引傳會屈經以從其說者蓋亦多也嵩燾區區時有疑義一準之經以校注之有合與否不敢意爲從違竊論禮者徵實之書天下萬世人事之所從出也得其意而萬事可以理不得其意則恐展轉以自悟者多也程子有言得於辭不達其意有矣未有

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蒙於此經沈潛反復於其辭也稍得其二三焉由其辭以求其意又幸庶幾其一得也伏願

欽定禮記義疏實言禮者之主臬所錄宋儒之說爲獨多惟其斟酌古今以求當於理有宋諸子之所長也嵩燾於此亦時有會語焉戴記一書發明禮經之意周秦間儒者爲之其言非盡純也而其義蘊拓之而愈闡析之而愈深漢魏以來儒者有不能竟其緒焉即經以求之而後儒所以爲離合得失可循攷而知也嵩燾於此粗涉其藩籬所以樂發其疑將徐俟其有悟焉庶以求益也成書二十餘年奪於仕宦老病乞休又迫人事既乖夙昔求進之心又自忖年衰學儉志意銷落無由增益其所不能東置高閣久矣益吾祭酒強取授梓起諸荒廢之中俾賸

禮序

王

論述之末用備言禮者之一說而已知我罪我吾無辨焉時光緒十有六年歲在庚寅夏六月朔日湘陰郭嵩燾自序



序

經學難者三禮

國朝經學極盛諸經師林立而兼治三禮者蓋寡湘陰郭公兼治三禮著書滿家先以禮記質疑寄示且命爲序禮讀之而月想見公之讀書一句一字注目研思細繹乎禮文反復乎注疏必求心之所安而後已其有不安則援據羣經稽覈六書而爲之說故有易注者有易疏者有與注疏兼存者於

國朝經師中卓然爲一家其以封疆大吏退歸田里而精治經學則昔之經師所未有也近者經學衰矣求治經者於韋布中猶不可多得也有大吏爲經師庶可以振而興之儒者讀書出則辦天下之事處則興天下之學辦事必藉權位興學則得自

禮序

爲之禮學雖難然記有之曰難者不避人人皆避難就易經學安得不衰與且公之書多與注疏異義而題曰質疑又示學者以謙慎之意爲其難復存其慎尤可以持風氣於不敝公昔撫粵下交於禮今以書命序推許太過禮不敢當也爲序且謝不敏同治十二年十二月番禺陳澧序

序

鄭君注禮之功如江河日月不復可泯宋人好異先儒朱子於禮獨守鄭注不敢有所違反誠大典之指囊羣言之萃藪也然所注既廣或有先後不同彼此互異按之經籍時亦明而未融蓋宏綱大目雖已包舉而繁文隱義難於周檢故自魏氏以後若王肅孫毓王基陳統孔晁馬昭之徒各有所持紛紜攻難而其說終不妨並存卽皇侃專疏鄭禮而亦時有不同孔穎達禮記正義堅不破注無一字出入然其疏易及春秋左傳則又時匡鄭短蓋治經之道貴於明辨審思衷其是非無取專己守殘阿黨苟同也茲讀郭伯琛丈所著禮記質疑條舉其說補疏帶祀務融會於六藝貫通於諸子兼采宋以後諸家之義平心衡

禮序

無門戶畛牆之見無攻擊爭勝之心

國朝經儒林立於鄭學之卓然者闕楊申繹幾無復遺而拾其失以歸至是誠亦高密之功臣也是編也出吾知讀之者益鑽羣於鄭注以求其得失之所在而不至以陳匯澤之集說爲足盡戴經之蘊且以見尙博通而無墨守正亦鄭氏家法也吳縣潘祖蔭序



禮記質疑卷一

思賢講金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曲禮上

曲禮曰毋不敬

鄭注禮主於敬孔疏引鄭目錄曲禮之中體合五禮則五禮皆須敬然五禮皆以拜爲敬嵩燾案疏以拜爲敬又引熊氏以兵車不式爲不敬而辨其不然以釋毋不敬之義極爲迂曲論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動容貌曰正顏色曰出辭氣皆禮之行於其身者故曰脩己以安百姓戴氏記禮引此以冠全經之首所以爲行禮之本也毋不敬是總括語儼若思敬之形於容色者也安定辭敬之發於辭氣者也曲禮一書

禮十

詳論居處言動之節而挈其大綱於篇首足徵三代立教之旨內外交養本末兼賅自起居言動推至經世宰物之大用其道無以逾此鄭注禮主於敬亦略盡之疏家掇爲以拜爲敬之文稍失鄭意矣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鄭注彼已俱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己若不疑則當稱師友以正之謙也嵩燾案朱子經說以兩句相連爲文疑事毋質卽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扶擇不可據而有之經言疑事自不得直陳所見直陳所見卽質也少儀毋身質言語謂自往證成之此云疑事毋質則或有問者彼此均有疑焉不與質正也然事有疑而理

可自信則亦直陳之證以理之當否而行止進退不以己有所見而強使從猶疑事之不可定以己見也鄭注析分上句爲疑下句爲不疑語自分明而於義仍有未盡

禮問取於人不聞取人

鄭注此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尙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嵩燾案朱子經說以此與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類取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禮有取於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鄭意以此節分屬之君師朱子并爲一義而經兩發禮問之言似不當合爲一事疑此云取卽取與之取禮務施報取與者施報之大經也而禮之德主於辭讓故有養欲給求之施而無懷惠

禮一

王

責報之意下云往來行禮之大常此云取於人而不取人君子守禮之微旨宜與下來學往教參看不往教者以道自重不取人者以義自守孟子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二者事同而義各有取故連類及之胡氏銓云取於人者以身下人也卽取於人以爲善之意取人者屈人從己意亦近之然屈人從己而謂之取人於文義仍未曙然以經詰經自然明曉不必深求

七十曰老而傳

鄭注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嵩燾案鄭意據儀禮傳重之文爲說而孔疏云七十時祭祀之事猶親爲之其視灌漑則子孫其意以爲傳者上受祖父之重下傳子孫非宗子



無由傳也喪服記宗子孤爲殤鄭注言孤有不孤者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但以宗子主祭事爲傳而王制言七十致仕七十不與賓客之事並不言宗子祭事傳之子孫是所傳者通謂賓客酬酢繁縟之節命子弟代主之宗子老而傳祀事亦猶是也鄭云是謂宗子之父舉其顯而可見者證之疏據以爲鄭唯云宗子非庶子似亦誤會鄭意

### 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

孔疏行役謂本國巡行役事適四方謂遠聘異國嵩熹案王制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則會盟聘弔自本國以至異國皆所不與此云行役必非聘使之常婦人謂內御者七十需人以

禮一

三

養路室候館廬餐旅宿遠近一也孔疏專謂本國行役然則近固需人而遠否耶恐不然也周禮巾車王后之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云安車坐乘車說文車部輶輶下皆云臥車輶下云蕃車下庫輶也有輻曰輪無輻曰輶安車當爲卑輪其行遲顏師古漢書注輶輶安車可以臥息輶者密閉輶者旁開窗隔各別一乘隨事爲名孟康云如衣車有窗隔閉之則溫開之則涼似安車卽庫輶車而兼溫涼之用鄭注安車坐車若今小車庾氏蔚因引漢世駕一馬坐乘之車以明之孔疏徑謂四馬之車立乘一馬小車坐乘如巾車之文安車并列五路豈得爲小車哉經意適四方猶乘之所以優老其在本國可知婦人不立乘凡婦人所乘皆安車也七

十乘安車則從車亦皆安車故可以婦人自隨二語正互相備陳氏祥道沿孔疏分析二者爲說徑謂行役不以安車適四方不以婦人尤誤

###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鄭注鄰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答之嵩熹案鄭意人臣無外交不宜越國有問者因展轉通之皆據告問者以其制而言疑此必告之與下必操几杖以從之相連爲文所以爲優老之禮也越國承上行役適四方蓋謂所適之國也問者所適之國之人就而問之以決其事之當否然事當而於其國之制或有乖忤則亦不能行故先告以其國之制使所問之事不至與其國之制相背而後能審所宜以行之先告之者以

禮一

四

省問答之煩也其有越國來使者就問亦同禮文簡括云越國者正通所問及問者言之若他國來問與本國之制何干而必告之苟所問在此又不容以不告也鄭注於此疑不可通

### 負劍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

鄭注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嵩熹案史記始皇本紀主負劍凡倚著於背皆謂之負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孔子問居負牆而立孟子虎負嵎國語一个負矢史記司馬相如傳縣令負弩矢負小兒於背狀如負劍因以名之史記夏侯嬰傳而擁樹乃馳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爲擁樹然則置於背曰負劍挾於懷曰擁樹皆取形似鄭注分負與劍爲二恐



非而就此節經義求之當連上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爲文蓋謂長者挈之以行而奉長者之手以示不敢受長者之挈因復以背承之若負劔然使長者得憑之以行負小兒爲負劔負長者之手亦可以爲負劔取義同也辟叩謂側面向長者而屏氣不敢舒也辟讀若周官注辟行人之辟謂旁止其吻言辟叩則側面可知負劔辟叩二事各爲句皆少者之儀也陳氏集說析負劔二者而分屬之二人於詞尤不文據下文掩口而對是皆教之以禮非待抱負者也戶外有二履

孔疏長者一人脫屣戶內少儀排闥脫屣於戶內者一人而已是也又引熊氏云一人之屣在戶內其外有二屣則三人

禮一

五

也燕樂鄉飲酒禮主人請徹俎俎賓皆降脫屣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鄉射禮徹俎畢賓皆降主人以賓揖讓脫屣乃升大夫及取賓皆脫屣升坐並無一人脫屣堂上之文少儀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是登席盡歡乃脫屣燕飲在堂脫屣堂下燕見在室脫屣戶外無少長皆同少儀排闥脫屣於戶內者一人而已謂獨居不與賓客爲禮故入室不脩容上云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屣少儀亦云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屣屣皆在席旁可爲獨居脫屣戶內之證賓客至出迎皆脫屣戶外卑幼則否所謂尊長於己逾等燕見不將命是也此下踐履席席連文蓋皆爲就見尊長言之排闥脫屣戶內禮豈教人爲教若此哉排

闥則不待奉屬脫屣戶內則無與爲讓曰一人者言不與賓客爲禮也其云有尊長在則否不敢專有其室也古者父在子不得當室雖燕處與賓客同故仍脫屣戶外鄭注少儀云脫屣於戶內者一人雖眾敵猶有所尊似於禮無微不備射在室尊者脫屣戶內自餘脫屣戶外若尊卑在堂則亦尊者一人脫屣在堂自餘脫屣堂下是以燕禮大射臣皆脫屣堂下公皆不見脫屣之文明公爲在堂矣燕禮大射徹俎鄉大夫皆降而公不降與鄉飲酒禮主人皆降者與燕禮大射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與曰敢不醉以君命臨之與鄉飲酒禮主人同燕者與蓋尊長脫屣戶內不與卑幼爲禮之義疏引以釋疏遂援之以釋此經岐路之中又有岐焉未敢據以爲信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闥右

鄭注臣統於君孔疏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燕樂王氏

禮一

五

經義述聞引玉藻闔戶闔門左扉吳語乃闔左闔皆以東爲左路門之內有堂雉門庫門之內皆無堂安所得堂而向之周官司士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內則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亦以東爲左西爲右由闥右當爲由闥左字相似而誤據儀禮士相見鄉飲酒鄉射聘及公食禮並言賓入門左少牢禮祝先入門右戶入門左特牲禮祝迎戶於門外戶入門左士相見禮主人揖入門右有司徹禮主人揖先入門右戶入門左此經下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正據儀禮爲說士冠禮出門左鄭注左東也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士相見疏云凡出門以西爲右東爲左入門以東爲右西爲左士虞



記餞尸戶出門右即出門西也凡經言左右皆據人之左右言之王氏所引左扉左闔及諸言門左門右正以自內向門而分左右不以門東西爲一定之左右也大夫士入君門由闔右連出入爲文而義自繫乎人自君言之曰闔左扉由內以向外也自大夫士言之曰闔右由入以賅出也王氏必改字以從之反與經文爲忤矣

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

鄭注爲猶數也雖君亦然固辭又讓先入嵩齋案鄭注聘禮公揖入立於中庭云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其意以敵禮爲席而

禮一

七

出迎客其非敵則不出迎孔疏衍其義云聘禮君使卿歸餞餞賓迎於門外及廟門賓揖俱入是敵禮不重出迎者尊主君之命不敢當也賓見主國大夫及廟門大夫揖入不出迎者尊聘君之命不敢當也據儀禮士冠云賓立於外門之外主人迎出門左與賓揖先入士相見云出迎於門外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贊入門左鄉飲酒云迎於門外主人揖先入賓入門左介眾賓皆入門左鄉射云主人出迎於門外以賓揖先入賓厭眾眾賓皆入門左凡此皆敵禮也聘禮公迎賓大門內賓入門左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又云賓即館君使卿歸饗餞賓迎於外門外揖入又云賓問卿迎於外

門外揖先入公食大夫云逆賓於大門內賓入門左公揖入賓從凡非敵禮皆迎於門內而揖先入并同鄭据聘禮立於中庭一語申不出迎之義蓋即沿此經以釋儀禮之文不知儀禮凡言先入者皆立於中庭以俟賓爲有當陳當碑之三揖耳獨於聘禮言之以聘禮既迎賓而後上介授圭賓執圭以入爲時稍久故及於廟門後申言公立之處以見義鄭遂據以爲不出迎之證誤矣孔疏乃通聘禮之文以附會鄭義尤爲無據詳儀禮之文聘禮公食大夫禮皆於廟行之故言迎賓大門內士冠禮亦在廟故言外門之外外門即大門也鄭注外門大門其士相見迎賓門外則寢門也鄉飲鄉射迎賓門外者庠門也聘禮迎賓大門內遂及每門每曲揖而他

禮一

八

不言蓋自路門以外皆略之禮記之文多補儀禮之未備言每門知凡迎賓皆於大門之外言及寢門請入爲席則禮辭也客固辭主人即不入爲席而肅客入儀禮不言略也鄭氏泥於然後迎客之文謂及寢門先入而又出迎客於禮無徵孔疏因之而愈岐矣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

孔疏燕禮大射賓先升者以宰夫爲主人賓尊也聘禮君使卿歸饗餞於賓館卿升一等賓從於時賓爲主人不先升者卿衛主君之命尊也至賓禮卿賓升一等大夫從升以賓作主人故也嵩齋案儀禮鄉射主人升一等賓升聘禮公食大夫禮並云公升二等賓升是敵禮主人先升一等其非敵則



先升二等士冠鄉飲酒但言主人升賓升不言先升一等當以鄉射禮爲例其燕禮大射禮公皆降階迎而升卽席然後賓升自西階義繫乎公宰夫爲主人主獻酬之事升賓非所事也惟聘禮歸饗饋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問卿則賓升一等大夫從升獨爲異義蓋凡入門升堂必主人先者入門而揖升堂而拜主人先以爲禮也不當以尊卑論君升先二等則鄭注所謂君行一臣行二升宜稍後是也歸饗饋致主君之命於賓則大夫先升問卿致其君之命於大夫則賓先升兩段下皆有東面致命之文足見儀禮先升後升之序皆有所事因文可以見義孔氏不達古人行禮之意一以先升爲尊然則儀禮入門升堂並主人先豈皆所以尊主人耶賓禮卿於

禮一

九

其私廟而云賓爲主人尤誤鄭注燕禮云賓每先升尊也已先開其誤矣凡爲長者養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鄭注以袂擁帚之前掃而卻行之孔疏云以一手捉帚又舉一手衣袂以拘障於帚前嵩齋案釋文冀作攢引少儀掃席前曰攢攢拊同字經云其塵不及長者蓋謂長者已就席席前或有塵垢爲攢除之加帚箕上則帚與箕相連塵皆內斂不外揚矣鄭注加帚箕上兩手奉箕謂初執而往時也如此則與下以袂拘而退句隔遠不相及玩必加帚於箕上一必字明是冀時事非初執而往時事也以袂拘而退少儀拊席不以冀執箕肩擗卽加帚箕上之義所以狀加帚之容也謂屈肘以斂塵退者席前地無多拘而遠之既退而後扱之以箕則箕內鄉帚外鄉稍舒帚爲之距

長者遠且有箕扱之於外不嫌外揚矣鄭注以袂擁帚之前語自分明疏乃云一手捉帚一手舉袂於經文爲添設矣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鄭注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以尊踰父天子諸侯子不受自卑遠於君嵩齋案典命掌五儀五等之命自九命至一命宮室車旗衣服各賦其命數巾車職又有服車五乘孤卿大夫士下及庶人皆有乘車其良車散車不在等者鄭注謂給游燕及恩惠之賜大夫士以上命數車服皆闕典禮良車散車又惟所賜豈容不受四明萬氏因謂賜者上與下之稱三賜至再至三也引坊記父母在餽獻不及車馬爲證然此辭受取與無與於人故以下文稱孝稱慈等爲有關文疑戴氏記

禮十

十

禮雜采遺文當時及聞萬石君家法敘述其議論情事如石慶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爲不食肉袒請罪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歸家齊魯諸儒自以爲實行不及其云不及車馬謂雖屢受車服之賜不敢施之州閭鄉黨故以孝稱之親戚交游各以類相應服其善也此條宜在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後

奉席如橋衡

鄭注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桔槔衡上低昂嵩齋案橋字惟見儀禮并加于橋說文橋梁字互訓云橋水梁也桔槔自名井橋似凡物平橫而高出者謂之橋奉席如橋之衡似从說文爲正然橋衡二字於義無取陳氏集說如衡之平析分淮南主術訓橋直植立不動俯仰取制焉豎二義尤恐失順



者稱直橫者橋衡桔槔之訓塙不可易公食禮記蒲筵常緇布純菹席尋元帛純皆卷自末是卷席末在裏首在外不更分首尾卷席成東有似橋衡以平舉爲義不當以低昂爲義請席何鄉請衽何趾

鄭注衽臥席也坐間鄉臥問趾嵩齋案說文衽衣衿也衽交衽也方言襍謂之衽郭璞注衣襟也或曰裳際也喪服記衽二尺有五寸鄭注衽所以掩裳際也玉藻衽當旁鄭注謂裳幅所交裂也疑衣下揜裳處爲衽其旁爲衽亦謂之交衽引申之以臥席爲衽席蓋坐席無首尾臥席有首尾當足處爲衽故亦謂之衽席周官大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是也鄭司農訓衽席爲單席者誤坊記衽席之上讓而坐下又因

禮一

士

臥席而通坐席爲衽士昏禮御衽於奧腰衽夏席在東皆有枕北止所謂北止者卽當衽處也弟子職云問正何趾正足也或言足或言衽皆據席下言之鄭注臥席是也然通衽席言之謂之臥席專言衽則謂席之當足處耳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鄭注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嵩齋案鄭注鄉飲禮賓升席自西方云升由下也鄉飲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卽據此經爲說而以升席自西方爲由下又與此經忤有司徹禮主人降筵自北方鄭無注亦窮於爲說矣士昏禮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醴賓徹几改筵東上鄭注鄉爲神今爲人賈疏云爲神則西上

爲人則東上先儒因據以釋此經言祭於室神東鄉拜者西鄉以南方爲上祭於堂神南鄉拜者北鄉以西方爲上然此經連請席何鄉請衽何趾爲文並不及事神之禮竊疑昏禮筵於戶西西上改筵東上蓋初爲虛位設几以尊賓徹几改

筵而後成禮案儀禮凡在門東者西上在門西者東上惟聘禮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知虛位以

西爲上所若以西上爲神席改而東上以待賓神人共席甯不爲瀆乎儀禮凡言東面西面皆北上凡言南面北面皆東上適與此經相反疑此承上請席何鄉請衽何趾言之蓋室中布席無常所而以西上南上爲之節與禮席有常所者自別皇侃論語疏奧內也室東南開門西南安牖牖內隱奧恆尊者所居之處也室制以西南爲尊士昏禮婦至腰布席於

禮一

士

奧夫人於室卽席御布對席婦卽對筵皆坐又云御衽於奧腰衽夏席在東北止是室中東西席以南爲上之明證婦饋舅姑於室特豚合升並南上婦徹席於北牖下設席前如初西上又室中以南爲上以西爲上之明證注家混堂室爲一又據禮席以曲證其說宜其不能通矣

兩手摳衣去齊尺

孔疏衣謂裳也以兩手當裳前提挈使起令裳下緝去地一尺嵩齋案玉藻絜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是登席而齊猶拂地若挈齊使去地尺亦褻而不恭矣經明言摳衣去齊尺豈可混衣與裳而一之此記卽席將坐之容蓋將坐而衣揜股際或爲所壓以失容古人坐必先跪衣之去齊不能



盈尺故先握之使去者尺以爲節與下衣毋撥足毋蹶連文或坐而壓衣而待撥而揚之足亦爲之蹶張則失容甚矣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

鄭注盡後謙也盡前爲汙席嵩齋案玉藻徒坐不盡席尺鄭注文王世子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不盡席尺則屈足而坐得席二尺三寸此云盡後盡前前後皆當虛席一尺所謂虛坐即徒坐也蓋平居即席之常禮凡席升降皆自旁其升席就坐當以中爲準虛坐則當膝處宜中而虛其前以待事食坐盡前以就食豆去席尺足以相及曰虛坐者正言不與賓客爲禮也盡後不當爲謙鄭注似泥

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

禮一

主

鄭注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爲有後來者孔疏坐於近尊者之端勿使更有空餘之席欲得親近先生且擬後人之來故闕其在下空處以待之嵩齋案周官司几筵五几五席皆不著其尺度公食大夫記司宮具几與蒲筵常加筵席尋鄭注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大率禮席下爲筵其加席小於筵者半鄭注文王世子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似常席應如此鄭注

舉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云席以四人爲節孔疏引公食大夫記蒲席常容四人周官匠人度九尺之筵凡室二筵則丈八尺也以丈八尺之室而有丈六尺之筵疑異席無所容經以五人爲言知凡室必有四席以待賓客席容二人四人以下可以專席至五人必有同席者若爲同等宜先上以明敬有長者則專席經言長者異席謂專席也先盡卑幼同席五人以上可以類推證之賓主相接各自爲席其賓席或專席或同席視人數爲衡毋無字通言毋餘席正謂坐席已滿疏

據爲勿使有餘席於事爲悟於辭亦爲不文經意侍坐於所尊敬賓至所尊敬者主之與己同等而起與爲禮嫌於自主而其坐席已不能容又疑以己私敬強所尊敬爲加設一席皆非所安也使後至者亦所尊敬豈容不起亦使有餘席即同等亦可起而讓坐經文交互見義注以近尊者爲義失之燭不見跋

鄭注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燭多有厭倦疏謂藏所然殘本恐客見之知夜深慮主人厭倦嵩齋案燕禮大射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爲大燭於門外鄭注作大燭以疎賓客出是宵而執燭則賓當出春秋莊公二十二年左傳陳敬仲云臣卜其晝未

禮十

古

卜其夜夜則賓應退也燭不見跋承上燭至起爲文燭至而晝夜異燭而見跋則夜久矣故雖侍食尊者亦盡燭而出其曰燭不見跋者以是爲之節也此記侍坐於所尊敬之儀鄭注於燭不見跋一語又旁及執燭者似於文爲岐出

坐毋箕

孔疏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嵩齋案魏志管甯傳注引高士傳甯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古人坐先屈兩膝故當膝處榻爲之穿箕股猶今盤坐亦謂之箕踞李善注文選高唐賦箕踞前闕後狹九章算術有箕田亦云前闕後狹凡盤足坐其形正如箕兩膝張處猶箕舌也古人坐皆席地脫屣而後升席無舒展兩



足之理孔疏失之

斂髮毋髢

鄭注髢髮也毋垂餘髮如髢也孔疏古人重髮以纚韜之不使垂嵩案說文髢髮也髮益髮也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鄭注被錫讀爲髮髢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周禮所謂次也春秋左傳哀十七年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髢所以益髮若今之假紒周官追師掌王后之副編次鄭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編編列髮爲之次次第髮之長短卽所謂髢也爲婦人首飾內則櫛縱笄總總以束髮縱以韜髮男婦並同惟婦人加髢以爲髮之飾總與縱皆所以斂髮也毋髢謂不加飾詩鬢髮

禮一

五

如雲不屑髢也言婦人髮美不施髢莊子禿而施髢則男子無髮者亦可以髢飾之母髢者嫌爲婦飾也鄭謂垂餘髮如髢婦人髮髢之制冒之髮端不垂以爲飾也

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

鄭注女子十年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父子不同席異尊卑也嵩案內則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敦牟卮匭非餽莫敢用疑此云同席同器猶上同櫛柳同巾櫛之義古人男女皆異器服卽櫛櫛篋笄夫婦各別不相混上云男女不雜坐皆親屬也此復別爲姑姊妹女子子容已嫁而反器服備用者當別制之雜坐且有禁焉有兄弟共席而坐共器而食之理

案兄弟通辭也賤上言之曰姑賤下言之曰女

子子兄弟至親舉以爲例孔疏不云姒及子婦佐餞則食餘父惟云兄弟姒父尊卑禮殊不嫌大誤之器仍而不易而几席無敢憑坐專言父子不同席則女子子反在室者亦可佐父母之饌此當通內則之文而互求之舊注皆恐未安

齊戒以告鬼神

鄭注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孔疏受六禮並在廟明女是先祖遺體不可專輒許人嵩案鄭注於告鬼神據女氏爲說白虎通義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是以禮家論昏禮皆無告廟之文據春秋左氏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先配而後祖杜注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公之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引此說與

禮一

六

儀禮及白虎通義不同疑左氏不足信記禮者獨於此著其義文王世子亦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足見左氏之文杜預之注之必有所本矣今就昏禮記之文求之可推見者亦有數條其曰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廟廟明言親迎之期質明告廟也其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卜必於廟卜吉卽告廟也儀禮之文不具者多矣如昏禮戒女醢子及三月廟見之文皆詳見昏禮記中案昏禮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卽曾子問所謂三月廟見是也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卽曾子問所謂擇日而祭於廟是也言禮者於戒女醢子則信之於廟見告廟一舊注皆未分明依經文爲斷謂無是禮傳記所載悉廢不用鄭注至以告鬼神屬之女氏於此節文義亦爲岐出矣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鄭注妾賤世無本繫故卜之孔疏引熊氏云卜者卜吉凶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焉蕭案白虎通義娶妻卜之何卜女之德知相宜否昏禮記所謂命某加諸卜是也凡娶必卜此云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必非專卜吉凶明矣疏與鄭異義殆非也史記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族姓之傳始於黃帝氏分益繁而受姓止有此數春秋左氏傳族姓見於卜者如爲嬴敗姬如有媯之後將育於姜如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未嘗不可因卜而測之此當云卜其同姓與否不當僅以卜吉凶爲言也

禮一

七

左般右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

鄭注食飯屬居人左右明其近也外內般載之外內也羹齏案公食大夫禮庶羞十六豆皆加豆也在稻南簋西其序西北上牛炙最北次牛載牛膾次羊炙羊載次豕炙豕載魚膾凡四列牛羊豕皆有載有炙或異列或同列而炙必先載膾炙不得處般載之外明矣就公食大夫禮之文推之醢醬最先設大羹消實於鐙在醬西所謂羹居人之右也豆六在醬東銅四在豆西豆二列則銅俎在豆南黍稷六簋在豆西又云賓坐之左梁在清西稻在梁西鄭注進稻梁以簋公食大夫禮云也席末取梁稻祭於醬清間梁稻近而黍稷遠故也酒實於以黍稷爲尊經所謂食居人之左當指黍稷言之酒實於觶正饌在豆東漿飲在稻西經並酒漿處右言之文略也

此云進食之禮自當以公食大夫禮爲據鄭云載在豆般在俎而膾炙皆豆實也與般之在俎者相距遠所云處外處內據初設之醢醬與加豆之庶羞以明其終始陳設之序次舉膾炙而載亦在其中與上左般右載各爲一義鄭注誤連般載外內言之彭氏燕食禮圖因列食羹爲第一行醢醬蔥漆脩脯酒漿爲第二行般載爲第三行膾炙爲第四行顯與儀禮參差矣

蔥漆處末

鄭注漆悉蔥也處醢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漆在豆孔疏儀禮正饌惟有菹醢無蔥漆故知蔥漆爲殊加也蕭案鄭意以蔥漆處末承上膾炙處外膾炙加豆在右蔥漆菹屬在左

禮一

七

故云處末以殊於加豆之在右者語極分明孔疏似失其義據內則膾春用蔥秋用芥脂用蔥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切蔥若薤實諸醢以柔之似蔥芥一類皆以佐膾加豆有芥醬與魚膾最處末經云末者當豆南盡處與醢醬處內對文鄭注處醢醬之左恐誤禮蔥與薤皆切而實於醢無云悉蔥者鄭注少儀牛羊魚之腥羶而切之爲膾云羶之言腍也說文腍薄切肉也正韻腍縷切也釋文蔥漆作蔥漆漆本字疑漆當爲腍蔥之切而佐膾以實於醢者也據內則春用蔥秋用芥之文則蔥漆與芥醬互用

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偏祭之

鄭注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之序般謂



載炙膾也嵩燾案經分食與穀二者鄭意似專以穀釋之蓋據公食大夫禮正饌之黍稷加饌之稻粱皆祭故不言祭食而通以穀之先後爲序疑此證之特牲少牢禮可以通其義特牲饋食禮佐食取黍稷授尸尸祭之其後九飯皆不祭而舉肺脊舉幹舉骼舉肩尸振祭臠之賓長以肝從兄弟長以燔從尸皆振祭臠之少牢饋食禮下佐食取肺上佐食與黍授尸尸同受於豆祭其後十一飯皆不祭而祭羊羹豕羹上佐食舉牢幹舉魚舉腊肩舉牢肩取肝尸皆振祭臠之似食先進黍一祭而止而穀體皆祭公食大夫禮魚腊醬酒不祭而又云賓三飯以酒醬則亦不祭也是其云祭所先進就進食時言之以明侑食三飯以下皆不祭而凡舉肺舉肝皆祭

禮一

五

此食禮之可推見者禮文之不具蓋多也而十七篇中互文見義可以參考而得之胡氏銓云黍稷稻粱之屬所先進者祭之後者不祭於文順矣而又於禮無徵則所謂知其一未

毋嘏炙

鄭注嘏謂一舉盡饌特牲少牢嘏之加於俎孔疏前云毋反魚肉此得反於俎者上文共人同器而食特牲少牢獨食故得反也嵩燾案少牢饋食禮羊俎豕俎魚俎腊俎膚俎皆設豆東尸入舉肺正脊而後升所俎其舉肺脊舉幹及取肝燔皆祭臠之而加於所俎鄭注特牲禮佐食受而加之反之也似所俎以歸尸所祭之餘與禮食加豆之炙之爲庶羞者自

別說文最積也玉篇聚也爾雅灌木叢木也詩釋文叢木一本作最木是最聚字同訓嘏謂聚食之孟子蠅蚋姑嘏之趙岐注嘏相共食之也攢聚食之與聚所食皆可名嘏炙之加於豆者蓋薄切而燔之每食取其一若連而聚之於枳則爲貪食鄭引饋食之反加於俎爲說非也疏據毋反魚肉爲共食獨食之分殆尤誤矣

徹飯齊以授相者

鄭注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梁與醬以降孔疏此是卑者侍食之禮若敵者則否嵩燾案公食大夫禮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而大夫相食卒食徹於西序端鄭注亦親徹似大夫相食但徹於西序端於公所則徹於西階

禮一

半

凡禮食皆親設故必親徹玉藻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是也疏恐失之儀禮皆言坐徹此云客自前跪主人興辭然後客坐疑禮當然儀禮之文不具也公食大夫禮宰夫授醢醬公設之賓辭授飯梁公設之於清西賓北面辭主人親設而賓辭實徹主人亦辭於禮宜矣孔云主人起辭不聽自徹客亦止而坐者亦非也

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酬少者不敢飲

鄭注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孔疏士相見及玉藻二文皆先君卒爵而此後飲此據燕飲正禮玉藻及士相見謂私燕之禮故不同也嵩燾案士相見及玉藻云君賜之爵蓋專賜也燕禮無算爵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



賜所賜者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則無算爵行而君賜之爵也疏據此爲燕飲正禮疑此云長者少者通私燕言之與士相見禮之賜爵正同鄭注士相見卒爵而侯君卒爵若欲其醕然也疏君卒爵然後投虛爵所以示不敢先君之義膳爵酌先進則公卒爵宜先矣其義本無二也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鄭注餽而不祭惟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孔疏祭謂祭先也父得子餘夫得妻餘不祭言其卑也非此二者悉祭嵩燾案此承上御食於君君賜餘言之當爲飲食必有祭之祭鄭意特牲禮兩人餽祭舉祭餽少牢禮四人餽祭黍祭舉祭酒

禮一

主

是廟中餽必祭玉藻日中而餽亦云朝祭肺夕祭牢肉是日食餽亦祭故但以祭先爲說然據玉藻若祭賜之食而君客之命之祭然後祭上文亦云主人延客祭亦云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則共長者食以客禮待之則延而後祭否者不祭侍食而餽其餘不得有祭明矣與饋食禮餽之進敦俎餽豆者自別玉藻朝祭肺夕祭牢肉所謂餽者日一牢而已不以所食之餘進也經明言餽餘即承上君賜餘爲義可知鄭注疑非也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當別爲一義喪服小記除殯之喪除成喪皆有祭又云婦之喪虞卒哭夫若子主之耐則舅主之凡喪祭皆有主者而饋獻之事尊者不親故於此發其義曰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猶之主喪者必於次雜記爲長子杖

則其子不以杖卽位爲主要也喪服小記父不爲眾子次於外爲不主喪也而喪服大記發其義曰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與此正同義朱子經義云孔子君賜腥熟而薦之非餽餘以薦先祖賜食則或爲餽餘但正席先嘗而已雖父不以祭子夫不以祭妻不敢以鬼神之餘復以祭也以此爲申足上意者亦誤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薏之庶人斲之

鄭注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累俛也謂不巾覆也薏不中裂橫斷去薏而已斲不橫斷嵩燾案鄭注副華累薏皆備兩義而斲字無義故孔疏連上文

禮一

主

以去薏而薏之爲訓據爾雅瓜曰華之邢疏訓華爲半破蓋中析之或四或二取足以便食副則橫斷之也鄭司農周禮注副貳也說文判也既中析而又橫斷爲二故曰副呂氏大臨云自大夫以上皆削故曰爲天子爲國君爲大夫以下不削故曰士薏之庶人斲之最得經義削瓜二字貫下三項削者刊削其皮也天子諸侯皆中析必覆巾以避塵大夫不覆巾是不中析也累者但去其皮以進呂氏讀爲裸程之裸是也士但削其薏庶人不爲削斲去其薏而已古者雜佩有刀礪之屬大夫以下皆自裂之此明禮食進瓜之等差大夫以上皆削士庶人不削經語分明鄭注恐失之

尊卑垂視



鄭注授受之儀尊卑一孔疏賓主俱是大夫則爲尊俱是士則爲卑嵩燹案周禮輪人爲蓋上欲尊而字欲卑尊卑猶言高下此承上執簫承附之文以明其高下之節執弓者磬折而立承附當心則執簫當佩垂處蓋均爲執弓之容下文由客之左接下承附方及受弓之容中間不應攙入賓主之尊卑可以體玩經義而自得之

受弓劍者以袂

鄭注敬也孔疏不露手取之用衣袂承接以爲敬嵩燹案說文袂袖同訓釋文袂掣也開張之使受臂屈伸也袂從夬說文夬分決也左右分出曰袂袂口曰袖凡言袂皆謂當肘處上文操右袂亦謂掇持其右肘弓劍之長三尺張兩臂以承

禮一

圭

之自袖以上皆爲袂也與上節自受而承附者各爲一義上云自受則此或使人受之而凡從長者受弓劍之儀皆應如是徐氏師曾據爲兼受弓劍者誤

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孔疏謂散齊之時君在路見尸尸必式者廟門之外尸尊未伸不敢亢禮故式爲敬以答君也嵩燹案特牲禮前期三日筮尸乃宿尸少牢禮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筮尸曰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以某之某爲尸吉乃遂宿尸鄭注不前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據此則君筮尸祇在前期三日安得有散齊時在路見尸之事疑自大夫以上筮尸前皆先戒尸故君知所以爲尸宜在已戒而未筮時

不曰尸而曰所以爲尸明尙未筮也大夫士下君門見君必下可知爲君尸者大夫也既辭詩傳云公尸天子既已戒尸以卿知諸侯以大夫則有爲尸之道君亦必下以致其敬經不言尸下者辭略也祭統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臨祭猶然斷無在路相見君下而尸式之理禮卑者避尊者之拜則還辟不敢亢禮自當辟之而謂尸尊未伸以式爲敬揆之經旨尤爲無當尸必式乘必以几別爲一義鄭注乘必以几尊者慎也其必式者先祖之神憑焉敬以返之二語連文言敬而又致其慎也案下云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必式又云乘路馬不敢授綬左必式並與此尸必式同文皆別爲一義士昏禮壻御婦車授綬婦乘以几乘几者踐之以登車也疏謂几在式上尤誤

禮一

圭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鄭注此士禮貶於大夫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嵩燹案鄭意大夫士之喪皆三日殯而喪大記析分大夫三日之朝既殯杖士二日殯杖孔疏因謂大夫三日殯不數死日則天子諸侯悉同然禮言諸侯五月而葬而春秋書葬皆以見月爲期其間或踰四月或不及四月葬以見月爲期知殯亦必以見日爲期書召誥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凡周書計日皆然足爲明證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二日而



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是三日成服杖天子諸侯以下並同而殯異日大夫士之殯皆在成服杖前大夫有家臣與諸侯同則疑成服之有次第故並以既殯言之曰三日之朝既殯知殯之必不繫於三日之朝矣經文通言之鄭據喪大記謂之士禮恐未安也

史載筆士載言

鄭注筆謂書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要之辭孔疏史謂國史書錄王事士謂司盟之士而引崔靈恩云必載盟會之辭者或尋舊盟或用舊會之禮應須知之嵩燾案儀禮聘禮史讀書是諸侯卿大夫出史皆從周禮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卽其職也士載言言卽簡策也周禮土訓道地圖以詔地

禮一

圭

事道地愿以辨地物誦訓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愿以詔辟忌巡守則夾王車凡所至山川物類及古今土俗之宜具之簡策所謂言者卽此類土訓誦訓皆中士也鄭注專以盟會之辭言之疑有未盡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孔疏祭於公謂士助君祭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其俎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嵩燾案疏意據公食大夫禮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遂以通之祭禮據特牲禮佐食徹俎堂下俎畢出鄭注兄弟及眾賓自徹而出惟賓俎有司徹歸之然鄭注特牲禮賓在宥司中特牲記有祝俎昨俎主婦俎佐食俎賓及長兄弟宗人如佐食俎似祝俎爲最尊

而特牲禮云祝執其俎以出有司徹云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是雖士大夫之祭助祭者皆自徹俎惟尸俎昨俎佐食徹之而有司徹禮云司士歸尸侑之俎祝執俎出有司受歸之則自尸俎以下皆宜有司歸之又何必大夫以上矣孔疏於此似未分明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鄭注不及識父母恩不及於祖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嵩燾案下文大功小功不諱則凡期親以上皆諱也王父母正服無不諱之理此與下夫人之諱婦諱不出門同義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惟子與父同諱父母所嘗諱者則亦諱之如世父母叔父母

禮一

美

期當諱從父母小功可以不諱矣而及見父母之諱之則亦不敢舉其名雜記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是也經言王父母正謂王父母兄弟喪服從祖祖父母小功卽此王父母也從父昆弟大功已不諱從祖祖父母於父爲期及見父母之諱之則雖小功亦諱也準此而言知諱之所及皆仁之至義之盡也禮不下庶人鄭注以庶人爲說疑未安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鄭注出郊爲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嵩燾案表記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經連卜筮爲文則外事內事皆謂祀事左氏傳禮不卜常祀



如郊用辛社用甲禘於太廟日用丁亥皆所謂大事有時日者其餘皆筮日詩吉日維戊吉日庚午毛傳云外事用剛日用剛用柔蓋筮日者各以類求之祭者求陰之義惟祠兵以陽爲用鄭注允矣孔疏以郊社分郊外內爲言似乖鄭意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鄭注求吉不過三卜不吉又筮筮不吉又卜是瀆龜策也嵩燾案周禮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洪範亦云龜從筮從並無卜筮不兼用之文疑此承上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言之非泛言卜筮之用也特牲禮筮日若不吉則筮遠日少牢禮若不吉則筮遠日又筮日如初鄭注少牢禮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言先月下甸之已筮來月上旬之已不過三

禮一

圭

者筮及中甸下甸而止鄭注所謂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是也士喪禮筮宅旅占卜日亦旅占特牲少牢禮筮尸筮日或用卜或用筮無兼用者蓋謂喪祭常事卜筮之用如此與洪範之言大疑周禮之言大事者自別孔疏襲有二義一則大事用卜小事用筮一則卜不吉不得用筮筮不吉不得用卜以意擬之而於禮經之文未能研審知其牴牾多矣

僕展輪效駕

鄭注展輪具視效駕白已駕也嵩燾案展輪效駕至下驅之五步而立當爲一事效蓋校試之意車已駕而先試其車具之完善馬力之調良也爾雅釋言展適也說文展轉也鄭注喪禮軸狀如轉麟展輪卽轉麟之意謂稍動車輪以校試之

下云奮衣由右上者輪動車行不復能從容故言奮矣五步而立則猶近距階前也凡二十五字一氣直下若展輪一視而卽告駕於君乃始乘而試之是此二語中尙多一轉折而告駕於君則君當出何由反乘之以驅文義亦稍陵越矣

車驅而騶

孔疏驅車而進左右從者急趨從君行也嵩燾案騶卽周官趣馬之趣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注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稅者左傳成十八年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杜注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尙禮容君行有貳車有從車此謂車驅而騶從也騶有趣音車驅而騶隨之以動不敢後也車驅而騶四字當別爲一義疏意似未分明

案車行有副車有車

禮一

圭

右皆以備不虞副車隨行而車右以時登降各有當也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

鄭注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疏君子謂人君也嵩燾案周禮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正朝儀之位大僕既燕朝則正位朝士掌外朝之法天子諸侯皆有三朝雉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內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大僕掌之亦謂之內朝所謂正位者如王南面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臨時界畫其方位而已惟外朝左九棘右九棘面三槐樹槐棘以表之爲有定位故朝士但云掌外朝之法而不云正位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國有大故謀及庶人亦於外朝無於此下卿位之



案司士正治朝之位所正者北面東面西面之等而卿大夫皆西面朝士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是天子三朝卿大夫同位諸侯之卿異位亦與大夫士分列而同一庭之中下車當庭但當云下朝位而已不得言下卿也於禮亦別無可徵凡朝皆有位三朝則卿位凡三當三下之尤恐非宜鄭注周禮大僕燕朝於路寢之庭而樂師注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降車於阼階之前則亦進越卿位矣案孔疏引燕禮大射禮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卿此爲公始降階迎賓之儀儀禮於此下云皆少進明非定卿位尤失之疑此君子通言之周禮匠人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三代建國統治於君九卿各有官府以分治周禮辨方正位書召誥攻位於洛汭位謂王居九卿治所卽爲卿位下卿位者貴貴也案下言國君下宗廟謂不以車入下宗廟過朝位不下可知大夫士下公卿據人君言之則下門於卿亦不下也故知此君子通言之

禮一

卷一

卿位句不可通而入國入里之文施之國君亦爲不倫矣

國中以策彗卽勿驅塵不出軌

鄭注彗竹帚孔疏不用鞭策取竹帚帶葉者爲杖故云策彗嵩彗案說文彗埽竹也用埽者竹之梢也朱子經說疑謂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是也似不當別取竹帚爲策經意謂舉策而垂其彗以搔摩馬背不振而揚之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勿本以趣民而下所建旗則止故又引申爲禁止卽有撫卽之意言以策彗搔馬背若撫摩之勿字多借爲沒字故鄭注作沒音爾雅釋詁沒郭注猶黽勉也漢書劉向疏作密勿鄭注周易蠱蠱猶沒沒也其注祭義云勿勿猶勉勉也經言卽勿與勿義略近吳氏澄以彗卽句

勿驅二字句云彗卽者謂埽拂之然經言驅之五步而立則猶在路門內車驅而騶則猶在大門內馳驅二字自別說文馳大驅也廣韻駛疾驅也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以策彗卽勿卽所以驅也國中不得言勿驅明矣此自當以鄭注爲正

禮一

卷一

禮記質疑卷一終



禮記質疑卷二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曲禮下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鄭注衡謂與心平上衡謂高於心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

嵩燾案周禮梓人鄉衡而實不盡鄭司農云衡謂麋衡曲禮

執君器齊衡是鄭司農以衡當眉禮言衡者不一皆實有所

指周禮與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輅人職謂之衡任鄭注在

兩軌之間臆氏用上謂之衡鄭注此二名者鍾柄玉人衡四

寸鄭司農云衡勺柄鄭注衡古文橫謂勺徑也左傳桓二年

衡紃紃杜注衡維持冠者玉藻幽衡蕙衡鄭注佩玉之衡

禮二

皆假衡爲名漢書律歷志衡平也故衡可訓爲平而此經云

上衡平衡明有所指必非以衡爲平之假借也鄭注梓人衡平

經言上衡平衡則是上於平疑此執器與上奉提連文說文

奉承也提挈也挈懸持也執持也凡握而持之曰執縣持之

曰提加敬而承之曰奉詩奉璋戣戣則執天子之器極於奉

而止無因更加於奉之上也觀禮奉束帛奉篋服聘禮奉束

奉同環奉圭兼幣凡執射禮有執弓執旌聘禮有執筴執圭

執幣燕禮有執冪其食飲饋奠執鐙執豐執爵執觶自士禮

以達於諸侯其儀並同蓋凡執器者皆有授受之節豈得於

士之器提而挈之經云執器者通詞也天子以下常用之器

執之皆有其節凡器有典守者有監造者皆可以執言之衡者佩玉之衡正當帶

間上衡則上於帶平衡者平其肘倚於帶間綏之謂曲肘向

後而手稍垂提之則縣挈於旁四者之異皆不上於心不下

於帶案上衡平衡皆兩手執持綏下文國君綏視大夫衡視

衡又下於綏綏如武車綏旌之綏言下垂也此云綏承衡言

之下云綏視承裕言之鄭據綏下於衡遂以爲視天子天子

視不上於裕不下於帶裕帶之間惟所視國君則稍下於裕

大夫則當帶間所視上下皆有常節與此節文義可以參觀

而得之案荀子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楊倞注平衡謂整折頭與腰平正此義

執玉其有藉者則褻無藉者則襲

鄭注藉藻也有藻爲文褻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

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褻亦是孔疏引崔氏云圭璋特

禮二

故有藻其餘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須藻熊氏云朝時用圭

璋特實圭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實圭俱褻皇氏云上

公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不上堂其上惟有圭璋

必以物覆襲之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有

帛錦承玉其上惟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褻之嵩燾案鄭注析

藉爲二義孔引諸家疏又析爲三義據周禮典瑞大圭鎮圭

纁藉五采五就桓圭信圭躬圭三采三就穀璧蒲璧二采再

就琬圭璋璧琮二采一就玉人大璋中璋邊璋皆有纁是禮

玉無不用纁藉者崔申鄭義殆誤也案鄭注本析分二皇氏

之說尤謬聘禮賓褻奉束帛加璧享加璧謂加於束帛之上

易藉用白茅馬氏融云在下曰藉此言藉者以束帛承藉之



義熊氏用鄭注後說爲長其云藻藉者非也竊疑藻藉二字之義諸儒均未分明聘禮記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纁八寸皆元纁繫長尺紃組鄭注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瑑說文瑑玉飾如水藻之文左傳桓二年藻率杜注以韋爲之所以藉玉率如玉藻凡帶有率無箴功謂緼緝之玉人所云藻以象德者是也而鄭注典瑞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一帀爲一就既云以韋衣木則一帀一就之文將何所指弁師五采纁十有二就鄭注合五采絲爲之繩繩之每一帀貫五采玉弁師巾車言就者皆繩之一帀也詳味聘禮記之文皆元纁繫長尺紃組承上纁九寸纁八寸言之是所謂三采二采

禮二

王

者其組也其藻藉但有元纁二色禮文簡括互證之自明董子春秋繁露主天法商玉厚九分白藻五絲主地法夏玉厚八分白藻四絲主天法質玉厚七分白藻三絲主地法文玉厚六分白藻二絲白藻者上元下纁用白爲水藻文五絲四絲三絲二絲卽所謂五采五就以次及二采一就言所繫之紃組也聘禮言垂纁者垂其組屈纁者斂其組藉下之元纁繫旁之組通名爲纁鄭注聘禮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云纁有繫組語最合經旨而言之不詳自皇氏侃以下皆不能明矣周禮大行人桓圭九寸纁藉九寸信圭躬圭七寸纁藉七寸穀璧蒲璧五寸纁藉五寸藉之長廣一如其玉之數鄭注聘禮纁所以藉玉其或拜則奠於其上屈纁者斂之纁之制僅足以藉玉何爲更斂之而以韋衣木之纁亦無能加據儀禮聘禮賈人取圭垂纁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

屈纁授賓賓襲執圭公襲受玉於中堂東楹之間賓出公側授宰玉楊降立擯者出請賓楊奉束帛加璧享儀禮言襲楊之文惟見於此鄭注楊者免上衣見下衣凡植楊者左孔疏近體有袍釋之屬其外有裘夏則葛其上有楊衣楊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若皮弁之屬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楊衣謂之楊賈疏但云楊衣上有皮弁服然皆承鄭注免上衣見下衣之文謂楊別爲一衣據禮有和衣有中衣有表說文表上衣也論語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加衣於上曰表開其左右袒曰楊說文裸程楊三字連文並云袒也鄭注免上衣亦卽袒意禮無以楊衣爲名者自賈疏乃有楊衣之文而鄭義亦隱矣玉藻以帛裏布非

禮二

四

禮也卽謂中衣冬裘夏葛皆中衣也故曰表裘不入公門袞絺綌不入公門論語狐貉之厚以居者表裘也上加緇衣素衣卽爲禮服經言楊裘特詳裘有羔裘狐裘麋裘之別楊之所以爲文也惟加敬則變色微有異同因謂楊衣上有皮弁服據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纁帶皮弁服素積纁帶元端元裳黃裳纁裳纁帶皆詳於裳而略於衣蓋衣裳本同色而鄭注周禮司服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章弁以韋爲衣裳皮弁服白布衣纁素以爲裳冠弁纁布衣亦纁素以爲裳其詩采芣箋天子章弁服朱衣裳其論語注纁衣羔裘視朝之服素衣麋裘視朝之服黃衣狐裘司服所云兵車章弁纁朝之服如鄭說是一章弁服而衣已三異詩秦風傳錦衣狐裘朝廷之服與玉藻正合必謂楊衣上別有禮服是緇衣羔裘上又加緇衣恐孔氏乃以出其楊衣爲楊楊衣何衣而特出之以爲飾乎求之諸經之文鄭注近之而詞多隱而未宣諸疏承之而愈舛矣說文體肉袒也詩體楊暴虎是禮楊之禮說又作廔古人肉袒蓋出左背而禮服之袒亦左掩



右開之則叔兩任於旁與左禮者  
自別鄭引禮為訓亦恐失之

士不名家相長妾

孔疏長妾妾之有子者又引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嫡也焉案喪服總麻章貴臣貴妾鄭注士卑無臣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為之總無子則已此即孔疏所本然儀禮自列貴臣貴妾於士為庶母下亦不專指大夫言之貴臣貴妾自屬通辭從其嫡姪言之則嫡為長亦貴妾也士昏禮女從者畢珍元在其後鄭注女從者謂姪嫡也似士昏亦得備姪嫡經不云貴妾而云長妾正以士卑不必盡備姪嫡妾年長者服役久宜異視之不與羣妾齒即經求義固自明曉無庸別為之辭

禮二

五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鄭注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焉案孔疏於此引熊氏云王制脩其教不異其俗左傳定四年封魯因商奄之民封康叔於殷墟啟以商政封唐叔於夏墟啟以夏政疑熊義為優家語孔子相衛司徒敬子之喪用殷禮曰喪事吾從其質鄭志答趙商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所謂因其國之故大率質文之別而已其正朔色尚及車服禮儀之等自有本朝法度不可踰越其法者所奉一王之大法謹脩而審行之期使因俗者仍不逾夫法而法之行亦不與俗相戾也三代立一王之法以整

齊天下而俗之所趨時之所宜君子不為苟異要使其法脩明於上動而不過其則孟子云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即因俗之義也案不求變俗正謂所處之地之俗君子不求立異也注反以去國用其故俗為言則亦有意立異矣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

鄭注爵祿有列於朝君不絕其祖祀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也焉案鄭意爵祿出入皆舉故國言之而於下云兄弟宗族猶存謂無詔無列者上下四語自相差參吳氏澄因移上節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句於出入有詔於國下又補若兄弟宗族猶存二句於出入無詔於國下尋求文義殊不爾出入有詔於國如大夫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當就所處之國言之有列於朝出入不可以私非凶喪大事

禮二

六

不得外出兄弟宗族則故國所立為後者三世仕於他國舊君之義絕矣告於宗後明不與舊君相聞也以三世為言知三世以前雖為大夫猶用故國之俗三世而無有仕者則終守故國之俗行之俟興起受命為大夫乃從新國之法文義本自分明說經者一循鄭氏之說而章法句法隔闕多矣案與上君子行禮兩節文義相因而事各別鄭注誤合為一然經於故國言俗於新國言法字法極分明法者行禮之俗至於俗則質文繁簡之從宜者也去國而猶循用其國之俗至於三世而遂已矣吉凶之事以告其國之嗣為後者則其族之仕仍不變其國之俗鄭以爵祿出入為復立其族則其族之嗣為後者出入自告於其君與去國者何涉而經以出入有詔於國出入無詔於國為文明所係者出入不得私也

席蓋

鄭注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輅輶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



帷蒿燾案鄭意據此爲車蓋而誤入雜記葦席蒲席之文連席蓋言之據雜記其精有祿緇布裳帷素錦屋鄭注轉載極之車飾轉取名於輿與舊轉以覆蓋裳帷以蔽車屋以蔽棺士覆車及棺皆以席非以席爲蓋也與此所引似忤蓋所以覆車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投蓋於稷門正謂蓋重且巨無因挾之以入公門呂氏大臨云席所以坐蓋所以禦日與雨席蓋當爲二物國語暑不張蓋家語孔子將出雨而無蓋司馬相如賦蜺爲旌翠爲蓋皆此几杖席蓋爲一類重素紵絺紵爲一類几杖席蓋皆所以自便安者以入公門亦爲不敬案燕布席有司掌之曾子問諸侯相見及旅見天子入門雨霑服失容則廢足爲席蓋不入公門之確證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

禮二

七

鄭注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蒿燾案鄭意以君子將營宮室節主諸侯言之此節主大夫言之孔疏又引禮運之文大夫祭器不假非禮也儀禮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謂牛因據以申鄭義云此爲天子之大夫據下文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君子雖貧不粥祭器是士受田祿皆得有祭器王制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經意正分宮室與器用之造於家者言之馬氏晞孟兼大夫士爲說至允鄭注犧賦以稅出牲有田則有犧賦呂氏大臨所云犧牲之器牢互益簋之屬皆隨犧牲而具者周禮牛人所謂載公任器者是也祭祀之牲通名犧說文犧宗廟之牲也尙書孔傳色純曰犧體完曰牲毛詩傳犧純也鄭注犧牛毛純也其注牧人犧牲云毛羽完

具也則并兼羽物言之詩與我犧羊左傳見雄雞自斷其尾云自憚其犧也周禮犬人其犬牲用牲物犧牲不專屬之牛明矣疏申鄭義似亦失之

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鞶屨

鄭注言以喪禮自處也鞶屨無絢之菲孔疏緣中衣緣也素服裏有中衣吉時用采緣凶喪故徹緣而純素蒿燾案喪服衰三升以次至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而朝服十五升總錫衰亦十五升而抽其半是喪服以治麻疏密爲差鄭注周禮司服皮弁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而注屨人云凡屨鳥各象其裳之色素積白屨注士冠禮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詩曹風箋麻衣深衣諸侯之服秦風傳素衣繡黼丹朱中

禮二

八

衣是皮弁服深衣中衣皆用素不必卽爲喪服檜風傳素冠練冠也箋又引玉藻縞冠素紕謂之祥冠而問傳云小祥練冠縹緣大祥素縞麻衣深衣疏以布緣曰麻衣凡此練祥之服並未別爲中衣鄭注檀弓練衣黃裏縹緣云練中衣以黃爲內緣爲飾疏以緣爲中衣卽本此而經明言徹緣亦與練祥之縹緣素紕異矣案鄭注喪服記麻衣縹緣云小功布深衣元端以上皆有裳無緣惟深衣加緣此云徹緣蓋卽深衣常服而去其緣耳云中衣者誤也周禮司服眡朝皮弁服凶事服弁服後云大札大荒大裁素服所云素服卽服弁服也亦謂之素端鄭注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云素端者爲札荒有所禱請蓋所異者皮弁而衣與裳皆同鄭云服弁喪冠也恐誤周禮明分凶事弔事衰服爲三似未宜



以凶事併入下凶服言之喪服惟衰素衣素裳素冠非衰也經云徹緣但去深衣之緣以凶禮自處非能於去國時制衣以行也鞮屨亦非菲屨說文鞮革履也胡人履連脰謂之絡鞮鄭注周禮鞮屨氏四夷舞者所屣也許別出胡人之絡鞮連脰者尤允鞮屨祇是革屨便於奔走蓋賤者之履也鄭注連喪服爲文遂據檀弓繩屨無絢釋之皆恐未然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鄭注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嵩壽案鄭意據聘禮享私觀禮畢送賓公勞賓及介疏云聘禮無還辟之文

禮二

九

者文不備也疑聘禮自有常儀經云若勞之若迎拜無常儀則此見於國君者通詞也聘禮使者歸反命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上介如上賓之禮士介亦如之是使歸反命君勞之與聘享同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卽位於大門外如聘公逆於大門內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是食禮君迎拜亦與聘禮同案公食禮賓辟下云再拜稽首者另文云辟則非答拜也士相見禮有始見於君之儀有燕見之儀有外臣相見之儀此於禮有事則勞食則拜迎其國之君及異邦皆然鄭注一以聘禮證之疑非經旨案注聘禮勞之以道路勞苦勞者辭也賓至近郊使卿勞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此云還辟亦卽受勞而還少退之意與迎拜還辟之文略異記禮者連類言之迎拜還辟不敢當其拜勞而還辟不敢當其言則外矣儀禮之文已詳於郊勞疏言文不備者亦誤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孔疏使臣行禮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也異國則爾同國則否嵩壽案朱子經說已疑此未有以見同國異國之辨士相見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先見之鄭注引此云主人敬賓則先拜賓然儀禮之文仍以貴賤異等言之自是士大夫相見之常禮此云敬客敬主人皆通辭也孟子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鄭注以尊賢釋此最合經旨記禮者通禮文之變以達人所以交相爲敬之情其義美矣疏申鄭義失之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禮二

十

鄭注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嵩壽案鄭意卽據下君於士不答拜也爲義疑經但言見國君並不言士士相見禮始見於君士大夫莫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聘禮使者反命君勞之再拜稽首君各拜勞上介士介亦如之是於士不答拜亦惟燕見爲然以事見猶答拜也經以弔喪見國君相連爲文所云不答拜當據見國君者言之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客辟不答拜公食大夫禮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其不敢答拜於其國之君及異邦皆然注於上下各節多據聘使言之惟此專屬其國之君義亦未備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孔疏大夫見於國君謂見他國君也聘禮公在門左拜是拜



其辱也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聘禮賓朝服問卿卿送於廟門外再拜是也嵩案疏意以下有同國始相見之文故於此就異國言之而以聘禮之賓當士非所詳也案同國始辭也以敵禮相見則主人先拜其辱同國而固有賓主之分言同國以賅異國也注家轉因之而以上二句之文爲異國矣又引熊氏云同國大夫見君君拜其辱以初見君敬之尋常則不拜也士相見禮明言始見於君士大夫奠摯再拜稽首君答一拜不云拜辱也士見於大夫於其入也一拜其辱大夫拜辱之文實見於儀禮則固同國非異國也據玉藻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是凡拜迎皆敵禮士冠士相見鄉飲酒鄉射主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拜是也尊者迎拜則辟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食大夫禮逆賓於大

禮二

主

門內再拜賓辟是也奉使不答拜士昏禮納采主人迎於門外再拜賓不答拜觀禮至於郊王使人以璧勞侯氏迎於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聘禮郊勞賓迎於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歸饗餼賓迎於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賓問卿迎於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是也凡言拜其辱者迎賓之辭而云國君云大夫明尊者可以拜辱而卑者不敢以施之尊者義不得行賓主之禮以勞尊者之答拜也此當與玉藻之文參看玉藻於不敢拜迎而拜送下又云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蓋變通其例言之謂大夫見於士士不拜迎士見於大夫大夫當拜迎士則及其未出迎也而先拜之答拜則走與此章文義正互相備舊注皆失之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

孔疏國君春田不圍則天子春圍大夫春不掩則國君春掩士春不取麇卵則大夫春取而引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謂夏禮嵩案周禮田役六官之屬分掌其政而總於大司馬公侯以下禮數不詳蓋軍禮以田簡眾惟天子諸侯得行之王制天子諸侯歲三田陳氏禮書引左傳襄三十年豐卷將祭請田子產弗許以爲天子諸侯有四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周禮田僕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王制天子殺下大綏諸侯殺下小綏大夫殺止佐車實爲諸侯大夫從天子田獵之等非大夫自行田獵也疑陳氏之言得之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專據天子諸侯爲說爲足

禮二

主

徵信其云不合圍不掩羣則固田獵之常儀也周禮大司馬四時田惟冬狩爲詳而虞人萊所田之野爲四表二百五十步車三發徒三刺皆及表而止其左右和以旌爲門出左右陳前後有屯百步設驅逆之車蓋所田不出二百步之中昭八年穀梁傳亦云蒐狩習武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過防弗逐蒐狩大田役皆無合圍之事天子諸侯其禮略同非但春田而已穀梁傳又云揜禽旅范甯注揜取眾禽也鄭注大司馬徒幣致禽亦云冬田主用眾物多眾得取則田獵以揜禽爲義王制諸侯不揜羣與此大夫不揜羣語同而義稍別王制不揜羣蓋即不合圍之意此云不掩羣大夫不足以致車徒行誅賞則固不能揜禽以校獵也疏據此經遂謂諸



侯不揜羣爲夏禮甚誤其大夫以下之有田獵見於經傳者實繁周禮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凡田獵者受令焉禁廬卵者鄭注邦田之地若今苑令謂時與處也天子諸侯之苑有禁而凡田獵者各有其時與處知士大夫皆得以田獵取禽月令山林藪澤有能取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是教民田獵自周盛時已然又不獨士大夫也鄭風之叔于田齊風之旋皆言大夫以下田獵之事鄭箋於旋言子言我云皆士大夫也豳風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箋云其同者君臣與民俱出田孟子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大夫家臣亦有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列國風氣相習於田又事之變也天子諸侯有車徒教令以簡軍實大夫以下從禽而已而

禮二

三

大夫家臣之屬猶多故以揜羣爲戒士無家臣則亦不能揜羣也月令毋麇毋卵承孟春言之王制不麇不卵承豺祭獸然後田獵以下文義言之是不取麇卵天子諸侯四時之田並同獨於士言者士田取禽少麇卵其易取者也經文錯舉見義孔疏舉一以例其餘失之甚遠方氏慤云用大者取愈廣位卑者禁愈嚴附會疏義大失經旨

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鄭注梁加食也不樂去琴瑟孔疏士平常飲酒奏樂今凶年猶許飲酒但不奏樂嵩燾案公食大夫禮正饌黍稷加饌稻粱而惟飯梁公設於涪西賓左擁篲梁右執涪以降公辭鄭注降者欲食於階下然也似食禮梁尤重下云賓三飯以涪

將卒食取梁與醬以降鄭注示親徹是所飯者梁也大夫不食梁謂禮食無加饌若常食黍稷稻粱惟所宜無加食不應於梁獨異也士禮惟鄉飲酒用樂歲凶則殺其禮此與下無故不去琴瑟各爲一義下云無故蓋專據喪禮言之此云歲凶則周禮之凶禮荒禮皆統於是君言祭事舉其重者大夫士言禮食禮飲亦舉其重者其餘所以自奉之節以君爲差君子自制其義於心可矣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

孔疏安取彼猶何處取彼物士卑德薄嫌其無有也反必有獻者大夫有德必能招人餽遺故反必有獻嵩燾案聘禮反

禮二

四

命執禮幣以盡言賜禮私幣不告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上介徒以公賜告是禮幣公賜以告君君更賜之私幣大夫以獻於君介則否經云大夫私行出疆若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昭五年左氏傳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昭九年晉荀寅如齊逆女並當以幣交受幣而歸致之君亦與聘禮同凡獻於君有禮辭少儀君將適他臣致金玉貨貝於君曰致馬資於有司致隧於君曰致廢衣於賈人爲君喪納貨貝於君曰納甸於有司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致膳於君子曰膳皆禮辭也此云士有獻於國君則或私獻無禮辭也所以問者餽獻宜有因士獻於君不親受他日見君乃詳其致獻之由也孔疏疑失之陋



眡於鬼神

鄭注眡致也祝告致於鬼神嵩案爾雅釋詁眡告也郭注引禮記曰眡於鬼神釋言眡致也正鄭注所本致即致告之意而釋詁眡連文釋言眡底連文自分兩義眡釐字通漢書祠官祝釐卽禮告之意郭注引此經以訓釋詁之眡亦禮告也眡底之訓致猶言至極也周禮太宰聽其致事鄭注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致者至也竊意眡當與眡通說文眡目有所限而止古者巡狩望秩山川極目所見謂之望虞書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巡狩所至止此一祭經言眡於鬼神正虞書之望秩也玉篇眡聽也埤雅眡告也禮記曰眡於鬼神說文無眡字疑埤雅所引亦當作眡周禮遂人溝上有眡

禮二

五

眡者田間經界左傳封眡土略遂通之於疆界望秩山川各視疆界所極鄭注不云眡告也而云眡致也立義至精呂氏大臨云眡猶眡眡之相接眡於鬼神者接於鬼神方氏慤云眡田間道也望秩之禮必於野外祭於眡而謂之眡猶祭於郊而謂之郊望文生義無當經旨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鄭注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晉有小子侯僭取於天子號也嵩案書顧命康王始喪稱予末小子卽位及朝諸侯稱予一人釗因以春秋時事推之僖公九年夏會於葵邱稱宋子穀梁傳云宋稱子未葬之辭也左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左氏固以未葬爲在喪僖公二十八年會於

溫稱陳子定四年會於召陵稱陳子杜注左傳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僖公二十五年冬盟於洮稱衛子杜注左傳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降名從未成君二十八年盟於踐土稱衛子杜注左傳衛侯出奔其弟叔武卽位從未成君之禮似春秋之例凡未改元皆稱子而襄公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侯重耳卒三十三年夏四月晉敗秦師於殽左傳云子墨衰經敗秦師於殽遂墨以葬文公其秋晉侯敗狄於箕是左氏傳例未葬稱子既葬稱侯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公羊傳君薨稱子某踰年稱公僖公十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皆其例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子有以歸亦未踰年稱子某之例文公十八年子卒以未正其爲君子而不

禮二

五

名公羊及左氏義各有取凡君薨踰年改元三代皆然而禮辭不必稱公公羊左氏並著春秋改元之義鄭氏引公羊文九年傳三年稱子此經所云予小子卽其徵也案文九年毛傳不書王命未葬也公羊氏以爲踰年卽位而未稱王以天子三年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疑三年稱王於禮無徵當以而據晉小子侯爲例則恐未然左氏傳桓公三年曲沃武公伐翼獲哀侯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滅翼史記曲沃武公殺晉哀侯國人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四年曲沃武公殺小子侯國人立哀侯之弟緡小子侯及緡皆無諡則小子者其名也卽位四年不得以米除喪爲例明矣意或曲沃武公以其年幼爲之名以虐之豈得爲僭禮記之文有雜取三代遺制約略爲之說者此經所



述與周禮及春秋義例不必盡同此經云除喪春秋或斷以既葬或斷以改元疑三代典禮固有參差記禮者折衷以取義所云予小子與生名之死名之各爲一義予小子若願命之稱予末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則昭二十二年景王崩春秋於悼王書王猛其卒書王子猛卒書名而繫之王正其爲君也書王子卒未卽位也三者有自稱有書史之稱固不當混而爲一也康王之謚劉則生亦自名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孔疏引鄭檀弓注舜三夫人夏因而廣之增九嬪殷增二十七世婦周增八十一女御又引鄭周禮九嬪注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

禮二

七

當一夕后當一夕尊者宜先卑者宜後十五日而徧嵩燾案周禮九嬪世婦女御皆不言數鄭注世婦云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缺疑天子三公不備官周禮之卿卽上大夫也不必公卿大夫之實備其數則三夫人九嬪以三相而亦正不必其人之備而數之適均矣虞書嬪于虞詩大雅曰嬪于京是嬪者婦人之通稱天子之禮數以九爲節數極於九九嬪者數之極也春秋莊十九年公羊傳諸侯一聘九女而何休公羊隱元年傳注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所謂九女者一夫人二媵各從姪娣二人則天子一娶十二女一后二媵各從姪娣三

人九嬪卽姪娣之屬一后及左右二媵稱三夫人合之則十二人周禮漿人供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掌客夫人致禮玉人諸侯以致夫人夫人以勞諸侯鄭注掌客云夫人王后也三夫人宜統王后言之古者天子諸侯一娶而媵妾皆備安得別求三夫人九嬪以備其數乎周禮九嬪各帥其屬以御敘於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似九嬪治宮事世婦治外事皆爲后以下任宮職者所謂內命婦也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祭祀贊世婦而從世婦以弔則宮婢而已內則庶子有有賜者有眾子有賜若世婦之屬眾子若女御之屬可以御敘於君所而不必盡當夕疑世婦分任宮職姪娣之屬皆可爲之以分則嬪爲尊以職則世婦爲重周禮序世婦

禮二

末

於九嬪之下而此序之上者義各有所取也案周禮春官世婦四人中士八人鄭引漢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爲禮而所職與天官世婦正同疑世婦領於宗伯而兼屬之太宰周禮固云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其非卿大夫士之職明矣內宰治內外命婦正其服位凡有命卽有數昏義三夫人以下視公卿大夫士之等數所謂正其服位者卽此疑春官詳世婦之數不及九嬪女御而官職列爲三等必此九嬪女御鄭氏泥於昏義之文牽合諸經以曲證其說殆誣禮御言之鄭氏泥於昏義之文牽合諸經以曲證其說殆誣禮之尤者矣

天子建天官

嵩燾案鄭注於此四節並云此殷時制也據虞書命官義和爲首而司徒司空秩宗已同周制共工掌工事別爲一官禹貢底慎財賦總於六府左傳載少皞氏紀官治歷最詳其言五鳩鳩民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事與此經正同又云五雉



爲五工正則虞書其工所由仿也馬氏通考言陶唐以前命官詳於天事虞夏以後命官詳於民事而自三代以上工事並重其時制器以利民用主之自有司掌之洪範敘禹之治疇曰八政以食統六府以貨統六材以祀統六典其餘五者五官之所掌也虞書義和主四時四嶽主方嶽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楚語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上世命官皆取法天地而以天地四時分命六官實昉始於周經言天子建天官蓋周制也記禮者綜古今之宜上察天道下究民事合三代典禮以求其精義之所在而舉大宗之屬隸之天官推本虞書欽若昊天之意以事天其義精矣杜氏通典援鄭注据此以爲殷制孔子固

禮二

尤

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春秋紀宋事及官無與此經合者此當原本周官而總括歷代之制以爲折衷之論蓋論議之文非紀述之文也以爲殷制竊恐未然

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

鄭注貢功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周禮太宰歲終令百官府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焉燾案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是九服之貢太宰主之而司徒制地貢司馬施貢分職太宰之屬職貢事者曰太府曰內府曰司會其餘司馬之屬則職方氏制貢各以所有司寇之屬則大行人掌五服之貢物而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者居中馭外制九貢以會四方之計而總司於五官所以整齊天下

以奉一王之大法尤莫嚴於此但以歲終考百官之成言之則猶末也五官之長鄭注謂爲三公孔疏三公無職故不在五官之中據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春秋隱五年公羊傳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尙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王氏肅云畢公代周公主東諸侯而春秋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爲太宰鄭注顧命畢公入爲司馬孔傳亦云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周制六官分治鄭氏所謂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是也五官之長曰伯言五官長諸侯者謂之伯何嘗不在五官之中哉春秋隱十一年左傳許太岳之允襄十四年左傳諸戎四嶽之裔胄杜注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詩崧高傳堯時姜

禮二

幸

氏爲四伯於周則有甫申齊許而鄭語述史伯之言姜伯夷之後也史記齊世家其先祖嘗爲四嶽索隱引譙周云炎帝之裔伯夷之後虞書伯夷爲秩宗當主東嶽太嶽者東嶽也是唐虞四嶽亦兼官史記黃帝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唐虞爲四嶽殷周又爲二伯經意以五官制諸侯之貢又於五官之中置二伯使長諸侯以明內外相制大小相維之義孔疏疑未能詳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

鄭注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燾案周禮太宰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鄭注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



一第 701 月 無 何 四 五 合 事 卷 一 片 人 下

牧所謂八命作牧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西伯戡黎鄭以爲雍州伯王逸注楚詞亦云文王爲雍州牧皆據周禮八命作牧九命作伯爲訓鄭注太宰牧以地得民長以貴得民云牧州長也長諸侯也然周禮於牧言地自據有國者言之於長言貴則六官之長也施典邦國而建其牧施則都鄙而建其長長不得爲諸侯明矣虞書輯五瑞觀四岳羣牧王制但言覲諸侯羣牧者四方之諸侯也各有方岳以領之虞書十二牧統舉十二州爲義非謂四岳之下別有十二牧以領諸侯也王制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後世以一王臨御天下大小相維宜有如此三代建國無此制王制以意擬之耳

禮二

主

以經義求之五官之長曰伯於外曰公九州之長曰牧於外曰侯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庶方小侯曰某人四者蓋皆春秋例也桓八年蔡公來僖九年會宰周公於葵邱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羊傳天子之爲政者也穀梁傳天子之宰通於四海蓋周盛時周召分陝以長諸侯實爲二伯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道訓諸侯者命魯孝公於夷宮韋昭注命爲侯伯其後平王錫文侯命及僖二十八年冊命晉侯爲侯伯侯國大者自爲伯以天子之命臨之而固不得爲公惟天子之宰謂之公則五官之長也覲禮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邦曰叔父異姓曰叔舅以國大小爲次而此繫之五官之長曰伯命爲伯者必大國其義一也

九州之長皆侯國也周制惟宋承殷後稱公其餘大國爲侯經言九州之長言極九州之地有土之君皆長也不必一州一長書立政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鄭注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王氏肅云牧者諸侯之長也孔傳牧牧民九州之伯取義略同然立政言文王罔敢兼於庶言庶獄庶政惟有司之牧夫豈文王亦立九州之牧耶立政又云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呂刑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孔傳立政典獄謂諸侯也經傳所載無以諸侯之長爲牧者牧者爲天子牧民覲於天子謂之羣牧鄭據王制八州八伯之文以當州牧是則諸侯之長曰伯曰牧相連爲文而遂及於夷狄無一語及諸侯之通稱疑經義必不爾蠻夷之君若楚

禮二

主

若吳於春秋爲大國而稱爲子亦春秋例也桓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穀梁傳稱人夷狄之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春秋之例凡書人者微也而小國之君來朝及會盟稱人書史之辭也入天子之國曰某人蓋亦書史之辭經所言皆周制六太五官之屬不得爲殷制益明矣

案下天子不言出諸侯不  
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皆

以發明春  
秋之例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鄭注春朝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嵩壽案周禮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



覲冬見曰遇鄭注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名殊禮異更遞而徧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禮大行人十有二歲王狩巡殷國四方諸侯各以時至其邦畿千里之外六服常朝則五百里侯服歲壹見又五百里甸服二歲壹見又五百里男服三歲壹見又五百里采服四歲壹見又五百里衛服五歲壹見又五百里要服六歲壹見並無四時之異鄭氏合巡狩四方之禮與六服常朝言之乃多有不可通者虞書覲四岳羣牧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岳如初孔傳謂如岱宗未嘗言朝覲異禮四時朝諸侯並云覲亦未嘗言朝覲異名周語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

禮上

禮

貢終王又豈但朝覲之異禮而已疑四時朝覲通言之周公制爲此禮合天下以奉一王之大法大行人以春朝圖事秋覲比功夏宗陳謨冬遇協慮諸侯圖事比功者各以時至小行人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鄭注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圖事陳謨蓋不常有入貢獻功則所同也故亦不必諸侯自至至於巡狩四方朝覲大宗伯所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也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於踐土公朝於王所其冬天王狩於河陽公朝於王所是卽時見禮也左氏傳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史記亦言黃帝合符釜山是之謂殷見四時巡狩與朝覲宗遇之禮自別而六服之以歲見於天子者當並同朝禮又不當以朝覲之禮分別言

之諸侯見天子有朝覲二禮而自分隆殺旅見曰朝曾子問天子諸侯皆在各以特見曰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其方色與其兵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注言諸侯明來朝者周禮大行人廟中將幣其饗食諸禮皆於廟惟朝禮諸侯旅見於朝爾雅釋詁覲見也釋言陪朝也郭注陪位爲朝可以知朝覲二字之旨書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此朝禮也郊特牲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儀禮所載擯與侯氏之辭無旅見之文其受舍於朝分東西明同姓異姓之別而禮辭但稱伯父舉受舍之等以見例耳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周禮司儀合諸侯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掌舍掌王會同之舍爲壇

禮二

禮

地宮棘門則巡狩之禮也明堂位所敘諸侯之次是也案古巡狩朝諸侯方岳周禮通謂之會同覲禮四傳擯明堂位極之四塞之國蓋周公營東都會諸侯於明堂四方諸侯畢至因以爲頒政之所儀禮惟云諸侯覲於天子知朝覲通辭覲者見所謂殷見也也見於天子必北面朝有東面西面而奉圭幣奠再拜稽首皆北面以覲爲文所以明諸侯北面之義也朝覲之禮之異於此經著之諸侯秋獻功見天子上功狀而已故亦名覲注家必以春朝秋覲之文通之於六服歲見及巡狩之禮抵牾多矣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

鄭注及至也卻間也孔疏未及前所期之日及所期之地而忽相見用遇禮相接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其禮間暇故曰



會嵩燾案此經所云春秋之例也隱四年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隱八年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未及期猶言未與爲期凡春秋書遇者皆此例也而左氏傳隱八年云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於犬邱莊三十二年云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遇於梁邱據此則遇亦有期也昭二十二年公羊傳以遇禮相見禮簡而已檀弓周人作會而左氏傳云禹會諸侯塗山又云夏桀爲仍之會會者天子之事也周禮大宗伯時見曰會是也昭三年左氏傳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會盟之及於諸侯周之季世也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如左氏傳隱九年公會齊侯於防謀伐宋十年公會齊

禮二

委

侯鄭伯於中邱爲師期十一年公會鄭伯於邾請伐許桓二年齊侯鄭伯會於鄧始懼楚也曰外爲主者義不繫於其國也邾地明非要地所謂有事而會者有所謀事於其國相交之地期而見也二者皆春秋例也疏引觀遇之禮爲訓已非經旨而云未及期爲遇及期爲會至謂邾地爲間暇殆尤失之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

鄭注若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其注上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云擯者辭也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孔疏於彼云若擯者傳辭於天子稱二伯爲天子之吏玉藻伯曰天子之力臣謂介傳命擯者受辭傳於天子則曰天

子之吏嵩燾案周禮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王命諸侯則擯五官之長卽六卿之兼職爲天子擯以傳命於諸侯曰天子之吏自稱則曰天子之老召誥之戒成王自稱曰予小臣召公時爲二伯未聞於天子前自稱天子之吏者鄭於此以天子之老加之臣某侯某之上尤爲無徵孔疏因謂天子之吏亦當稱名以意傳會經文失之愈遠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

鄭注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嵩燾案鄭注周禮小宗伯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許氏五經異義夏侯陽說類祭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疑此類見正其義陳氏祥道云有事於上帝而非事天之常禮曰類於

禮二

委

上帝有事於社稷宗廟而非祭享之常禮曰類於社稷宗廟經云類見者明非朝覲之常禮也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注引此經極允謂之類見其禮必稍從殺而牲幣皆具比類以行事云爾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鄭注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孔疏祭器衣服不假謂四命大夫若三命以下有田者造而不備上士三命賜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嵩燾案鄭注周禮宰主也冢宰主國家臣主家通謂之宰少牢有司徹禮皆有宰蓋家臣之長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惟卿備百邑鄭注小司徒四井爲



邑方二里四邑爲邱方四里四邱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方十里爲成四甸爲縣縣方二十里百邑之田加於縣三分之一以卿食縣之法推之諸侯之卿四大夫祿下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則下士當食邑不必大夫始有邑士食賦稅也疑經於國君之富言山澤於大夫之富言有宰食力似皆主人力言之襄五年左傳宰庀家器杜注庀具也祭器衣服皆宰司之國君任地利於山澤大夫任采食於宰明富之非外求也周禮巾車服車五乘士乘棧車又云凡良車散車不在等既夕記乘惡車白狗臂蒲蔽貳車白狗攝服又云薦乘車道車臺車鄭注臺猶散也道車以朝夕及燕出入散車以田以鄙玉藻士齊車是士之車亦非獨一棧車而

禮記

車

己鄭注大宗伯一命受職云於子男爲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云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卿之服元冕王之中士亦再命三命受位云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王之上士亦三命四命受器云公之孤得有祭器王之下大夫亦四命於禮無三命賜車馬之文案四命受器若左傳之受屬皆是也自士一廟以上卽當有祭器不宜四命始受也左傳成二年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襄二十六年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路次路自非但乘車之比再命以上皆得賜路鄭注既夕禮以諸侯之下士爲言而已有貳車則謂中士無副車者亦非也巾車言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亦未分別中士言之以車數對明非一車良車散車車數不在等車數備者

爲富也孔疏一以命數定大夫士之富周禮典命明謂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賦其命之數三命四命之等固不待問而始知矣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

鄭注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案燕案五祀相沿有二義月令言祀中霤門行戶竈左傳昭二十九年言社稷五祀屬之五行之官鄭注周禮大宗伯五祀依左氏傳注小祝分禱五祀依月令而一以祭法王立七祀爲斷故其注小祝云王七祀五者司命泰厲出入不以告注王制大夫祭五祀徑以祭法

禮記

祭

諸侯立五祀之文當之注曾子問五祀之祭亦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通中言之而於禮運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云始爲宮室制度則亦不能主祭法七祀爲說案月令臘先祖五祀鄭注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孔疏於彼亦云據殷禮言之若周則七祀附會鄭注全失經旨鄭氏喜立異義諸言五祀者一以祭法之七祀證之宜其抵牾多矣乃遂謂五祀爲殷制竊意七祀之制不別見於經傳而祭法所論廟祀與諸經傳亦多異同或秦世儒者緣飾禮經爲之而其言天子爲羣姓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又各自爲立祀則亦足補禮經之闕周禮小子珥於社稷祈於五祀鄭注珥讀爲岬祈讀爲剗剗者疊禮之事謂始成其宮兆時也五帝五祀皆有宮兆而宮中亦自有四時之祭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



不行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五祀之祭在喪不廢則  
宮中之祀也天子諸侯大夫皆兼五祀而立宮兆與否宜有  
異者既夕禮記行禱於五祀則士亦兼五祀而禮更略鄭注  
博言之士二祀曰五祀者日用出入皆有事焉故曰五祀所  
門曰行亦未然以本事也自天子以下皆歲徧諸經所言可以互證鄭以爲  
殷制於諸言五祀者皆不可通矣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鄭注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孔疏宗子有疾庶子  
代攝可也猶宜告宗子然後祭嵩案大傳庶子不祭明其  
宗也此支子自通大宗小宗之支子言之喪服小記庶子不  
祭祖者明其宗也謂繼禰之小宗不敢祭祖所以明其繼祖

禮二十

卷

之宗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謂非祭禰之小宗亦不敢祭  
禰所以明其繼禰之宗繼祖繼禰之宗以當宗子則皆支子  
也內則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齋而宗敬  
焉終事而後敢私祭私祭者繼禰之宗也富謂大夫有田祿  
而祭所宗之祖必獻牲使宗子主之而已助祭爲大夫得祭  
所宗之祖以大夫之禮祭者大夫也而告於宗子以祭是主  
祭者仍宗子也故曰支子不祭下語正申足上意鄭云宗子  
有故支子當攝而祭攝而祭則固已受命於宗子矣不得更  
有告也案廟制有定而既葬卒哭必立主大宗世奉大宗之  
主小宗各奉其主非宗子宜就祭宗子家所以必告

犬曰羹獻

鄭注羹獻食人之餘也孔疏人食羹餘以與犬犬食之肥可

獻祭於鬼神嵩案禮運腥其俎孰其殺體其犬豕牛羊疏  
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爲七體孰其殺體解而爛之爲二十  
一體凡牲有豚解有體解儀禮無豚解薦腥之文士喪禮特  
豚四髀兩肱脊肺既夕禮羊左胖腸胃肺豕亦如之士虞及  
特牲禮舉肺脊舉幹舉骼舉肩少牢禮升右胖肩臂膊膊  
正脊脰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脊羊豕豕並同皆所謂體解也士  
冠禮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惟鄉飲鄉射牲用狗但云羹定無  
體解合升之文然則犬惟羹食而已案鄉飲酒薦肺醢折  
俎同所以薦肺也祭肺曰羹獻者著其實也鄭注似太迂曲  
亦加於俎餘體皆不薦

梁曰薌其

鄭注其詞也嵩案說文其豆莖也王氏章句通作莖也漢

禮二十

卷

書五行志梁孤其服顏師古注其草似薌廣雅薌梁木稷也  
梁莖高大似薌故亦謂之高梁曰薌其者正以其莖高美而  
名之近程氏瑤田九穀考因月令首種之文以梁當稷以今  
粟當梁稷爲五穀之長謂其色黃主土非以首種爲義梁自  
爲今高粱於經言薌其而可知其所以命名矣似不得爲語  
助詞案釋文正作其而云其音基王  
助詞音期期時也亦於義無取

四足曰漬

鄭注謂相穢汚而死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嵩案今  
公羊傳大漬作大瘠周禮蜡氏掌除骹鄭注故書骹作脊鄭  
司農云脊讀爲漬曲禮四足死者曰漬月令掩骼埋胔骨之  
尚有肉者及禽獸之骨皆是似鄭意骹胔脊漬漬並同一



義說文漬漚也漚久漬也此云相漬汚而死又別一義疑鳥高飛死則降於地獸行地死則陷於淖曰漬明不獨潔也孔疏謂餘者更相染漬而死失之

君命大夫與士肆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鄭注君有命大夫與士展習其事惟就君命所在展習之孔疏先習學所爲事備擬君之所使命之在官則展習言議在官之事命之在府在庫在朝皆然嵩憲案君命所在自不得他及經通大夫與士言之則亦未知所命者大夫耶士耶將有命而兼習之耶似此言君命者通辭如有所董戒教令大夫諸曹之長士則其佐也言與者蓋通肆之諸曹之大夫士各以其職事奉行君之教令官府庫朝彙舉見義楚語旅賁有規官師有典誦訓有諫誓御有箴皆各以其職司對揚君命不敢漫令以廢事亦不敢曠官以承旨也

禮二十

圭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鄭注納女猶致女也婿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嵩憲案士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有禮辭其問名曰敢請女爲誰氏主人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所云備數者卽此備百姓備酒漿備埽灑之辭也左傳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凡納女皆致送士昏亦云饗送者以一獻之禮禮始於謹夫婦齊風不親迎則著詩刺之春秋隱二年紀履

輸來逆女公羊傳云譏始不親迎也春秋之始也似不宜有不親迎而致女之禮辭鄭注失之

禮二十一

圭

禮記質疑卷二終



禮記質疑卷三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檀弓上

檀弓免焉

鄭注故爲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在他邦乃袒免蒿燹案大傳四世而總五世袒免問喪總者其免也是喪服總以上皆免其事以袒免爲文則無服而情有不能已者喪服所謂朋友皆在他邦則袒免是也服窮於總而終之以袒免蓋惟袒免殺同姓也殺於同姓五世喪禮主人括髮袒眾主人免服之親則義賤於朋友矣士喪禮主人括髮袒眾主人免於房奔喪禮自齊衰以下皆免袒喪服小記總小功虞卒哭則免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問喪冠者不肉

禮主

袒故爲之免以代之古人哭皆袒踊免者所以爲袒也齊衰以下自小斂哭皆免五世無服亦免既夕禮商祝免袒執功布袒者必免是實當事亦皆免也喪服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爲在他邦朝夕奠將事皆袒免曰已者無朝夕將事之文也是朋友亦有免義而同姓無不免者姓統諸齊公族有食瑕邱檀城因爲氏姓纂亦云瑕邱魯地衛亦有瑕邱姓統諸六國時齊有檀子望周卿士亦有檀伯達此檀弓則魯人也疑檀氏亦出姬姓於公儀氏爲遠族故援五世袒免之例爲之免以弔之凡弔無不免經云免焉謂檀弓往弔其家也辭之文也注故爲非禮以譏仲子之非恐不可爲訓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

孔疏小斂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賓亦弔於西階小斂之後主人位在阼階下賓於東階下弔也檀弓之來當在小斂前於西階行弔乃趨向門右問於伯子蒿燹案士喪禮卒塗奠燭升自阼階眾主人皆西面於東方喪事大斂於阼殯於客位故既殯而後主人由阼階孔氏以爲小斂後位阼階下者誤儀禮三日成服乃詳主人及賓卽位之次主人卽位門外西面外兄弟在其南賓繼之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拜賓還入門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他國之異爵者門西賓位門東門西皆有之以異國者爲賓朝夕奠皆然先卽位門外而後入是不當事皆在門外鄭注

禮主

公儀蓋魯同姓檀弓去賓位就門之右語最分明蓋賓位門外東面而趨門右以就伯子趨者趨而入也鄭注士冠禮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既夕禮賓出主人送入復位公卿主而致命出主人送於外門外若莫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者聘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告事畢拜送入是喪禮主人卽位東階下弔者若賵若聘有入而將命者有主人出就賓而將命者而主人皆在門內賓皆在門外同姓亦眾主人之列位主孔疏不達鄭義乃以未小斂賓主人皆就人南故在門右西階爲辭失之遠矣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

鄭注季孫夙自見夷人冢墓以爲寢欲文過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孔疏引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達於阿盆成



适後喪並得附葬景公寢中與此同嵩濬案雜記主妾之喪其殯祭不於正室此或季武子有庶子庶婦之喪而殯於正室橫渠以杜氏之葬當爲杜氏之殯良然然謂取其柩以歸合葬未知合葬何所取柩者又誰也語意皆未分明於此經亦多一轉折疑季武子成寢若小宗伯之兆甫窆家人之請度甫窆鄭注度量始窆之處謂始窆也漢舊儀奉常屬有諸廟寢園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續漢書祭祀志諸陵皆有園寢承秦制秦始起寢墓側名陵寢此云成寢秦語也家人掌公墓辨其兆域爲之圖武子蓋自治其兆域而庶婦有請合葬者喪服小記妾附於妾祖姑禮無庶婦合葬之文故曰非古入宮不敢哭者庶子庶孫不當哭於正室也此記季氏

禮三

三

之失禮遂非無所顧也哭於正室視合葬之違禮固爲細矣拜而后稽顙類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

鄭注拜而后稽顙此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此周之喪拜嵩濬案鄭注周禮太祝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據儀禮士喪弔者至主人哭拜稽顙以次至三虞卒哭賓出主人送拜稽顙無先稽顙后拜者蓋周人尙文始赴於君主人命赴者拜送有賓則拜之賓有大夫則特拜之皆先拜以致敬於賓而后稽顙成踊以致哀禮經具詳其文鄭氏反據此以爲殷禮深所未喻因考太祝九拜之文鄭氏已先失其義宜喪拜之多有未詳也太祝之拜四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四者拜之體也振動卽稽顙

杜子春日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哭拜稽顙成踊所以爲振動也吉拜凶拜喪拜奇拜則其用也吉拜若拜稽首拜手稽首再拜稽首稽首再拜凶拜若拜稽顙稽顙拜周禮惟拜稽顙經云稽顙鄭注惟奇拜喪拜肅拜得之餘皆誤而以吉拜凶拜均屬之喪拜則尤誤也雜記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言非爲以喪來弔則是所問所賜皆常禮也惟三年重服不爲之變餘則拜受亦以常禮奔喪禮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拜實尙左手內則凡男拜尙左手尙左手者吉拜也則凶拜當尙右手是亦吉拜凶拜之義也鄭注拜實則尙左手引逸奔喪拜稽顙爲吉拜稽顙拜爲凶拜因推論大功以上爲凶喪小功以下爲吉喪以喪服之輕重分吉凶由誤解周禮九拜之功

禮三

四

文故喪服小記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雖總亦稽顙明非三年之喪無稽顙者大夫弔則總喪亦爲之稽顙以大夫尊而專爲己來弔故重其禮若在喪次則惟主人拜稽顙眾主人無稽顙之文也鄭氏據雜記喪拜吉拜之文謂三年之喪凶拜齊衰不杖以下吉拜因牽合周禮以爲之說亦所不能解矣家語孔子相衛司徒敬子之喪用殷禮曰喪事吾從其質此經所記亦是此意鄭注適得其反耳

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鄭注終身之憂謂念其親無一朝之患謂毀不滅性也忌日不用舉吉事嵩濬案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此承亡則弗之忘句爲文而舉忌日以實之忌日之哀終身之



喪所由寄也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疑古有是語記禮者引之以示終身弗忘之意其義則孟子盡之此連無一朝之患爲文非經義所繫也鄭注失之祭義言忌日不用以事言此言忌日不樂以心言不樂謂去琴瑟曲禮士飲酒不樂祭統齊者不樂此經下云縣而不樂子卯不樂弔於人是日不樂凡言不樂者皆謂琴瑟之屬忌日不樂仍以喪禮處之所謂終身之憂也樂讀如字鄭注不用舉吉事疏云不爲樂事亦恐失之

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

鄭注欲有所就而問之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己欲發問端也慎當爲引殯引飾棺以轉葬引飾棺以柳襲孔子是時

禮三

五

以殯引不以葬引嵩癸案此云殯非大夫士三日而殯之殯蓋葬之淺者杜注襄十一年左傳五父之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昭八年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此當在魯城外殯於五父之衢謂臨大道以便括也雜記君殯用輜大夫殯以輜士殯塗上帷之無用引者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道其輜有褻緇布裳帷言載喪車非殯車也不得爲殯引之證義疏引孔叢子此說出於魏臣李由之對魏王謂當時已斥其造謗誣聖不足據檀弓所記多非事實於孔氏尤多誣誕注家又竝檀弓之意失之其說乃益支離矣

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鄭注曼父之母與徵在爲鄰相善嵩癸案史記孔子生魯昌

平鄉耶邑卽叔梁父所治之鄉邑也在曲阜東南而史記敘其先曰防叔索隱引家語云防叔畏華氏之偪奔魯闕里志稱其仕魯爲防大夫左傳襄十七年齊高厚圍臧紇於防耶叔紇送臧孫如師而復守防疑防叔所治邑卽此叔梁爲鄉大夫而防猶其宗邑故與臧氏守防經云合葬於防蓋自防叔以下竝葬防實孔氏之私地域也五父之衢爲叔梁殯地其時孔子甫三歲而孟皮廢足不能遠葬權葬於此歲久而遂疑叔梁葬於五父之衢所謂不知其墓言不知叔梁之墓之爲葬與殯也案杜注左傳五父之衢在魯國東南耶邑亦魯東南地相距當不遠而史記云叔梁死葬於防山在魯東孔子疑其父墓處誤讀檀弓而又以防爲山括地志乃據魯東山當之其承誤實始自史公也下云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曲

禮三

六

盡前後情事意謂防叔伯夏兩世葬防叔梁不於防而於五父之衢孔子亦心疑之慎者謂審知其事也既審知其事又得耶曼父之母問以證之曼父耶人其母年長矣親見叔梁之殯此孔子因啟叔梁之柩而合葬於防案周禮墓大夫令後死者合食於先祖故稱葬亦爲合葬經但云合葬竝不及顏母之喪疑所謂少孤者父母皆早卒史記所傳恐不足據經義分明鄭注自爲迂曲之辭以誣聖人集說從而辨之竝文義亦失之矣案左傳所載凡有二防隱九年會齊侯於防南者誤隱十年取防則宋地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有西防城地在魯西故名西防隱八年鄭人來歸防爲鄭助祭泰山湯沐之邑杜注在瑯琊費縣東南似誤合防爲一其地當近泰山亦不得遠出瑯琊東南也

周人牆置晏

鄭注牆柳衣也嵩癸案既夕記巾奠乃牆謂載柩於車舉奠



畢乃施帷荒也鄭注即本於此據禮器天子七月葬五重八  
綦諸侯五月葬三重六綦大夫三月葬再重四綦是綦本飾  
葬之具喪大記飾棺君龍帷黼綦二黻綦二畫綦二大夫畫  
帷黻綦二畫綦二士布帷畫綦二則柩車帷旁亦置綦而帷  
荒之屬不寔惟綦寔說文牆垣蔽也凡蔽於外者皆可假借  
爲牆經連瓦棺堅周棺梓言之所以飾葬也天子棺五重諸  
侯三重大夫再重通梓言之案此經下云天子之棺四重革  
棺梓以端禮器云凡葬皆置綦梓外此言牆者梓也鄭據以  
五重自兼梓爲言爲柩車之飾與上瓦棺堅周棺梓之文似不相屬案鄭注喪  
禮以木爲棺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柄長五尺  
或穿樹於墳中棺弓日周人牆置綦較此注爲得其實  
布幕衛也綦幕魯也

禮三

七

鄭注幕所以覆棺上也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嵩案雜記綦  
布裳帷素錦以爲屋鄭注屋其中小帳覆棺者喪大記謂  
之素錦緒蓋專爲柩車載路而設周禮幕人大喪共帷幕常  
綦鄭注帷以帷堂或與幙張之於庭掌次又云凡喪王張常  
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鄭注張常柩上承塵此經下  
云君於士有賜常鄭注常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  
殯而注天子殯鼓塗龍輅以梓加斧於棺上云斧謂之黼以  
刺繡於綦幕加梓以覆棺疑經所謂鼓塗以梓加斧梓上者  
綦有梓殯則鼓塗以象梓葬有綦殯則加斧梓上以象綦與  
綦幕無異覆棺惟在車爲然自大夫以上皆素錦緒亦無用  
布者鄭注幕人帷幕皆以布爲之帷常皆以綦爲之此云幕

者即掌次之帝也施之於殯哭泣齊斬饋粥皆在殯之儀馬  
氏賾孟云三者所以自致由庶人達於天子無加損焉至於  
幕布之飾得以隆殺此魯衛所以有綦布之辨也最合經旨  
爾雅釋天繡帛綦練旒九說文繡旌旗之游也爾雅以正幅  
爲繡繡蓋通帛爲之而旁有旒周禮帷幕幄常皆有綦所  
以爲飾也經意布幕繡幕皆末也隆殺惟所施衛多沿殷俗  
之舊方氏慙以布幕爲殷禮意亦近之鄭氏以爲天子諸侯  
之辨尤恐無據

末之卜也

鄭注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而又云縣卜皆氏也嵩案  
以氏稱人於古未聞死者縣責公所責者卜國亦恐不免歧

禮三

八

左周禮太卜作龜之八命一曰征左氏春秋傳桓十一年楚  
敗鄖師於蒲騷莫敖曰卜之定十七年吳伐楚卜戰不吉哀  
二年晉趙鞅禦齊卜戰龜焦哀六年楚子救陳卜戰不吉卜  
退不吉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哀十年趙鞅伐齊大夫請卜  
之哀二十三年荀瑶伐齊知武子請卜是古人行師一皆決  
之於卜僖十五年卜右慶鄭吉哀十七年楚將取陳麥卜帥  
十八年巴人伐楚卜帥此云末之卜也蓋公倉卒從公子偃  
以擊宋人未及卜戰并御與右亦未及卜所以深責縣責卜  
國之意也鄭注但以爲責卜國恐未然案左傳莊十年公敗  
事莊九年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  
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杜注秦梁二子公御  
及戎右也與此所敘情事正合左傳以爲被  
獲而此云死名氏又各不同則傳聞之異也



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鄭注誅其赴敵之功以爲諡周雖以士爲爵猶無諡也殷大夫以上爲爵焉肅案周禮太宰爵以馭其貴鄭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廣韻爵量也量其職盡其才白虎通義爵盡也所以盡人才王制王者之制祿爵鄭注爵秩次也疑爵者通言之無周以士爲爵殷大夫以上爲爵之分而諡與誅又各異周禮太祝作六辭六曰誅鄭注引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誅之而云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似誅者累其行讀之無錫命周禮太史大喪遺之日讀誅小喪賜諡鄭注小喪卿大夫也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誅是誅通於天子太史掌之卿大夫之誅小史掌之鄭併誅與諡爲一非也

禮三

九

注誅其行以爲諡曰尼父者因其字以爲之諡孔疏強爲之說曰尼諡也並混誅與諡爲一

華而脫大夫之簀與

鄭注華畫也簀謂牀第也脫說者謂刮其節目字或爲刮嵩肅案爾雅釋器簀謂之第郭注牀版也說文簀牀第也第簀也士喪禮設牀第衽下莞上簀浴禮第鄭注禮袒也袒簀去席是簀本爲牀棧與簀席實別而史記范雎傳雎佯死而卷以簀索隱簀謂葦荻之薄也小雅鄭箋竹葦曰簀陳氏集說因訓簀爲簀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有朝席有饗席有祭席而寢席無聞鄭注纁席削蒲莢展之編以五采疑此云華而脫者纁席也司几筵諸侯酢席及筵國賓皆莞筵加纁席王席又加次席則大夫禮席得專用纁席可知說文

睥大目也徐鉉本睥下有睥字云睥或從完詩邶風毛傳睥睨好貌故孔疏於此云睥睨然好疑纁席編以五采則織文相交處如目之相比顯見於外故曰華而脫衛風毛傳簀積也積蒲莢與竹爲之故席亦通名爲簀鄭注云牀第者非也於簀言華則亦不止刮削節目而已開傳齊衰之喪芻剪不納是惟喪席不加刮削不當更以刮削節目爲言也記禮者引此見聖賢死生之際猶一謹於禮無所遷就正不必辨其事之誠然否也

魯婦人之屨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

鄭注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筴無首素總焉肅案周禮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

禮三

十

衰爲大夫士疑衰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似錫衰非但弔服而已大夫爲大夫妻乃專用以弔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儀禮喪服記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知大夫以上弔服皆錫衰

周禮世婦掌弔臨於凡命婦其衣服及喪衰是內命婦有相爲弔之禮喪服記所謂命婦者內命婦也言弔則知內命婦皆無服大夫

之有本服者仍各服其服士之相弔朋友而已喪服記朋友麻則弔亦當以麻鄭氏乃謂士以總衰爲喪服疑衰爲弔服分言似誤又推其例於士之妻周禮以錫衰疑衰爲天子服公卿大夫士之等非以爲大夫士弔服之等士妻內外宗親各有其服屨而弔爲親近也安得專有疑衰爲士妻之制哉



喪服記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髮卒哭子折笄首布總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惡笄云有首者異於衰三年之箭笄也案喪服記布總箭笄衰三年箭笄謂其形似箭無笄首鄭注訓箭爲卒哭子折笄首謂仍象笄而去其首又異於惡笄也惡笄之有首者吉笄之無首者蓋皆齊衰之笄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凡弔弁服而加環經則婦人弔當吉笄而加素總未聞以弔服而折笄首者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而弔哭不亦虛乎是既練而猶不弔也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期之喪練則弔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不聽事功衰弔待事於執事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婦人之髮蓋喪服之重者不得與於

禮三

士

弔經云髮而弔明死者之眾而弔之速也鄭注徒以弔服爲言恐非經旨

南宮縚

鄭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朱子論語集註因之云南宮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設敬叔孟懿子之兄也史記南宮适字子容索隱云家語作南宮縚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世本仲孫獲生南宮縚蓋皆以南宮與南宮敬叔爲一人漢書人物表列南宮三等南宮敬叔四等顏師古注於南宮云南宮縚字子容於南宮敬叔云南宮适又分适縚爲二人案論語南宮再見南宮适一見並記者之詞而名字互出疑係兩人古字多假借聲形相近皆可互通氏江氏段氏考定古音兒皆二字同出一部故疑南宮适與南宮縚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

尼家語並詳其事而論語無敬叔名意适說字本通論語之南宮适即敬叔也自世本合适縚爲一人於是南宮适之名遂屬之據左傳昭七年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是敬叔名說一作閱亦孔門弟子而史記家語皆不列其名案昭十一年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於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邱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敬叔當爲懿子之弟韋昭注國語云敬叔懿子弟南宮閱也朱子謂爲懿敬叔自爲仲孫氏以居南宮故亦稱南宮敬叔子之兄亦誤而南宮之爲氏見於周書甚繁君夷有南宮括順命有南宮毛逸周書武王時有南宮忽南宮伯達左傳昭二十三年南宮極二十四年南宮嚳爲周之南宮氏莊十一年南宮長萬十二年南宮牛爲宋之南宮氏王肅注論語南宮魯人孔安國亦云魯人則魯亦當有南宮氏說苑魯穆公時尙有南宮

禮三

士

邊子與敬仲之居南宮者自別五代馮繼先春秋名號歸一圖稱仲孫閱即南宮敬叔縚子之子不及适縚自勝舊說而南宮自名縚近世夏宏基弟子傳略辨正定适縚爲一人字子容仲孫閱爲一人字敬叔王肅注論語亦云名縚字子容适或爲說或爲縚聲之轉或別爲一人則所不可知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鄭注議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紃縞冠素紕蒿屨案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士虞記中月而禫中月者當祥月也此經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所云既祥者據禫言之開傳禫而縞無所不佩方言縞帛之細者謂之縞鄭注黑經白緯曰縞舊說縞冠者采纓也士冠禮縞布冠青組纓皮弁



爵弁緇組纓鄭注問傳再期大祥素縗麻衣云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無采飾也雜記除殯之喪其祭也必元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縗冠除喪之祭即祥祭也祥而朝服深衣已即吉矣鄭注除殯喪元端黃裳於成人爲釋禫之服案朝服所異者似禫冠采纓其得用組纓宜矣而周禮屨人有赤舄黑舄素屨士冠禮有黑屨白屨纁屨不詳其爲絲爲布鄭司農注屨人赤纁黃纁云以赤黃之絲爲下緣緣用絲則屨亦絲案士冠禮屨夏葛冬皮屨可也舉冬夏以明屨之異制餘屨皆絲也表服傳齊衰杖屨屨不杖麻屨凡深衣無緣曰麻衣麻屨亦無緣屨人之素屨則絲屨之無緣者互證之自明孔疏乃據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屨云絲屨者此絲屨爲之屬其誤甚矣絲屨組纓蓋即緇布冠元端之類所謂禫服也此謂既祥後兼用禫服非議有子之失禮疑絲屨猶當去

禮三

圭

飾以別於純吉疏申鄭義以絲當紃纁之屬者誤也

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鄭注齊太公受封留爲太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嵩燾案史記齊世家太公子丁公呂伋丁公子乙公得乙公子癸公慈母癸公子哀公不辰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立其弟胡公靜徙都薄姑是自太公以下都營邱者凡五世周書顧命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傳稱伋爲天子虎賁氏而齊自丁公乙公癸公三世皆無諡疑太公後當世爲虎賁位下大夫不其顯至哀公被誅於周因亦葬周此必當時傳聞太公有五世葬周之事記禮者因以意擬之鄭氏遂謂子孫不忍離非也顧氏日知錄辨此甚詳而引水經注淄水下

有胡公陵胡公太公元孫未嘗反葬於周則亦未知胡公之上有哀公足爲五世葬周之證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

孔疏伯魚母出期而猶哭故夫子怪之嵩燾案橫渠張氏以爲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言出妻者非年譜哀公十年夫人軒官氏卒案漢禮器碑云軒官氏配在安樂里案據辨云家語賢傳孔子娶於宋之軒官氏通志氏族略引白衰魯先語亦作元官姓譜別有元氏而軒官氏或省作元官氏明刊家語誤孔庭纂要哀公十六年六月初九日葬夫子魯城北泗上與夫人軒官氏合葬水經注夫子故宅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夫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家語稱孔子十九歲娶軒官氏哀公十年軒官氏卒

禮三

古

距孔子卒七年而合墓於泗上安得有出妻之事經言期而猶哭統期以後祥禫之祭言也正據儀禮父在爲母期言之服除則不哭矣鄭注未詳其義疏乃據以爲出母於此經前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亦引伯魚之母被出爲證案近世引豐城甘氏四書類典云叔梁父初娶施氏無子家語後序所謂叔梁公出妻是也其後施氏卒夫子爲之服期經云子出母非謂令伯魚爲出母服也集說亦不知辨而仍之誣謬甚矣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鄭注見曾元之辭易贊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嵩燾案鄭意似謂曾子之遺命然也據士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間少西爲塗於西牆下淅米於堂煮潘於塗棄湏濯於坎鄭注



所謂重死事是也。曾子蓋貧甚，不能備物浴於爨室，謂煮所浴之滄於爨室，不爲塗也。喪大記：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甸人爲塗，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爨之。管人授御者沐，禮文甚繁。曾元居曾子之喪，容有不能備禮者，以爨室供沐事，一以生道事之，而非薄於爲親也。記禮者無貶辭，注家以爲非禮誤。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

鄭注：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嵩齋案：以經義求之，似凡哭皆爲位。伯高死，赴於孔子，孔子哭，諸賜氏而命子貢爲之主，爲主則爲位，以受弔喪服。小記：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是

禮三

主

亦爲位也。奔喪云：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爲位，不奠。凡哭無不爲位者。喪服傳：婦人小功女子適人者爲眾，昆弟大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期，嫂叔無服。妻之昆弟亦無服。婦人倡踊以妻之爲小功大功者當爲之主，雖無服而可以情推之以哭。諸其位也，此爲在遠聞喪言之凡喪之輕者，斷自小功下云。小功不稅禮有明文。此云小功不爲位，則亦禮文所未有也。記禮者因更引無服之爲位者以明之。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蓋以其情重於其服也。疏於子思之嫂引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或其兄早死，二子相承，惟存一人，故得有嫂家語。孔弗字子蔑，孔子兄孟

皮之子。史記作孔忠，孔忠子璇，子思之嫂爲同曾祖兄弟之妻，意或子思仕衛而聞嫂喪，緣情以爲之禮而不嫌其過也。鄭注似未達經旨。

古者冠緇縫，今也衿縫。

鄭注：今冠衿縫以其辟積多，孔疏：直縫者辟積少，故一前，後直縫之。今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緇而並橫縫之。嵩齋案：續漢書與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後卑，銳當猶係周之遺制。禮圖並多作緇縫，蓋古布帛之幅二尺二寸，緇縫者連一幅布爲廣狹之節，爾雅釋器：繩之謂之緇，之郭注：緇者約束之，卽此緇縫之義。衿縫則橫幅爲之，可以加緇爲飾，是以橫縫有辟積，緇縫並無辟積。鄭注：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語簡而盡。疏申鄭義以爲直縫辟積少，又以今冠下復直縫多作緇，而又橫縫之，是謂加橫縫於直縫之上也。於鄭注亦爲忤矣。

禮三

主

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

孔疏：此殷禮，周則兄弟哭於寢，故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無殯當哭諸正寢。師哭於廟門外，故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鄭答趙商之問亦以爲然。嵩齋案：春秋襄十二年左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故哭父之黨於廟，親親之義也。而經數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有殯聞外喪，哭於他室，蓋凡哭必爲位，以受弔重喪在殯不



得於廟受弔故惟哭之他室孔疏於此申其義云無殯當哭諸正寢恐非經旨寢所私也凡於已有私恩則哭於寢母妻之黨與所師皆私恩也尊師以抗之親則於廟門外盡己之私則於寢自防叔奔魯三世而叔梁仕魯屢與於師聖人自以羈旅之臣尊事父友以章其志而明禮之等所以爲精義之學也孔疏一以殷禮當之非所謂達於禮者矣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孔疏此論子夏恩隆於子之事嵩燾案子夏喪明事自王充論衡已嘗其虛妄據家語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當敬王之四十一年子夏年二十九年譜稱威烈王元年魏文侯立受子夏經上距孔子之卒五十四年子夏年已八十有

禮三

七

三矣史記六國表文侯卽位十四年受子夏經若然則子夏且及百歲退老西河不知何時大約因文侯師事而其名益著年譜載曾子卒當考王六年年七十一下距文侯之立十有一年而以退老西河責子夏亦曠遠不相及矣近當塗夏氏著檀弓辨誣謂其言不類曾子語氣允矣而未一論及此要之檀弓一書多假借春秋時事以爲之辭不必言之果信而有徵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甯無衰

鄭注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應法度嵩燾案黃氏幹引左傳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物謂哀戚心貌之實足以稱其服黃氏之言是也而物自

爲升縷長短制度之數所以求當於物者則心貌之實也間傳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所謂當物也下文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蓋喪服之制如此亦使人因文以生其情而求稱於物也鄭注分析言之恐誤案齊衰不曲禮有喪者專席而坐意鄭注邊偏倚也孔疏喪服宜敬坐起必正又曰齊衰不邊坐大功可也並誤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鄭注彈琴以散哀也嵩燾案鄭注士虞記期而小祥引此是鄭意以饋祥肉爲小祥然禮於期言練再期言祥析言之爲大祥小祥專言祥則再期也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祥而除喪可以鼓琴矣聖人之於顏淵其哀有不能忘者受顏淵之祥肉而心有動焉乃彈琴以理

禮三

大

之所以自調其中和之節也記曰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祥而彈琴正以喪子之義處之吳氏澄云彈琴常事此彈琴適在受祥肉之後故記者云然殆誤也

設崇殷也

鄭注崇牙旌旗飾嵩燾案詩崇牙樹羽所以飾虞大雅疏以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司常九旗之制無云崇牙者明堂位兩言崇牙其一龔虞飾承上夏后氏之龍龔虞言其一旌旗飾承上有虞氏之綏言鄭注一云刻木爲之一云刻綰爲之爾雅釋天素錦綢杠纁帛繅練旒九鄭注周禮巾車正幅爲繅旒則屬焉旒旒同字卽旌旗旁之刻綰爲飾者也考工記龍旂九旒鳥旒七旒熊旗六旒龜蛇四旒旒皆有



數漢以後旌旗旁之飾刻綰如齒無數卽古旒之遺制鄭據以釋崇牙恐誤說文崇巍高也龔虞之崇牙加之業上故曰崇詩廣業維權毛傳權崇牙也權崇音近牙者其形也刻綰旌旗旁不當名崇牙以牙取義而去牙言崇亦不辨爲何物王氏章句崇牙旒端橫木以張旒者刻爲齟齬高出與龔虞之崇牙同三代儀物皆相沿加飾據爾雅周制旌旗亦綢練張旒之崇牙並宜通用之經云夏殷原其始也孔子仕魯攝卿喪禮當從周制記禮者因三代之遺侈爲之辭耳

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駁士也

鄭注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似今蛇文畫嵩齋案喪大記諸侯大夫素錦褚士褚不詳素錦有織文丹質

禮三

左

無文蓋殷尙質蟻結四隅謂縫合四隅而結之如蟻行有行列吳都賦重城結隅言郭郭周市四隅保而固之魯靈光殿賦懸棟結阿亦言四垂完密若蟻結爲畫文而專施之四隅爲無名矣書顧命麻冕蟻裳傳謂蟻裳元色是蟻亦色也古棺外加衽束故須有褚幕覆其上四隅縫合宜加組紃雜記亦謂之素錦屋鄭以畫文釋之恐未然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鄭注銘明旌也此經公西赤爲志公明儀爲志鄭注志謂章識實後世志銘所由仿

羣居則經出則否

鄭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嵩齋案喪服記朋友麻鄭注朋友相爲服總之經帶而引

禮三

左

此經羣居則經出則否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又云凡見人雖朝於君無免經惟公門有脫齊衰大夫相爲錫衰而經惟當事齊衰以下服入公門脫之而經不除皆謂服輕而經重朋友之麻猶大夫之相爲錫衰無以經居者又羣居惟弟子之從師有之朋友相爲不得言羣居禮不爲師制服而此經發其例云羣居則經出則否羣居者師死而弟子相守以服習其教爲之制服以報之孔子之喪經而出則所謂見人無免經者同於事親之禮也二語發凡起例之辭而與上連文注家遂平列釋之禮記之文多類此者如曲禮尸必式乘必以几郊特牲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喪服小記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皆緣上文而發明其義例別引一說以取證鄭注於此云七十二弟子相爲服失之

主人既祖塋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

鄭注塋池當爲奠徹奠徹謂徹遺奠設祖奠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反之而又降婦人欲矜賓於此婦人嵩齋案既夕禮有司請祖期商祝飾柩一池設披屬引商祝御柩乃祖婦人降卽位於階間乃奠鄭注是之謂祖奠在葬前一日鄭意以飾柩縣池在祖奠前經云既祖因改塋池爲奠徹而遂以屬之明日謂徹遺奠重設祖奠其釋降婦人言婦人避之升堂而又降以爲矜賓於此婦人並於經文多一轉折孔疏遂謂行禮爲行遺奠禮既夕記祖還車不易



位鄭注乃祖云還柩鄉外其注正柩兩楹間云是時柩北首如初如殯宮時古人葬皆北首殯及還柩於祖亦北首惟柩車行南首以達於墳故於此還車鄉外既夕記云不易位又云納車於階間蓋由兩楹間還柩即達之階間經云既祖蓋始還車時也左還布席乃奠又由階間而達之庭案孔疏下間乘蜃車載訖還柩向外謂之祖據士喪禮掘碑見枉升棺用軸既夕禮遷於祖用軸以下但云還車並無易車之文蓋古棺入于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故殯用輜車以訖於葬爲棺重不能改載故也既夕禮飾柩有池有紐有齊三采有披有引皆所以飾葬車經不云飾車經意謂既還柩則首鄉外不能受弔故仍推柩反之以俟賓雜記魚躍拂池下有振容柩行則魚躍經云填池謂車還池動稍引而定之填鎮字通以志還車之容也既祖婦人降於階間賓升自階婦人遂

禮三

圭

降階下以避賓升既夕禮既奠請葬期賓賄若奠若賄若贈皆當於庭無爲反柩以受弔知此云既祖者始還車而又反之倉卒受弔當時情事畢具安得如鄭注所云之繁累也檀弓之文多非事實注家又更以意擬之以重其証證之禮經而固知其不然矣

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

鄭注爲之重服以譏之疏云牡麻絞經與齊衰經同嵩燹案喪服傳朋友麻鄭注服總之經帶而喪服自總以上皆牡麻經惟斬衰其經絞帶疏於此云牡麻絞經與齊衰同未詳所據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經服鄭注素弁而加環經亦牡麻經也子游蓋以朋友之服臨之故曰禮也何爲而有齊衰之重

服哉喪服斬衰傳爲君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又云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降於貴臣之絞帶管屨也子游若以諸臣之服服之又不止於齊衰也疑注所云重服以譏之爲非事實其注諸臣之位云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士喪禮大夫卽位於門外西面外兄弟在其南賓繼之鄭注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似喪位以服爲次諸臣之服隆於外兄弟當次主人之後子游以惠子之喪不立適子爲喪主則諸臣皆可爲之主故進於主人之次以諷切之鄭注反以爲在賓後似於禮無徵案喪大記子坐於東方卿是國君之卿大夫位父兄子姓之上又云君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主人主婦室老皆杖是大夫之室老與主人同而子游趨就諸臣之位反去客位下服不得反位賓後明矣

禮三

圭

是又引而自遠不足示諷切之意疑鄭注失之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

鄭注待於廟受弔不迎賓疏引雜記既祥雖不當編者必編注謂有以喪事贈賄來者雜記爲重來者故編冠此經始來者故練冠推此而言禭後始來弔者則著祥冠若禭後更來有事則著禭服士喪禮始死爲君命出小斂以後爲大夫出是有受弔迎賓今以除服受弔故不迎賓嵩燹案既夕禮請葬期公賄主人迎於廟門外賓賄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是自君使至敵者皆出迎而士喪禮小斂奠有禭者主人待于位既祖奠賄則出門左似始喪迎賓之禮殺於殯葬以後其平時相見無不出迎者士喪禮敵則先拜他國之賓他國



之賓禮宜加隆經云待於廟蓋於廟受弔而先至以俟弔者與士喪禮之云待於位者自別安在其不出迎也疏云除服受弔不迎賓尤爲無微雜記祥而外無哭者禮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祥而縞冠除服卽吉不當受弔故爲之深衣練冠深衣吉服練冠則猶始期之喪冠也子游故以爲中禮案記既祥雖不當縞必縞然後反服經云既祥有謂禭前者有並禭吉之者祥而練冠禭而絰冠吉祭而後反常服雜記之言既祥蓋祥而猶未反常服也不當縞則禭而絰冠矣或有事而告則猶縞冠將事以爲喪服之餘也鄭注一以受弔言之而引此經以爲三年問云稱情以立文受弔而有哀泣弔重弔之分大誤

失經旨

學者行之

禮三

重

鄭注學於孔子者行之倣殷禮嵩燹案鄭意專承上殷道以經義求之當兼承上周道殷道二節之義其云經也者實也爲一章之關鍵周尙文名者文之所由起也敬長尊賢文之用也至於死喪之戚必有哀痛之實以行之文也不如其實也殷尙質哀痛之至不能爲文則宗廟宮室掘之毀之而不恤學者行之蓋欲學者損益質文之中因事以制宜而自縉其性情之用豈謂掘中甬而浴毀竈以綴足躡宗以行惟是之學孔子哉士喪禮一書賓弔者皆拜出皆拜送大夫則特拜之賓有禭有賵有賻有賵有反哭之弔從事於賓爲多聖人於喪禮誠有取於殷焉記禮者兼舉周道殷道而以學者行之深致其斟酌典禮之意鄭注於此似未曙然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

鄭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嵩燹案鄭意據下叔仲皮學子柳爲說而訓學爲教謂叔仲皮教其子柳據孟子魯繆公時公儀子爲相子柳子思爲臣又云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柳卽泄柳蓋魯人也孟子又云泄柳閉門而不納趙岐注但云賢者不云魯公族叔牙孫叔仲彭生文十八年爲襄仲所殺立叔仲氏亦叔孫氏之族也史記稱魯悼公時三桓盛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其時距繆公不遠叔仲皮爲公族強盛而子柳閉門以拒繆公似公族之賢者不當有此此經所記子柳貧而守禮當爲魯人之賢而隱者鄭以爲叔仲皮之子非也

案史記顏辛字子柳家語云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禮三

重

孟子子柳子思爲臣敘子柳於子思之上當亦聖門弟子下經亦稱顏柳或其人也泄柳與段干木申詳似當爲名與子柳恐非一人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尸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鄭注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子游曰知禮嚙之也嵩燹案士喪禮卒斂主人括髮袒士舉男女奉尸俛於堂卽位襲經於序東是括髮袒在小斂後在奉尸俛於堂之前而奉尸男女竝在事袒而奉尸或嫌已褻武叔奉尸出戶而後袒括髮稍變通行之以小斂畢奉尸將事加幘焉耳故子游謂之知禮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鄭注雞斯讀爲笄纚喪大記小斂袒說髦括髮以麻三日杖是始死去冠小斂乃脫笄纚



而括髮然後襲經相距小斂一日之間無因更加素委貌之冠疑素委貌之冠既殯成服而後施之鄭謂始死冠素委貌冠似亦無徵此投其冠亦但據笄纚之屬言之凡加於首通謂之冠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總鄭注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嵩燹案喪服傳爲從母小功爲舅總從母之夫舅之妻無服二者皆從服也由母而推至母之姊妹母之兄弟大傳所謂屬從從於母之親屬也從母之夫舅之妻又各以其服相屬而不屬之於母則無從推母之親以爲之服喪服傳出妻之子爲母期爲外祖父母無服而引絕族無施服爲義鄭注在旁而

禮三

壹

及曰施族者五服之親也非五服之親而從爲之服則更不旁及禮文廣大可以類通之記禮者因有同爨總之一說而取證禮經所本無之義緣情以爲之辭相爲服者禮無不報也鄭意以禮不爲制服委曲以求合禮文而經旨反有未達矣

喪具君子恥具

鄭注避不懷也嵩燹案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人子之於親思深慮微豫防所闕何云恥哉經云恥具蓋自爲也春秋襄二年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爲櫬襄四年季孫爲已樹六楨蒲圃東門之外此經下云宋桓司馬自爲石槨所謂恥具亦恥自爲喪具而已下云君卽位爲梓歲

一漆之是喪具亦有自爲者要適如制而止不求備也一日二日可爲則子之於親有不忍具而顧自爲之所以爲恥瓦不成味

鄭注味當作沫沫讀也孔疏沫黑光也言瓦器無光澤也嵩燹案說文沫洒面也字亦作頤尙書顧命王乃洮頤水作頤者省耳耳內則頤潘請讀玉藻沐稷讀梁作讀並荒內切沫从水从午米之未疏訓黑光謂浮沫黑者从本末之末釋文沫亡曷反亡乃輕唇之微母以切沫字者重唇借輕唇也切韻取同等明母無同等字故借輕唇之亡字以切之陸氏蓋从孔疏作沫注作與讀同音悔固喉音也李善文選注亦引作沫音悔與鄭同瓦不成味謂瓦器不可以洒濯盛水則滲

禮三

壹

漏也疏恐失之

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鄭注言汲汲於仕得祿嵩燹案史記世家定公九年孔子爲司寇十四年適衛適陳反衛十五年去衛過曹去曹適宋遂至陳居陳三歲哀公二年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還反衛哀公三年如陳季康子召冉求哀公四年自陳遷於蔡哀公六年自蔡如葉自葉反於蔡楚使人聘孔子於是使子貢適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孔子自楚反乎衛哀公十一年季康子問於冉有召孔子是孔子去魯八年始一至楚其時冉有方仕於魯使適楚者子貢也檀弓之文多不足據而速貧速朽矯時而失之激已非曾子之言又轉而爲喪不欲貧死不



欲朽至援聖人制禮之精心一出於計較之私其弊尤有不勝言者孔子受楚聘方困於陳猶先使子貢適楚以審進退之宜未逾時而復反衛鄭注汲汲於仕得祿亦失之誣矣

公叔木

鄭注木當爲朱春秋作成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疏引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朱成聲相近嵩燹案三傳俱作公叔成此經下云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成並不作朱疑此公叔木不得爲公叔朱之誤檀弓連言仲憲言於曾子公叔木問於子游秋儀問於子夏皆魯人也記禮者因彙次言之春秋成十五年嬰齊卒杜注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仲氏

禮三

三

亦魯公族也案史記仲由卽人卽亦魯地而仲由自別爲氏鄭注仲憲孔子弟子原思史記原憲宋人字子思仲氏原氏族別氏族志有原仲氏陳大夫原仲之後而原憲不聞稱仲是以仲憲爲原思者亦誤也氏族志周成王封母弟孝伯於狄城襄十年左傳狄虺彌杜注魯人則狄亦魯舊氏也疑三者皆魯人而其名不別見正不必舉其人以實之春秋成十一年穆姜出聲伯之母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喪服傳繼父同居不杖期不同居齊衰三月如聲伯之外弟爲聲伯制服宜也禮記之文多引申儀禮遺意以正當時之得失於此經似以子游之大功爲允而於魯人之齊衰有未協焉鄭注親者屬大功是而王肅難之蓋亦未知周以前

之服制不可強同於後世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

鄭注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衛人也嵩燹案此經下云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

死鄭注嫁母也姓庶氏合兩節文義求之一在衛一在魯聞

赴而皆不云嫁母案檀弓於子之上母稱出母於伯魚子思

言諸子以下之母闕里述聞稱子思奉母居衛又稱子思游

於齊宋仕於衛似子思居衛之日爲多中間或還魯或游於

齊宋而其母常居衛孔氏之廟在魯則防叔在宋則孔父嘉

孔子之父叔梁以叔爲次當尙有兄孔子亦有兄孟皮云庶

氏者謂非家嫡非家嫡不得哭諸廟所謂他室廟之別室也

使爲嫁母子思安得哭於廟哉新唐書展禽食采於柳下其

後爲柳氏柳氏亦魯公族疑柳若之戒子思爲在魯聞赴時

事慎者戒其不以哀毀也子思言喪不盡禮者多而哀可自

致吾何慎哉言無所致其慎時卽禮運所謂禮時爲大魯所

行周禮也衛所行殷禮也死於衛當因衛之俗不能一準周

禮之柳若魯人故告之如此鄭注一以嫁母釋之所嫁之

族爲喪主與子思何與而何禮之足觀乎

給葬案非古也

鄭注非時尚輕涼慢禮嵩燹案喪服傳總衰者何以小功之

總也鄭注治其縗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諸侯之大夫爲天

子總衰蓋喪服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而家臣無服爲統於



所尊也故傳曰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而爲之服總  
衰周尙文等差之辨隆於二代意殷以前無此制凡衰服皆  
麻喪服大功卽葛九月小功卽葛五月葛者葛帶也經云紵  
衰於禮無徵疑紵衰當爲錫衰與總之麻同總者治其縷錫  
者治其布又較總爲加飾蓋周之弔服也案儀禮麻用紵若錫紵之疏者與錫  
同功故紵錫總皆以衰爲名而在五服之外云非古者明周  
制之以文爲尙也孔疏古謂周初制禮時恐誤

哭者呼減子皋曰若是野哉

鄭注減蓋子蒲名惟復呼名野哉非之也嵩齋案曲禮卒哭  
乃諱此之哭必非卒哭時尊者呼名不爲野也經云呼減安  
見爲子蒲之名哉周禮九伐內外亂鳥獸行則減之減蓋非

禮三

无

考終之詞間傳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  
大功之哭三曲而偯所謂哭踊有節也呼減則號咷無次語  
索氣粗有乖哭泣之節故子皋以爲野鄭注未協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沾也

鄭注沾猶略也嵩齋案喪服齊衰冠布縗傳曰冠者沾功也  
又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沾功卽大功疑卽此沾字所本喪  
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  
厭不得過大功也士喪禮有擯者鄭注周禮大宗伯出接賓  
曰僎入詔禮曰相喪禮之有僎相士以上皆然庶子爲其母  
大功則不得於正寢故不立相杜橋之母未知何服時人因  
其無相以爲服大功也此可推求禮文而知之案襄十七年左傳齊晏桓

子卒晏嬰慶衰斬經帶杖皆履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杜橋或僭用大夫禮爲母喪故時人以爲議  
司士責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  
氏專以禮許人

鄭注時失之也禮唯始死廢牀子游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  
氏子游字嵩齋案王氏章句云此蓋治魯侯之喪也襲於牀  
者士禮諸侯必別有廢次責欲以士禮加之諸侯而子游許  
之故縣子譏焉此子游蓋魯君之叔與言子游同字據周禮  
司士大喪作士掌事鄭注事謂奠斂之屬司士責告於子游  
請襲於牀爲治魯君之喪王氏之言極允而謂諸侯之斂別  
有廢次似於禮無徵喪大記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  
牀君大夫士一也士喪禮死於適室主人入坐於牀東婦人

禮三

羊

俠牀東面無廢牀之文喪大記窆東首於北墻下廢牀始死遷尸於牀此鄭注所本然遷尸後有浴有含乃襲安得有襲於地之事當時失禮亦不至此而自浴而含而襲亦不別言設  
牀惟小斂設席於戶內設牀第兩楹之間所謂遷尸於牀一  
牀也以事例求之喪大記云設牀禮第當爲浴牀卽始死之  
牀而含襲斂別爲一牀士喪禮設席於戶內卽此以浴無席  
含襲斂皆當有席故也經文集舉見義當通觀之此云請襲  
於牀或不別設席以從簡略而子游許之史記言偃吳人字  
子游從無叔氏之稱鄭以爲子游字是子游又字叔氏也疑  
當別爲一人說文泰滑也汰泰同字汰者滑利猶謂語言輕  
率也以禮許人言禮之所在而許人以簡便行之其瀆禮亦  
甚矣情事顯然鄭意恐失之迂回



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寶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鄭注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孔疏無人器則亦實明器夏后氏用明器分半以實之殷人用祭器亦分半以虛之用人兼用則空鬼而實人焉燕案既夕禮陳明器茵苞二簋三黍稷麥蕡三醢醢屑醢二醢酒苞簋蕡四者皆實之此外有用器有役器有燕器而無祭器其燕樂器有亦可也士禮蓋如此祭器若簋豆鉶之屬所謂禮器也皆用實器不專似明器之效形而苞牲及簋蕡仍稱明器竝不以實之祭器安得如孔疏所云空鬼而實人乎苞牲用遣車卽遣奠之牲體雖記引大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爲證此又別一義也前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竹者簋也

禮三

圭

瓦者甕甕疑所謂黍稷醢醢皆不必實有其物儀禮云甕三醢醢屑但以屑爲備物而已案雜記遣車視牢具置於四隅載有子日非禮也置牢具四隅而以載爲非禮足爲明器不實之顯證故曰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鬼無形與聲而有用器可以意擬之祭器者以人之精氣上接乎鬼神而如或饗之故謂之人器鄭釋鬼器人器字太泥因謂醢醢諸物當實之人器則亦未知祭器者人與鬼相交接之器而不得專屬之人也曾子言明器不宜實醢醢足證儀禮之稱醢醢屑者必亦明器之類疏援儀禮之文擬議以爲之辭未信三代之禮之果然也案左傳宋襄公卒於僖公二十三年文公十六年襄夫人向見於傳史記宋世家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服虔云襄公夫人則襄王之姊其時距襄公之卒二十七年或襄公尚有前夫人曾子從後追論其事禮弓記載大率類此

司徒旅歸四布

鄭注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孔疏孟氏家臣司徒敬子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而引皇氏云獻子以餘布歸之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熊氏則云獻子家臣爲司徒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驪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焉燕案周禮有家宗人家司馬家士而少牢饋食爲大夫禮兼有宰宗人司馬司士無司徒名少儀適公卿之喪日聽役於司徒司徒之職掌起徒役致民而於公卿之喪無職司疑卿大夫之喪得立司徒以掌喪事致徒役旅如旅見諸侯及士旅之之旅謂既葬司徒職喪事畢總會賓之賻而歸之孟獻子卒在襄公十九年昭四年杜洩稱季孫爲司徒

禮三

圭

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事在襄公二十四年上距獻子之卒六年其時爲司徒者季武子也三家三分公室已非一日安能更待魯司徒之下士治其喪哉案周禮宰夫公卿之喪大夫士之喪以國之喪禮治之承上邦之弔事爲言職喪掌卿大夫士之喪以國之喪禮治之其禁令序其事凡爲有司之所供皆掌其財賻而爲之歸於賓鄭意據宰夫之職使旅帥有司遂因以釋此旅之爲下士證以當時情事而知其不然也  
案鄉射作相爲司正司正爲司馬鄉射兼大夫士置官治事一如邦國之禮此其證也

父兄命赴者

鄭注父兄命赴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嵩燕案士喪禮乃赴於君主人西階東南而命赴者拜送專以赴於君爲言則知大夫以下不親命赴而以屬之諸父諸兄以尊者也



之重其事也與儀禮之文正互相備鄭注以爲大夫士之等臨之以君則固不得謂士必親命大夫遂可以不親命也君復於小寢大寢

孔疏小寢高祖以下寢大寢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也蒿燾案士喪禮復者一人升自前東榮中屋降自後西榮卽所死於適室之前後榮也周禮夏采大喪以冕服復於太祖以乘車建綬復於四郊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小寢大寢鄭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則是所居宮寢無一人復者而太祖小祖廟復者三人於事爲不類周禮夏采下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隸僕下士二人隸者賤稱也掌五寢之掃除自當據王之五寢言之自寢而廟而郊當同時並復高

禮三

書

祖以下四廟祭僕六人於四廟爲有餘裕而以隸僕二人復於五廟之寢亦有弗給矣鄭孔之訓恐未然也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鄭注剝猶俛也有牲肉則巾之脯醢之奠不巾蒿燾案鄭意以不剝奠爲覆巾然士喪禮小斂奠俎豆皆有巾脯醢豆實也大斂奠加籩巾如初其朝夕奠不巾朔月奠祝與執豆者巾乃出是白小斂後股奠乃巾而皆有脯醢鄭云脯醢不巾者非也案既夕記始死卽牀而奠用吉器無巾相既奠凡幾豆實具設皆巾之足證脯醢不巾之誤說文剝裂也剝蓋割而裂之之意不剝奠謂不親牲不親割前云始死之奠其餘間也與卽士喪禮所謂脯醢醴酒奠於尸東者是也小斂陳一鼎其實特豚大斂陳三鼎豚合升不親牲

不親割明雖特殺祭肉而已虞祭以後乃親牲士虞記主人不親豚解鄭注主人視牲不親殺爲喪事略也豚解解前後脰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士虞記羹飪升左肩臂膾肫脰脊脅離肺取左肱皆親割則所謂剝奠也未葬以前一主於哀而不備禮無視牲親割之文是以喪祭祭肉皆無剝奠也推明禮意前無所承記禮者約略言之鄭注似未協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鄭注使謂既練反必有祭蒿燾案鄭意以使爲出使疏因引禮運三年之喪期不使爲證是所謂哭無時專主練後言之仍與下語不相貫屬經義恐不爾聞傳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爲此反字所本往而不反一哭氣盡

禮三

書

更無回聲往而反者聲相接續其哀無窮其哭亦與之無窮蓋哀極而哭憤懣之氣傾情而出而哀旋又結於心若反歸其故居與之相守不能驟舍是以哭無時使者謂若有迫而然使之哭者心也心一過焉而又反也此爲善言哀哭之情狀王氏章句疑有闕文或當然然如鄭注則固不可通矣

練練衣黃裏練緣

鄭注小祥練冠練中衣孔疏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爲之黃裏練緣蒿燾案間傳期而小祥練冠練緣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練緣爲其妻練冠麻衣練緣皆既葬除之則所云練衣者小祥後之喪服也間傳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



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但言卒哭之受服而不言小祥之受服小祥蓋除衰而練練者治麻令熟而升數當仍視功衰小祥練衣之縗緣與大祥麻衣之布緣其制竝同深衣也春秋宣元年公羊傳已練可以弁冕是練冠弁服練衣深衣皆卽古之漸也故名之小祥呂氏大臨云斬疏總大功小功總錫皆曰衰喪正服也練麻皆曰衣喪變服也至親以期斷加隆而三年加隆之服正服當除而有所不忍故爲之變服最得經旨鄭注以練爲中衣而小祥後之受服於禮無徵鄭亦不能舉其說禮經之以小祥名練反有難明矣

鹿裘衡長祛祛褊之可也

禮三

書

又爲袂則先時短狹無祛可知褊表裘也有祛而褊之備飾也孔疏有祛爲吉加褊之可也明小祥時外有衰裘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褊衣褊衣內有鹿裘嵩褊案喪服記袂屬幅祛尺有二寸是衰皆有祛祛者袂口非袂口之緣也經云衡長祛謂練裘稍橫侈而祛加長本一事而祛褊之以祛長外注析爲三見而練衣之加其上者無待更掩其祛所以取便非備飾也禮服有褊深衣之裘無褊褊者開左右衽以見所服裘深衣衽當旁而無下裳無從見所服裘意或稍斂外袂露所服裘之祛於外謂之祛褊既練而裘祛加長從而褊之可也明其與衰異孔氏於褊裘之義多未能明宜所言之加煩重矣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鄭注就其家弔之成舊恩也疏云連上有殯言之又引皇氏云別更起文所識謂識其死者之兄弟小功以下之親既識兄弟雖不同居皆就弔之嵩褊案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弔者所以哀生也此從所識字起義皇氏之言是也所識而有兄弟之喪雖不同居亦各就所居弔之同國則爲之兄弟者宜在喪次不同國弔諸所識之家因所識而推之也集說謂死者爲吾之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往弔之此於喪禮在眾主人之列不爲喪主則無受弔之文不同國而爲主則其弔也又不待言矣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

鄭注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總衰不見尸柩不弔服此言絰衍

禮三

美

字時人間有弁絰因云之耳嵩褊案周禮司服王爲三公九卿錫裘爲諸侯總衰爲大夫疑衰疏云君爲臣弔服既葬除之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裘以居出亦如之惟當事弁絰鄭謂絰衍字卽據服問爲說春秋襄十二年左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似臨喪爲位以哭卽謂之當事弁絰宜也下云使有司哭之謂聞喪必哭臨天子不親臨則使有司將事也鄭以有司哭之爲非而云哀戚之事不可虛均非經旨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輅以梓加斧於梓上畢塗屋

鄭注菆木以周龍輅加梓而塗之天子殯以輅車畫轅爲龍斧謂之繡以刺繡於繡幕加梓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



孔疏菽蕢也先菽四面爲椁上與棺齊繡覆棺之衣爲斧文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於椁上又四注爲屋以覆於上而四面塗之嵩齋案鄭意菽塗加幘又屋其上凡三事說文菽麻莖也既夕記卽以蒲菽鄭注菽牡蒲莖也左傳襄十二年左射以菽王逸注楚辭皋嗣曰殿一作菽案嗣謂皋莖也然則菽塗者用麻莖或牡蒲莖攢柩而塗之取其柔能護棺且受塗以椁者謂方其外如椁加斧於椁上言椁上竝爲繡文以象翼其謂畢塗屋者旁廣而豐起如屋喪大記大夫殯塗不暨於棺惟君得畢塗屋也喪大記飾棺素錦褚鄭注以櫬覆棺卽棺衣也周素錦爲之無繡繡者覆棺之衣豈得加於椁上繡幕之屬則周禮幕人所共之幕帟鄭注幕張之於

禮三

美

庭帟者柩上承塵王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又不得以覆棺也既夕記用軸鄭注軸輶軸也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輶天子畫之以龍輶一作輶說文輶欄檻也縱曰欄橫曰輶天子殯車四周有輶畫龍而此注云畫輶爲龍輶者車前輶所以駕馬殯車不當用馬考工記注輶長丈四尺四寸以納之所殯之屋將無所容尤乖龍輶命名之義此當以儀禮注爲正

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太廟

鄭注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嵩齋案周禮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以喪禮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素服者損盛服也鄭注周禮兼服言之語自明曉既夕記冠六升外繹纓條屬厭賈公彥疏吉冠從武上鄉內繹之繹餘在內謂之內繹凶冠從武下鄉外繹之謂之外繹以其冠在武下過鄉上反繹故云厭也五服之冠皆厭孔氏曲禮疏乃云厭冠謂厭帖無梁纓問喪親始死雞斯鄭注雞斯當爲笄纓并纓者去冠也小斂括髮而後去纓厭冠易冠而已未宜竝纓去之晉書輿服志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纓漢世易纓爲幘漢輿服志冠有鍊卷梁展簡晉書以纓爲展簡而進賢冠有五梁三梁兩梁一梁之別鄭注士冠禮纓今之幘梁也幘梁連文則若古之笄纓非括髮無去笄纓之理厭冠自爲冠制孔疏以去梁纓當之不獨非厭冠之義亦稍失事實矣

禮三

美

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鄭注后土社也孔疏或者言亦舉樂而自於社中哭之嵩齋案兩舉字連文而義各別周禮膳夫王日一舉以樂侑食邦有大故則不舉鄭注殺牲盛饌日舉大故寇戎之事王藻諸侯日特牲朔月少牢論語敘魯樂師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名王制所謂日舉以樂蓋天子諸侯同之舉必以樂經言三日不舉自謂不特殺非謂不舉樂也下云君舉而祭后土又別爲祭告之禮不承上爲文師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舉者通辭也肆師凡師甸用牲於社小司徒凡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爲位國有禍裁亦如之大司馬若師有功愷樂獻於社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注主謂遷廟之主



及社主在軍者奉送也送主歸於廟社是凡軍旅之事出入必於社詩靡神不舉曲禮凡祭有其舉之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君舉者謂君自告祠於社而哭之孔疏不達其義集說遂引應氏之言以爲君舉非也殆失之遠矣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鄭注不專家財也稅謂遺於人嵩燹案稅當爲稅說文贈終者衣被曰稅段氏玉裁云稅蓋稅之或字而說文稅下云衣死人也以衣死人故凡贈死者之衣通名爲稅許君自分兩義鄭注士喪禮稅之言遺也與此同訓贈終者與生者皆可言遺而以物遺人不得爲稅士喪禮親者稅不將命庶兄弟稅將命於室朋友稅親以進凡五服之親及朋友皆有稅此

禮三

禭

云稅人泛言之也雜記諸侯相稅以後路與冕服先路寢衣不以稅是凡致稅各以其服未仕者元端弁服皆不得具故無稅人之理通言父兄常假父兄已仕者之命行之諸父諸兄皆是也內則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父兄在而私遺人尤禮所必無者鄭注不專家財殆誤也

士備入而後朝夕踊

鄭注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嵩燹案經意盡其臣以下達於士而致其哀所以尊親也鄭注得之然據士喪禮朝夕哭婦人卽位於堂哭丈夫卽位於門外外兄弟在其南賓繼之主人卽位辟門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

兄弟皆卽位如外付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拜賓升自阼階丈夫踊是朝夕哭之儀眾兄弟及賓先卽位門外而後主人卽位乃入門哭卽位堂下又序眾賓之等以推及他國之異爵者皆入卽位而後主人升堂踊自國君以達於士其禮並同國君之喪紀大夫士各供其職而庖人酒正司尊彝司几筵之屬凡有事於朝夕哭者皆士也經云士備入蓋盡言之孔疏以爲士卑最後入亦誤

是月禴徙月樂

鄭注禴明月可以用樂嵩燹案鄭注儀禮中月而禴云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中月凡二十七月據三年間三年之喪二

禮三

卑

十五月而畢公羊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荀子禮論亦同喪服小記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古人敘次年月日以見月見日起例練祥所以筮日者及十二月而練及十四月而祥皆以見月爲期至於大祥三年之期已屆而服除矣而孝子不忍變也又爲之禴以明卽吉之有漸而盡一月之數焉徙月者終三年之期也以所歷月計之則固二十五月矣間傳中月而禴禴而飲醴酒禴祭以前未敢飲也又曰禴而牀禴祭以前未敢牀也喪大記禴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既禴而未逾吉祭猶居黝室未復寢也始喪而有襲經成服既葬而有虞卒哭除喪而有祥禴皆所以重申其哀戚之情不敢遽已也經云是月禴明祥禴之相因也云徙月樂明



吉祭復寢而後樂徙月者不盡於二十五月之辭也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注此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之喪而厭於父稍紓祥禫之期以達人子之至情其餘期喪則否戴德喪服變除禮引以爲據而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實爲漢儒論喪服之緣始王肅之難鄭義允矣而云二十六月作樂則猶未達禮文之精義也後世定喪服之制依於鄭王二說而鄭氏二十七月之論行之至今爲定制稍申餘日使人知哀之不可以遽忘義不能廢也而喪服之寬假者固已多矣此又古今人事之變然也

禮三

里

禮記質疑卷三終

禮記質疑卷四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檀弓下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

鄭注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殯三乘下殯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孔疏有地大夫以上皆有君號公則五等之上又同三公而引鄭注雜記云士無遣車嵩燾案雜記明言遣車視牢具鄭云天子太牢包九个諸侯太牢包七个大夫太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鄭意以士喪禮不言遣車而此經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

禮四

十一

因據以爲說證以諸傳記之言似此言車三乘卽士禮也而經但言適長殯庶長殯不及成人成人者適子傳重者也喪服爲長子三年爲眾子期大夫爲子之爲士者大功天子諸侯以下及大夫爲長子皆同大夫降其庶子而君之庶子自爲公子得別立氏故庶殯亦用遣車其君之適殯降爲三乘大夫適殯降爲一乘視所服爲斷喪服大功公爲適子之長殯中殯大夫爲適子之長殯中殯皆降二等傳曰喪成人者其文縛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縛三乘一乘以示簡也其君大夫之適子則自以杖卽位君之適子牢具視君大夫之適子牢具視大夫不宜更有降殺爲主喪者君大夫也鄭注降殺以兩恐未然君公異稱爲君之庶子皆爲公子以別於大夫



凡記稱君者通謂諸侯孔疏就字義分析言之殆亦誤也案喪記鄭乘車道車乘車是士喪薦車凡三周禮虎賁氏及葬從道車而哭鄭注道車魂魄所馮依鄭意似以虎賁氏之遺車當乘車經云車三乘車一乘不云遺車疑國君之適屬葬車視士所謂車者薦車之屬也專言車即不得爲道車矣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鄭注達官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孔疏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嵩肅案喪服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鄭注庶人或有在官者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疑經言達官之長不言不達於君言達官之長杖並不言自長以下不服斬府史之屬庶人之在官者不在此論據喪大記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是君喪大夫士皆杖而以杖即位與否自各

禮四

二

不同喪服斬衰章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眾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大夫之眾臣異於貴臣而猶服斬鄭云不服斬者非也經明言達官之長自下士以上無不達於君者朱子語類公卿六官之長杖次則不杖六官之屬各有副貳其職皆中大夫恐無不杖之理所云諸達官猶立政之言百司庶府顧命之言百尹御事如宮伯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並有職於喪紀者而惟其長泄事上士杖則中士不杖中士杖則下士不杖所謂不以杖即位是也其喪服並同鄭注所云似屬無據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

鄭注以義奪孝子嵩肅案鄭意孝子不忍親柩之行而君命引之據下云弔於葬者必執引是凡執引者皆與有事焉君臨大夫之葬不親執而命引周禮喪祝及葬御匱王弔則與巫前則此命引者喪祝之事也雜記弔者之辭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君臨臣喪雖親至猶使人執引三引而畢略示助葬之義而已孔疏孝子攀轅柩車不動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既夕禮商祝執功布以御柩乃行君使宰夫贈元纁束主人去杖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君臨葬主人當迎拜安得於此時有攀轅之事似屬以意擬之

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禮四

主

鄭注明己不與也嵩肅案經意承上季武子專政魯人事之如君言之事之如君則喪必廢樂曾點自倚其門而歌若不

知其喪者故曰不與孔疏云墓蟻固之直倚武子之門而歌曾點雖狂亦何至故臨喪者之門而歌哉義疏季武子卒在昭公七年孔子年十七曾皙少於子路時止六七齡耳未必有是事記禮者藉以明武子之僭而士之守禮者能不爲之廢樂與蟻固事相類而實兩不相蒙疏申鄭義失之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鄭注辭猶告也賓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孔疏當事主人當大小斂殯之事嵩肅案士喪禮始死槨惟君命出大夫則特拜之及大斂有大夫則告主人奉尸斂



於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蓋大斂有視斂之文主人當先拜  
賓儀禮云有大夫則告即謂大夫之後至也主人方奉尸入  
棺故先告辭以示不能成拜之意喪大記士之喪於大夫不  
當斂則出出即降拜之義雜記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  
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士於大夫雖當踊不辭皆所以  
發明儀禮之旨凡當事皆踊大夫至絕踊拜之惟當大斂視  
斂有告辭之文喪大記言當斂者大斂也殯則視殯視塗在  
主人降拜之後不待辭矣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鄭注拜者往謝之也雖朋友州里舍人謂無主後者嵩燹案  
喪大記喪有無後無主故人皆可爲之拜而拜謝之禮不

禮四

四

見於經傳鄭注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云既殯  
之明日必往拜謝孔疏於此云若有主後主人自當親拜然  
經言必有拜者不云往謝亦不云無主後喪必有主拜賓凡  
賓至皆然此云公弔之似其禮特施之君玩下寡君承事之  
文與此云舍人疑當爲異國之辭所謂舍人者館人也朋友  
謂出使之介及諸從行者州里則與同國之人先後並至此  
國爲在異國而受其君之弔則其國之大夫士不當主異國  
之喪而爲之拜其君惟館人之義自其生時已爲之主至此  
而異國之朋友州里無能爲主喪者以館人攝主可也士喪  
禮君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  
北面是君弔自爲主此賓者之辭曰寡君而受弔者曰臨明

雖在其國而固不爲之臣則一以賓禮接之也案雜記諸侯使人弔其大  
含禮贈賻皆同日而畢事惟諸侯相與弔有臨喪大記爲後  
主人曰臨尊之亦以明此弔者之爲異國也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無爲主後大夫士以  
上有爵者皆辭不受弔不得更受君弔明矣鄭注疑不可通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

孔疏此論哭朋友失禮之事嵩燹案上經云有殯聞遠兄弟  
之喪雖總必往雜記三年之喪不弔如有服而往哭之則服  
其服而往經言孔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  
曾子於子張之喪當視兄弟兄弟有往哭之義其有服者服  
其服而往朋友不當爲之制服故曾子仍其齊衰而往哭之  
亦若喪兄弟而無服也曾子曰吾弔也與哉情傷而語亦深

禮四

五

矣孔疏以爲失禮非也

有若之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鄭注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子游  
正之嵩燹案少儀贊幣自左詔辭自右皆擯者所有事贊幣  
者賓幣詔辭者主人之辭蓋亦尊左之意凡吉事尚左凶事  
尚右此云由左又非事也鄭注大宗伯出接賓曰擯而注儀  
禮云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由左者傳命而出之辭也士  
喪禮乃奠升自西階鄭注以君在阼階君弔於臣升降由阼  
階則主人自由西階有若未嘗仕魯而悼公弔之當待以賓  
師之禮而不以臣禮子游擯由阼階而出迎於門左所以成  
悼公之志而明有若之不爲臣爲能以道重於君也鄭注以



意擬之未能自證其說案士喪禮有禭者則將命者出請入若君至則主人出迎於外門外無指者請事之文君臨臣喪重祝桃執戈居前指者不爲導也悼公弔有若之喪而子游爲指必不以君臨臣喪之禮行之子游之由左蓋亦指禮之常而施之於君則變也記禮者著其事於經以明人君重道士亦以道自重如此舊注皆失之

君子念始之者也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

鄭注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己不欲傷其性嵩燾案經方言哀戚之至不當有自惜其生之情節哀順變通喪事始終言之言服以次而變哀亦以次而節自是段首總括語於念始之意無取王氏章句屬下復盡愛之道爲言蓋人之生形與氣相依而氣爲之始其生也氣聚於身知覺運動皆氣之所充周也其卒也氣散而返之太虛而身與判焉復之爲義及其

禮四

六

初判而假生人之氣呼而召之禱祠云者幸其或感而通神應以來返也案鄭注以分禱五祀言之據士喪記行禱五祀在未卒前與復無涉氣既判而之幽因以鬼神之義求之也念始之者一氣之往復也君子謂始制斯禮者於此求之意味深長鄭注屬之上文非也

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鄭注謂重與奠嵩燾案孔疏云此亦得總爲銘旌之義故士喪禮爲銘下鄭注引此疑疏義優於注鄭意以下有主人自盡語因以與此盡其道聯合言之愛之斯錄之謂不忍其死而遂已也爲之表而識之以明其身死而名存也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纛大夫士建物鄭於大喪其銘旌下注云王則大常是銘旌各視所建之旗盡其道而不過所以

昭敬也疏亦未能發明其義方氏慤云敬之則不敢遺送死之道銘旌者死而揭其名於旌示人以弗忘非所以送死也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微焉

鄭注春秋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去顯考乃埋之嵩燾案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傳云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易檐改塗可也左傳云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疑殷人練而耐因有虞主有練主公穀所述殷禮也左氏所述蓋周禮周秦之交當已襲用殷禮故公穀皆據以爲說何休公羊注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所謂綴重者桑主也何休引士虞

禮四

七

記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案今士虞記無此文或逸禮也綴重於主以棲神所繫仍在重也練而易主而後微重周卒哭而耐則但有栗主無桑主比葬而遂微重焉荀子書其銘置於其重周禮設重以置銘也鄭氏以爲縣重於廟未知縣於何所又云去顯考乃埋之祭法顯考廟高祖廟也是謂親盡毀廟乃埋重重與主竝設凡廟皆然於禮尤無徵矣案士喪禮重木刊中庭三分庭一在南夏祝用二鬯鬯餘飯幕以疏布繫用於縣於重幕以葦席北面祝取銘置於重既殯祝取銘置於殯既啟遷於祖祝復取銘置於重正柩兩楹間置重如初既祖祝取銘置於祖遺奠畢甸人抗重出自道左倚之是重之大常庭三分之一旁縣二鬯周禮甸人鬯實五穀鄭司農說受三斗鄭注豆實三而成穀穀受斗二升五穀蓋容六斗鄭注士喪禮云士二鬯大夫四鬯諸侯六鬯天子八鬯似喪具莫大於重自始設重置銘中間惟殯後置銘於殯所云刊鑿之者蓋鑿爲員孔以樹銘旌之杠也其後概行而先抗重倚於道左嗣是不復言重疑遂棄之道左雜記重既虞而埋之蓋反哭



而虞就所倚處理之道左凡爲重三分庭之一不得縣諸廟明矣殷主綴重當是縣主於重以棲神故曰喪主不文置銘與縣主其義一也置銘以表柩故亦爲神所棲縣

而者食道也經義分明諸儒之言重者恐皆失之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鄭注哀則以素敬則以飾孔疏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

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蒿齋案士喪禮云素俎既夕記

云素勺士虞禮云素几章席似耐廟後乃除素器虞卒哭皆

素也案下云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士虞記卒哭卽位

婦人說首經爲受服之始其明日喪禮錦冒黼黻龍帷黼荒

皆用飾而祭器用素無飾奠者人子自致其誠以上交乎鬼

神所以用素猶人子自盡之情也豈知神之所饗猶言何以

#### 禮四

八

知神之所饗齊敬之至若或饗之則亦饗之於人子之心而

已哀敬二者皆所自致奠之用素器者此義也祭祀之禮正

承上奠字言之鄭意析奠與祭祀爲二事恐失經旨

弁經葛而葬

鄭注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經既虞卒哭乃

服受服雜記曰凡弁經其衰侈袂蒿齋案經言葬服之異僅

見於此既夕禮髮散帶垂鄭注爲將啟變也以後無明文喪

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其葬服斬衰又云久而不葬者主喪者

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孔叢子亦云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

似葬以前從重服無變喪服改葬總鄭注服總三月而除之

是服除改葬猶服總也喪服小記爲兄弟既除喪及其葬也

反服其服是兄弟服除而葬猶服本服也間傳既虞卒哭去

麻服葛期而小祥要經不除卒哭易葛帶小祥除首經首經

先除而不易葛帶經易葛而不除故曰除服者先重者易服

者易輕者而於葬服以葛爲環經恐非事也鄭意亦知其不

可通乃云逾時哀衰大夫士三月而葬未逾時故據以爲天

子諸侯之禮喪禮受服以卒哭爲斷雜記親喪外除言日月

已竟而哀未忘也乃以七月五月爲逾時而易葛經以葬似

稍乖禮意矣陳氏集說因謂禮於山川之神於弁經葛而葬

意又爲無著據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冎而葬是所易者冠也

周禮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鄭注環經大如總之麻經

雜記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則兼斬衰之苴經齊衰之牡

#### 禮四

九

麻經言之凡經皆環而苴經之與弔服麻有疏細經有廣狹

鄭氏援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經服之文遂據以爲弔服並所

服衰亦爲侈服之弔衰直以吉服從事此禮所必不然者南

史吳苞傳冠黃葛巾宋書陶潛傳取頭上葛巾漉酒並冠服

之至簡者葬服之弁或葛爲之仍準六升之冠案士虞禮主

葬服實執事者如弔服卒哭受服虞猶始服之衰經之用麻

也此知葬服必無變易所異者易冠而弁耳經之用麻

證之諸經無易葛之文孔疏之云葛經麻帶爲婦人之受服

喪服無此制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

鄭注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處孔疏反哭於廟行

禮者謂生平祭祀冠昏皆在堂也既夕禮遂適殯宮故知初



反哭在廟也。高齋案坊記：殷人弔於墻，周人弔於家。孔子曰：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與此章文義互相發明。弔於家，知不當受弔於廟也。既夕禮：乃反哭，升自西階，婦人入，升自阼階。主婦入於室，實弔者升自西階。主人拜稽顙，送於門外。遂適殯宮，皆如啟位。疏：援遂適殯宮，遂以升自西階，爲在廟下云。葬日，虞既葬，當立虞主，無因復至於廟。問喪：入門弗見也。上堂弗見也。入室弗見也。既夕禮：遂適殯宮，殯宮柩所存也。自在西階之上，而不必當階。適殯宮，所以爲哀之至也。疏以升堂入室，皆在廟，恐未然。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禮四

十

鄭注既虞之後卒哭而祭，日有所用，接之士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孔疏：虞卒哭，祔皆常禮。此經云變以其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未及葬期而葬，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卒哭日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三虞卒哭之間，接連其祭，恆用剛日。鄭注士虞記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虞卒哭之間有祭事，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高齋案鄭注於禮無徵，敖繼公儀禮集說三虞卒哭，謂三虞遂卒朝夕之哭。他者變易之詞，不用柔日而用剛日，故謂之他。士虞記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云遂者，以其與葬事相屬也。薦在三虞之夕來日，且明祔廟薦於寢以告之。詳考諸經之文，敖氏之說最爲精覈。

而義仍有未盡。喪禮葬及練祥之祭，皆筮日而虞卒哭，祔不筮日，爲其事並繫於葬也。喪事用柔日，三虞卒哭，獨以剛日。卒哭而祔，祔以柔日，故先期卒哭，用剛既夕禮，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士虞記連三虞卒哭爲文，而不別詳其儀，惟云祭畢未徹，乃餼餼，卽卒哭之祭也。是此二者同日，其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蓋謂三虞卒哭，或有他故，易期祔廟，則此三虞與卒哭別爲一日，而皆用剛日。下云三月而葬，遂卒哭，葬而虞三虞而卒哭，相承爲義。其云將旦而祔，則薦以他故，不卽祔廟，臨事而薦，薦餼同義，皆謂卒哭之祭初虞辭曰哀薦，祔事再虞曰哀薦，虞事三虞曰哀薦，成事卒辭曰來日某祔，爾於皇祖某甫卒哭，在三虞之夕。敖氏之說無可疑者。此經云變而之吉祭，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正發明此義。言虞屬之葬，卒哭屬之祔，葬而遂祔，則三虞卒哭葬而不卽祔，則卒哭之祭必與祔接，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亦此義也。經文錯舉其義，在善讀者之自會之。鄭注失之甚遠。

禮四

十

明日祔於祖父

鄭注祭告於其祖之廟，高齋案鄭注既夕禮，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士虞記，注祔已復於寢，如既祔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是鄭意但以祔爲祭名相沿，至今循用其說，說文祔後死者合食於先祖，文二年左傳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特祀者練祥之祭。



四時常祀及薦新則同於祖廟據儀禮之文既葬而虞以神道事之而徹朝夕奠矣喪祭止於虞卒哭而用吉祭矣必無饋食於寢之事後世誠意不逮於古而文或過之賀氏循云自耐之後惟朔月月半殷奠士喪禮朔月奠用特豚鄭注大夫以上月半又奠然則士喪在殯月半不殷奠耐後乃殷奠乎司馬家儀朱子家禮並有耐祭而於初虞後云罷朝夕奠亦並不言朔月之殷奠開元禮禮而耐程子云三年喪畢吉禘然後耐祫主藏於夾室新主遷於廟耐者合食之謂禘而吉祭遷主於廟非耐義矣呂氏大臨云以昭穆之班耐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后遷於新廟故此謂之耐論耐義最盡未可援漢以後通行之禮強周制以從之也

禮四

主

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

鄭注期而耐之人情嵩燾案曲禮虞而立尸有几筵故曰以虞易奠虞之名祭蓋以神道事之而不復名奠殷練而耐則是既葬而仍不廢朝夕奠也周人易之以虞卒哭爲終期而朝夕哭不能常也殷之質也儀禮既殯而有朝夕奠既葬而有朝夕哭不奠至卒哭而止以次差之周之文也孔子固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質者文二年穀梁傳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又援殷練而耐而遂以耐爲毀廟遷主所傳之失實也鄭注士虞記練而後遷廟又承穀梁之說而失之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

鄭注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

去桃茢孔疏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執桃茢之事今有巫祝故云異於生也嵩燾案士喪禮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鄭注引周禮男巫王弼則與祝前喪祝王弼則與巫前諸侯臨臣之喪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儀禮明言祝代之是不去桃茢也襄二十九年公在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視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桃茢先者巫也喪大記云祝代之先即謂先入以桃茢被也此經通巫祝言之且弼巫祝與有事焉使祝代者祝相君以便事也孔疏云臨死者謂未襲以前臨生者既斂而死者已不可見故曰臨生者耐會鄭注去桃茢之文曲折經義以從之非所安矣

禮四

主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

孔疏既夕禮包牲取下體鄭注前脰折取臂膊後脰折取脰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也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大夫以上皆太牢牲有三體凡九體分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嵩燾案士虞禮舉魚腊俎俎釋三个鄭注个猶枚也腊亦七體買疏羹飪升左肩臂膊脰脰脊膂七體初舉者次舉幹舉骼舉肩惟臂膊脰三者不復盛釋猶遺也特牲禮盛所俎俎釋三个鄭注牲腊則正脅一骨長脅一骨及膂魚則三頭而已有司徹禮乃據於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於一俎鄭注魚據四枚腊據五枚所釋腊則短脅正脅



代魯魚三枚而已少儀膳告於君子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特豕則以豕左肩五个鄭注折斷分之也竝以牲一體爲一个鄭注於此云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七个五个卽牲體之數也其釋既夕禮苞牲取下體云士苞三个前脰折取臂臠後脰折取脰鄭意前是臠後是脰皆下體士苞三个皆此類也既夕禮云苞二羊豕各脰一个而已遣車置棹四隅苞牲下體實之亦明器之屬也疏云尊者取三體其肉多卑者取三體其肉少未詳所據而以个訓包又謂士二體爲一个大夫以上三體爲一个殆非鄭意也

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

禮四

南

鄭注斯盡也沾讀曰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也專猶同也嵩齋案史記魏其傳沾沾自喜集韻沾的協切沾沾自整貌斯沾爾專之當作一句讀言我之治喪當令男女整位一方專以賓主爲義既夕禮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周禮自有常位國昭子欲專以己意行之悍然不顧豈有意備人之覘視者哉案既夕禮婦人東面不及賓前云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塋皆執拂賓以助葬爲義無哭泣之位國昭子蓋欲會葬之賓皆臨之以示矜張之意

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

鄭注未嘗就公室言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嵩齋案方氏析疑云古者小學在公宮

南之左周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侯國制應同或文伯少孤敬姜未使就學於公宮南至是始悔之方氏之說是也鄭云宗婦有會見之禮則朝祭必與何以云未就公室觀子之行而必就公室又非事也經云以就公室正之以就學公宮之意蓋以其質美自能賢也未嘗使就公室薰習於師友追咎其好色以自隕其生亦傷其無取友之益也

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

鄭注微情謂節哭踊以故興物謂衰經之制孔疏微殺也哭踊有節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不肖者無哀情使之觀物思哀也嵩齋案說文微隱行也爾雅釋詁幽微也匿微也微情

禮四

注

者哀之至而若隱之似無節殺其情之義如賓之有拜也大夫之有特拜也袒括髮之有襲也家人營宅之有筮也日之有卜也爲之制以不得直達其哀故曰微情故者已然之謂因其已然之情而興起之於物衰經之制皆物也悲痛之至之必爲辟踊也人心自然之應也先王制之以爲成法使之哭且踊以道其悲痛之心而自致其慎終追遠之實杖衰倚廬之異制皆因其哀踊以致其文者也故曰以故興物微情由外而隱之於內以故興物由內而道之於外似不僅如舊注所云也

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鄭注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子張問有此與怪之也嵩



燕案論語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古者謂殷以前亮陰之禮自殷猶然周公之攝政蓋行殷禮也既定周禮建六官政統於君遂廢亮陰之禮康王卽位而朝諸侯史臣記之以是爲周公之制也世降而文不能以天下大政一聽之冢宰周公因時制宜以定萬世之法誠有不得已也聖人於此蓋拳拳焉周制之文也所以嚴君臣之分也聖人繼周公而起承文之敝而返之於仁孝其於周制必更有損益而其道終以不能行亦時爲之也與論語所記同旨

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

鄭注畢獻獻賓與君禮揚作勝孔疏杜贊此事在燕禮之初賓主既入得杜贊之言獻君與賓燕事則止焉燕案燕禮主

禮四

未

人獻賓賓酢主人次獻公受公酢遂勝觚於賓以酬賓小臣自阼階下請勝爵者作下大夫二人勝爵公坐取所勝解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似獻賓與公而勝爵乃燕禮之正文賓舉旅畢而後獻卿又勝爵爲卿舉旅而後獻大夫又奠解爲大夫舉旅而後獻士孔疏獻君與賓燕事則止尤爲無據燕禮勝爵者序進洗角解酌散交於楹似所謂勝爵者有從爵也與揚觶揚字義別左氏傳稱平公欲廢知氏知悼子卒而飲酒樂所以快之天子諸侯月一舉皆有樂杜贊所飲者一工一嬖臣必非燕禮可知畢獻而揚解乃推行之於燕禮疑所謂揚解者直酌以飲公無拜送爵之文燕禮凡獻祭酒啐酒奠爵告旨而後卒爵揚解若加爵飲公在燕禮勝爵舉

旅之外鄭注疑未合案儀禮周初文昭公九年荀盈卒左傳載其事在春秋之季未宜援儀禮爲證天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

鄭注下謂地下嵩壽案玉篇殉用人送死也春秋諸侯通用之文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成三年宋文公卒始用殉成十年晉景公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遂以爲殉昭十三年申亥以其二女殉楚宣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無子疾病命嬖曰必以爲殉是大夫亦有用殉者此云夫子疾莫養於下蓋憤侍疾者之無狀醫藥飲食不得其和因以致死下謂內豎之侍疾者以殉葬卽以此侍疾者爲殉也與下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緊相呼應鄭注非也陳氏集說乃云疾時不在家家人不得以致其養故曰莫養於下於事無徵於文亦爲不類矣

禮四

主

與之邑喪氏與縣潘氏

鄭注喪縣潘邑名孔疏喪氏與縣潘氏二邑也陸氏釋文縣音元嵩壽案周禮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爲甸四甸爲縣邑與縣別邑方二里縣方二十里而載師職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又似邑與縣以地廣狹相乘而各異地地遠則益廣故六遂之縣又與六鄉之縣異制左氏傳凡邑有宗廟曰都無曰邑都邑二字三代通稱尙書言夏邑言商邑言宅新邑言用附我大邑周言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凡國都通謂之邑春秋以後始有稱縣者僖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十五年賞士伯以瓜衍



之縣襄二十六年蔡聲子曰晉人將與之縣昭三年趙文子曰溫吾縣也哀三年趙簡子誓曰上大夫受縣晏子春秋桓公與管仲狐與穀其縣七十案狐與穀即縣也其縣七十謂狐穀二縣盡七十里之地此仿左氏傳與之邑六說苑景公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史記吳十爲文而義各別世家子慶封朱方之縣而成二年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襄二十一年庶其竊邑於邾以來而與之邑襄二十七年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襄二十九年說晏平仲納邑與政哀三十一年子皮使尹何爲邑邑與縣錯舉爲文據昭三年傳云州縣樂豹之邑也昭五年傳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縣邑二字通稱而云七邑皆成縣是縣固大於邑也襄二十九年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

禮四

太

六邑杜預注八邑三十二井襄二十七年與免餘邑六十宋左師請賞與之邑六十襄二十八年與北郭佐邑六十疑左傳言邑有與縣同者有與縣異者而古制邑皆度田爲之田四井爲邑所云賜之邑六十皆以田計昭二十八年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是縣亦以田計而邑實通大小言之昭十年與桓子莒之旁邑哀七年宋伐曹築五邑於其郊似壘土爲聚通謂之邑經云邑裘氏縣潘氏自當爲二事水經注沙水東南徑陳畱縣裘氏鄉裘氏亭西陳畱鄭地西與衛接壤其時地或屬衛水經注又云漳水徑碭陽城北九域志林慮縣有碭陽城在淇水北隋初分林慮置淇陽縣水經注汲郡西北有碭溪疑卽潘陽城所由名潘

卽碭也潘縣名裘氏邑名邑小而縣大邑近而縣遠故於此分別言之未宜併爲二邑也

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鄭注以與已字同言誰有強使女者與母無也於女甯有病

苦與止之嵩齋案鄭意以則豈不得以斷句其母作反揭語

阮氏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宋監本闕本石經岳本作母衛

氏集說同監毛本毋誤母嘉靖本同釋文出其毋云音無注

亦云毋無也則經不作毋明甚盧文弼校云依注當作母下

仿此據鄭注士相見禮古文毋爲無爲毋無字異義其注曲

禮毋不敬竝不云毋無也此獨云然者蓋經本母字而注以

毋釋之陸德明音義從鄭注音無諸本作無承注義也陳氏

禮四

太

集說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讀極允其母正對上人之母以人之母嘗巧則亦豈不得以己之母嘗巧於心亦有病乎否乎語極分明鄭注訓其母爲其母疏家直據以爲無字而經義亦稍迂曲矣

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

鄭注使謂時徭役任謂時賦稅嵩齋案左氏傳云事充政重

杜預注亦云事充謂徭役煩政重謂賦稅多疑此與左氏傳

所載情事不同傳云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以師近在郊徵

民入保而無能一戰何以能國是以泣也此云見負杖入保

者息則從征之士也傳稱冉有入齊軍右師奔蓋孟孺子邴

洩之徒卒負其兵杖奔入保者師次雲門之外而戰于郊距



國爲近負杖入保而息於途抑何暇也是時孟氏叔氏皆不欲戰孟孺子勉強一出而士卒散亂如此公叔禺人所爲憤激以死也與左氏傳情事稍異而取義同總以見魯政之無紀而已似此所記爲得其實左傳見保者而泣在師始哀悼出時無因爲此憤激之言哀悼之世季氏專政而以後無聞即之戰其氣已索聖人固曰三桓之子孫微矣此其徵也任之重屬下君子言謂三家之專政者使之病屬下士言謂入保之士任雖重而不能出一謀使雖病而固當死文氣緊相承接與左氏傳都無役煩賦重之意注家意爲之辭耳

朝不坐燕不與

鄭注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

禮四

手

士也孔疏路門外正朝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是大夫坐於上嵩燾案周禮三朝朝士掌外朝之法司士正朝儀之位太僕王眠朝則前正位司士所掌治朝也而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入內朝皆退是朝儀皆揖而退朝士外朝禁錯立族談者但有立無坐也義疏惟王公有坐論之理考工記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言王公謂坐而論道者天子諸侯燕禮獻士爲士舉旅分先後而已無不與於非以朝位言也燕禮獻士爲士舉旅分先後而已無不與於燕者鄭注併朝燕爲一疏遂援攝齊升堂以證朝坐之說似皆失之昭公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圍徐以懼吳是時棄疾已有代楚之心故爲不忍殺人以示惠疑工尹商陽陳棄疾名當互易鄭云兵車參乘射者左戈盾在右御居中央疏引

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於時樂伯主射而云左射以鼓是凡兵車左主射左者甲士三人之長也乘車之禮君居左車右居右御者居中故車將在左射者將所有事也工尹商陽與棄疾同車必非任爲將者其時或爲右或御棄疾無因代將手弓以射昭公十一年楚子使棄疾居蔡朝不坐燕不與者謂居陳蔡不與朝燕之事言未與聞伐吳之謀也案上陳太宰嚭行人儀洪氏通云嚭爲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人名倒亂正與此類爲懿伯之忌不入

鄭注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孔疏敬叔殺懿伯恐惠伯殺己入滕國由主人防備不復在己故難之嵩燾案左傳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叔爲介及郊遇懿伯

禮四

手

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杜預注叔弓禮椒爲之辟仇傳言叔弓之有禮鄭意敬叔辟惠伯之仇已杜意敬叔爲惠伯辟仇孔疏附會鄭意又初爲敬叔殺懿伯之說集說引劉氏敞云先言及郊而後言忌是及郊方遇忌也忌祇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及滕郊而適遇忌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一掃諸說之障孔疏引世本叔矜生聲伯嬰齊嬰齊生叔老叔老生叔弓叔矜宣公母弟於桓公爲八世孫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惠伯蔑孫於桓公爲七世孫春秋姓氏表子服它孟獻子之子爲子服氏而通志稱慶父元孫懿伯字子服爲子服氏惠伯始見襄二十三年左傳注孟椒孟獻子之孫



子服惠伯子服它當卽惠伯之父懿伯與子服它同出孟獻子懿伯不必爲子服氏案左傳襄二十三年稱孟獻昭三年稱子服椒傳曰昨之士而命之氏疑惠伯仕爲大夫乃以其敬叔以惠伯於懿伯當服期故欲辟父它之字爲子服氏其忌日祭義忌日不用鄭注不用舉他事是也所以不入者爲惠伯辟也劉氏乃云懿伯是敬叔從祖則是疏屬無服之從祖無庸辟之劉氏之說猶誤

哀公使人弔賁尙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

鄭注行弔禮於野非嵩燾案此經前云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既夕記惟君命止柩於壝似柩在道亦得受君弔經又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既夕禮至於邦門公使宰夫贈元纁束將葬弔於宮於廟

禮四

圭

於門贈則於國門又似有常所襄二十三年齊侯自莒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是尙未見柩也杞梁死國難當以禮弔而弔其妻於郊宜辭而拒之不得與此使人弔賁尙比曾子所譏蓋謂其畫宮受弔視其在野如在家爲非禮也君使至主人去杖而左聽命賓由右致命辟於路而畫宮於禮虛矣鄭注似未盡案鄭注不釋辟於路陳氏集說辟讀爲闕謂除闕道路疑車在柩無由畫宮受弔畫宮蓋畫爲拜迎拜送之門爲東西階爲庭當引車就道右爲之曾子問葬引至於壝日有食之止車就道右蓋喪車專道而行止車必於道右辟於路者猶言避就道右也下云畫宮更不待言除闕道路矣

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

鄭注孺子贛魯哀公之少子撥可撥引輜車所謂紼嵩燾案書金縢洛誥立政文稱成王爲孺子晉語里克杜原款並稱

申生孺子里克亦稱奚齊孺子秦穆公弔重耳稱孺子似孺子爲世子應爲後者之稱左氏傳稱孟莊子曰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韓宣子稱鄭子善曰孺子皆嗣立爲世卿者哀公或欲以贛爲世子用諸侯禮葬之故有若以爲可經云爲榆沈故設撥鄭訓撥爲紼甚誤撥蓋所以轉輜車陸氏佃云榆性堅忍所謂不剝不沐十年成穀者性沈難轉所載亦沈故設撥以撥輜語極明曉鄭謂榆沈以水澆榆白皮汁播地以取滑其於輜車之重且膠黏不能行矣

天子龍輅而棹幃諸侯輅而設幃

鄭注輅殯車也殯以棹覆棺而塗之所謂鼓塗龍輅以棹也

禮四

圭

嵩燾案經云葬車與殯無涉說文棹葬有木郭也棹者周於棺外殯以鼓塗象棹葬車以輅象棹並取周棺四圍爲義輅與輅通說文車欄檻也龍輅蓋車四圍槩木以象檻而畫龍其上說文幃幃帳也爾雅釋器幃謂之帳史記禮書大路之素幃也是車帷亦通名幃喪大記天子龍帷諸侯黼帷並以加於輅上天子龍輅周棺象棹故曰棹幃諸侯之輅不畫龍而下於棺惟以幃覆之鄭以殯車爲言恐誤

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

鄭注恃寵虐民非也嵩燾案陳氏集說引劉氏云買道而葬後以爲例而難乎爲繼此亦愚而過慮之一端其言近之而義猶未盡家語子路治蒲爲水備簞食壺漿以食治溝洫者



夫子止之子賤爲單父宰有齊師而禁民割麥皆急以利防民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陳義自正一施小惠於民而使之薄其哀死之情以生悻心而啟爭端亦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也孟氏不以罪予朋友不以棄予姑以是釋申詳之疑非苟幸人之不我責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

鄭注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孔疏若出使自稱己君爲寡君言雖仕未得祿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竝與得祿者同嵩燾案經明言君有饋而鄭以爲饋君徒以使曰寡君爲疑方氏析疑引左氏傳晉荀寅奔齊陳恆與之言稱寡君足爲確證衛氏集說引臨川王氏長樂陳氏

禮四

書

山陰陸氏文叔李氏諸說足證注疏之誤記禮者爲孔子之居衛居陳子思之居衛孟子之居梁居齊特著此例祿謂田祿如子思之繼肉繼粟孟子之養以萬鍾皆所謂傳食於諸侯而不可以云祿也曰使焉者卽君所使致饋者也

舍故而諱新

鄭注易說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嵩燾案左氏傳周人以諱事神是諱名之典冊自有周三代傳國皆數百年周世之傳三十又上推之以至於帝嚳而名有不勝諱矣是以卒哭乃諱卒哭而耐耐則昭穆各以次定而將上祧其祖所祧之祖不復諱親盡故也如穆王滿十六世而有王孫滿厲王胡十七世而有釐王胡齊又

如夷王十三世有簡王夷定王五世有慎靚王定亦不聞諱夷王定王之稱五世親盡不諱可知殷以前本不聞有諱以干紀號而不立諡殷制也據史記湯號天乙其名曰履稱帝乙者以帝加之鄭以爲同名非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鄭注有焚其先人之室謂火燒其宗廟嵩燾案此經上下二語緊相承專言宗廟則經義不明成三年公羊傳廟災三日哭禮也昭十八年鄭火書焚室而寬其征三日哭是國大災亦有三日哭之文此云先人之室謂居室傳自先人者先人所營宮室子孫不戒於火而焚之有足隱傷先人之心者故爲之三日哭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宣公十八年十月薨成

禮四

書

三年二月新宮火吉禘未久故曰新宮以其爲先人之神之所憑依也亦三日哭緊承上先人之室言之言所重者先人也先人之室與新宮相爲映合概以宗廟言之非也喪不慮居爲無廟也

鄭注喪不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嵩燾案鄭義似非情事義疏云古者五畝之宅受之於君非已所得賣或曰慮居謂謀寢處之安據喪禮寢苦枕塊無謀及寢處之理此喪字與喪欲速貧之喪同謂出亡也出亡則宗廟之祀無主故不敢謀居處之安古者適士以上皆立廟卒哭乃耐廟經云爲無廟也正據出亡而廟祀廢言之若爲居喪之禮不得言無廟矣易則易于則于



鄭注易謂臣禮于謂君禮孔疏臣來則行臣簡易之禮君來則行君廣大之禮蒿蕞案鄭注雜記繫巾而飯云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則繫巾周禮太宰大喪贊含玉天子諸侯之含大宰掌之諸侯朝會至者亦視含上云諸侯伐秦曹宣公卒於會諸侯請含是也雜記使人弔其次含襚贈臨皆同日而畢事含者執璧將命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蓋兼弔禮行之含襚贈皆介將命易者易直如諸侯相爲視含于者迂曲謂既殯既葬而使人歸含歸含委璧而已而云使某坐含是使之親含也故曰易于雜鄭以易爲臣禮于爲君禮似誤案鄭云大夫賓爲含黃易其辭云大夫以上使人含大誤又據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王爲使者致詞其徐君僭用王禮郊使容居以含爲記人錄語未知何所取義

禮四

美

之有司不能直正其失以拒之而託爲之辭以使其自悟容居之對亦所謂遜辭知其所窮者也案徐少昊後魯國少昊人而仕徐徐自周穆王時已僭稱王疑所謂駒王即史記所敘之偃王也其後吳楚皆僭王而徐距中國爲近子孫世襲其僭稱王又視徐爲小故遂以王禮施之容居之言不敢忘祖蓋謂徐偃王時諸侯服從皆用此禮也注謂容居駒王子孫而訓魯爲鈍恐屬意爲之辭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鄭注子思之母嫁母也姓庶氏蒿蕞案鄭注因檀弓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之文遂並伯魚之母子思之母皆謂之出母春秋左傳襄十二年言凡諸侯之喪同姓於宗廟同姓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族謂五服之親是以孔子亦言兄弟吾哭諸

廟而廟亦自有親疏次第周禮以嫡長爲尊謂之宗子其宗其祖之所自出爲大宗宗其禰以上皆爲小宗孔子之兄孟皮以病廢然苟有子固當承所宗之祀爲宗子子思哭嫂爲位而不詳其兄之名意或其賢不及于思傳記皆略之史記敘孔子世家詳其先世而不及孟皮周人皆以孟仲叔季爲次孔子之父叔梁則亦尙有兄也其敘伯魚子思八傳而至孔鮒鮒無傳乃次其弟子襄起博士爲長沙太守又四傳至延年及其弟安國亦起博士爲臨淮太守所敘錄皆有名蹟而於派分不詳子思蓋居宋居衛而終反魯自防叔居防爲孔氏宗邑子孫之爲大宗小宗必各有別孔叢子云哭孔氏之別姓於燕義有庶子官鄭注庶子諸子也此云庶氏猶若弗父之廟

禮四

美

孔氏之庶子庶子之哭其母不於祖廟而於其所出之宗他室者所出之宗之別室鄭注子思之母殯於庶氏恐失之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鄭注弑君弑父其罪無赦諸臣子孫皆得殺之蒿蕞案鄭意據隱四年公羊傳衛人殺州吁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何休注明國中人人得討之專正其弑逆之罪而疑在官在宮皆殺無赦爲濫刑故有是說誠然則亦自相賊殺耳於斷獄之義無取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在官在宮有同惡者有與聞其故者有坐視君父之被弑而不救者皆與黨逆之誅曰凡者凡是有罪從坐皆無赦也如此而後可云斷獄公羊傳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



而致難於其君者弑父弑君而及同惡之誅亦春秋之義也  
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且也貧無蓋於其封  
也亦予之席母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鄭注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得以帷蓋蒿藟案帷蓋以  
埋狗馬通上下皆然經引路馬以證孔子之言君子所以曲  
致其仁其視狗馬一而已不當有貴賤之分也據周禮輪人  
爲蓋屬攻木之工蓋弓之長六尺與帷席不相爲類而輪人  
云良蓋弗冒弗紘冒者蓋衣也帷以衣車冒以衣蓋冒小於  
帷故以埋狗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注在旁曰帷在上  
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帟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蓋衣曰蓋  
幕帟之屬亦曰蓋掌次王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  
重此經上云君於士有賜帟是士不得張帟孔子之云貧無  
蓋謂不得張帟也帟又小於蓋裏首以窆之而已舊注通蓋  
爲車蓋者誤

蓋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孔疏帟有常服而得盡飾謂更服新衣蒿藟案裏服記朋友  
麻請侯大夫之帟服皆錫衰弁經朋友當總衰孔氏所云新  
衣者何衣而於帟時更服似屬無微近當塗夏氏檀弓辨經  
云喪禮有損相有將命帟客有介閭人何爲而自拒之納之  
古人行禮未入之先或待於次或待於門外廋何地也而曾  
子子貢入之喪大記大夫之喪君視大斂君卽位於序端卿  
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此從君入者士喪禮君出

禮四

天

主人拜送襲入卽位拜大夫之後至者此大夫後至者當君  
在時自不得入豈有君親咫尺而卿大夫辟位之禮又豈有  
行帟於人而君降一等揖之之禮曾子子貢之賢聞於魯國  
君卿大夫之敬禮有素矣於區區入廋之脩容何與哉檀弓  
所記尤無如此章之猥陋者疑莊周列禦寇之徒虛誕相高  
而戴氏誤入之此章大旨卽莊子外篇儒以詩書發冢之意  
譏儒者之善飾而已莊子語傳而此所刺者  
能辨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廋不入

鄭注閔公吉服不與虞卒哭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廋猶經  
也孔疏經葛經也諸侯弁經葛而葬蒿藟案間傳斬衰三升  
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去麻服葛葛經三重期而小祥練

禮四

天

冠緌緣要經不除卒哭受服而易葛帶既期遂除首經首經  
無易葛者前云弁經葛而葬葬冠易弁非易經也孔疏誤莊  
公薨慶父亂政十有一月而始葬葬而遂除服士大夫卒哭  
而亦除服麻猶衰也不入言無有服麻而入者此由慶父廢  
喪禮以成其亂閔公年八歲見制慶父亦以見喪禮所由失  
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衍以  
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  
其妻總衰而環經

鄭注學教也子柳叔仲皮之子衍蓋皮之弟衣當爲齊士妻  
爲舅姑之服也時婦人好輕細多服總衰衍旣不知禮之本



子柳亦以爲然使其妻爲舅服之謂案喪服女子子適人者大功士喪禮其經散帶垂牡麻經亦散帶垂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是凡齊衰喪服皆繆經總衰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六升半稍次於齊衰喪服記序之大功之上其服亦牡麻經環經不繆蓋從簡叔仲皮爲魯公族孔疏引世本叔身生武仲休休生意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春秋文十八年襄仲殺叔仲惠伯已而復叔仲氏襄七年杜注叔仲昭伯叔仲惠伯之孫二十八年注昭伯叔仲帶昭十二年注叔仲穆子叔仲小叔仲帶之子叔仲皮叔仲衍皆不見於傳與子柳同時當爲叔仲穆子之後必非彭生子柳蓋魯賢者叔仲皮師事之子柳之妻與叔仲皮爲昆弟經云魯人者謂亦魯公族也爲叔仲皮齊衰以爲父後之昆弟服之叔仲衍以告謂告於子柳之妻辭重服總衰環經下於齊衰一等亦非正服也其云吾喪姑姊妹亦如

禮四

圭

斯卽喪服之云姑姊妹報者是也子柳魯之高節者亦不樂加厚妻之族因從而爲之服語意甚明鄭注直以子柳爲叔仲皮之子經義乃始糾紛矣案周之季世人各以其私意制爲之服子柳賢者亦不能正前云裕衰總衰非古也正指此

吾欲暴尫而奚若

鄭注尫者面癯天觀天哀而雨之嵩巖案左氏傳僖二十一年公欲焚巫尫杜注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早是以公欲焚之說文允部允尫曲脛也象偏曲之形篆文作尫玉篇尫僂也說文人部大徐本云僂尫也段氏注尫是曲脛之名引申爲曲脊之名尫僂同病與鄭注面癯天正反荀子正論篇僂巫跛匡楊倛注匡讀爲尫

廢疾之人荀子云跛匡仍以足疾言之其王霸篇賤之如僂注云僂當爲尫病人也廣韻云尫弱杜氏以爲尫病之人是也其引俗說附會鄭義而益失之誣此當卽僖公二十一年事記禮者以爲穆公蓋傳聞之誤而左氏傳云焚巫尫此云暴義較近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憤其不能以救旱而暴之又牽及尫者何爲便焚之集韻焚火灼物也玉篇灼熱也疑左傳言焚亦祇是暴意

禮四

圭

禮記質疑卷四終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1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初更立五等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孔疏引鄭志答張逸微子箕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嵩熹案虞書輯五瑞卽周禮典瑞

公侯伯執圭子男執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者也四岳羣  
后以五玉爲差自唐虞已然杜預春秋氏族譜邾顓頊之後  
有陸終產六子其五子曰安邾卽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  
裔邾俠爲附庸楚重黎之後周文王時其苗裔鸛熊爲文王  
師苒少皞之後周武王封苒與期於苒許堯四岳伯夷之後  
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以續太岳之嗣杜氏所述皆出世本  
楚邾苒子國許男國其來已久疑武王所封各國之苗裔卽  
虞書頒瑞之義以明一王之大法而已通考云徐子爵出自  
伯翳始封於夏歷殷迄周爲徐戎鄭謂殷爵三等未知何據  
其云畿內謂之子則是殷爵固有子矣畿內及五服建國同  
制爵亦同安得謂畿內盡稱子

案古紀循輩因提禪通疏位  
多繆悠之言而諸侯之名始

見黃帝紀虞書統名之羣后如契封商稷封邰皆不詳其名爵夏書可紀者防風氏有扈氏有窮氏及有鬲伯明斟灌斟尋之屬並以氏紀歷商始有侯伯之名疑商以前但分五服以五玉頒瑞別其等數至周始備其制而周之封爵實止侯伯二等三恪稱公其稱子男者皆立國夏商以前降而爲子男者也春秋列國皆然其稱續封卽降封也吳楚僭國不與朝會聖人以義制法使從要荒稱子之例文武時未有封也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正謂此等先儒於此義多未有發明疏云文家五等質家三等而引孝經證夏制之非三等不知五等之封由來蓋遠殷亦未有變也鄭據殷爵三等遂以此經制田爲股制而謂周公斥大九州之界以證周禮封國之等大司徒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司農云公所食租稅得其半其半皆附庸小國參之一四之一皆然

案鄭注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

上

一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疑三代取民之制皆什一封建國制貢不應乃如是之重鄭又以一易再易三易之地爲言徒增枝節而已魯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泰山亦魯封地而自主東岳天子以爲四鎮則五百里四百里之地不必盡爲所受之土田定四年左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史記衛世家以殷餘民封康叔居河淇間故殷墟晉世家唐有亂周公誅滅唐遂封叔虞於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三代建國皆因其故封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奄地最大以封魯諸所建國皆以有罪滅之而後改封唐亦侯國而僅得百里限於地也疑周禮所載爲唐虞建國之常制其後或削地或益地或改封地勢屢變周制五等但異以命數而地制不必悉均歷時久而建國益繁大率因其故地



析而分之合而併之不復能如舊制矣案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略言之異義公羊說廢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遞相減少恐非事實三傳之文具在略可考見三代封國之遺制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周公之營洛猶其遺也而封國不以屬之司徒爲正其封域足見周禮所述追溯皇古分國建邦之法不專爲周制也鄭注一依周禮爲說於所不能通者極目之爲殷禮王制漢博士之書會萃三代之禮爲之辭證之傳記而固有以辨知其異同矣

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鄭注元善也善士謂命士孔疏天子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所以異於諸侯之士嵩齋案元士者六官以下有司之長有

禮五

三

上士有中士有下士以其分職而領之謂之元士元者長也方氏慤云上士稱元士與元子元侯同義附庸之國不以里限舉元士以起例中士下士之爲副者皆統其中鄭通命士言之似泥孟子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與此所述微有參差而此爲得其實周禮司服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司服五冕卿大夫得服元冕故自天子大夫以上命數視子男制祿亦如之士之命數自分三等而分職爲多子男制田有常數以通之士則畿內之田有弗能給士一命得受邑邑方二里惟附庸之國不限里數是以元士視附庸而可以降殺之等差之王制言爵祿原本

孟子皆約略爲之辭而此之言元士視附庸者視孟子爲僞矣

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

鄭注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孔疏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云七人以上授之上地所養者眾也五人以下授之下地所養者寡也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言上地家七人者中地之上家六人者中地之中家五人者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上地之上家十人至下地之下家二人有九等此經自九人至五人惟五等據庶人在官之祿言之嵩齋案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

禮五

四

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是以周制授田三等地磽則倍給之遂人辨上地中地下地亦以萊五十畝萊百畝萊二百畝爲差知必非食多者受上地食少者受下地小司徒之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以家之口率計之非言地之等也故下接言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餘者餘夫也七人之家在役者三人則是一夫而有二子其半爲婦女老弱二子則一爲餘夫餘夫別受田二十五畝周禮明分三等以稽人民之數鄭注於此乃辨爲九等之說於經義亦稍忤矣竊意此以農夫所食多寡爲庶人官祿之差農夫所食多寡視其力庶人在官之祿多寡視其職周禮原人詔穀用一曰稍食而約計其食云人四



黼上也人三黼中也人二黼下也鄭注謂一月食米六斗四升曰黼以中人計之五人之食十五黼是庶人最下之食月得米九十五斗葉氏時云王宮之宿衛宮正均其稍食后宮之人民內宰均其稍食士庶子及眾庶之守城郭溝池者掌固均其稍食馭夫圉師府吏之在宮中者校人均其稍食內外朝官吏留治文書者彙人均其尤食大率以是爲等疏申鄭義以爲農夫受地之等者誤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士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鄭注此諸侯使卿大夫類聘並會之序也其爵位同小國在下爵異在上嵩齋案周禮六官皆卿六卿之貳皆中大夫前

禮五

五

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卽周制也周制無上大夫上大夫卽卿故卿自爲一位天子有中大夫下大夫諸侯無中大夫貳卿者皆下大夫也故大夫自爲一位崔氏靈恩於此云小宰小司徒爲上大夫小司馬小司空爲下大夫是五大夫別分上下大夫有二位矣三卿又分三位與周禮乖異疑此數語見成三年左氏傳蓋東周以後列國自爲之制僖十二年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其禮數亦各有等非復周禮之舊矣案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管仲言天子有二守國高在所謂命卿也是以諸侯之卿亦各有等至列國之季而益分矣王制自引左傳之文以明三卿之等視國大小爲差不必專爲聘會言之注家必以此求合周禮固無當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鄭注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二十七人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嵩齋案鄭氏此訓仍承上節言之而以國大小爲差於數居三分之義無取典命公士一命侯伯之士亦如之子男士不命鄭注大宗伯列國之士一命於子男爲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此云命數兼及大國之下士次國之中士小國之上士於禮亦無微草廬吳氏清江徐氏並以此節錯簡當在下上士二十七人之下似爲近之而鄭以上九中九下九爲三分方氏慤以上士中士

禮五

本

下士各二十七人爲三分於各居其上三分之義亦無取據周禮六官之屬其分職或上士或中士或下士或上士統中士或中士統下士或三者兼統其數皆相倍所謂各居其數之三分者上士一人則中士二人上士二人則中士四人以一統二以二統四三分之而上士居其一中士居其二連上而得三分之數中士二人則下士四人中士四人則下士八人以二統四以四統八三分之而中士居其一下士居其二下以中爲上亦連上而得三分之數其有中士下士爲三卿五大夫以下之分職言也方氏慤云其有者中士下士諸侯或有或無周禮之文具在方氏略而不考而意爲之辭胡氏銓至謂上士數居大半中士下士各居上士之三於鄭氏以



九爲分方氏以二十七人爲分之外又增一說亦失周禮建官之義矣

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

鄭注立大國三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此大界方三千里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嵩憲案鄭氏此訓蓋以畿內之制通之畿外十二小卿者六官之副皆中大夫二人言九州建國視畿內公卿大夫皆十倍之而統計其大界三千里以爲殷制專據周禮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六服各五百里定爲周制七千里則非也禹貢九州自冀而南爲豫爲荆揚而荆揚地最

禮五

七

廣東爲兗爲青西爲雍西南爲梁梁地亦最廣而冀自處北天下之勢贏於西南而縮於東北兗青二州之地不足以當一梁至舜而北加并東北加幽營實始居中以制四方其後併青於營併梁於雍而廢并蓋殷都多在豫地其北爲冀梁地已多淪於夷視舜十二州稍狹矣郭注爾雅九州以爲殷制者是也周起雍東併徐於青而稍分青地屬兗東北併營於幽而別分幽地爲并九州之地不加於殷周公營洛建天下之中以殷見諸侯爲周禮九服之義所自仿大司馬及職方氏所敘衛服之外尚有蠻夷鎮蕃四服大行人以蠻服屬之要服是夷鎮蕃三服皆宜屬之荒服禹貢要荒並數亦不宜專及要服而以七千里爲斷九州地勢自有參差如青徐

兗三州專隸東海一隅而又加置營州三代畫野分州皆詳於東北而略於西南爲西南地廣力有弗周故也周公何從斥大九州之地倍於殷而又加至一千里哉九州以正疆域九服以示藩衛取義各別九州之道里不能適均九服之疆界豈能四達王者建中定制略示大法而已鄭注通九州五服之數以求合周禮遂據此以爲殷制亦稍泥矣王制以八州三千里定中國之地勢正據漢初言之其時北極代遼南界閩粵相距實不逾三千里賈生所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博士竇早及此漢儒傳經者守章句而未達事變輟轉至今固無當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

禮五

國六十有三

鄭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周日畿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則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雖有致仕猶可卽而謀焉嵩憲案鄭意以周禮未嘗名國都爲縣商頌但言邦畿而夏書已有酒荒于厥邑之文因通邑於縣以爲夏時之稱陳氏祥道引周禮有在鄉之縣有在遂之縣有采邑之縣有閭田之縣故王畿統謂之縣其說近之而義未盡



周禮四井爲邑四甸爲縣邑縣地至小而詩書多稱國都曰邑湯誓率割夏邑立政其在商邑周書用附我大邑周及諸言作新大邑宅新邑是也詩商邑翼翼作邑於豐無云縣者史記鄒衍名中國曰赤縣神州始皇紀字縣之中陳書高祖紀光宅區縣唐書禮樂志福流寢縣謝莊文埽恥瀛縣締寓開縣皆承鄒衍之遺名天下曰縣絳侯世家盜買縣官器索隱縣官謂天子疑秦漢之際乃有此稱經云天子之縣內亦漢時語也鄭據夏時言之似屬無徵其縣內之國九十三容亦有世祿及他有功者之賜而以井里推之王畿千里提封百萬井百里之國九去田九萬井七十里之國二十一去田十萬二千九百井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去田十五萬七千五

禮五

九

百井合三十五萬四百井約得王畿三分之一八州建國大小分井以三相函王畿大國得八州之一分而殺其一次國又贏其一而以三相函以合三分之一之數正不必如鄭注所云九十三國按地分布一無畸零也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鄭注殷承夏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嵩巖案緯書所記殷周國數本不足據而云千八百國與此千七百七十三國數正相符蓋一總其成數一詳其細目也鄭復據此爲殷禮

以爲關盛衰之中然則周公廣土增爵至于千八百國乃謂之盛王制顧不舉周制之盛而舉殷制之衰者乎三代建國各因其舊有罪誅之滅之而後改封侯國附庸皆先代小國仍其祀不廢封國地廣者包而有之謂之附庸所以爲仁至義盡也杜注左傳如邾小邾極牟葛蕭鄆郛並云附庸小國僖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杜氏無注似須句顓臾並當爲魯附庸所云附庸之國或曹姓或子姓或風姓必非周所建國無疑外如舒蓼州來偃陽不羹鍾吾之屬皆小國而不云附庸者不並入大國封內不得爲附庸也經云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亦約言之春秋如邾小邾屢與盟會未嘗不聽其自達附庸不與者附於侯國封內卽不以大小之國

禮五

十

合計而數之也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鄭注田稅所給官謂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孔疏官是車裘故用近物御爲尊重故用遠物此殷法也嵩巖案孔疏以鄭注王制建國並云殷制因亦附會及之葉氏夢得云官者宗廟社稷賓客燕饗有司所供也御者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君子廉於奉己嚴於事神故有司所供主在百里之內王所用主在千里之內義疏亦取其說據周禮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



待賜予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職歲掌邦之賦出以待會計內府待邦之大用外府受邦之小用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服不會似九賦財用之式各有職掌鄭注大府云夏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用正不必以遠近分隆殺外府王及后之服不會常用所需非經制也鄭以共官專屬之文書爲御專屬之衣食恐未安田稅所入則甸師耕耨王藉以供盥盛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廩人掌九穀之數以詔穀用惟祭祀用藉田其九穀之數藏者倉人制其用者廩人不得有百里千里之分於其中等而別之鄭云田稅亦非也疑此卽載師任地之法所謂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皆

禮五

士

以其官者也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皆以爲御者也爲御以供服御卿大夫之采地皆爲御者也經言百里之內千里之內而不言賦貢之入足證注家之誤

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鄭注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老謂周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嵩齋案史記黃帝置左右太監監於萬國其制實辨自黃帝至堯乃以四岳領諸侯虞書言羣牧卽四岳所領之諸侯也竹書紀年文丁十一年賜季歷圭瓚秬鬯九命作伯鄭詩箋

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書西伯戡黎王肅謂之二伯是二伯之名始於殷黃帝謂之監唐虞謂之岳鄭注西伯爲雍州牧楚辭天問伯昌號寢乘鞭作牧王逸亦云雍州牧卽據王制八伯之文而引虞書羣牧竝以爲九州諸侯之長疑經云屬長連帥卒正州伯卽漢世以州統郡以郡統縣之制而文之以封建合三代之遺文參以漢世制度非古建國之常法也秦漢以後建官分職大小相維統於一尊博士因以推之三代以明天子大一統當使四方諸侯更相連屬以奉朝請注家必援詩書之文以實之非所詳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孔疏引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下文其祿

禮五

主

視諸侯之卿謂公之孤也嵩齋案周禮太宰施典於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施則於都鄙建其長立其兩施法於官府建其正立其貳兩以副長貳以副正則監者所以副牧也書梓材言王敗監卽命監之辭其云疆畝墜茨丹牖皆牧所有事而監卒成之周禮典命王之大夫四命公之孤亦四命疏以大夫爲監者當公之孤實不誤公孤之名見於禮經而傳記無可徵惟周書有命監之文酒誥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王氏炎亦據以爲三監孔傳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實三卿之命於王者左傳亦云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蓋齊初立國而國高爲命卿曰天子之守卽此使爲監之意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因謂之三監公孤之制周禮已



未盡行而三卿之命於天子者三傳猶能言之記禮者據拾  
西周遺聞約略爲之辭證之周禮猶有可推見者孔疏以爲  
殷制失之遠矣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鄭注三公八命加一命則服龍衮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  
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孔疏九命卷龍之外若有加益  
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雜記謂之褒衣嵩素案周禮典  
命上公九命車旗衣服禮儀以九爲節侯伯七命以七爲節  
子男五命以五爲節衮冕九章鷩冕七章毳冕五章即衣服  
之節也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未及九章七章五  
章之等則從其次者出封加一等乃各服其正服若不出封

禮五

主

三公加一命而服衮謂之賜服加命者加於命數之常也此  
舉三公一命卷爲例下三語通辭卿加一命服鷩大夫加一  
命服毳皆賜服也明所加者非正服鄭注多於此則賜語殊  
無據疏因謂九命之外有褒衣大誤褒衣即加服也僖二十  
八年賜晉侯大輅之服杜注大輅金路周禮巾車金路樊纓  
九就金路之服以九爲節即衮也案杜注其服鷩冕誤晉侯爵當服鷩  
而有衮冕之賜故謂之褒衣公服衮亦謂之褒衣者衮上服  
所以尊之案鄭注雜記喪衣始命爲諸侯之衣及朝覲加賜  
之衣似欠分曉雜記復諸侯以褒衣冕服冕服正  
服褒衣加服蓋兼用之後云公襲卷衣一褒衣一卷衣鄭注  
自爲緣衣之誤孔疏云上服最在內者誤也詳見雜記  
周禮司服舜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  
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鄭

意司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不言十二章之服遂謂大  
裘表裘疑禮服無表裘大裘據冬至祀天言之其服仍十二  
章也案玉藻裘之稱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  
大裘不褻大裘不褻則上禮弗敢充也又云禮不盛服不充故  
二章之服之用以郊天也玉藻顯著其文諸儒未一詳考耳  
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鄭注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是十  
二章之服通名爲裘玉藻於九章之服以龍衮別之故知司  
服之云大裘者略文也左傳之言火龍黼黻三辰旌旗自據  
諸侯言之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又云王建大常公侯建  
旂鄭引左傳三辰旌旗謂升日月星辰於旂然則交龍爲旂  
又何升乎周尙文冕服之章尤文之外見者反細於古制必  
非事也鄭注郊特牲乃謂日月星辰之章爲魯禮殆尤支離

禮五

南

不足據矣案冕服九章先儒多  
能辨之而義均未盡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鄭注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孔疏此夏殷制也嵩素案周禮典  
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  
一命士不命周制天子六官皆卿諸侯三卿兼六官之職其  
副卿者大夫也故卿大夫之等視其國而別無卿大夫之等  
列國卿大夫之等始於東周以後則諸侯之僭禮也準以周  
制亦全失其舊甘誓言六卿伊訓微子並言卿士說命言大  
夫師長卿大夫士之名三代同之而命數創自有周郊特牲  
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所謂爵者命數也蓋周制之文也埤  
雅命秩爲爵殷以前無之孟子所謂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



位三卿五大夫之位惟均定於一尊也卿大夫命數之不同周制之素也疏據以爲夏殷禮舛矣

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鄭注民之志邪淫則其所好者不正同陰律也嵩燾案史記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律有陰陽是名六律六同總謂之十二律而六律其準也虞書同律度量衡鄭云律陰呂陽律也王氏肅云同齊也律自兼陰陽言之不必別分同律與虞書之文正同律也禮樂也制度也衣服也皆守一王之大法同字貫下四項疑下正之二字當承志淫好辟爲文蓋錯簡也虞書詩言志樂記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

禮五

志

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志者詩之所從出也志淫屬陳詩觀風言之好辟屬納賈以觀好惡言之志淫好辟民俗之流勢將蕩而忘返故當矯正之至於歷律禮樂制度衣服一代之典考之定之同之以示諸侯之法守而巳有敢變易者流之討之奚待正之哉此爲錯簡無疑也案正民俗之法守脩明禮樂制度即所以正之二字通結上文志淫好辟亦須是考求禮樂制度以爲正之之本所謂正之者仍正其志淫好辟之過也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

鄭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孔疏宜者令誅伐得宜造至也言至父祖之廟也嵩燾案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肆師凡師

甸用牲於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亦如之太祝掌六祈一曰類二曰造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禱之祝號司巫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恆三者之祭見於周禮甚詳虞書肆類於上帝周書宜於冢土詩是類是禱毛傳於內曰類於野曰禱爾雅禱禱師祭也起大事動大眾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說文禱以事類祭天神詩書傳記多能言其義鄭云其禮亡蓋謂秦漢以來此禮久廢其儀文無可考鄭氏注禮多引漢制爲證三者之祭皆漢制所無也據太祝類造列之六祈似類造一例禱禱一例攻說一例而類造禱三者爲祈禱祥

禮五

志

當周禱字解非禱義禁攻說三者爲禱哉患於太祝之六祝則祈禱祥吉祝也弭裁患化祝也於太祝之六辭則皆禱辭也推求其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鄭注兆爲壇之營域是類亦爲壇案鄭注四類日月星辰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疑類祭王出適諸侯及征伐告天視所出之方各於其郊祭故曰四類鄭注日月星辰分兆四郊於禮無徵類者祭天而又云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肆師亦云類造上帝似二者之祭亦通行之而云爲位是類祭皆別爲位也肆師用牲於社宗與類造連文故鄭注太祝云類造皆有牲詩序桓講武類禡也是類祭且有樂矣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曲禮外事用剛日鄭注引春秋甲午祠兵類造之祭皆用剛日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禱言以事類告也說文禱



告祭也造從告

案杜子春讀造如造次之造義亦未盡

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必

告於祖奠於禴諸侯相見必告於禴反必告於祖禴類造二

者皆告祭之名合告曰類特告曰造疏云造至也誤太祝設

軍社鄭司農引春秋傳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爾雅

所謂起大事動大眾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有事非但祭

也古者師行載社主必先祭告孔疏於此云載社主也甚允

說文宜所安也蓋載社主以行祭而安之而統爲祈禱之祭

孫炎云宜求見福祐也凡禱祀皆以祈福而取義於福祐非

所以名祭也疏云令誅伐得宜則尤陋矣

案太祝大師宜於社但取所事之宜何以云宜於社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禮五

主

鄭注事謂征伐孔疏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

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嵩肅案孟子諸侯朝於天子曰述

職考禮正刑正述職中事經云無事明與時見曰會殷見曰

同以事見者異也禮以興化刑以止姦一代之典章所謂大

經大法者諸侯不得自爲損益天子所以統制諸侯一道德

齊風俗惟此禮刑二者之用而已其有變通就王朝考而正

之明有尊也疏以考禮正刑一德分列三事恐非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

孔疏賜弓矢謂八命作牧鄭注宗伯八命作牧云諸伯有功

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

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七命以下不得賜弓矢尚書大傳云

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錫鉞鉞謂上公九命鄰國臣弑君子

弑父者得專討之晉文公受弓矢不受鉞鉞崔氏云以不得

鉞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魯無弓矢之賜陳恒

弑君孔子請討之者鄰國寡逆亦得專征伐若鄰國無罪而

輒征之則不可故哀公八年魯伐邾吳子討之是也嵩肅案

周禮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論語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疑三代無命諸侯專征之

事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賜西伯弓矢得專征伐淮南子

命將之文授鉞授斧必親其辭曰自此以上至天下至淵將

軍制之六韜法亦云然蓋兵家言也周禮司弓矢唐弓大弓

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注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

禮五

太

受王弓矢之賜詩序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也左傳文四年

甯武子言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

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杜注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

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是諸侯有功得賜弓矢文

侯之命及襄王策命晉侯之辭無言及專征伐者

案定四年休注天子賜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荀子大略篇天

子離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彤弓本諸侯之弓故與馬及大

路之服戎路之服同賜孟子載葵邱之會四命曰無專殺大

安得有專征伐之事夫齊桓霸主猶明此義如崔氏靈恩之說諸侯賜鉞鉞得自

相殺其謬已甚而引晉人執衛侯歸之京師爲證則晉文公

自以私怨出衛成公於楚既復國而又執之又鳩之其終納

賂以免春秋書晉人不與晉之執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



歸於京師猶爲稍近於正其不得專殺則同也疏又以八命爲八伯專征一州九命爲二伯專征一方而以賜鉞鉞當九命尤爲無據僖四年管仲引召康公命太公之辭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謂諸侯之陵犯王命者太公未嘗爲二伯以主諸侯也鄭注西伯戡黎文王爲雍州伯南兼梁荆而黎入殷圻內屬冀州文王以八伯征及畿內之國說文戡作伐云殺也則並專征與殺矣疏於此以意擬之非事也陳恆弑君孔子請討春秋之季王綱益微聖人自制其義於心以明春秋之大法豈與列國諸侯私相討伐者相提並論哉吳晉爭霸非有王命魯於諸侯自爲宗國不受正於吳伐邾非也而遂與吳討魯以伐邾之罪則尤非也記禮者承周末

禮五

五

諸侯之專征專殺傳會經義而假王命以臨之疏因比合春秋時事以爲之辭有害經義甚大證之經傳而固知其不然矣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鄭注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孔疏下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左學小右學大此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嵩齋案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使其屬守王門保氏使其屬守王闥蔡邕明堂論所謂周官有門闥之學是也此公宮南之左卽虎門之學以教國子者禮言諸侯之學僅見於此而文王世子言始立學似亦據諸侯之學言之而東序瞽宗上庠之名畢具後

言語於郊以德進事舉言揚三者爲之程而兼及曲藝則又學之通及於庶人者詳見文王世子辟雖爲天子之學領官爲國學則專以教國子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國士之版以待致諸子鄭注並以公卿大夫之子弟言之正與虎門之小學相當不得下及庶民州里庶民之秀者由鄉學升之國學國都以內庶民學者必由鄉學升之國學文王世子所云四郊之學以德事言三者之選卽升學之法也禮文錯綜言之可以推考而知其大略鄭氏援此以定四代學制而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小學也在西郊禮器注云判

禮五

五

宮郊學字或爲郊宮孔疏因謂魯以小學爲領宮天子亦以小學爲辟雖引鄭駁異義三靈一雖在郊展轉相沿與禮經之言學制無一合者周立四代之學文王世子言上庠虞學也東序夏學也瞽宗殷學也庶人之學名虞庠所謂虞庠在國之西郊者是也所以名之大學者亦國學之分凡州黨之學貢之成均者必升之郊而序進焉曰大學在郊重其名也國老者卿大夫致仕之老庶老者庶人之老養國老於國學養庶老於庶人之學經義原自分明虎門之學自八歲以至十五始就學者入焉故曰小學其餘通謂之大學案鄭注學云古之仕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正與門闥之學之專教國子者相當小學爲子弟之始學者羣聚其中而以之養老可乎鄭氏於大學小學之



名言之未晰而學名之與學制聚訟至今益滋淆亂矣  
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鄭注禡師祭也爲兵禡其禮亦亡孔疏受命於祖在造乎禡  
之前前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卻  
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之事所以文倒也疏又引肆師  
注祭表貉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  
曰黃帝嵩壽案周禮大司馬鄭司農注云貉讀爲禡爾雅疏  
禡周禮作貉詩是類是禡毛傳云於內曰類於野曰禡經云  
禡於所征之地則是至所征之地而後祭也肆師表貉之文  
明立表以爲位與毛傳在野義合小宗伯大師立軍社奉主  
車鄭注遷主曰祖曾子問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

禮五

主

言必有尊也春秋隱十一年左傳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  
杜注授兵賦車馬也大宮鄭祖廟凡出師必告於祖廟而奉  
遷廟之主以行受命謂奉遷主軍中示有所受命也受成於  
學禮無明文案孔叢子問軍禮篇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  
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於廟學以受成然後  
類於上帝樂於郊以出是告社奠學在廟上帝  
之先而於受成義無取疑孔叢子後出不足信疑即魯頌之  
在泮獻功告於廟以受其成下文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  
以訊誠告申足受成於學之義受命於祖者在軍將事之辭  
受成於學者旋師奏凱之辭孔疏以爲通在禡祭之前失之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

鄭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  
冬曰狩孔疏引鄭釋廢疾歲三田謂以下乾豆三事尚稽案

春秋桓四年公狩於郎公羊傳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穀梁  
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何休據  
歲三田之文以駁穀梁而鄭釋之隱五年左傳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皆於農隙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  
實證以周禮之文蒐苗禮略獮狩禮詳以獮用旗物則徒眾  
多也冬狩而教大閱左氏傳所謂三年治兵即大閱之禮疑  
四時皆田取備豆實之用而已案周禮獸人凡獸入於腊人  
祭祀共豆脯醢者邊實醢者豆實醢通言之鄭注醢人作  
醢及醬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醢之云乾豆者以豆實醢鹿  
麋兔用田獸爲多也賁客及君之庖皆  
豆實而以祭祀爲重故專以乾豆言之不必歲徧穀梁四時  
之田用三最得其實田取農隙夏時農隙無多而苗禮自備  
何休注公羊云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亦不謂無夏苗之禮

禮五

主

春秋書狩者二書蒐者一書大蒐者四書大閱者一書治兵  
者一案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因治兵  
而行蒐禮因大閱而行狩禮故田以秋冬爲正公羊  
於昭八年發其例云蒐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春秋紀異無所  
識而書蒐爲其罕也東周以後四時田政多廢不脩案詩序  
哀公好田獵於盧令言襄公好田獵左傳亦云晉  
侯好田則又常時從禽之事不必四時一舉矣經云無事  
歲三田常禮也車攻吉日美宣王田獵而云之子於苗則因  
會諸侯而田事之盛也非常禮也公羊穀梁二說與周禮互  
有異同而義實無悟鄭據此爲夏禮恐未然也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  
鄭注下謂弊之佐車驅逆之車孔疏引鄭答趙商春夏用大  
麾秋冬用大常綏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則春夏田用綏



下謂弊之者謂弊仆於地也詩書案周禮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旄大司馬秋獮辨旗物之用亦略同鄭答趙商未知何據而司常游車載旌鄭注游車木路王以田以鄙析羽爲旌五采繫之旌上所謂注旌於千首也其注明堂位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田僕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山虞大田獮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澤虞大田獮弊田植虞旗以屬禽弊者止也田止則植旌以告獲凡建旌旗無弊仆於地之事案大司馬有弊旗作旗之文則作亦非弊仆疏引詩傳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抗綏於地之謂疏引詩傳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抗綏者以表獲也正是此義曲禮武車綏旌德車結旌下卽綏旌

禮五

重

也結旌則結而不下植旌曰抗綏垂其綏於下曰下綏與天子所建之常諸侯所建之旂又別一物故以大小別之周禮戎僕有倅車道僕有貳車田僕有佐車與驅逆之車互舉則佐車者天子木路之副車也佐車以衛王車宜取便利故以田習之大夫乘木路而不必有佐車是天子之佐車得從大夫以田大夫比禽以獻各從天子諸侯所植之旌不別樹旌也注義恐未然

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孔疏月令正月獮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獮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獮一歲再祭魚此謂十月時當燕案近王氏經義述聞云夏小正正月獮祭魚逸周書時訓篇驚蟄之日獮祭魚竝

與月令同魯語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講罟罅取名魚登川禽大寒降土蟄發皆在孟春淮南主術篇獮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漢書食貨志紂獮未祭罟網不布於壘澤高誘注淮南顏師古注漢書竝以爲孟春之月據周禮魚人掌以時魚爲梁春獻王鮪月令孟冬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案收水泉池澤之賦是聽民取魚也而漁師至季冬始漁蓋魚常物季冬水澤腹堅魚皆深伏不易得故漁師取之季冬命漁師始漁季春薦鮪於寢廟詩序潛季冬薦魚春薦鮪也賈公彥周禮疏以爲一歲三時取魚皆爲梁竝云取魚之法歲有五而引鼈人秋獻鼈魚謂秋亦取魚鄭司農注鼈人以時簀魚鼈謂以叔刺泥中搏取之然則秋惟叔魚漁人捕魚以冬春二時十月天寒水落獮可以取魚再寒而冰孟

禮五

重

春冰解獮又取魚故凡取魚以獮祭爲斷而獻魚以季冬獻鮪以季春蓋季冬冰堅魚伏不易得季春魚長大魯語故謂之名魚皆獻其美者而已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

鄭注杪末也而未詳其義案周禮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必於歲之杪卽所以均節財用之法謂以今年所入之數制明年所出之數也所謂式者有一定之常式有一年之通式祭祀用常式賓客服用視所入之數而均節之則一年之通式也均者比而齊之節者等而制之三十年之通謂通計三十年豐耗之數爲之等差如大荒耗一年之儲後雖有豐年亦稍節其用以補之故曰通也舊注於此均無詮釋



祭用數之仿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

三年之仿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鄭注仿者算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喪大事用三歲之什

一暴猶耗也浩猶饒也孔疏仿是分散之名考工記石有時

以泐鄭司農云謂輪人以其圖之防捐其數彼注云三分之

一此云什一以民稅十一國祭所用亦什一也嵩素案鄭孔

此訓以經義求之皆恐未然下文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是

此節正文謂有常式也冢宰制國用以年之豐耗定所用之

贏縮通一國之經制言之而祭祀之用不在數易言歸奇於

扚太元經作芳郭璞注云成也謂歸此一成之數也鄭注周

禮輪人以其圖之防云防者三分之一並與此仿字同義通

禮五

案

言一成之數也總會祭祀之用提出此一成祭有常經而所

用不必適一故通言之如鄭注輪人三分之一則已多此言

十分之一則太約矣而後以制用所餘爲一歲之儲案下九

六年之蓄三年之蓄皆謂九年云用數之仿者明不在所制

用數之內也喪三年不祭喪用三年之仿蓋併三年祭祀常

費爲喪紀之用而其中天地社稷之祭不以喪廢則是三年

之仿仍當酌殺其數案鄭注越紼也越紼車索孔疏未葬

而往祭之停住之時謂之紼若在人挽而行之則曰引據

疏云屬紼於轡未詳所據曾子問天子郊社五祀之祭簠簋

既陳天子崩及後喪皆廢焉有喪在殯而祭天地社稷之禮

之越同言路車之索不用絲而用苧麻既夕記所謂約綬約

哭所乘車既練所乘車五乘鄭注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

紼正素車之飾祭必卜九式之用祭祀爲大喪紀兼三年祭

祀之式豐儉均爲適中喪祭用不足者以常式之數爲不足

於用也有餘謂有存餘暴殄也浩者輕薄之意集韻以水沛

酒曰浩謂清薄也案陳氏集說暴殄敗之義言不整齊浩祀

此有餘不足正承上祭用數經言喪祭之用常變相參語語

承遞而下義足辭完略無滲漏鄭以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

一謂之仿則是祭祀之用亦無常數也與下豐年不奢凶年

不儉不相應周禮九式其喪荒之式非常數祭祀居八式之

一而所用僅及十一亦太簡矣古禮不如是也

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

鄭注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

禮五

案

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嵩素案鄭意以

此專屬庶人謂大夫士之喪有二事而經兩言自天子達語

自分深淺上言葬殯之期有遲速而致哀則同下言禮數之

等差極之庶人不封不樹亦云簡矣而專心一志於親之喪

以盡其哀則自天子至庶人同也天子諸侯聽於冢宰大夫

士公事致於君私事廢自始喪至卒哭以至祥禫自有國有

家以至庶人事各不同而居喪一主於哀不貳事者治喪禮

不以他事間也案禮經凡言喪者通辭也而其中各有分辨

言之如此之爲喪不貳如鄭說則自天子達於庶人句爲無著

矣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鄭注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孔疏引盧植云從生者謂除服後之吉祭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則不易牲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植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云奠祭之牲器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無官爵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尙爾喪後吉祭可知鄭言奠者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耳楊森案孔疏引盧植說甚允又據生者無官爵以傳會鄭義不知記禮者通士以上言之未嘗及庶人也奠者喪祭至卒哭祔而用吉祭云吉祭者禮數器物有

禮五

考

異虞祔練祥之爲吉祭猶喪祭也故皆用死者之爵此云祭但謂宗廟時祭而已古之祭禮文繁而事務盡其實士田祿薄牲器之供不能上逮大夫先王制禮使人所以上事其祖父其義足以自盡而已士二廟或祖爲大夫而父爲士必祭大夫以大夫之禮祭士以士禮則祖與父牲器皆異人子之心反有不安故祭從生者三代之制然也後世未嘗著爲律令聽人子之自建其情而不爲之限制此亦古今之異宜矣鄭注並奠祭皆從生者似未審方氏析疑但據生時以大夫牲鼎養不應以士禮奠爲言皆未達先王制禮之精意者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鄭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武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股

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嵩肅案義疏云鄭氏此說皆原於禮緯在西漢時言始封之君爲太祖以下五廟迭毀韋元成也言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劉歆也魏王肅言廟制同於劉歆鄭氏以高祖而下與始祖爲五同於韋元成盧植馬融亦守此義議禮者多伸王說又據王肅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二室則周廟宜有九竊意經文明言三昭三穆自祖禰而上推之文武二世室不得與四親廟通言昭穆證以經傳之文鄭注實有不可通者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語出古文而其言要有所本禮經言七廟其繁並未據爲周制祭法王立七廟曾子問取七廟之主又七廟無虛主僖十五年穀梁傳天子七

禮五

考

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始封必爲祖范甯注卽據祭法爲言足知禮言七廟通辭也非專言有周一代之制荀子禮論篇亦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家語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蓋祖廟暨四親廟天子諸侯同而親盡當祧天子特立二祧以賅羣祖爲親盡故曰遠廟遠廟之祧仍須與四親廟序昭穆合之爲三昭三穆析之則四親自爲廟二祖自爲祧也蓋三代王者皆累數十世太祖廟之夾室不足以容故立二祧以統昭穆之祧主周禮命官曰守祧明有尊也其分藏於祖廟夾室者先公之祧也由太祖順而下之藏於二祧者先王之祧也由高祖以上之二祖等而上之

案祭法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享嘗乃止親盡而祧上之由廟而祧而後遷主而藏之亦以明有漸也



分昭穆爲二祧升二祖主祧自爲二廟曾子問七廟無虛主  
高祖以上之二祖所以正祧廟之主也經言七廟三代之通  
制也文武二世室爲百世不遷之主則周制也劉歆之言九  
廟是也鄭合文武世室以言七廟則夏殷禮異而天子五廟  
下同於諸侯不足以云七廟矣禮器旅酬六尸足爲三昭三  
穆之證周公宗祀文王明堂其時文王爲祖廟周公特冊此  
制以明文武當別立廟用此以爲之程至穆王時文王當遠  
廟之祧又再傳至懿王文王爲文世室至懿王子夷王而武  
王爲武世室不曰廟而曰世室明與太廟並尊也此周公制  
禮所未及故周禮無世室之文言禮者必以文武世室爲七  
廟之通制於經傳之文抵牾多矣

禮五

禘

春日祈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

鄭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春日祠夏日祈以禘爲殷祭詩小  
雅曰祠烝嘗于公先王孔疏郊特牲春禘鄭注禘當爲禘  
祭義春禘鄭注夏殷禮引詩小雅謂文王受命改殷之祭名  
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祈謂案戴氏記如祭法之言禘喪服  
小記及大傳言禘其祖之所自出自據大禘言之祭義春禘  
秋嘗郊特牲饗禘有樂食嘗無樂以禘爲春祭此經及祭統  
又以禘爲夏祭仲尼燕居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中庸禘  
嘗之義禘與嘗連文皆謂時祭也詩序長發大禘也是殷亦  
有大禘時禘之分爾雅春祭曰祠夏祭曰祈公羊桓八年傳  
春日祠夏日祈竝與周禮同而禘嘗之名猶沿以爲稱不必

卽爲夏殷之禮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鄭注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  
而祀夏郊此其禮也嵩素案都邑考伏羲都陳神農亦都陳  
又營曲阜少皞亦都曲阜故左傳云陳太皞之墟又云命伯  
禽而封以少皞之墟帝嚳都亳顓頊都帝邱夏后相亦都帝  
邱衛成公徙帝邱左傳衛顓頊之墟也又云衛成公夢康叔  
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晏子對齊景公爽鳩氏始居此地季  
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子產亦言遷關伯於商  
邱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唐人是因如左傳所載鯀與相  
皆祀於杞非無主後者魯爲少皞之墟而任宿須句顓臾自

禮五

禘

司少皞之祀爲魯附庸而太皞顓頊之祀無聞疑陳當祭太  
皞當祭顓頊其因國之在其地者尤多有之平陽安邑皆  
晉地也世紀鯀封崇伯禹封夏伯崇夏皆不隸於晉鯀祀夏  
郊與晉無與鄭引以當因國之祭非也

天子禘祫禘祫嘗禘烝

鄭注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  
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  
之歲春一祫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祈  
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  
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嵩素案鄭意以祫字  
別義下文於諸侯言嘗禘烝祫故以爲天子先祫而後時祭



諸侯先時祭而後禘而於禘一禘一禘之文義不可通因考禘祫二祭不見於周禮鄭注大宗伯以肆獻裸當禘以饋食當禘而注司尊彝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禘之名喪服小記大傳詳其義祭法著其事論語發其微國語亦屢具其禮禘之名曾子問備其儀公羊穀梁盡其說而二者之異同禮無明文楊氏復云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可褻也祫者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乃謂之股祭證之禮經數語爲最盡春秋於閏二年僖八年書禘者二於文二年書大事者一公羊穀梁並云大禘杜注左傳則云禘也左傳於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云禘於武宮於昭二十

禮五

圭

五年云禘於襄公於定八年從祀先公云禘於僖公以春秋之例推之三年遷廟合祭於太祖曰禘說文所謂禘祭也既祭而遷主於祧新主正禘廟之名故亦曰吉禘士虞禮云吉祭即吉禘也文二年以躋僖公謂之大事亦吉禘也左傳於祭毀廟之主與祭禘謂之禘非事也公穀二傳於文二年之吉禘謂之大禘以爲合食毀廟與未毀廟之主亦非事也疑公羊傳五年而再股祭與鄭注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之說正合蓋喪禮廢祭喪畢合食太祖而遷廟而後四時之祭行又明年始合祭毀廟之主說文三歲一禘五歲一禘始免喪之祀然也免喪而祭而誠以漸而建於遠不敢遽也故曰五年而再股祭禮經言禘言祫無以年

計者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則亦常祀也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干祿及其高祖諸侯不得祭其祖之所自出故魯禘止於周公而此禘祫二祀之名所由合也周禮固曰四時之間祀三傳之言禘者始免喪之禮禮之言禘則常禮也未宜混而一之春秋紀異不紀常書禘者二皆魯之失禮也然固可以證魯之吉禘皆喪畢合祭而後遷廟此經言禘言祫自據四時常祀言之與他言禘禘者有別古人先祭有卜日有齊有戒尸卜尸既祭有釋七廟之祭次第行之則一月不能具舉若同日而祭其於敬也弛矣而力亦弗給禮器旅酬六尸鄭注后稷發爵不受旅亦據禘祭爲言而禘祭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不得專立六尸曾子問禘祭於祖祝迎四廟之

禮五

圭

主疑皆爲常禘天子諸侯七廟五廟之主歲惟一禘祀其餘三祭皆禘如此則敬有所申而力亦有所能給鄭注於其中分析禘祭言之恐未然也

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

鄭注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孔疏南方諸侯春禘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西方諸侯行夏祭竟秋來朝故不嘗北方諸侯行秋祭竟冬來朝故廢烝東方諸侯行冬祭竟春來朝故廢禘當案虞書肆覲東后各以其方見乃巡守之禮非朝覲之禮周禮大行人侯服一歲見甸服二歲見男服三歲見采服四歲見衛服五歲見要服六歲見甸貢五服周禮析爲九服是禹貢甸侯綏要四服當各以歲致朝貢於王虞



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蓋四服各以一年朝也安得有歲朝而廢一祭之事疑此敘於諸侯初植之前必非諸侯之正祭當承上言諸侯助祭天子之禮所云諸侯謂畿內諸侯也詩序烈文臣工竝云諸侯助祭諸侯因朝會而助祭者眾則播之詩歌明非常也惟畿內諸侯助祭有常制經意歲或一助祭或再助祭間一時休息以使之不勞通言諸侯者諸侯朝觀助祭天子亦與畿內諸侯同也諸侯朝觀者當一助祭畿內諸侯得再助祭此經所述固當專指畿內言之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鄭注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孔疏引晏子春秋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嵩燾案周禮大司馬中夏享祔中冬享烝是周

禮五

重

禮實以仲月龜人上春釁龜祭祀先卜凡祭卜日皆以先月下旬始春釁龜而後用卜一歲首祭不於釁龜前卜可知是為祭用仲月之明證而月令於孟冬言大飲烝後漢祭志志四時祭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疑祭用孟月起於秦漢康成注禮多援漢制以證之春秋桓八年書烝者二桓十四年書嘗者一嘗以八月周制也三傳皆無異辭烝以正月用夏制夏五月又烝公穀二傳皆議其顛禮桓五年左傳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杜注始殺建酉之月閉蟄建亥之月一據夏正言之而嘗以仲月烝以孟月不限以時疑春秋以前四時之祭皆無常月至漢始有定制循用至今從鄭說也月令仲春獻羔開冰薦饗廟季春薦鮪孟夏以彘嘗

麥薦寢廟仲夏以雛嘗黍薦寢廟孟秋登穀薦寢廟仲秋以犬嘗麻薦寢廟季秋以犬嘗稻薦寢廟季冬嘗魚薦寢廟薦者新也不當限以月下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正當據孟月為言黍熟於季夏稻熟於季秋庶人薦以四時秋薦黍冬薦稻者祭先月之新也疏申鄭義均恐未然庶羞不踰牲

鄭注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嵩燾案周禮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鄭注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公食大夫禮羞庶羞蓋十六品有鴈鴈膳鄭注今時雁也牛曰膳羊曰膳豕曰膳有牛炙牛臠牛鮓鄭注內則有羊炙羊臠豕炙豕臠是牲皆備也疑不踰牲如左氏傳博碩肥腍之類牛人所供有祭祀之牛有膳羞

禮五

重

之牛祭祀之牲掌之充人展牲告牲碩牲則贊不踰牲者言膳羞不得上與牲竝也論語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與此同意下云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天子元端以居諸侯朝元端夕深衣與冕服自別路寢內寢之制與宗廟自別而天子諸侯所居宜加廣矣知所謂不踰者皆主豐儉之節於外者言之

夫圭田無征

鄭注古者謂殷時夫猶治也嵩燾案周禮士田任近郊之地稅什一鄭意以載師之士田當圭田而近郊之稅什一故竝據此為殷禮圭田之制見於孟子趙岐注所以供祭祀也是卿大夫之圭田猶天子諸侯之藉田與采邑之田以民力所



供爲祿入者自別畿內之田稅入於王采邑之田稅入於食采邑之卿大夫皆征也圭田卿大夫所自治故曰無征夫者餘夫也趙岐注孟子引此經云餘夫圭田皆不當征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公羊謂之履畝而稅左氏傳云穀出不過耕三代田法皆詳於役而略於賦計夫受田而分田以井故以夫爲之綱賦役二者皆視之以爲準所謂穀出不過耕者稅則一出之井田也圭田及餘夫所受之二十五畝皆不列於井田之中猶後世贍零田卿大夫齊盛之所出餘夫力食之所資以此取給餘夫得正田四分之一爲不足於食故亦無征孟子言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先儒謂國中用貢法非也園廩及郊地不能以井定稅無公田助法之可言也

禮五

書

其卿以下之圭田及餘夫之田孟子不詳其賦法則自三代皆無征可知也吳氏澄亦以夫當餘夫所受之田似爲得之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

鄭注使其材藝堪地氣也異制謂其形象異俗謂其所好惡異齊謂其性情緩急嵩嶽案此承度地居民之義而廣言之也材謂造邑廬宿市之材廣谷大川異制則其法度方式也周禮太宰百工飭化八材考工記審曲面勢以飭五材左氏傳鳩工庀材材者匠人營國之首需也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

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因寒煖燥溼而知制邑居民用材之宜廣谷則築宜庫大川則基宜崇皆度地居民之事也民生其間異俗始及人民之習尙剛柔蘊之心者以質性言輕重形之身者以舉止言遲速措之事者以動作言齊如內則食齊視春時養齊視夏時之齊謂調劑其平也爾雅殷齊中也玉篇整也整齊之使適於中過者裁而抑之不及者輔而進之所謂異齊也

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鄭注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孔疏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嵩嶽案鄭意以冀部名知難通之語言者爲狄鞮故以知釋之亦取鞮與知同音爲訓然傳四夷語言以通

禮五

書

相知不得專於狄言知疑周禮象胥掌蠻夷閭貉戎狄之國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說文譯傳四夷之語者義主於傳言語周禮通謂之象漢以後通謂之譯中國地勢東極於吳越語言猶易通也說文客寄也謂之寄者若寄寓於中國之一隅以客禮待之而已南達於交趾稍遠遠矣周易象也者像也說文像似也語言嗜欲可以想像得之西北地最遠說文遐遠也牧誓逃矣西土之人詩舍爾介狄毛傳云遠也是逃假借爲狄說文鞮革屨也革屨能行遠言須遠歷各國而後通知其言語也譯者傳而釋之四者有遠近之異而取義亦各以類別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孔疏此論居民與地相得高齋案經云參相得則是地也邑也民居也三者皆量度所宜熊氏安生云計量地土廣狹制四井爲邑每邑居三十二家小司徒四井爲邑以制井田之數不必四井聚居於一邑左傳凡居有宗廟曰都無曰邑邑若今之村落論語十室之邑千室之邑邑大小無定各因地以制之公邑之大夫私邑之宰居焉百工之飭材者商賈之阜貨者亦懋遷其中以通有無之用而農民各就田畝匠人爲溝洫田間有畝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而其後言溝防之式亦云其屋三分瓦屋四分疑農民當依溝防餘地比次以居無聚處一邑之理此亦當爲載師任地之法地者井里之通名也地有高下遠近所制之邑必與地相得邑有

禮五

美

贏縮險易所用以居民者抑必與邑之地相得邑不侵地之數以爲餘問是以無曠土民不樂邑之嫌以事轉移是以無游民正申足上文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之義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

鄭注耆老皆朝於庠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高齋案周禮鄉大夫受教灋於司徒頒之鄉吏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道藝三年大比與賢者能者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州長以月吉屬其州之民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三年大比贊鄉大夫廢興黨正以四時之孟月吉日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祭祀以禮

屬民飲酒於序族師以月吉屬民讀邦法掌其治令戒禁刑罰閭胥掌其比閭撻罰之事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有罪奇衰則相及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無授無節則惟園土內之自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鄉吏也而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三日鄉刑上德糾孝準以周禮之文知鄉簡不帥之法即在屬民讀法之時鄉大夫之以五物詢眾庶州長之屬民以糾其過惡黨正之讀邦法而糾戒之皆其事也耆老朝於庠而習射及鄉飲禮正州長黨正所謂以禮屬民者檀弓孔子射於矍相之園子路延射先辨偵軍亡國與爲人後者是鄉射之禮即寓簡不帥教之意鄉射大射並云司射取扑撻之鄭注扑所以

禮五

美

撻犯教者鄉射記射者有過則撻之虞書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小胥簡其不敬者撻其怠慢者閭胥所掌簡撻罰之事亦即射飲中事也下云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及移之郊移之遂疑即大司寇九月役七月役五月役三月役使州里任之之事比長徙國及郊從而授之鄉長徙於他邑從而授之授之比長鄉長以從役也遂師移用其民縣正移執事亦即此移之郊遂者而以事役之並不專屬在學之士案此即大刑上德糾孝者其訟獄之麗於法則掌之鄉士所云簡不帥教凡鄉之民皆簡焉下文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始就在學鄭注似以射飲之禮專爲不帥教行之恐非又云中年考校移之左右亦復習禮於鄉學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遠郊之外四遂又中年移之使居遂又習禮於遂



之學不變屏之遠方謂九州之外一準學記九年大成之例  
次第移學而後屏之未免隱爲之說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鄭注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嵩齋案周禮州長黨正族師  
作民師田行役各掌其戒令政事而鄉師受州里之役要逆  
其役事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鄉大夫辨其夫家可任者  
征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大司徒大軍  
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鄉師以司徒之旗致眾庶是小役征  
於鄉大役征於司徒鄉黨而司徒之役簡也大胥掌學士之  
版祭祀用樂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升之學則供  
學事不屬役於司徒下文順詩書禮樂以造士國之後選皆

禮五

堯

造焉是所謂造士者合選士俊士而造就之非謂其爲成士  
也方氏慤云有選士之造有俊士之造大司徒頒職事於邦  
國都鄙以登萬民十曰學藝十一曰世事十二曰服事其施  
十二教六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疑所謂學藝者卽升  
學之俊士所謂世事者六官之屬之政教禁令服事則其府  
史之屬也並鄉所升之選士爲之而皆以時致之於學曰造  
士者明一造之以詩書禮樂也鄭注能習禮則爲成士似於  
前後文義未能曙然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  
以告於王

鄭注此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孔疏恐所簡兼有鄉人故明之嵩齋案上文國之後選  
皆造焉是凡與於學之事者皆簡之不盡於學士之版也太  
史掌邦之六典法則辨法者攷焉不信者刑之祭祀讀禮書  
協事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王者一道德同風俗期使學  
出於一不帥教者無篤信謹守之實則將流爲邪辟而不自  
知屏之遠方卽太史不信之刑也入學謂因射飲而有乞言  
合語之禮以糾戒之將出學而簡其不帥教者因而罰之不  
以升於司馬堯王視學糾察其果不帥教而施罰焉案屏之  
上文屏之四方惟其所之終身不齒猶周禮司馬雖出三年  
不齒謂不復列之於士而已使爲士者遠之雖有邪說該行  
而固不足以害人心而亂風俗西方曰棘東方曰桑於四民  
日寄言聽其所之也正不必加以放流之刑王者於四民  
之治惟致其嚴於學蓋所與其天祿以理治天下者無他士

禮五

學

而已矣其學之成否天下之人卽受之以爲利病故夫先王  
立學之意期使才知之士浸漬於其中而脩己治人  
從容討論皆夙成焉則所以調和元氣以董正天下之性情  
皆於學基之是以立法常嚴虔書敬敷五教在寬爲百姓言  
也寬焉而使人易從也學記師嚴而後道尊爲士言也使夫  
天下之爲不善者皆不得齒於學則士知自重矣士知自重  
而後才成於學而教沛於天下則教之效也王制一書非盡  
周以前之制也而時能得其遺意卽此足見三代立學之旨  
矣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鄭注乘兵車衣甲之儀嵩齋案周禮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



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而陳之以旗物族師田行役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鄉長作其民用之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蓋司徒掌民數徵發徒役皆司徒之事也師田則以旗致之使成具車甲士三人皆具甲所謂教士以車甲者簡其車甲使皆備也卽族師鄉長各以旗物帥而至之意族師上士鄉長中士由司徒發之以應司馬之役而後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乘車衣甲坐作進退之儀司馬掌之非大司徒教之所及也

禮五

聖

鄉不與士齒

鄭注不與士齒賤也仕於家亦賤故亦不與士齒嵩燾案周官大祝大史射人太卜皆下大夫大馭中大夫小祝小史馭夫卜人皆中士下士醫師有上士下士考工記所敘之輪人輿人皆以工名官者也其仕爲中大夫以逮中士下士無不齒於士之理疑凡執技三節層遞而下首詳其用次列其目終序其材品論力謂服勞任重適四方謂利奔走贏股肱謂勞筋骨決射御謂供役事皆以術藝工作事人者官如曲禮在官言官之官凡朝廷治事處曰官不貳事就所執之藝言之不移官就所履之地言之春秋聖門諸賢多仕爲家臣論語亦稱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戰國以來仕無世官官無世

祿無可以家名者此云仕於家若史記春申君呂不韋等傳舍人之類以食客爲名通謂之仕非復春秋以前之爲家臣者矣案執技通言之若秦醫和醫緩魯公輸般皆以技名豈得爲賤疑此漢世功令所以廣厲學官非古制然也

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

鄭注必卽天論言與天意合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孔疏言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議論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言就天道使生殺得中故云與天意合嵩燾案周禮大司寇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是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皆達之司寇以聽之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輕重之法無不麗

禮五

聖

於事者經蓋言五刑之制必準以情郵罰小者則弊以事可也卽小司寇附於刑用情訊之之意天論者推諸天理人心之同然而因以論斷其獄非但以法麗之而已至於過失之罰一以其事之輕重爲準不復深究其情士師以五禁五戒先後刑罰無一不昭示之於民而猶有犯者糾其罪而無所赦所以齊天下之耳目也罪小而無事之可麗亦不强法以從之經義曲盡鄭注似未能分晰

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鄭注小大猶言輕重孔疏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察案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嵩燾案疏申鄭義連上疑獄爲文疑此總結上文言既致其詳審而後比例以定其罪小



大之比猶今律例之分小如司刑所掌五刑之法其屬各五百以辨罪之輕重大如司寇建邦之三典有輕典有中典有重典合而察之所謂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者也察其大則罪名定而不能私有出入察其小則獄情別而不能意爲重輕大小輕重未宜混而一之

凡作刑罰輕無赦

鄭注法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也嵩素案下文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不應此二語全無矜卹之意疑此以起下文言先王制爲刑罰之法各以其罪之輕重附之司刺以三刺三宥三赦之法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其不入於三法者固不能不正之以刑而無

禮五

可赦也惟其輕而無赦是以一犯法而卽列爲刑人君子所尤宜盡心者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鄭注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嵩素案鄭意分列三項言之疑此云亂政卽孟子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而統括之於左道析言以下四者皆左道也析言如鬼谷子之七術鴟冠子之四稽五至韓非子之五蠹破律如老子之絕聖棄智莊子之剖斗折衡墨子之非樂非儒亂名如公孫龍子之堅白異同慎子之椎拍輓斷改作如商君之開塞耕戰書鄧析子之竹刑其言悖於聖賢之道而用以

矯虔天下終至於亂政下文行堅言僞學博順非用之爲學足以害教此用之爲道足以害治其事同也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鄭注不示民以奢與貪也孔疏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恐民貪嵩素案此二者一訓儉一訓勤周禮司市治市之貨財珍異質人掌成市之貨財珍異厘人敘珍異之有滯者錦文珠玉皆珍異也所禁者成器如製錦爲帷帟鏤珠玉飾器之類司市所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是也魯語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祭法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爲衣服飲食皆自爲之衣服貴賤有制飲食日膳有常粥於市則等差無別亦所以防淫佚也司隸所謂禁屬游

禮五

飲食於市是也合上下十四事皆市禁司市掌之

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鄭注諱先王名惡忌日君子卯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爲也孔疏餘諱亦太史奉之禮運天子道諸侯必舍其祖廟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惡亦兼餘事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避忌嵩素案鄭意於此析分兩節以天子與冢宰百官皆歲終受質而周禮太史職凡喪祭朝會師旅皆得執簡記詔王不主歲終受質言之故分析爲二據周禮太史正歲年以敘事內史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鄭注納訪納謀於王也周禮內史中大夫太史下大夫敘事納訪當屬內史敘事者王日有所事若左



史記言右史記動之類疑太史所執之簡記即此歲終一詔諸王諱隱事惡過舉奉者備列而陳之亦使人君知所畏戒春秋列國史氏猶有能舉其職者隋唐以前人君不令見國史蓋猶古制而用意殊矣北魏崔浩之誅禍斯烈焉奉諱惡綜一歲之言動美惡皆備無所隱飾故曰受諫也案周禮太百官府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司會以歲會考歲成詔王及冢宰廢置小宰贊冢宰受歲會周官以百官之成統之冢宰王制以百官之成統之三官則猶絲飾漢制以爲之辭耳惟太史執簡記奉諱惡以天子之成詔王受之疑古禮當然爲足補周官之闕

### 凡養老

孔疏引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一養三老五更二養爲國難死者之父祖三養致仕之老四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又引

### 禮五

聖

熊氏云養老一歲有七四時皆養老鄭此注飲養陽食養陰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世子又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總爲七也嵩齋案陳氏禮書引周禮羅氏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耄老授几杖在仲秋通季春大合樂云一歲三養老而言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惟言春養秋食而已與孔疏又有異同據大戴記保傅篇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是天子有事於學就行養老之禮春秋合樂正其事也陳氏所引月令春養老之說則耆老孤子歲有常養無關入學養老之義其老者仍得春秋合饗證之月令孟春命樂正入

學習舞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季春大合樂是春習樂亦常禮也仲春季春天子皆有視學之文而不必皆至季秋命樂正入學習吹大胥春入學舍菜合樂於月令爲仲月秋頒樂合聲於月令爲季月似春秋入學亦不必有定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凡有德者有道者使教焉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文王世子天子視學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位尙書大傳大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入學上老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鄭注上老父師庶老少師疑三代學制鄉學鄉大夫主之國學大司成主之其任教學之責者卽所養之老也鄉飲酒禮鄉大夫所以養老其平時則有德藝者畱教於

### 禮五

聖

學而其餘皆以禮會尙書大傳之言上老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蓋鄉學也鄉飲禮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一人舉觴乃入則又致仕之老之尤尊者未畱教於學而以禮會故其禮設於賓而席有加天子之三老五更則皆致仕之老之尊者悼史之言卽以爲教於學故凡養老皆主大夫士言之庶人之老則但與之引年免其子弟之征而已不養之於學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贊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鄭注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孔疏八十年衰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



尚書案鄉飲酒義六十者坐五十者立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鄉大夫養老之禮自九十至於六十五者立西階下不與於養此云養於鄉者鄉飲五十者皆至爲其年已尊於鄉也天子視學養老年六十乃得與而仍不屬於席三老五更之席位必年七十以上曰養於學者明三老五更之正位於東序也又經言養老皆以禮會大夫以上致仕者既使之教於學天子有問則就見之而以時帥公卿大夫養之於學以致其敬其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養老與振窮恤貧連文則所謂歲有常餼者上云養者老以致孝而屬之司徒卽其事也遣人以門閭之委積養老孤司門又云財物犯禁者舉

禮五

聖

之以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死國事者之父母又養老中之一事而與視學養老之禮固自判然以此之養老陸其養視學之養老則以致其敬也宋周禮外賓邦賓者老孤子則掌其無酌數人養者老孤子其食郊特牲春養孤子秋食耆老月令仲春養幼少存諸孤仲秋養耆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蓋遣人養老孤領於司徒以門閭所入之貨賄爲常饋春秋特會而饗之漢書高祖紀置三老勿絲以十月賜酒肉猶其遺大夫致仕有田祿與在官無異天子所以優老與其時賜皆有加禮其在學論說乞言天子與在學之國子同禮而尊之不得下及庶人之老明矣此經言養老之禮自五十達於九十蓋通言之鄉皆有學天子之虞庠亦鄉學也所以養老熊氏安生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國學以教國子虞庠之學以教庶士亦與鄉學同升於國學卿大夫致

仕有德者有道者教於國學其次教於虞庠之學退老於其鄉者教於鄉學在鄉學爲庶老在國學爲國老上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云虞庠在國之西郊前後相應虞庠者庶士之大學也經文蓋錯綜言之鄭氏據在國者爲小學而以殷禮釋之證之諸經無一合者至謂八十以上不親饗食以其禮致之則亦不知鄉學之養老者亦上及九十而此以八十與瞽竝言專論拜受君命之節別爲一義以與上七十連文故特以達於諸侯一語自爲結束經文比西分之注家必聯而合之而文義皆不可通矣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

禮五

樂

日有秩

鄭注大夫士之老者君揖則退孔疏此謂大夫士年老而聽致仕者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尚書案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是七十不致仕者得杖於朝此通五十六十七十八十言之明不得賜至八十亦可杖於朝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孤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王入內朝皆退是朝禮卿大夫士序立於庭王左右揖畢還入內朝司士所掌治朝之禮當竝通於外朝君揖卽退不必大夫士老者始然祭義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此當爲內朝之常禮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



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而後適小寢是常日內朝畢出就治事所居考工記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也七十杖朝有問則席八十不俟朝有問則就之明謂常朝議所治事八十可以不與朝位而俟君之就見之蓋朝位皆立八十未致仕者就九室治事之所坐而論之不俟朝見以優老也此云七十謂既賜几杖亦可以是優之若致仕則固無位於朝也八十之告存九十之日秩亦不當以施之無位者經蓋通言之鄭注不云致仕孔疏所言亦不善申鄭義矣

五十而爵  
鄭注賢者命爲大夫孔疏王制殷禮殷士無爵嵩禱案周禮太宰爵以馭其貴大司徒以賢制爵皆通卿大夫士言之所

禮五

異

謂爵者命秩也大宗伯之九命是也殷制以官序而無命數廣韻殷爵三等周爵五等以燕饗命諸侯而謂之爵非周制詔爵之義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升就席士但旅食而已燕饗之禮以爵爲尊卿大夫得因燕饗受爵士冠記古者五十而後爵下云諸侯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爵通於士而專言爵則大夫也孔疏據爲殷禮失之太遠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鄭注上庠右學太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

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太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孔疏引熊氏文王從殷禮辟雖太學在郊又引劉氏小學爲辟雖在郊嵩禱案自有虞立學有上庠下庠之分三代因之以東西相勝蓋古者天子以下及公卿大夫之子皆入於學三代世祿其禮義成於士大夫而士庶莫能並焉凡入學以齒不能概之士庶也故士庶之子在鄉學者必選其秀者而升之天子國都之士庶別立學以使與鄉學同升文王世子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明貴賤之等也而取賢敏才以不阻其進學之所以終出於一也至周立四代之學而學制大備祭義天子設四學易太初篇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

禮五

幸

西學夜入北學北學者上庠也西曰瞽宗以祀先聖先師東曰東膠以養老文王世子所謂適東序者此也樂記祭義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者亦此也南曰成均周學也大宗樂掌成均之法明一代之學制以統四學也案注引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賈疏周人立此學即虞庠之學是也大戴記尙書大傳及賈誼疏並有五學之名亦名其中學曰太學有虞氏以北爲上謂之上庠夏后氏上東殷上右右者西也周以南爲上而合四代之學總名之曰辟雍上云天子曰辟雍是也疑上庠下庠以上下爲次東序西序右學左學皆東西相向爲次一爲太學一爲士庶之學周兼立四代之學士庶之學不能與太學並立故遠之於郊都城以外皆郊也其必於西郊者夏尙東殷尙西周立



太學國中而詘虞庠西郊以相勝也近秦氏五禮通考考定四代之學甚詳而於虞庠西郊之義不能有所發明鄭氏一據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之文釋之孔疏因之而歧矣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冏而祭綈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

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尚黻案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凡大合樂必選養老是天子視學合樂釋奠先聖先師乃遂養老王制因言學而及養老則此祭即釋奠之祭非泛言司服五冕之祭也學記皮弁祭菜視學之祭當以皮弁士

禮五

聖

冠禮及郊特牲並云周弁股冏夏收股冏夏收正與周弁爲類說文弁冕也鄭注士冠禮爵弁制如冕黑色但無纁何休公羊宣五年傳注夏曰收股曰冏周曰弁加旒曰冕弁冕制同以旒爲別是以周禮掌弁冕之官但曰弁師此云冕而祭蓋卽皮弁視學之祭也元衣卽元端次於皮弁服而祭義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冕而總干周禮司服饗先公饗射則驚冕鄭注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亦視學之事而服驚冕疑禮經錯舉爲文而事各別天子視學有始立學有春秋釋奠樂記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以明武樂之遲久則周之盛禮也其春秋視學養老不必盡然固知此冕而祭之卽爲弁而祭也鄭據五冕之祭爲言似於養老之文爲不類

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鄭注器能也孔疏百工謂有雜技藝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而引晉語威施直鑄遠赫蒙珠儒扶廬曠賔修聲聾聵司火嵩蕞案疏意是也義疏亦引淮南子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脰者使駟鑿強脊者使負土眇者使之準偃者使之塗足盡此義國語所謂官師之所材也而百工二字據瘠聾跛躄斷者侏儒之藝能言之於文不類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是亦聽民之相役也司稼掌均萬民之食而周其急而平其興是亦課民之相賙也國有六職百工居一而工事之任人力尤多器者百工所執之器若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埴埴之屬所具以役

禮五

聖

人之力者也案淮南子言伊尹之興土功亦百工之一事瘠聾跛躄斷者侏儒皆可聽役於百工授之器而使食其力之所能給所以廣其仁於天下以各遂其養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

鄭注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六十四寸孔疏古以周尺八寸爲步則一步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五十二寸案六十四寸之八得五十二寸二分疏據成數言之嵩蕞案說文尺十寸也周制寸尺咫尋常似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咫下云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夫部下云周制八寸爲尺是許意徑謂周尺八寸蔡邕獨斷亦云夏十寸爲尺殷九寸爲尺周八寸爲尺說苑一粟爲一分十分



爲寸積寸爲尺何休公羊注側手爲膚案指知寸布手知尺或云粟或云黍或云案指陳氏祥道謂有指黍二尺之辨尺者十寸之積也長短在度不必增減寸數經云周尺八尺爲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言步法非言尺法而步法實以尺爲準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井田經界既定不得擅變以步法推之夏八尺爲步百步爲畝五十畝方尺者三十二萬殷尺準夏尺八寸四分五釐有奇七十畝得方尺者四十四萬八千每步當夏尺六尺七寸六分周尺準殷尺八寸三分六釐有奇百畝得方尺者六十四萬每步當殷尺六尺六寸八分八釐是三代步法與尺法相準以次各減其尺十之二而有畸零步狹則畝數增多商鞅

禮五

壹

治秦步過六尺者有罰似古尺法代有減殺而秦漢之初一準周尺爲度而量步則減殺其尺寸以周尺最爲短縮無可減也周尺當今營造尺六寸四分今步五尺當周尺七尺八寸有奇案司馬溫公云周尺當五寸五分步法亦略同而秦之以六尺爲步爲最狹矣司馬遷之云六尺爲步卽秦制經明言周尺八尺周尺六尺四寸與秦之以六尺爲步皆準周尺言之更無減殺其寸以爲尺之義而周尺視殷得八寸三分有奇殷尺視夏得八寸四分有奇亦不如蔡邕所云夏尺十寸殷尺九寸周尺八寸各減一寸以爲度也鄭注以意疑之恐未然案鄭瑀七脩類稿云周八寸爲尺秦比周七寸四分前漢官尺比周一尺三分有奇所云秦尺卽準秦步六尺爲言然周秦傳記但云六尺爲步不別著秦尺法疑秦人更定三代步法以加增田畝爲厚數之計於尺法初

無更定也依鄭氏之說秦尺當準周尺七寸五分云四分者亦誤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孔疏前文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天子元士視附庸此湯沐之邑亦五十里以下嵩熹案周禮大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史記舜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釋名邑人聚會之稱也湯沐之邑謂朝宿處不必遽爲五十里以下之地春秋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祔案公穀二傳祔皆作邾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三傳皆云鄭以泰山之祔易許田杜注左傳成王營王城賜周公許田以爲魯朝宿之邑鄭桓公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公羊以爲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祀泰山皆有湯沐之邑穀梁云邾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

禮五

壹

邑也據周禮大行人辨諸侯之命以待賓客出入皆有積司儀致饋致餼致饗致館掌客備其物掌詔待其事環人送逆邦國之賓客舍則授館是諸侯朝覲天子餼饗賜舍皆有司掌之惟天子巡狩及朝會諸侯東都宜有朝宿邑定四年左傳取於有閭之士以其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杜注有閭衛所受朝宿邑會王東蒐爲湯沐邑王東巡狩以助祭泰山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是閭亦近東都之邑衛之閭田魯之許田皆爲朝會東都湯沐之邑左傳云取者明非天子所授邑也其曰許田曰有閭之士竝以井計邑安得有附庸五十里之地爲湯沐邑哉漢書注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名邸說文邸屬國舍也朝宿湯沐異名



起於公穀二傳漢儒傳經之所由仿蓋亦多本漢制言之  
事爲異別

鄭注事爲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嵩燾案此二  
者屬之八政百工及五方之器用於政無與項氏安世云事  
爲如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頒  
以任民者也異別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王制中  
國四夷之俗皆司徒所辨以居民者也然八政首飲食衣服  
自據民生日用之常言之辨土居民體國經野之大政於此  
爲不類疑司徒十二事頒諸邦國都鄙者事爲也冢宰之九  
職卽屬異別如載師任民之法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任  
工以飭材事任商以市事任牧以畜事任嬪以女事任衡以

禮五

事

林事任虞以澤事卽於事爲之中加之異別亦非僅辨物土  
之宜而已

禮記質疑卷五終

禮記質疑卷六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月令

祭先脾

鄭注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爲尊其注夏令祭先肺云陽位  
在上肺亦在上中央祭先心云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  
尊秋令祭先肝云秋爲陰中於藏值肝冬令祭先腎云陰位  
在下腎亦在下嵩燾案說文心部心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  
藏肉部腎水藏也肺金藏也脾土藏也肝木藏也五經異義  
引今文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  
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月令用古

禮六

尙書說揚雄太玄木藏脾金藏肝火藏肺水藏腎土藏心亦  
用古文家說高誘注呂覽始有相勝之說亦兼引古文云一  
曰脾屬木自用其藏其云肺火心土肝金自用其藏並兼取  
古文家說白虎通云脾土也春木王殺土故以所勝祭之冬  
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爲土位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藏之  
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此則專主今文尙書而曲爲之  
說鄭駁五經異義月令四時祭乃其五藏上下之次耳冬位  
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  
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兩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  
兩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蓋鄭意主今  
文而不取相勝之說故以五藏上下次第言之說文心部主



古文說亦兼取今文肉部專主今文固以今文家說爲勝月令出於周秦之世則古文尙書之說也以經義求之自以五行當令爲先鄭注自立一說然非月令之旨矣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鄭注典六典法八法也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嵩燾案鄭注周禮馮相氏引月令乃命太史言馮相保章屬太史此云太史卽馮相氏保章氏之屬也典如馮相氏之會天位以辨四時之敘法如保章氏之五物所以察天象之變者也典者容成調歷之式法者疇人推步之

禮六

主

方史記天官書二十八宿宿猶次舍日月五星必依之以爲次舍故曰經星所會之辰有次舍謂之宿所歷之度有進退緩急伏見謂之離離者麗也不當訓爲儷偶二十八宿之次經也日月五星相與出入紀也初者冬至甲子之歷元治歷者用爲推步之準鄭注於此似未分明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

鄭注保介市右也君車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嵩燾案車右爲保介不見他文高誘注呂覽副也周頌嗟嗟保介專言農事朱子因訓爲農官之副應氏鏞引詩楚茨尸爲神保楚辭巫爲靈保因以保介爲農神御者參陪而立措之此間依神以求福也然神何神天子之

車與神並載恐無是事載芟詩有依其士有略其耜毛傳士子弟耕而負耒耜者子弟天子耕耜負耒耜之農正謂之保介國語命農大夫戒農用耒耜注農大夫田畯農用田器也耕耜之耒耜必有司掌之國語又云王耕一發耒耜注一耜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贊王耜而比耦曰保介高誘所謂副者此也周禮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有常職而司右掌羣右凡勇力之士屬焉無常職此云參保介者參乘兼掌耒耜居御者之右而措耒耜於其間也參耜車右也保介贊王之耒耜鄭通以車右釋之周頌之云嗟嗟保介義不可通矣

躬耕帝藉

禮六

主

鄭注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嵩燾案鄭注周禮及詩箋並云藉之言借也說文帝藉千畝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韋昭注國語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皆本孟子助者藉也之說據周禮甸師帥其屬耕耨王藉鄭注其屬府史胥徒也庶人終於千畝謂徒三百人是鄭意終畝之庶人亦庶人在官者甸師之屬下及徒三百皆天子之主伯亞旅也國語王治農於藉耨穫亦於藉天子之藉田耕耨及穫皆有事焉而領之甸師何嘗借助民力哉漢書文帝後二年開藉田應劭曰藉耜者帝王典藉之常也臣瓚曰藉謂蹈藉也段注說文斥其刺謬證之經義瓚說固爲近之國語宣王不藉千畝又云農正陳藉禮以事名藉又云司空除壇於藉廩於藉東南



鍾而藏之竝以地名藉盧氏植云藉耕也左傳鄰人藉稻杜注藉稻蓋履行之卽蹈藉之義云帝藉者天子自履行之田周禮禮記及詩小序皆作藉說文作藉亦名之爲帝藉因有帝藉之名而後以藉名田樂記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祭義耕藉所以致諸侯之養天地山川社稷宗廟之粢盛皆出於藉故曰藏帝藉之收於神倉鄭以帝藉專屬之天神亦恐未然周禮內宰王后帥六宮生種稷之種以獻於王鄭注王於藉國語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惟天子自耕其藉稷本段注說文言藉者歟然於當親事而未能親事也疑非經旨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孔疏山林川澤其祀既卑餘月皆用牝惟此月不用爲傷妊也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正月皆不用牝焉案曲禮天

禮本

四

子祭山川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皆屬正祀周禮司服祀四望山川毳毼祭社稷五祀希冕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醴沈祭山陵川澤犧牲皆其之牧人而繫之充人鄭注充人凡散祭祀之牲繫之國門云散祭祀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安得餘月有用牝之事周禮自鄉師州長黨正族師皆以祭祀屬民間胥凡春秋之祭祀聚眾庶此云命祀者蓋州黨族閭春秋所報之祭祀舉山林川澤以贊生物之功也民間方祀所用之犧牲不必奉牲告牲惟於首春申用牝之禁以明長育之義耳

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禪

鄭注元鳥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

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城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禰神之也嵩熙案毛氏元鳥詩傳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與之所於郊禰而生契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生民詩傳亦主郊禰之說閨宮詩引孟仲子曰是禰宮也竝據此經元鳥至祀郊禰爲說而遂以姜嫄之廟爲禰宮說文禰祭也與祈禰禱禱爲類生民詩以弗無子箋訓弗爲祓除周禮女巫掌祓除女祝掌招梗禱禰之事禰之名祀亦招禱之類以非常祀故宗伯所掌無其文經云元鳥至祀高禰殆周秦間人緣飾元鳥詩義說如此五經通義郊禰祭天地據詩生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而謂之郊禰則亦祭天而已蔡邕以爲禰神高辛以前舊

禮六

五

有晉束皙因云高禰者人之先也羅泌路史女媧氏正姓氏職婚姻是日神禰祀爲高禰之神隋書禮儀志稱北齊高禰祀青帝以太昊配仍月令春帝之祀也宋史禮志始益以高辛政和禮乃以簡狄姜嫄從配是鄭氏之說至宋始用爲典禮其云後王以簡狄吞卵爲嘉祥而立其祠別無證據金史禮志又祀伏羲女媧則用路史之說也自北齊祀青帝而配以人帝亦訖無定祀知鄭注之不可爲典要也簡狄吞卵語出緯書史記及劉向列女傳皆取之自不如毛氏詩傳爲得其正

耕者少舍乃修閭扇寢廟畢備

鄭注舍猶止也因熱蠶啟戶農事少閒而治門戶也凡廟前



曰廟後曰寢蒿蕞案高氏呂覽注耕者少舍言耕者皆出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尙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傳曰震雷出滯土不避壅辟在司寇闔扇門扇民所由出故治之寢以安身廟以事神似較鄭注爲優七月詩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是仲春之月婦子亦出在野國語是時農司農正司空司徒之屬皆命其旅日徇安得有少間之時蓋因耕者皆出脩治門戶以嚴出入之防馬氏晞孟云修闔扇啟其向之塞闢其戶之壅其時春氣向暖宜疏通陽氣因耕者之啟戶而出以脩闔扇而通及寢廟亦以順時令之宜也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鄭注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疏謂祈禱小祀蒿蕞案義疏引

禮六

六

蔡氏邕云祈者求之祭也預祝水旱疾疫諸事左傳所謂祈以幣更也是蔡氏本作祈不用犧牲周禮太祝掌六祈鄭注類造禱祭皆有牲攻說用幣春秋莊二十五年左傳凡天災有幣無牲鄭注周禮攻如鳴鼓又引董仲舒救日食祝是之謂說也蔡氏亦云祝水旱疾疫是祈本有不用牲者襄九年左傳祈以幣更杜注不用牲則晉悼公所以節用而息民也仲春雩祭未行祈禱小祀去牲以順天地生長之氣家語齊大旱春饑孔子請祈以幣玉尤爲春祈不用牲之證疏云祈禱小祀足以補鄭注之闕而言之不詳於經義仍未能曙然田獵置罟羅罔畢翳餼獸之藥毋出九門

鄭注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

門蒿蕞案鄭注周禮匠人天子十二門故於此通王居以至開門言之白虎通云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生氣之門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高氏呂覽淮南並云九門三方九門也東方王氣所在不得出尙生育也其餘九門得出故特戒之吳氏澄云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亦不得出然經但言九門安見南門東門之有異陸氏佃據南北九經東西九緯爲說則徑以九軌之涂當九門近高郵王氏據鄭注匠人九階云南面三三面各二爲例僖二十五年左傳正義魯城南面三門定八年左傳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杜注魯東城之北門是南面三門三面各二門也疑經云田獵兼及天子諸侯以下並通庶民言之九門約舉爲文

禮六

七

秦漢都城有九市市皆有門史記呂不韋傳布長安市門毋出九門言不得出市門也虞書闢四門城門有四正其旁又有四隅秦漢都城別有便門淮南子道出一源九門六衢九門自是周秦間語無庸曲爲之說

乃合累牛騰馬游牝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鄭注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廐者其牝欲游則就牧之牡而合之孔疏游此繫牧之牝就牡而合之其在廐牝馬須乘用者則不放之既游牝於牧之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見在之數蒿蕞案鄭孔於此添無數轉折義疏累負而上騰躍而起牛遲重故云累馬驟疾故云騰皆牡欲就牝之形釋累騰字極允乃合



累牛騰馬就牡言之游牝於牧就牝言之二語自相成此蓋牧人所掌游牝於牧所以合之也安得有在廐在牧之分犧牲駒犢謂牛馬所生息者於所生駒犢中相其毛體純者以備犧牲之用藉其數而別錄之重其選也故於此特出犧牲二字以見義舊注皆未分明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鄭注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似非嵩憲案義疏薄刑小罪如鞭作官刑扑作教刑之類本不罹於五刑而姑繫之以待訊者即斷決而出之疑此亦明不留獄之意盛夏緩刑而薄刑小罪亦須以時斷決其尤輕者則竟出之餘月皆然至此月又加清理

禮六

八

非謂薄刑小罪餘月可以收繫之此月始斷決也注引祭統之文未免以辭害意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

鄭注后妃獻繭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孔疏外命婦所以有稅者以其夫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載師近郊十一公桑在國北近郊以桑爲均者以受桑多少爲賦之均齊桑多賦多桑少賦少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嵩憲案祭義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卜世婦之吉者使卒蠶事其地之不容

多人可知蠶者世婦示於君以告繭成夫人也下云獻繭夫人則悉所治之繭獻之夫人以待繼此經云獻繭與祭義之奉繭以示於君正同一事所以告繭成也兩章文義互相備注於此以內命婦獻繭后妃爲說則經當爲倒文恐不然也天子諸侯之蠶室與藉田同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與天子耕藉同藉田領之甸師蠶室領之世婦女御周禮女御以歲時獻功事是也公卿大夫各有治蠶之所安能盡就棘牆外閉之蠶室與天子之世婦交錯以從事周禮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而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是宅皆有桑以任女事載師又有宅不毛之征蓋雖不樹桑亦征其里布知繭稅通貴賤征之經云以桑爲均言有宅即

禮六

九

有桑三代制賦以口戶爲率桑者所以表宅也貴賤長幼並餘夫計之疏以受桑多少爲言然則所稅獨公桑乎卿大夫受桑之法於禮無徵而謂繭稅專取之外命婦周禮以女事貢布帛未嘗專責卿大夫之妻也典絲典泉之屬皆有賜予典泉云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頒衣服者頒之內命婦也賜予所包甚廣宮伯掌王宮士庶子凡在版者以時頒其衣裘是王宮之宿衛亦得頒衣未聞卿大夫之祭服給之自官者鄭注於此多未分明孔疏因之而益歧矣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鄭注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百辟



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尚書案周頌噫嘻序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鄭箋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春秋襄七年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以春秋書魯郊皆祈穀之祭桓五年左傳啟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禮均鄭云配以先帝即推郊祀后稷之義言之雲漢詩自郊徂宮而云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則固與郊同也其言爲壇南郊旁雩五精之帝實於禮無徵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五帝之祀各於其郊大宗伯國有大故旅上帝及四望鄭注云上帝五帝也周禮凡祈禳禱祠皆不及五帝上帝五帝自別豈宜混而一之雲漢詩言昊天上帝者三言昊天者三言上帝者一雩帝

禮六

十

即雩天也其言羣公先正者二毛傳先正百辟卿士也僖民詩式是百辟鄭箋訓百君百縣之百辟卿士謂古建國君斯土及爲其臣有功德者詩言羣公先正必非句龍后稷社稷五祀之神可知大司徒荒政十有二曰索鬼神百辟卿士蓋皆素而祭之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禮有明文昭二十九年左傳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明謂社稷五祀之神其生皆爲上天天子諸侯通祭之安得據左傳之云上公以當百辟卿士天子之百縣亦不必盡爲諸侯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春秋書大雩者二十書又雩者一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傳言雩則早見成七年冬大雩穀梁傳冬無爲雩也鄭據

左傳龍見而雩遂謂冬及春夏無雩與周禮及三傳之文異經云大雩帝用盛樂周禮旱雩無用盛樂之文則此之大雩卽今之常雩用以祈穀不待旱也旱雩以早行之穀梁云冬無爲雩謂農事畢也徑謂冬及春夏無雩非也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

鄭注毋艾藍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毋燒灰爲傷火氣也火之滅者爲灰毋暴布不以陰功干太陽之事尚書案毋燒灰呂覽作毋燒炭高誘注草木未成也不欲天物是月炎氣盛猛布暴則脆傷之張氏慮云考工記凍布以欄爲灰言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又曰晝暴諸日云毋者燒灰暴布耗傷元氣此二事亦爲染而發方氏析疑燒灰蓋燒石爲灰地

禮六

十

氣上蒸窯內溼強燒卽粗礦不可用此時艾藍暴布皆謂非時不能爲良似此三說宜參用夏小正五月啟灌藍蓼齊民要術二月浸藍子畦種之五月拔栽三莖爲一科七月刈藍爲靛夏小正言啟灌卽拔栽之意而蓼藍一歲可三刈四民月令五月刈藍六月種冬藍五月非不可艾藍者艾藍以染當漬成靛亦尙須時日疑此所重在染凡染事始於季夏周禮染人春暴練夏纁元秋染夏冬獻功鄭注夏者染五色鄭司農云秋乃大染月令季夏染采謂始事也五月尙未可以染四月刈麥矣五月刈黍矣獨刈藍爲傷養氣乎鄭注藍始可別而遽刈之又非事也暵人凍帛以欄灰溼之以暵又清其灰沃之盎之欄與蜃皆灰也杜子春云溼當爲溼並謂以



灰澆之燒灰當作澆灰染與練事略同而皆暴之以日毋暴布者申足上二語之意皆於色不良也月令季夏治染而染人職夏纁元而已其色皆取深黯知此三者之非爲順陽氣也

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鄭注毋刑謂罪罰之事不可以聞晏安也陰稱安嵩齋案呂氏春秋淮南子竝作毋徑事毋徑當先請許而後行也高誘注晏陰微陰也於義爲優然月令日長至日短至竝言陰陽爭夏至陽極陰生不應專言定陰而已王氏經義述聞小爾雅晏陽也晏陰猶陰陽也呂覽誣徒篇心若晏陰喜怒無處韓子外儲說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閒太元躋贊凍登赤天

禮六

三

晏入黃泉范望注凍至寒也晏至熱也是晏與陰相對成文釋晏陰字至確說文晏天清也如清漢書注三輔以日出清濟爲晏晏字本訓日出天清小爾雅所謂晏明陽也晏陰猶言明晦淮南繆稱訓暉日知晏陰諸知雨晏與雨對文猶言晴雨也假借爲陰陽字案晏陰周秦間常語冬至陰極陽生言晏陰亦足悟言陰陽夏至陽極陰生常言陽陰借古人行文之法夏至陽極陰生陽造始而陰成終以陰就陽而陽主之故曰以定晏陰之所成冬至陰極陽生陽甫動而求定以陽入陰而陰受之故曰以待陰陽之所定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其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

鄭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

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今月令四爲田焉肅案義疏周禮甸師以薪蒸役事委人供薪芻秩芻非虞衡所供鄭云今月令四爲田蓋甸師田也薪蒸供自甸師周制夏然周禮甸師下士二人而淮南子云命四監大夫高誘注天子畿內百縣縣有四郡四監監四郡之大夫也如高注百縣四監何以云大合百縣之秩芻通典秦漢內史有虞衡令丞卽周禮牧人之職而自漢牧苑皆置監當亦沿秦制疑秦置郡領縣自戰國已然戰國策宜陽大縣名爲縣其實郡也自秦武王時已以郡統四監屬內史故秩芻皆徵之百縣季冬命四監收秩薪芻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專以共薪芻爲職必非監郡之大夫明矣此當通秦制言之與周禮所載微有參差說文積積

禮六

三

禾也秩積貌引詩積之秩秩是禾之積曰秩韵會秩再生稻刈而重出故爲秩序疑秩者種結之類蓋禾屬芻者芻養草屬說文所謂草薪也皆所以飼犧牲者鄭注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似於義無取

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鄭注無有斬伐爲其未堅韌也高誘注呂覽云慮傷方盛之氣也肅案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凡邦工入山林掄材不禁是夏時亦得斬木陽木松柏之屬陰木杞柳之屬杞柳質柔夏時斬伐亦不蛀其餘堅韌之木必仲冬時乃能伐取之春夏斬者多蠹鄭注陽木生山北者大誤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陰木秋冬生若松柏之屬則又適得其反矣凡伐木以制用山虞



爲辨物性以知斬伐之宜其非以制用則春夏皆無伐木事  
王制所謂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者是也不應專於季夏示  
禁此當爲課種植之事季夏樹木已成山虞入山巡視以知  
生植之數重在行木而已無有斬伐止帶說亦以順時令之  
宜也

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鄭注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  
君行刑戮之而已嵩憲案獮祭魚鷹祭鳥豺祭獸皆謂獵取  
陳之如祭然戮則殺而食之於鷹豺言戮者鷹亦鳥類豺亦  
獸類鷹豺應秋氣而始驚以類相戕如行戮也文義本自相  
足鄭注析分二義則鷹固知禮且康於食矣似非經旨

禮六

酉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

鄭注順秋氣政尚嚴也創之淺者曰傷嵩憲案陸氏佃引蔡  
邕曰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傷瞻之而已創  
然後察也折視之而已斷然後審也以傷創折斷正其罪之  
輕重亦所以療之徐氏師曾曰用刑而有傷創折斷所以致  
其義恤刑而命瞻察視審所以致其仁疑此皆主用刑言傷  
蓋古之鞭刑若今笞創蓋古之朴刑若今杖折者墨創之屬  
斷者荆宮之屬操五刑之用以決獄訟使所擬一出於端平  
瞻察視審祇是祥慎之意下云戮有罪則大辟之刑斷刑之  
最重者故曰嚴而一準以其罪仍出之以端平而已皆就所  
擬之刑言之所以矜恤之意即在用刑之中無已刑而復加

瞻察視審之義

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鄭注贏解也嵩憲案鄭意仍屬上節謂有罪不可解縱高誘  
注呂覽贏驕也淮南子贏盛也均就時令言之方氏慤云陽  
道常饒則有餘而贏陰道常乏則不足而縮意謂陰道不可  
使有餘而所謂有餘不足者氣也非事也其言終無歸宿玉  
篇贏溢也凡物盈而散之於外曰溢贏祇是發舒之意陽氣  
長養故主發舒陰氣閉塞故主收斂不可以贏即斂蓄之意  
起居行政皆然鄭注仍主用刑言之非也

農乃登穀

鄭注黍稷之屬於是始熟孔疏於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云仲

禮六

孟

夏新黍未熟猶用舊黍嵩憲案說文禾嘉穀也粟嘉穀實也  
米粟實也嘉穀之實曰粟於是相沿以粟爲名而稷之名隱  
矣穀者通名以稷爲五穀之長故名稷曰穀月令孟夏嘗麥  
仲夏嘗黍仲秋嘗麻季秋嘗稻各有其時蔡邕於農乃登黍  
云今蟬鳴黍是也早黍熟於仲夏晚稻熟於季秋今時猶然  
鄭通黍稷爲穀非也

盲風至

鄭注盲風疾風也嵩憲案荀卿倕詩列星隕墜旦暮晦盲秋  
後日色暗閉不雨而風塵沙上揚有若晦盲故曰盲風孔疏  
云秦、謂疾風爲盲風恐未然案蔡邕月令章句云  
秦人謂夢風爲盲風

羣鳥鳴



鄭注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者謂丹  
良也白鳥者謂閭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  
鳥養也者不盡食也嵩燾案皇疏以丹良爲螢火螢食蚊蚋  
八月蚊蚋爲涼風所伏不能急飛故螢得羞之經云養羞謂  
儲以禦冬飛螢與蚊蚋並盡於九月何云養羞也淮南時則  
訓作羣鳥翔高誘注羣鳥試其羽翼而高翔說文翔回飛也  
八月飛蟲伏而草木之實成羣鳥回翔求食與羞養之義爲  
近王氏章句謂如鸞雀之類羣飛者蓄聚草木之實於巢穴  
以備雨雪故曰養羞

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

鄭注具飭衣裳謂祭服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謂朝

禮六

衣

燕及他服嵩燾案義疏具飭衣裳句提其綱下詳其目具飭  
者朝祭燕私之服無不飭正之也鄭分衣裳爲祭服衣服爲  
朝燕他服恐非說文服用也衣裳言其制衣服言其用文繡  
有恆如衣五章三章裳皆四章衣三章一章裳皆二章制有  
小大如衣四幅裳七幅度有長短如衣二尺有二寸衽二尺  
有五寸袷尺有一寸量者稱也喪大記袍必有表衣必有裳  
謂之一稱天子自后以下衣服稱數多少必有常供故此申  
言衣服有量上三句以制言此別以用言也

穿窬窖脩囷倉

鄭注入地隋曰窬方曰窖嵩燾案高誘注呂覽圓曰囷方曰  
倉與鄭注互爲訓據說文窬窬爲類竝云空也空孔古今字

凡孔皆謂之窬城垣行水處曰水窬窖地藏也考工記匠人  
囷窬鄭注穿地曰窬許君以地藏釋窖則入地者窖也以藏  
粟而閉塞其門窬蓋依高岸爲之其門外敞若戶窬然疑當  
云淺曰窬深曰窖莊子齊物論窬者密也郭象注窖深穴也  
則窬窖二字淺深之別囷倉二字方圓之別鄭注匠人囷圓  
倉此以窬窖爲隋方之分恐失之

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

鄭注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也嵩燾案小宰聽出入以  
要會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鄭  
注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是凡出入之  
數總籍之謂之要舉五穀之要總計五穀多少之數籍而記

禮六

衣

之以制國用廩人掌九穀之數以詔穀用倉人掌粟入之藏  
以待邦用舍人掌米粟之出入歲終會計其政皆承冢宰之  
籍以知出入之經者也

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鄭注大饗者徧祭五帝也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  
有司祭於羣神禮畢而告備焉嵩燾案五帝之祭詳見周禮  
與昊天上帝竝重而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是五帝各以  
其時祀於郊所主四時之氣其實天也無合祀之禮明堂祀  
上帝見於孝經竝無祀五帝之文周禮亦不具其事程子言  
季秋饗帝以父配之即據此經大饗帝爲說陸氏佃因以此  
爲季秋大饗明堂史記封禪書作明堂汶上五年脩封祀太



乙五帝於明堂是爲歷代明堂之始所祀太乙而以五帝從祀其說蓋出於謬忌公玉帶之流後漢永平二年祀明堂專主五帝而率以正月行事魏書禮樂志太和十六年九月大饗明堂隋唐以後季秋大饗沿自北魏蓋用鄭氏之說也而鄭注實依倣漢制爲說遂竝以嘗爲嘗羣神徒謂四時之祭不當在季月故因饗帝而徧及羣神要之月令雜用周秦之典大饗帝嘗實合明堂及宗廟言之此所記猶周制之遺而正不必一一求合周禮也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

鄭注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孔疏史記秦文公獲黑龍自爲水瑞以十月爲歲首嵩燾案史記封禪書秦始皇既併天下

禮六

太

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而據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五十年十月武安君遷陰密二月攻晉軍竝敘十月於前昭襄王五十六年卒于孝文王立而云十月已亥卽位明昭襄王以十月爲歲首嗣君卽位卽以是月改元耳是秦改朔在昭襄王十九年僭稱帝時其後去帝號而正朔相沿不改始皇併天下稱皇帝始頒正朔於天下史記沿以相說故於始皇本紀所載年月又有參差封禪書敘秦改

朔之祥始於文公孔疏遂謂文公自爲水瑞以十月爲歲首文公當魯惠公時尙在春秋之前無遽改正朔之理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鄭注供養之不宜欲所食者熊蹯之屬非常食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嵩燾案周禮太宰歲終令百官府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疑此卽周官廢置之典與上受朔並舉之歲終者祿秩若大夫士供養若府史胥徒之屬待養於官者宮正掌王宮之官府次舍爲之版以待稽其功緒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裏之民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會其稍食所以供養之會其行事則供養有宜不宜歲終甄而別之淫怠者廢事奇裏者飢法卽所

禮六

尤

謂不宜者廩人所共之稍食棄人所共之亢食皆此類也鄭注恐失之

命太史蠶龜筮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鄭注筮著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卦吉凶謂易審省錄之而不蠶筮筮短賤於兆也阿黨謂治獄吏以恩私曲撓相爲嵩燾案呂覽命太卜禱祀龜筮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時有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掩蔽月令本出呂氏春秋自以呂氏所記爲正義疏以四字斷句曰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陸氏佃禮記解亦以吉凶是察爲句必如此文義乃順鄭注闢入刑獄似無倫序周禮龜人上春蠶龜筮人上春相筮蠶者龜而已此兼龜筮爲文恐尙有脫字鄭據周禮有



繫龜無數筮遂牽其事於卦兆謂占兆數審卦不繫尤誤疑占兆審卦四語爲命戒太史之辭阿黨者以私意傳會使吉凶本義不明如穆姜筮得艮之隨而史謂其速出南剗筮得坤之比而以爲大吉也掩蔽謂掩護其事而蔽其吉凶之實大卜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之占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阿黨掩蔽所繫至重故於蠱龜筮時申戒之

命司徒循行積聚

鄭注積聚芻禾薪蒸之屬爲養案陳氏集說司徒作有司阮氏校勘記云閩監本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作命司徒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皆作司徒月令季春命司空循行國邑孟夏命

禮六

圭

司徒循行縣鄙季秋命冢宰舉五穀之要六卿所職大抵皆民事也司徒以孟夏循行勸農以孟秋循行收斂始終農事酒誥農父若保傳曰農父司徒也似積聚即指所收斂言之鄭云芻禾薪蒸恐非也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鄭注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嵩燾案鄭注虞書六宗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以日月星辰釋天宗謂天之神祇也盧植禮記注云天宗六宗之神蔡邕月令章句口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郊特牲蜡者合聚萬物而索饗鄭注周禮黨正索鬼神而祭祀謂大蜡注大宗伯以饗辜祭四方百物謂礫饗及蜡似蜡祭無及天宗之文春秋哀

十三年左傳景伯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小司寇孟冬祭司民獻民數於王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登於天府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孟冬祭天宗蓋司民司祿之類詩小序春夏祈秋冬報此祭天宗日月星辰皆報祀也孟冬祈年於禮無徵疑此爲秦氏祈年之祭與孟春祈穀並行一順天時一重歲首尙書大傳古者帝王以正月朔迎日於東郊所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亦卽此義謂之來年者秦改朔不改月孟冬方主收斂歲事始畢新年之功夫未來也飲烝祈年及臘凡三事未宜混而一之

禮六

圭

鄭注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孔疏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皮弁素服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其服黃衣黃冠嵩燾案說文臘冬至後三日臘祭百神風俗通臘者接也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亦曰臘者獵也說文訓蜡爲蠅臚周官蜡氏掌除饑而簡章云國祭蜡則飲豳擊土鼓以息老物羅氏云蜡則作羅襦蓋皆臘之假借字鄭此注云以田獵所得禽祭甚允而注郊特牲析蜡與臘爲二孔疏因相承爲說據周禮及戴記之文通作蜡惟月令作臘左傳僖五年虞不臘矣亦作臘史記秦惠文君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案周孟冬鄭注周禮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始皇更臘曰嘉平仍用夏正以十二月臘其初臘蓋沿周制以季秋方



務收斂非可息民之時故也廣雅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蔡邕云周曰蜡秦曰臘竝誤蜡臘字見於經傳者言之已非其實鄭氏至強分爲二郊特牲明言伊耆氏始爲蜡然則臘於何始乎詩小序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夏耜秋報社稷也農事祈報主社稷臘亦如之月令大割祠於公社郊特牲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文義互相備而臘祭通天子諸侯以至庶民月令記天子之事勞農以休息之其詳見於郊特牲則下及庶民之事也索鬼神而屬民飲酒主之黨正禮運所謂仲尼與於蜡賓者是也勞農息民則黃衣黃冠之祭通及農民雜記所謂子貢觀於蜡者是也舊說似皆失之詳見郊特牲

禮六

圭

飭死事

鄭注飭軍士戰有必死志嵩燾案月令仲春養幼少仲夏養壯佼仲秋養衰老仲冬飭死事因四時寒暑之氣推論陰陽盛衰以證人之一身由少而壯由老而死用之以行政立制蓋周秦間諸儒緣飾經術立論如此飭死事者所以送死之具也檀弓君卽位而爲椁歲一漆之藏焉大夫士以下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竝於是時飭而脩之

地氣沮泄

孔疏令地氣泄漏嵩燾案沮泄二字異義毛詩傳沮洳其漸溼者言水所漬遂成滲溼冬時地氣下降外寒而內溫外燥而中濡養微陽於地中蟄蟲亦得內伏以就生氣內氣以疏

而泄則溫者寒外氣亦以泄而疏則燥者亦濡上文以固而閉固者固外氣也閉者閉內氣也固之反爲沮閉之反爲泄下文命之曰暢月陽氣以固閉而得宜暢昌黎詩冬寒不嚴地恆泄陽氣發亂無全功卽此義暢月者言陽氣宣暢之功成於此月也

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

鄭注奄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則爲內宰嵩燾案內宰掌書版圖之法贊后裸獻贊九嬪之禮事非領奄豎者門閭房室亦非所掌準以周官之職宮正掌王宮之戒令閹人掌宮門之禁宮人掌王大寢之脩典婦功掌婦式之灋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省婦事四者分領之惟閹人爲刑人餘皆士也周官奄人四十有九其奄上士四人則內小臣而已奄尹當爲內小臣之屬疑此命奄尹者秦法也秦風未見君子寺人之令似秦法凡見君必由寺人自襄公已然是奄人之權爲重郝氏敬云此秦作法之弊已開趙高柄政之漸斯爲得之乃命大酋

鄭注酒熟曰酋大酋酒官之長於周爲酒人嵩燾案說文酋釋酒也從酉水半見於上禮有大酋掌酒官也周禮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鄭注事酒今之醇酒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醖者也酋酒以久釀爲良故以名官高注呂覽大酋於周禮爲酒正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正與此合鄭偶誤爲酒人耳



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鄭注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  
嵩巖案秦自商鞅變法務本業論有功屈末利疑此亦所變  
法之一端周禮掌葛典泉稻人司稼下及冥氏庶氏之屬皆  
有專司至此月收藏積聚無事之官爲多秦法當一切罷之  
至冬命工師效功而工事畢諸非用器一切停造去器之無  
用者謂停造也鄭注先時權所建作者語似無著

塗闕廷門閭築固圉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鄭注順時氣也嵩巖案上云土事毋作毋發室屋此云塗築  
亦土功也似不爲順時氣月令孟冬戒門閭仲冬審門閭易  
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門閭出入入冬有戒而嚴

禮六

書

譏審焉至是乃可以施塗墍孟秋繕固圉爲決獄訟收繫者  
眾防固圉之有疏繕治焉而已至是行刑已畢固圉於是爲  
空乃可以加脩築天地閉藏之時惟此二者宜興土功以門  
閭固圉於此時閉藏故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鄭注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言罷者此用禮樂於  
族人最盛後年若時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  
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嵩巖案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樂合聲月令孟春  
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親往視之又  
命樂正入學習樂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季秋命樂正

入學習吹皆學禮也大胥所掌爲國子之習樂者言之其事  
總於大司樂孟夏天子飲酎用禮樂則燕禮也仲夏大雩帝  
用盛樂則又祭禮也皆列其事獨此言樂師大合吹而罷鄭  
遂以族飲當之據周禮樂師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似樂  
師掌教樂者疑月令秋冬合吹即大胥之合聲而此爲考樂  
之成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故凡合樂合吹皆於學  
此云大合吹而罷明不入學釋菜也月令秦制而以夏正序  
歲之終始季秋入學習吹至是乃大合吹蓋歲終考樂成而  
凡祭禮學禮之有事於樂者於是焉畢故曰罷也案周禮大  
之會正舞位比樂官展樂器鄭注爲大合樂習之疑大合樂  
即所以習樂六樂之用各別大合樂兼及六樂大胥所謂六  
樂之會是也此之合吹即大胥之  
合聲所云樂師周官之大胥也

禮六

書

禮記質疑卷六終



禮記質疑卷七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曾子問

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

鄭注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者嵩燾案喪大記喪有無後無主主謂主喪者無子則有攝主左傳隱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羊傳隱三年宋穆公曰吾立乎此攝也史記亦稱周公攝行政當國此皆攝位非攝主左傳哀三年季桓子卒康子即位南氏生男康子請退康子桓子之庶子適子生而請退斯之謂攝主攝主者以待適子之生也無適子則爲喪主爲喪主則亦正平爲君矣攝主與上卿聽國政者自別一義據

禮七

檀弓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所謂古者殷以前之制也周公制禮已有變更顧命康王之誥詳言居喪即位朝諸侯之儀則周禮之沿至於今者也聖人言禮必曰從周而於子張之問諒闇以古之人皆然追論及殷以前明周制之有異也上卿代君聽政自周已無此禮聖人所不言也

大祝裨冕執束帛

鄭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及元冕也大祝裨冕則大夫也孔疏裨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嵩燾案裨冕見儀禮覲禮鄭注衣裨衣而冠冕裨之爲言埤也卽孔疏所本其注玉藻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鄭意以大裘爲尊自衮冕以下卑於大裘據說文裨接也益也人部裨益也

土部埤增也會部餽益也詩政事一埤益我毛傳埤厚也凡從卑之字皆有自卑增高之義覲禮郊勞侯氏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受舍於朝侯氏裨冕蓋自郊勞賜舍及受舍於朝皆皮弁及覲而加冕曰裨者相接而加合五等諸侯言之荀子富國篇天子朱衣而冕諸侯元衣而冕大夫裨冕正謂大夫再命而上乃加冕裨埤字通實爲加益之稱鄭注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卑爲訓非也

三日眾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日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鄭注三日負子日也因負子名之喪禮略也嵩燾案內則三

禮七

日負子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凡接子以三日名子以三月君喪在殯當急正其子之名以爲喪主故始生而告三日而名以見於殯重其爲喪主也下文已葬三月乃名於廟已葬而喪禮畢猶循三月名子之常事死如生之義也孔疏於三月乃名於廟引王肅云君未葬當稱子某故三日名之既葬稱子不稱名故三月乃名於義近矣而經意自重主喪已葬而有攝位無攝主三月名於廟一以常禮行之可也

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孔疏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相互明也嵩燾案內則子生三日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三月始見



而名宰書而藏之無告宗廟羣神之禮此之告乃變禮也君始薨世子未成乎君不宜遽告社稷宗廟告五祀者明爲主於宮中而兼及山川則猶射人有事四方之義也既葬三月而名則已正其爲君固以其名告社稷宗廟而並及山川此專爲命名而告陸氏佃至謂徧告爲告同盟諸侯不知徧告同盟諸侯自有告喪告卽位之文於命名之義無取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

鄭注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孔疏太宰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在國留守總掌羣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嵩禋案曲禮天子之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意蓋以天官主

禮七

主

天五官主民左傳昭四年正義天子六卿諸侯并六爲三而兼職焉故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而文七年云宋六卿和公室襄十九年云公享晉六卿於蒲圃昭十六年云鄭六卿餞宣子於郊春秋之季列國多立六卿大率因王朝六官各以職任之不繫命卿如孔子爲魯司寇則亦大夫也周禮六官有都宗人家宗人都司馬家司馬都士家士而太宰司徒無之疑諸侯命官下於天子故以五官之繫於民事者言之鄭據五官爲五大夫疏遂以不命卿爲不專主一事且尊之然則留守社稷無所命而獨命大夫殆非事矣案王氏經義述聞引大戴禮千乘之國列其五官管子大匡篇乃令五官行事墨子節葬篇王公大人蚤朝五官六府羣書治要引申子大體篇有道士不爲五官之事而爲治主商子君臣篇地廣民眾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凡傳記之言

五官者通辭也然要  
多主侯國之制言之

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

鄭注不奠務於當葬者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殯當爲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孔疏哀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處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爲父喪在殯不得爲母申哀嵩禋案上言葬先輕而後重奠先重而後輕此正申明上意既夕禮請啟期夙興遷於祖有奠請祖期有奠厥明請葬期有奠自啟及葬二日三奠公及賓有賔有賔皆奠幣賓又有奠其文蓋繁先葬者不奠爲重喪之奠曠至兩日於禮爲不宜也案既夕禮厥明陳五鼎於門外四豆四簋葬日陳大遺者當據大檀弓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朝亦如之哀次亦如

禮七

四

之鄭注哀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據既夕禮商祝禱柩主人袒出宮踊襲鄭注哀次卽指此既夕禮又云至於邦門公使宰夫贈元纁束疑出宮以至邦門有弔有贈主人卽位皆謂之哀次不哀次則若贈若奠若贈皆止賓可知葬先輕當一日成事爲速葬故禮從略反葬而行奠卽所謂奠先重也既奠而辭於殯告啟期所謂葬先輕而後重當接行之鄭據既夕禮告於賓故讀殯爲賓然自啟殯遷於祖而後請葬期辭於殯卽謂啟而遷祖明後葬者相承不踰日也此皆關禮之大者鄭注似未分明

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平有冠醢無冠醢



鄭注酒爲醢冠禮醢重而醢輕服賜服用酒尊賜也不醢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醢之膏肓案士冠禮有醢冠者醢賓之文下云若不醢則醢鄭注酌而無醢酢曰醢說文醢冠娶禮祭士冠記醢於客位加有成也士昏記父親醢子而命之迎醢者冠昏之通禮據士冠禮醢冠者醢賓皆言主人其云若不醢則醢不言主人蓋醢不醢賓專醢冠者而已鄭注故曰酌而無醢酢曰醢疑孤子之冠不醢賓未及冠而爲諸侯大夫是爲孤子之嗣位者天子賜之冕弁而使之冠歸設奠以告廟明已受冠於天子也於斯乎有冠醢無冠醢其禮從略不更加冠案士冠禮用醢有始加祝辭再加祝辭三加祝辭冕弁則但服冕弁而已更無三加之文其因喪以行冠禮亦但加喪冠改冠謂改行吉冠三加之禮冠醢冠醢之分以此

禮七

五

鄭注惟云酒爲醢則夫期功之喪因喪以行冠禮其禮亦宜從略不更加吉冠又可知也舊注似未達經旨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莫大夫齊衰者莫士則朋友莫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鄭注天子諸侯爲君服者皆斬衰惟主人不莫大夫服斬衰者不莫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士服齊衰者不莫辟大夫也嵩齋案喪禮有主人有眾主人士喪禮於朝夕奠言丈夫卽位於門外言丈夫踊賅眾主人言之眾主人卽位哭踊不當與於執事喪服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疏謂布帶與齊衰同繩屨與大功等經云齊衰者莫謂眾臣也喪禮饋奠大夫室

老亦不得執事天子諸侯之命卿可推而知周禮大宗伯大喪相無贊饋奠之文大夫眾臣與貴臣異不如天子諸侯之同服斬衰鄭注大夫辟正君士辟大夫並誤士喪禮有祝有甸人有士有舉者有錯者有徹者皆朋友爲之小宗伯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知同族無與於執事大功以下當主異姓之服言之士喪禮所謂外兄弟與賓位相次者若外孫及壻之服小功總者可也鄭注齊衰其兄弟顯與經目相悖戾恐未然

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鄭注祭謂虞卒哭時孔疏知與祭爲虞卒哭時非練祥者士

禮七

本

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嵩齋案曾子此問承上言之祭兼虞卒哭練祥數者總之喪至虞卒哭而已除矣大功小功之喪至練祥而已除矣既除則等於無服天子諸侯大夫之喪祭皆以眾臣司其事無及同姓者士則服已除矣可以與於祭事大功以下通謂小功及總也此云兄弟大功以下明前言大功以下之必爲異姓矣以此推之總可以與於虞卒哭之事大功小功可以與於練祥之事惟士無臣爲然孔疏反以大功之有服者當之大失經旨

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饋相可也



鄭注廢喪服訓新除喪服執事於人之神爲其忘哀疾也故曰非禮嵩案曾子此問又承上小功與於祭言之古者葬必筮日而曲禮云喪事先遠日士三月而葬則總麻三月之服容已先除曾子以爲大功以下除喪可以與於祭總麻除喪宜可以與於饋奠而是時喪猶在殯總麻之服亦當就喪次說喪與奠自等於無服非禮所安矣周禮大宗伯大喪相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泔及執事泔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天子之喪宗伯相而執事必取諸異姓疏遠者爲損相不臨殯而執事臨殯蓋亦禮之微情也曾子四問惟相識有喪服義別餘三者義例略同而禮所守各異斯所以爲辨之精而析之微也鄭注以新除喪服爲忘哀喪服至禫而畢可以

禮七

七

復寢矣而何餘哀之猶有未忘也既練而縞而緇以次除之亦不得云說衰知此爲總麻除喪之在葬前者舊注似皆失之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

鄭注三月廟見謂舅姑沒也孔疏士昏禮無三月廟見之事而云舅姑既沒婦入三月乃奠菜此云祭於廟者謂奠菜也廟見奠菜祭禱是一事也嵩案廟見二字始見於此鄭據士昏禮三月奠菜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因就舅姑沒者言之疏又引賈逵服虔說謂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後成昏似三月廟見爲通禮賈服猶能舉其說士昏記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即廟見之義左傳宣五年冬齊高疏引賈服說謂大夫以上爲然非也

固及子叔姬來云反馬也杜注禮送女畱其送馬三月廟見遣使反馬此云廟見必非專主舅姑沒者言之儀禮文繁而事略錯舉見義可以類推如士昏禮質明贊見婦於舅姑知祖父母在執筭棗栗脯脩以見與見舅姑同也士昏記庶婦不饋知祖父母在無特豚盥饋之儀與庶婦同也儀禮舉舅姑既沒以明著代之義言舅姑在質明而見舅姑沒三月奠菜而廟見之禮僅具之士昏記而不詳著其儀經云三月廟見正以發明三月祭行之旨注反沿儀禮以當舅姑既沒之奠菜與下祭禱意複於文亦爲贅設矣士昏記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者時祭也特牲禮有主婦有宗婦有內賓皆與於旅酬凡廟四時有祭祭而與於饋獻之事卽爲廟見曰三月者

禮七

八

三月而後祭行也通辭也三月祭行爲承事宗廟之始故必廟見而後成乎爲婦祭於廟脩特豚盥饋之儀於舅姑加隆焉事死猶生之義也云擇日蓋三月廟見之後踵而行之祭必筮日盥饋之禮猶祭也蓋古大夫士廟制與宮室別異而凡祭宗婦與庶婦皆有事於廟昏義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而申以著代之義所承事者舅姑也故於舅姑有盥饋之文舅姑沒而奠菜猶盥饋之義也於舅姑曰奠菜於廟曰見而已明無執筭祝告之儀也所以明嚴事宗廟而不敢瀆也廟見與祭禱不當爲一事疏謂昏禮無廟見之事不知三月而後祭行卽所以爲廟見也案下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廟見則不遷主不附示未成乎婦也若據舅姑既沒爲言是所見者姑而所附者祖姑於廟見之義無所繫經意恐不



也然

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鄭注女服斬衰蒿蕪案儀禮喪服妻爲夫女女子在室爲父女反在父之室皆斬衰三年而傳於女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發其義云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取女有吉日則是已請期矣爲有夫婦之義焉故死而爲之齊衰請期而親迎壻當往迎則往弔可也壻未親迎女不得往就壻之室經云夫死亦如之如其齊衰既葬而除比於庶人爲國君之服可也聖人制禮達人事之變而使各致其情親迎有期

禮七

九

死而不忍遽背之所以爲厚也後世之不相爲服也以遠恥也世降而文而禮益薄古今人事之異不可強同也而禮要有所止而不過聖人權衡乎義之中以爲相爲齊衰焉足矣鄭注謂女服斬衰於喪服不貳斬之義容有舛焉陳氏集說至謂夫死女以斬衰往弔揆之人情不順準之禮經而固無明文非所詳也

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

鄭注所告不以出卽埋之孔疏引熊氏安生云每告一廟以一幣玉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卽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

不以出者卽埋之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埋於遠祖兩階間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蒿蕪案曾子問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如魯公伯禽伐淮夷始有周公廟無遷主隱三年齊侯鄭伯盟於石門隱六年左傳鄭伯侵陳始有桓公武公廟無遷主若如熊氏遠祖近祖之說安得謂無遷主哉徒以鄭注所告不以出一語自生枝節耳經意謂無遷主則或爲祖廟或爲禰廟但以幣帛皮圭告廟遂奉以出若神之有憑依然如魯公伐淮夷告禰鄭伯侵陳告祖彙舉祖禰以見義也王制天子諸侯將出造乎禰天子將出征造乎禰禰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疑所謂受命於祖卽所載之遷主故列次禰於所征之地下其出但告禰而已虞書歸格於藝祖鄭氏云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馬融云藝禰也王制作歸格於祖禰則天子兼及七廟諸侯兼及五廟於文不已繁乎載遷廟主以行與造乎禰爲一事造禰者猶爲人子出必告之義也師行告廟則必於祖此云祖禰正據無遷主者言之綜覽經傳之文可以觀其會通矣

禮七

十

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鄭注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已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慈母無服據國君也蒿蕪案內則擇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云內有傳



外有慈母則亦師及慈母保母之屬也本不得爲之服與喪服云慈母如母者異子游云喪慈母如母但謂比於諸母而巳未嘗援儀禮之文而辨及君大夫之有異喪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傳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是君之庶子不得申其私服君卒猶爲餘尊所厭而不得盡申大夫之庶子爲母大功而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則正慈母如母之服而父在率降一等鄭注儀禮君子子者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則是父在得申其私服父卒反不得申似乖禮意喪服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母死

禮七

士

喪之三年如母父命爲之子即天子諸侯之子亦與所以喪其母者同若嗣爲天子諸侯則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自大夫已然又不得有三年之服也下云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正用公子練冠麻衣之服不在五服之中意爲之服而已與爲庶母慈己者小功自別孔疏據爲異代之法於經旨均未能分明案鄭注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是不少又無戚容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疏引家語云孝公有慈母長卿不見家語故云然據史記懿公九年兄子伯御弑懿公代立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立懿公弟稱是爲孝公孝公之立年長矣不得有慈母之服春秋襄二年齊姜薨成公四年定姒薨是時襄公年七歲慈母保母之屬或有勞而襄公私爲之服爲未嘗受命於父不得爲之母故以公子之練冠服之家語王肅誤未可爲據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鄭注接祭而已不迎尸也孔疏引郊特性既灌然後迎牲迎

尸在未殺牲之前此經殺牲後云不迎尸灌畢迎牲延尸於戶外行朝踐之禮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於奧行饋熟之禮此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嵩燾案經通嘗禘郊社五祀之祭言之孔疏所據則宗廟之禮也周禮太宰既滌濯納亨贊王牲事太宗伯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一以牲將事殺牲而成祭可以交於神明而不必備禮經意蓋約言之宗廟之祭雖在羣廟亦與太廟近接太廟火未有能成祭者疏據宗廟爲言甚誤迎尸與否又不足言也

禮七

士

父雖無服已爲小功亦廢祭也皇氏云以從母於父無服不廢祭也經云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總爲文不關小功皇氏橫加小功非也嵩燾案大夫外喪齊衰若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大功若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服重則禮亦從略士外喪若外祖父母小功爲妻之父母總姑之子總於父爲甥於祖爲外孫皆總此於所祭者有服則廢從母小功若舅若舅之子若從母昆弟若壻皆總此於父以上無服則祭鄭注本自分明孔疏乃謂小功總不辨內外一切皆廢外喪之祭者亦以總爲斷並文義失之矣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

孔疏身有君服後遭親喪不敢爲親制服況除服乎嵩燾案



喪服四制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恩掩義者如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義斷恩者如君既殯而有父母之喪歸居父母喪次朝夕哭奠有殷事之君所君未殯而有父母之喪歸殯反於君所朝夕哭奠有殷事則歸恩與義各權其輕重而實亦兩盡也不敢私服不敢以私服臨君喪也斬衰三升冠六升既葬受衰六升君葬受衰六升而有父母之喪歸居喪次冠仍三升虞祔之祭之君所則服所受六升之衰父母葬而有君喪則虞祔之祭當俟君殯而以君服臨之統於所尊也君喪既受服父母之喪未受歸居於家服父母之服之君所服所受服父母之喪既受服而君喪未受歸居於家亦服君之服不敢私服者言不得遂其私也疏謂不敢爲

禮七

圭

親制服恐非經旨

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

鄭注君喪服除而後殷祭謂主人也支子則否孔疏殷祭謂大小祥祭也嵩案雜記三年之喪既練其練祥皆行通言三年之喪則父之於君母之於父其禮並同下云君未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朔月月半薦新之奠雖君未殯猶行之知練祥之祭既虞而行事無埃君除服之理春秋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儋公范注穀梁三年喪畢致新主於廟因是大祭謂之禘殷祭者即春秋所謂吉禘也喪服小記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曾子明言大夫士有私喪則是大夫士

之父其禮祭亦視大夫士雖爲支子而固以大夫士之牲從宗子以將祀事義繫於大夫士不繫於宗子也疏引庾蔚之云今日除君服明日可小祥又明日可大祥於禮無徵而云庶子任官其家適子已行二祥庶子無復追祭誠然則適子二祥之祭亦庶人薦寢之禮耳不當有致主於廟之文固無所爲殷祭矣案古者喪禮廢祭吉禘致主於廟而後祭行故亦謂之吉祭喪服大記所謂禘而從役吉祭而復寢是也君喪大夫士皆廢祭私喪不除服爲不得行吉祭也鄭注士喪禮殷盛也朔奠薦新盛於朝夕奠曰殷奠禘祫盛於時祭曰殷祭虞卒哭練祥皆喪祭也未嘗於練祥加盛疏以殷祭當練祥既非經義亦失殷祭之旨矣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禮七

圭

則不成禮孔疏曾子疑適子除君服後有殷祭之事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便是其爲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嵩案曾子此問正承上文孔疏微得其意而據鄭注支子則否之言專謂支子不行殷祭則非也間傳期而小祥練冠緦緣又期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緦除服即吉有漸今一統於君之服而私服不除嫌於不見父母之喪聖人因援過時弗舉之文以證之猶若服君卒哭之服不復服父之練服君練服不復服父之緦縞也其云弗除正據練祥之服言之適子庶子非有異也曾子意謂除服有漸除君之服仍當反除父母之服此則所謂過於制者也過時不祭又引常祭爲喻非謂喪祭也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



祭不爲除喪也練祥之服不除練祥之祭必不可廢疏云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行殷祭其四時之祭過時不追既知爲常祭又專據適子之除喪者言之徒多一幹旋而於經義反爲隘矣案以喪祭言之如當練祥而身不與攝祭可也以未與於練祥之祭過時而行之是即過於制也

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鄭注其哀維主於君孔疏引盧氏云若臨君殯之日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訖乃還殯父母以此言之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祇得待君殯訖而還殯父母以君尊故也案經云歸殯反於君所以君五日殯大夫士三日殯歸殯者殯固先於君也言殯則凡殯以前浴含襲斂諸事並賅其中子於親喪必躬親臣之於君視殯而已不

禮七

五

必皆有事於襲斂文義至爲明備盧氏云臨君殯日歸哭父母而來殯君蓋喪莫重於殯君父一也值君殯則先殯君而後歸殯盧氏補義甚允疏乃謂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待君殯訖而後還殯父母則是君喪在前而先殯父母父母之喪在前而又先殯君若相對待然全失禮經之本意矣

入自闕升自西階

鄭注闕謂毀宗也殷樞出毀宗周樞入毀宗禮相變也孔疏謂毀此宗廟之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案經云毀宗廟之牆以表哀桓弓亦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是殷殯亦於廟故有毀宗之文周殯於阼將葬而朝於祖雜記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

殯則以君薨於外爲日已久常殯於廟云不毀牆明與殷禮異也此經所述蓋初薨時事如方殯當自西階如方小斂仍當自阼階安得毀及宗廟之牆何休公羊注禮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觀當西云入自闕以適西階爲義鄭注以毀宗釋闕遂謂周樞入毀宗與殷禮相變似未免以意擬之不殺祭

鄭注不殺祭謂今主人也孔疏尸與主人俱有殺祭今攝主則不殺也案經案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在始迎尸時爲薦熟之始事案明堂位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特牲禮作按殷祭肝周祭肺墮祭祭肺爲盛禮案說文肉部隋裂祭少牢禮作殺祭周禮掌祝小祝並作隋案說文肉部隋裂儀禮飲射燕祭皆先祭肺肺有本末必經末以祭鄉飲鄉射若其義曰肺皆離惟公食大夫禮云三牲之肺不離周禮太

禮七

五

祝九祭日經祭即絕肺以祭日經祭肺之不離者也取裂肉爲義謂之隋祭隋本字墮蓋隋之假借字按與隋通用字殺又按之此經兩言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蓋皆禮之簡者士虞記亦云無尸不殺祭周禮小祝大祭祀贊隋贊者尸也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即所謂贊隋也尸入隋祭禮之盛者主人隋祭在九飯醕尸後尸以酢於主人知經云不侑醕不酢則亦不殺祭也不殺祭明其禮略義繫於尸則此所云亦統於尸明矣注以不殺不殺祭連文專據主人言之非禮意也不配

鄭注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案經案上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日常事則禮無變也士虞禮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明未禘也既禘而致主於廟而後云配常祭無無配者不



配謂無主婦視饔及設兩敦兩鉶及洗爵亞獻之儀爲攝主  
不得以主婦襄祀事也方氏析疑云攝祭而使主婦同薦徹  
不可也主婦在而使攝主之妻代主婦更不可也故使有司  
代之周禮大宗伯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等而  
下之可知所論至允以無主祭之宗子而廢妣氏之祭非禮  
所安矣

殤不耐祭何謂陽厭陰厭

鄭注耐當爲備聲之誤也嵩譙案喪服小記庶子不祭殤與  
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其耐食之禮無徵經云殤不  
耐祭則是卒哭及耐皆不行案開傳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  
受服故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殤不  
無卒哭所謂宗子爲殤而死專據宗子言之蓋適殤無不耐

禮七

七

者喪服小記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殤亦可以立後其云庶  
子弗爲後言爲宗子而無與爲後當別立宗孔疏未成人無  
爲人父之服不得代爲之後恐誤士虞禮用特豕雜記又云  
大夫之虞少牢卒哭附太牢下大夫之虞植牲卒哭附少牢  
此承大夫爲言其吉祭視成喪降一等鄭注尊宗子從成人  
亦誤案殤有爲後者則亦當降一等致主於廟其  
祭用成人之禮故此專以庶子弗爲後言之祭法王下  
祭殤五諸侯三大夫二天子耐祭五世之殤諸侯耐祭三世  
之殤大夫耐祭二世之殤皆謂適子爲殤者故知適殤必耐  
所云厭祭即耐禮也鄭注士虞記有元酒此經下云祭殤不  
舉無所俎無元酒謂殤祭無尸禮從簡也雜記有父母之喪  
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斂冠附是不獨宗子之殤耐庶殤

亦皆耐也祭於宗子之家卽喪服小記謂庶子不祭殤與無  
後之義雜記於殤稱陽童某甫鄭注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  
曰陰童而於此云凡殤謂庶子之適孔疏因謂庶殤不祭皆  
誤曾子疑殤不耐祭聖人特示以凡殤皆耐以釋陰厭陽厭  
之義蓋周末祭殤之文亦多從略聖人爲發明之鄭氏據從  
祖耐食之言謂曾子云不耐祭爲不備祭不知耐食無專祭  
此云耐祭蓋卒哭耐之禮祭也陽厭陰厭以無尸名由舉肺  
至利成總祭之終始言之其非直祭於主之在迎尸前者可  
知鄭氏以執奠祝饗當陰厭以改饌西北隅當陽厭義疏引  
陸氏吳氏敖氏之言正之其說塙不可易經明言陰厭陽厭  
爲祭殤之禮未可以擬特牲少牢饋食之文矣

禮七

太

又案此經前云攝主不厭祭又云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  
乎似始祭薦菹醢舉鼎設敦鉶祝饗在未迎尸前謂之厭祭  
祭殤曰厭爲無尸也玩下宗子爲殤而死其吉祭特牲正承  
曾子殤不耐祭之問言之檀弓葬日虞以吉祭易喪祭其變  
而之吉祭也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是宗子爲殤得行耐  
祭士虞記無尸既饗祭于苴祝闔牖戶闔牖戶者陰厭也似  
耐無尸乃有陰厭祭殤無尸故專陰厭之名其耐食之禮主  
在奧東面耐食南面而陽雜記耐於殤稱陽童某甫其祭亦  
曰陽厭陰厭者卒哭耐之祭陽厭則耐食也二者同文而禮  
自別鄭注特牲禮以陰厭陽厭爲言誤而以祭畢闔牖戶者  
爲陽厭則尤誤也詳玩儀禮之文特牲禮徹薦俎敦設于西



北隅凡在南屏用筵少牢禮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屏用席竝納一尊室中既徹而復設之無奠饗之文則非厭也置之西北隅隱處又非所以爲奠饗也既設遂闔牖戶以降告事畢注家以爲改饌儀禮實無其文士虞禮所謂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徹者饋饌設者敦尊之屬云如其設也則爲虛席可知疑祭畢徹而敦尊几席納之室中隱處所以爲神室中之陳設以備祭饗之用者也推求經目證之儀禮之文可以微會而得之

止柩就道右

鄭注行相左也孔疏就道右以道東爲右也儀禮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今柩行凶事以道日食之變故從吉禮嵩齋

禮七

尤

案禮經言左右凡方位有定者以左右分東西如主人入門右客入門左是也方位無定者不以東西辨左右如男子由右婦人由左吉事尙左凶事尙右之屬是也周禮匠人國中九經九緯皆謂之經涂必以道東爲右則經緯之涂錯出左右紛歧無所適從矣就道右者凶事尙右之義鄭云行相左意謂行者由右至是避柩當與之相左疏竟謂日食從吉禮尤恐失之

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通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鄭注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紐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與尸以就園周公言豈於禮不可不許也孔疏縮除直繩則兩旁之繩悉解尸從機中央落入塋周中衣棺自史佚始明昔非惟於宮中不棺亦不衣也嵩齋案檀弓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塋周殷人棺槨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之塋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經云下殤土周葬於園卽所謂塋周也用輓輓之取以待槨似不應竝棺去之說文輿車底也卽車牀輿機蓋但用車牀無輓輓輪轂之屬兩旁各施輓輓木可以推挽說文所謂主發謂之機也士喪禮奉尸斂於棺謂就尸牀奉尸以斂下殤葬於園輿尸就園而加斂焉輿棺斂於宮中對文安得如孔氏所云置尸繩上投之塋周中耶用棺衣棺係二事衣棺若帷荒及素錦褚之屬史佚蓋始用棺後人承之而復加飾蓋既用棺則輓輓柳衣之屬相因而起曰今之用棺衣棺又舉後人之踵事增華者而推原其所由始也孔疏析衣棺爲二謂并不衣大誤周公召公通禮之變以順人情聖人申序老聃之言而無貶辭喪從其厚古今道殊固無甚悖於禮也舊注恐皆失之

禮七

主

禮與初有司與

鄭注初有司疑有司使之然也孔疏初時有司強逼道之嵩齋案喪大記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無因有司逼遣遂著爲令之理初有司者謂初從事軍旅奔喪而歸既卒



哭遂往竟其事言初有所司事不可避也既因事拊爲相與沿以爲制春秋僖三十三年左傳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乎始墨言初時有故爲之後遂相承而不變也鄭注疑未安

禮七

主

禮記質疑卷七終

禮記質疑卷八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文王世子

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

鄭注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嵩燾案鄭注尙書文王崩後生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將踐阼周公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居東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則居攝之元年也居攝七年作洛詰明年成王卽政年二十二王肅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王肅據家語鄭氏用衛宏古文尙書說

案千寶易注武王崩成王年七歲又別爲一說史記亦稱成王少周

禮八

十

公乃攝行政疑武王崩周公攝政用殷禮是時周禮未定周公遂繼武王以有天下猶之用殷禮也周公因流言而辟居東成王感風雷之變迎周公而武庚遂叛周公東征

案居東與東征

二事不東山破斧之詩繼鴟鴞而作聖人之權也七年定周

宜互混禮歸政成王而後世及之制定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惟七年明堂位及逸周書明堂解淮南子齊俗訓並云七年

致政成王如鄭說則是攝政居東凡十三年別無證據周公

攝政以世子之道示成王不獨任爲君也兼任爲父聖人之

心至誠篤業行之不疑周公之聖尤莫大於此漢世儒者於

文武受命周公居攝之文多所傳會不足辨也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之



鄭注小樂正樂師也孔疏武舞大者以干配戚小者以干配戈周禮惟有箛師此言承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禮嵩齋案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其屬樂師有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疑下大司成卽周禮大司樂其大小樂正皆樂師也下大夫爲大樂正上士爲小樂正樂師有羽舞干舞司干所謂祭祀授舞器是也而司兵掌五兵五盾祭祀授舞者兵鄭司農云五兵一曰戈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舞者兵舞師掌教兵舞帔舞所謂兵舞卽戈舞也陸氏佃云干戚一舞下云大樂正學舞干戚是也干戈兩舞此小樂正學干箛師學戈是也干戚大舞故教以大學正干舞無戚象武事之小者故教以小學正干舞又其小者故以箛師教之然考周

禮八

二

禮箛師掌教國子舞羽敍箛似不應舍所職之箛而教戈疑箛師學戈之戈爲箛字之誤干戈同爲武舞無須分教而羽箛反闕此正涉上文戈字而誤耳樂師教舞而大胥正舞位比樂官以贊之箛師吹箛箛章以詩入箛有吹豳詩吹豳雅吹豳頌之分正所以贊箛師教箛所謂箛師丞者卽周官之箛章也孔疏失之

胥鼓南

鄭注南南夷之樂也旄人教夷樂則胥以鼓節之孔疏胥大胥嵩齋案周禮大胥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巡舞列正樂縣之位胥當爲小胥亦教舞所有事也鼓人鼓兵舞帔舞者凡舞皆用鼓詩以雅以南以箛不借

南亦所以協箛陳氏祥道云南所謂象箛南箛陳氏驥云南亦雅樂名猶樂章之有九夏劉氏炫沈氏括鄭氏樵並主二南爲說要皆聲詩之入箛者蓋教干舞教箛舞小胥擊鼓聲詩以協之皆所有事也鄭注誤

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孔疏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在殷之瞽宗也嵩齋案周立四代之學大戴記保傅篇引學禮有五學之名賈誼疏所引同易太初篇曰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莫入北學實卽四代之學也上庠虞學北學也東膠東學亦名東序爲夏學瞽宗西學爲殷學南學卽成均也上庠典書東序

禮八

三

養老瞽宗以祀先賢各有專主虞學以上下爲次上庠國學下庠庶人之學夏尙左以東序爲國學殷尙右以右學爲國學周因有四學之名而統名之大學其庶人之學則虞庠之在西郊者也案上庠虞庠錯舉爲文而義自明顯注家多混言之大司樂之教國子陳其儀數備其器物而已其任教則周禮所謂有德者有道者使教焉者也執禮典書皆其任也故不序其官養老於東序有合樂之文樂陽也習之東學釋奠於瞽宗有行禮之節禮陰也習之西學周立四學其制如此孔氏別瞽宗於大學之外以詔之瞽宗在未升大學時然則太師執同律以教六詩其職下大夫也獨不與大學之教乎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鄭注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孔疏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也嵩燾案儀禮凡用樂樂正先升旅酬以下之事樂正不與經所言皆學禮也陳氏祥道引下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此祭即釋奠合語即合德音之致蓋皆太學教國子之法鄭據鄉射記以射禮當之似誤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射禮之有合語即所以興賢與能之意養老之乞言合語以示教亦此意也凡祭旅酬無合語之文此言釋奠養老小樂正有事於東序以明太學命官設教之義舊注未盡

禮八

四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鄭注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嵩燾案師氏保氏教國子居虎門之左即王制所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者是也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是成均教士之法領於大司樂經云大司成即周禮之大司樂也王氏炎據下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之文以爲司成者即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竊意傅師保無專官其云父師司成以成德爲義大司樂有專官而樂師云樂成則告備樂以一闕爲一成故大司樂亦可名大司成以所主樂德樂語樂舞言之謂之大司樂以所主成均言之謂之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蓋即周禮合國之子弟以治

學政之義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鄭注國無先聖先師則釋奠者當與鄰國合有國故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遂養老用其明日鄉飲鄉射禮明日乃息司正是養老之象類嵩燾案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樂合聲是春秋皆合樂合舞則合樂之盛者月令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孟夏命樂師習合體樂季秋命樂正入學習吹季冬命樂師大合吹習舞合吹四時行之而不皆釋奠釋奠則必合舞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鄭注爲

禮八

五

大合樂習之是大合樂亦必合舞天子視學釋奠則遂養老四時官釋奠無養老之文曰大合樂謂天子視學之儀也合樂養老皆視學中事安得分日爲之鄭注並誤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鄭注曰郊人以技藝故賤之也董仲舒曰五帝名太學曰成均則虞庠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嵩燾案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經云語於郊即虞庠之學也三代養老有國老庶老之分庶老養於庶人之學即有虞氏之下庠夏之西序殷之左學周立四代之學而以虞庠處



庶人之學者亦謂之郊學王制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教之學者國之俊選則選之郊與鄉者德進事舉言揚所以選之之法也王制統於鄉而此別之於郊曲藝皆舊之是凡一技之士皆造之於學王制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不與士齒然立學大旨薄技微長亦所不遺是以語於郊者兼察及曲藝而仍以三者之程式使受範焉而後以次升之於學說文誓約束也約束之使出於學之一途也之郊人選士俊士升自郊學與卿大夫士之子之在學者固有等也取爵於上尊則進而與大學之士同升王氏章句引燕禮尊兩方壺於東楹之西以酌卿大夫士尊兩圓壺於門西以酌士旅食者東楹之方壺對門西之圓壺爲上尊

禮八

六

取爵上尊則升而爲士矣遠之於成均蓋達之於成均之誤王氏之說是也竊疑東序西序右學左學皆東西相向周兼立四學而置虞庠西郊則有虞氏之下庠也周學亦通以庠名遠之於郊以明親疏貴賤之有其等及升之學而取爵上尊又以示成德達才之同其歸也王者因祭祀燕饗而命官以及取爵上尊言及此時受爵也成均者國學也郊者周所立之虞庠也鄭氏誤混爲一而云天子飲酒虞庠則亦未聞鄉飲之禮之上通於天子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償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鄭注言乃退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於虞庠則償實於東

序若魯有米廩東序舊宗也孔疏諸侯不得有東序故知有功德者得立三學如魯也東序在東虞庠在西相對嵩齋案爾雅釋宮東西牆謂之序周禮州長以禮會民射於州序黨正以禮屬民飲酒於序州黨之學亦名序疑前云始立學釋奠通天子諸侯言之此繼語郊而云始立學釋菜就鄉郊之學言之鄉郊之學鄉郊之老受養焉尙書大傳致仕之老教於州里大夫爲太師士爲少師又云少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太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案小學對大學爲文與闕門之小學異大司樂所謂有德有道者使教即所養之老也釋菜與前釋奠對文退償於東序與前必遂養老對文始立學必有使教於學者鄉郊之學其儀簡案王制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是鄉飲酒禮即鄉

禮八

七

學養老之事而鄉飲酒義云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而不及舞故知此之不舞不授器爲鄉學也退償於東序以禮賓之東序者東廂也下文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鄭注羣吏鄉遂之官各反養老云東序者通鄉遂之學言之必非大學之名東膠東序案州長射於州序黨正飲酒於序並據鄉學之東序言之鄭注凡爲之說熟玩經義當自得之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鄭注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學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記所云謂天子也嵩齋案大戴記保傅篇昔



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比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及太子少長則入於小學而引學禮曰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故鄭意以太傅少傅爲主學之官然居處出入實通言之不必在學卽不得有居處出入也尙書大傳天子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而保傅篇引明堂之位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常立於右是召公也接給而善對者謂之丞常立於後是史佚也則是四輔三公爲兼職因考尙書召誥有亂爲四輔之文而周官之名存者獨有三公漢世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周官三公之名存者獨有太傅太子官屬有太傅少傅經云立太傅少傅殆亦秦漢間語也王莽置四輔官以疑丞輔弼爲名與三公竝建後周亦置四輔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亦如周世三公之兼職因事爲之名而已後漢書班彪傳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公史佚入則泰顛闕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周公召公太公三公也泰顛闕天之屬則四輔也記曰有師保有疑丞錯舉爲文舉師保以貶傅舉疑丞以貶輔弼下云設四輔及三公固自分析言之記禮者因周有四學之名以爲一日而歷四學又因四學勘爲四輔之名援成王爲之辭當時固無此也疑如儀禮疑立之疑射義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

禮人

本

爲賓爲疑也鄭注疑自下上至之辭疑丞輔弼均近比於君士相見禮正方不疑君亦謂不近比於君朱子云疑者有疑卽問之意恐未盡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鄭注于讀爲迂猶廣也大也孔疏古人益君則勤苦周公益君則逸樂嵩齋案陳氏祥道云周公以臣而攝君之政成王以君而學世子之事此所謂迂也自勝鄭注然據下文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是教世子之責惟君任之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迂其道以曲善其君聖人之心之所以爲仁至而義盡也武王始崩周禮未定周公攝政用殷禮以冢宰總己以聽而成王之德固未有成而已立爲君不當

禮人

九

以世子之教督責之故齒伯禽於學以使與成王居習聞正言行正道相與有成伯禽非世子也教以世子之法而不嫌於偏故曰抗教伯禽卽所以善成王而不涉於專故曰迂方氏慤云優爲之者言爲之有餘而不迫也

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

鄭注以爲世子若爲世子時孔疏以成王爲世子時則無爲世子之處周公用世子禮教之故云若爲世子時以實則不爲世子也嵩齋案疏意疑未分明成王幼不能蒞阼而固已嗣立爲君不使脩世子之儀無以養成其德若令退居世子之列則亦無有可據之義以爲此者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以濟人事之窮正申言迂其身以善其君意



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孔疏皆以昭穆長幼爲序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在下嵩巖案周禮三朝內朝治朝領於司馬外朝領於司寇太僕王眡燕朝則正位所謂內朝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所謂治朝也宰夫亦掌治朝之治正公卿大夫羣吏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小司寇掌外朝之政所謂外朝也朱子謂治朝常朝內朝外朝均非常朝司士敘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而朝士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

禮八

十

是外朝爲大朝以治萬民諸侯咸在而其位略與治朝同鄭注太僕燕朝王圖宗人之嘉事魯語天子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皆非常朝而公族之東面北上者與司士治朝王族之位同鄭注王族故士故爲士留宿衛者疑治朝王族爲卿大夫仍各依卿大夫之位其無位者亦得爲宿衛若後世之以散秩奉朝請通謂之正族內朝則王族公族自卿大夫以下皆東面所以尊之云臣有貴者以齒謂貴者自以齒也公族之親胙士命氏當不甚遠故可以齒序其疏遠者不宜通以齒諸子掌國子之倅辨其等正其位周禮之諸子卽此庶子也貴賤親疏皆有等則位自正疏謂皆以昭穆長幼爲序周禮之云正位者恐不如是也

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鄭注上嗣謂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餼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餼也大夫之嗣無此禮避君也三命不踰惟於內朝則然孔疏庶子治之應承前言有貴者以齒之下脫簡在此嵩巖案經通言庶子正公族之事不當專及君之適長子特牲禮嗣舉奠鄭注嗣主人將爲後者嗣子亦與於奠內則所謂佐長者視具猶此義也無與於庶子之事故孔氏以爲脫簡案鄭牢禮無嗣子舉奠之文因謂大夫之嗣無此禮避君也竊疑少牢特牲禮異者特牲宗人告有司具少牢司馬封羊司士擊豕雍人概鼎俎虞人概豆羹官備而禮繁矣特牲九飯少牢十一飯數加而文盛矣其始祭之視牲視殺及主婦視饔餼三獻後之加爵有長兄弟加爵眾賓長加爵及嗣舉奠少牢皆無其文其禮當一視特牲故文不備謂大夫之

禮八

十

嗣不舉奠然則少牢饋食將不視牲不視殺並無加爵之奠耶鄭注有司徹賓長獻於尸云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是卽以賓舉爵於尸爲加爵而有司徹固云亦遂之於下則亦通之於兄弟以下矣不稱加爵亦文略耳鄭注以爲大夫尊者其實祭禮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長兄弟加爵眾賓長加爵而後嗣子舉奠凡在廟者皆得申其敬焉非此經義所繫據特牲禮主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祝命餼舉奠者嗣子也鄭注嗣子及兄弟餼其惠不過族親燕禮主人洗升於西階上獻卿卿升拜受觚而後辯獻卿主人洗升獻大夫於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而後辯獻大夫主人洗升獻士於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觚而後辯獻士主人洗升獻庶子於阼階上如獻士之禮是凡燕獻升拜受爵者一人其餘辯獻不受爵登餼一事獻受爵一事祭統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



夫六人餽大夫起士八人餽特牲士禮二餽而命餽者嗣與長兄弟以此推之君祭而卿大夫士之餽者必所祭之祖之小宗由適子之長者以推及眾子以推及庶子所謂上嗣者適子長之嗣也案經云以上嗣亦通稱如廟廟以長兄弟祖次嗣亦與其間又有卿餽大夫餽士餽及燕禮之獻卿獻大夫獻士貴貴親親義自並行餽及獻受爵皆以是爲敘庶子掌公族之版故使治之三命不踰父兄謂先適嗣之長者不以爵與官也鄭注誤爲君之適長子孔疏因之以三命不踰父兄承有貴者以齒爲說而經義多不可通矣

### 族食世降一等

鄭注親者稠疏者希孔疏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

禮人

主

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總麻則一年一會食嵩燹案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大傳亦云合族以食而其禮不詳鄭注月令季冬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而引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其儀亦終無可考據詩楚茨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注特牲禮徹庶羞設於西序下引尙書傳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此庶羞置西序下爲將以燕飲是祭畢有燕兄弟之文案朱子行葦詩中庸所謂燕毛以序齒也祭統有事於大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孔疏親者近疏者遠羣昭羣穆之倫宜先其親者所云世降一等蓋自太祖下至五服之族屬各以遠

近之等敘之大傳同姓從宗合族屬合諸宗子之家惟宗祭而已繫之以姓綴之以食通小宗以至大宗言之姓所生也繫之所生其下子孫皆有合食之義五服之屬各繫之所出之廟而族食繫之太祖廟故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案與族燕異姓爲賓饌宰爲主人蓋通言之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肅堵父爲客敬叔孟僖子之子文伯季悼子之孫敬叔其族祖也大夫士族燕亦以異姓爲賓族食之禮與父兄齒不宜有請賓命賓之文無賓則亦無獻食之主人行華燕父兄而曰曾世降一等仍於合族之中見親疏之殺孔疏以齊衰功總之服屬言之於禮無微於義亦稍狹矣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鄭注太廟太祖之廟貴宮貴室謂守路寢下宮親廟也下室

禮人

主

燕寢嵩燹案陳氏集說宮以廟言室以居言貴宮尊廟貴室路寢下宮下室是親廟與燕寢也吳氏澄云鄭以貴宮貴室總爲路寢下宮爲親廟下室爲燕寢則貴宮室混爲一下宮室分爲二又親廟稱下宮而但使子孫守之路寢反稱貴宮而以諸父守之是尊己而卑祖廟也貴宮羣公四親之廟若親廟外別有廟如魯仲子之宮則稱下宮也太廟貴宮下宮共爲都宮其說允矣然據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太子君行則守此公族之守於公宮皆所以致之太子者也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爲之版以待國有故則令宿宮伯掌王宮士庶子凡在版者授八次八舍之職事鄭司農云庶子衛王宮在內爲次在外爲舍是平時



宿衛王宮庶子之事而廟祧惟掌之司祧劉向別錄宗廟在路寢東禮運疏出游於觀之上謂出廟往雉門雉門有兩觀五廟七廟皆在雉門內故統之公宮案穀梁傳隱五年考仲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然天子之子爲諸侯得立妣廟毛詩傳閭宮先妣姜嫄之廟周禮享先妣則亦有常祀也此當別立廟不在五廟公出疆庶子之領公族者固七廟之列而固不得謂之下宮有守衛公宮之責案成十六年左傳公出於陳墮使孟獻子守於公宮是公出而公族守公宮春秋時皆而以適嗣守太廟以重宗祧宗廟在左當公宮之東北隅舉太廟以賅羣廟也貴宮貴室如先鄭云在內爲次下宮下室如先鄭云在外爲舍宮正所掌宮中之官府通名之下宮下室六寢之事掌之宮人無宿衛及燕寢之禮鄭注非也公族其有死罪則啓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剝亦告於甸人公族

禮人

南

無宮刑

鄭注縣縊殺之曰啓纖讀殲殲刺也告讀爲鞠讀書用法曰鞠孔疏公族無宮刑但髡去其髮嵩齋案周禮掌戮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是以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首曰議親之辟一皆附之五刑無縊殺之文春秋左傳皆以自死爲縊桓十三年杜注縊自經也昭二年子產數公孫黑之罪曰不速死大刑將至乃縊亦迫使自死安得別有縣縊之刑以治公族哉案說文縊字互訓左傳哀二年趙簡子以縊縊殺也廣韻縊殺也下卿之罰當起於春秋之季說文縊以兩繩相交爲義非縣殺之亦與縊義無取毛詩傳倪天之妹倪啓也韓詩正作啓天之妹說文倪諭也諭告也啓籀文作殷耳部聲從耳殷聲樂記石聲啓啓以立辨故聲從

殷得音而辨別其事以告人亦曰啓啓於甸人告於甸人皆謂正其罪以告甸人行刑而已案王制刑人於市與眾棄之甸司市職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甸師職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所職掌正同舊注似皆失之告當如字鄭司農訓小司寇讀書用法謂如今時讀鞠說文鞠窮理罪人甸人主用刑無加訊鞠事鄭謂告讀爲鞠非也案盧植禮記注啓啓此經下文明言獄成有司職於公致刑於甸人甸人行刑而巳不主繫與爾雅釋詁殲盡也說文殲微盡也春秋傳曰齊人殲於遂公羊傳作殲云殲也何休注殲之言死積纖固不訓爲刺周禮司刺刺亦殺也說文纖細也細微也故殲亦訓微纖剝猶若小刑用刀鋸所割截者支體之細而已玉篇剝截也截而斷之墨剝剝宮之刑皆然公族無宮刑墨剝剝三

禮人

主

者固不廢也小辟纖剝對舉爲文孔疏以髡去其髮釋之尤嫌添設

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鄭注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嵩齋案奔喪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檀弓故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凡哭無不爲位者而注云君於臣使有司哭之殆據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絰紼衣或曰使有司哭之鄭於檀弓以有司哭之爲非此復引以爲證似非此經之旨經意公族致刑而公自以喪禮處之如其倫之喪謂齊衰以下親疏之等間傳居喪容貌聲音言語居處視所服爲之節公



族已致刑則義絕故無服而仍各視其倫制爲之節親哭之親親之義也公族通齊衰以下言之天子諸侯絕期則固無服而言此者以見仁與義之兼至周公之誅管蔡用此制也據喪大記君於大夫士皆臨哭左傳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諸侯相爲聞喪亦臨哭惟天子於諸侯不親臨則使有司哭之注於此增入於臣使人哭一節似屬歧出

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鄭注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不親祭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嵩齋案視學養老命有司祭先師先聖先儒多疑之據月令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命樂

禮八

去

正習舞釋菜天子親往視之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季秋命樂正入學習吹季冬大合吹天子再視學而習舞釋菜習樂習吹皆掌之樂正蓋周立四學瞽宗殷學也亦謂之西學大學正祭於瞽宗取神道尙右之義祭義祀先賢於西學是也而成均學政領於大司樂其教樂於東序養老乞言及大司成論說皆於東序瞽宗之先師先聖通般以前祀於學者天子視學適東序是以瞽宗之祀有司行事正以養老禮繁不能並舉卽月令命大樂正釋菜之義葉氏夢得云典禮言秩典樂言節秩節該禮樂言之秩者儀文度數之序節者歌舞升降之節習舞釋菜備禮樂之用樂正所有事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鄭注云始始立學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三老五更各一人也孔疏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反入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嵩齋案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卽此經所謂語於郊者而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蓋周立四學有虞氏之學以上下爲序夏殷以東西爲序而夏尙左殷尙右各因其所尙以爲之名上庠之學卽大戴記尙書大傳所謂北學也虞庠庶人之學以養庶老當爲有虞氏之下庠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王制耆老皆朝於庠序者鄉學也周名鄉學曰庠故於郊學以虞庠別之尙書大傳大夫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

禮八

去

父師士爲少師周禮大司樂亦言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教於學者致仕之老也凡云養老亦此也其間或在學或以禮會而乞言合語皆有興賢勸學之責是以天子視學以養老爲始事合樂習射及簡不率皆因養老之禮推行之學記武王克殷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祭義論弟道之達亦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經云始之養也猶言天子視學其始事一主於養老視學而適東序明所有事也孔疏據鄭注遂養老用其明日爲說失之養老之禮至周始盛而三老五更之名實沿自殷以前案樂記左射體首右射騶虞尊右禮運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並尊而有專重三老亦然大戴記召公爲太公爲太師而周公實輔導漢儒據鄉飲酒禮一賓一介因以成王故又曰周公用事也



三老五更竝屬一人蔡氏邕言三老三人明天地人之道五更五人明五倫之理而自漢置三老五更皆各爲一人據禮運以三公三老對文則恐所云三老者亦如三公之官不必備因事爲之名也案始適東序釋奠於先老似東序別有先老之祀周禮大司樂教學者祭於瞽宗以爲樂祖而國老之養於學不能盡祭之瞽宗或於設位養老之時祀先老以明養老之禮之所由始卽此始字之義遂發詠焉退脩之以孝養也

鄭注發詠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闕嵩巖案仲尼燕居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闕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闕燕禮記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闕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而下而樂闕蓋主人獻賓獻公皆有樂所

禮人

太

奏肆夏也既卒爵賓以虛爵降主人降退者獻畢而降遂發詠焉總敘入門升堂及獻情事皆以樂爲之節也鄭以退脩之爲句與下脩之以孝養複句悟並文義亦失之矣

下管象舞大武

鄭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嵩巖案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褐而舞大夏祭統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入佾以舞大夏下管象舞大武蓋兩事一爲堂下之樂一爲舞郊特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鄉飲酒禮工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大射禮納工升自西階歌鹿鳴三終工降立於鼓北管新宮

三終磬鼓皆縣在堂下是以鄉射大射並云笙入立於縣中笙管蓋堂下之樂以詩協之象者維清之詩以入管管象與儀禮樂南陔管新宮同義仲尼燕居下管象武夏籥序興象維清武於皇則象武二詩並以入管而所舞者大夏籥文舞也管象或入舞或不入舞大武之舞又與於皇之奏大武以入樂者別荀子禮論韶夏濩武酌桓簡簡象上四者舞也下五者詩之入樂者也左傳襄二十九年舞象簡南籥簡籥樂也所以舞象南則歌之入樂者也杜注以爲文王之樂鄭據詩序維清奏象舞以爲武王制遂謂象武王伐紂之樂又爲之舞似失管象之義

禮人

九

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眾安得不喻焉兪命曰念終

始典於學

孔疏慮之以大是慎其始終之以仁是慎其終嵩巖案上慮之以大一節總結視學養老之事此節總結全章世子之教入則有問安視膳之儀出則齒之於學養之以成德者禮樂輔之以成教者師保以次至於國子皆有教焉天子以時視學脩養老之禮明孝弟之義始終納之於學而已大戴記保傅篇殷周之前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其敘太子入學之禮極爲周備此記更說得廣大略見三代以前所以重國本之意末引兪命之文爲此篇要旨歸宿處上言舉大事蓋通論之案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三者不見上文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三者上文皆具其事疑此章脫簡尚多



禮記質疑卷九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

鄭注蜡者索也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觀闕也

嵩燾案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由中都宰爲大司寇

年五十一弟子列傳言偃少孔子四十五歲時年六歲耳

語言偃少孔子三十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居十月適

陳月餘反衛又月餘過曹適宋又適陳居三歲會吳侵陳反

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又反衛遂適陳明年自陳遷於蔡

又明年自蔡如葉哀公四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在陳蔡之

禮九

間楚使人聘孔子哀公六年自楚反乎衛哀公十一年歸魯

年六十八家語稱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善使受

學夫子當在哀公六年自楚反衛時劉向新序孔子居於闕

黨論語亦云闕黨實宇記孔子家在故魯城歸德門內闕里

背洙面泗以闕名里當有所本春秋定四年左傳因商奄之

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元和志曲阜炎帝之墟是魯

故帝都其後以對商奄周初猶爲大國舊闕或有存者因以

名里其遺址高處登臨游覽亦謂之觀周禮黨正國索鬼神

而祭祀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孔子歸魯居闕里年七十矣宜

爲蜡賓因蜡祭畢而往游雜記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聖

人亦與同樂焉云觀之上者所居闕里之舊觀也鄭氏據爲

禮八

手

禮記質疑卷八終



仕魯時則司寇也而曰蜡賓非名也雉門兩觀之上弟子游焉又從而發歎焉非事也且於是時得位行政何爲而有三代未逮之思哉

大人世及以爲禮

鄭注大人諸侯也孔疏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諸侯亦傳位自與家也嵩燾案大人世及謂三王家天下以世相及猶孟子所云夏后殷周繼也自三代傳子之法定而唐虞禪讓之風遂不復能行聖人辨上下而定民志尤以是爲人倫之紀考禮正刑整齊天下以奉一王之大法天子既定其尊於上而諸侯及卿大夫以下亦以世相及下文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制度者所以範圍天下

禮九

二

之人心而不過其則者也故曰大人世及以爲禮注疏竝誤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

鄭注謀作兵起以違大道敦樸之本也教令之稠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孔疏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異品以功爲己立功起事不爲他人嵩燾案爾雅釋言里邑也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田卽井也里卽邑也井田疆界三代仍而不變而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代步法各有不同田畝隨步變更一代之田制故曰以立田里其云以賢勇知以功爲己與以設制度以立田里文法竝同勇知則賢之爲己則

以功歸之四者皆三代所以創制顯庸以立國家之基湯武征誅所謂謀也兵也謀者制治保邦之深機兵者戡亂定暴之大用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所以用謀與兵聖人之權也時爲之也鄭注似以謀作兵起由教令致然孔疏因據爲姦詐之謀戰爭之兵大失經旨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爲殃是謂小康

鄭注執執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大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爲薄言小安者失之則賊亂將作矣嵩燾案鄭氏此注微近老莊之旨石梁王氏譏之尤矣經意皇古之世禮教簡而民僞不生三代以還防民之術備矣聖人急明禮教之本

禮九

三

使民之情僞有以自達義者以大其防而人莫敢違信者以會其成而過無能掩潛移默化遷善遠過由其道而不能變一不由此則民僞作而邪慝繁興雖天子之尊亦無所憑藉以求自立而民咸受其殃在執者去身失道而國以傾所謂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眾以爲殃人失望而名以墮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殃者不祥之名眾以其名爲不祥桀紂幽厲是也夫惟不能以無禮居民上於是又有聖人承之以起以安天下故以是謂小康一語結之小康者謂能定天下之亂成一時之功而已夏至大康而亂殷至雅己而衰周至穆王而微三代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斯則所謂小康也



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

鄭注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也嵩齋案仁和邵氏禮經通論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及後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兩御字皆當作鄉字樂記鄉射食饗所以正交接也仲尼燕居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皆射鄉二字連文昏禮和於鄉射鄉飲酒義合諸鄉射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並指鄉飲酒言之經解敘禮凡五曰朝覲曰聘問曰喪祭曰鄉飲酒曰昏姻射者大射鄉射鄉者鄉飲酒並著於儀禮之篇邵氏此論極允喪祭射鄉冠昏朝聘八者儀禮備詳其文不當與六藝之射御爲類謂之達者極天地之安順人情之用備物而不過其則泛應而皆適其宜孔疏但主嚴上爲說於義未盡

禮九

四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鄭注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嵩齋案石梁王氏疑此倣魯論爲之而此經立論實與論語文獻無徵取義各別蓋經意言禮起自三代而肇原皇古以前夏得天統於時爲正而自黃帝考定星歷顓頊受之建正於寅其來蓋遠殷得地統於易微之其原自伏羲畫卦歷代聖人用以觀陰陽之化察人事之宜是以古歷建正無徵而夏時以定古易僅見連山而歸藏坤乾之用益廣故曰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玩其義辨其等而知其流傳遠也下文皆從其初皆從其朔正以推見三代聖人制禮之精意皆有其本原而以此節

引起之舊注似未達此義

賁桴而土鼓

鄭注賁讀爲由聲之誤也由塤也謂搏土爲桴也嵩齋案說文枹擊鼓杖也段氏謂當依文選注作擊鼓柄引衛宏詔定古文官書枹桴二字同體鼓椎也喪服傳寢苦枕由說文从土口口屈象形蓋塊形方可爲枕爾雅釋言塊塤也郭注引外傳枕王以塤吳語涓人疇枕王以塤韋注塤塊也以塊擊土鼓兩土相搏不得名桴左傳右援枹而鼓之齊語擊枹鼓吳語提鼓秉枹桴不與塊爲類明矣爾雅賁赤莧莧高數尺其本輕而堅可爲杖陶土而空其中爲鼓以杖築之惟莧本之堅輕者爲能發其聲亦古人用物精處

禮九

五

故元酒在室醴醑在戶桑醑在堂澄酒在下

鄭注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醑齊五曰沈齊醑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孔疏泛齊所陳當在元酒南醴齊北熊氏崔氏並云此據禘祭不用泛齊也嵩齋案鄭注司尊彝朝踐酌醴齊饋獻酌盎齊其注醴齊縮酌盎齊況酌云泛從醴醑沈從盎而司尊彝春夏用獻尊象尊秋冬用著尊壺尊追享朝享用大尊山尊明堂位尊用犧象山尊犧象周尊也疏引崔氏先著尊壺尊後犧尊象尊而云祫用五齊盛以著尊壺尊禘用四齊盛以犧尊象尊時祭用二齊蓋據鄭氏祫大禘小爲說許氏又言禘大祫小其說皆非也禘祫二者由宗廟之祭推行之安得祫禘隆其禮而七廟之時



祭反殺其文乎所謂禘嘗之義大矣言其義也非言其文也

案祭義言禘嘗之義正據時祭言之

但有六尊小司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史氏浩云六尊

皆設春夏用兩獻尊兩象尊秋冬用兩著尊兩壺尊追享朝

享用兩大尊兩山尊故爲八尊最爲得之

案酒正大祭三

貳鄭司農云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司尊彝所云兩

尊無用貳者鄭注鬱人養蠶金費之以和醴酒也者釀和爲

酒而以盎齊況之故謂之齊酒史氏八尊之訓爲能通其義

特牲禮尊於戶東元酒在西少牢禮司宮尊兩甒於房戶之

間甒有元酒大夫士尊二其西元酒蓋神道尙右禮器罍尊

在昨犧尊在西犧尊尊也列君西酌犧象爲文犧尊罍尊不平

不當及昨階所云在昨在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

禮九

六

左元酒公尊瓦甒大兩在東南似禮尊皆平列元酒在室泛齊

當在其東羣人祭祀以疏布巾羣八尊皆所謂獻尊也特牲

禮尊兩方壺於昨階東西方亦如之鄭注兩壺皆酒爲酬賓

及兄弟特牲記尊兩壺於房中鄭注爲婦人旅司尊彝所謂

皆有鬯諸臣之所酢也是天子常用鬯其數不詳堂下之尊

不在八尊之列經文但渾言之耳

案疏引崔氏云凡十八尊與禮經之文全件未免脫

爲之

以降上神與其先祖

孔疏上神謂在上精魂之神卽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

指其亡親謂之先祖皇氏熊氏等云上神謂天神也嵩齋案

經意由宗廟之祭推言之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

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周頌曰懷柔百神曰敷天之下夏時之

對王者禮百神以導陰陽之和順性命之理道固然也祭祀

之起由孝子事親之心慎終追遠不忘其所由生因而推及

於百物之無知凡有功德於民皆爲之祭以報之以上達於

郊大報天以反始而後精誠之積旁皇周浹百神於斯受職

焉而祖宗之感格與子孫精神相接尤顯而易見者故但以

祖考之祭言之而義實通乎羣神降其上神與其先祖天神

地祇賅具於是中庸言春秋脩其祖廟而由宗廟之禮以推

至郊社亦此義也上者尊也不專主上下之義言之

又案經意由飲食通其義於鬼神以有祭祀由祭祀而盡其

儀於饋獻以有五齊三酒豚解體解及水草多品之供而尊

禮九

七

卑之分昭穆之序極愛與敬之致以交於神明而合氣於漠

德盛文備而始事之質存而不敢變焉此聖人制禮之原始

因人心自然之應達之於幽明感格之地以爲之節文使有

以自致其情世降而下不知其所終極猶賴此禮之存揚詎

萬物相與維持於不敝不能如皇古之無爲而成化也因世

運升降之分而益見禮之不可廢其義微矣陳氏集說據篇

首大同小康之說疑非夫子之言殆未之深求也

案王氏應麟亦病此

記分製太甚幾以帝王爲有二三道蓋皆以粗淺讀之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鄭注魯之郊牛口傷鼯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

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嵩齋案義疏引蔣氏君實







謂之附國案左傳襄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偃闕諸  
陽虎哀五年陽虎盟季桓子於穀門之內庚寅大誼哀六年  
八年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所馬祈禱盟五父之衢哀  
祖之辭並當藏之祝史亦足見魯政之失紀矣鄭以君不知  
有釋之恐誤

醢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鄭注醢先王之爵惟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其餘諸侯用  
時王之器孔疏此謂尸未入時祝酌奠於鉶南者也故郊特  
牲云舉畢角若尋常獻尸則用玉爵耳嵩齋案鄉飲酒記鄉  
射記並云獻用爵其他用解而燕禮大射獻賓用觚特牲獻  
尸用角佐食獻尸用散大射司馬獻後者用散特牲記僅在  
洗西實二爵二觚四解一角一散鄭注引禮器貴者獻以爵

禮九

十

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  
角四升散五升是禮尊惟此五者周官梓人爵一升觚三升  
獻以爵而酬以觚鄭取異義解古書作觚與觥相涉是觥當爲解飲器一屬之梓人  
爵觥以下皆木爲之燕禮主人洗象觥升北而獻於公司正  
洗角觶坐奠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  
夫鄭注奠角觶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司正射人下  
大夫似公爵飾象大夫爵飾角案士喪禮用角解當以喪記禮攝盛用大夫之解耳  
文聲玉爵也昭七年左傳賂以瑤璽玉櫜畢耳杜注聲耳玉  
爵也明堂位夏后氏以醢殷以聲周以爵疑三代王者爵皆  
玉周爵有等而玉爵遂承璽聲爲名明堂位所云以禘禮祀  
周公爵用玉琖加以璧散璧角玉琖玉聲卽玉爵也周禮大

宗伯享先王贊玉爵是天子爵用玉案祭統尸飲五君洗玉  
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凡言君者諸魯禘用玉爵而以  
侯此云尸飲九當據天子九獻之禮言之  
醢爲之名耳左傳昭十七年璽聲玉櫜杜注璽珪也疑卽  
裸尸之圭璽周禮司尊彝裸用畢乃其實證特牲少牢禮  
尸入主人拜妥尸郊特牲所云舉畢角詔妥尸亦當爲璽  
以尸人而有裸獻之禮故也三代禮器皆以所尚爲尊無尊  
及前代者行葦詩舉爵奠畢謂兼用二代之器鄭箋用殷爵  
者尊兄弟甚誤周禮鬱人大祭祀與鬯人受舉畢之卒爵而  
飲之量人與鬱人受畢歷而皆飲之當卽燕禮士旅食者之  
爵鬱人量人皆下士亦兼掌旅食之爵也其不以畢爲尊可  
知經云醢卽明堂位之爵用玉琖據魯之僭禮言之鄭注

禮九

十

未達其義孔疏乃以特牲禮酌奠鉶南當之鉶南之奠尙未  
迎尸郊特牲所謂直祭祝於主者是也與及尸君何涉既誤  
以夏殷之爵爲尊因謂尋常用玉爵周禮安得有是哉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齊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  
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  
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  
是謂君與臣同國  
鄭注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  
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同國無尊卑也嵩齋案服問凡見人無  
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惟公門有稅齊衰鄭注謂不杖齊衰  
也孔疏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衰若杖齊衰及斬衰



雖入公門衰亦不稅故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喪服大記大夫士既葬言公事不言家事又云大夫士既葬  
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蓋卒哭受服  
出而從公周禮自是如此案曾子問夏后氏三年之喪既葬  
人親喪致事夏殷禮也始喪盡哀無暇及外事故殯葬而致  
事雖記三年之喪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鄭注謂庶  
人給繇役周制大夫士喪既葬公政已入並無致事服問公  
之文鄭注曾子問云周卒哭而致事以意擬之非也服問公  
於卿大夫之喪錫衰以居出亦如之是卿大夫喪公亦爲之  
制服大夫士得以衰裳入朝可知案檀弓士惟公門稅齊衰  
入公門之意疑所謂稅衰者稅出前衰及負適所稅者衰也  
其衰衣衰裳若並稅之將吉服而入公門乎大夫士既卒哭  
入朝服公政宜仍衰裳所謂君子不奪人之喪春秋僖九年會  
葬邱書宋子左傳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僖

禮九

主

二十五年盟於洮書衛子僖二十八年會溫書陳子定四年  
會召陵書陳子其間惟衛文公葬而成公猶書子餘皆未葬  
也而陳惠公以二月卒三月而懷公會召陵僖三十二年晉  
襄公敗秦於殽文公未葬而左傳云子墨衰經以從戎故施  
墨是凡盟會並不易衰也經意公臣與家僕別君臣之分嚴  
而固以禮相接三年之喪與昏期不使以衰裳入朝皆所謂  
以禮相接者案期不使與衰裳入朝二事使謂會  
盟侵伐出適他國人朝則常朝也大夫家臣  
禮殺矣固不與大夫士齒疑此數節據魯事言襄十一年季  
武子作三軍分公室各有其一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  
氏得二子各一昭十一年冉求言魯之羣室聚於齊之兵  
車而季氏之甲七千襄二十九年享范獻子射者三綱公臣

不足取於家臣昭二十五年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  
季氏兵革聲樂之在私家者加於公室又以家臣承公臣之  
乏定哀之世南蒯陽虎執國政遂與大夫爲列出入公朝聖  
人有隱痛焉故曰仲尼之歎蓋歎魯也幽國僭君謂君齊君  
亂國則大夫也君與臣同國則陪臣也轉相效慕惟魯爲然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  
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禮九

主

鄭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  
干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嵩案經意承上以起下文諸侯  
大夫之相爲僭脅起於相輕相褻積久遂至陵夷君臣名分  
之嚴非徒以其名也各遂其私而天下之大閑立焉各致其  
情而天下之大法昭焉其私足以自遂而後事以有所立而  
不廢情以有所止而不流天子正其制於上於是巡狩以考  
制度而諸侯一受成於天子恪恭以盡其職又下推及其臣  
問疾弔喪皆有以致其情著之禮籍而不敢褻則僭端無自  
開矣故曰惟禮可以已亂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  
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鄭注降下也殺天之氣以下教令嵩案經言政者禮之所  
自行也萬物統乎天而天命之流行因物以致其功用惟所  
散布而命於是顯焉坤元資生而順承天尊卑秩敘禮之原  
也而顯其命於社仁者親親義者尊尊親親而有昭穆之序



尊尊而有貴賤之位而顯其命於祖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因而有勑建興造而顯其命於山川地之五行所以生殖因而授時命官以制百爲之節而顯其命於五祀聖人因人心之不容已以推知天理自然之節而祭祀之禮之興法天以神其用而若或命之其於天下之事放而推之舉而措之有餘裕矣鄭意訓微爲效而云教令由社下由祖下由山川五祀下以降命屬之人似失經旨

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鄭注存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居也孔疏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禰仁義皆是人之所觀察興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嵩齋案易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

禮九

西

玩者爰之辭玩作翫說文翫習厭也存謂體驗於性功樂謂發揮於事業處者持守其視聽言動之常玩者翫習其秩敘經綸之用此明君子之行禮涵養有其本推行有其宜存之而爲天地不易之經序之所以定也玩之而爲人心自然之應治之所以順也鄭意分承上文爲說恐非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鄭注明猶尊也嵩齋案胡氏銓云明猶視也言下之所察視陸氏佃云指人之失謂之明人故曰君明人則有過疑當合此兩義言之人君謹庠序之教何嘗不明人制田里教樹畜何嘗不養人尊師重道何嘗不事人然所明者以身示之則

非日取人而強之使明也所養者制貢賦之法所事者任六官之職謹脩其法於上而不苛人以從善不盡人以給其求而人自歸之明人則有過者以求諸人非諸人爲心而過之積已多也下言則君以自治與此緊相呼應鄭訓明爲尊因謂下則君當爲明君陳氏集說又謂此三明明字皆讀爲則恐皆失之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鄭注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嵩齋案方氏析疑知者知有禮則知詐之累於知而明可進於誠勇者知有禮則知怒之累乎勇而氣可配乎道仁者知有禮則知貪之

禮九

主

累乎仁而仁且兼乎義其說至允知勇仁性也去其詐與怒與貪禮之所以繕其性也人君以禮示之準而天下之人皆有以善其性之用以效於世故曰君者所明也所明禮而已矣鄭據用人爲說誤

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鄭注變讀爲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嵩齋案曲禮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是君以守社稷爲義大夫以守其宗廟爲義而

又云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鄭注眾謂軍師所死君事也春秋定四年楚囊瓦出奔鄭左傳子常之卒奔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囊瓦以師敗出奔故春秋書名惡之春秋莊四年書紀侯大去其國以示譏而文八年宋司城



來奔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左氏傳竝云貴之也是以大夫有去國之義而不以死宗廟爲義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於戚以叛左氏發其例云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以退專祿以周旋發也大夫以事去國君爲之立後以守宗廟之祀宗廟之祀非大夫所得私守者晏子故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經云大夫死宗廟則是專有其宗廟而以死守之春秋襄二十三年書晉欒黶入於曲沃定十三年書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皆其私邑有宗廟之守若可死也則亦可踞以叛也聖人於戚武仲之以防求後謂之要君正以明大夫宗廟之存亡非大夫所能專也鄭注似未達春秋之義

禮九

未

入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鄭注言人情之難知嵩齋案欲惡人心所同欲惡得其正則美失其正則惡惡者無禮以治之則肆而不及防美者無禮以節之則亦流而不知返存之於心不可測度而其見於事爲施於日用皆此一心之累積而成而害滋烈矣以禮窮極其心之發使其惡不敢逞美者益道之於中和以動而不過其則所謂以禮治情也案上云知勇仁以禮繕性此云欲惡以禮治情疏申鄭意謂人情難知以禮察知之疑非經旨

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

鄭注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嵩齋

案上二語言天地之體此二語言天地陰陽之用五行麗形於地而用陽也天運其氣而四時行焉故曰播月垂象於天而體陰也陽施其明而月受焉故曰和五行播而散之以成歲月之明和而交相感合以知朔望陰陽之大用無有顯著於是者日月交會於十二辰而月之盈闕待施於日以受其明和之象也孔疏四時不和日月乖度則月不依時而生恐失之

禮九

主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孔疏五行各有味人則竝食之五行各有聲人則含之皆有分別五行各有色人則被之以生也五行有此三種最爲彰著而人皆稟之以生故爲五行之端嵩齋案味也聲也色也人欲之所附以行者也而天命之精聚焉人秉五行之秀以生有口自能知味有耳自能審聲有目自能辨色聖人爲之制五味之宜辨五音之正察五色之文而天理之流行依乎人心之感應以爲之則是以味聲色三者五行萬物自然之符卽民生日用自然之序非是則天地之用窮民生日用之經亦廢人之生生於味聲色之各有其情故禮者治人情者也非能絕遠人情以爲禮者也疏意專承五行言之於義未盡

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

鄭注量猶分也鬼神謂山川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嵩齋案應氏鑄云月之行一月一周天視其朔晦以課事功如物有



量以揆其平鬼神布列於天地之間造化之用也以爲徒則開合變化常與之並行五行變合於陰陽之內以爲質則亭毒胚胎不昧其所生似較鄭注爲確以天地爲本四語所謂觀法於天也皆虛擬之自月以爲量以下變文言之所謂徵事於人也皆實指之月行一月一周天而十二月之名以立與天爲量而民從之云以爲量者極其量以爲功而亦如其量以爲施鬼者人鬼神者天神聖人示人以孝敬而有祭享引而近之使人反其所自始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爲徒者心神與相接動止與相臨並行天地之間體物而不遺也五行者麗形於地而感氣於天爲天地顯著之功用萬事萬物莫能違也月以爲量因而分立十二月之政五

禮九

本

衍以爲實下至旗服飲食一取則於五行月令及呂覽淮南之書具詳其文卽此經之旨也

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

鄭注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嵩齋案王氏經義述聞藝之言泉泉極也法也準也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是也胡銓曰藝極也春秋傳貢賦無藝正義引服注藝極也一曰常也杜注藝法制有藝對無藝言之昭十六年左傳大國令而其無藝杜注藝法也二十年傳布常無藝杜注藝法制也舊語貪無藝也晉語貪欲無藝章注並曰藝極也越語用人無藝皆謂無常法無定制有常法有定制則謂之有藝矣據此藝字蓋兼三義月行一月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而更行二十九度半餘而與日會是有極也五星有順逆遲留而月無之是有常也弦晦朔望不失常期是有法也鄭注徒以盈闕校人之才有限量於義未盡

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淦風以爲畜故鳥不翔

鄭注淦之言閃也猶飛走之貌孔疏淦水中驚走也嵩齋案鄭注淦之言閃以音取義非訓淦爲閃也孔以水中驚走釋之陳氏集說因謂爲羣隊驚散之貌皆非淦字本義說文淦於魚躍爲類云濁也魚伏汙泥之中謂之淦大雅王在靈沼於魚躍魚多則羣遊而躍潛伏汙泥之中非惟魚失其性其生亦不繁矣樂記水煩則魚鼈不大煩則未有不濁者

禮九

本

莊子所謂鳥亂於上魚亂於下卽此淦字意玉篇猶狂也廣韻猶狂也狂病也集韻本作喬云獸走也木華海賦鰐如驚魘之失侶李善注鰐疾貌郭璞江賦鼓翅翻飛玉篇翻飛貌疑疾飛字當作翻假借爲鰐亦借爲猶禽獸飛走義原相通此節猶狻失三字皆韻疑淦當作漏說文亦云濁也一曰滯泥淮南原道訓甚淖而滯高誘注滯亦淖也魚鮪游於淖不適其性可知漏字亦有亂義楚辭通釋漏其泥而揚其波漏謂撓亂之於義尤順

故先王秉耒耨列祭祀瘞繡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鄭注皆卜筮所造置也嵩齋案耒耨祭祀二者禮之大端聖



人重之非專言卜筮之用聖人以神道設教著龜以決人事之疑祭祀以昭人心之信薦其牲幣致其精誠而制度等差於以辨焉又爲設官以司之官有御者言其綱如大宗伯治禮大司樂治樂事有職者言其目如太卜筮人大祝典祀司服之屬禮文既具綱目備舉如是而五禮之行咸得其序矣四語相承而下鄭意一以卜筮統之恐未然

山川所以饋鬼神也

孔疏饋敬也王自祭山川欲使饋禮鬼神之教達於下嵩壽案方氏慈云我爲主於內而山川之鬼神在外故有賓道其說至允虞書望于山川周禮小宗伯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是山川之祀皆望祀也以禮接之若賓之自遠至其制

禮九

主

則統於地天神地祇定於一尊惟山川自五嶽四瀆由畿內以達侯國名山大川之不以封者民物於此生殖四方於此會同隨其山川之名而皆有神司之故於山川有賓鬼神之義疏義似未曙然

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誓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鄭注慎居處也侑四輔嵩壽案周禮大司樂王大食三侑膳夫王日一舉以樂侑食玉藻亦云凡侑食不盡食儀禮有司徹議侑於賓以異姓筵於戶西南面爲戶席筵於西序東面爲侑席侑與尸並尊鄭注周禮侑猶勸也賓尸立侑猶勸相飲食之義四輔見於洛誥尙書大傳以疑丞輔弼爲名謂之

四鄰大戴記居前謂之道居左謂之充居右謂之弼居後謂之丞仍周召太公任之而加以史佚猶三公之職也不當與巫史卜筮同在左右疑宗祝在廟以下推廣言之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先王欲以禮達之天下竭誠敬以脩祀事非具文也在廟而脩敬則宗祝將事在朝而蒞政則三公論道在學而明教則三老乞言巫以祓不祥史以詔六典考法則記言記動外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卜筮以決疑誓以贊樂侑以佐食一以禮相之而動不過物言不過則自起居飲食皆臨以鬼神之嚴王者奉其誠敬之心端拱淵默基命宥密此禮之所以達於天下也

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禮九

主

鄭注聖人象此下之以爲教令官猶法也嵩壽案樂記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卽此官字義言效其職於天也天生萬物散布被列而禮之秩敘行焉以天道言之降於人者曰命所謂天命之性也五官百骸無爽厥職一皆天命之惇敘以人事言之降於下者曰命所謂天命有德也政教刑賞無曠厥官一皆天命之凝承太一者卽所以立天之道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鄭注本於太一與天之義後法地後法五祀五祀所以本事也後法四時協合也言禮合於月之分猶人之才也養當爲義下之則爲教令居人身爲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嵩壽案



篇中兩言本於天殺於地一言本於天地一言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一言本於天動而之地皆以明禮之大原出於天辭旨略同而各有歸趣禮之秩敘皆具於天而地受之以成體體立然後用行於是動而合焉以顯效其能燦而爲萬事而交接往來稱其物沿而爲古今之異時而變通損益權其宜而又各視其人之分以立法制之等使人皆有以居其常以順其養存之於身是爲養德達之於事是爲行禮養則有動作威儀之節行則有貨力飲食之資內外交須本末兼備夫是之謂禮馬氏晞孟引荀子恭敬辭讓所以養安禮義文理所以養情聖人之道寓於度數之間莫非順性命之理而所以養人也庶爲近之王肅之難鄭注破養爲義允矣而牽

禮九

圭

合五祀四時爲說於經旨尤未能曙然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鄭注藝猶才也孔疏義主斷割能服於人故得義者強仁是恩施眾所敬仰故得仁者尊也嵩齋案左傳文六年陳之藝極杜注藝準也猶言準的謂之極者極所至而固有界限也如今言分際藝之分猶分際等差之辨仁之節與義之本對文藝之分與順之體對文言禮兼仁與義行之得義以爲之節而分嚴則其體強得仁以爲之本而情順則其用尊仁義交相爲用以成禮禮者所以達仁義之施而立人道之準者也承上以義起禮言既協諸義又須濟之以仁而禮乃行仁

義字分別等差不得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鄭注功不見也孔疏不使知達至順之理亦爲未善嵩齋案上播樂以安之聖人之治功於是備矣此復言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蓋大順之理達於天下必涵濡之久積累之深以馴致之文武受命周公制禮作樂迨至成康之世致刑措者四十餘年此所謂聖人之時也故穫而食人力之所及也食而肥充積自然非人力之所及也下文極言大順之效以見禮之化成天下盡人皆受其治其積之也厚矣舊注似未曙然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禮九

圭

鄭注常謂皆有禮用無匱乏也孔疏前明國家之順皆局有條目此更總說其事嵩齋案聖人以禮治人情人情治而萬事理上言天子臨御天下統臣民而受治諸侯曰相與大夫曰相序士曰相考百姓曰相守皆主交際言之人相獎爲雍睦而大順之理達於天下矣大順者大同之徵也豈有異道哉各率其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而人自盡其分焉卽是之謂大順舊注總括言之經意實申敘大順之義一循乎愛敬之常而無餘事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竝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鄭注言人皆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者各得其分理順其職



也需案大積與細行對文新安王氏以萬幾日來庶事總至釋大積以威福竝用剛柔迭施釋竝行以嘖笑好惡之微釋細行最爲得之深與通對文深者勗之使入通者利之使出茂與有間對文茂者厚而積之使密有間者條而理之使疏連與動對文連者因仍而從其彙動者變動而易其常上言大順天下咸得其順此則王者之一身事事順理行之中庸所謂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自然應乎天則所以爲順之本也推極禮之大達之天下而其精微體之有天下者之一身下又言順民之實歸本於治人情息之至深操之至約疏以事大斷句云天子事竝行謂諸侯來朝細行謂大夫士出聘深謂九州之外越裳是也茂而有間以下謂萬國貢賦庭實

禮九

書

意爲傳合失之太遠

禮記質疑卷九終

禮記質疑卷十

鄭賈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禮器

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孔疏筠是竹外青皮願命敷重筵席鄭云筵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嵩燾案說文篋竹膚也筠篋同字玉篇篋竹表也又別出筠字廣韻筠竹皮之美質也卽據此經爲說方氏析疑筠从均得聲當爲竹節謂其長短略均也竹有節所以約束而能固禮亦君子所以自約束也似此說得之說文節竹約也有節以約之而後體直而幹堅鄭注端本也竹箭之節松柏之心皆所謂本節者秩敘之外悉心者調理

禮十

士

之內含下文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乃所謂文也說文竹膚節亦膚之外見者釋名膚布也布在表也故筠可以賅竹膚而不得專據爲竹之青皮願命筵席析竹爲之說文所謂案析竹篋也筠爲竹膚統節爲名禮器自據竹節言耳

順於鬼神

鄭注鬼神所祀事有德也孔疏祀之必順不濫逆也嵩燾案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凡五項天時有生春秋異品故曰合於天時地理有宜水陸異產故曰設於地財人官有能繁簡異施故曰合於人心理曲有利隆殺異用故曰理萬物分承上四項不及鬼神鄭注天時地利人官物曲言皆有異鬼神亦當有別異若大宗



伯禮祀實柴燎燂血祭狸沈瀋辜肆獻饋食數者之分惟能知鬼神之情狀爲之報祀所以爲順下文天不生地不養鬼神弗饗可承天時地財二項言之而推及鬼神又云居山居澤則但申言地財而已錯綜變化益見行文之妙鄭注記事有德僅祭法中之一義孔疏以理萬物別爲句言能上數者則萬物各得其理並於文義未洽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

鄭注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禮之大倫謂貢賦之常差孔疏經法也倫猶例也嵩燾案地物所出與地廣狹義復經云禮亦不爲貢賦言之應氏鏞云定國猶立國也方氏析疑

禮十

主

數蓋隆殺之禮數也如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之類其說至允周禮典命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左傳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正此數字注卿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朝聘喪祭之禮一視其等數故曰爲禮之大經經常也說文倫輩也軍發車百輛爲輩輩謂以類爲次九儀之命爲五服之次而封國廣狹不必適均職方氏凡邦國小大相維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班爵同而壤地參差又別爲之等次如左傳所謂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一以地爲率故曰禮之大倫倫猶次也至於薄厚視年之上下則隆殺損益歲爲之制如掌客所謂鹵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是也大經者所奉一王之大法大倫者國之常制

其有薄厚則一時豐殺之節也王氏經義述聞與卽以也史記貨殖傳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漢書楊雄傳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並以與二字互文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鄭注言聖人制禮所先後也孔疏揖讓干戈之時於禮中最大故云時爲大嵩燾案時者一代之典章互有因革不相襲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則與時違矣故時爲大順與宜爲近順者天理自然之秩敘宜則品章節目裁之以義而各當於心體與稱爲近體者人心自然之別異稱則度數儀文制之爲經而不過乎物案下文皆因事取證如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聖人乘天之時以有天下而一代之禮興豈遂以時爲禮哉此就行禮之實以推求制禮之原有是

禮十

主

五者之次不當以輕重先後論之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鄭注稱牲體之大小而爲俎官指助祭者言百官喻眾也疏助祭各有俎播及胞翟雖復羔豚之小百官一切皆得小而皆得大而不餘是各稱牲體也嵩燾案特牲記尸俎祝俎昨俎主婦俎佐食俎所載體骨有常數賓及長兄弟及宗人皆有俎下及眾賓眾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私臣有司徹尸俎四侑俎三胾俎四主婦俎一所載體骨亦有常數此豈足云稱哉說文羔羊子豚小豕毛詩傳小曰羔爾雅豬子曰豚鄭注儀禮羊豕曰少牢祭有特豕有特豚內則庶人特豚士特豕禮運燔黍捭豚雜記宗廟之器豐之以綴豚曲禮豕曰剛



豕豚曰腊肥豕豚各別王制亦云獻羔開冰羔豚之祭蓋禮之簡者經意大夫少牢士特牲羔小羊亦可充少牢豚小豕亦可充特牲百官皆足言一命之士皆能取辦所謂稱家之有無也太牢之祭則大夫以下家雖有餘亦不得用尊卑制度不可踰也所謂稱也鄭注恐失之

鄭注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謂之臺孔疏兩邊築閣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嵩齋案爾雅十龜四曰寶龜鄭注引書遺我大寶龜樂記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寶者何龜青純也似龜大者爲寶龜亦謂之守龜此下及郊特牲並云龜

禮十

四

爲前列以充庭實之首當卽此論語臧文仲居蔡何注引包咸云蔡諸侯之守龜長尺有二寸左傳昭二十五年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下是臧氏世有寶龜白虎通引禮三正記天子之龜長尺有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所謂寶龜者尺以上之龜也士昏禮卜納吉士喪禮卜人奠龜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大夫士皆有卜卽當有藏龜亦未聞大夫不藏龜貝之說所不得藏者寶龜耳鄭謂古者貨貝寶龜疏引漢書食貨志言王莽以龜貝爲寶貨二枚一朋虞氏易十朋之龜卽據爾雅十龜言之鄭引以爲龜貝非也爾雅亦云四方而高謂之臺雉門兩觀爲方臺逸周書作雉解應門庫臺臺卽觀也爾雅觀謂之闕郭注宮門雙闕三輔

黃圖周置兩觀以表宮門觀會兩觀雙植中不爲門然則臺門者因臺爲門卽雉門之兩觀也下文天子諸侯臺門與塞門反玷並國君宮室之制疏云築閣爲基基上起屋似無此制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鄭注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嵩齋案周禮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而醯人掌四豆之實朝事八饋食

禮十

五

八加豆八羞豆二是天子禮豆二十六而庶羞不在列引禮人丈以釋豆二十有六之數王氏經義述聞以朝事饋食宗廟之祭此天子之豆非指祭禮言之以難陸氏其寶禮豆止有此數周禮人醯人並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饗東下大夫之正豆六無加豆也案昭六年左傳晉侯饗之有加邊武子請徹加而後卒事公食大夫禮又杜注周禮大夫三獻三獻之禮無加邊豆公食大夫禮又云上大夫八豆此云八豆六豆正據儀禮言之聘禮堂上八豆以韭菹醯醢爲次西夾六豆亦是周禮掌客之上公四豆侯伯三十二豆子男二十四豆與牢禮並致之賓自堂上正豆外餘皆爲庶餼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十六豆又云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此不言者禮食豆數不及庶羞案傳二楚子入饗於鄭九獻加邊二豆六品杜注用上公之禮是上公九獻加豆六其庶羞不與禮豆之數聘禮記凡



致禮用其饗之加豆則是四十豆三十二豆二十四豆之等並不列於正豆也鄭注引周禮之文與此所陳豆數各爲一義而沿聘禮之文以侯伯子男之正豆設於堂上者同爲十二豆周禮侯伯與子男異等不宜東西夾之豆減去其半而正豆反從同也案王制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此云上大夫卿也周禮典命王之三公入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卿加一等而後得上視伯是天子之卿禮數正視子男此云上大夫八豆以賤子男鄭注恐誤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

孔疏儀禮之例一種席皆稱重燕禮注重席重蒲筵是也異席稱重則此經是也嵩齋案周禮司几筵掌五席之名物大朝覲大饗射設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

禮十

本

肸席亦如之諸侯祭祀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肸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甸役設熊席是天子席三諸侯席二而天子甸役席一陸氏佃以爲筵皆單設席則重引書敷重篋席敷重筵席行葦傳亦云設席重席也再重有筵則席亦單設無加席則筵重據公食大夫禮宰夫設筵加席大射禮司宮設賓席戶西南面有加席公食記云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是自大夫以上皆有加席而筵視席踰倍燕禮設加席筵實無加席主人獻卿司宮卷重席設於賓左諸公先卿獻之無加席案大射獻公並同燕禮視大射公食禮爲簡故賓無加席而獻卿有加席亦與大射同儀禮云重席云加席蓋通言之鄭注燕禮據鄉飲記蒲筵所謂加席者皆加席筵上鄉飲酒禮賓若有重席爲說恐誤

遵者席於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鄉射禮大夫有遵者席於尊東大夫辭加席而鄉飲鄉射記並云蒲筵緇布純似所設蒲席而已其三重再重當並爲蒲席所由與公食大夫異也大射禮燕禮並云鄉辭重席司宮徹之公食禮賓坐卷加席公不辭鄉飲禮鄉辭一席使一人去之鄭注辭一席自同於大夫又云大夫辭加席委於席端主人不徹鄉射記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鄭注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就儀禮之文求之凡加席皆徹鄉飲鄉射之重席不徹疑五重三重再重之席通常席言之盡飾則加席公食記蒲筵常萑席尋是加席之制小於筵而露本席於外鄭注司几筵敷陳曰筵藉之曰席筵所以爲位而加席以飾之案司几筵甸役熊席無加席蓋甸役

禮十

七

武事不盡飾也陸氏謂筵單設然則天子之席甸役一重矣而謂筵與席忽單忽重以就五重三重再重之數恐禮制不如是之顧命之四席皆曰敷重是即筵也筵當重加席小於筵以在五重三重再重之外故曰加疏釋儀禮之文多未合者而引熊氏祫祭五重禘四重時祭三重司几筵職是也尤屬臆爲之說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娶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娶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娶

鄭注天子葬五重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布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禮之一重者嵩齋案既夕禮有折有抗木有抗席有茵蓋外椁累木四周而上下空下有茵以藉棺上有



折以施抗席而後加抗木天子之梓抗木五重諸侯抗木三重大夫抗木再重於禮無微而一梓之上累抗木五疑非制也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柁棺一梓棺二方氏析疑以爲革棺如合甲爲二重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棹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五重三重再重正言棺不數梓梓上下空不得云重也葬者棺在車以飾帷窆以飾梓是此五重八襲三重六襲再重四襲卽謂天子以下棺梓之制也鄭注誤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

鄭注大路繁纓一就殷祀天之車也孔疏次路殷之第三路嵩壽案明堂位大路殷路也據魯郊禘言之鄭注下大路素

禮十

八

而越席云大路殷路也注郊特牲乘素車亦云素車殷路也因考左氏傳言大路者凡二義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大路之服襄十六年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路襄二十四年穆叔如周聘賜之大路定四年分魯公康叔叔皆以大路據周禮金路以封同姓則所分者金路也餘不詳何路是凡王所賜皆謂之大路此一義也桓二年大路越席杜注大路玉路祀天車也是祀天謂之大路此一義也巾車五路玉路以祀金路以賓象路以朝革路以卽戎木路以田木路次五以封藩國而天子乘之以祀天於義舛矣就周禮之文推之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不言就鄭注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木路

之飾與革路同繁纓者馬飾也就數之多寡合五采屬計之鄭注士喪禮馬纓三就云飾纓以三色蓋條絲也則此之一就當爲一色屬若絲其色蒼也案巾車木路前樊纓纓鄭注淺黑飾韋爲樊纓色飾韋爲纓據此則木路樊纓止一色郊特牲言素車者繁纓一就也

越席也皆言乎車之飾也其車則仍玉路也其所建之旗則仍太常十二旂也故曰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尙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元酒明水用以陳非廢酒醴也疏布用以韋非廢文繡也則素車亦言車之飾而已非廢丹漆雕幾也郊乘木路魯禮也蓋周公攝政殷禮也成王賜周公天子禮樂而祭以白牡乘以木路亦猶行殷之禮也明堂位特著其文所以別於凡言大路者之爲玉路

禮十

九

也而反用此以概凡經之言大路者宜其齟齬不能通矣周用四代之車無尊殷路爲大路而用以郊天之理經云大路卽巾車所謂玉路以祀以郊天尊之曰大路次路者副車也鄭注尙書顧命大路玉路綴路玉路之副先路象路次路象路之副雜記諸侯相禘以後路先路不以禘鄭注不以己之正者後路貳車也七就於巾車爲象路貳車之飾不必各以其等就數之多寡加於大路可以隨事爲之大路一就次路當止於七就耳疏以殷之第三路釋之未詳所據

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

鄭注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嵩壽案左傳昭三年豆區金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金金十則鍾是金受



六斗四升鍾受六斛四斗小爾雅金二有半謂之數數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是金受一斛六斗缶受四斛大於壺者四恐不足據傳語田一井出稷禾秉芻伍米韋昭注缶庚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庾據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數十數曰秉四秉曰筭十筭曰稷韋昭即以數當缶案周禮陶人司農云敝謂爲斛斛受斗斗爲注豆實三而成敝則敝受斗二升敝所受數倍於庾如說文十二爲斛則庾實二石又大於數以數爾雅盜謂之缶廣雅盜謂之盆陶人盆實二甬鄭注量六斗四升曰甬二甬則石二斗八升瓦器可以盛酒而大小無定式門外之缶與數同量當十六斗若如韋注之庾當受二石如廣雅之盆盜當受十二斗八升

至敬不壇埽地而祭

禮十

十

孔疏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於泰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嵩燹案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五帝亦郊祀典瑞以祀天旅上帝凡言旅帝皆五帝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帝服大裘祀五帝亦如之是以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不別言五帝五帝蓋亦禮祀郊特性祭天埽地而祭固以天統之孔疏以屬之五方之天未詳所據大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孔疏土之高者爲邱蓋取自然之邱圜者象天郊特性兆於南郊卽因丘而爲之兆祭法燔柴於泰壇秦之言大也又因丘之兆而謂之壇爾雅非人爲謂之丘卽據圜丘言之此經所謂因吉土以饗帝於郊是也廣雅圜丘泰壇祭天也兼釋儀禮載記其實一也周禮禮祀昊天上帝爾

雅祭天曰燔柴燔柴卽禮祀疏謂燔柴訖埽地而設正祭是禮祀之外別有正祭於禮無徵而祭天又於泰壇之外於義爲尤舛矣陳氏禮書承孔疏之誤遂謂泰壇設於圜丘南秦折設於方丘北周禮明言地上之圜丘澤中之方丘圜丘擇之地上所謂因天事天也而就其在土者曰壇方丘求之澤中所謂因地事地也而就其方曰折互文見義明白顯著此經云不壇謂以泰壇爲名而其實圜丘之因地者未嘗積土爲壇也孔疏失之甚遠

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樹禁

鄭注廢猶去也樹斯禁也謂之樹者無足有似於樹大夫用斯禁士用樹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嵩燹案孔疏引

禮十

十

玉藻大夫側尊用樹士用禁鄭注士冠禮禁承尊之器因爲酒戒注士昏禮禁所以展氣注鄉飲酒禮鄉射禮斯禁禁切地無足者注既夕禮樹今之舉也注特性禮樹之制上有四周下無足注少牢禮樹無足禁者酒戒也其注玉藻云樹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樹與此同是樹卽斯禁無足而禁有足儀禮注甚明此注又析斯禁樹禁爲二云足高三寸似別出一義特性禮亦用樹鄭注祭尙厭飫故與大夫同然則樹禁大夫士通用之燕禮君尊瓦甒大有豐鄭注豐形似豆卑而大射禮膳尊兩甒有豐鄭注膳尊君尊也豐以承尊聘禮記瓦甒一有豐鄭注豐承尊器鄉射禮設豐鄭注豐所以承爵公食大夫禮實於觶加於豐鄭注豐所以承解說文鄉飲酒



有豐侯者崔駰酒箴豐侯沈湎圓形戒後是豐亦以示戒與禁同義尊與觶皆承以豐而少牢禮云司宮尊於房戶之間同於燕禮兩瓦大大射禮兩甒不云同豐是豐各別也周禮司尊彝彝皆有舟尊皆有鬯鄭注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漿器神之所飲也尊彝同器而云犧尊象尊尊尊大尊山尊皆有鬯與上皆有舟對文說文櫛或爲鬯酒尊刻木作雲雷象漢書櫛具劍晉灼注劍首刻木如花初生是櫛當爲刻木作雲雷以承尊天子諸侯之尊皆有器以承之陸氏佃云廢讀如儀禮廢敦廢爵之廢無足曰廢禮家亦名豐爲廢禁凡承尊圓大曰豐圓長曰舟刻雲雷曰櫛其制略同禁者各以大小爲之有所制以承尊豐圓大能容無所制故曰廢禁疑

禮十

主

斯禁於禁當有足而卑爾雅釋言斯離也說文斯析也謂之斯禁者稍離地而已玉篇櫛几屬几案也几象形上平下有足鄭注於禁局足說文局促也足卑微離地故亦謂之斯禁鄭謂於制上有四周下無足四周猶若四相以四相木支地不別爲之足儀禮注云無足此云局足義正相成疏家未能深究耳

天子之冕朱綠纁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注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纁孔疏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言夏殷也周則旒數隨命數士爵弁無旒嵩雒案方氏慤云纁五采曰朱綠者舉其華者以賅之與雜帶君朱綠同義其說是也然據弁師諸侯纁旒九就璫玉

三采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鄭注三采朱白蒼也侯伯七就子男五就纁玉皆三采孤四就卿三就再命之大夫再就藻玉皆朱綠是再命之纁止於朱綠於天子之五采舉朱綠以概其餘明示之等而所尚則文也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各下侯伯子男一等王制謂天子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鄭注大宗伯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其司服職云孤之服希冕卿大夫之服元冕士服皮弁通侯國言之鄭注弁師再命之大夫承孤卿爲說亦侯國之制也經云上大夫周官之六卿也下大夫亦賅中大夫疏沿司服之文而不知孤卿大夫之下通於侯國亦不善申鄭義矣

禮十

主

大路素而越席儀尊疏布需禪杓鄭注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禪白理木也孔疏祭天用陶匏用犧爲尊是夏殷禮也疏布需者謂郊天時以疏布爲巾以覆尊也嵩雒案周禮審人祭祀以疏布巾審八尊以畫布巾審六彝鄭注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宗廟可以文鄭意祭天無裸獻故分言之而凡尊皆疏布審不得專云祭天明堂位於灌尊下云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灌尊審用畫布勺亦加飾凡尊不加飾也與上大路各爲一義鄭引大路爲殷路孔氏遂並犧尊爲夏殷之禮明堂位犧象周尊也周尊首犧尊不應祭天去不用梓人爲飲器勺一升勺爵皆木爲之龍勺疏勺蒲勺加飾而已陸氏佃云凡木不



飾爲檀梓者其本質也故鄭訓爲白理木集韻單通作檀史記歷書旃蒙單開徐廣曰單一作實安楊倞注荀子議兵篇路亶謂上下不相覆新序作落單是檀檀字通說文檀堅韌之木本草有紫檀白檀鄭別之爲白理木或此也疏一以郊天釋之而云貴素故用白理木爲勺大誤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

鄭注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孔疏併豚兩肩不掩豆周人貴肩肩在俎不在豆假豆言之嵩齋案周禮旌人爲豆豆實三而成穀鄭注穀受斗二升豆實四升說文豆食肉器也特牲禮佐食舉肺脊舉幹尸受加於所俎舉幣如初舉肩如初少牢禮上佐食舉牢幹尸受加於所舉牢幣如初舉牢肩加

禮十

兩

於所而特牲禮舉幹下云尸實舉於菹豆是凡伯食舉牲體加於菹豆而後食之而歸其餘於所俎許君所以釋豆爲食肉器也豆非所以盛牲體併豚兩肩不掩一豆亦恐未然上文羔豚而祭百官皆足羔豚可以充少牢而豚視羔爲大豚肩不掩豆羔更可知經意但喻其小而已不必竟廢牢俎之供也

品

鄭注祭祀不爲求福自求多福福由己耳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不樂葆大謂器幣葆之言衰也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禮宜告見於先祖不善之而祭嵩齋案此經

前半推闡稱字之義稱者豐殺多寡之適宜也此復承上祭則受福而言祭者誠孝之本豐殺多寡之數皆末也又因以推見禮之大原制度文爲有不能盡者郊特牲祭有所焉有報焉所報者祭祀之大常也然祭祀之所由起豈祈報之云哉經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祇是祈報之義太祝有所尸有報或因事或以常祭聖人達鬼神之情狀以和人情非曰祭祀之本意然也說文麾旌旗所以指麾似不得爲快也麾者招麾行事其於禮率蚤者蚤莫失常其於禮數又由所推言之葆大猶言盛大若年穀之順成國家之豐豫所以爲報也嘉事者冠昏之告見廟寢成器之豐禮又由報推言之凡此所有事皆非祭祀之義之所繫至於祭祀所由

禮十

五

行牲牢也遵豆之品也備物而致其誠敬者也要其爲物則亦未焉而已矣疑此經義當於文外求之

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鄭注奧當爲爨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饔饔饔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失之嵩齋案特牲禮尸卒食而祭饔饔饔饔鄭注引舊說宗婦祭饔饔亨者祭饔饔用黍肉無遵豆俎而注月令祭先竈云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廂是爲五祀之正祭祭祀之饔饔於西堂下其亨於門外東方牲牢魚腊亦異饔饔尸卒食而後獻主婦方有事於遵豆故饔饔之祭以宗婦饔饔以享人其禮簡不當燔柴周禮大宗







於南郊蒼帝靈威仰火德所自生也尙書中候云姬昌蒼帝子其說誕而不經王肅難鄭義於此爲最偉春秋書卜郊者四皆以夏四月書郊者三一以九月一以夏五月一以夏四月襄七年左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以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成十七年公羊傳郊用正月上辛是魯郊以祈穀也毛詩傳閟宮姜嫄之宮孟仲子曰是媒宮也於周爲先妣於魯但爲媒宮魯固無后稷之祀以后稷配郊尤無先郊而祀后稷之文郊特牲卜郊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射義亦有將祭習射於澤之禮魯之類宮卽澤宮也此與下有事於惡池有事於配林文同而義異公羊傳大山河海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晉之惡池齊之配林所專祀也泰山及河

禮十

太

齊晉不得專祀而亦略涉其境焉因推而望祀之孔疏先告惡池小川先告從祀者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也皆恐未然樂有相步

鄭注相步扶工也嵩齋案周禮眡瞭凡樂事相替鄭注相謂扶工其鄉飲酒禮工四人相者二人云相扶工也樂工用替矇故有扶之者陳氏集說因謂扶相其行步非也相拊也樂之將終以相節之步綴兆也舞之方始以步準之義疏引樂記曰治亂以相又曰三步以見方正如禮之有擯以相道其步趨之節也

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

鄭注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也二者反本也嵩齋案祭義建設

朝事燔燎黝黝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周禮邊人有朝事之邊醢人有朝事之豆朝事謂朝踐之禮經意據祭祀言之無因闕入養賢郊特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其云有虞氏尙氣殷人尙聲周人尙臭皆原天地之始兆端於沖漠有氣而後有形有聲而後有色有臭而後有味聲之以樂所以合氣於無形之始也人之初生但有哭泣耳色與臭味未發而聲先焉哭泣者生而能然者也樂者聲之動而與神合漠者也夫是之謂反本舊注恐失之

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

孔疏財物猶云才性也聖人制禮因萬物之才性而致其義嵩齋案義疏財與材同物各適用之謂材因所用之物推極

禮十

尤

其義得物理之宜而後行之竊疑財與材同是也材者其本體也物事也用也凡有事於祭祀者與物相應而後其義顯焉天時朝夕邱陵川澤物也天地日月山川之祭所以爲道之體也財也陳氏集說云財物玉幣牲牢黍稷之類似又與下文不相應

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璽璽焉

鄭注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勉勸樂孔疏天地感祭而降雨澤君子樂之所以與天地合德嵩齋案祭義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愜惕之心卽此二語之義雨澤者天時之見端也因天時自然之運油然而沛爲雨澤君子以知春秋之時之變而璽璽焉自達其



心之誠而不容已此祭享所出興也左傳啟蟄而郊龍見而  
雩始殷而嘗閉蟄而烝卽此義

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

鄭注謂巡守至於方嶽燔燎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孝經說  
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禋乎梁甫刻石紀號吉土王者所卜  
而居之土也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嵩靈案  
周禮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云  
治中謂治職簿書之要小司寇登中於天府卽其事也凡計  
最要會謂之中巡守燔柴於四嶽各以其方之功狀告成於  
天名山者四嶽也吉土者園丘也巡守五年一至方嶽故以  
瑞應言之園丘有常祀故以歲功之應言之變文言帝帝卽

禮十

主

天也祈穀郊天而月令言祈穀於上帝亦此義鄭氏一以饗  
帝屬之五帝五帝亦郊祀也而分繫之四時非大報天反始  
之義至其以緯書釋經遂假升中於天爲封禪之徵有宋諸  
子辭而闕之功尤偉矣

廟堂之上曩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孔疏曩尊當阼階堂上設之犧尊當西階堂上陳之大射禮  
大鼓及應所懸不同祭與射別也嵩靈案特牲禮尊於戶東  
元酒在西少牢禮司宮尊兩甒於房戶之間有元酒凡尊西  
東列司尊彝六尊以犧象著壺太山爲次宗廟之祭二貳故  
酒正冪人皆云八尊春祠夏禴用兩犧尊兩象尊則二尊西  
列著壺太山四尊東列秋嘗冬烝用兩著尊兩壺尊則犧象

著三尊西列壺太山三尊東列追享朝享用兩太尊兩山尊  
則犧象著壺四尊西列太山二尊東列君酌西尊犧象二尊  
常列西夫人酌東尊黍醴二尊常在東故錯舉以明之曩者  
明堂位所謂山疊夏后氏之尊也禮運元酒在室醴醑在戶  
醑醑在堂由室以達之堂而與戶相屬特牲少牢謂之戶東  
者是也尊位堂東不及阼階曰阼者謂與戶東相值也西者  
戶東之西也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應鼓在其東一建鼓在  
西階西南朔顴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是懸鼓凡三面  
而皆在應鼓之右擊鼓者面鼓則右手與應鼓相值鄭注大  
射禮朔顴朔始也奏樂先擊應顴經云懸鼓在西應鼓在東  
正其例疏乃以此經在西在東爲西階阼階之分恐誤

禮十

主

遷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  
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鄭注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嵩靈案經意由家國天下之治  
亂而推極人之一身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卽此義制禮  
以節事脩樂以道志事之所函而措諸德業皆禮也志之所  
顯而發諸聲容皆樂也君子之人達達此而已引遷伯玉之  
言止此一語所謂達者達於禮樂之原則事達而行之必節  
志達而發之皆和故下兩引喻以明之謂觀其志與事之皆  
達而知君子之於禮樂深也與人謂與人相交接禮樂由交  
接而生君子應人接物一依於禮樂萬事萬物之施行皆一  
身之節度也故曰慎其所以與人爲君子之行禮者言也疏



申鄭意言有德君子自達理義陳氏集說因以觀其器觀其發皆屬之君子不知此言禮也非言君子之觀禮也熟玩經義當自得之

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

孔疏侯伯子男之君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盞薦熟時君亦不獻故夫人獻酒嵩案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祭統及迎牲君執紉宗婦執盞夫人薦泝水君執鸞刀羞嗜夫人薦豆皆錯舉爲文特牲少牢禮尸卒食酹尸主人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大夫士饋食侑食而已酹尸而後獻天子諸侯之祭始於裸獻制祭燔肝又有獻陸氏佃謂裸獻後有從獻不與正獻之列郊特牲所謂舉爵詔安尸者是

禮十

圭

也經云夫人薦盞明君獻而夫人從君以獻也君親割牲卽郊特牲之肉袒親割羞肝肺心升首乃行朝踐求神於陰陽之間禮之至嚴者也故曰凡祭慎諸此案鄭以制祭當朝事制牲當進熟饋食薦熟不得司尊彝醴齊餼酌盞齊況酌鄭注醴齊濁以明酌泝之盞齊差清以清酒泝之泛從醴提沈從盞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獻用五齊而泝以三酒薦盞薦酒亦錯舉爲文孔疏以經言夫人遂謂君不獻者誤也

設祭於堂爲祊乎外

鄭注設祭之饌於堂人君禮焉祊祭明日之擇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孔疏設祭於堂者謂薦腥爛之時嵩案特牲禮羹飪實鼎陳於門外實籩豆陳於房中盛兩敦

陳於西堂佐食舉牲鼎舉魚腊鼎升所俎然後入設少牢禮羹定陳鼎五主人出迎鼎陳鼎於東方當序南俎設於鼎西所俎在羊俎之北相從入設郊特牲所謂直祭祝於主者是也在迎尸前其言設祭於堂與上羹定詔於堂實爲一事其祭仍在室而不在堂鄭注人君禮焉蓋若少牢禮主人出迎鼎所設之饌必躬親也疏以朝踐薦腥爛當之恐乖鄭意毛詩傳祝祭於祊祊門內也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虞語甚分明獨其注禮以祊當釋祭與上設祭於堂曠遠不相及郊特牲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正與此二語相發明祭統鋪筵設同几詔祝於室而出於祊言入事之於室而出求神於門皆在未迎尸前疑

禮十

圭

祭禮之有朝踐薦腥爛皆事主於室之事祭義建設朝事燔燎以報氣薦黍稷以報魄特牲少牢禮設兩敦黍稷祝酌皆在主前知朝踐尙無獻酬之禮也祭義羞肝肺首心薦腥之事也少牢特牲禮設兩銅筆薦爛之事也禮運作其祝號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殺謂朝踐醴醢以獻薦其燔炙謂饋食正分兩截言之朝踐之祝號卽少牢禮之祝辭饋食之醴醢卽禮運君與夫人之交獻朝踐交神饋食而後有尸經言爲祊乎外外者門也時方求神未延尸釋祭賓尸然後事尸於堂鄭注混而一之而禮經之文乃多不可通矣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

鄭注一獻謂祭羣小祀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五獻謂祭四望



山川七獻謂祭先公大饗謂祭先王嵩案賓祭皆有獻證之經義此所言蓋賓禮也大行人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諸侯相饗亦然昭元年左傳鄭伯饗趙孟具五獻之遊豆趙孟辭乃用一獻趙孟侯伯之卿其禮宜五獻五獻始有裸而文益著矣七獻始有酢而上同於神明之交矣大饗九獻則方伯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饗禮故曰王事案傳二十二年左傳楚子入饗於鄭九獻庭實旅百則諸侯之饗禮也下文特申言之知此一獻三獻五獻七獻之文通諸侯之相饗言也周禮之享先公即祫祭也中庸所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者是也鄭謂大饗祫祭先王而以七獻當享先公之禮則亦不知先公之祀何祀所謂祫者又何禮也

禮十

禮

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鄭注三牲魚腊遊豆之薦此諸侯所獻內金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荆揚二州貢金三品龜陳於庭在前荆州納錫大龜金有兩義金次之言先入後設嵩案周禮掌客致禮有遊豆饗食太牢聘禮飪一牢鼎九前陪鼎陳牛羊豕魚腊大司樂所謂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此所陳大饗鼎俎遊豆鄭謂諸侯所獻恐非金者金奏謂樂懸也仲尼燕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郊特性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鄭注以金參居庭實之間正與此相應鐘師掌金奏饗食奏燕樂鐘師饗食鼓金奏之樂皆是也儀禮大射鐘鐸南陳南陳則金奏

皆鄉內故曰內金太卜凡旅陳龜旅即庭實旅百之旅饗禮當陳龜龜與金參居庭實之間所謂見情即仲尼燕居之示情也所謂示和即郊特性之以和居參之也丹漆以下則郊特性所謂旅幣無方親禮所謂庭實惟國所有蓋舉鐘懸及庭實錯雜言之樂懸言金寶出入奏夏九夏皆金奏也鄭注一以諸侯貢獻釋之誤案聘禮記凡庭實隨入主人之庭實私觀陳實之庭實饗陳主人之庭實舊注於此均未分明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禮十

禮

鄭注肆夏當爲陔夏嵩案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大射禮奏肆夏賓升自西階賓醉降奏陔鄭注鐘師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案章昭注國語肆夏一名樊分樊遏餘篇皆亡而以誠夏當儀禮之陔引杜子春云客醉爲二詩而奏陔夏即據儀禮爲說春秋左氏傳明謂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大司樂言奏夏者三通出入言之郊特性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不言出此云肆夏以送之不言入義正相承儀禮之奏陔或別一義仲尼燕居客出以雍徹以振羽燕射與兩君相見與天子之饗諸侯當各有所取耳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鄭注大旅祭五帝孔疏大旅是總祭五帝天與人道隔其禮轉難大旅具矣不如饗帝正祭之備嵩案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於



天言上帝主天言之於地言四望賅山川言之而通名之爲旅鄭注一以上帝爲五帝又以祭五帝爲旅恐未然典瑞又云大祭祀大旅其其玉器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眠瞭大喪厥樂器大旅亦如之笙師大旅則陳之鄭注陳之不泄其縣是大旅樂設不作而用玉幣與大祭祀同義疏云一獻質三獻文大饗極文之至至大旅又具文質之中饗帝則又用質文爲貴乎質爲貴乎議禮者可輕乎此論至精詩三百樂辭備矣而一獻之禮儀文度數升降進退不賅於此也祭愈大則文愈繁又或轉而用質聖人制禮以義類求之而其精微可以實體而不可以虛擬也疏云天人隔其禮轉難又云祭天禮備皆於義未盡

禮十

美

禮記質疑卷十終

禮記質疑卷十一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郊特性

郊特性

孔疏大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唯特性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二處其實一特性也嵩燾案鄭注大宗伯禮祀實柴燔燎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燔燎升煙所以報陽也疑郊以燔柴爲正祭其初迎牲惟薦血而已禮器云郊血者是也方氏析疑郊無薦獻經傳中言薦獻皆祭稷之事其言甚允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烝薦熟有所俎惟后稷配祀

禮十

有之召誥用牲於郊牛二傳云配以后稷所謂全烝者稷牛耳節服氏郊祀送逆尸鄭引春秋傳晉祀夏郊董伯爲尸韋昭注國語董伯妣姓所謂尸者餘尸也鄭意亦據以釋郊祀之尸爲稷尸有尸然後有獻燔柴之祭無獻案鄭注小宗伯天地大神至尊不祧然大宗伯云凡祀大神祭大祇疏謂燔柴之外別有正祭未免以意擬之爾雅祭天曰燔柴郭注既祭積薪燒之較疏義爲長而亦未盡薦血燔柴卽所以祭經言郊事甚備而不一及薦獻足知事天燔柴以簡爲文惟此之致敬也案周禮牛人祭祀其其享牛與賓客饗射之膳牛其享牛下云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益凡祭祀展牲告牲辨其毛色必先揀取之故言求牧人受而共之充人芻之惟祭祀之享牛爲然注引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求牛於鬼神亦求福之牛誤分享牛爲二又云享獻也獻神



之牛所以祭求終也終事之牛所以釋注家相承爲說羅泌  
路史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陳氏祥道陸氏佃  
皆主其說因謂祀天燔柴用求牛詳味周經云特牲明不備  
禮牛人牧人充人之職有以辨知其誤矣經云特牲明不備  
太牢召誥疏所謂天神專用牝者是也而於此分燔燎正祭  
爲說案羅泌路史燔柴泰壇所以降神地而祭所以祀疑  
地下狀其感格之義耳燔柴禮祀使其反使經義不明宗廟  
氣上升以交於天亦不得爲降神也  
之燔燎羶薌與祀天之燔柴固未宜竝論也案疏云初燔用  
燔燎羶薌見以蕭光爲說郭注爾雅云既祭燔用此經  
既奠然後燔蕭爲說果爾則宗廟之祭亦得稱禮祀矣  
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鄭注孕妊子也易曰婦孕不育嵩齋案此申言用牝之義據  
說文特牛父也與牡牝字爲類玉篇特牡牛也是特牲字已  
明著用牡不用牝之義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

禮十一

二

投職人而芻之牧人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肆師  
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凡  
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是凡  
祭祀共牛者牛人也所授之職人牧人也肆師展牲必於牧  
人其頒之職人則充人也散祭祀之牛由充人授之司門而  
牧人又共不繫之牲祀五帝享先王則充人繫於牢芻之三  
月凡祭祀之牲共之職人必無用牝之理月令孟春犧牲無  
用牝仲春祀不用犧牲爲民間小祀言之陸氏佃於此云祭  
天容或乏少用牝牝甚誤史記平準書乘字牝者償而不得  
聚會崔駰注但云牝馬以牝則能孕字故以其類言之經云  
牲孕以別於犢累牛騰馬皆孕類也犢牛子未有牝牡故以

是明之

大路繁縷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

鄭注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孔疏大路殷祭天  
車也先路亦殷路殷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爲先嵩齋案  
明堂位大路股路也自就魯言之注家據以釋經凡記所云  
大路通謂之殷路周禮巾車五路玉路以祀而云祭天用木  
路顯與周禮連巾車木路次五天子乘之以祀天尤非所詳  
矣詳見禮經云大路卽巾車之玉路以郊天尊之曰大路先  
路如太僕之左馭前驅齊右之前齊車道右之前道車次路  
如戎僕之倅車道僕之貳車田僕之佐車馭夫之貳車從車  
使車皆是也鄭注尙書顧命大路玉路綴路玉路之副先路

禮十一

三

象路次路象路之副疑先路次路隨事爲名左傳成二年公  
會晉師於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襄二十六年鄭賜子  
展先路三命之服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是大夫車馬之賜  
通名爲路先路次路著其等耳禮器之次路與此之先路次  
路略舉見例皆以發明郊天尙質之義以補巾車之職之所  
未備而存周禮之遺鄭注一以殷路釋之疏於此乃云殷三  
路以質爲尙竝經義失之矣

大饗尙賡脩而已矣

鄭注亦不饗味也嵩齋案儀禮賓祭皆先薦脯醢脯邊實醢  
豆實盞合薦之燕禮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  
祭脯醢聘禮禮賓賓受醢宰夫薦邊豆脯醢賓升筵祭脯醢



公食大夫禮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擣於醢上豆之閒祭凡薦先脯醢賓祭亦先而後及肺禮有饗有食有燕儀禮不詳饗禮略於聘禮見之說文脯肉乾也鄭注士昏禮股脩捶脯施薑桂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棗栗云乎股脩云乎何休注股脩脯也此云股脩卽脯醢之加於籩豆者饗禮太牢陳鼎俎而皆先薦脯醢自一獻至九獻皆然大饗尙股脩云者言大饗禮盛仍以薦脯醢爲先也鄭注承上血腥爛祭用氣爲說似非經旨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

鄭注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爲賓賓爲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孔疏卿禮三獻其介大夫謂之三獻之介大

禮十一

四

夫席再重今爲介降一席嵩齋案周官大行人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此爲天子饗諸侯之儀準此以推諸侯相朝其卿大夫爲介者皆當三獻司几筵王設莞筵加縹席次席諸侯蒲筵加莞席莞筵加縹席陳氏禮書據以爲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二重則諸侯之卿大夫當席一重然禮器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卿大夫再重所謂大夫自據王朝之大夫言之侯國大夫當下於天子一等準此以推諸侯之卿大夫皆當席一重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孔疏此經所論謂夏股禮也引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

象是秋嘗有樂王制凡養老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蓋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聲下言登歌清廟是秋時養老亦用樂嵩齋案疏所引是也而遂以此經爲夏股禮則非陳氏禮書冤而總干施於食禮詩商頌顧予烝嘗而有執鼓淵淵嘒嘒管聲小雅以往烝嘗而有鐘鼓既戒鼓鐘送尸則嘗有樂矣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鐘師饗食奏燕樂箎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是食有樂矣食嘗本皆有樂殷人尙聲樂闕而後迎牲商頌烝嘗用樂是其明證疏謂食嘗無樂爲殷禮尤爲失考儀禮鄉飲燕射皆有樂觀禮饗諸侯聘禮饗賓無樂公食大夫禮則食

禮十一

五

禮之僅存者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則祭禮之略具者皆不言樂而祭有祿獻有朝踐有饋食有醑尸獨以饋食爲名義亦近於秋嘗疑周禮固是如此燕禮薦脯醢有折俎有羞膳亦兼食道周官序樂言饗食不言燕射燕射亦可以通饗食爲名經文各舉一義不相爲害小雅諸詩多出自東遷以後禮文固多變矣言禮者參考之以通其變焉可也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鄭注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嵩齋案儀禮聘禮賓及上介士介皆有私覲鄭注以臣



禮見也蓋聘禮致命以實禮爲君致敬私覲者所以自致其敬也皆有庭實覲禮無私覲諸侯北面覲天子自執臣禮無所容其私覲也疑此當分兩截讀之朝覲者諸侯見天子諸侯相見通曰朝至連朝覲爲辭則列國諸侯尙無敢僭此名者大夫使於諸侯曰聘使於天子亦曰聘此云朝覲大夫之私覲謂諸侯朝覲天子而大夫以私禮見喪服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傳曰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惟以時見明與庶人之齊衰三月者異也諸侯之大夫不純臣於天子故亦爲之私覲而從其君以朝覲則義繫之其君而以私覲上千天子故曰非禮至於諸侯大夫相聘之有私覲周禮也殷道尊尊常主於義周道親親常主於仁聘禮賓覲賓及上

禮十一

六

介士介奉幣入奠以交歡視鄰國之君猶其君也此周道之仁也大夫執圭而使蓋承上私覲而據殷禮以正周禮之失私覲者殷禮所無也庭實旅百何爲乎諸侯之庭所以明聘禮私覲之非也聖人於禮曰從周者爲其儀文度數之可近微也其於禮之因革損益必有通變者矣檀弓云殷道也學者行之云孔子善殷云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政於冢宰三年云讀贈非古竝據殷禮言之蓋皆孔氏之遺意也舊注泥聘禮之文展轉求通疑非經旨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孔疏襄仲季孫意如雖強君不能殺據時有能殺者言之焉  
憲案春秋莊公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二十六年曹

殺其大夫三十二年公子牙卒閔公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自莊公以前書殺者二而或非其罪魯大夫之以罪死自公子牙始牙死以鴆而春秋書卒慶父死以緇而春秋書出奔此記禮者所以爲春秋表微也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鄭注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  
憲案明堂位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明魯用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太廟世室竝擬周制無爲文王立廟之文疏引襄公十二年臨於周廟杜注周廟文王廟也爲證

禮十一

七

又引匡衡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所自出大傳言公子之宗道自天子諸侯皆然王者絕宗而立母弟以爲兄弟之宗宗必於廟無廟則宗無所繫昭十八年鄭火徙主祔於周廟杜注周廟厲王廟也魯爲宗國鄭亦以母弟爲宗故皆得立廟然曰周廟而不曰文王廟厲王廟者明大宗之系之出自周而已不設主也不設主則不得繫之文王厲王記言魯禘甚詳而不言禘周公之所自出明周廟雖禘祭不與義不得設主故也左氏傳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茅蔣牂祭臨於周公之廟而推言其例云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所云又別一義同姓統之太廟宗廟者太廟也同宗則太廟以下有大宗小



宗之分而皆可以序之於祖故於祖廟祖廟者王考廟也同族則五服之親繫之於考故於考廟邢凡茅蔣周公之胤左傳特著周公之廟以別之明非凡例也杜注以宗廟爲所出王之廟證之禮經無能合者似未宜以魯之周廟爲例也魯周廟禮也非僭也鄭注三桓見而僭焉恐誤

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鄭注齊者止樂而二日伐鼓則是成一日齊也嵩燾案周禮大胥凡祭祀用樂以鼓徵學士前云春合舞秋合樂先祭而習其事次云比樂官展樂器將祭而備其儀則此之徵學士當在臨祭先一日鄭引文王世子大昕鼓徵所以警眾爲證是也凡經言三日七日皆合用事之日計之大司樂大祭祀

禮十一

宿縣以聲展之賈疏宿縣者於前宿預縣之於時王致齊於廟之齊宮鼓徵學士亦當於廟先祭一日當致齊之二日記禮者引孔子之言云齊者止樂而於廟伐鼓警眾使齊者之心震蕩不留爲不宜也鄭注三日齊二日伐鼓止得齊一日似失文義王肅輯家語因謂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鼓鐘之音不絕冉有問而孔子答之據少牢禮宿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筮尸遂宿尸宗人告旦明行事是大夫祭致齊一日筮尸宿尸竝同日桓子齊三日鐘鼓爲樂瀆禮甚矣而違以宗廟之敬責之也哉

釋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

鄭注祔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

同時而大名曰釋嵩燾案說文祔門內祭先祖所殤皇也詩祝祭於祔毛傳祔門內也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皆不名爲釋祭獨注禮器爲祔乎外云卽明日之釋祭也此經明分釋與祔爲二鄭竝合而釋之陳氏禮書因論禮有正祭之祔有釋祭之祔正祭之祔於門內之西室故毛氏釋詩以祔爲門內釋祭之祔於門外之西室故鄭氏釋郊特牲以祔爲門外此禮今不可考鄭注有司徹卿大夫既祭而饋尸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祔而釋爾雅開謂之門祔之名祭義取諸此故毛傳直以門內釋之而儀禮有司徹瑤堂司宮筵於戶西南面鄭注爲尸席也無祀於門之禮周頌絲衣小序釋賓尸也而云自堂徂基祔

禮十一

九

自於門內釋祭自於堂鄭氏既合祔釋爲一陳氏又析祔事爲二而曰一在門內一在門外證之禮經無能合者有司徹云侑出俟於廟門外主人出迎尸尸入門左升自西階西楹是卿大夫賓尸於堂不於門外與絲衣詩合天子諸侯亦當然孔疏釋祭於廟門外之西堂廟門之外正庫門之內也經云失之亦似未合疑釋祭禮本從簡周衰禮變遂於門內西塾行之是益求簡也記禮者正其失鄭注反引爲據是與經文自爲悖也祔者索祭也當在正祭未迎尸之前特牲饋食禮祝迎尸於門外尸入門左少牢饋食禮祝出迎尸廟門外尸入門左升自西階主人升自阼階神道尙右故尸次在廟門外西索祭於祔亦必自門西

案說文云祝將命也特牲少牢禮祝贊主人贊尸無事祭



之事直祭於主亦贊主人爲之索祭於廟與詩祝祭于  
廟同文似專屬之祝者特牲少牢禮並云祝迎尸廟門之外  
主人降立阼階東疑祝出迎尸先於門內經言祈祭而不著  
索祭非是亦無由達主人而於祈祭也

其時亦不詳其行禮之儀獨此正言東方之失或祝迎尸而

主人自就門東索祭爲失求神之義也近任氏厥運肆獻祿  
饋食禮彙敘祝求神

門內之祈於五獻正祭後時祝與主人方事尸於室  
何由出而求神於祈任氏所述倒亂失次多類此

又案家語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高子罕問於孔子曰周禮

釋祭於祈祈在廟門之西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釋之

於庫門內祈之於東方失之矣經文無以祈當釋祭者家語

之文未詳所據蓋王肅見鄭注未暇深考因沿其誤耳

又案凡門左右皆有堂願命左塾說文所謂門側堂也凡門

內外堂四天子諸侯庫門之內左宗廟右社稷庫門爲南正

禮十一

十

門門東曲行爲宗廟其外則廟門也亦有左右堂而無室鄭

注祈之於廟門外西室釋之於其堂未詳所據疑庫門爲廟

門之誤廟門之內卽西塾也據有司徹禮皆於堂行之釋於

西塾變從簡也無緣行釋祭庫門之內鄭氏緣此遂謂當於

廟門之外以祈祭從門因合祈與釋爲一祭又引禮器爲祈

乎外一語以證之展轉承譌於禮固未安也

朝市之於西方

鄭注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

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

爲主鬻養案此經並言祭禮鄭據周禮司市爲言於文爲不

類王氏章句朝市蓋朝事之譌所見甚允然朝事正於室內

西方少牢饋食禮所謂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於尸內是也

當位室西南隅主婦自東房薦敦豆周衰禮廢尸入升自西

階或卽於西序行朝踐之禮以趨簡便要之經旨言祭事不

言市事固無疑也案周禮面朝後市朝市一夫注方各百步  
朝市夕市祇此一夫之地豈必朝東夕西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

日之始也

鄭注北墉社內北牆國中之神莫貴於社孔疏天子諸侯社

皆有稷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賈逵

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嵩

熹案鄭意以社稷當地祇王肅則謂社與地祇各爲一祭而

鄭氏注周禮牧人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是鄭仍兩存其說

禮十一

主

其注大司樂方丘則言地祇主崑崙而於大宗伯黃琮禮地

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注大司樂以祭地示言地

祇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而於典瑞兩圭有邸以祀

地云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又析方澤北郊爲二近

秦氏五禮通考以祭地方澤與祭社尊卑廣狹大別蓋仍主

王肅之說以禮經之文證之社稷與方澤之名社者實二事

也大司樂鼗鼓鼗鼗奏之圓丘靈鼓鼗鼗奏之方丘路鼓路

鼗奏之宗廟而鼓人云以鼗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

鼓鼓鬼享與大司樂之文正相應封人掌王之社壝凡封國

設其社稷之壝專言社壝蓋秦折之壝與社稷之社自別雲

漢詩上下奠瘞兼言天地之祭其曰祈年孔夙謂祈穀之郊



也曰方社不莫謂祭地也又分言之經傳地祇之祭但曰社而已祭義爲羣姓立社曰太社卽此經之大社也其社壇謂之大圻大司樂謂之方丘合社與稷言之主畿封之地曰后土合社與郊言之主以地配天曰地而亦通名之曰后土尙書所謂皇天后土是也天尊惟天子得祭之地親下至州社里社通庶人祭之諸侯有其國土而禮焉故統之社稷天子盡有天下之土而禮焉故統之郊社王制言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禮運言祭帝於郊祀社於國案社稷於國大言國以賅郊也中庸言郊社之禮仲尼燕居言郊社之義並兼天地爲言漢儒南北郊之說其原卽出此經之北墉順南郊而就陽位故園丘南嚮順北郊而答陰義故方澤北嚮

禮十一

主

墉者方丘之外墉也此經郊社並舉於社曰主陰氣於郊曰就陽位於社曰用甲於郊曰用辛案下文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云郊之用辛疑冬至園丘夏至方丘爲天地之正祭其餘有事於郊皆用辛有事於社皆用甲經文錯舉見義耳於社曰神地之道於郊曰明天道於社曰報本反始於郊曰大報本反始而又申其義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經以社配郊其祀曰天地祇其地曰園丘方丘與社稷之社爲二諸侯亦別立社大雅乃立冢土是也案逸周書作雒篇白虎通並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爵封諸侯鑿取其方土宜以白茅以爲土封春秋傳用牲於社用幣於社卽此定六年左傳亦謂之周社諸侯專言社天子則郊社對文秦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大傳祭於上帝祈於社用禮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鄭注保祀互文郊社皆保而祀之亦足證所祀之社卽地祭義明分二社與諸言郊社者互相發明祇之在北郊者也

五禮通考直謂方丘之祭不得名社然則禮經之言不足據而又何據乎善夫橫渠張子之言曰社者地而之祭澤中方丘亦社也準之禮經其說固無以易矣

家主中霤而國主社

鄭注中霤亦土神也孔疏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案說文霤屋水流也釋名中霤曰中霤古者寢穴後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寢下之處也鄭注月令中霤猶中室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疏云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故兩霤之後人開牖象中霤之取明也土神在室疑非經旨中霤四周下垂而中隆起所以名室中爲中霤推原宮室之所由起

禮十一

主

也白虎通中霤象土在中央但以中央取義並不以中霤爲土神有中霤而後有室有土而後有國故曰示本杜氏預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並謂社與中霤皆土神恐未然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桑盛鄭注二十五家爲里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孔疏都鄙公卿大夫采地公卿大夫祭社其里之人皆往就祭案鄭注司馬仲春以蒐田誓民園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月令仲春之月教民社鄭注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云大夫下至庶人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其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是社祭下至庶人杜注左傳二十五家爲社大司徒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名其社與其野並據民社言之此



承上言教民美報推論社祭之通行於天下單出里者二十五家之里社民皆得祭也民社用牲及桑盛故社田徧及國人而桑盛一取給邱乘舉邱乘以賅井邑之民謂計田以供桑盛也下文詳言蒐田祭社之禮周禮州黨族閭遠及遂縣鄙鄆皆有祭祀田役作民之事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小司徒又云惟田與追胥竭作疑四時田通及州閭以下之有祭祀者而惟社與臘得下及於庶人此經於社臘二者詳言田事亦見惟此二者之用禽多也鄭注祭法成羣立社以里社言之至允此復以社事專屬之大夫而經義全晦矣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

禮十一

疏

而日長也又云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魯無冬至祭天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齊戒自新嵩禋案鄭意竝用辛與日至爲一而云推魯禮以言周事又以迎長日之至爲建卯之月與下日至異訓據左傳襄七年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孟春以元日祈穀於上帝鄭注元日上辛而春秋書魯郊皆以夏四月周正四月建卯之月也鄭以建卯之月晝夜分而日長本春秋爲說其云建子之月惟見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鄭注孟春建子之月而終魯世無以是月郊者經意自分圜丘與祈穀諸祭言之圜丘祀天正祭也周正建子一歲之始故曰始郊其所穀諸祭則皆用辛說文辛秋時萬物成而熟金剛味辛釋名辛新也物初新者

皆收成也祈穀用辛蓋取新意春秋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定十五年五月辛亥郊哀元年四月辛巳郊郊時不同而皆用辛先儒謂用辛爲魯禮非也凡魯禮皆周禮也用辛者祈穀之郊也昭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雩亦郊也王氏謂云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因以日至爲冬至之月亦承鄭注之誤經旨簡括而用辛及日至始郊對舉爲文亦自剖析分明鄭注強合爲一非也

王被袞以象天

鄭注袞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嵩禋案鄭注周禮司服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袞龍衣也此復云有日月星辰之章而據爲魯禮蓋以司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享先王袞冕而公之

禮十一

主

服自袞冕以下如王之服經言被袞象天故鄭氏以魯公當袞冕耳而以象天之文謂備有十二章林氏之奇謂周制九章魯乃加以十二必無是理楊氏復謂公服袞冕九章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司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不言三辰十二章之服尙質也賈氏周禮疏云袞冕九章無正文竝鄭以意解之則疏家亦知其非矣疑周尙文論語服周之冕正取其文之備而反去三辰十二章之飾而爲九章鄭氏此說必不足據被袞象天則祀天之袞十二章殆無疑也

詳見王制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

鄭注養牲必養二也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孔疏以爲稷牛爲猶用也用稷牛而爲帝牛嵩禋案鄭注渾括經義而未能



詳疏謂用稷牛爲帝牛似於經文爲忤周禮牛人凡祭祀其  
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芻之牧人共祭祀之牲牲以授充人  
繫之充人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  
亦如之是以春秋書郊皆以四月而書郊牛傷及死改卜牛  
皆以正月祭義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  
之郊祭卜牲必先三月共之者牧人既卜以授充人郊牛告  
牲告備必其至者不吉以始卜者爲稷牛更卜其次是以春  
秋有改卜牛之文未卜以前竝無帝牛稷牛之名也安得如  
疏所云用稷牛以爲帝牛乎具謂體色純備充人展牲告牲  
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稷牛唯具言不卜也臨  
時取具亦當展牲告牲非但取足而已詳味周禮之文可以

辨而知之

帝牛必在滌三月

鄭注滌牢中所搜除處也肅肅案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  
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  
養之是大祭祀之牲乃繫於牢牢之以滌名者謂其洒掃涓  
潔也集韻滌養牲室也變牢言滌以示誠潔周禮膳羞之牛  
犒奠之牛兵車之牛皆掌之牛人充人專主祭祀而散祭祀  
之牛尙令守門者養之故得以滌名牢非謂牢中又別有搜  
除之處也

天子大蜡八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  
也

鄭注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  
水庸七昆蟲八先嗇若神農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畷也嵩  
案月令祠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不言稷以稷統勞農之  
事爲此八蜡之主也以文義求之蜡之祭主先嗇謂八蜡之  
祭以始治嗇者爲主而所祭者司嗇之神則后稷是也案祭  
山氏之子曰農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夏之衰也周棄繼之鄭  
注屬山氏炎帝也左氏傳魯語云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帝王世紀神農起於烈山子者其後也鄭以神農后稷合下  
是三代之祀及稷而止無遠及神農者鄭以神農后稷合下  
爲入於主先嗇一語爲無微而至下及禽獸以與神農后稷  
爲列於禮亦有未安疑蜡祭當奉后稷爲主以統下八者之  
祭八者農一也田畷之沒而有功者也郵二也表三也畷四  
也貓五也虎六也坊七也水庸八也八者各以類相從祭祀  
而及門閭祭稷而及八者其義同也橫渠張子以昆蟲爲害  
不當祭而數及百種百種以所陳祭言之黍稷及水陸之品  
之加於遊豆者皆是亦無祭及百種之理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鄭注郵表畷田畷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閭之處禽獸服不氏  
所教授猛獸也孔疏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  
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郵舍田畷處焉嵩肅案  
如孔說此三字相連爲文馬氏晞孟以表畷禽獸爲句表者  
表而祭之若周禮肆師祭表貉是也畷者畷而祭之若曲禮  
啖於鬼神謂接祭鬼神無迎尸之事也表畷禽獸接祭而已  
矣然鄭注周禮祭表貉於所立表之處爲祭晉語設望表車



昭謂望祭山川立木爲之表不應八蜡獨爲禽獸立表疑郵表畷三者爲一類禽獸二者爲一類集韻郵田閒舍也此爲田畷所止表若左氏傳列樹以表道畢命表厥宅里疑若後世之里坊說文畷兩陌間道也此爲行田所經故竝列而祭之禽獸則疏所云卽下貓虎之屬是也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鄭注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嵩素案方氏慤云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此殺字當爲降殺之義因蜡祭推類而及禽獸此所祭之物也仁至義盡也蜡祭於歲終萬物亦於是終焉故以喪服之殺行之

禮十一

太

此所祭之服也是亦仁至義盡也兩云仁之至義之盡意味深長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鄭注黃衣黃冠而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嵩素案鄭意析蜡與臘爲二未免強生分別疑臘祭通天子與庶人行之月令祈來年於天宗臘先祖五祀爲天子諸侯之禮此經八蜡亦臘祭之一則庶人通行之禮也說文臘冬至後三日臘祭百神鄭注月令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風俗通臘者接也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亦曰臘者獵也說文訓蜡爲蠅胆周官蜡氏掌除飢是月令之臘爲本字此經及雜記之蜡爲假借字陳氏禮書附會鄭注遂謂皮弁素服爲蜡祭四方百物

黃衣黃冠爲臘先祖五祀而引月令祈來年天宗者蜡也以息老物臘先祖五祀者臘也以息民分別乖舛皮弁素服者天子以下之祭也黃衣黃冠謂庶人通行臘祭雜記子貢觀蜡一國若狂者是也案經明言黃冠草服也故野夫亦得以未曰息田夫卽雜記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方氏慤云然曰息田夫卽雜記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方氏慤云皮弁素服主祭者黃衣黃冠助祭者竝失之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鄭注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嵩素案月令季冬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犧牲以供祀臘祭百神其用禽必多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鄭司農讀襦爲縠云細密之羅也羅密

禮十一

太

則得禽多諸侯貢禽以助蜡祭者竝以屬之羅氏草笠而至示與農民同其事羅氏因致禽荒之戒於諸侯以此縱獵不可常也禽荒色荒古所同戒致鹿與女疑假古之以禽以色亡國者爲之式陳之以詔使者使歸戒於諸侯經旨分明注意疑未盡案凡祭必田而惟社與臘通天子與庶人行之社言習軍旅之事於臘又致從禽之戒禮之所以示節也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鄭注又詔以天子樹瓜華而已戒諸侯以蓄藏繼財利也嵩素案周禮甸師掌耕耨王藉祭祀供蕭茅供果蓏之薦甸師天官之屬天子樹瓜華樹之甸師者也月令季冬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賦犧牲下至天下九州之民咸獻



其力以供祀其諸水土之實取之山林川澤皆民力所殖也  
惟瓜華宜薦新不能斂藏故天子自樹之承上文言諸侯貢  
禽天子亦自出其瓜華之薦新者以與民同樂示臘祭之爲  
惠溥而用宏也王制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惟臘祭視歲豐  
儉以惟此祭之與民同也注以戒貪爲義失之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

鄭注移之言羨也孔疏蜡祭豐饒醉飽酒食使民歆羨膏肓  
案廣韻羨餘也詩四方有羨毛傳云羨餘也箋謂有饒裕史  
記貨殖傳時有奇羨崔駰注時有餘衍也鄭意蓋謂以民力  
之餘衍及之疏據歆羨爲說恐非鄭意廣韻又云移延也大  
傳絕族無移服疏云在旁而及曰移言不延移及之因四方  
之有餘而延移及於民人使之同樂正與上謹民財義相對  
周氏語云移民者斂民之所有餘而供其祭但以供祭爲言  
義固未盡

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鄭注收謂收斂積聚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  
矣嵩燾案鄭意以此云既蜡而息民與上言黃衣黃冠而祭  
息田夫爲一事蓋謂先舉八蜡之祭而後臘先祖五祀臘卽  
所以息民也誤會經義於語言之外遂生無數轉輾經言民  
息已謂農事至此始畢民可以休息矣諸言息田夫息老物  
就事言之此言民息蓋總結其義辭愈繁而意旨愈深余氏  
心純云民息者民自息也不興功君子之息民也此二語實

爲蜡祭後之餘義注失之

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  
水物也

鄭注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鷩苾苾麋鷩  
食之豆有葵菹羸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嵩燾案周禮  
醢人掌四豆之實多以水陸相副如鄭注所引外饋食之脾  
析麋醢加豆之荀菹魚醢箱菹雁醢皆以陸產合水產之醢  
饋食之蜃蜃醢加豆之深蒲醢醢又以水產合陸產之醢鄭  
意以周禮饋食恆豆陸產而醢水產遂以此經爲諸侯之禮  
內則有服脩蜃醢麋膚魚醢而所敘膳之屬二十皆豆實也  
鄭注特牲禮羴羞庶羞四豆云四豆者膳炙載醢用內則爲訓

少牢禮亦云羞載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於薦豆之北鄭  
注載醢四豆爲加豆然則豆實固不盡於醢人所掌而士冠  
禮士虞禮又特牲少牢禮皆有葵菹羸醢既夕禮四豆脾析  
麋醢葵菹羸醢皆恆豆也豈得謂諸侯以下之恆豆菹必水  
草而醢必陸產乎經文約略言之明水陸之互備而已意或  
恆豆與加豆水陸相間爲用此經所述別爲一義蓋記禮者  
之辭也鄭注失之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孔子曰  
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鄭注雜記大白緇布之冠不緇冠而敝之三代改制齊冠不  
復用也孔疏緇布之冠初加暫用罷冠則敝棄之又引皇氏



疏雜記緇布冠無綖而玉藻云緇布冠績綖諸侯之冠諸侯位尊盡飾故有綖也尚書案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鄭注內則冠綖纓云綖纓之飾也儀禮喪服斬衰冠繩纓齊衰冠布纓是凡冠皆有纓纓之餘下垂以爲飾謂之綖纓弓喪冠不綖謂扱其餘也大白緇布冠不綖正以冠主質素不爲飾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鄭注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著類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綖以固冠說文纓冠系也此云屬於缺謂以二組系於頰端卷結頤下緇布冠蓋有纓而無綖非但結頤固冠而已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下云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綖諸侯之冠也正據冠禮言之天子元冠諸侯以下皆緇布冠而以纓別異之士

禮十一

圭

青組纓諸侯雜以五采爲績纓績纓蓋績纓之譌元冠有綖而緇布冠無綖玉藻獨於緇布冠言綖非事也皇云諸侯盡飾故有綖恐未然

又案玉藻居冠屬武自諸侯下達有事然後綖是禮冠必綖而居冠不綖文質之異緇布冠不綖者從其質也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疑此敝字當作蔽廣韻蔽掩也緇布冠纓之餘則扱之不云扱而云敝者取掩蔽之不爲飾也玉藻及此兩言冠而敝之鄭注訓爲敝壞之敝於義無取考工記工人長其畏而薄其敝鄭司農云敝讀爲敝塞之敝前漢東方朔傳敝膝師古曰敝與蔽同是敝蔽二字古本通用

醢於客位加有成也

孔疏若夏殷醢用酒每一加則一醢於客位周則用醢三加畢乃一醢於客位尚書案士冠禮若不醢則醢鄭注若不醢謂有舊俗可行意謂或醢或醢各從其俗而陸氏佃云適子有故而醢若無故有冠醢無冠醢均因儀禮若不醢之言望文生義又與此疏異說詳儀禮文義主人立於序端西面賓字冠者出主人送於廟門外賓就次乃醢賓以一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而醢禮不言主人不言醢賓下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主人舛而迎賓如冠主禮正承不醢則醢之文言之鄭注父兄謂諸父諸兄然則此主人爲諸父諸兄前主人即冠主冠者之父也疑醢禮冠者之父主之亦醢賓其禮

禮十一

圭

簡而服醢禮有乾肉折俎有特殺加以遵豆於禮加隆而不醢賓孤子之冠然也此云醢者通辭說文醢冠婚禮祭鄭注士冠禮酌而無醢酢曰醢是冠娶皆可云醢而孤子之醢正以不醢賓故也陸氏云醢禮簡醢禮繁醢用酒醢用醢醢在房內醢在房外醢醢醢折俎似謂醢隆於醢然用醢以簡而隆用酒以繁而殺古禮正如此是以醢禮三加皆有加辭三加畢有醢辭醢則三加各爲醢辭而巳是醢禮簡而文而多戒辭醢禮豐而直而多殺辭父命與孤子之非出於父命各有取義故也據士冠禮若不醢則醢不言主人禮之有冠父命之也不言主人無父命可知或父遠適而行冠禮諸父諸兄主之其禮並同鄭注士冠禮多未分明疏乃以夏殷用



醢周用醢爲說失之遠矣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

鄭注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或謂委貌爲元冠孔疏三代俱用緇布而其形自殊周爲委貌之形殷爲章甫之形夏爲母追之形行道謂養老燕飲燕居之服若視朝行道則皮弁也崑齋案左氏傳昭元年寃弁端委十年晏子端委立於虎門之外杜注但訓爲禮服國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人韋昭注端元端委貌論語端章甫陸氏耀通云章甫元冠也端委連文是委卽元冠後漢書輿服志委貌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狀如覆杯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禮圖謂母追有覆杯之狀釋名牟追牟冒也以

禮十一

委

其冒髮追追然也周禮追師鄭司農亦引士冠禮記牟追爲證云追冠名周禮鍾人三入爲纁五入爲纁七入爲緇鄭注士冠禮云元則六入元黑色緇則黑之甚者元冠緇冠素冠當同制各以色爲名此當云周之委貌卽元冠也元冠緇布冠同制故亦可名委貌母追章甫其遺制也故皆以道言之注云行道泥字爲訓疏遂據事以釋之其云元衣養老據王制云元端以居皮弁以日視朝據玉藻則天子之服也士冠禮始加緇布冠而服元端緇布冠元冠通謂之委貌安得如鄭注常所服以行道之云哉

周弁殷尋夏收

鄭注齊所服而祭也孔疏其制之異未聞崑齋案鄭注周禮

弁師弁者冠之大稱其注士冠禮爵弁制如冕黑色但無纁耳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然則爵弁皮弁制同而色異惟爵弁色與冕同說文弁冕也世本黃帝作冕應劭曰周始加旒周冠通以弁爲名而加旒曰冕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冏而祭周人冕而祭檀弓周人弁而葬殷人冏而葬王制所言學禮也學記皮弁釋菜冕弁字正通鄭注周禮司服弁經如爵弁而素范氏甯云爵弁一名冕有收特弁所謂夏收殷尋者也皆以爵弁近冕文王詩常服黼冏正謂冕服助祭故孔疏以周弁一條專言爵弁要之經意但分冠弁二者以見三代弁服各易其名而其實一也周弁兼士冠禮爵弁皮弁言之鄭據爲齊祭之服似泥

禮十一

委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

鄭注以官爵人德益厚官益尊古者謂殷以前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諡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諡今記時死則諡之非禮也崑齋案周禮有世祿無世官未有嗣爵爲大夫者惟諸侯繼世以立故有諸侯冠禮而無大夫冠禮其言天子之元子士也謂冠禮自天子之子皆以士禮行之推而上之天子諸侯之冠禮猶士禮也玉藻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綬諸侯之冠也天子諸侯冠禮之有異皆當起



於夏時言諸侯以上賅天子世降而文而名因之以起殷以前有命官而無命爵大宗伯九命之等典命五儀之數至周而後詳官事也爵名也此質文之差也殷以前天子諸侯皆名之堯舜禹名也殷而後有字太丁太甲以下以干相次字也至周而後有諡諡亦名也質文之差也左氏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則諱之諡之所以行也殷以前無有也故生無爵死無諡爵與諡皆所以爲名也蓋因冠禮而推言之注似未能分晰

又案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與死而諡今也二語平列諸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周制然也以官爵人者官任其職而又以爵命之世降文勝而德已殺也因推而及諡皆爲之

禮十一

夫

名以示等也爵以明貴諡以別賢其義一也曰今也者變文言之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

鄭注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嵩燾案哀公問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故君子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此下亦云敬而親之敬與親對文躬所自致之謂敬親御授綏親之也猶言躬自致之躬親之所以致其敬也惟敬而後能致其親故此與哀公問皆以親與敬並言之

灌用鬯與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鄭注灌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孔疏酌鬯酒灌地以求神嵩燾案祭統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鄭注周禮大宗伯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詩文王傳裸灌鬯也周禮鬱人掌祭祀賓客之裸事典瑞裸圭有贊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注爵行曰裸大行人上公之禮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是凡鬱鬯用瓚施之祭祀賓客通謂之裸鬱人和鬱鬯實彝而陳之明堂位謂之灌尊亦謂之鬱尊始獻酌之瓚以裸尸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於裸是也鄭注小宰凡祭祀贊王裸將之事云裸之言灌也明不爲飲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據特牲禮凡獻尸皆祭啐而後奠奠奠置也祭者尸祭神啐者嘗而不飲鄭以明不爲飲訓

禮十一

夫

灌之義而徐氏鉉云瓚亦圭其首爲勺形其柄爲注水道所以灌然則裸之言灌因瓚以名之而裸遂亦通爲灌其禮則始祭之正獻也自白虎通稱爲灌地降神之說孔疏遂據以爲訓王氏詩稗疏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事小宗伯凡祭祀以時將瓚裸鬱人詔裸將之儀與其節是裸將之事詔其儀節者鬱人酌之於彝以授王者小宗伯王奉之而轉以授尸一小宰尸受而祭之啐之卒爵而奠之並無灌地降神之說禮器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豈諸侯賓客之前亦傾酒於地以求其降乎國語及期鬱人薦鬯鬱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韋昭注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投壺曰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注灌猶飲也然則灌之爲訓乃飲之異



名豈必傾沃之於地乎王氏此辨至允鄭注明言獻神疏乃援灌地求神爲說朱子論語集注因之此禮遵行至今而鄭氏之義隱矣

又案周官甸師祭祀供蕭茅鄭司農云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故謂之縮其說亦與白虎通相近而與此經縮酌用茅之義實顯相刺謬詳疏義灌地降神亦因經文有臭陰達於淵泉一語附會及之而經義先以裸者取鬱鬯合而水性沈下故謂之臭陰陰者凝而下聚也故曰致陰氣非必灌之地而後達於淵泉也案士虞禮宜判茅長五寸束之實於篚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佐食取黍稷祭於苴取膚祭如初是祭用茅以藉食易言藉用白茅是也縮酒藉食均與灌鬯無涉說文鬯以秬鬯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鬱鬱人所貢芳草台醴之以降神云降神猶言來格之神也

禮十一

表

義亦並無灌地降神之說也

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蕭

鄭注奠謂薦熟時燔蕭案祭義建設朝事燔燎羶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云燔蕭正與祭義合蓋朝事也祭禮朝踐薦腥猶神道也饋事薦熟乃始事以人道求陰求陽求神也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灌鬯而後燔燎升首以報陽祭黍稷加肺以報陰求先報後皆祭之始事也信南山詩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管箋云毛以告純血以告殺骨以升臭竝在始割牲時則此燔蕭合羶蕭在朝踐而不在饋食明矣其云既奠然後燔蕭者禮器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明堂位君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祭義君牽牲夫人薦盞祭統君執鸞刀羞醯

夫人薦豆四者文別而義同據周禮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鄭注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禮器薦酒列之迎牲之後祭義薦盞列之牽牲之後皆謂從裸也九嬪凡祭祀贊玉盞贊后薦徹邊豆特性少牢禮始祭主婦薦豆設敦明堂位祭統之薦豆謂奠器也此云既奠合證之其義自明鄭以爲薦熟時者誤也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

鄭注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朝事時也朝事迎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脾骨燎於鑪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案說文祝祭主贊辭者少牢禮主人戶內西面祝在左主

禮十一

表

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用薦歲事所謂厭祭也既饋尸尸執黍命祝祝受以東北面於戶西以嘏於主人於禮爲受嘏詔神詔主人皆在室經以求神爲義則詔神也在未迎牲前特性禮凡席陳於西堂祝筵几於室中東面室中神席也西堂几席或以坐尸疑尸入門升自西階有坐尸於堂之禮此當在尸始入時蓋凡祭主東面尸南面皆於室惟饋尸於堂有司徹所謂掃堂筵於戶西南面者尸席也又筵於西序東面脩席也是饋尸專取脩尸而尸南面脩者東面所以尊尸也安得援室中主席於奧之例而謂朝事迎尸於堂南面主亦東面乎其云人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所謂詔神者何屬而以當燔肝之制祭既無祝詔又不於堂於義無取



又所謂墮者綏祭也尸有墮祭主無所爲墮也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明爲二事經以納牲於庭升首於室相次爲文當并在迎牲前無疑

### 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祔

鄭注直祭祝於主謂薦熟時也索祭祝於祔以於釋祭名也嵩燾案特牲少牢禮並有厭祭主人西面面主特牲禮薦兩豆舉牲鼎魚腊鼎升所俎設兩敦兩鉶少牢禮薦四豆有羊俎豕俎魚腊俎設兩鉶此爲饋食禮故在視殺之後天子宗廟之祭先有制祭而後迎牲所云制祭正當直祭於主時蓋制祭燔肝與取脾燔燎實爲二事禮器云制祭在割牲前是其明證案鄭注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鬻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而敘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

### 禮十一

幸

主席東面竊疑朝事爲直祭於主制祭於主前卽特牲少牢鄭注並延尸與主於堂未詳所據禮之厭祭也謂之直祭明無獻侑酬酢之事而鄭以薦熟當之誤矣祔說文作繫云門內祭先祖所肴皇也楚茨詩祝祭於祔毛傳祔門內也鄭箋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肴毛許說祔字但謂求神祭統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祔此文神明之道也相連爲文皆在迎尸之前是亦祭祀求神之一義鄭氏詩箋依毛義而其注禮乃一以釋祭當之於經旨皆不可通祔與釋二者交互而其說乃日紛紜矣

詳見禮器

祭齊加明水 明水況齊貢新也凡況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鄭注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元酒也嵩燾案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況酌是五齊以三酒況之祭齊加明水所謂元酒明水之尙蓋設而不薦禮無以明水沛齊者黍稷與肺竝祭齊與明水竝陳故皆可言加加者通辭也案祭間以俎無加以鬱朝事無用鬱也下文明水況齊卽明酌也周禮酒正所謂清酒以沛盎齊者玩經文潔著此水之義似與司烜之明水各別

又案祭統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況水鄭注況盎齊也盎齊況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鄭意亦疑明水不可況盎齊故分析言之然經意但著其清而已變況酌爲況水者言其清也周氏謂云盎齊而下況用明水從其味之薄尤爲無據

### 禮十一

幸

稱曾孫某謂國家也

鄭注曾孫某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嵩燾案曲禮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成告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曾孫周王發晉平公禱於河曰曾臣彪陸氏佃云此爲有國家者之稱故曰謂國家也

### 腥肆爛臠祭

鄭注治肉曰肆臠孰也嵩燾案周禮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鄭司農云肆陳骨體也小子羞羊肆羊殺鄭司農云羊肆體薦全烝也羊殺體解節折也鄭注大司徒進所肆解骨體引士喪禮曰肆焉去蹄注小子肆讀爲鬻案鄭注士喪禮鬻解已今文鬻爲鬻鬻明言四鬻鄭因羞其肆之文引爲肆焉因遂訓肆爲鬻展轉相因似均非肆字本訓也楚茨



詩或肆或將傳云肆陳也箋云陳其骨體於俎掌戮凡殺人者踣其尸肆之三日鄭注肆猶陳也禮器郊特牲並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郊特牲亦云血腥爛祭用器也並以腥爛爲次此云腥肆爛肆若禘郊之全烝以陳於俎亦腥類士喪禮四爵去蹄爲鼎實特豚則薦孰也不當列腥爛之間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司農所云肆體薦全烝者是也特牲禮請期曰羹飪鄭注飪孰也飪亦通爲稔爾雅釋言饋餽稔也說文食部飪大孰也禾部稔穀孰也穀孰曰稔羹孰曰臠義正相通腥爛臠卽禮器郊特牲之云腥爛孰也治肉當爲薦孰之義注謂肆爲治肉者非也

汁獻況于醢酒

禮十一

圭

鄭注獻讀爲莎杜邕煮鬱和盎齊摩莎沛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尚書案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酌鄭謂獻當爲摩莎之莎疑獻酌與縮酌況酌爲類云摩莎沛之可也此云汁獻況於醢酒是以汁獻當鬱齊不得遽云摩莎方氏慤云以煮鬱金汁和之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曰獻准用鬱齊爲九獻之首祭統獻之屬莫重於灌故通謂之獻語最分明周禮鬱齊醴齊盎齊舉其名獻酌縮酌況酌詳其用獻者和而薦之縮者縮去滓況者所以沛之此於況酒舉其名縮酌汁獻又著其用與周禮之文互相發明汁獻之獻似不必破讀爲莎猶明清與醢酒於舊澤之酒也

鄭注舊澤之酒謂昔酒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不知云若今

明酌清酒與醢酒以舊澤之酒沛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尚書案周禮酒正以法共五齊三酒所云三貳再貳一貳蓋六尊之有副者亦卽所以況酒而沛之齊酒不貳則鬱齊也疑明清與醢酒一語總結上文蓋灌事用鬱齊朝事用醴齊饋食用盎齊醴齊沛以事酒事酒明酌也盎齊沛以清酒鬱齊沛以醢酒醢酒盎齊也厚薄清濁不同所沛亦異凡酒新成則氣烈久釀則味醇此舊澤之酒約略言之不專指昔酒言此明清醢酒之相沛欲使厚薄清濁之互相得而其味道醢與舊澤之酒相當也注恐失之

禮十一

圭

禮記質疑卷十一終



內則

櫛縱笄總

鄭注縱笄髮者也總束髮者也垂後爲飾孔疏總者裂練緇爲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櫛訖加縱縱訖加笄笄訖加總嵩燾案說文縱冠織也謂以緇帛髻髮段注凡緇布不須剪裁而成謂之織成冠織者爲冠而設之織成也廣韻櫛或作縱儀禮士昏及特牲饋食惟云縱笄士冠禮緇縱廣終幅長六尺贊者莫縱笄櫛於簪南端將冠者卽筵坐贊者坐櫛設櫛實坐正櫛乃冠冠者與卽筵坐櫛設笄賓正櫛受皮弁加之如初受爵弁加之如受皮弁之儀似縱笄髮而以笄約之無別加總之文說文總聚束也笄總猶言以笄聚束其髮男子纓而施冠故說文謂之冠織婦人施副編次之屬童子亦纓而以錦分束其髮謂之總角玉藻童子錦束髮是也士冠禮亦謂之紒鄭注古文紒作結士喪禮主人髻髮鄭注髻髮者去笄纓而紒古文髻作括廣韻括結也

禮十二

案士喪禮髻用組皆爲括玉篇髻同髻疑歟死者之髮曰髻正如冠之有髻髻取會聚其髮而已異於纓之加飾也似與括髮義別不當通爲一檀弓云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喪大記括髮以麻喪服女子子在家爲父布總喪服記女子之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布總布總齊衰之髮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般於妻爲夫妾爲君之以麻也爲去笄縱而以麻若布結束其髮

故謂之總吉冠無加總者案喪服傳總六升長六寸疏據檀弓總八寸云斬衰六寸大功與齊同入寸小功總麻尺吉總尺二寸以意擬之大誤鄭漢書江注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也總安得有飾亦誤漢書江充傳冠冠纓顏師古注纓織絲爲之卽今方目紗是也後漢書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秦爲絳帟以表貴賤其後作顏題漢興施巾連題卻覆之名之曰幘孝文崇其中爲屋說文髮有巾曰幘幘巾正古纓遺制范氏謂古者有冠無幘非也崇其中爲屋乃又施梁鄭注士冠禮纓今之幘梁也亦未分明男婦皆有縱笄喪服去縱而後有總此云笄總與下總角對文鄭意既加笄又束髮爲總證之禮經而固知其不然矣

紒纓

禮十二

鄭注紒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嵩燾案曲禮女子許嫁纓士昏禮主人入親脫婦之纓鄭注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爾雅釋器婦人之褱謂之褱褱紒也郭注卽今香纓褱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爲褱案校勘記引說文交部褱邪也郭用連文並用同紒繫也案說文褱系冠纓垂也系纓而垂其餘音之字爲訓紒繫也謂之褱與冠纓同故曰褱紒也郭以紒爲繫尙恐失訓毛氏詩傳親結其褱褱婦人之褱也母戒女施紒結說疏引孫炎云褱帨巾也士昏禮言結帨此言結褱則褱當是帨據諸家說是禮之纓詩之褱爾雅之褱同爲一物說文幘囊也楚詞蘇蕙壤以充幘王逸注幘謂之勝勝香囊也說文中部幘希連文並云囊也衣部褱蔽鄰也然則褱幘字異鄭於此經下文紒纓皆佩容臭云容臭香物以纓佩之亦不云囊陳氏集說直云纓香囊也大誤案說文容盛也徐鉉曰屋與容皆所以盛受也



廣韻容受也容臭謂能容此香物大小隨所受以爲之制卽香囊之屬也鄭注以纓佩之意謂繫此容臭於纓而佩之惟說容臭香物助爲形容之飾而以纓佩士昏禮主人脫衣於房婦脫衣於室主人入脫婦纓纓必著身可知蓋織絲而交結之內附發衣亦巾屬也說文嬰頸飾李善文選天台山注引說文嬰繞也冠之有纓謂與頸相屬許嫁名纓者亦自頸而繫之身取義正同此云衿纓明繫之燕衣之交領纓同而用以結之衿者固異說文衿交衽也衽衣襟也毛詩傳青青子衿云青領也爾雅衣皆謂之襟郭注交領襟衿同字衣之邊幅爲衿交領處衿所自始因以交領名衿織絲爲巾結之交領亦謂之纓案士昏記母施衿結帨庶母施鞶皆謂祿服所謂衿纓與許嫁之纓自別衿纓基屨與上偁屨著基對文凡服皆然

禮十二

三

竝於左右佩用外兼言衣履之飾結纓於衿繫基於屨又自對文下文總角衿纓皆佩容臭童子無衣紳衿纓焉而已無左右佩所佩容臭而已男女佩用互異曰皆者兼上男女言之經旨分明舊注皆未能昭晰

又案爾雅衣蔽前謂之襜婦人之褱謂之綯綯綯也郭注襜今蔽都也方言江淮之間謂之褱或謂之褱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都齊魯謂之褱類篇褱褱字通說文褱蔽都也毛氏詩傳綯婦人之褱也合毛許兩家之說證之爾雅其云婦人之褱謂之綯綯綯也意謂綯有綯所以別於男子蔽都之名褱說文褱蔽也所以蔽前釋名褱所以蔽都前也廣韻褱給章蔽膝鄭注士喪禮給帶褱給細帶也

衿帶用革褱與褱通名蔽都而褱用韋繫之革帶褱用巾繫之衿其長過都亦名蔽都毛傳引士昏記施衿結帨以證結綯之意明其爲佩巾也鄭注爾雅以香纓釋之謂卽許嫁之纓疑許嫁之纓與此所謂衿纓一物而制不同衿纓以固衿而垂爲飾與佩巾之爲蔽都義亦相近郭以褱邪交落帶繫於體釋婦人之褱是卽以許嫁之纓當之下文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自通男女爲言繫之衿而不必交絡與纓相近爲類而取義各別形製亦各殊也

董莢粉榆

鄭注莢董類也冬用莢夏用莢蒿蕪案爾雅蒿苦董郭注今董葵也葉如柳說文董根如薺葉細如柳蒸食之甘此云董

禮十二

四

亦葵屬也詩七月烹葵本草六七月種爲秋葵八九月種爲冬葵正月復種爲春葵是葵四時生淪食之滑農書亦名滑葵土虞記有滑夏用葵冬用莢葵種甚繁而皆近滑董葵微苦種與莢葵略同莢莢莢見之禮經鄭但云董類而不詳何物疑莢爲尊案說文莢莢葵也廣雅莢莢葵也葵莢尊肅禮謂之尊則莢與葵當爲古今字莢者卽許君所謂莢葵也毛詩傳薄采其萑云萑葵也鄭注周禮醴人亦云萑葵陸璣詩疏江東謂之水葵菜之尤滑者土虞記冬用莢莢至秋冬尤勝鄭注儀禮莢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莢殆未然也莢莢粉榆竝取新者爲滑此當仍如儀禮注夏用莢冬用莢而忽易之亦自相抵牾矣粉榆不詳所用邵氏爾雅正義粉皮白剝去其粗皮中更白



而滑因謂內則之言滑榆取其葉粉取其皮榆皮葉皆可爲粉而非常食農書榆錢可羹又可作糕餌四民月令榆莢可作醬醢醬醢者榆醬也榆性滑質亦取其滑自與董苴同類也

免蕘滫瀡以滑之

鄭注免新生者蕘乾也秦人澠曰滫齊人滑曰澠蒿蕘案周禮庖人凡死生蠃蕘之物敝人辨魚物爲蠃蕘鄭司農云蠃生也蕘乾也說文蠃新魚精魚鮓謂之蠃引申之凡物新者爲蠃免字無新意蓋亦蠃音之轉而說文訓蠃爲鮓則蠃固非生物案庖人蠃蕘與死生對文死生者自然之質蠃蕘皆製成之於菜爲生釀之菹說文謂之酢菜蕘又乾之皆所以爲滑也說文滫漸米汁也周

禮十二

五

謂滫曰滫漸久滫也澠沃汰也滑利也玉篇澠滑也沃汰亦漸米之義其汁曰滫凡米滫久則益淡澠則滑免蕘者乾濡之異滫澠者濃淡之異集說滫澠滫之滑者也誤董苴粉榆取於物之滑者免蕘滫澠取於和之以爲滑者孔疏牽合言之亦誤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簠簋衾篋枕斂簠而禡之

鄭注將衽謂更臥處蒿蕘案說文牀安身之几坐也几踞几也踞謂凭以坐牀制同几而庫於几可坐注家並名坐几曰牀經兼坐臥言之文義多不能明方氏慈謂侍父母舅姑行游所至憩臥他所卽申鄭更臥處之義以實言之牀臥具也

喪大記疾病廢牀鄭注人始生在地去牀席其生氣反士喪禮設牀第當牀案几寢當牀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牀牀下廢牀蓋移牀北牀下而廢當牀設牀之地以茲下也左傳下冰而牀焉廣雅牀謂之牀趙岐注孟子使治朕棲牀牀也荀子禮論有簠席而無牀第是牀專爲臥具而坐榻亦通謂之牀此於將衽又分長者少者言之則知執牀以待臥也集韻執持也牀席張斂皆御者事子婦但奉之以請所安而少者執止其牀助之張設與坐與下與恆食飲同爲語詞長者少者皆有事於席既坐而御者舉几相承以進以俟其凭也斂席與簠又承上坐臥二者謂坐而起則斂其席臥而起則斂其簠也而臥具實多於坐具又當分別斂之御者二字直貫下文明執役皆御者而器物之張斂取順其

禮十二

六

意不踰時也鄭於此無注集說蓋全失之

斂簠而禡之

鄭注禡輶也蒿蕘案說文禡短衣也廣雅禡長襦也又云禡袖也玉篇禡短衣又衣袖禡長襦連腰水也又析爲二字廣韻禡輶藏入一屋禡短衣禡長襦入三燭合諸家之說求之禡禡實一字說文禡短衣也長襦連腰衣謂之禡謂禡之長者下覆至腰猶之短衣也釋名禡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也衣裳相屬正釋連腰之義長襦連腰直幅故又通其義於袖案方言袒飾謂之直袷廣雅袒飾長襦也然假借爲輶輶之則長襦直袷而左右袂皆直出故袖亦名禡假借爲輶輶之具皆用直幅爲之疑若今之簠輶侈口而收合其兩端禡之者納之禡中而收合之也案鄭注少儀弓則以左手屈輶云輶弓衣也弓衣以章爲之而取義



同鄭注但釋爲韜廣韻因別出韜藏一義而之卽所以韜之不得謂韜爲韜也

既食恆餽

鄭注每食餽而盡之末有原也嵩齋案說文既小食也既噉雙聲字口部噉小食也玉藻進饌進羞少儀飲酒者祇者醺者變文爲禮皆謂小食小食者常食之外設食不備有恆餽卽承上恆食佐餽爲文言小食之餘畱絜恆食畢同餽之小食專設非常食所以養老子婦不得同也子婦餽之餘御者亦得餽之豈必以盡食爲義哉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擻

鄭注不敢袒裼父黨無容擻揭衣也孔疏不因涉水不敢揭

禮十二

七

衣嵩齋案此皆言致敬之文不當忽及父黨無容朱子經說

敬事如習射之類良是

案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裼君在

大夫射肉袒然則常袒袒而己尤

敬則而謂射而袒裼涉水而後擻無因父母舅姑之所泛叙

及涉水據曲禮拾級聚足鄭注拾當爲涉逸周書嘗麥解王

涉階是涉卽陟論語攝齊升堂凡陟階必揭衣說文擻从手

有所把也正謂兩手提揭衣兩旁以便升階不涉不擻卽曲

禮暑不褰裳意在父母舅姑前爲尤謹也

案曲禮母幾席擻衣趨闕將卽席兩

手擻衣是卽席與陟階同父母舅姑所侍立而已故專據涉階言之

不擻不指

鄭注嘯讀爲叱叱嫌有隱使也嵩齋案說文嘯吹聲也毛詩傳其嘯也歌云嘯楚口而出聲聲類云出氣急曰吹緩曰嘯

吹者楚口出氣嘯又揚其聲詩多以嘯歌連文歌蓋文之以辭而引使長楚口出聲同按抑之則爲吟故亦曰吟嘯嘯者歌與吟聲之急出而無餘者也說文嘯與嘽嘽爲類云嘽嘽也嘽音聲嘽嘽然是大聲曰嘽嘽聲曰嘽嘽當爲吹急聲嘽

與指使人驚疑故非人內所宜注意蓋訓爲以聲使人而疑嘽非所以使放讀爲叱嘽與叱音義實別不相爲訓

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鄭注嘗而待後命而去服而待後命釋藏已弗欲難其妨己之業也而後復之遠怨慰於勞事嵩齋案鄭意恐人怨親愛已而移勞事於彼似非經旨所繫此專發明上文勿逆

禮十二

八

勿怠之實嘗而待服而待所謂勿逆也人代其事而必身復

之始終弗敢忘親所事所謂勿怠也而此二義亦正相兼衣服飲食惟身適也亦舍而從父母舅姑之命以徐察察已之

隱而無須臾之敢忽焉則勿逆也而其心仍勿怠也人代之

當亦父母舅姑之命弗欲者其人或弗堪任使姑與謂己已爲因而授之以竟其功姑使謂傳父母舅姑之命使承而任

之而後復者既事而躬自簡料以終父母舅姑之命也委曲以求盡其心則勿怠也而其於父母舅姑之命仍勿逆也舊

注似皆未明曉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甯數休之

鄭注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孔疏且緩縱之甯可數數休



息不可移此勤勞於他不愛之子婦當養案愛由勤勞而生  
廣韻愛憐也孟子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趙岐注愛膏也又云愛惜經意謂不忍其勤勞也鄭注似以  
爲偏愛誤檀弓喪事欲其縱縱爾鄭注急遽趨事貌說文縱  
緩也拾也緩之爲急猶亂之爲治姑縱之者謂且聽驟之策  
勉之使任其勞而以時量其事之難易力之優絀以數休息  
之使從容以有成功雖甚愛惜之而固不可令其辭勞以就  
逸也

父母有婢子

鄭注所通賤人之子當養案說文婢女之卑者也子者陽之  
動萬物滋人以爲稱故男曰男子女曰女子婢子之稱猶是

禮十二

九

也曲禮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則婢子亦屬禮稱玩下若  
庶子庶孫似此婢子爲父母之御者若婢妾之子統於庶子  
凡曰若者別文以見義婢妾之子與庶子別文於義無取鄭  
謂所通賤人之子亦非所以爲文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鄭注無怠雖有勤勞不敢解倦冢婦無禮冢婦不友之善兄  
弟爲友姊妹猶兄弟也嵩燾案項氏安世云母怠謂以尊自  
怠而凌辱冢婦令其代已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麾叱之  
怠也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當以母字統之其說是也然怠  
不友無禮三者與下敵耦冢婦對文項氏之說於義猶未盡  
此謂舅姑存而以事任之子婦冢婦介婦惟所使也怠者漫

視舅姑之命自休息而推勞於介婦不友者徑行已意不與  
介婦商度其宜否無禮者有所挾以驕之冢婦於介婦不敢  
自異介婦於冢婦亦不敢上與之同也

子弟猶歸器衣服衾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  
鄭注子弟若有功德以功見餽賜當以善者與宗子嵩燾案  
鄭氏以有功德餽賜爲言注家相承皆謂君賜詳玩經義殊  
不爾君有賜豈必上者次者之兼具哉子弟猶歸器通凡爲  
子弟者言之造置器物必歸於父兄所歸必其上者而所服  
用必其次者言若子弟歸器其道固應然也故事宗子之禮  
凡所服用必先獻其上者於宗子以自處於子弟之義君賜  
之衣服車馬禮數所加不得私獻之宗子矣

禮十二

十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稭

鄭注黍黃黍也熟稭曰稭生稭曰稭孔疏下言白黍則上黍  
是黃黍下言黃粱則上粱是白粱嵩燾案農書五穀各具五  
色不應獨出白黍黃粱疑別是一種農政全書蕙苕葉似黍  
一名蜀秫本草李時珍云苗似苕黍一名苕實說文讀一曰  
蕙苕續博物志蕙苕一名蘇珠蘇珠聲字圖經蕙苕實青  
白色形如珠而稍長此云白黍當爲蕙苕李時珍又引廣雅  
荻梁卽蜀黍玉蜀黍苗葉俱似蜀黍而肥矮亦似蕙苕苗心  
別出一苞如櫻魚形亦名苞穀色黃是玉蜀黍爲黃粱說文  
稭糧也楚辭椒稭王逸注稭糯米說文稭早取穀也楚辭  
麥王逸注麥中先熟者也稭與黍同音通用張衡南都賦冬



稌夏稱正謂其早熟稍稍同字穠稱同字米以精爲良而早  
穫及時嘗新舉舊穠而義備矣鄭云熟穫生穫亦據遲早爲  
言孔疏穠是斂穠之名明以生穫故其物穠斂意謂生取之  
恐非鄭意

膳脚臘醢醢牛炙醢牛醢醢牛膾羊炙羊醢醢豕炙醢豕醢芥  
醬魚膾雉兔鷄鶩

鄭注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  
則鹿牛炙間不得有醢醢衍字爲案周禮膳夫食用六穀  
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  
二十齏鄭注八珍即取酒熬酒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腎  
爲說凡經所述皆禮食也而周禮庶羞多至百有二十品其

禮十二

主

見於公食大夫禮者二十則亦述其可紀者而已不必如公  
食大夫之備數也禮食之有膾羞各視其力之所能供而極  
其數以爲量未嘗分主諸侯大夫言之經言內則而推及飲  
食凡禮食之膳羞物有其數事有其文備舉之以爲量鄭據  
儀禮而證其爲豆實耳孔疏乃引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  
稻粱天子加以麥苽爲六似謂上飯黍稷稻粱爲諸侯禮鄭  
注太宰九穀曰黍稷稻粱麻大豆小豆麥苽疾醫五穀曰麻  
黍稷豆職方五種曰稻黍稷麥苽錯舉爲文豈必天子之食  
專於六穀而已公食大夫禮設簋六謂諸侯食禮四簋亦恐  
未然此爲不善申注義矣  
或以醢爲醢黍醢黍水醢醢

鄭注醢梅漿醢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醢涼也紀  
莒之間名諸爲醢醢案周禮酒正辨四飲曰清漿醢醢漿  
人供六飲曰水漿醢涼醫醢鄭注醫內則所謂或以醢爲醢  
醫與醢相似文字不同記之者異耳涼今寒粥若糗飯糗水  
也而此注云醢梅漿集韻醫梅漿也或作醢蓋兼取鄭意爲  
說而鄭於此經醢云以諸和水下文桃諸梅諸疏引王肅云  
諸道也周禮謂之乾醢鄭意小和曰醢兼桃諸梅諸言之又  
與醢梅漿也互混無別說文醢雜味也雜和之正此注所云  
以諸和水然則醢與涼同即說文雜味之醢也水部涼薄也  
引申爲寒涼之涼而醢自以薄爲名案釋名桃醢水漬而醢  
說文醢以質言此廣韻醢濁漿也醢以醢醢之成漿醢漬乾  
經云醢以味言

禮十二

主

薄而和之二者自分醢薄酒正五齊皆醢也故四飲無醢漿  
人六飲雜醢言之醢自六飲之一兼用黍稻粱三者又各有  
清糟之分其餘五飲皆醢屬也或以醢爲醢則五穀之醢皆  
可爲醢自據醢言之與黍醢以下別其義備於漿人之六飲  
而此經所記最爲分明正不必別求訓

庶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粢不羹

鄭注稌稻也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粢粢則不矣嵩壽  
案爾雅肉謂之羹說文雁肉羹也王逸注楚辭有菜曰羹無  
菜曰醢是凡肉羹皆用菜芼之公食大夫禮芼牛醢羊苦豕  
醢皆有滑鄭注滑薑薑之屬是菜以和其味且使滑經云芼  
食麥食折稌蓋皆用以和羹說文糗以米和羹也古文糗从



糝和糝卽謂苽麥及折稂稻實折之而已不爲屑也以米和  
糝不復加芼說文芼辛菜也舉芼以見用芼者之取味謂之  
不芼者明不芼而和之

臘脩祗醢肺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醢醢諸梅諸  
卵鹽

鄭注臘脩捶肺施薑桂也卵鹽大鹽也自蜎醢至此二十六  
物似皆人君燕所食諸燕案儀禮豆實先肺醢臘脩又加捶  
治故析言之上文飯六以實敦牢膳二十以實豆飲酒以實  
卮醢羞二以實邊羹食七以實鉶臘脩以下凡十又豆實也  
桃諸以下凡三又邊實也肺與臘脩對文不當爲羹蓋涉上  
文肺羹而衍邊人朝事之邊有白黑形鹽饋食之邊有桃乾

禮十二

圭

稽說文檮乾梅之屬鹽人祭祀供苦鹽散鹽賓客供散鹽形  
鹽膳羞供餽鹽疏云苦當爲鹽鹽鹽出鹽池今之顆鹽是也  
餽鹽鹽之恬者卽石鹽是也散爲末苦爲顆石鹽亦爲顆鹽  
卵鹽卽顆鹽也鄭注謂之大鹽疑卽周禮之餽鹽孔疏鹽形  
似鳥卵語殊無徵桃諸梅諸卵鹽邊實各別疏謂以卵鹽和  
之者亦誤

夏宜腊腊腊膏臊

鄭注腊乾雉也腊乾魚也膏臊案說文北方謂鳥腊曰腊士  
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腊敖氏繼公云禽乾謂之腊猶獸乾謂  
之腊似腊不專爲乾雉腊人掌腊腊臘腊之事說文臘無骨  
腊也揚雄說鳥腊也鳥腊曰腊魚腊曰腊皆通詞說文亦云

腊乾魚尾腊腊然也射鳥氏掌射鳥鄭謂鴝鵒中膳羞  
者羅氏共羽物掌畜其膳獻之鳥鄭謂雉及鴝鵒之屬鳥與  
魚皆有絲毫之異厥人及掌畜共之鄭云腊乾雉而於下文  
冬宜鮮羽云羽雁也似皆泥於一說

芝栭

孔疏庾蔚云無華葉而生曰芝栭盧氏云芝水芝也王肅云  
無華而實者名栭皆芝屬庾又云自牛脩至薑桂三十一物  
則芝栭應是一物賀氏云栭收棗亦云芝木栭也以芝栭爲  
二物鄭注下云三十一物則數芝栭爲一物也嵩齋案本草  
別錄木生者爲栭地生者爲菌集韻栭或作栭木耳別名廣  
韻栭木耳別名篇海栭同栭栭栭音義竝同是芝地生今尊

禮十二

古

菌之屬栭木生今木耳說文栭屋杵上標杵屋構栭也構栭  
柱上杵也格構栭也徐氏繫傳謂梁上短柱上承屋脊者山  
棗藻祝蓋刻此柱爲山形畫兩旁枝栭木爲水藻之文棗論  
語禮記俱作節包咸云節者栭也爾雅栭謂之棗郭注今栭  
也魯靈光殿賦芝栭攢羅張載注芝栭山節薛綜云栭斗也  
今謂之斗拱斗附著於柱木耳亦附著於木故假栭爲名節  
斗以芝名芝栭注家展轉相因併此芝栭爲一物誤牛脩以  
下或登於俎或實於鼎或加於鉶爵鷄以下或施於豆或加  
於邊或用以和庶羞類記之以補儀禮周禮所未載鄭注以  
人君燕食所加庶羞當之竝誤也

鴝鵒雞羹鷄羹之芼飭饌烝雞燒雉鄉無芼



鄭注釀謂切雜之鷄在羹下烝之不羹也孔疏鮐醢皆烝熟之雞鳥之小者火中燒之雉在烝燒之下或燒或烝或可爲羹其用無定嵩燾案公食大夫禮鉶牛釐羊苦豕薇凡肉羹皆有菜芼之此記通謂之芼非羹無用芼者說文作酒曰釀廣韻釀醢酒鷄醢之謂先漬之以酒而後羹說文烝火氣上行也明但熟之而已凡羹皆和五味鮐醢烝無五味之和案文烝亨也煮或从火烝或从水亨人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是兼用水火曰亨以器載之令火氣上升無水火之齊曰烝說文燔熟也熱燒也雞燒蓋燔炙之下文爲熬肩桂與鷄瀝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說文熬乾煎也雞者蘇桂之屬雞雞謂乾煎之而合雞以達其氣也羹芼而煎和無芼經義原自分明鄭注鷄烝之因以釀之二字兼承上文疏遂沿此以鷄

禮十二

五

字兼承而謂雞亦可羹亦自亂其例矣

馬黑脊而般臂漏

鄭注漏當爲蠅如蠅蝱臭也嵩燾案周禮內饔鳥醢色而沙鳴狸馬黑脊而般臂蠅此記狸爲蠅蠅爲漏陸氏佃云凡物宜露鬱之則臭宜覆漏之則臭鬱與漏言所以臭狸與蠅言其臭如之疑凡物滲漏處漬水久作朽溼氣說文朽腐也煨腐氣也朽漏卽爲腐氣不必破讀爲蠅

鷄鴉胖

鄭注鷄或爲鴉嵩燾案司裘大射設其鷄鄭注鷄者取名於鴉鴉鴉小鳥難中廣雅鴉鴉也鴉一作乾埤雅鴉大如班鳩綠色陸璣詩疏鴉肉美可爲羹雁又可爲炙莊子所謂見

彈而求鴉炙是也鄭意以鴉大鳥非常食釋文鴉似雁無後趾鴉雁亦類也因以鴉爲鴉說文鴉肉出尺截踰尺而可爲臠言其肥大亦非小鳥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膾爲辟雞野豕爲軒免爲宛脾

鄭注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菹軒菹而不切辟雞宛脾菹而切之嵩燾案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總舉其名或曰以下析言之鄭注周禮醢人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臠爲菹菹之稱菜肉通少儀牛與羊魚之腥菹而切之爲膾鄭注菹之言臠也說文臠薄切肉也卽鄭注所謂菹葉切是大切曰軒和醢醬曰菹細切而和醢醬曰齏疑辟雞之雞卽齏之

禮十二

五

段借辟與擘同廣韻分擘也謂析裂之說文宛屈草自覆也引申爲宛曲宛轉脾與臠同詩福祿臠之毛傳臠厚也爾雅釋詁臠厚也脯直曰臠臠條析之曰宛臠言或薄切或細切或條析之而實醢爲菹同也

天子之闕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闕三士於

姑一

鄭注達夾室大夫言於闕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嵩燾案士昏禮醴於房中又云饌於房中醢醬二豆菹醢四豆黍稷四敦大射儀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公食大夫禮飲酒漿飲俟於東房又云凡宰夫之具饌於東房士虞禮主婦洗豆爵於房中特牲禮寶豆遵銅陳於







爲稻粉糲之以爲醅

鄭注極洩博異語也極讀與滫隨之滫同嵩森案鄭謂秦人洩曰滫變文爲極廣韻滫極皆息有切引說文久泔也蓋用鄭說併爲一字毛詩傳釋之叟叟疏引樊光云釋之滫滫廣韻滫淅米也爾雅釋詁滫滫淅也說文洩浸洪也滫洩音義竝同而滫自爲久泔秦人音讀與洩爲一而義實別滫洩連文義無所取集韻糊濾取粉也疑極當爲糊蓋取稻粉濾而汰之而後浸漬之以爲醢淩當从說文爲浸洪既淅汰之又浸洪之也

取稻米舂粃漉之小切狼臑膏以與稻米爲醢

鄭注此醢當从飾蒿齏案周禮醢人醢食鄭司農注以酒醢

禮十二

九

爲餅鄭引此駁之云醪餼也玉篇饗同饌說文饌糜也荀子  
禮論篇饌粥作饗鬻檀弓疏厚曰饌希曰粥說文醪黍酒也  
賈侍中說醪爲鬻清云清者粥而去米也故鄭於醪食通爲  
饗此經上文糗餌粉醪卽周禮糝食醪食之分說文糝以米  
和羹也糜糝也糝醪皆稻粉爲之乾調曰糝糝淥之曰醪蓋  
屑稻米和水而有醪薄上文爲醪以付豚者清和也此與狼  
膾膏爲醪者醪和也其糝淥則同或以醪爲醴又加釀治說  
文所謂黍酒也黍醪水煮之賈侍中所謂粥清也而皆爲粉  
淥之以水故通謂之醪鄭一以醪食爲饗糝米糜之已成者  
反失醪之本義矣

不敢縣於夫之樨櫨

三九二

鄉注竿謂之橈。橈，棹也。孔疏植曰：橈，橫曰橈；豎案爾雅釋宮，橈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橈。郭注引禮記不敢縣於夫之橈，說文橈六又犁，一曰犁上曲木，犁轅，橈也。弋，象折木銳衰，善形从厂，象物挂之也。是橈本曲木犁而杙之，施於牆者其形亦微曲，故假橈爲名。爾雅竿謂之箴，廣雅箴謂之架，說文竿竹挺也。徐氏繫傳新附橈衣架也。爾雅釋文箴李巡本作筵，曲禮男女不同橈，柳釋文橈作地，眾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橈，格也。似橈與箴音同義異。張揖訓箴爲柳，郭注爾雅因卽以橈爲箴，蓋以字音合之而固不得爲爾雅之竿。橈以弋施於牆而橈別爲縣衣之架，竿之名箴亦可縣又別爲一物，注家強合之耳。

案爾雅葇謂之茲，竿謂之箴，皆謂之第，相連爲文。葇，質皆以具疑此竿施。

禮卡

主

之寢牀縣帷帳之屬。櫛曲木而固橫施於牆孔疏直曰櫛橫曰櫛亦誤。斂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

鄭注不敢褻也。嵩燾案鄭於此但明其意而無注。賈孔以下都無疏證。據此經上文縣衾篋枕斂簟而禭之。則此當分三句讀。古人枕皆有篋。簟席有禭。斂字貫下二句。言斂枕而納之篋。斂簟席而禭之禭也。上文又云凡內外雞初鳴盥漱。斂枕簟。枕簟枕簟之屬。日必斂之。將衽而後施。簟夫不在別爲廚櫝藏之。斂與藏異義。篋與禭所以爲斂。器者廚櫝之屬。竝斂具納其中。所以爲藏也。器字必加注釋乃明。

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



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焉鄭注周禮九嬪言天子御見之法一夕九女此言諸侯一夕二女證之經義實未嘗及諸侯之禮羅氏願云天子之后每夕至王所以主內治取休沐之義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又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一時而再見一歲而八見自諸侯大夫以下其妾媵有多少然皆用五日之制所謂五日之御是也羅氏此說禮無明文而深得禮意玩上七十同藏無間之文則夫婦共寢室而不必當夕妾御以下必五日御見未至五日之期妻雖不在亦不敢當夕通觀前後之文益見羅氏之說之精后夫人之尊而使與庶妾更進迭退各當一夕禮禮甚矣鄭

禮十二

圭

氏此說尤爲害理

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

鄭注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嵩案鄭意以接以太牢下始有三日卜士負之之文故疑接在負子前然下文明言接子擇日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太牢非豕子皆降一等一據其子言之不及其母又言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則是三月之前子未見父不得有接子之禮大戴禮保傅篇卜士負之有司端冕見之南郊白虎通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射接子用牲牢如饗賓之禮負子不用牲牢經於三月名子云具視朔食夫人食如饗禮是所謂接以太牢者接子而名之而夫婦共饗經文錯

綜言之當參觀以求其義

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鄭注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襲以勞辱事也嵩案下文擇於諸母與可者所云慈母即兼乳食言之魏氏校云慈也者養其子而使之長師母保母諸母皆可任之慈母乳食諸母有不能任者矣士卑使妻大夫尊使妾集諸可以食子者而卜之以大夫士之妻妾君不能就擇故決之鬼神諸母則擇之不用卜也經義蓋互相備鄭注誤

男角女羈

鄭注夾凶曰角午達曰羈孔疏引儀禮注一縱一橫曰午雷髮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故曰午達縱橫各一在頂上故

禮十二

圭

曰羈羈者隻也嵩案說文羈馬絡頭也玉篇羈絡也廣韻馬絡也增韻繫足曰絆絡首日羈陳氏集說引嚴氏云夾凶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蓋虛其中頂而爲三髻相綴若馬絡頭之式鄭云午達正謂旁午交達周四圍而虛其頂疏乃以雷髮頂上一縱一橫爲說不詳其爲何式也

夫人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

鄭注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避人君也嵩案天子諸侯路寢有堂有階夫人正寢曰內寢亦有堂有階士寢分內外其制略同士昏禮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當爲內寢側室在寢旁不當有堂有階接子用牲牢如饗賓之禮必於路寢行之大夫士曰適寢亦曰



適室對內寢言之亦曰外寢下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通諸侯大夫士皆然案鄭注外寢君燕寢也其法世子生世婦地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孔疏燕寢常在內而云外寢者對側室而爲外耳側室在旁處內故謂燕寢爲外寢變易經文字義以成其說正由此入門大夫士所以異者妻抱子出自房國君世子則世婦抱之士之適寢亦與內寢相連即所云出自房者是也國君世子則出就路寢以見於君其餘諸禮國君以下及士皆然也國君庶子擯者以見於君所而庶子之母自見於內寢妾於君備御而已不敢私有其子也曰君所者即外寢也而別言之者申敘庶子之母見君之禮蓋世子生君夫人並於路寢庶子見於路寢而庶子之母見君內寢不得於路寢經文委斷言之非有兩庶子之別也上文具

禮十二

重

視朔食謂牢禮也豈有升牢俎以就側室之禮抑不知升階而當楣立側室能有此制否也案鄭意以君世子見於路寢夫士並於側室而牽合經文以從之內寢小寢燕私之地不以生子而必於側室爲其義也而以牢禮接子於是可乎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泔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餽遂入御

鄭注此謂士大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當燕案鄭意是也而據爲士大夫之妾則猶未盡經意自以妻將生子妾將生子析分兩項節首均係通論惟人君之禮微有異者故別論之其餘君大夫士一也妻將生子一節通言始生及負子之禮國君世子生節專言國君負子嚴於大夫士凡接子擇日以下數節通言接子之禮世子生以下又專言國君接子有

冢子適庶之分亦嚴於大夫士而以凡名子一節通結之妾將生子一節通言妾子之禮公庶子生一節又專言國君庶子有有賜及眾子之分亦嚴於大夫士其負子接子之禮已詳於前者可以互見故於妾將生子一節言妾見君之禮而不及其他爲其禮同也君已食徹之而餽亦即所具之牢禮妻則其食如饗禮妾則餽也君大夫士負子接子之禮同者通論之國君異者別論之故更不言大夫士之禮而於接子擇日首提其綱以明君大夫士庶人牲牢之等及冢庶之差案下異爲孺子室於宮中在三月名子之前是自三日負子已別爲室不於始生之側室也尤足證鄭注見於側室之誤而終論命名之義案經言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世子弗適也鄭注其先世君大夫士之異惟具其等於此既析子生勿爲改亦恐失之

禮十二

重

妻子妾子爲二而上言世子生見於君又兼及適子庶子亦爲其禮同也故於公庶子生言有賜及眾子命名之等而不更詳其禮經義完密備括如此舊注似皆失之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鄭注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當燕案此經上云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所謂辭者即此鄭注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立義至精而增入父卒一層疑於禮有未安者辭者夫婦相爲酬答之辭自冢子以下皆較其禮庶子則擯者以見亦不得爲之辭父卒而有適孫其生必揀以前妻與子皆妻曾子問詳言君薨世子生之禮推及大



夫士祝宗人奉子以告於殯祖爲之名又奉以見尙有哭拜  
祖踊之文安得從容爲之辭而以有帥有成者與爲贊祝也  
經云禮如子見父無辭何等明截無庸別爲之說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  
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鄭注旬當爲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  
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天子諸侯尊別世子  
雖同母禮則異矣未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也嵩齋案此與  
上食子者二節爲接子之餘義不當忽及冢子適庶均見之  
禮鄭既釋旬爲均於是又分未食已食而見爲天子諸侯之  
禮而謂大夫士既見乃食爲辟君自生岐誤經明言接子擇

禮十一

日具牢禮何爲並日而見及校先後一食之間爲是亟亟乎  
經云旬而見謂雖在襁褓顧復有節及旬一見之其云未食  
而見已食而見蓋奉以適父所冢子有視膳之文自其無知  
時爲期而習其儀未食而見爲晨省也適子庶子稍繁多矣  
不敢以就見妨長者之食故族之已食時執其右手授受之  
義詳焉循其首者略也士妻抱之大夫食母抱之旬而見止  
於大夫天子諸侯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三母保護之歲時  
以禮見不能有旬見之儀也

男聲革女聲絲

鄭注聲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聲裂  
與嵩齋案說文聲大帶也易曰或錫之聲帶鄭氏易注亦云

佩聲之帶蓋鄭意以玉藻天子諸侯大夫皆素帶士練帶皆  
用熟絹爲之不用革革帶博二寸則鞶帶也繫於釋之兩角  
士喪禮所謂裕帶也禮家遂分革帶大帶爲二云革帶以繫  
佩鞶而後加大帶引雜記朱絲帶申加大帶於上爲證然  
朱絲帶卽爲革帶於禮亦無微左傳桓二年帶裳杜注帶革  
帶也鞶屬杜注鞶紳帶也亦名大帶屬大帶之垂者莊二十  
一年鞶鑑定六年鞶鑑杜注竝云鞶帶以鑑爲飾似大帶通  
名爲鞶不必用革爲之杜氏所以訓帶裳之帶爲革帶以別  
爲鞶屬疑孺子之帶用韋爲之而假鞶爲名鄭注小囊爲上  
施鞶裘之繫婦人之佩也男女未冠笄者佩容臭無帨巾之  
佩仍從說文訓帶爲正

禮十一

朱

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鄭注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請習信謂應對之言嵩齋  
案上學書計卽誦六書九數不應重及篇數應對之言擬之  
以諒亦未瑩此據十年就傅所以教之之意言之幼儀謂少  
儀弟子職諸篇云朝夕者幼儀朝夕所有事爲多亦以其時  
習之請肄簡諒則謂摘取幼儀中簡易質實者講誦服行如  
朝夕問安及佐長者視具之類學書計言所服誦請肄簡諒  
言所循習肄者諳悉其節文請者問知其儀法也

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鄭注內而不出謂人之謀慮也孔疏博學不教惟廣博學問  
不可爲師教人內而不出惟蘊蓄其德在內不得出言爲人



謀慮嵩齋案內而不出卽申上不教意凡據所見爲是以論事之得失皆教也荀子以善先人謂之教正此意所識未充所歷未深固而存之無自表著馬援傳所謂良工無示人以璞者是也爲師教人及爲人謀慮經意向未及此

織紵組紃

鄭注紃條孔疏紵爲絹帛故杜注左傳紵謂絹帛組紃俱爲條皇氏云組紵也然則薄闇爲組似繩者爲紃嵩齋案說文織作布帛之總名紵機織也組紵屬其小者收爲冠纓紃圖采也是絲纓謂之紵杜注左傳魯賂楚以織紵百人云織紵織絹布者析言之則紵爲絲纓合言之則紵者所以理其絲纓以待織許君故謂之機絲類篇紵織也又通織紵言之組

禮十二

圭

之小者爲冠纓則組當爲條之大者說文條扁諸也唐韻絲編絲繩也急就篇注絲一名扁諸紃爲圖采謂以采絲辨之而其體圖與絲之爲扁諸者對文織紵爲一類組紃爲一類組紃皆結絲爲條組者扁而大紃者圓而小又雜以采絲也

禮記質疑卷十二終

禮記質疑卷十三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玉藻

天子玉藻

鄭注維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爲旒嵩齋案周禮弁師五采纁十有二就說文纁繅繅爲絲也本纁絲字藉作纁旒之纁郊特牲作冕璪說文璪玉飾如水藻之文字當从璪藻又其假借字也以玉言曰璪以縣玉之絲言曰纁周禮典瑞纁繅五采鄭注用韋衣而畫之謂畫作藻文也字正當作藻桓三年左傳藻率杜注用韋爲之所以藉玉案聘禮始受命賈人主屈纁授使者使者受主垂纁授上介上介受主屈纁授出授賈人又云賈者出請命賈人取主垂纁授上介上介執主屈

禮十五

十

纁投賓賓襲執圭是纁繅二事垂纁所以經傳纁藻字通用爲飾也畫韋衣木亦不得名纁詳見曲禮惟冕璪字僅一見之郊特牲弁師天子五采纁諸侯三采采所以爲藻飾也禮器天子之冕朱絲藻似不得徑以雜采釋藻說文藻水草也質若纁絲爲之初無五采三采之文也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鄭注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嵩齋案樂記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元端加冕亦可以端言之不必讀端爲冕據典端王摺大圭執鎮圭纁繅五采五就以朝日則是朝日盛禮元端元冕皆非朝日之服證之經傳朝日之禮蓋有四大戴記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謂秩祀也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典瑞圭璽以祀日月皆是也觀禮爲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則  
親禮也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案韋昭注國語大采  
瑞之文云朝日以五采則夕月三采然周禮但言朝日不掌  
及夕月必非常祀國語大采少采言辨朝暮之色而已  
次朝日張大次小次大戴記帥諸侯朝日於東郊皆是也魯  
語天子大采朝日日中考政少采夕月日入監九御周語於  
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則日所有事也韋昭注竝以  
春分祀日秋分祀月釋之失其旨矣尙書大傳古者帝王以  
正月朝迎日於東郊所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其迎日之  
辭曰維某年月上日迎日東郊疑此爲朔日迎日之禮舉正  
月以例其餘莊十八年穀梁傳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朝日以  
迎日朝朔以頌一月之政王者尊事日典瑞特著朝日之儀

禮十五

二

似不得機以春分朝日與秋分夕月對舉言之晉書禮志載  
漢儀每月旦太史上其月歷牽牛酒至社下以祭日又載魏  
文帝詔漢氏不拜日於東郊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  
褻非祀天神之道是漢朝旦祭日每旦夕亦有拜日月之儀  
而郊祀志不載僅附見於晉書其禮儀當有所本古禮殘缺  
宜參考互證以存其略如此朝日聽朔相連爲文亦與下視  
朝及日食朔食爲類必非春分朝日之正祭皮弁以視朝朝  
日聽朔用元冕可知合觀諸經傳之文當有以會其通矣  
諸侯元端以祭神冕以朝

鄭注端亦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嵩燾案  
禮器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鄭注周禮司服衮九章山龍

華蟲火宗彝皆畫以爲綸案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  
彝於衣而六皆畫藻粉米黼黻皆希以爲績其衣五章裳四  
章鷩七章始華蟲其衣三章裳四章鷩五章始宗彝其衣三  
章裳二章希三章刺粉米無畫其衣一章裳二章元者衣無  
文裳刺黻而已是自衮冕而下裳皆有黼惟元冕有黻無黼  
諸侯祭得兼五冕五冕始於衮終於元冕天子之祭據其上  
者言之諸侯之祭據其下者言之所以明等也及朝則各以  
其爵命加冕服裨之言加也詳見曾子問蓋天子所事者天也諸  
侯不得祀天地所事者天子也故皆加冕服以臨之案荀子  
天子山冕諸侯元冕大夫裨冕楊倞注山冕謂畫山於衣而  
服冕即衮冕也凡冕皆元諸侯元冕兼五冕言之大夫裨冕  
請始加冕此云元冕以祭裨冕以朝正魯侯國而周公自以  
舉元冕以臨五冕朝則加服上冕耳

禮十五

王

三公出封宜加衮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道訓諸侯者命  
魯孝公於夷宮是魯世爲諸侯之長明堂位之言衮冕魯之  
僭禮也而亦有所本安得遂謂魯與天子同哉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鄭注踐當爲剪剪猶殺也嵩燾案此承君子遠庖廚之義推  
廣言之說文踐履也廣雅踐踏也釋名踐殘也書序成王東  
伐淮夷遂踐奄鄭亦云踐讀爲剪剪滅也釋文踐藉也廣韻  
亦云踰踐文王世子不剪其類鄭注周禮甸師作不踐其類  
蓋剪絕之意踐剪音近相通謂蹈藉而殘毀之鄭注於此訓  
殺非也

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



鄭注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焉蓋案穀梁傳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云雩月雩之正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鄭氏此注蓋用穀梁說春秋書大雩或秋八月或秋九月或秋或冬僅昭二十五年一書秋七月左氏傳於桓五年秋大雩發其例云書不時也又云龍見而雩過則書周之九月當今七月猶可以雩然自正月不雨至於八月則災之尤甚者月令季夏之月土潤溽暑大雨時行於周爲八月不雨苗必傷不舉者以示警也年不順成而災乃見若不雨之期至於八月則旱勢已甚不應至此時始不舉也

禮十五

附

鄭注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定墨視兆坼也定體視兆所得也高齋案周禮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此所記當與周禮互證卜人定龜即卜師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揚火以作龜致其墨灼龜者卜師之事辨龜而占其坼即謂之定龜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鄭注執事太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占墨太史之事亦謂之定墨體即太卜所謂經兆之體皆百二十其頌皆千二百太史陳之而君審而定之謂之定體周禮所謂占者著其用此所謂定者會其成

君羔幣虎犢大夫齊車鹿幣豹犢朝車士齊車鹿幣豹犢

鄭注幣覆等也犢讀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高齋案周

禮巾車乘車五乘木車蒲蔽犬視素車莽蔽犬視藻車藻蔽鹿淺視駟車翟蔽然視漆車藩蔽犴視廣韻視同轎車覆轎也儀禮既夕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幣蒲蔽鄭注幣覆等也古文幣爲幘說文幘幔也鄭注周禮幘人以巾覆物曰幘曲禮素綖鄭注綖覆等也孔疏釋爲車覆關毛詩韓奕傳淺幘淺虎皮淺毛幘覆式也說文幘蓋幘也幘之言幘也此經與儀禮之幣周禮之視若幘詩之幘曲禮之綖音義並同說文轎車轎間橫木也司馬相如說轎從輶轎車箱交錯也爾雅車革前謂之輶後謂之第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毛詩載馳傳第第方文席車之蔽曰第碩人傳第蔽也韓奕箋第漆第以爲車蔽今之藩也喪車蒲藩之屬爲蔽吉車並用方文

禮十五

車

席曰簟第巾車幘與蔽二事凡車箱左右曰轎轎上橫木曰較轎內之轎曰軾前曰軾軾下之轎曰轎轎者軾較下縱橫木析言之則軾轎也釋文於此經鄭注覆等也云等又作玲於曲禮展軾言舊云車闌也軾取玲瓏爲義疑轎惟以覆軾軾下曰軾軾上有覆而垂其下曰覆軾鄭云覆等毛云覆軾其義一也說文等能連文並云車等也等下云一日簟也簟等也籠一日等也是等竹器在車中者曰車等釋名等橫在車前織竹作之集韻等管車等也舟車器通曰等

凡乘車充其籠簟籠即等也集韻又云等簟車中簟

篋篋也廣雅亦作箬篋中置物曰箬其上薦物曰篋別中器是車箱橫木曰軾車中器曰等鄭云覆等或云覆等



假借字廣雅承鄭義云覆笱謂之臂治說文者徑以笱當車箱而巾車之云蔽與幘者混合爲一矣恐非鄭義也義疏又云朝車降於齊車一等大夫朝車士齊車與大夫齊車同鹿臂豹植可疑引芮城定本大夫齊車豹臂豹植其朝車與士齊車鹿臂豹植虎臂卽韓奕傳之淺幘爲諸侯朝車士齊車與大夫朝車同則大夫齊車當與諸侯朝車同大夫齊車豹植宜亦爲虎植臂以覆軾其下垂曰植周禮輿廣六尺六寸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軾圖三分軾圖去一以爲軾圖則軾圖七寸三分寸之一覆軾之臂必下垂於軾故亦曰覆軾其下覆之臂卽此經所謂植也鄭注植緣也亦恐失之

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

禮十五

本

廢

鄭注蒯席潔便於洗足也連猶同也嵩素案鄭意似謂洗足蒯席之上則上上絺下綌同在杆中用之而此洗足又別一事於文義稍隔在杆之浴無分於上下去其垢汗之甚者而已出杆而後用湯濯上體以絺巾拭之又用湯濯下體以綌巾拭之經不云濯足足亦下體之一也曰連用湯者但加浣酒之功以湯沃之初履蒯席以防水滲而湯則仍沃之杆中也如鄭注則下衣布晞身爲無著矣

天子指班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誦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

鄭注此亦笱也班之言挺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

杆上終葵首茶讀爲舒遲之舒誦謂圖殺其首大夫又殺其

下而圖嵩素案說文班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廣雅璫班

笱也逸周書王會解天子指班唐叔荀叔周公太公以下指

笱據周禮典瑞諸圭皆言執惟大圭言指指者笱也桓二年

左傳黻班也杜注班玉笱也荀子大略篇天子御班諸侯御

茶大夫服笱鄭注典瑞指謂插之紳帶之間御與服皆此義

說文習一曰佩也象形崔駰史記集解引鄭注尙書習者笱

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之天子大圭卽笱而

自名班鄭許之說確不可易周氏譚云諸侯茶者茶茅秀刻

文其上爲飾笱飾以茶猶壁飾以蒲鄭訓舒遲似稍迂曲班

者其體直陸氏佃云諸侯前誦躬其上也大夫前後誦上下

禮十五

七

躬也笱體方中博三寸上下微殺而博二寸五分皆有稜角

惟天子大圭終葵首稍殺其兩肩諸侯大夫皆方誦直竝以

笱體言之不得爲圓殺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鄭注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嵩素案陳氏集

說分鄭注爲二義經義述聞古人多訓所爲黨鄭以黨爲旁

側已得之矣又以爲君之親黨非也凡黨有二義文十三年

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於杏反黨鄭伯會公於斐何休注黨

所也哀五年左傳何黨之乎杜預注黨所也釋名黨長也一

聚之所尊長也因相沿謂所曰黨鄉射禮乏參侯道居侯黨

之一西五步孔疏黨旁也書無偏無黨黨謂相偏比故又通



其義於旁近去君之黨謂君所坐處卻而遠之退者向後引而去者引而向下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鄭注不嘗羞膳宰存也嵩案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爲常食言之臣侍君食則臣品嘗品嘗所以導尊者也前云先飯辨嘗羞因賜食而代膳夫導食此云若有嘗羞者明賜食非一人則一人先嘗而其餘者俟君食乃食也陸氏佃云侍食者眾其嘗食常卑者一人先於經義爲近得之君未覆手不敢食君既食又飯俟飯者三飯也

鄭注覆手以循咽已食也俟勸食也飯俟者三飯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孔疏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穀粒

禮十五

八

汙著之也俟謂用飲饒飯於器中嵩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消醬宰夫執解饒飲以進卒食會飯三飲三飲蓋九飯疏謂用飲饒飯蓋卽此義然饒飲以漱不以饒飯尤與注勸食也無涉陸氏佃云俟卒食也一日三食以是爲卒一食三飯以是爲卒故曰飯俟者三飯也案雜記疏既食更俟而強夕日俟引申之疑此卽上俟君食然後食意俟當爲餐爾雅釋言餐餐也釋文作俟引字林云水饒飯也本又作餐說文餐吞也字或從俟飯餐二字連文言食之速方氏慤云覆手謂釋已挾方其用已挾而食則致爪掌焉及釋而不用則覆手而已食當用手食畢則覆手言須俟君食畢乃食凡三飯皆然注云俟勸食疏云俟用飲饒飯於器中似皆意爲之說

案此章通言侍食於君之禮而云勸君食於禮無取君既徹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鄭注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孔疏此食合己之所得故授從者又云此經食不客若君與己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己之從者也嵩案公食大夫禮宰夫授饒醬公設之太羹消實於饒宰執饒授公公設之醬西宰夫授飯梁公設之消西卒食賓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大夫相食卒食徹於西序端鄭注亦親徹是禮食飯醬消親設賓亦親徹食於公及敵者皆然經言賜食而君客之則亦與禮食同疏云食不客強生分別與經文通相悟燕禮請徹俎賓取俎以出大射禮賓北面取俎以出授從者於門外此臣於君之禮大

禮十五

九

射以俎授從者知燕禮亦同鄉飲禮請徹俎賓取俎還授司正鄉射禮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此敵禮鄉射司正以俎授從者知鄉飲亦同惟公食大夫禮重於燕則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徹梁與醬奠之階西不以出明以禮進退不敢私君惠也燕禮大射禮賓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鍾人司金奏以樂出入燕射獻工獻笙皆有脯醢不及鍾人賓得以君惠之餘均及之證之儀禮之文俎也薦脯也飯與醬也賓皆得徹之取之曲禮卒食徹飯齊以授相者與此所記正同以授相者若鄉飲鄉射之授司正皆轉以授之從者飯醬主人親設記禮者特舉以明之鄭注公食大夫禮不以出者非所當得疏因謂非君臣則



徹以授主人相者亦以非已所得也此食合己之所得故授從者望文生義而於禮經大旨固未能曙然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

鄭注謙也孔疏侑食不盡食明勸食於尊者之法食於人不飽通包食於尊者及禮敵之人嵩燾案爾雅釋詁酬酢侑報也謂相報勸特牲禮尸三飯告飽祝侑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少牢禮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卒食會飯三飲是凡賓祭皆用侑侑者禮食也鄭注公食大夫禮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禮食止於三其侑之亦三飯而止經言不盡食者通辭公食大夫禮

禮十三

士

賓三飯以饗消會飯三飲不以饗消鄭注不復用正饌則是侑食以禮相接尤不盡食也此與食於人不飽通爲一節侑食者又食之以禮相接者也孔疏分析未允

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纓綬諸侯之冠也

鄭注皆始冠之冠也諸侯冠有綬尊者飾也嵩燾案冠義始冠緇布之冠其綬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此經云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是自諸侯至士緇布冠制並同雜記太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綬二者古冠之遺古冠不綬周人以太白冠爲喪冠以緇布冠爲始冠之冠亦皆不綬敝者敝也謂扱其纓之餘揜蔽之不爲飾也案下云居冠屬武有纓而納之武下纓之兩端並與武相屬屬武所以士冠禮緇著其形冠而敝之所以詳其義也詳見郊特牲

布冠青組纓諸侯用纓是冠同而纓異所以明等而天子自服元冠元冠則有綬矣緇布冠不綬古冠制固如此諸侯與士同也毛詩齊風傳冠綬服之尊者凡冠皆綬惟緇布冠存古制之遺施之始冠者明其非尊也緇布冠不綬記禮者屢言之此云纓綬蓋纓纓之譌鄭以爲尊者飾非也垂綬五寸情游之士也元冠緇武不齒之服也

鄭注情游罷民也亦緇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綬明非既祥不齒所放不帥教者嵩燾案周禮司圜掌收教罷民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鄭注弗使冠飾著黑幪尙書大傳唐虞象刑大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楊倞注荀子墨黥極墨云當爲墨幪深纓深或讀草引慎子以草纓當刺罷民受

禮十三

士

役園土其出猶三年不齒安得爲士冠加綬賈誼政事疏問譴訶白冠楚纓造請室請罪爲大臣言之豈能概之罷民周禮明言弗使冠飾必非以施之有罪明矣案蔡邕獨斷云纓之所服釋名續義者所著曰兒髮言裁髮髮也禮經不詳庶人之冠服何有於罷民哉蓋元冠士以上之常服案鄭注承上既詳之冠云此亦緇冠素紕恐誤纓者所以爲飾垂綬五寸則蕩而不知檢經云情游之士謂望而知爲游士之情者所以婉厲之不齒猶王制百工執役不與士齒之類同爲元冠而以緇武別之明非士服也凡庶人之在官者元冠常服當並同此元冠元端天子以下及士之通服其不得與於士者爲之緇武以別異之亦以明章服之等也元冠素纓自魯桓公始也



鄭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綬當用纁纁案祭義天子冕而朱紱諸侯冕而青紱紱施於冕纁施於冠其義一也似未宜引上細布冠纁綬爲證何晏論語注引孔安國云紫闕色之好者鄉黨章紅紫不以爲褻服又引王肅云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邢昺疏亦以爲闕色禮服無用紫者故曰自魯桓公始鄭以爲僭宋王者之後未知何據案下朝服以纁自季宋王者之後蓋據王制服人綈衣而養老鄭於彼云纁衣白布深衣鄭風箋亦云麻衣深衣於周爲常服朝服以十五升布爲之康子易之以纁綬非但易其色韓非子外儲說齊桓而已鄭並據王者之後言之恐未然也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敵一紫以好紫而施之冠纁凡服尤以冠爲重記禮者特著其失此魯桓公當爲齊桓公之誤

禮十三

主

深衣三袂縫齊倍要袷當旁

鄭注縫紵也紵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袷幅所交裂也凡袷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袷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齊案玉藻深衣詳古深衣之制合衣裳爲一案後漢輿服志稱秦郊祀服秦始又云深衣制有袍說文袍襦也以約元禮服合衣裳爲一自以纁曰袍蓋亦中衣之屬自漢已爲禮服矣猶析分上下而縫合之蓋古衣裳異等上元下纁以別尊卑深衣連合上下以從簡便而特別異其幅存古制之遺故記禮者嚴志之衣三袂通前後四幅得七尺二寸深衣無衣裳之分上下四幅縫合以周於身故謂之深衣其云深衣三袂必不專主要縫言之喪服記袷二尺有五寸衣二尺有二寸鄭注袷所以

禮十三

主

掩裳際也舉裳際以明裳之長短案方言襜謂之袷郭注衣際名袷鄭注所以掩裳際謂其外幅交相掩也近江氏冕服考郭氏謂雅正義並云在屬於衣下垂以掩裳際於衣兩旁別爲袷恐亦深衣上下幅適均自領以達於要自要以達於齊長短之數同齊縫與要縫相倍三袂明其幅之廣縫齊倍要明上下之幅相準而成衣也鄭注喪服凡裳前三幅後四幅祭服朝服辟積無數是裳用布七幅而有辟積又以韋帶收合於要深衣無辟積乃用六幅邪裁而使下齊之廣倍於要則此丈四尺四寸之齊何以適手足之宜爲行坐之節乎說文衿衣衿也衿交衿也爾雅釋器衣皆謂之襟郭注交領也毛詩鄭風傳青衿青領也衿衿襟三字同釋名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凡衣交合處曰襟方言衿謂之交衣交處始於領故亦謂之交領而由衿以通之衣裳之邊際皆曰衿爾雅衣衿謂之視郭注衣衿也廣雅襜謂之衿方言襜謂之衿知注即衣衿也又云稍謂之衿廣雅稍衣衿也皆謂衣際所以揜裳鄭注衿屬衣則垂而放之是也要服記袷二尺有五寸釋名袷襜也在旁襜襜然鄭注屬裳者是也案曲禮何趾席下曰衽臥席有上下故通名臥席曰衽衽弓栢束縮二橫三衽每束一衽服大記三衽三束二衽二束鄭注並云小要蓋指束於其端以小要合之亦取其交合處爲衽衽由交衿之義引申之鄭於此並引小要爲說非也衽當旁通言深衣之交衿古衣裳之制皆用正幅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由袷而下及帶用正幅爲衿深衣衣裳交屬爲曲裾引至脅而下當裳際故曰衽當旁蓋鉤其邊以屬裳而通合之衽當旁與深衣續衽鉤邊義相備縫齊倍要



與深衣要縫半下義相備凡衣以稱身而已冕服有常制而裳自為辟積以收合於身短長肥瘠各適其宜深衣一視其人之身以為量上下通用四幅布為之案深衣制十有二幅言之其袷之收合於內者不與十二幅之列蓋衣前後縫合處上下正幅各四而已故兩袂為六詳見深衣衣三袪取肘以準之身縫齊倍要取身之中以準合其上下幅有常而稱量以為之節各以其身準之經義分明注家意為之說而古制乃不復可辨矣

長中繼揜尺

鄭注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皆今變矣深衣則緣而已嵩案鄭氏深衣目錄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據儀禮聘禮遺喪將命於大夫主人

禮十三

長衣練冠以受雜記大夫士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如筮則史練冠長衣鄭注麻衣白布深衣是喪服有衰裳有深衣深衣用白布為之謂之麻衣檀弓主人深衣練冠即雜記之長衣練冠也深衣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不以純有青素而易名鄭注長衣並云深衣之純以素者其實深衣長衣隨事為名初無別異也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疏謂冕及爵弁服之中衣毛詩唐風傳素衣朱襮素衣朱繡並引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為訓說文喪襲襲衣也案左傳宣九年皆喪其袒服杜注袒服近身衣說文引此以釋喪字之義似喪即為中衣喪其袒服謂即以袒服為中凡服皆有中衣因而緣之以為飾案中衣喪衣而加衣也故特著之詳見曲禮長衣與中衣相繼而揜中衣

一尺與下以帛裏布相連為文鄭注冕服絲衣中衣用素皮弁朝服元端麻衣中衣用布準此而言深衣之中衣亦布也案冕服無純而中衣有純鄭注郊特牲所謂以繡黼為領丹朱為緣是也深衣有純而無襖中衣不外施無俟加飾故深衣之中衣無緣長衣中衣準人身以度其長短而中衣常減長衣一尺以為節鄭注專以袂言之則文義不能明案孔疏長中制深衣疏云長衣中衣及深衣制度同方氏慈亦云長衣中衣與深衣制同惟繼袂揜一尺所以異於深衣析長衣與深衣為二又合中衣為三未達禮經之旨徒生軼轢而已

績為繡繼為袍繼為綳帛為褱

鄭注績謂今之新絲也繼謂今績及舊絮也孔疏時以好者為繡惡者為絮嵩案說文絮微絲也績絮也繼緹也緹亂泉也古無絲絮凡絮皆絲也絲成績者經緯之為帛其不受

禮十三

主

繼無縷可析為絮許云微絲正謂絲不成縷聯絲熟可用為溫麻成縷者為布縷者亂泉亦用為溫說文以絮曰縷以縷曰袍語極分明鄭以新絲舊絮釋之似用漢時絲絮為說恐誤說文縷不重也給衣無絮也喪大記君裙衣裙衾鄭注裙給也士喪禮縵者以裙則必有裳鄭注復與縷同有裳說文有裳無裙縵裙古今字玉篇縵重衣也綳詩作縵鄭風箋縵縷也蓋用縷縲為之玉篇縵衣無裏也案詩衣縵縵衣中是綳以為縵衣之表此縵縵綳四者並為中衣綳縵縵但為縵衣之名中衣與衣之在表者皆可名綳也縵縵縵縵四者舉其名績繼縵帛四者所以著其用也績以絲繼以帛皆謂絮衣其縵衣給衣之分兼絲帛言之疑縵當與給對文鄭氏釋縵為給為複者是也上文給二寸以給為交領字



說文衿交衽也字從衿唐韻袂同衿集韻亦云袂衽也蓋沿戴記以衿爲交衽而合而一之經云帛爲裙當作衿爲裙裙不專主帛言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鄭注僭天子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省當爲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也嵩案陸氏佃云黼其裘領也士昏禮被纁黼蓋纁黼於纁上緣以黼黼裘於裘上緣以黼據鄭注士昏禮纁禪也引詩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士妻始嫁假盛服施禪黼於領上此云黼裘當亦加黼於領以爲飾耳鄭云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疑無此

禮十三

未

制周禮司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鄭司農云大裘羔裘此爲冬至圜丘之祀祀天尙質遂以大裘當十二章之服經云非古據殷以前言之若如鄭注諸侯大夫皆有大裘僭天子當云非禮不當云非古裘者裘服非所以章敬陳氏祥道云誓謂前期十日太宰帥執事卜日遂戒省謂前祭一日太宰及執事視滌濯郊特牲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則王於誓省皆與陳氏之說是也誓省嚴其事而簡其文故可以黼裘蒞之其羔裘仍當用元齊宿之義也非是無可以裘蒞事者大裘非古明周禮之以質而失者也鄭注似皆以意擬之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謁之

鄭注詩云衣錦綢衣裳錦綢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嵩案毛詩秦風傳錦衣狐裘朝廷之服箋云受命服於天子據詩以錦衣狐裘與敝衣繡裳對文明爲諸侯之冕服經亦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皮弁服下逮於士不與錦衣狐裘爲類可知鄭據尙書以衣作綸裳綸繡冕服無用錦衣者案說文繡畫也綸會五采繡也繡於繡不必衣用畫而裳用繡也鄭因謂錦衣復有上衣錦蓋注司服引尙書會作綸繡易其字繡繡之有織文者上加綸繡不害其爲冕服案黼黻並施之衣總裳毛傳引周禮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但就衣之色言之不能據文求義也經有文曰錦繡記亦謂之素錦意取畫凡冕服皆有中衣所以用爲襲謁而飾其內其於裘也曰襲裘曰謁裘以裘爲飾不當復有中衣錦衣狐裘通冕

禮十三

七

服燕服言之惟君爲能盡飾經云士不衣織士不衣狐白其不專施之皮弁服明矣

君子狐青裘豹褰元綃衣以謁之麋裘青紵褰紵衣以謁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謁之狐裘黃衣以謁之

鄭注君子大夫士也紵蒼黃之色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嵩案疏引皇氏云元衣卽元端又引熊氏六冕皆有裘此云元謂六冕及爵弁也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褰又引劉氏云六冕皆黑羔裘論語注緇衣羔裘祭於君之服是祭服用羔裘似熊氏以元衣當冕服劉氏以羔裘當冕服其餘不詳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麋裘黃衣狐裘與此記同其素衣麋裘鄭注引作麋裘聘禮注



亦同云皮弁素衣其裘同則此絞衣不當作蒼黃色絞衣當  
爲編衣楚辭安能以皎皎之白史記作皓皓集韻皓通作皜  
漢書司馬相如傳皜然白首皜皜字音近相通說文所謂鮮  
色也元衣元端上通元冕絞衣卽論語之素衣邢昺疏所謂  
素衣皮弁服緇衣朝服是也郊特牲野夫黃冠黃衣黃冠庶  
人之服詳見郊特牲鄭注於此爲不倫近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  
黃衣狐裘韋弁服也陳氏禮書以爲卽爵弁服士冠禮陳冠  
服爵弁服皮弁服元端士喪禮陳襲衣爵弁服皮弁服祿衣  
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眠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韋弁  
服卽爵弁服冠弁服卽朝服惟儀禮既有爵弁服又有韋弁  
服鄭注爵弁服緇衣韋弁服韋布衣司服注又以爲韋韋衣

禮十三

大

其衣不同名亦隨之而異猶之緇衣素裳爲朝服緇衣元裳  
爲元端其實一物也金氏榜禮箋韋弁服之裘經記無可考  
見鄭注韋弁以韋爲弁韋者赤黃之間色二說皆本詩羔  
羊正義兵事旣用韋韋服則當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襄四年  
傳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貍定九年哲曠而衣狸製是也鄭注  
聘禮亦云韋之弁兵服也明裘與衣同色大夫士冠弁服  
之裘亦取其色之相近者耳  
又案下文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析裘與服言  
之而於服言襲於裘言裼又云犬羊之裘不裼疑凡禮服皆  
有中衣開左右衽使中衣外見曰裼裘有裼有襲是裘卽中  
衣也何爲別言之反覆乎經文而知所謂錦衣以裼之緇衣

以裼之絞衣以裼之緇衣以裼之黃衣以裼之義繁乎裘而  
襯使外見猶衣之有褱也古者衣裘外向著衣其裏而縫合  
之其色必與裘相稱禮服之有元端素端不必與裘準也裼  
在內而裘外見曰表裘常服皆然經云裘之裼也常服也弔  
則襲裘之上加弔服也君在則裼裘之上又加朝服而開左  
右衽以爲裼也兩裼字義別言君在知由朝服以上至弁冕  
服皆然也故又云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入公門者  
必朝服也錦衣以下皆非禮服禮服有裼有襲亦不得專言  
裼之檀弓鹿裘衡長祛祛裼之爲既練之服據周禮巾車王  
之喪車五乘木車犬禭鄭注始喪所乘素車犬禭鄭注卒哭  
所乘藻車鹿淺禭鄭注既練所乘以此推之既練鹿裘始喪

禮十三

尤

當爲犬裘犬羊之裘不裼而鹿裘惟祛裼之是祛有褱而其  
餘無褱所以爲練服者凡言裼之皆用以表裘者禮文簡括  
通求其義而情事顯然益見經文立言之妙案禮以裼爲文則襲矣經云犬羊之裘不裼將一於敬而不爲文乎此義之不可通者故知於表言裼當別一義無疑也  
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鄭注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竝用純物孔  
疏引虞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又引盧氏云以魚須及  
文竹爲笏釋文引崔氏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  
飾文竹之邊須音班案釋文及疏凡三說魚須飾竹未詳其制說文鮫海魚也皮可飾刀荀子議兵篇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釋文讀須爲班謂鮫魚皮也今名之爲魚皮有班



文而堅疑非可以釋笏案笏者書思對命用以當劍槩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摩魚須之橈旗張揖注以魚須爲旂柄左  
思吳都賦旂魚須李善注以魚須爲柄尙書大傳東海魚須  
鄭注今以爲簪是鄭君時魚須猶可爲器物爾雅釋獸須屬  
獸曰鬣魚曰須郭注鼓顙須息邢昺疏鼓動兩頰若須道其  
氣息者似魚頭骨通爲須盧氏植崔氏靈恩並云魚須文竹  
二事似爲得之文竹竹有班文者竹笏飾象爲本大夫士同  
也本象兼承大夫文竹士竹二者言之案上文云將通公所  
爲本亦名之象笏孔疏引熊氏云大夫笏兼用文竹以象  
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恐失之須非常有之物竝舉以備用耳

笏畢用也因飾焉

禮十三

圭

鄭注畢盡也高齋案爾雅簡謂之畢郭注今簡札也說文簡  
牒也片部牒札也釋名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聘禮記百  
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贈於方書遺於  
策鄭注竝云方板也策簡也策說文作冊象其札一長一短  
中有二編之形然則方者槩板王充論衡言斷木爲槩者是  
也策者編簡蔡邕獨斷言其制長者二尺短者半之是也說  
文編次簡也次簡爲策則簡者隨其多少而記之王制故謂  
之簡記簡札牒畢同義禮經多謂之畢學記呻其佔畢鄭注  
謂所視簡說文畢田岡也支部數盡也畢之訓盡非古義笏  
畢用也謂書思對命用以代簡因加之以文飾正承上受命  
君前書於笏言之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鄭注殺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  
其下首高齋案王氏炎云中博三寸中博不殺則是上下皆  
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是上下皆二寸有半也其下六分去  
一則便於搢插其上六分去一則便於操執而搢之王氏之  
說是也王摺大圭惟用以朝日天子所尊事者日也諸侯親  
矢子天子以客禮待之無書思對命之事所執命圭而已經  
但以大夫朝於君言笏之用則此所云笏式者亦大夫也  
案  
文云天子摺珪諸侯摺皆別爲之名不名笏也如鄭說則天子摺珪諸侯前誦後直  
竝與大夫同於前文爲悟矣前云誦直此云殺自別一義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

禮十三

圭

鄭注辟讀如神冕之神神謂以繪采飾其側高齋案上文縞  
冠素紕鄭注紕讀如埤益之埤埤神同音凡鄭訓爲讀如某  
字多即聲以通其義說文神接益也徐鉉曰若衣之接益也  
辟爲采繪以飾帶接而益之於帶兩邊故通其義於神疑字  
當作紕爾雅釋言紕飾也廣雅紕純緣也玉篇紕冠緣邊飾  
也廣韻飾緣邊也紕本爲冠緣之名帶之緣邊與冠同義廣  
韻云飾緣邊正鄭注所謂繪采飾其側也雜記紕以爵韋純  
以素鄭注在笏曰紕在下曰純既夕記緇紳緇緇純鄭注飾  
裳在幅曰紳在下曰緇飾衣曰純在幅卽在笏意紳蓋紕之  
或體辟則其假借字也士冠禮素積鄭注訓爲辟蹙毛詩鄭  
風傳紕所以織組也然則組織而蹙起之以成文乃所以爲



辟也

居士錦帶

鄭注居士道藝處士也嵩齋案陳氏祥道引鄉飲酒禮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注賓介處士也鄉射禮以告於鄉先生君子鄭注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誠然則以錦帶自飾爲文亦異乎處士之風矣據王制士有選士俊士造士進士之分疑始在鄉校稱弟子自選士而上皆居士也司馬論進士之賢者而授以官而後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名居士者士之未仕者也弟子以純潔爲義居士則其文著焉三代盛時不當有處士之名也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釋結三齊

禮十三

圭

鄭注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孔疏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嵩齋案喪服衽二尺有五寸鄭注所以掩裳際也與有司紳齊則是士紳三尺當下齊於裳人之一身短長各異而紳與紳皆準以三尺取足以及屨子游豈能概天下之人以八尺之軀哉此承上有司二尺有五寸言紳與紳皆不以常制各度其身體爲之上至帶下至屨三分其長短而餘一分以便事引子游之言約計有司二尺五寸取義當如是也

凡帶有率無箴功

鄭注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紳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紳之凡帶不紳下士也嵩齋案經言凡者皆發凡起例之詞所以

申發上義不宜另文爲說云凡帶者天子以下及士皆然也桓二年左傳藻率張衡東京賦作藻綽杜預注以韋爲之以藉玉疑率卽說文帥服虔曰禮有率巾巾禪必繚緝其兩旁故凡繚而緝之通謂之率天子素帶朱裏諸侯大夫裏不朱士練帶圓繚而紕合之不別爲裏曰有率者士帶也而一收其縫於內使箴功不外見大夫以上之有裏者亦皆紕而納之若今之隱箴曰無箴功自天子朱裏以及士練帶之用率皆然也大夫大帶四寸而士二寸再繚之亦四寸繚而合之所以爲率也而內縫不見箴縷竝同通上下文求之可以得其義矣

韋君朱大夫素士爵韋

禮十三

圭

鄭注此元端服之韋也嵩齋案說文韋韋也所以蔽前者以韋一命緼韋再命赤韋市部市韋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蕙衡从巾象連帶之形象文市从韋韋士無市有韋制如楨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韋韋或从韋是韋韋同義韋韋同字而韋韋別爲一物毛詩瞻彼洛矣傳韋所以代韋也鄭注士冠禮韋之制似韋而於此云元端之韋於下文韋韋赤韋云元冕爵弁服之韋而以緼韋當韋韋據士冠禮爵弁服韋韋皮弁服素韋元端爵韋而詩言赤韋金舄赤韋在股皆據諸侯言之朱韋斯皇室家君王兼言天子諸侯曹風三百赤韋毛傳引此經云大夫以上赤韋是爵韋元端服素韋皮弁服朱韋通五冕言之諸侯之韋上



極於朱大夫之釋下及於素葢亦約略言之與下一命組紃再命赤韍實各爲一義

圖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鄭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閒語也天子之士直諸侯之士方嵩齋案吳氏澄申鄭義言釋制極詳而於士云下端左右角亦裁方上至五寸而止止處廣二尺亦就止處斜裁至上端廣一尺盡處如大夫但不刻圓二角蓋後直而前方故曰前後正亦祇申鄭義士賤與君同不嫌鄭以天子直諸侯方故天子之士同於天子諸侯之士同於諸侯因謂正者方直之閒恐禮制不當如是說文士無諸有給制如楹缺四角毛詩傳所謂給以代韠是也士服爵弁韠給其制與韍

禮十三

韋

稍異經言韠制圖殺直三者天子直諸侯上下方五寸而中削幅減天子之直一尺故曰殺案鄭注殺四角使之方則是上方縮而下方廣不得云殺也大夫亦上下方而上端挫其角爲圓式故曰圓案吳氏澄云下端裁方與諸侯同上端不裁方但刻其兩角而已則是三者通謂大夫前方後直下殺而上不殺反算於諸侯也三者通謂之韍士韠用給別爲一物許君謂其制如楹缺四角木部云楹酒器也梓園楹也是楹圓者爲梓而楹缺四角爲八方大夫挫角謂之圓士韠缺角謂之正者正與圓對文也案下文韍再命赤韍並據大夫言之傳三十三年左傳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晉臣以一命命卻缺爲卿諸侯之大夫始加命數謂之一命繼數亦韍當仍如韠上皆冕服之韠也鄭注以韠給當繼數亦恐誤廣一尺下廣二尺兩邊皆用正幅不斜裁而削其上下成八角之式故許君以爲制如楹正者上下皆正幅也不得兼方

與直言之

王后裋衣夫人揄狄

鄭注裋讀如疊揄讀如搖疊搖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嵩齋案鄭司農內司服注裋衣畫衣也揄狄闕狄畫羽飾毛詩邶風傳翟揄狄闕狄羽飾衣也說文揄翟羽飾衣衣部裋下云周禮王后之服裋衣謂畫袍是毛許並謂揄狄闕狄爲羽飾衣先鄭以爲畫羽飾與毛許異而許以裋衣爲畫衣又與先鄭同據爾雅八雉云秩秩海雉翟山雉而以鷩雉列首又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鷩雉及四方雉名則所以廣異名也昭十七年左傳五雉杜預注南方曰翟雉伊洛而南曰

禮十三

韋

翟雉說本賈逵而爾雅云南方曰鷩周禮染人秋染夏鄭注染五色謂之夏禹貢曰羽畎夏翟疑南方翟即夏翟案鄭注夏翟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鷩曰鷮曰翟曰鷮曰鷮曰鷮翟曰鷩似此六者以所生地異名其實一物也雉備五色曰翟故后夫人之服謂之翟服揄狄闕狄又翟服之異名者巾車掌王后之五路曰重翟曰厭翟曰翟車皆以翟羽爲飾而或重羽或厭次其羽車有重翟厭翟衣有揄翟闕翟取義正同裋衣揄狄不當復屬之翟搖二雉明矣考工記畫績之事雜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亦兼取刺繡爲義以色加之謂之畫鄭司農云裋衣畫衣鄭注刻繒而畫之著於衣是又別爲雉形綴之衣崔氏靈恩因謂后三翟數皆十二三公而下



夫人雉數如命數鄭注司服鷩冕云鷩畫以雉謂華蟲也華蟲十二章服之一后夫人以爲上服取其五采備也毛詩鄭風傳象服以象骨及羽爲衣服之飾箋云象服卽翟衣象鳥羽而畫之先儒取訓各別古制益無可推尋而經明言禕衣王后之服當加於翟服之上先鄭及許君皆不以畫翟釋之鄭注破讀爲翟而注司服云禕衣元禕狄青闕狄赤翟素質亦與禕衣之元者異色也兩義亦相悟矣

君命屈狄

鄭注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綳爲翟不畫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鄭注案周禮內司服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而雜記云夫人之不命

禮十三

素

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似命婦之服上至鞠衣翟服以上亦須天子命之君命屈狄言五服之君受命於天子其夫人乃服翟也下云再命一命則卿大夫以下各從其夫之爵內司服所謂命婦之服是也案弁師五冕明著其等內司服王后故記禮者其內命婦之服以時命之天子典婦功及秋獻功補著之其內命婦之服比其大小與其屬良而賞罰之卽祭義內宰佐后受獻功者其事主蠶事者世婦也獻繭校功而命之服其事領於內宰命之者亦君也鄭據爲后夫人之命恐非

凡君召以三節

鄭注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孔疏節者以玉爲之嵩案典瑞珍圭以徵守身璋以起軍旅穀圭以和難琬圭以

結好琬圭以除慝使者蒞事執之以徵信鄭注引此以釋掌節之邦節然掌節固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案鄭注守邦國守都鄙云有命亦有節以輔之典瑞之珍圭杜子春讀如鎮圭蓋卽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之屬言以所執之圭徵所分守之國也杜子春訓爲徵召守國諸侯恐未然而使節用金又有符節璽節旌節之名節固不盡以玉也道路用旌節則凡行道路皆以旌孟子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皆所謂旌節也經云在官在外據國君自召其臣言之當以孟子之說爲正

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鄭注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答拜亦辟也嵩案聘禮迎賓於大門之外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公食大夫禮迎賓於大門內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無於尊者先拜

禮十三

毛

之文其士相見鄉飲鄉射皆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而士相見禮云士見於大夫於其入也一拜其辱是以燕禮大射禮皆不及迎賓似尊者於卑幼無拜迎之文案惟公食大夫禮異據聘禮賓覲入奠幣再拜稽首公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案聘禮介諸禮同而於士介云奠幣再拜稽首是公答再拜士介皆辟是公再拜皆爲答拜是先拜進面爲入見之禮非主人出迎之禮拜而進面正卑幼接見尊者之義主人迎賓再拜亦無由先進而與之面也

右徵角左宮羽

鄭注徵角在右民也事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嵩案鄭以左右分尊卑勢逸求之經文似無此義吳氏澄云林鍾爲徵陰聲之首徵三變生角角間二律與徵近故以



徵配角黃鍾爲宮陽聲之首宮三變生羽羽間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疑左者陽右者陰玉聲動於左則聲發於陽而陰應之玉聲動於右則聲發於陰而陽應之林鍾陰聲而角聲中姑洗又陽律也黃鍾陽聲而羽聲中南呂又陰律也言陰陽之聲相和而已宮羽之數合一百二十七徵角之數合一百一十八兩璜相對上承兩琕輕重厚薄等而均之亦必與陰陽之聲相應古人制物一以度數爲之準其取義當有然者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結結佩而爵釋

禮十三

夫

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焉朝於君亦結左嵩憲案經言君不言世子之於君疏引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謂臣朝君備儀盡飾當佩玉又引賀氏云事佩不鳴今云結綬使不鳴則猶在佩玉也據詩衛風佩玉之儺鄭風佩玉璫琕佩玉將將秦風瓊瑰玉佩似男女常服皆佩玉鄭風亦謂之雜佩采芑有瓊蔥珩爲方叔南征言之是在軍亦佩玉篤公劉何以舟之惟玉及瑤爲遷幽言之是行役亦佩玉而雅詩備言天子諸侯燕饗之禮以及采菽之來朝韓奕之入覲極陳車服之盛獨不一及佩玉似在君所不佩玉乃通禮下文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又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鄭注竝以喪釋之非也朝祭有事於敬則亦不佩玉也左結佩右設

佩皆謂事佩君在結左以便事案燕禮大射禮賓升降自西及旅並於西階是在君所就設佩如內則之左右佩用言其西階其左近君故結左佩多也居則設之朝則結之結之者所以待事而不敢爲飾也前析言之後總言之互相備齊又詘而結之案鄭注士喪士屈也說文精赤緇也緇紆未紫絕也紆者緇也齊不親事故也也小爾雅詘而戾之曰結禮經皆假結爲緇結佩與君在不佩玉各爲一義注云結其綬使不鳴佩玉繁重亦非綬所能結也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鄭注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嵩憲案經解行步則聞環佩之聲說文環璧也肉好若一謂之環璜半璧也玉佩左右璜分之則爲半璧合之則爲環所

禮十三

夫

謂環佩之聲卽璜也最崇義禮圖佩玉上有珩長五寸下有雙璜徑二寸陸氏佃云環佩上玉卽以珩之五寸當五寸之環而珩所以繫組其制長五寸而博一寸不得爲環式疑此環卽合兩璜言之璜徑二寸則長當四寸孔子佩象環五寸則徑二寸五分列國大夫視天子之士孔子當仍士服佩琕琕說文琕石之美者廣韻琕亦作璫燕義君子貴玉而賤珉集韻琕琕也孔子不佩琕琕而佩象環意蓋不取石之似玉者故殺其制也然其組綬用綦固加於士是所殺者環其珩琕衡身仍當用玉蓋佩玉以璜爲用殺其用卽亦可以隆其體經云無故玉不去身不宜專取象環而廢玉段注說文天子白玉公侯山元大夫水蒼士琕琕皆主珩言之又與陸氏



環佩上玉之言合然珩璫璜衡身同一玉舉珩則璫璜及衡身可知故專以玉色言之惟孔子所佩言象環知惟兩璜似環者用象餘均用玉也

食棗桃李弗致於核

鄭注弗致於核恭也孔疏謂懷核弗置於地也嵩齋案曲禮食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此云食棗桃李並不言於君前自與曲禮異義而以不置於地釋弗致於核之義亦稍迂曲陳氏集說因謂致者委棄之疑此與下瓜食中棄所操同義所操謂上下環也食中則近環處皆不食弗致於核則近核處亦不食也致者至也謂留有餘不盡食也此亦君子隨事自安於雅不使近鄙之意

禮十三

羊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

鄭注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嵩齋案如鄭說凡稽首皆然不必君賜上言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則此所謂君賜者蓋面賜之君賜必拜方手受君賜不能成拜則先據掌而致所賜於地然後拜稽首句法倒裝古者坐皆席地食飲亦於地不如後世以地爲藝也據掌致諸地所以爲稽首之節當自爲一句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鄭注慎於尊卑嵩齋案賜君子與小人若月令賞公卿大夫於朝行慶施惠下及兆民謂之慶賜由命士以上頒於朝者曰賜徧及於宮府以達於國曰與月令慶賜遂行無有不當

不同日者亦以重其事也

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

鄭注膳美食也葷桃茢辟凶邪也嵩齋案陳氏祥道云膳於君大夫士者致福之膳也非致福之膳則無事於桃茢少儀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正此膳字所本說文膳具食也祭祀己具之食爲鬼神所饗之餘故用桃茢祓除不祥恐君之以祭餘爲嫌也葷者和之以助其氣使陰氣不得干故與桃茢爲類若尋常熟食和以五辛亦不必於士去葷也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雷如矢弁行刻刻起履執龜玉舉前曳踵踴躍如也

禮十三

羊

鄭注徐趨皆用是謂君大夫士之徐行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謂疾行圈豚行徐趨也端行弁行疾趨也執龜玉著徐趨之事嵩齋案義疏武以足述言行兼身容言就足而觀其迹有接武繼武中武三者之異就身而視其容有圈豚行端行弁行三者之異分疏最晰曲禮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武卽繼武也曲禮以地言此以人言所謂君行一臣行二也案尊尸亦尊故尸之行視君鄭意似謂君與尸行爲君從尸以行亦屬誤會徐趨亦以是爲節惟舉步加速耳疾趨則開發其步不用是爲節矣釋名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說文走趨字互訓徐趨疾趨通名趨也行者步趨之總名圈豚行謂徐步之容也端行徐趨之容弁行疾趨之容也弁說文作辯段氏說文注左傳邾莊公弁急



而好絮升蓋辨之段借字端行并行皆趨也執龜玉又徐步

之加慎者案刻刺起履卽下疾趨欲發之意不舉足及舉前

曳踵均兼接武繼武中武三者不舉足徐步安閑

而已舉前曳踵蓋又加慎曲禮行不舉足車輪曳踵

車輪卽舉前之義曳踵而舉其前猶之不舉足也

曲禮堂上不趨執玉不趨經云席上亦然席上之節視堂上爲更從

容鄭注一以趨釋之失其旨矣

戎容暨暨

鄭注暨暨果毅貌嵩燾案說文暨日頗見也爾雅暨不及也

公羊傳會及暨皆與也暨猶暨暨也暨不得已也公羊之言

暨暨猶幾幾之意皆引申爲之辭其本訓則說文所謂日頗

見也軍容宜盛而不露暨暨者望之甚盛而又隆然內含不

盈溢於外也軍容與喪容正相反對案廣雅乞乞暨暨武也亦本鄭注武與果毅自

是戎容之發見處經云暨暨節

更有含蓄非徒以示武而已

立容辨卑無譊頭必中山立時行

鄭注辨讀爲貶自貶卑謂磬折也孔疏謂在軍中立之形容

嵩燾案義疏引賈誼經立拱立肅立卑立之分以釋辨字之

義至允馬融易傳剝牀以辨辨足上也蓋謂上下分別處爾

雅釋器革中絕謂之辨革中辨謂之鞶孫炎云辨半分也立

容辨謂股以下直腰以上誦半分之而直誦之形判然各別

也卑無近譊微誦而已若賈生所謂微磬日拱立拱者常立

之容也磬折則已卑惟君前有磬折故曰立容德說文惠者

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不亢則得於人不卑則得於己吳氏

澄云立容以下五句於戎容無所當宜別爲一節以文義求

之當在節首行容惕惕下山立時行正兼立與行二者言之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鄭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嵩燾案劉氏微云此若

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然楚隆之辭稱寡君之老無

卽與此經所言不合惟哀公二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季康

子使冉有弔稱肥乃專稱名而經言大夫私事使其擯者或

私人或公士非謂大夫使人聘也其例見於昭公元年左傳

楚公子圍聘於鄭娶於公孫段氏伯州犂之辭稱寡大夫圍

又稱寡君老伯州犂楚太宰公士也亦稱名其私人擯則專

稱名以寡大夫寡君非大夫之臣所得言也案楚隆稱寡君

大夫家臣稱其君曰寡君亦僭禮也劉氏所引似未達經義

古者大夫交不出境以私事使

而以私人爲擯蓋亦春秋之變例也

禮記質疑卷十三終

禮記質疑卷十三終

禮記質疑卷十三終

禮記質疑卷十三終

禮記質疑卷十三終

禮記質疑卷十三終

禮記質疑卷十三終

禮記質疑卷十三終

禮記質疑卷十三終

禮記質疑卷十三終

禮記質疑卷十三終

禮記質疑卷十三終



明堂位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

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於宗廟辟王也  
嵩燾案逸周書作雒解作大邑成周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  
宮路寢明堂其明堂解周公攝政六年會方國諸侯於宗周  
大朝明堂之位周頌清廟序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乃率以  
祀文王我將序祀文王於明堂也周公營東都朝會諸侯因  
建明堂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歲王賓殺禋威格是爲成王  
始政會諸侯東都而周公初爲之制故曰周公朝諸侯明堂

禮十四

之位爲其位皆周公所初定也其云天子則成王也

案竹書紀年成王七年如東都諸侯來朝正此所謂朝諸侯於明堂也

自漢以來明堂之說聚訟尤紛  
鄭氏以爲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以爲明堂太廟辟  
雖同實異名鄭所據周禮匠人蔡氏所據大戴禮盛德篇皆  
各得其仿佛而未盡也觀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  
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上介奉其君之旂  
置於宮公侯伯子男就其旂而立周禮司儀將合諸侯則令  
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卽太宰所謂大朝觀會同是也疑古皆  
同制案莊公十三年公羊傳會齊侯盟於柯莊公升壇定  
侯盟會周公營洛邑朝會諸侯始正其名曰明堂而宗祀文  
王於此明堂位一篇正詳此制此東都朝會諸侯之明堂也

案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五載巡狩以時會於  
方岳越岐注孟子泰山下明堂東巡狩朝諸侯之處四岳皆  
富有之殷見者會諸侯東都四方畢至孝經云宗祀文王於  
明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則東都之明堂也此必周公  
之制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明指王宮言

之故其前曰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其後曰內有九室九嬪居  
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所謂明堂者天子之路寢也文二年  
左傳周志有之男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注明堂祖廟也言  
周志則自周相承以太廟爲明堂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祭義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此又宗廟之明堂也先儒必  
合而一之其說乃始支離而不可通考工記東西九筵南北  
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凡堂後曰室室左右曰東西房房前曰  
東西序序左右曰東西夾室分言之曰室曰房合言之曰五

禮十四

室房室之廣視堂而室有四隅戶東牖西其戶牖之間謂之

依其廣視堂之中房與夾室之廣半之

案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兩楹之間視室

周禮所謂二筵者言其脩也非言其廣也以其前敘  
通謂之明堂其朝會諸侯之明堂卽觀禮所謂爲宮方三百  
步四門案虞書詢于四岳闢四門咨十有二四傳擯案明堂  
攷正指朝會諸侯言之蓋古制如此諸侯朝位自階而達之門其環立於四門之外者蓋荒服之  
國虛存其位而已逸周書王會解所敘蕃國內臺西面東面  
外臺西面東面北臺天子亦以其時拜日東門外禮日南門  
外禮月與四瀆北門外禮山川邱陵西門外家語孔子觀乎  
明堂視四門墉蓋堂中而門四達周公始定其制曰明堂東  
遷以後無復朝會諸侯之盛天子卽其地以視朝於是明  
堂月令之書其云青陽明堂太室總章元堂蓋周秦諸子初



爲之名呂覽淮南子言以出四時之令因謂之月令而淮南子云東宮御女南宮御女中宮御女西宮御女北宮御女又因鄭注周禮小寢五之文傳會及之然其言朝於青陽明堂太室總章元堂案高誘注云天子朝日與所居宮二事自較月令爲明晰大戴禮因有九室十二堂之說案白虎通云九室十二座十二宮似白虎通李謐明堂論始牽合考工記之五室通左右夾房爲九其實明堂南嚮其中太室宗祀文王月令之言左个右个謂左右隅耳安得有九室之制如大戴記所云乎案顧命云夾兩階又云東垂西垂傳謂東西堂之階上又云側階傳謂北下階上疏據以爲堂北階是古宮室有東堂西堂北堂其前皆有階階之廉曰庇亦謂之堂廉堂廉左右隅曰个月令各依其方行四時之令蓋東周以後視朝之禮也周秦諸儒博采異聞證成其說其後漢武帝時公玉帶上

禮十四

三

黃帝時明堂圖大率依倣大戴記之文後世儒者能辨公玉帶之誕而於大戴記之泛引異聞無能一加辨證固不如鄭注之依考工記爲說猶爲得其正矣案戴禮諸侯受舍於朝天子設斧依於戶屬之間此舉大僕所掌之燕朝言之其治朝掌之司士外朝掌之朝士則當於門屏之間爾雅戶屬之間謂之展門屏之間謂之宇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凡諸侯覲天子於朝而饗諸侯於廟親禮曰享事畢侯氏肉袒於廟門之東謂饗禮也自諸侯常朝皆然惟朝會諸侯於明堂周禮謂之大朝觀其禮獨隆宗祀文王亦於是爲先儒謂朝皆於廟者亦非也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鄭注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嵩齋案禹貢五服周官九服其制略同禹貢甸服卽周官之王畿孔安國云爲天子服治田說文甸天子五

百里地是也周官之甸服在侯服之外則毛詩傳所謂甸治也言天子治化所及也宜並統於侯服采者供其事男者任其力禹貢所謂百里采二百里男邦是也於夏亦侯服衛者備其不虞國語所謂侯衛賓服是也於夏爲綏服三者皆周之賓服也其蠻服夷服鎮服三者禹貢之要服周官大行人亦謂之要服又其外蕃服則禹貢之荒服此所謂四塞是也九采之國當國語之賓服列侯服之次而尊於要服宜居九夷之上案鄭注朝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周禮朝士司士所掌皆常朝之儀明堂朝會見於司儀所掌太宰所講大朝親會同是也未可據常朝之逸周書作雒解太廟明堂均有朝之兼孤卿與侯伯者言之逸周書作雒解太廟明堂均有應門庫臺是明堂之制旁四門異於太廟路寢其前應門庫門則同孔疏云明堂無重門殆誤明堂正朝所謂門東門西

禮十四

四

卽應門也所謂南門之外卽庫臺也諸儒不知明堂之制而一以太廟當之因謂南門爲廟門應門反在南門之外至以九采爲九牧爲居外糾察而經旨乃多不可通矣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鄭注同之於周尊之也嵩齋案世及之禮至周始定殷以前兄弟相及苟長且賢則民望歸之武王崩而周公總己以聽殷禮也是時周禮未定周公遂踐阼以君臨天下亦猶行殷之禮也傳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蓋武王在位三年未遑禮樂周公踵而成之而後禮樂備王道洽所以七年而始歸政者周公身任聖人之德爲萬世定禮樂之準有所不得辭也而周世之基亦定於此至於七年歸政天下曉然於周公之用



心而其經營周室之大勳亦昭然並揭於天下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惟歲時祭饗周公爲然非魯之君所得僭也明堂位一篇多出魯儒之附會然其言固亦有本周公之得踐阼爲天子股禮也成王以天子禮樂祀周公而乘以木路牲以白牡亦猶行股之禮也辭雖誇而意有專繫魯之僭郊僭禘非成王之過也於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一語見其義之嚴矣

#### 牲用白牡

鄭注白牡股牲孔疏尊敬周公不可用已代之牲故用白牡嵩齋案春秋文十三年公羊傳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犂毛詩魯頌傳白牡周公牲也騂犂魯公牲

#### 禮十四

#### 五

也何休公羊注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較疎義爲優然既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又屈使用股牲成王命之謙乎抑魯自謙乎周公之攝政股禮也其可以踐阼有天下亦股禮也既定周禮而後君臣父子之道益嚴並總己之制亦廢成王之不敢臣周公蓋謂周公攝政之時周禮猶未定也周公自以周禮退就臣位成王自以股禮尊周公魯頌之文公羊毛氏之說其所從來亦遠矣案陳氏祥道云推周公王而牲用白牡亦以辨君臣之分方氏慈云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陳氏之說本於何休方氏之說原於孔郊特牲云祭以白牡乘大路諸侯之僭疏均之於義無當也禮也明指魯言之蓋自僖公以後僭行郊祀通用大路白牡而無能辨知其由來也

#### 太廟天子明堂

孔疏言周公太廟制似天子明堂嵩齋案周禮掌舍掌王會同之舍爲壇墼宮棘門明堂朝諸侯宗祀文王卽掌舍壇墼宮之遺制蓋有堂無寢旁四門與太廟之制遠異周自東遷以後惟視朔明堂是以有明堂月令之書文十六年穀梁傳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於廟廟故范甯注文六年猶朝于廟亦云廟廟何休注公羊傳則以爲太祖廟疑天子頒朔諸侯受之當於祖廟何休說爲優經謂魯君視朔太廟以頒政令與天子明堂出四時之令同也僖九年左傳盟於葵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於時爲九月疑爲季秋大饗明堂之禮武王始王周而宗祀文王魯公封魯而宗

#### 禮十四

#### 六

祀周公其義一也

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鄭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惟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於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嵩齋案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於西坫南鄭注坫在堂角士喪禮饌於西坫南既夕記設枌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大射禮卒管太師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坐是堂東西皆有坫而大射禮云小射正取公決拾於東坫上設拾以筭退奠於坫上卒射小射正以筭受決拾退奠於坫上坫惟射置決拾其上餘無考賈公彥疏云坫有二引此反坫康圭別爲一坫陳氏禮書遂



析反爵之坫奠玉之坫皮食之坫及堂隅之坫爲四據儀禮鄉飲酒鄉射大射燕禮並云設洗篚於阼階東南篚在洗西特牲記篚在洗西賓二爵二觚四解一角一散凡取爵若觚若解皆於篚既獻以虛爵降亦奠於篚而燕禮大射禮俱有膳篚云篚在洗西膳篚在其北鄉飲鄉射記亦云獻工與笙取爵於上篚既獻奠於下篚是篚亦分賓主上下而無反爵於坫之事案黃氏曰鈔亦疑鄭注以坫之反爲爵之反異於經文因謂反坫與塞門一類並指宮室之制言之所見甚允聘禮賓襲執圭致命公側襲受玉於東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授宰玉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取圭升致命王授之玉而覲禮記云奠圭於纁上鄭注謂釋於地亦無奠圭於坫之事爾雅坭謂之坫說文坫屏也屏蔽也坭毀垣也毀

禮十四

七

缺也疑堂東西牆謂之序其旁謂之夾室夾室前謂之東西堂序端爲小牆以別內外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其小射正取決拾拂弓小臣正贊袒皆退俟於東堂必非連序爲牆以聞之可知說文謂之屏爾雅謂之坭是所謂坫者正序端缺其牆之半以示屏蔽者也逸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咸有四阿反坫孔晁注反坫外向室也蓋若顧命之東西垂亦有坫向外故謂之反坫出尊者堂廉四出而階九尺所謂上廉遠地則堂尊是也郭注爾雅坫帶也帶音近相通坫者土之高也崇坫當卽作雒解之坭唐孔晁注唐中庭道坭謂爲高之也與反坫之坫異義圭同閭儒行華門圭窻裏十年左傳作閭爾雅宮中門謂之

闔其小者謂之閭考工記闔門容小扁三个鄭注廟中之門謂之閭宣六年公羊傳有人荷耒自閭而出者宮廟內門或名閭或名闔據爾雅小者閭則此所云康圭卽考工記之闔門容三扁者耳經明言天子之廟飾於出尊康圭之義無取洗篚本當尊南亦不以反坫之出尊者爲加隆也案此經山崇坫康圭疏屏與逸周書作雒解四阿反坫至應門庫臺元閭並以二字爲一事反坫出尊者與上列禮達鄉文義相近不當於此兩坫字專言其用其所云反爵奠圭之坫求之經傳所載亦實無顯證也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禮十四

八

鄭注鸞有鸞和也鈞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嵩齋案鄭注周禮大馭鸞在衡和在軾大戴禮保傳篇亦云在衡爲鸞在軾爲和毛詩小雅蓼蕭傳在軾曰和在軾曰鸞說文鸞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鑣衡在軾前以駕馬是鸞馬飾詩云和鸞云鈞膺鏤錫皆以馬飾言車鄭注巾車鈞樊纓云婁頷之鈞金路無錫有鈞而於此云鈞車有曲輿者蓋謂軾深兩旁曲抱以達於轡周禮輿人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鄭注兵車之隧四尺四寸其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曰揉其式車前曲向後謂之式深以便左右顧廣韻揉屈木同揉說文揉屈申木也軾兩旁曲出故名鈞車釋名鈞車鈞股曲直有正卽此義謂自夏時而車制始定也鸞車鈞車皆緣其制之始殷周之路並同此制鄭云有曲輿但渾言之疏未能引證其義巾車玉路以



祀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魯郊禘乘木路用殷禮其乘路當依同姓之金路左傳僖二十八年賜晉侯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定四年分魯公康叔唐叔皆以大路杜注並云大路金路於分魯公下云錫同姓諸侯車也天子用玉路以祀魯公之乘路必無借用玉路之禮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罍周以黃目

孔疏殷以罍者鄭司農云畫爲禾稼嵩案上文爵殷以罍鄭注罍畫禾稼也其注周禮引鄭司農云罍讀爲稼據說文罍玉爵从口从斗口象形毛詩行葦傳罍爵也玉篇亦云罍爵也疑罍本爵而彝象其形故名罍彝周禮六彝雞彝鳥彝虎彝雉彝皆刻畫鳥獸之形黃彝罍彝無刻畫鄭訓黃目以

禮十四

九

黃金爲目蓋黃彝以目飾其身罍彝以目飾其口許君故謂之象形殷尚質爵與彝同制而無飾鄭司農以罍稼音近因謂畫禾稼而讀罍爲稼恐未然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鄭注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孔疏貫與崇連文故知崇貫皆國名嵩案崇貫皆見春秋杜注左傳僖二年盟於貫云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據漢梁國爲言今歸德之睢陽縣也括地志貫城今爲蒙澤城在濟陰縣南宋時濟陰縣隸曹州即今曹縣晉初承漢制蒙澤故城猶隸梁國其後已入濟陰郡今曹縣南十里蒙澤故城即古貫國杜注宣九年趙穿侵崇云秦之與國注定四年封父云古諸

侯是崇至周仍建國而貫封父爲宋鄭二國地昭十五年左傳諸侯封受明器於王室定四年左傳昭之以分物崇鼎貫鼎若昭十五年之魯壺杜注魯所獻壺尊蓋殷藏器武王遷殷器於周封建兄弟有功德者則賜之分器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杜注左傳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氏之繁弱數梁傳亦云大弓武王之戎弓也數者皆魯所受分器故曰天子之器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鄭注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嵩案說文槌胡槌也从木哀十一年左傳胡槌之事胡槌字皆不從玉包咸論語注瑚璉黍稷器鄭云夏曰瑚殷曰璉杜注左傳亦云夏曰胡周曰

禮十四

十

簋似胡槌制略同左氏傳之胡簋卽周禮之簠簋考工記旌人爲簠簋周器故詳其制鄭注周禮舍人方曰簠圓曰簋說文簠黍稷圓器簋黍稷方器聘禮明云竹簠方自當爲方器說文連員連也員連或許君時通語正以員取義是敦璉瑚三者皆圓惟簠方則周冊制耳

周以房俎

鄭注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孔疏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嵩案毛詩魯頌傳大房半體之俎鄭箋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堂後有房然鄭意上下兩間則所謂足間橫者通短四足言之室之間曰房俎



下亦有間故曰房俎魯頌徑以大房名俎足知周俎之爲上  
下兩間也案毛傳半體之俎卽周語所謂房也特牲少牢禮有俎有所俎者房亦所俎亦名折俎周語謂之殺羔章昭注國語云房大俎也豚解體解疏謂俎頭各有乃加於俎非謂半體之外又有全體之俎也兩足足問橫橫下二跗則與夏后氏之歲之橫距者無異亦不得名之爲大房矣似於鄭義未合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鬯

鄭注此旌旗及鬯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鬯旌從遣車鬯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鬯皆戴璧垂羽諸侯六鬯皆戴圭大夫四鬯士二鬯皆戴綏嵩兼案鄭似以鬯別爲一物禮器言天子八鬯諸侯六鬯大夫四鬯以飾葬喪大記言君六鬯戴圭大夫四鬯士二鬯戴綏以

禮十四

士

飾棺此經並無其文而與前龔虞之言崇牙璧鬯同又與前言旂者合爲一例前言璧鬯明屬之龔虞此言璧鬯明屬之綏其非喪禮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之鬯可知爾雅注旌首曰旌郭注載旌於竿頭若今之幢亦有旒釋名綏有虞氏之旌也注旌竿首其形榮榮然也疑此與上夏后氏之綏制同而義各有取蓋初以旌牛尾注之竿首司常之全羽爲旌析羽爲旌皆然而後乃垂爲旒如郭注所云是也前言旂據繆幅言之此言綏據旌竿言之有虞氏注羽爲飾夏始以練約其杠殷又橫木杠端而刻畫之爲重牙以縣繆詳見周因樹翼其上小爾雅大扇謂之翼疑此翼但爲張扇式其云璧鬯者形圓如璧樹翼竿首而後注羽爲飾案喪大記無天子八鬯戴璧之

文其云戴圭者稍銳其上如圭非謂以圭飾鬯也璧鬯四代僅見於此亦不云戴璧喪車所建之鬯尤無飾玉之理相承其文彌盛而旌旗所以示遠等威之辨章采之飾莫著於此故詳述之不宜謂鬯別爲一事也

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

鄭注傳傳世也此蓋盛周公之德耳嵩兼案周公制禮典章儀物度數之詳必備存於魯藏之故府而太師世掌之東遷以後王綱不振魯人乃私竊襲用其禮樂以成乎僭齊仲孫湫所謂猶秉周禮晉韓宣子所謂周禮盡在魯矣正以周室禮樂之畱貽魯人猶世守之惟其儀文度數之備存於魯也魯王禮也正謂周禮而遂侈言魯得用天子之禮樂則亦僭者張魯之過也

禮十四

士

禮記質疑卷十四終



禮記質疑卷十五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喪服小記

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鄭注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爲母又哭而免嵩燾案奔喪禮奔母之喪於又哭不括髮喪大記母之喪卽位而免士喪禮既小斂主人降自西階卽位踊襲經於序東復位乃奠所謂卽位者小斂括髮奉尸俛於堂當奠而卽位襲經母喪於是時易括髮以免鄭云又哭則奔喪之禮入門哭明日又哭又明日三哭記所謂爲母異於父者查括髮其餘免以終事是也疏當據喪大記之文以正之而引士喪禮卽位以當

禮十五

又哭之節恐誤案士喪禮卒斂主人馮尸踊襲髮袒奉尸俛三踊不僅古冠皆有笄纚以約髮親始死去冠而笄纚小斂爲又哭也去笄纚而括髮三日成服而後冠則以布約束其髮案喪服在室爲父布總傳曰總六升女子之總與免冠而約髮之布男子之冠同斬衰齊衰之免當亦與冠同免冠而約髮之布外見因謂之免下文虞卒哭則免遠葬者比反哭者及郊而後免君弔主人必免皆玉藻所謂當事免也去冠曰免因遂以約髮者代冠通曰免案鄭注士冠禮免之制未聞舊說以卽喪服所謂布總與免皆以布總其髮也問喪云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故爲之免以代之辭之文也非謂去冠而始加免以代之也此知大傳四世祖免並無總麻之服但爲之免冠以代之而已其免當仍笄纚之舊必不製爲廣寸之布以代冠而施免而以布小斂卽位爲母成服以後爲父及齊衰以下之親皆然經文簡括言之耳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髻

孔疏皇氏之說髻有麻有布有露紒今考校正有二髻一是斬衰麻髻一是齊衰布髻皆名露紒嵩燾案鄭注士喪禮婦人髻於室云去纚而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其注奔喪髻卽位云去纚大紒曰髻杜預注襄四年左傳髻麻髮合結也疏引鄭眾以爲泉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爲屈布爲巾高四寸著於額上杜以鄭眾爲長故用其說以義類求之結麻卽露紒也喪大記小斂髻帶麻於房中麻者帶經而髻兼斬衰及齊衰以下言之斬衰去纚以麻結髮更無冒覆之者故露紒布髻斂髮而結之不露紒也亦名之布總喪服女子子

禮十五

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髻衰三年布總卽髻也鄭注於此云斬衰括髮以麻則髻亦用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髻頭併麻髻爲說甚誤喪服之云成服者五服之制三日始成括髮以麻自在成服前麻髻結髮而已安得繞紒爲髻頭式儀禮所謂髻衰蓋不爲髻而以布總之男子以免代纚婦人亦以髻代纚既免乃始加冠去冠而爲免既髻乃始加笄去笄而亦名爲髻檀弓論髻而云榛以爲笄髻者通辭也冠有六升七升纚纓布纓之分笄有箭笄櫛笄之分而皆以布約其髮曰免者因免冠而著其義曰髻者因總髮而象其形經云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髻正謂其制同而所以取義各別也疏意似未盡



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

孔疏爲父母長子稽顙重服先稽顙而後拜也其餘期以下先拜而後稽顙大夫弔士雖是總服之親亦必先稽顙而後拜尚書案士喪禮凡稽顙皆稱拜稽顙檀弓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此蓋周禮然也晉獻公之喪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稱其仁而以爲不成拜經云稽顙舉其重者凡稽顙必先拜也檀弓之云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聖人準校古今之異以達人子之情未宜據以釋周禮也士喪禮主人即位而拜賓惟主人既夕記尸在室有君命眾主人不出鄭注云不二主曾子問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公拜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君命眾主人不出

禮十五

王

異國君弔公爲主主人亦不拜賓安有總服而稽顙之禮經云大夫弔蓋謂士有總服而大夫弔於其家爲士而弔則亦爲大夫之弔者稽顙也經文簡括而義自完備疏恐失之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鄭注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尚書案鄭意層遞推之是謂有上殺下殺而無旁殺由祖而親高曾由孫而親曾元又以一推二孔疏亦云應以五爲七而言九者曾祖何孫爲情已遠略其相親之旨引庚氏云高曾二祖曾元二孫服之所同而於經文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義終不能明尚書釋文上至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馬鄭說同鄭

注周禮小宗伯族仲尼燕居並云三族父子孫也子孫皆繫於父言之故於士昏禮三族云父之昆弟己之昆弟子之昆弟凡類而聚之曰族族統於三而成於九九者之等以五服維繫之服止於五上殺下殺旁殺一以五爲節由己而上推至於高祖五世由己而下推至於元孫五世由己而旁推至於三從兄弟五世父也己之身也子也服之統宗也而上溯之下推之旁衍之以制爲服之經皆斷之以五故曰以三爲五合之則九世謂之九族故曰以五爲九鄭注分晰未允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

禮十五

四

於明堂曰祖宗其注大傳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其注周禮大司樂云天神主北辰地元主崑崙人鬼主后稷三禘大祭也此祭天圜邱以饗配之鄭意圜邱祭天南郊祭感生帝而以圜邱之祭爲禘又併禘郊二者混合爲一其義皆主於祀天祭法疏禘文在郊前故知是圜邱爾雅釋天禘大祭大祭總得稱禘引河圖握矩記云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以證感生帝之說實爲鄭義所本然爾雅釋天先舉四時之祭以次及祭天祭地祭山祭川兼及師祭馬祭而後言禘言釋所謂禘大祭實主宗廟言之祭法言禘郊祖宗則四代所以宗事其先既配其祖於郊又推其祖所自出



而祭之爲禘魯語言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似祖宗有廟禘郊報三者皆無廟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而以后稷兼郊與祖周之創制也而世室之祭不遷則猶祖宗之義也詳見法漢書韋元成毀廟議云祭義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極合此經之義而以祭天爲言周秦之交禮經遺失喪天誣祖漢儒因相承爲說董仲舒亦曰天者祖之所從出也其云立四廟自據始有天下言之祖者四廟之始祖虞夏之祖顓頊有未及四世者其時祖宗之名未立而推原四廟之祖所從出而爲之祭殷周以後沿之而奉契與稷爲始祖祭禮之相襲而文乃漸備也亦時爲之

禮十五

五

也其四廟之制則自三代以前所沿而不變者也韋氏元成爲得其義而據祭天爲辭鄭注因之遂以禘當圓邱之祭王肅之難鄭義於此爲尤允 國朝諸儒猶援國語言禘郊者與烝嘗宗廟對文以申鄭義不知烝嘗有廟禘郊無廟而楚語之言天子禘郊諸侯宗廟則正以禘郊賅宗廟之義明禘郊之禮惟天子行之諸侯不得同也固不能據此以證禘郊之均爲祭天矣

庶子王亦如之

鄭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則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烝烝案繼祖之宗祭祖繼禘之宗祭禘庶子不得與於祭而惟天子絕宗庶子繼世而王

則適者之子孫不得祭其祖而庶子之爲王者主之天子之廟祭所以異於大夫士也曰亦如之者如其所立之四廟而不得有增加也殷之太戊盤庚皆以弟繼立而大戊自禘雍己不得禘小甲盤庚自禘陽甲不得禘祖丁王者以統相繼不繫以宗適子庶子之禮位同而廟之所以序昭穆者亦同止於四而不能以私親入焉明天子之以統相承也注義疑未盡案宋濮王議明與獻王議兩朝議禮諸臣紛如聚訟而無能援引此經之文以正其失者由禮意之有未明也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鄭注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禘廟者也嵩齋案下文庶子不祭禘者明其宗也鄭云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禘廟似皆未免望文生義曲禮云禮不下庶人

禮十五

六

禮經所述自爲士大夫以上言之而言宗則通法也不能限以士大夫三代宗法所以繫其宗繫之廟祭而已禮經之文垂示大法盡人可以循其文而通其義既葬而虞而祔固必有主主祭者必宗子推之庶人之薦寢亦猶是也爲長子斬衰與殯與無後者之祭雖在庶人亦猶是也曰明其宗所以示禮之大閑也而宗法因之而立注以宗子庶子俱爲適士明不得祭祖之義然則宗子爲下士庶子爲適士獨可以祭祖乎經義原自廣大專主一義言之即所不能通者多矣案氏集說適子爲適士祭祖及禘庶子雖適士祇得立禘廟不得立祖廟則是庶子之適士以二廟爲一廟又與適子各立禘廟承鄭注申言之而不達禮經之旨亦與鄭注爲咎矣

庶子不祭殯與無後者殯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禘者



明其宗也

鄭注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無後者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壇祭之嵩燾案經義明分庶子不祭祖庶子不祭禰二者言之爲已之昆弟從祖祔食者也祭祖之宗子主之已之子姓從禰祔食者也祭禰之宗子主之殤者未成人無後則成人而未有子者也上文庶子不爲長子斬斬者成人之服也而以無後專屬昆弟諸父似未盡又舛爲宗子諸父無後者爲壇祭之說據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明言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顯考者曾祖也無常祭不知所謂爲壇祭之者特祭乎抑壇祭曾祖而使祔食乎考之禮爲無徵施之事亦爲不順祭法之言壇壇者僅

禮十五

七

見之金縢所謂禱祭者也似不宜下及士其不曰壇而曰壇以壇封土埤埤地爲從簡也曾祖之正祭不能舉而推及諸父之無後者恐亦無是禮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

孔疏徒從有四一是妾爲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爲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其一所從雖亡猶服如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三徒所從亡則已嵩燾案義疏服君之黨如君之父母小君本應服不可謂之徒從其說至允喪服爲君之母妻期爲舊君之母妻齊衰三月非獨從君爲之服而已此當據儀禮爲說所從亡則已有三妻爲夫之君期傳曰從服也凡從服降一等其夫三年故妻期夫亡則不服

此從夫而服也妾子爲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爲君母之昆弟傳曰從服也君母在不故此從君母而服也案此經下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是妾子君母撫之以爲子君母卒亦不服其黨所以別微也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此從母而服也從君母者義繫乎君母從母者義繫乎母君母者嫡母也母之君母母之嫡母也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鄭注世子不降妻之父母爲妻故親之也嵩燾案喪服爲妻之父母總大夫絕總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從父昆弟庶孫小功是自大夫之子已不應爲妻父母制服而服問云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鄭注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所謂女君之子卽此經之世子也

禮十五

八

故喪服大夫之適子爲妻不杖期大夫之庶子爲妻大功傳曰大夫之庶子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不降其適婦是以適子得申其婦之服世子於妻與大夫適子同以適妻亦有傳重之義既申其妻之服則妻之父母亦不降也此於喪服無徵記禮者表出之鄭云爲妻故親之也於義似未盡

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

鄭注謂練祭也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嵩燾案雜記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外除者服除而哀戚之情無已也期而祭明九月以下之無祭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因有虞禘之祭而除服者無祭是



以期而練再期而祥踰期而禫感天時之變存親而致其哀思以爲之節練而男子除首經女子除要經祥而除衰杖禫而除祥冠情有所極則哀有所止除喪者亦因是爲之程焉祭與除喪義一也而情固殊經言祭不爲除喪所以引人子之心於無窮天時人事之既變而悽愴怵惕之心之尤不容以已也期通一期再期言之案此期猶言期程謂祭與除喪皆有期日也祭通練祥禫言之除喪通除首經要帶衰杖卽吉言之禮也者節文之應感而起由外而致其內者也道也者喪服之積漸而除裁過與不及而納之中者也似未宜據一期字專主練祭言之

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禮十五

九

鄭注再祭練祥也間不同時者當異月也而除喪已祥則除不禫尚燹案此經下云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孔叢子引子思之言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是未葬練祥之服不變而經明言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與除喪明係兩事祭以哀死者練與祥則以生者之哀稍緩而服隨以變也恐無三年不葬並練祥之祭亦廢不行之理此云再祭與下大功主人之喪必爲之再祭文同而事例各別主喪之再祭據練祥言之此云再祭則初虞再虞之祭也葬有遠近既葬而行虞祭無遠近之分故曰報葬者報虞三年而葬必再虞其云不同時而除喪正謂未葬服不變既葬可以除矣而初虞再虞皆用柔日是間日也既虞而行禫祭爲不急

於除喪故曰不同時案士虞記始虞曰哀薦禫事再虞曰哀者無卒哭之說文禫除服祭也言除喪則必有禫祭矣注云祭故曰再祭不禫均恐未然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禫而已

鄭注大功爲之再祭小功總麻爲之練祭可也孔疏皇氏云死者有三年之親大功主者爲之練祥若死者有期親大功主者爲之練若死者有大功大功主者至期小功總麻至附故雜記云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謂無三年及期者也尚燹案注於大功主人之喪外兼及小功總麻疏又引皇氏兼及死者有期親有大功之親由練祥而期而附各以是爲差甚非經義所繫蓋無三年之親卽爲無後者從祖附食

禮十五

十

練祥之祭無變除之文闕焉可也有三年者則爲有後其子幼不能主練祥之祭凡服屬親者得主之大功者服屬之猶親者也主喪以是爲限降而至於小功則疏矣其義等諸朋友主喪者大功自盡其親親之誼以終喪爲之節主喪者朋友本非親屬而於死者有相維繫之情以畢喪事爲之節皆仁之至義之盡也而一準乎人之情爲之小功總之主喪練祥可也虞禫可也不能緣情以爲之節也其云三年者爲之後者之服也有爲之後喪服富有變除練祥之祭變除之禮之所繫也無大功以下之親而朋友主之至虞禫而喪事畢朋友之義盡矣練祥之祭之行於廟朋友所不能與無爲之主則亦聽之而已大功以下之主練祥之祭所以安存者之



心也朋友自盡其心而固不敢越也疏乃推及死者之有期親與有大功之親固無當於經旨也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

鄭注謂君出朝觀不時反而不知喪者近臣闕寺之屬其餘羣介行人宰史也嵩燹案喪服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眾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鄭注亦云近臣闕寺之屬竊疑近臣在君左右若太宰所屬之內宰宮正宗伯所屬之內史司服等職皆當爲近臣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騂乘從服僕騂乘司馬所屬以出入近比於君則亦從爲之服以此知云近臣者宮府侍御之有職司者也闕人掌守宮門寺人掌內人及女宮

禮十五

士

之戒令鄭注內人女御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蓋皆奄豎刑餘不足備近臣之列也

虞杖不入於室耐杖不升於堂

鄭注哀益殷敬彌多也孔疏此論哀殷去杖之節嵩燹案此經下文練筮日筮尸視濯有司告具而后去杖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鄭注臨事去杖敬也虞耐事異去杖之節亦異虞於寢有饗神酌獻之事不以杖入室爲行禮故耐於祖廟祭及所耐之祖不以杖升堂爲不敢戚其祖故士虞禮主人卽位於堂倚杖入鄭注倚杖西序是也士虞記三虞卒哭乃饌主人卽位於門東明日耐祝辭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階耐爾孫某甫鄭注欲其耐合兩告之堂者祖廟之堂也不敢

以杖升非以室與堂爲哀殷之節也鄭注士虞禮云練杖不入於門練祭於主亦有酌獻之事其杖惟不以入室而已注意以哀殷爲去杖之遠近恐非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鄭注易服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嵩燹案問傳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齊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此易服者易輕者之義也期而小祥練冠纁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此除喪者先重者之義也蓋男子所重者首經婦人所重者要經有除無變卒哭不受以輕服既練而遂除之是之謂除喪者先重者男子要經爲

禮十五

士

輕婦人首經爲輕男子既卒哭而易葛帶帶卽要經也既練而要經不除是之謂易服者易輕者下云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言易服所以易輕者以輕者可以重而重者特服也如斬衰卒哭易葛帶與齊衰之麻同遇齊衰之喪則又以麻經加葛之上故曰輕者包包者加其上也既練受服與大功同遭大功之喪牡麻經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是斬衰之葛帶初加大功之牡麻旋又加大功受服之葛故曰麻葛重喪服升數輕重皆有定可以一見而知其斬衰兼有齊衰及大功之喪也有重喪而後有輕喪視所受服之輕重適均兼服之先有輕喪而後有重喪則以重者易其輕者



開傳固曰麻同則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除喪先重者易服易輕者二語爲之綱其卒哭以後更遭喪麻葛同者兼服之重者特服之則又開傳之推廣其義以釋服輕者可以易之故注牽合爲說竝開傳所記辭義皆失之矣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

鄭注此謂殷禮也殷賢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爲燕案曲禮天子曰天子復諸侯曰某甫復鄭注士喪禮泉某復云死者之名喪大記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通辭也不以上施之天子諸侯經云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竝不云天子名稱名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周禮大師大喪厥作圖諡鄭司農云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諡小祝置銘士喪禮云爲銘

禮十五

圭

各以其物曰某氏某之柩銘以表柩而大師之作諡者亦曰圖諡則卽以諡書之銘以表柩也劉熙所謂述其功美可稱名者是也周禮夏采大喪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紼復於四郊祭僕又復於小廟與士之中屋招以衣者異矣而曰天子復曰泉某復其辭同也司常大喪共銘旌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所以爲銘者異矣而曰天子之柩曰某氏某之柩其辭同也辭同而稱名固不同似未宜假辭爲名而據爲殷制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葛皆兼服之

鄭注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

同自帶其故帶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爲燕案麻葛兼服之文詳見開傳記者略節取之喪服傳曰齊衰大功冠其父也斬衰卒哭而受齊衰故卒哭之葛經與齊衰之麻同既練而受大功故既練之葛經與大功之麻同凡新喪皆服麻前喪已易葛經而復有新喪則麻葛兼服兼服者必麻葛之同者也斬衰卒哭而有齊衰之喪既練而有大功之喪齊衰卒哭而有大功之喪麻葛不同者卽不兼服也故曰服重者則易輕者男子首經有除無變除則服新喪者之服不除不兼服也婦人要經有除無變除則服新喪者之服不除不兼服也凡兼服者麻葛重鄭謂兼服之文主於男子非經義所存也

禮十五

古

士耐於大夫則易牲

孔疏雜記云士不耐於大夫謂先祖兄弟有爲士者當耐於士不得耐於大夫也燕案說文耐後死者合食於先祖經所謂卒哭而耐是也殯與無後從祖耐食則因祭而耐從爲之名檀弓衛人之耐離之魯人之耐合之又通其名於葬雜記士不耐於大夫耐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所謂耐者耐葬也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以昭穆爲左右卽此義案戴記言耐者或言耐廟或言耐葬此經云士耐於大夫各有取義概以耐廟釋之遂成抵牾此經云士耐於大夫則耐廟之禮也與雜記之云士不耐於大夫自別雜記又云上大夫之虞少牢卒哭耐大牢下大夫之虞牯牡卒哭耐少牢是耐廟禮隆而各有其等士耐於大夫謂祖爲大夫而孫



以士祔之當仍大夫之牲不以士牲疏引雜記爲說宗廟昭穆之次豈能以大夫士爲斷謂當祔祖兄弟之廟尤恐失之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祧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鄭注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爲歲案喪服齊衰不杖期章繼父同居者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儀禮於繼父之義詳矣於異居之說但以昔同今異爲辭而未詳其義此云有主後者爲異

禮十五

主

居所以補儀禮之所未詳也蓋凡爲繼父者必母嫌子無所依後夫爲之婚娶以有室家使之修其祖父之祭而後謂之繼父繼父無後又無大功之親而爲之主其喪則爲同居期繼父有主後不爲之主其喪而但以恩服之則爲異居齊衰三月同居言皆無主後兼子言之異居言有主後者專指繼父言之此經與儀禮喪服傳正互相發明爲之婚娶築宮廟則異居矣案儀禮爲之築宮廟使自祭其祖祧此云同財而祭其祖祧爲同居則繼父之祖祧也繼父無主後子又未有宮廟而從繼父以祭此之謂同財異居者明不爲之主後也鄭注一以同財爲義又創爲同居異財之說似失經旨

祔葬者不筮宅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

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鄭注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爲士大夫者不得祔於諸侯卑別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爲祖者兄弟之廟而祔之中猶間也孔疏若太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嵩燾案此經前云別子爲祖鄭注諸侯之庶子別爲祖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祔先君天子諸侯絕宗公子公孫之爲大夫士者皆謂之別子不祔於祖而祔於其祖兄弟之廟情不相屬義不相統宗法素而廟制之從祖合食者亦濫矣春秋隱五年穀梁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妾主無祔廟者天子諸侯達之大夫士皆然也案鄭注大司馬云妾雖也而不得祔廟而爲妾雖立廟其後周有天下推原后稷之生而有先妣之祀魯頌之云閟宮者是也而

禮十五

主

謂妾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廟循昭穆之文而亂尊卑之次尤爲悖禮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公墓者王族之統於王公族之統於諸侯者也而云辨其兆域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各以其族所云前後當與王墓別爲一行而依昭穆之次自分前後天子諸侯各自爲兆域卿大夫與士亦各爲兆域公子公孫爲大夫者祔於大夫爲士者祔於士其祖爲士而子孫爲大夫則從祖而祔不能舍其祖而別祔其族之爲大夫者推而至於始爲天子諸侯者其祔亦同也案大傳追王太王王季王季武王祔於王季成王祔於文王其昭穆歷文王昌自周有追王之禮之廟皆王也亦無天子祔於士廟之事推而至於墓大夫掌邦墓之地凡國民之族葬者其祔亦同也妾祔別爲兆域亦



以昭穆爲次案據此經公墓分昭穆各爲一行以諸侯大夫士爲先後之次而妾自爲一行無妾祖姑卽中以明之妾當耐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中空一兆爲虛位以閒別之不能使孫妾越祖姑而上二世以耐於妾高祖姑也案經下云妾無妾祖姑者易姓而耐經明言耐葬者不筮宅以於女君乃爲耐廟之禮與此義別

宗子母在爲妻禪

鄭注宗子之妻尊也孔疏賀瑒云父在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禪父沒母存爲妻杖宗子尙然其餘適子母在爲妻禪賀循云宗子爲妻禪其餘適庶母在爲妻並不得禪也賀循又云婦人尊微不奪正服厭其餘哀宗子妻尊母所不厭嵩案疏意以父在適子爲妻不杖爲厭正服母在不禪爲厭

禮十五

七

餘服以質求之父在適子爲妻不杖期父主喪故也非厭服也故父在庶子爲妻杖母在不禪不敢爲妻申其哀爲尊厭也於母且然於父可知故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禪宗子之妻所以禪者父沒則宗子之妻代母爲主婦得申其哀也凡爲適長子卽宗子也其不云適子者明惟宗子之妻爲主婦者然也疏引賀氏三說於經義均未分明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鄭注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緣爲慈母後之義父妾之無子者可命已庶子爲後嵩案喪服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死則喪

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此經又通其義於庶祖母所謂後者爲之制服而主其喪也喪服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無服而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云慈己則是不命爲母子者無父命而有慈己之恩亦爲之制服庶祖母慈己者不見於喪服而通謂之爲慈母後其制服亦當與慈母同先王制禮精義以濟人道之窮有如此者子無母者特慈母以生庶母無子者特所慈之子以養有父命則三年無父命而有慈己之恩則小功五月其庶母或有子或無子其制服皆同然但云爲慈己者服不得云爲後也後者制服而爲之主其喪庶母與庶祖母之爲慈母同也鄭注以傳重爲言疏因謂庶母庶祖母已經有子而子死爲立後若無子不得立後竝引賀瑒云服於慈母三年猶爲己母不異異於大宗之降本也非獨傳重與爲後者無所取義竝儀禮慈母之文亦失其旨矣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禮十五

末

鄭注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嵩案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鄭注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疏引以釋此經又云既不以父服服殤而來後其宗事之如子又云爲殤者父作子應服以兄弟之服而云以本親之服服者當在未後之前不復追服似與注義亦不相屬案殤者之父立後不得云爲殤後兄弟願獨不降於義無取疏知其未安也因以本親爲父後者之後者之本服若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之屬謂在未爲後前證迂迴不可通鄭意謂承殤者之宗而不爲之制服疑曾子問



庶子弗爲後此云爲殤後義各有取蓋周末之變禮也喪九年左傳國君十五而生子是國君生子僅及中殤之年上云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曲禮二十曰冠三十曰壯有室冠而不爲殤則有未及二十而冠者冠有爲人父之道而其年猶殤也長殤中殤之服大功下殤小功自齊衰以下仍各以殤服服之而爲之後者不降蓋在殤而冠則亦可以立後冠而不爲殤爲之後者自不能以殤服降也與上義正相承不宜援曾子問之文以證殤者之必不可爲立後也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鄭注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孔疏齊衰爲尊大功爲卑而三月爲恩輕九月恩稍重制之在尊卑深淺之間當燕案儀

禮十五

充

禮喪服斬衰菅屨齊衰疏屨齊衰不杖期麻屨齊衰三月以下無文記禮者補著之齊衰三月者義重而恩殺義重故隆其服恩殺故減其月衰裳經杖皆齊而屨獨異屨輕從降也麻屨繩屨降之等也繩者麻之成屨者也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明屨者服之餘可以漸殺而輕也準此以推小功總皆繩屨而有疏細案鄭注喪服云舊說小功以下古屨無絢是冠屨皆有等吉屨不以飾喪明矣周禮屨人有命屨功屨散屨之分鄭注散屨去飾其注儀禮總屨云喪屨也總不灰治曰總小功總之屨當疏治鄭意以齊衰大功較其尊卑深淺恐非經旨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

孔疏既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去杖筮日與尸二事皆有賓來占事畢孝子更執杖以拜送賓不言視濯者視濯輕而無賓焉燕案特牲饋食禮宿賓鄭注實在有司中其筮日筮尸有筮人及宰及宗人及有司羣執事既筮宗人告事畢而不拜賓其視濯宗人升自西階告濯具賓出主人出宗人視牲雍正作豕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凡有司之屬若筮人宰宗人雍正皆賓也此經與儀禮之文互相備前言要經杖繩屨詳其服後言拜送賓著其儀筮日筮尸視濯三者同也去杖事畢而後杖則筮日筮尸二者之異蓋視濯者視有司之滌滌而已不親爲之故不去杖案士虞禮主人卽位於門西宗人告有司具筮請拜賓入門哭卽位於堂主人倚杖泣尸告神而後有事於人是臨祭去杖告具拜賓皆不去杖

禮十五

丰

筮故有去杖反杖之節其拜送賓則同禮文錯綜言之以見義孔疏竝儀禮視濯拜賓之文亦不一省究宜其於經旨無所發明也

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

鄭注妾子父在厭也孔疏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若異宮則禫之當燕案此經前云爲父母妻長子禫喪服父在爲母齊衰期爲妻亦期子統於父期而除喪父主之士妾有子而爲之總而其子自期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父在爲母皆然庶子在父室不敢爲其母禫所以避尊也喪服傳昆季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避子之私也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以此推之命士以上之



異宮必在授室之日陸氏佃云在父之室謂未娶者較疏義  
為長雜記主妾之喪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  
不於正室不於正室則不在父之室也疏分命士與不命之  
士言之似未允

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

鄭注祖不厭孫孫得伸也嵩熹案雜記為長子杖則其子不  
以杖即位以杖即位為主喪受弔言之鄭注喪服適子父在  
則為妻不杖以父為主也服問曰君所主適婦父在庶子  
為妻以杖即位是喪妻為主則杖不為主於妻不杖於父母  
則不以杖即位子為父無不杖者喪大祭子皆杖不以即位  
明庶子之不為喪主也杖同而以杖即位異非有所厭也不

禮十五

主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

孔疏此有二種一弔異國臣若自弔己臣則素弁環絰錫衰  
也鄭云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皮弁一白弔己臣未當  
事皮弁錫衰當事乃弁絰嵩熹案周禮司服職凡弔事弁絰  
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疑衰其首服皆  
弁絰弁師職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司服著其儀弁師詳其  
制弁而加環絰即此經之皮弁加環絰耳鄭注周禮弁絰云

其弁如爵弁而素於禮無可徵者案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  
爵弁經紵衣鄭注士冠禮  
皮弁白鹿皮為冠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弁然也皮弁木  
近素而天子於諸侯爵弁經明但加絰而已不易冠也  
德言君弔臣素弁加絰諸侯相弔皮弁加絰同國大夫素冠  
加絰同國士朝服加絰意為分晰疑所謂素弁素冠與皮弁  
朝服皆當為常服無天子大夫有弔冠諸侯士常冠之理弔  
服加絰亦不應謂之喪冠也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  
之喪服

鄭注遂以主其喪其為主之服如素無喪服嵩熹案養疾而  
遂為主喪謂大功以上之親無後者其云喪服必輕於所  
養之親無居重喪而變服以侍人疾之理或侍伯叔父母之

禮十

主

疾則所服與己之為者同疾者亦自有服侍疾者雖喪  
服可也經意渾括言之其為之主亦小歛而免成服而杖非  
養而入主人之喪亦同惟養疾者去舊有之喪服而服新服  
非養者不去舊有之喪服而易新服舊服與新服均則兼服  
之然為之主則新喪之重於舊喪可知服重者亦不為輕者  
主其喪也鄭云為主之服如素無喪服似於義未愜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

鄭注女君適祖姑也嵩熹案此與上妾耐於妾祖姑文同而  
義各別耐葬與耐於廟以昭穆為次同也春秋隱三年君氏  
卒左傳云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耐於姑故不  
曰薨不稱夫人似凡妾不耐廟隨二年夫人子氏薨五年考



仲子之宮是又耐而不配杜預注諸侯無二嫡惠公元妃孟子配故仲子別立宮其書葬則固耐於廟矣案定十五年如氏卒左傳亦云不稱夫人不稱哀十二年孟子卒則昭公之夫人也禮當耐新亦不稱夫人而文四年夫人風氏薨爲僖公之母宣八年夫人風氏薨爲宣公之母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爲昭公之母均非適而以君母稱夫人宜別立宮其耐禮並同穀梁傳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其卒也當耐於妾祖姑之宮或以適嗣無妾祖姑之宮則耐於女君耐於妾祖姑別廟也禮之正也耐於女君則廟也禮之權也仲子薨逾三年而爲之立宮卒哭耐廟可知何休注公羊傳妾母卑雖爲夫人猶別廟而祭之疑此當爲諸侯之禮喪服妾爲女君鄭注適妻也凡言適皆謂之女君鄭於此以適祖姑釋之恐誤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

禮十五

三

鄭注親質不崇敬也孔疏君來弔雖非時亦爲之免若五屬之親主人不爲之免嫌親始奔亦應崇敬爲免如君故明之嵩燹案奔喪禮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免麻於序東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齊衰以下免麻於東方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遂冠歸於又哭三哭猶免袒成踊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送賓又哭遂除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凡喪禮家子主喪爲主人餘爲眾主人有司執事及凡弔問者皆賓也奔喪禮分別主人與非主人而統於齊衰以下其實適子子不主喪者皆不得爲主人拜賓送賓一以

冢子爲主曾子問所謂喪不二主是也經云兄弟自他國至蓋主人之兄弟同服斬衰者奔喪禮言與主人哭成踊襲既踊而襲則主人亦免袒可知除喪而歸主人括髮袒經遂除眾主人不變服眾主人兼主人之兄弟言之兄弟不變服則主人亦不變服可知經云未除喪蓋練祥以後將禫而未除所服餘服而已不待免也兄弟括髮袒而服祥服主人不免而爲之拜賓一則奔喪之禮而殺其文奔喪禮言既葬言除喪此經云未除喪正所以補奔喪禮之闕爲練祥以後異於始葬及除服時也鄭云親質不崇敬疏遂援君弔雖不當免時亦免爲證似失經旨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禮十五

三

鄭注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爲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爲禮嵩燹案既夕禮陳器有二遷柩於祖薦車陳明器於乘車之西乃祖賓賁若賁若賁若賁若如初就器則坐奠於陳鄭注陳者明器之陳是賓就器皆陳於明器之次就者成也賓助葬者必以成器此陳之廟門內者也既遣奠行器茵苞器序從車從至於壙陳器於道東西此陳之壙前者也士喪禮襲有明衣裳有祭服有陳衣陳衣者庶襪也不盡用葬有苞管簋甗有用器有燕樂器有役器有燕器而無祭器鄭注士禮略大夫以上兼用所謂祭器即就器也甗甗之屬適於用者即祭器檀弓曰祭器人器也明器以飾葬就器則賓之助葬者不必盡用鄭注是也然陳之廟門內將



命奠幣無不陳者陳之壙而遂窆則所陳器當盡納之壙中  
疑多陳之謂陳之廟門內者省陳之謂陳之壙前者玩兩可  
也字之義當言行器至壙或盡以從或擇而從之皆惟所便  
既夕禮藏器於旁加見藏苞匚於旁加折是明器皆藏之槨  
中喪大記棺槨之間君各祝大夫容壺士容甒所藏器亦當  
有數陳器納器各視所宜而已非喪紀之所存也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鄭注謂卿大夫以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嵩  
燹案喪服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  
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蓋始封國其諸父昆弟  
不必從之國無相臣之禮故諸父昆弟之相臣屬斷自封君

禮十五

妻

之子始經不言與君爲兄弟而言與諸侯爲兄弟蓋謂始封  
之君也始封之君其昆弟從之國君猶爲之服期以示不相  
臣之義而兄弟之從之國者不敢不以臣道自處既從之國  
則固以君道臨我也故當爲之服斬陸氏佃云始封之君兄  
弟猶服斬所臣兄弟可知鄭注雖在異國來爲三年疑諸侯  
之兄弟何爲而在異國既仕於異國不相爲臣應從父兄之  
服若能來歸則固臣也卿大夫以下爲君服斬又何待言哉  
鄭注恐誤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性  
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性

鄭注不易性以士性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

子去國乃以廟從孔疏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若其有廟當祔  
於其祖不得祔於其妻宗子去國以廟從則祔於祖矣嵩燹  
案祔於其妻謂祔其妻於祖姑猶言致祔於其妻也禮無以  
夫祔妻之文妻雖先死亦祔於夫王制齊衰大功之喪三月  
不從政大夫三月而葬虞祔以前不應從政無因而有不爲  
大夫與爲大夫之異經意但明喪祭從厚之義舉此以見例  
耳言大夫之妻死斂殯皆以大夫案中庸父爲大夫子爲士  
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  
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及葬而祔其夫已不爲大夫仍  
惟夫婦禮均故但據妻言之  
以大夫之禮成之不易性者不易大夫之牲也士之妻死斂  
殯皆以士及葬而祔其夫已爲大夫則用大夫之牲蓋死及  
祔其禮相承爲日無幾喪祭有從厚無從薄舉爲大夫與不

禮十五

妻

爲大夫之在此三月中者皆得用大夫之禮也若爲日已遠  
而追從其厚則亦僭而已矣此當微會經意而得之鄭注誤  
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鄭注在室亦童子也則子一人杖謂長女許嫁及二十而笄  
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嵩燹案儀禮喪服傳曰童子何以不  
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蓋據妾爲女君婦  
爲舅姑不杖期爲說而爲父爲長子妻爲夫皆斬衰苴絰杖  
絞帶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髮衰三年獨變文言之是  
女子在室爲父亦不杖也喪服傳言杖之義三爵也擔主也  
輔病也而主喪者必杖婦人不主喪而杖惟妻爲夫而已餘  
皆不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無主喪者齊衰以下爲之主則



長者一人杖杖者爲之內主也經援儀禮婦人不杖之義而明女子子在室亦有杖者以發明其例猶喪服傳之言擔主也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

鄭注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啟之間雖有事不免嵩燹案士喪禮小飲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於房既夕禮公賄眾主人袒凡袒必免眾主人下賤及小功總喪禮小飲大飲殯皆袒踊其朝夕奠有踊無袒是自殯以後雖主人無免者而此經前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主人必免親者皆免五服之屬在喪次通謂之親者君弔亦皆免也兄弟除喪而服葬服虞卒哭猶免小功總在殯當免時無不免之理鄭注於此推廣言之恐

禮十五

主

非禮意

除殯之喪者其祭也必元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鄭注殯無變文不縞冠元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爲釋禫之服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嵩燹案士冠禮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元冠惟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鄭注竝云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然儀禮通言之似惟朝服素裳元端之裳兼此數者自天子下達於士同也就經義求之言必元者元端而已元端之裳惟所用亦不必皆元也此與下朝服縞冠對文所異者冠耳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鄭注既祭元端而居是元端亦士燕服除殯喪不

朝服禮簡也其服則吉服也案鄭注雜記引釋禫之禮云元黃裳即元端而云除成喪朝服而仍縞冠縞冠者祥冠也元衣未純吉未詳所據除成喪朝服而仍縞冠縞冠者祥冠也經言除喪有通言之者凡變服皆曰除如云除喪者先重者除是也有專言之者則禫祭也論語所謂去喪無所不佩也除喪之祭猶縞冠不敢遽即吉也戴惠變除禮禫元衣黃裳乃服禫服朝服綬冠踰月吉祭元端朝服既祭元端而居然則朝服縞冠爲祥之變除服朝服綬冠即禫而縞之縞禫之變除服也鄭謂黑經白緯曰綬由縞而漸即吉爲禫服經云除殯喪除成喪下統卑幼言之縞冠而除喪矣無變除也除殯喪吉服而文不縞除成喪不敢純吉而文縞所以示別如此

禮十五

主

禮記質疑卷十五終



大傳

鄭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孔疏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有善於君得祫亦祫於太祖廟中徧祫太祖以下嵩燾案大夫士宗廟有常制無因有功而賜祫祭之文襄公十二年左傳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杜注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似卽以祫當殷祭大夫廟祭宜有

禮十六

祫案說文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周禮曰五歲一祫三歲一祫疑大夫士無太祖廟不得有三歲之祫而禘祫禮數亦與時祭同無加牲雜記上大夫之虞少牢卒哭祫太牢下大夫之虞特牲卒哭祫少牢虞祫禮均而用牲各別則時祭亦或有加盛者左傳言祭言殷鄭據祭法大夫三廟二壇祫渾言之不必卽爲三年之祫

因謂祫祭之於壇墠尤乖禮意祫有大祫有常祫王制天子  
 雉禘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禘禘一雉一祫嘗祫烝祫是四  
 時祭一雉而已餘皆祫禮器周旅酬六尸卽據時祫言之大  
 夫士廟制不及高祖而得祀高祖於祖禰之廟通謂之祫于  
 者自下干上之詞經云干祫言上溯而祭之異於天子諸侯  
 之卽太祖廟以合祭羣祖也其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  
 兼士言之以明天子諸侯君道也大夫士皆臣道也有大事  
 必省告於君而不敢自爲制非若天子諸侯之得以自盡其

孝享也惟然而廟止於三高祖之親不得立廟以逾其制祫祭止於高祖高祖以上無服之親不得合食於太祖以隆其報分有所統制有所限不敢專也經義本極明曉舊注皆失之

又案祭法言廟制曰考曰王考曰皇考曰顯考曰祖考大夫三廟則顯考以上無廟而禱之於壇是以大夫士廟祭無上及高祖之文程子言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七廟五廟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亦不害祭及高祖詳味此經之文而知程子精義之學其事固具於是也大夫三廟止於曾祖士一廟祭禰而已而經於高祖之祭通大夫士言之各視

禮十六

所立之廟上推之以及高祖故曰千禋案王制大夫亦有太祖而繼世爲大夫則奉太祖以禋祭高祖始爲大夫則奉高祖以禋祭春秋文公所立之廟其義正互相備孔疏於此自爲有見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禋也凡祭皆謂之有事士喪禮卜日卜人莫龜鄭注引周禮卜師爲證是士卜日皆請命有司襄公三十年左傳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大夫家廟請命於君乃行田少儀亦有祭而致膳於君之文所謂有大事省於其君蓋大夫士有事於宗廟亦告於君也舊注謂有功而見省錄於君固爲失之經明言大夫士皆得禋及高祖之義鄭注一失其解遂使大夫士廟祭數百年而未



五曰存愛

鄭注存察也察有仁愛也孔疏察於民下側陋之中而有仁愛之心亦賞異之尚書案說文存恤問也愛者民所愛慕如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間皆是推至凡有功德於民堯後封祝舜後封陳夏後封杞並統於存愛之中論語舉逸民即此舉賢使能之事論語與滅國繼絕世即此存愛之事姚氏舜牧云先世功德遺愛在民與滅繼絕所以存之最合經旨所先者五而民不與言聖人治天下無非爲民而固不於民求之先此五者未嘗有與於民事而民因之以瞻足矣蓋非獨使人觀感振興親親尊賢存其遺愛乃所以立人道之極也疏云王者所急行民不得干與恐失之

禮十六

三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

鄭注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己之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爲母則令昭穆不明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爲服不成其親也尚書案鄭義至精而釋經文微近鑿陳氏集說云弟妻不可謂之爲婦猶兄妻不可謂之爲母言皆不可也變易鄭注益成乖忤爾雅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姊婦姊謂長婦爲姊婦喪服姊姊婦小功是兄弟之妻相謂通曰婦而男子無稱以嫂叔不通問不相爲服故亦並無稱名以示別喪服傳曰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夫之

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屬乎父道者也從而爲之名父母道均也姪亦大功傳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此屬乎子道者也從而爲之名子婦道均也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是故世父叔父猶父也昆弟之子猶子也而男子相謂曰昆弟之妻婦人相謂曰夫之昆弟不能爲之名曰昆弟之妻猶妻也弟妻曰婦從弟爲之名也而不能以婦道屬之兄猶之兄之妻不能以母道屬之弟也兩無所繫則昆弟之妻有相別也無相親也故不得爲之服所謂主名治會際是也經引喪服傳文而無何以無服一語鄭注補出之於禮文極有關會而獨於謂弟之妻婦是嫂亦可謂之母二語但求之文辭之末而不能會其

禮十六

中

義集說因之而益歧矣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鄭注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尚書案經義主五服之親言之喪服斬衰章爲父傳曰父至尊也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妾爲君傳曰君至尊也齊衰不杖期章爲祖父母傳曰至尊也世父叔父期傳曰與尊者一體也尊尊之推也齊衰杖期章父在爲母傳曰至尊在不敢申其私尊也齊衰三月章爲曾祖父母傳曰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又尊尊之變也齊衰期章爲妻傳曰妻至親也而大夫爲世父母



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大功傳曰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大夫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大功傳曰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又親親之變也齊衰不杖期章世母叔母傳曰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士爲庶母乳母總傳曰以名服也從母昆弟總傳曰以名服也從母小功傳曰以名加也齊衰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又名之變也大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夫之姑姊妹姊妹婦小功傳曰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姑姊妹之小功出焉而爲小功也姊妹婦之小功入焉而爲小功也而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期傳曰何以期也爲其無祭

禮十六

五

主也又出入之變也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期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亦出入之變也長幼之相爲服者報也齊衰不杖期章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夫之昆弟之子期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爲甥總傳曰報之也爲壻總傳曰報之也爲姑之子總傳曰報之也以長幼爲之名服之所以有報也其從服之見於喪服者尤詳故凡服制有三治上治下治旁治是也準而行之有四義由上治而準之曰尊尊由下治而準之曰親親由旁治而準之曰長長曰男女有別是也推而衍之有六術由尊尊而衍之曰名由親親而衍之曰出入由長幼而衍之曰從服是也殤服之起於大功服之降也不

足盡長幼之義鄭注於此似未允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祖名曰重

鄭注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爲之三年義重者爲之齊衰高齋案鄭以祖福分輕重於義爲外等而上之至于祖祖者通辭也自仁率親由父而上推之至于祖而齊衰期至於曾祖至於高祖而齊衰三月高祖以上無服遠則仁有不及也故曰輕自義率祖祖者太祖也順而下之有大宗有小宗繼太祖之大宗百世不遷繼高祖以下之小宗五世而遷宗者宗其所自出之祖也義繫於祖則祖爲重仁以服制言義以宗法言故自此以下皆據宗法

禮十六

六

言之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鄭注君恩可以下施族人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高齋案人君絕宗故君之別子自爲祖自諸父昆弟皆臣也君爲之絕服而服君者皆斬衰是以穀梁傳云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然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族食世降一等合族而綴之以食親疏之等亦於是辨焉而君於其宗族自序親疏宗族之親者疏者一以臣道將之不敢各以其親與君爲齒列鄭注訓位爲齒列極允疏但以上親君位釋之又云兄弟親屬多篡代之嫌令遠自卑退以後世猜嫌之術釋經尤爲乖舛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鄭注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惟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尚書案天子諸侯之宗法僅見孟子滕文公言宗國魯先君詩大雅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其時公劉居豳爲之君又爲之立宗是公子之宗道自周以前有之而春秋傳不一詳隱七年公羊傳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稱弟何母弟稱弟宣十七年左傳公弟叔盼卒公母弟也凡稱弟皆母弟杜

禮十六

七

預注庶弟不得稱公弟故春秋母弟書弟庶昆弟書公子所尊適也經固曰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以母弟統庶昆弟而爲之宗此公子之宗道也案桓二年左傳預注適子爲小宗次者爲庶宗而宣二年傳云晉成公宦卿之適子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疑所謂貳宗者餘子得別爲氏成公以晉無公族廣置餘子公行爲公族之輔耳莊公二十三年傳云晉桓莊之族偏獻公患之杜預注桓叔莊伯之子孫獻公武公子於桓叔爲曾祖於莊伯爲祖而桓莊已自立爲族是卽以公子之宗道統揆之經義並無適兄弟爲大宗庶昆弟爲小宗之文凡爲宗者適也周道親親傳子以適則君爲大宗而君不與族人爲宗於是別立一宗以聯屬其族之人庶昆弟以下皆以宗屬焉而上統於父不得爲禰則其昆弟亦各自爲宗而不與公子之宗序昭穆但以大宗收族之法繫之而已故曰有

大宗而無小宗其繼世之君各立其母弟爲宗以聯屬其昆弟而不得統族之人至於親盡則昆弟亦各自爲宗而所立之宗不能爲之統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案左傳襄十二年於周廟杜注周廟厲王廟昭十八年鄭大史使祝史徙主柎於周廟杜注周廟厲王廟魯於諸姬爲宗國以周公武王母弟武王有天下而以宗屬焉故得立文王廟統同姓之國而爲之宗是謂大宗鄭桓公宣王母弟宣王封之鄭而以宗屬焉故得立厲王廟統庶昆弟而爲之宗是謂小宗其皆庶昆弟而宗凡宗必繫之廟魯鄭之有周廟此其證也無母弟則君不能以所統之宗屬之而使之各自爲宗如晉成公之立餘子公行別爲枝繫而已同爲庶子而無所宗亦不能以宗統其昆弟故曰有無宗亦莫之宗魯之三桓鄭之七穆無爲之宗者非如鄭注所云公子惟己而已所宗者適爲大宗無適而宗庶爲小宗既於義無取而又何以云有小

禮十六

八

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藍田呂氏東萊呂氏雖極意申論之亦止言適子爲大宗庶子爲小宗其大小宗之何以爲名則固不能詳也喪服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期經云爲士大夫之庶者宗士大夫之適者所服皆同也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齊衰三月公子繼世爲大宗小宗所服皆同也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大功降也君絕期而庶子降大夫降庶子而庶子昆弟亦從而降不得立以爲宗明矣鄭於此拊爲齊衰九月之文似尤無據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鄭注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有親者服各以其屬親疏嵩素案喪服齊衰期章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



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鄭注在旁而及曰施親者屬母子至親無絕道橫渠謂施移字通用此引喪服傳文發明公子宗道之義絕宗即爲絕族不與族人論親疏所謂絕族也經意謂人君絕宗則服無所施故爲公子立宗道使以親相屬親爲弟而可以統宗庶子不相爲統則不能立宗經故曰爲其士大夫之庶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儀禮云親者屬出母絕族而母子之親自相屬此云親者屬人君絕宗而母弟之親可使相屬案天子諸侯絕宗其昆弟皆以別子爲祖自爲宗而合族之昭穆遠近無所統故自始立國時立宗以統之宗庶昆弟也而不得合食於太祖則不能以其宗序昭穆下及嗣君之昆弟又各爲宗焉是以其制視大宗而不得有小宗其後繼世爲君者各立一宗其制視小宗而所立之宗與其庶昆弟皆別子也其子孫自奉別子爲祖各自爲宗而不繫之所立之宗是以不得有大宗此天子諸侯之宗法所以自通其變而推而行之即爲大夫士之宗所自出枝分

禮十六

九

派別而不失其倫焉先王之制爲宗法仁至義盡有如此者舊注全未分明小宗各屬其所親大宗合族而親固存此爲總結上文舊注似皆失之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

孔疏前文已具此重說之者前文論服之輕重此論親親之道嵩案疏所云非也此言宗法之立歸本仁義重言之以致其詠歎也由親親之仁上推之以不敢忘其祖由尊祖之義下施之以皆知重其禰天倫之序人心自然之應王者因之制爲宗法導之於仁義之歸以知反本之意宗法行而人紀於是乎立焉要其歸親親而已矣等而親之之謂仁順而宜之之謂義五服之施具於四宗而爲之大宗以統之此宗

法所以維持世教人心於不敝也

禮十六

禮記質疑卷十六終



禮記質疑卷十七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少儀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

鄭注階上進者言賓之辭不得指斥主人嵩燾案鄭意不得

階主記者引申禮文之辭據士相見禮曰某也願見無由達

某子以命命某見鄭注某子所因緣之姓名是凡相見必先

有人通其意以爲之階因謂之階主案表記事君不下達不

達者不以意自通不尙辭者不以言干進其所由以進者同

抑必得其人焉君臣朋友道一也階主即表記所云自

者原始之辭言既不得階主則名無由自通今乃以其名聞

於將命者所以自敘其求見之情也案鄭注重則云周孔疏

若初辭則不云固惟云

禮十七

十一

某願聞名於將命者似於經文別生

枝節亦與始見君子之辭相背戾矣

辭也無可疑者鄭以不得指斥主人釋之誤邵氏困云階猶

階梯之階主猶觀近臣以其所爲主之主言恐不得將命者

道達爲之階主是又以階主屬之將命者方爲將命者通辭

而云不得又非事也

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

鄭注罕希也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爲尊主之辭如於君子也

嵩燾案鄭意承上敵者曰某固願見爲文以經義求之聞名

字與上聞名緊相承尊者辭也其云朝夕猶朝夕侍教於君

子亦尊者辭也始見之辭曲折罕見非始見也而爲日已多

案鄭注亟數也於

君子則曰某願朝

夕聞名於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是以

罕見專屬之敵者以亟見兼屬之君子已非經旨又以朝夕

加於聞名之上禮辭安有是哉疏引或云始來禮隆故尊卑

宜異重來禮殺故宜同聞名字又通君子與敵者言之而以

罕見爲重見不達經旨而意記禮者述見君子之辭又有罕

爲之辭宜其扞格不能通矣

見亟見之分經旨至爲完密敵者之亟見朋友居游之常於

辭宜略矣舊注皆失之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鄭注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嵩燾案

此與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同文蓋通言之無與尊者受

授之義鄭云尊者短則跪短長度也不當訓直經云性之直

亦安見據尊者言之朱子經義性之直猶所謂直情而徑行

授受禮之常坐立亦人之常禮謹於其常而直情徑行可爲

禮乎曲禮立則磬折垂佩玉藻立容辨卑鄭注自貶卑謂磬

折也是凡立其身皆俯玉藻亦云立容德鄭注如有予也是

凡有所予授其身亦俯毛詩傳遵條不能俯者性之直者猶

言生質不能爲俯即所謂遵條是也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

物生鄭注杜子春讀生爲性釋文性亦訓生孝經說曰性者

生之質也性生字通性之直猶言生之直立而授受其身宜

俯直躬不能爲俯則跪以明謙曰有之者禮之所不禁也非

是雖尊者有所授受亦不跪爲自貶已甚又重勞人之咎已

禮十七

二

排闥說屢於戶內者一人而已有尊長在則否

鄭注說屢於戶內者一人雖眾敵猶有所尊也在在內也尊



長在則後來之人皆說履戶外清燕案曲禮戶外有二履爲一賓一主言之自餘說履無明文鄉飲酒鄉射禮主人請徹俎主人降賓降說履升坐燕禮大射禮司正請徹俎賓出卿大夫皆降說履升坐凡禮食皆降說履升坐而後無算爵行惟君不降不與臣爲賓主也案儀禮不詳公說履之文而云及無算爵行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是無算爵但以命賓及卿大夫而公不與其間惟一酌公又謂之以散爵以待公賜公不說履與爲賓主可知鄉射禮引此經爲賓主一人說履堂上之說不知此經說履戶內正是不與人爲賓主孔疏此經所謂堂上無跪燕則有之燕以說履盡歡賓及卿大夫皆然並無尊卑之分鄭以說履戶內爲尊謂尊長在後來之人說履戶外則是爲尊長者侈然說履戶內疑非禮所安假而後來之人尊長有加焉又將何以

禮十七

三

處之曲禮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此經亦云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旋履侍坐於君子卑幼之辭也撰履旋履近在席端說履戶內可知經云一人謂燕居不與人爲禮賓至出迎仍說履戶外下言尊長於已逾等燕見不將命不將命則不出迎故於卑幼一循燕居之常席旁之履可撰可旋其云排闥說履戶內一人而已獨居無與爲禮自便焉可也曲禮入戶奉扇排闥則不待奉扇脫履戶內則亦不待辭讓一人而已謂無賓主之相接也案曲禮侍坐於長者履不上於脫履堂下而曲禮於人戶後云無踐履無踏席振衣趨闥必慎唯諸君亦侍坐尊長之禮也以踐履爲戒則尊長之履因在席旁皆尊長不將命不出迎之證經文錯尊長父兄之稱舉以見義注家各以其說亂之而經旨晦矣

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說履戶內惟取自便以示尊也有尊長在則否卽不在父兄之側猶子弟也無敢自便者鄭注於此失其義孔疏援之以釋鄉射之文而經旨愈紛矣詳見曲禮

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鄭注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也孔疏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嵩濤案道藝與品味對文就所嗜所習之淺者言之鄭注周禮卿大夫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云賢者有德行能者有道藝注大司樂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云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並以道繫之藝所云道藝猶術藝也說文道所行道也味以品言藝以道言蓋謂所嗜之味所習之

禮十七

四

藝不一端鄭訓道爲三德三行師氏三德曰至德曰敏德曰孝德三行曰孝行曰友行曰順行先王立教不越乎此而問人以習於至德乎習於孝行乎此必不然矣意惟術藝之長可以問人以所習而課人以所能習謂始有事於道藝者善則習之已成者鄭析道藝爲二與周禮注異疏因以習於某善於某分難易言之似屬意爲之說案王氏經義述聞章昭傳定五年道猶法術周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太平御覽引馬融注曰道六藝也嫻於道藝之謂習工於道藝之謂善皆指一事言孔疏強生分別非也其說確不可易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顧於大家不訾重器鄭注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械兵器也不計度民家之器物使已亦有所思也嵩濤案此皆言持身涉世之義不疑兼人



已言之事有疑而率意爲之在己已不能自喻是重人之疑也在躬者當使昭然可以其信故曰不疑輔氏廣曰械猶機械此不逆詐之意於義允矣而於文未恆說文械器之總名經言民械則是日用常具之器也不度謂不經營校量願當爲顛望之意言有所期望也重器若古彝器爲人寶重陳氏集說皆鄙毀之思與鄙毀皆於義無取商子鬯粟爲稅皆猶量也揣量其器之真贗與其貴賤亦疑於自眩下三語皆不願外之意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下角不撮馬

鄭注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擁矢不敢釋於地也勝則洗爵

禮十七

五

請行饗不敢直飲之客亦如之客射若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嵩燾案鄉射大射賓主人皆受監於司射司正故有請賓請主人之辭其比耦拾矢釋算告立馬命弦命酌皆司射主之經云侍射侍投自當在有司弟子之列而亦可以備耦凡射比耦有司授弓遂授矢三耦皆執弓搯三挾一个卒射設耦司射乃比眾耦拾取矢上射卻手自弓下取一个下射覆手自弓上取一个既拾取乘矢皆左還北面搯三挾一个是始射授矢卒射拾取矢拾取矢射者之事非侍射者之事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大夫於士亦尊長也其執矢有卻手覆手之分而拾取矢並同其拾取矢亦如受矢之搯三挾一个以爲節疏云一時並取四矢爲始受矢

平爲射畢拾取矢乎儀禮之文具在無有此也案注不取與後之事疏云上耦前取一矢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卑者侍射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並取四矢似謂始受矢時儀禮既無明文亦與投壺禮主人奉矢其文視射禮稍殺無有司注意不相應

監射故主人奉矢侍尊長投壺則亦奉矢疑約矢即射禮之授矢擁矢即投壺禮之奉矢射矢長手束之故曰約投壺矢短抱持之故曰擁所以著其執矢之容也並在始事授矢時注以爲視算之節似於約矢擁矢無所取義疏云投壺賓主各四矢委於身前坐一一取之卑者侍投不敢釋置於地手竝抱持之投壺禮亦無其文案鄉射禮釋獲者執鹿中一入算射中則釋一算注云不釋於地卒射視算之事疏云抱持之亦未詳其所指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因尊長而推及於客正儀禮所謂賓及公卿大夫不勝

禮十七

六

則不降不執弓執爵者取爵降洗升實之授於席前卒灑授執爵者反就席鄉射投壺執爵者弟子大射執爵者僕人師侍射侍投則自執爵不角不擢馬在客亦如之下蓋惟卑幼之侍射侍投爲然射禮投壺禮命酌立馬大夫與士爲耦皆然無尊卑之異故知此爲侍尊者燕射其禮又從簡也不窺密不旁狎

鄭注不窺密嫌伺人之私也不旁狎妄相服習終或爭訟也嵩燾案爾雅釋詁狎習也曲禮賢者狎而敬之鄭注狎近也習也相習久則狎故鄭於此訓旁爲妄朱子經義旁泛及也與人爲狎且不可何庸泛及哉下文不道舊故嫌有所援引不戲色嫌有所輕褻即是不相狎之意又與此複疑此不旁



狎與不窺密爲一類旁讀如莊子旁日月之旁謂依近也密者人所隱祕窺之則嫌於發人之陰私狎者人相爲親昵以身近之則嫌於間人之情好二者於人皆有所不適故戒之毋循枉

鄭注謂前日之不正不可復循行以自申也嵩燾案鄭意以枉屬之身陳氏集說因以貳過爲戒疑枉與過有辨說文枉褻曲也枉直之分君子所必不容苟豈復能循而行之經云毋循枉謂前事之不軌於正不當據爲成法而循用之如檀弓所記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魯婦人之髻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郊特牲所記由齊桓公始也由趙文子始也由三桓始也皆是循枉意

禮十七

七

工依於法游於說

鄭注考工記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舛侈之所由興有說嵩燾案考工記有說字僅一見此而百工之職皆爲之說如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凡斬穀之道必矩其陰陽凡材大與小無並凡揉輪欲其孫而無弧深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凡相筭欲其生而搏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凡句兵欲無殫刺兵欲無蝟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凡相角春綱者厚秋綱者薄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柄長其畏而薄其敝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其言凡者皆說也士依於道游於藝養其源而後

可以暢其流由內以及外也工依於法游於說循其迹而後可以通其義由粗以致精也成上成下各有所先而藝者道之枝流可以旁通說者法之程度不能泛及故學者多通而工惟守一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

鄭注御謂御事孔疏御治也事謂尋常細小事小於社稷之事嵩燾案說文御使馬也引申之爲御使人因而凡有聽役於人亦謂之御廣韻御侍也進也曲禮御食於君射義御於君所蓋卽服事左右之意凡問寢視膳皆是左傳僖二年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從社稷之事謂

禮十七

八

奉粢盛以助祭祀曲禮問國君之年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則主祭也能從社稷之事朝夕視膳自其餘事內則佐長者視具幼者之能御謂能視具而已鄭注御謂御事但渾言之疏遂以尋常小事爲說恐非經旨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

鄭注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爲喪主則不手拜爲夫喪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雖或爲唯或曰喪爲主則不手拜肅拜也孔疏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吉事及君賜悉然嵩燾案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婦人三月乃奠菜婦拜扱地鄭注扱地手至地也



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是婦人與宗廟奠獻之禮皆拜扱地饋食禮尸入主人拜安尸尸答拜遂坐其後饋尸及尸醋主

人主人拜尸皆答拜凡拜皆以首加諸手故亦謂之拜手

文頓下首也頓下首也稽首與頓首同訓列子天瑞篇一氣不頓盡一形不頓虧頓蓋急遽之意頓與稽相對爲文而皆謂之拜手云下首所以異於空首也孔疏手拜猶周禮空首手拜與拜手不同手拜但以手扱地正九拜之空首鄭注周禮空首拜饋食禮主婦拜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疑此拜當亦以手扱地卽所謂手拜也婦人之拜三曰肅拜曰手

拜曰稽顙吉事雖君賜肅拜惟宗廟之事有手拜而爲尸答拜則亦肅拜而已既夕禮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士虞記賓

出主人拜送稽顙主婦亦拜賓鄭注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

闔門之內所謂拜賓卽稽顙也鄭引或說甚誤婦人與丈夫

禮十七

九

爲禮吉拜則肅拜凶拜則稽顙鄭注周禮吉拜凶拜吉事雖

君賜亦無手拜之文其言爲尸坐明宗廟有手拜而爲尸酬

酢亦祇肅拜也案喪禮惟主人主婦拜賓其專爲已弔則拜

手拜義或然也注云雖或爲唯數語似屬多出

取俎進俎不坐

鄭注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嵩齋案管子弟子職柄尺不跪

注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爲弟子御食之節據少牢饋

食禮主婦執韭菹醯醢坐奠於筵前贊者執葵菹羶醢以授

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於東佐食執羊俎豕俎司士執魚

腊膚俎序升自西階入設俎主婦執金敦黍有蓋坐設於羊

俎之南贊者執敦稷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於魚俎南又興

受贊者敦黍坐設於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於黍南此

未迎尸以前直祭於主之事也主人羞所俎升自阼階上佐

食取羊俎坐設於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俎以從上佐

食受坐設於羊俎之南此尸入正祭之事也凡豆籩敦鉶之

屬皆坐設惟俎先陳之阼階西佐食執以入設於豆東其後

主人羞所俎賓長執俎佐食設俎皆不坐以俎質長大坐設

爲不便也注引弟子職於禮未合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

三乘

鄭注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七乘五乘三乘蓋殷制

也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及卿大夫各如其

禮十七

十

命之數嵩齋案曲禮兵車不式佐車戎車之副故不式其餘

皆式然考周禮道右有從車道僕有貳車田僕有佐車馭夫

掌馭貳車從車使車鄭注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

副車僕所掌之五萃皆戎車也大馭齊右不言貳車似貳車

遠行用之朝祭之車無貳也月令命僕及七駟咸駕左傳成

十八年程鄭爲戎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七駟咸駕

當爲貳車而左傳六駟屬之戎馬周禮之萃車亦惟戎路爲

詳經云貳車者當兼上貳車佐車言之周禮不詳貳車佐車

之數大率周禮多以公侯伯子男命數爲言戴記多以諸侯

大夫命數爲言王制天子三公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

大夫視子男命數各有等差而舉其中則上下可知鄭注以



爲殷制恐誤

多書脩苞且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積筴箒其執之皆尙左手

鄭注穎警枕也筴箒也箒如箒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孔疏以戈有刃者積爲句意謂注釋穎爲警枕而總名之十六物故知積屬之戈也嵩齋案此經下云刀卻刃授穎鄭注穎環也穎前後異訓據曲禮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鐔鄭注銳底曰鐔平底曰鐔說文穎禾末也禾末銳故凡銳底謂之穎以金爲之曰鐔疑穎杖一事謂杖末銳者上言枕几不應更出警枕警枕之名穎亦別無證據穎爲杖末刀末之有鐔者亦名穎無庸異

禮十七

士

訓鄭釋此爲十六事疏因以積屬之戈有刃者疑積連下筴箒爲一事說文筴箒也箒書僅竹筴也穎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筴筴即簡策之策筴以紀文箒以載事而皆有積屬之上十二事舉其名下二事兼著其用也案凡執器以右手爲小脩短不同而皆有首尾尙左手就授者言之授者左則受者右此明以器授人之義尙左所以便受者也似不得有上陽下陰之義

數噍毋爲口容

鄭注口容弄口嵩齋案燕侍食於君子謂因燕而侍食燕者禮食侍食則猶御食長者之節也數噍毋爲口容申明上小飯而亟之意小飯故數噍亟故不能爲口容玉藻口容止荀子榮辱篇噍噍而噍集韻噍噍自安貌是雖噍亦不得爲朵

頤所以爲口容也數噍則翕張不能爲容故曰亟案地岐孟者前賜食大飯長歡不敬之大然又不得舒徐以後子注於尊尊者故有小飯而亟數噍者即小飯而亟之容也注反以弄口爲口容恐誤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俱爵皆居右

鄭注客爵謂主所酬賓之爵也以優賓耳孔疏鄉飲酒禮主人酬賓賓受奠饌於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饌於賓賓奠於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饌以酢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介爵酢爵俱爵皆居右者此既不被優故爵皆居右示爲飲之鄉飲酒於此爵皆不明置爵之所故記者明之嵩齋案鄉飲鄉射記並云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鄭注於左者不飲不欲其妨於右便也凡主人獻賓酬賓皆奠爵於薦

禮十七

士

西而獻爵皆卒爵惟酬爵賓取而坐奠於薦東不卒爵故此客爵爲酬爵惟賓有酬爵介及眾賓無酬爵一人舉饌而行旅酬均惠眾賓禮之末也似不宜據旅酬之文以釋飲爵居右之義自介爵以下皆居右明皆飲爵也鄭注鄉飲酒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酬酒所以優賓賓奠之薦東明不飲也其餘飲者均奠之薦西居左居右無示優意而云不被優故並居右然則獻爵居右爲非所以優賓耶案人獻賓酬賓皆奠之薦西其酬爵賓取而奠之薦東以示不飲非主人意也謂介爵以下奠之薦西者爲不被優似失經旨鄉飲酒禮主人釋服乃息司正司正僕也鄉飲鄉射記並云獻用爵其他用解鄭注爵尊不喪用之然則獻爵固尊於酬爵酬賓酢主人皆解其息司正無獻爵則亦解也爵解之



分居左居右之別儀禮之文具詳此經兼及僕爵則儀禮所未備記禮者爲補明之疏乃謂鄉飲酒於此介爵酢爵僕爵皆不明置爵之所於經義亦太疏矣

鄭注古文禮僕作遵遵謂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者嵩燾案鄉飲酒義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主人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儀禮不詳僕席說文僕具也亦不及禮之有僕介足證輔主人之僕周秦間儒者稱爲之名鄉飲鄉射並云主人一相迎於門外記禮者之云僕卽儀禮所謂一相也儀禮詳賓席介席眾賓席賓有遵者之席而賓與介酢主人不及相者鄭意禮飲僕介並重儀禮獨不及僕遂以賓有遵者當之其注鄉射禮云今文遵爲僕以遵僕字

禮十七

主

爲古今文之異儀禮明言賓若有遵者遵尊同字謂賓之尊者也鄉射記申其義云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賓有遵者賓黨也鄉飲禮曰諸公大夫一人舉觶乃入鄭注不干主人正禮也其設席於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其禮又加於賓不得爲輔主人之僕明矣儀禮於賓有獻有酢有酬於介有獻有酢而相者無與於獻酢之事一人舉觶而工入合樂乃作相爲司正而旅酬之禮與二人揚觶而無算爵與是正禮主人主之舉觶後之餘禮相者監之立爲司正重其任也乃所以輔主人也其云一相則主人之贊者有一人舉觶有二人舉觶而以一相迎賓謂之僕儀禮不詳其席與位也 一相爲司正於禮加繁無常位其初

從賓入與主人陪位視介之於賓其位東北可知大射禮大射正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者命賓樂作擯者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燕射之有擯猶鄉飲之有僕也擯者爲司正知鄉飲之作相爲司正卽屬之僕鄉飲酒義謂之僕儀禮謂之相其義一也遵僕二者絕不相蒙未宜牽混案儒傳經元有古文今文之分鄭君博採異聞而不著某氏說惟以古今文別之傳古文者字義時有出入蓋其承誤久矣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鄭注謂爲君受幣爲君出命也立者尊右嵩燾案贊幣詔辭皆釋聘禮之文因左右字連類及之聘禮公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此聘享之禮所以贊受幣者公受幣而側授之宰宰在公左士受皮自後而西

禮十七

主

居客左鄭注從東方來士亦在公左聘禮公用束帛擯者進相幣賓受幣當東楹此所以贊授賓幣者賓當東楹受幣是亦在公左凡幣出入皆自東聘禮於介私覲發其例云宰自公左受幣明凡受幣皆然也聘禮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鄭注進階西釋辭於賓此詔始聘之辭階西則在公右也聘禮公升授几於席端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於筵前東面俟公用束帛擯者進相幣鄭注進相幣贊以辭此詔聘享設几用幣之辭亦在公右禮云左右多據東西爲言自左東也自右西也贊幣者宰也士也詔辭者擯也宰主幣常在公左擯主辭近賓常在公右鄭注似未分明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孔疏將欲祭載酌酒與尸之僕今爲載祭如酌酒與君之僕也嵩齋案周禮大馭掌馭玉路以祀犯載馭下祝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疑犯載酌僕二事馭下祝卽是祭載及祭酌僕謂祭之餘分酌之羣僕祭統輝胞翟闢皆以其餘畀之大馭羣僕之長因酌以均惠焉酌尸之僕如君之僕酌之者大馭也當主在廟言之尸始就車入廟太馭無因往酌其僕祭載在車始行時既祭遂驅經云乃飲不云乃驅知非載祭明矣大射禮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及巾車獲者是旅酬得以徧及在廟馭僕之屬亦同受酬

禮十七

左

其在車則不從入廟而致之於車者軹軌之祭推君惠以逮及車之所以行與犯載異義疏通載祭言之則經意多不能明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

鄭注尊者設尊者也酌者向尊其左則上尊也孔疏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於南北列之設尊之人在尊西鄉東以右爲上則尊以南爲上也酌人在尊東西面以左爲上亦上南也故云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嵩齋案鄉飲酒禮尊兩壺於房戶間元酒在西鄉射禮尊於賓席之東左元酒鄭注設尊者北面西曰左似設尊者皆面尊經專以酌者明其義酌者北面則元酒在酌者之左而所酌之酒在右上尊者元酒也元酒

設而不飲故左之酌酒爲次尊在右以便酌也經明言酌者之左疏據燕禮以設尊者酌者異鄉爲訓經義反不能明朱子經義云燕禮設尊者西面而左元酒南上公卽位於阼階上酌者不得背公自當東面以酌而上尊乃在其右矣此經所云以爲爲鄉飲鄉射而言則可以爲爲燕禮而言則正與之反惟儀禮賈疏以爲據君面以左爲尊者得之朱子此說足證孔疏之誤據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公尊瓦大兩在尊南燕禮筵賓於戶西東上公席於阼階上西鄉賓尊爲一行公尊爲一行皆南北陳東鄉玉藻所謂惟君面尊是也而宰夫爲主人獻賓獻公及賓酢主人及主人酬賓皆酌膳鄭注君物曰膳酌膳者卽瓦大之在尊南

禮十七

左

者也凡尊面君酌者亦東鄉面君賓尊元酒在君尊之北亦酌者之左也其後賡爵於公舉旅升自西階進酌散交於楹北降阼階下環尊一周而交於楹北則此酌散者賓尊也酌者又還而西鄉元酒上尊仍在左義繫於酌者所酌之尊在右惟其便也經通禮尊言之朱子乃別燕禮於鄉飲鄉射之外而於燕禮設尊之文竟遺公尊瓦大在尊南一語亦未爲融貫也

飲酒者禮者醺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啗羞

鄭注已沐飲曰禮酌始冠曰醺孔疏飲酒者下文禮者醺者是也總以飲酒目之有折俎爲尊禮醺小事爲卑故不得坐也嵩齋案鄉飲鄉射大射及燕禮竝云薦脯醢賓升筵乃設



拊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與取肺坐絕祭嗜之興加於俎  
士冠禮若不醴則醢三醢有乾肉折俎嗜之經云飲酒者醢  
者醢者凡三事飲酒禮飲也鄉飲鄉射之屬是也醢當爲噉  
說文噉小食也言非禮飲而私相酌也酌而無酬酢曰醢冠  
昏皆有醢鄭注已沐飲曰醢酌始冠曰醢似未盡據儀禮之  
文凡設折俎皆興取肺坐絕祭嗜之又興加於俎此經不坐  
與未步爵不嘗羞連文蓋所謂不坐者卽不嘗羞也鄉飲酒  
鄉射禮主人請微俎賓取俎還授司正主人取俎還授弟子  
介取俎還授弟子脫屨升坐乃羞大射燕禮司馬正請微俎  
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坐而羞庶羞必在微俎  
之後始設折俎坐祭肺嗜之而已不差故亦不坐蓋禮有立

禮十七

十七

飲無立食不坐明不敢食也禮食及尋常小食有折俎者皆  
然疏似未達經旨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鄭注亦爲尺柄之類鄉射曰賓奠爵於薦西興取肺坐絕祭  
左手嗜之興加於俎坐挽手尸尊也少牢饋食禮尸左執爵  
右兼取肝肺擣於俎鹽振祭嗜之加於菹豆蒿蕞案此興上  
取俎進俎不坐同義儀禮凡薦脯醢設折俎賓坐執爵祭脯  
醢興取肺坐祭嗜之興加於俎脯醢在席前可以坐取俎高  
距席差遠取肺及反於俎皆不坐特牲禮佐食取肺授尸尸  
祭之少牢禮下佐食取牢一切肺於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  
以授尸尸祭於豆間尸祭則取肺反俎皆佐食爲之尸不取

不以反於俎也特牲禮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嗜之反之  
羞燔者受加於所兄弟長授之羞燔者反之尸亦不取不以  
反於俎準此推之禮食取肺與燔皆興惟尸坐孔疏鄉射禮  
云興少牢禮不云興故知尸則坐引申鄭義尙欠明曉

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鄭注以燭繼晝禮般蒿蕞案燕禮大射禮宵則庶子執燭於  
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闢人爲大燭  
於門外執燭有司之事不得有辭讓燭出而賓遂取薦脯以  
降辭讓之事畢故鄭據禮般爲言然燕禮大射禮燭出賓降  
而奏陔大射禮亦云公入驚賓降而樂未闕不得云不歌此  
因飲酒執燭而通言執燭之常儀賓主進退宜有辭讓惟執

禮十七

十七

燭者手有所持目有所注辭讓非所便也不歌別是一事嘯  
歌居處之常方執燭時專壹於所事引聲而歌或至兩失其  
節言凡爲賓執燭及居室時皆不得別致其敬而旁引其情  
也案此亦中足上文爲獻主執燭抱燭客辭然後以授人之  
意執燭以明敬而終以授人蓋執燭則不復能爲禮賓主  
之節當各有所適也

禮記質疑卷十七終



學記

發慮慮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眾

鄭注慮法也言發計慮當優度於法式也謏之言小也動眾謂師役之事嵩燾案說文無謏字廣韻二十九筱四十五厚兩收之其蘇后切云謏恍誘辭其先烏切云誘爲善也又小也漢書恍於邪說如滔曰見誘恍也今俗猶云相謏恍似廣韻訓謏爲恍誘本義如此其云又小也專據鄭氏此注爲言而尋求訓小之義不可得謏恍猶若傳聞相煽誘說文手部搜眾意也一日求也疑謏與搜同訓玉篇搜數也聚也求也

禮十八

十一

動疾也廣韻搜索也求也聚也蓋言聲聞足以求而致之慮知慮憲法度謂盡之己者善良謂資之人者二者足以立政政立而聞望歸矣此主於興事立功者能成一己之名而不能啟發眾人之善賢者就而下之賢之在遠者曲而體之此主於尊賢勸善者能啟發人之善而不能成就人之德程子云變化人才易作新人才難動眾者變化之意化民者作新之意注謂動眾師役之事非也以謏聞爲小聞後世相沿凡小說謂之謏說疑發慮慮求善良治國之要務未宜小視之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孔疏於遂中立學校黨學所

升者嵩燾案周禮州閭族黨皆有讀法之文而州長以禮會射於序黨正屬飲於序儀禮鄉飲酒於庠似鄉黨之學庠序互稱而遂人專言治野之事縣正鄙師鄭長里宰之屬主頒田治穡及作民役而已遂大夫三歲大比屬其地治者無一言及於學然則郊地屬之六鄉專詳讀法野地屬之六遂專詳治田而小司徒會卒伍又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任地事又有井邑邱甸縣都之名皆以六爲節載師任地又有廛園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名郊甸縣都參差互出疑皆爲設官分職而異其名教宜鄉故以鄉州統之治田宜野故以遂縣統之遂縣之就學者皆並聚於鄉文王世子所謂郊人卽鄉學也遂之有序於禮無徵陳氏集說謂術當爲州義亦近之

禮十八

十二

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十里爲術十術爲州以周禮之法準之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管子云術蓋千家與州相持管子云州蓋萬家與鄉相持東周以後國自爲制記禮者隨所見以爲名耳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與賢者能者而州長大考州里贊鄉大夫廢興文王世子凡語於郊取賢斂才而進其等進其等者升之國學也皆統其事於鄉無由黨庠升之州序之文遂人掌邦之野鄭注引鄭司農云遂在王畿百里外王制令鄉簡不率教者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蓋遠屏之疏援鄭義謂黨學升之遂未免意爲之說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鄭注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



道也。尚書案注：意多未分明。知類以知言，強立以守言，二者交相濟，知貴兼通，故可以類求之。而因此以悟彼，守貴專一，故無所屈撓於人，積之久，則亦日益而不見其止，不反者進之基也。知通而行介，可與入德矣。曰大成者，鄉學之既成，可進而升之大學也。尚書大傳：七年入學，十有五年而入大學。小學之教成於九年，鄭注以三年當周禮三歲大比之期，則以下五年七年九年皆無著矣。

蟻子時術之

鄭注：蟻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孔疏：時術，學術土之事。尚書案：毛詩傳：垤，蟻冢也。據孟子：泰山之於邱垤，蟻封不得與泰山爲類。廣韻：垤，土

禮十八

三

之高也。蚍蜉起土成封，土脈墳起，故亦謂之垤。初無大垤，小垤之分，亦未見有蟻子術學術土事。說文：術，邑中道也。道所行道也。此云術者，蟻所行之道也。道導字通，蟻行常有一蟻爲之前引，後者相踵循一徑而行，無散亂旁出者。時術之謂，時開通一徑以導之，如上所云。中年考校是也。鄭注疑未曙然。

又案學記一篇，責成教者之意居多。周世既衰，學校之制寢廢，而師儒任其責。其後莊列申韓之徒，各以所業相傳授，而雜學以興。記禮者推明立學之本原，以知教學之相爲取益，必使學出於一，而專其責於師儒。蓋自三代盛時，莫不皆然。周禮太宰繫邦國之民曰：師以賢得民，師者司徒之屬，典樂

之官，各以職事教導國子。下及閭黨鄉州之長，皆司教化之責。賢者能其事也。曰儒，以道得民，有道有行而名爲儒。各主教化於其鄉道者，備其學也。孔疏：引書傳大夫退老教於其鄉，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白虎通：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大夫致仕及里中之老皆任教者也。蟻子時術之任教者之責，所以明學之有本也。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

鄭注：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時觀而弗語，使之憤悱，然後啟發也。孔疏：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爲之。非天子大禮視學若大禮仲春入學，舍菜合舞，仲秋頒學合聲，天子則視學焉。季

禮十八

四

春大合樂，天子亦率三公九卿視學，與此別也。視學既在夏祭後，則天子春秋視學亦應在春秋時祭之後。尚書案：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曰樂德，曰樂語，曰樂舞，大祭祀，賓縣以聲展之，而大胥掌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月令言：視學者，二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季春大合樂，而孟春言入學習舞。鄭注：爲將釋菜。孟夏言習合禮樂。鄭注：爲將飲耐。季秋言入學習吹。鄭注：爲將饗帝。是凡祭必有事於樂，而先視學。文王世子：釋奠養老，遂發詠焉。既歌而語，以成之。鄭注：引鄉射記古者於旅也。語是釋奠養老大合樂爲視學正文。養老乞言而後有語，其祭祀習樂視學無語。國子之習舞習吹者，於此一合樂焉。皆掌其教於成均，而月令於仲夏命



樂師修鞀鼗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竿笙篴簫箛鐘磬祝敔陽氣已極而樂備故禘祭之用樂爲尤盛郊特牲饗禘有樂食嘗無樂言卜禘者舉其盛也三代立教必主於樂所以暢宣學者之志意而養之以和平游其志者優游漸漬使之自化也以時觀焉而非養老乞言故不合語文王世子所謂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勿數語之而使自會而後其存於心者其旨彌永未卜禘不視學者卜禘而合樂而後比國子而習之以觀其儀容進退之節使服馴於大司樂之教二節實屬一事通觀禮經之文而求其義孔疏之陋有不足辨矣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禮十八

五

鄭注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孔疏學爲官則先事學爲士則先志嵩齋案周禮大司徒大司樂及師氏保氏之屬皆官也官任教者也而祭菜鼓篴卜禘視學詳於事而略於教事者所以立教之程也其於學者先示之以敬孫與和不課其功而急責其志即使知入學爲服官之基亦惟以小雅之三君臣上下相與爲和者獎進之能敬而和則志定矣凡司教之職者謂之官凡服學之事者謂之士鄭注分晰甚明孔疏以學爲官學爲士分言之亦不善中鄭意矣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鄭注有居有常居也孔疏大學之教也時謂教學之道當以習之退息必有居者謂學者疲倦而暫休息必有常居之

處各與其友閒居得相咨決不可雜濫嵩齋案疏申鄭義以大學之教也時句必有正業句退息必有居學句朱子經義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習所學如下文操縵博依興業息游之類其說確不可易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所謂時教也弦誦也書禮也皆業之正者也退息者退而服習所聞如子夏習詩子游習禮商瞿習易教者多方誘進之學者各因其性所近專致其功所謂居學也下文操縵博依雜服言所居之學若樂若詩若禮繁文縟旨層累漸漬以求之教者錯舉以引其端學者專精以竟其緒非可泛雜交通以期其成者也朱子之言

禮十八

六

蓋猶未盡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鄭注操縵雜弄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爲雅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藏謂懷抱之修習也息謂作勞休止之息游謂閒暇無事之游嵩齋案周禮磬師掌教縵樂燕樂之鐘磬祭祀奏縵樂鐘師掌擊鼓縵樂鄭注縵雜聲之和樂者也凡樂有金奏有工歌有笙樂有管象始之以金聲終之以玉振而周禮縵樂兼鐘磬鼗鼓鄭注謂之雜聲是也君子無故不去琴瑟亦必廣習眾聲辨知其清濁高下抑揚之節而後始終條理以明疏申鄭意



云將學琴瑟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於義偏矣博依者依於風賦比興則鳥獸草木之名興觀羣怨之旨非博通之無以暢其義雜服者習於升降上下周旋揖讓則典章度數之繁因革損益之宜非雜求之無以盡其微依猶聲依永之依服猶乃言惟服之服與其藝卽承上樂詩禮三者弦誦干戈羽籥振發而興起之使之涵濡其德性而暢宣其志意乃所以爲立教之旨也樂也詩也禮也教之大成也而各有所習之業優游焉以俟其通通則居之安矣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卽所居之學也藏者窮其義修者習其文息者安其趣游者暢其流從容漸漬觸類逢源則凡所居之學皆足以資其涵泳自求而自趣之皆退息之事也鄭意未能融貫朱子

禮十八

七

以操縵博依興藝息游平列言之故亦未盡

呻其佔畢多其訊言

鄭注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呻或爲慕訊或爲嗚嗚燕案王氏經義述聞佔讀爲咎說文頴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咎又曰籥書僮竹咎也廣雅咎籥也亦謂之簡故以佔畢連文其說是也博雅咎籥也集韻咎音帖簡也李善注文賦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史游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觚木簡也是咎觚一物佔畢正謂簡牘如鄭注佔視也謂呻其所視之簡於辭爲不文爾雅釋言訊言也玉篇訊辭也訊蓋整理其言之意呻其佔畢記誦之學多

其訊言辭章之學朱子所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者也佔畢者循章守句行之必不篤矣訊言者道聽塗說入之必不深矣若以問難爲言則亦學中要義未可輕視

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

鄭注言及於數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不顧其安謂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不由其誠謂使學者誦之而爲之說不用其誠不盡其材謂師有所隱也嵩燕案注意迂曲吳氏澄以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爲句於經義最爲明曉不顧其安不由其誠不盡其材是三項事人之才質各有所安不顧其安所謂躐等也數進則習之益急其性情所習各有其誠不由其誠謂不察其質性所近意嚮所趨而雜亂以施之其志業所成各有以自盡其材不盡其材謂聽其作輟不能誘進之使底於成不顧其安就過一層說不由其誠就中等說不盡其材就不及一層說教學之相資盡於此三者鄭注疑未分明

當其可之謂時

鄭注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可謂年二十成人時嵩燕案內則十年學書記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學禮皆所謂時也論語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卽是當其可意因其憤而啟之則易通因其悱而發之則易悟故曰有如時雨化之者經義澈上澈下餘味曲包朱子云適當可告之時不必以年爲斷玩下時過然後學義則及時成學此意亦不可少鄭注專



以二十成人時當之則誤矣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

鄭注燕猶褻也燕朋褻其朋友燕辟褻師之譬喻嵩燾案程子云朋友講習尤莫如相觀而善之益多此節承上爲文而析四爲六就相觀而善義反推之蓋有是三者其一獨學無友其二燕朋其三燕辟皆屬朋友言之朋者比黨之意謂與同學者辟者便僻之意謂並不與同學者燕謂燕處相親狎也比黨爲非則必逆其師矣便僻相習則必廢其學矣逆其師必流於自暴廢其學必終於自棄皆較孤陋之害爲尤甚強而弗抑

鄭注抑猶推也孔疏微勸學者使神識堅強隨才而與之不

禮十八

九

甚推抑其義而教之嵩燾案強當讀如勉強而行之強孟子曰彊爲善曰彊恕亦卽是自強之意人之才質或過或不及裁其太過輔其不及皆須勉強振持之然須是有揚詡鼓舞之機使之自厲以進於強說文抑按也抑之使不得揚則氣鬱而志亦餒矣策勉其進而不至遏抑其機則將有動於不自知而勤於其所不能已者故曰強而弗抑則易

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

鄭注武王踐阼召師尙父而問焉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疏引皇氏云王在賓位師尙父在主位此王庭之位若尋常師弟則師東面弟子西位嵩燾案鄭引大戴記武

王踐阼之文以明無北面之義北面臣道也爲師則弗臣賓道也以賓禮處之師當東面士喪禮君至入門右升自阼階及歛君降西鄉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君適臣則君爲主臣不敢當主人之位武王東面而受丹書謂若親就尙父而問之武王反爲賓而尙父爲主則直忘君臣之分而用賓主之禮所以爲敬之至也皇氏疏據爲王庭之位失之遠矣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鄭注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春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嵩燾案八音皆一鳴卽止惟金之爲音餘韻悠長久而不盡

禮十八

十

待其從容言小鳴大鳴皆有餘韻使人徐而待之既久而後盡其聲其言之旨味之而彌長猶若鐘之聲引之而不竭也注以重撞釋之恐失經旨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

鄭注記問謂誦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論之嵩燾案記卽上呻其佔畢問卽上多其訊言簡策具在但能記之而已無師可也有告語之繁而無啟發之益貿然而問之則亦道聽塗說而已有師而猶之無師也故曰不足以爲人師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

鄭注大德不官謂君也大道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拘於一物大信不約謂若胥命於輔無盟約大時不齊謂或時以



生或時以死嵩燾案三代立學不外詩書六藝及其成也皆有以通夫性命之原道德之旨而不可以藝名者官者滯於形迹案官卽上文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耳目口鼻心思之用惟學爲能治之而及其學之成視聽言動一官之用以名德也器者麗於名物約者證於語言齊者存於比擬皆受其成型而限之以方隅者也道之本無一成之式積久以會其通而詩書六藝皆與道相成如木有本而枝葉之生自然有以暢其機而效其用上節有志於學蓋少成習慣之意據學之始言之此節有志於本蓋融會貫通之機據學之成言之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鄭注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嵩燾案

禮十八

士

此承上有志於本而申言之學至於洞澈本原則泛應曲當不言而萬物自順君子之成德斯爲至矣然當其始親師講藝不能遽責以窮本達化之學而要一以仁義道德爲本本立乎其先而所講者詩書六藝皆以培護其本而已此補全篇未詳之旨義深辭遠在學者體玩而自得之

禮記質疑卷十八終

禮記質疑卷十九

思賢講舍 中華書局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樂記

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

鄭注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春秋傳曰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方猶文章也孔疏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音今之歌曲也嵩燾案聲相應故生變者五音所由起也應謂宮商相應損益以爲清濁而變生焉變窮於五而宮商角徵羽之名以立變成方謂之音八音所由仿也方者五音之變假物以諧其聲輕重高下皆有常節如國語所謂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大不踰宮細不過羽而十二律呂各統五聲以依於物而成音所謂變成方也方極於八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制以備比和八音以律調之詩以協律歌以依聲而節奏于是乎成則下文所謂比音而樂之也舊注都未分明

禮十九

士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鄭注極至也同民心而出治道此其所謂至也嵩燾案極猶以爲民極之極生人之大用性與情而已二者同物情者性之發也愛敬之理根于性而發之爲情既發於情則性亦隨以流而不反先王節情以理性禮樂刑政因人之燥溼剛柔損益節宣以爲之制其道一也皆以整齊民心宣布治理而



立爲準極道民以從之者也自十三舞勺以後盡人使習于禮樂以繕其性而引其情於正故曰慎所以感之亦防其情之流焉而已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鄭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延過焉夜間而寫之爲管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嵩燾案義疏引路史桀作東音操北里大合樂桑林是桑間桀樂濮上紂樂其爲亡國之音坦然明白最爲得其實鄭合桑間於濮上而說詩者又據衛采唐一詩以實桑間竝謂此音流傳於晉衛如鄭注濮上桑間爲此音所自出於周皆爲衛地而云

禮十九

二

師延沈於濮水師涓因之爲濮上之音是謂亡國之音竝出於衛而衛於春秋爲最後亡又何說也

樂者通倫理者也

鄭注倫猶類也理分也孔疏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嵩燾案鄭意似謂樂中之條理疏又通之陰陽萬物方氏慤云倫人倫理物理樂得其倫則君臣上下之倫亦得其序故曰通虞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亦是此義此倫字卽下論倫無患之倫合和君民之義節理事物之宜皆於樂乎通之若謂樂中自然之節奏但可云循而習之而不可云通也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孔疏音由聲生先審識其聲而後可以知音樂由音生先審

識其音而後可以知樂政由樂生先審識其樂而後可以知政嵩燾案虞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周禮大師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五聲謂之聲八音謂之音審聲以知音言審夫宮商角徵羽之清濁高下而後八音之律可協虛言之爲聲麗之於物爲音上文禽獸知聲如引聲以呼之而知喜厲聲以叱之而知怒是亦五聲清濁高下之分也眾庶知音鏗者爲鐘磬者爲石哀者爲絲濫者爲竹謹者爲鼓入耳而知八音之辨也聲與音相須而樂成樂與德相資而一代之政亦無能越於此審而知之初無先後相生之序舊注於聲音二字皆渾言之故於經旨多未能昭晰

知樂則幾於禮矣

禮十九

三

鄭注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理也嵩燾案仲尼燕居不能樂於禮素是樂所以行禮而致其文入門而縣升登堂而樂闕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樂者所以爲禮之節也故禮樂交相爲用知樂則禮之習也素矣幾於禮者明禮樂之功相濟也經義廣大當熟玩深思而微會之

鄭注似稍泥

壹倡而三歎

鄭注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孔疏初發聲壹倡惟有三人歎之言歎者少也嵩燾案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竝云工四人獻工一人拜受爵鄭注一人工之長也大射禮小臣納工工六人鄭注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周禮



大師大射率瞽而歌射節是凡登歌以四人爲節工之長一人發聲三人引而和之歌與瑟相調而不雜以衆樂惟其清也遺音兼瑟與歌言之疏云歎者少誤熊氏安生乃謂樂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眞成嘆語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鄭注言性不見物則無欲孔疏感外物而心遂動是性之所貪欲也嵩齋案性情同物而引性以之情者欲也性動欲生而本然之性一嬗而卽於欲於是食色之性承之以爲用告子曰食色性也食色之爲性亦出於同然而必與物爲緣感物而動於不容已是性也而不得據以爲性經曰性之欲言性甫動而未遽流爲情其動而有其萌是亦欲也而固未離

禮十九

四

乎性疏云性之所貪欲經說到物欲上去誤故夫食色之出於同然者亦性也未嘗詭於正也而因物而動但可名爲性之欲而不名爲性知其爲性之欲而爲告子之說者亦可憬然悟矣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

鄭注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眾形猶見也嵩齋案由外而感於心爲物由心而接於外爲知物方至而吾心之知之應乎物者爲能辨知其可欲與其不可欲而好惡生焉故夫蕩性者情也函情以與之俱蕩而因爲之效其用者知也上知字卽知誘於外之知下知字兼有辨知意上知字實下知字虛鄭意以知知主物至之多言之恐誤又案物至知知皆眞知也知其爲善而好之而凡所好皆善

也知其爲惡而惡之而凡所惡皆不善也固無害於知也然好惡既因物而流則知亦遂隨情而蕩知蕩於情但以效情之用而與物相比物感知而蔽之知卽感情而引之於是情之戕性者遂假知以濟其用故夫知非不善也物至之知蕩於情而迷失其知之用也記禮者因遂一蔽其罪於知孟子曰氣體之充也氣之用之最微而靈者爲知以知效性則知者性之藏也以知效情則知者亦情之引也君子所以急養知而不欲使之蕩於情也

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孔疏所好所惡無有法節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人化物也嵩齋案化卽程子變化氣質之化化者變之甚也逐物

禮十九

五

而流隨物而遷久之遂與物化而好惡隨以轉移物至之知亦迷惑而喪其守於是心知氣體一淪於物莫能自主故曰化物物者何人欲而已矣疏於此兼善惡言之大誤

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孔疏勝猶過也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禮過殊隔而無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嵩齋案此承上同異親敬言之同則親而或至於流異則敬而或至於離是以禮樂交相爲用禮勝樂勝猶言敬勝愛勝禮樂固必無偏勝之理也眞氏德秀云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蓋謂行禮樂而至於相勝則亦慢矣故以性情言之細玩經旨言人所以相接愛敬而已矣而愛敬有偏勝則患生聖人一以禮樂



行之以防其偏勝此言勝者謂親敬之相勝蒙上禮樂以爲之辭耳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孔疏此經凡五事也嵩齋案禮樂者敬與和之顯也其體則仁義也樂屬陽仁者陽之施也故主於愛而爲賞禮屬陰義者陰之別也故主於惡而爲刑好惡刑賞仁義之用也其原皆出于禮樂涵之於心爲好惡措之於政爲刑賞而無禮樂以爲之經緯則賢不肖之實不顯而政亦必不能均故禮樂者仁與義之散而著焉者也好惡刑賞以禮樂推之於民則

禮十九

六

民皆向化而治行矣孔疏析分五事陳氏集說至謂仁義爲禮樂之輔於經旨似未能融會

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鄭注樂由中出和在心也禮自外作敬在貌也文猶動也嵩齋案由中出者宣導其和之意自外作者興起其敬之意樂文之盛也而聲依永律和聲默會潛通以與節奏相應行其易良之心而無容強也故曰靜禮質之幹也而興拜之等酬酢之儀多爲之節以詔之使之從容揖讓而不敢懈也故曰文但謂和在心敬在貌則禮者專飾其外之貌荀子之所謂僞也於義似未盡案王氏經義述聞古字靜與情通大戴禮情作靜逸周書情思而寬大戴禮情作靜大戴禮又曰誠靜者有可信之已即表記所謂情可信也表記又曰文而靜鄭

注靜或爲情下云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又曰情深而文明皆以情文相對爲義鄭注文猶動也意蓋以動對靜其實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正當以情對文言之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鄭注禮樂教人者也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知鬼神之情狀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春秋傳曰若敖氏之鬼然則聖人之精氣爲神賢知之精氣爲鬼孔疏聖王既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顯明之地尊崇禮樂以教人幽冥之處尊敬鬼神以成物嵩齋案鬼神者天地之成化禮樂者聖人之成能鬼神體物不遺禮樂功化之盛萬物受裁成焉陰陽之撰神化之迹禮樂爲昭矣中庸言鬼神之德以著誠之功用禮樂之散布流行聖人積誠之功用所以

禮十九

七

揚詡萬物者也幽者功化之運行隨事而不能越明者制度之昭著盡人而不敢違鄭意求鬼神以實之疏因謂聖人崇禮樂於明而別鬼神於幽於經義似未能融洽案下文樂者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並以陰陽言鬼神朱子所謂氣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樂統同神之至而伸者也禮別異鬼之反而歸者也注以先聖先賢釋鬼神大誤

綴兆舒疾

鄭注綴鄼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嵩齋案鄭注奔喪位有鄼列之處集韻鄼聚也是鄭訓綴爲聚取相連綴之義而訓兆爲位外之營域則非說文兆分也卦灼龜坼也兆者分析之義馬融注論語佾列也周禮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序舞者謂之綴八佾各自爲列謂之兆董氏春



秋繁露法商而王舞佾圓法夏而王舞佾方法質而王舞佾  
櫛法文而王舞佾衡佾者兆也圓之方之櫛之衡之所謂綴  
也下文行其綴兆要其節奏正謂舞列相連綴而又秩然有  
別也屈伸俯仰舞者之容綴兆舒疾舞者之節案下總干山  
附屬疾也武亂皆坐又舒也凡舞節始終皆舒故初言備戒  
之已久後言遲而又久而其中之逮事皆疾故謂之衆成  
舞以行數人數相綴爲義故舞列謂之綴方氏愍云綴表也  
所以表行列也行綴既成而爲兆綴兆猶舞列之有分合也  
鄭訓綴爲位而及位外之營域是屈伸俯仰疾舒皆虛獨綴  
兆實指其位於辭爲不文矣

過制則亂過作則暴

鄭注過猶誤也暴失文武之意孔疏謂文樂武樂雜亂尚肅

禮十九

八

案此經下文始奏以文復亂以武鄭注文謂鼓武謂金而周  
禮磬師掌教綴樂之鐘磬凡祭祀奏綴樂鐘師掌鼗鼓綴樂  
是綴樂金鼓雜賦賁射奏其鐘鼓鼗鼗獻亦如之鋪師軍  
太獻則鼓其愷樂是軍中樂亦金鼓雜樂有文聲武聲而不  
名文樂武樂樂師教舞始有羽舞干舞文武之分大司樂舞  
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七代之樂皆能調和其聲以  
應舞節詩小序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維清奏象舞也  
鄭箋象舞武王制焉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是大武成於  
周公之世武王總干而立而奏象舞大武之樂所由仿也作  
樂象功亦必無文樂武樂雜亂之理蓋亂者序之反暴者和  
之反聖人備中和之德而因天地自然之和序發之於禮樂

萬物皆受裁成焉非能以人爲之妄參之者也過者德未至  
而妄作者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

鄭注倫猶類也患害也孔疏在心則倫類無害故爲樂情尚  
熹案情也質也本之所以立也官也制也用之所以行也此  
言樂之原也論即下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倫即下樂行而倫  
清及樂者通倫理者也之義論謂討論制度之詳倫謂節理  
事物之宜無患者聲容節奏與性情相爲訢合非作而致其  
情也大司樂言樂語論也言樂德倫也大師以六律爲之音  
論也以六德爲之本倫也施之於論而不相陵越察之於倫  
而不相侵奪故以是爲樂之情鄭注倫類也不誤疏以論說

禮十九

九

等倫無相毀害爲言是謂所論者倫耳語似未愜案集說引  
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則下文所謂施於金  
石發於聲音者即此論倫也亦不足爲樂之情矣  
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

鄭注動靜陰陽用事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  
嵩靈案卑高以體言體有定者也故曰貴賤位動靜以氣言  
氣無定而有定者也故曰小大殊陰陽動靜之互爲其根而  
萬物資始資生以各正性命受形於陰陽之氣終古不失其  
節小大之所以殊殊於陰陽動靜之有常也鄭注陰陽用事  
語至精確疏以風雷動散有常言之失其旨矣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鄭注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孔疏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



物生不時則物不生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女有別則治興無別則亂成地之情也嵩齋案此推原天地之情明生物之始自有其和與別者以爲之程凡物之牝牡雌雄皆男女也無辨則萬物之倫理亂天地亦無所施其成物之功陰陽之氣升主生而降主殺天地所合陰陽相得斯其氣升而羣生皆遂其性男女無辨則化不醇即陰陽之氣亦爲之雜亂以不得自升亂升者亂其生初之序也此因禮樂以上溯天地之情而明所謂和與別者生化自然無相漬也竝兼人物言之春溫秋肅時也男女婚姻亦必以時鄭以禮樂分繫之人物疏又以人物分繫之天地恐無當經旨

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

禮十九

人曰禮樂云

鄭注開謂百物也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竝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嵩齋案天爲氣化之始故著不息地主成物之功故著不動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而天地之功用動靜變合互爲其根禮樂之施行動靜修爲亦交致其用經言天地之間猶云天地際也天地陰陽之會細縉充塞無有端倪而氣化之行皆此一動一靜之機相爲保合聖人制禮作樂以消息天地之大用而使人各正其性命動靜之幾一息不可離即禮樂之化一物不能廢動靜無二用禮樂無二揆是以天地陰陽之運不能判然而各有其藏禮樂動靜之幾亦豈能截然而各施其化曰禮樂云者明禮樂之

原之出於一也上二句言天地之所以分下三句言禮樂之所以效天地之合鄭注樂靜禮動則於樂之應天禮之配地適得其反其言間者百物也意謂禮樂竝用事則百物以昌詞旨迂曲似尙未盡此經立言之妙

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

鄭注民勞則德薄鄧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鄧相去近舞人多也嵩齋案隱五年左傳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是天子舞以八人爲列自八以下降殺以兩人數多少皆有常制昭公二十二年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德薄矣而未必季氏之用八佾反爲德之盛也蓋舞節繁則行綴遠舞節簡則行綴短繁者備儀舞人常勞簡者不備儀舞人常逸

禮十九

士

此言治民即大胥之正舞位小胥之巡舞列所治者舞人之節而假治民爲之辭耳觀其行綴之遠近而知其舞節之繁簡則知德盛者備中和之極其繁簡必均行綴之有遠近皆非舞節之盛者也舞以象功昭德如大武之舞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因舞節之繁簡想像其功德之盛有如見其心者季札之觀舞蓋亦求之繁簡之節而已民勞民逸無關優劣輔氏廣云治民勞謂勞於治民治民逸謂逸於治民行綴遠則氣紆行綴短則氣促上勤則下紆上逸則下促鄭以勞逸屬之民輔氏又以勞逸屬之治民者未達經義而以意擬之均之無當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



鄭注咸池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嵩齋案鄭注周禮大司樂雲門大卷黃帝樂大咸咸池堯樂也呂氏春秋黃帝伶倫作爲律取竹嶰谿之谷斷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別十二律呂蓋原於黃帝之世故樂肇始黃帝周禮大司樂六變而降天神舞雲門八變而出地示舞咸池九變而禮人鬼舞大磬天神尙質雲門樂之始其制猶質故止於六變至咸池而八變至韶而極於九變相繼增盛下云韶繼也繼咸池而爲九成也此與周禮教樂舞次序正同疑大章卽周禮之大卷黃帝垂衣裳而治作樂象功大章大卷其義均也案王制三公一命卷鄭司農周禮注卷龍衣卷諸侯元祿說文衰天子卷龍繡於裳鄭注於此與周禮異九章之服謂之袞卷龍爲之故亦曰卷

禮十九

主

訓故爲失之案疏引熊氏云樂緯黃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堯作大章莊子天下篇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呂覽古樂篇亦云然淮南子論訓亦云堯大章蓋周秦開諸儒相傳如此經明以大章咸池爲後先之次自應以鄭注爲允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

鄭注教謂樂也以法治以樂爲治之法嵩齋案此言聖人法天行之度以有政教樂者政教之資也以法治言其因時合節與政治之法天者同也教有常故曰寒暑事無定故曰風雨刑賞者寒暑之施也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期不爽其時而已董勸者風雨之用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期不踰其節而

已王者以政教整齊天下而樂之用行焉故其展而陳之有其時其比而合之有其節日以法治則知政教之不統於樂明矣鄭訓教爲樂張氏守節因謂樂以氣曰教禮以形曰事傳會以成其說非經旨也

狄成滌濫之音作

鄭注狄滌往來疾貌孔疏狄成滌濫謂樂之曲折疾速而成疾速而止嵩齋案王氏經義述聞引呂氏春秋音初篇流辟詭越悖濫之音出云成者成之譌成與越通狄讀爲詭詭越卽狄成也詭亦作咄漢書韓延壽傳咄咄楚歌服虔曰咄音滌濯之滌正與狄同音方言曰咄疾也廣雅越疾也咄與詭同聲越與成同聲皆謂樂聲往來之疾也疏云疾速而成陳

禮十九

主

氏集說因謂成者樂之一終王氏章句乃以濫爲尾聲展轉相沿強經以成其說疑狄成滌濫四字平列狄成往來疾滌濫則一往而不反惟疾越故至流濫無歸也鄭注狄滌同訓亦恐失之

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

鄭注廣謂聲緩也狹謂聲急也孔疏明淫於家是慢易以犯節淫酣肆虐是流湏以忘本嵩齋案哀樂廣狹對文慢易流湏亦當是對文慢易聲急流湏聲緩慢易者颯然而起戛然而止所以爲急犯節謂陵越而失其節也流湏則靡靡之音一往而不知反故曰緩鄭以緩急釋廣狹非也廣狹如典同之微聲歸回聲衍侈聲狹聲鬱侈聲回聲皆謂之廣微聲



弁聲皆謂之狹漫衍而宏笳則容姦矣杜子春云韻讀爲闇  
不明之闇鄭注弁則聲勃鬱不出也闇昧而鬱結則思欲矣  
如鄭注緩者聲紆容姦可也聲急而促安能道欲乎疏以朋  
淫酣虐釋慢易流湎並文義亦失之

感條暢之氣

鄭注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嵩雩案王氏經義  
述聞引史記樂書及說苑脩文篇作感滌蕩之氣呂氏春秋  
音初篇流辟詭越滌蕩之音出則怡蕩之風邪慢之心感矣  
怡滌卽滌蕩也怡蕩卽滌蕩也滌蕩條暢聲相近故字相通  
王氏之說是也樂記言聲音之道皆由於感感於善而善感  
於惡而惡未有感善而使失其所者上云犯節忘本容姦思

禮十九

五

欲正言其放蕩而無檢約故曰感滌蕩之氣注意迂回陳氏  
集說感或作蹙則意爲之辭別無證據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  
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

鄭注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鼓也周還謂舞者五色五行  
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  
嵩雩案清明廣大統言樂體而鄭以一聲概之八風百度專  
論樂律而鄭以八方之風晝夜百刻之度泛雜言之清明者  
律呂相宣如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奏大簇歌應鍾之類其  
聲純一以清也廣大者眾音俱備如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  
瑟以詠其聲洋溢以盈也終始者合止有節如論語之翕如

以象春純如以象夏皦如以象秋繹如以象冬也案下文始  
亂以武治亂以相迅疾以  
雅亦終始自然之節奏也周旋者循環無端如禮器五聲六  
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案大司樂圖鐘爲宮函鍾爲宮黃鍾  
爲宮而角徵羽依類以相生卽十二  
管還相爲五色成文者義疏云角音木色青徵音火色赤宮

音土色黃商音金色白羽音水色黑八風從律者陳氏暘云  
坎音革其風廣莫其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  
其風清明兌音金其風闐闐乾音石其風不周坤音土其風  
涼離音絲其風景案經義述聞八音謂之八風左傳襄公二  
十九年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  
也昭二十五年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  
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風從律而  
不姦猶虞書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也百度得數者馬氏晞  
孟云樂之始有祝祝方二尺四寸三八之數深一尺八寸二

禮十九

五

九之數九勝八陽勝陰樂所以作樂之終有敬故有齟齬二  
十七三九之數長尺十之數十勝九陰勝陽樂所以成度者  
所以準律各有數以合之樂師之序樂事大胥之典樂器典  
同之辨樂聲皆不越此案經義述聞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節  
有節其節皆有常度數者度之多寡也其大者如升歌三終  
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及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  
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驅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  
復綴以崇天子之屬其小者如三以見方夾振之而驅伐  
壹倡而三歎之屬多寡得宜故五色者五聲之序八風者八  
音之和百度者以六律六同辨陰陽之聲而播之器者也注  
意未能分明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鄭注道謂仁義也欲謂邪辟也嵩雩案君子小人以位言之



君子樂得其道卽所謂樂者通倫理者也小人樂得其欲則天下甯而萬物各得其所合天下而皆得所欲此樂之所以爲樂也以道制欲則樂行而民嚮方矣忘道者仲由之瑟原壤之歌縱情以出之而成乎滌蕩之音反情以和其志君子以道制欲之功也廣樂以成其教君子以道制欲之化也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

鄭注文采樂之威儀也孔疏聲無曲折則質素故以文采節奏飾之治其飾則亦聲之飾也嵩燾案治其飾謂飾舞以昭樂之盛文采舞之容節奏舞之節文德武功必由舞以宣之再始復亂之義六變八變九變之節一成再成三成四成五

禮十九

太

成六成之容惟舞爲能曲盡其形容聲者樂之象如韶夏濩武皆播之聲以象功然後文之以干戚羽毛以和其聲而盡其飾舞樂之所以相須也史記樂書此章本爲樂象象者舞也故此下專明樂舞之節注意恐失之

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

孔疏君子謂在位尊者小人謂士庶之等嵩燾案此君子小人以德言之情見義立則中和之道著而文武之用殊君子由之以見聖人之情故好善小人由之而綴兆有位進退有節俯仰疾徐有容一有不齊以正焉則失倫矣故曰小人以聽過

禮樂傾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

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鄭注傾猶依象也凝成也精粗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孔疏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傾依地之情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傾依天之情又能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理治君臣父子之限節嵩燾案邵氏困云傾載也天地之情隱於造化禮樂則傾之而出神明之德行於幽冥禮樂則達之而顯玩下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爲昭焉正謂天地之情資於禮樂以顯其功用也似不得爲依象之義精者愛敬之實粗者節文度數之詳禮樂之情通於天地故以之交於神明而不爽其情禮樂之體凝於性命故以之行於君臣父子而不踰其節傾者載而顯之於事物凝者固而存之於心注以精粗屬物大小

禮十九

七

疏又以天地之情分屬之禮樂皆恐失之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鄭注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孔疏德成而上者人君及主人之屬以道德成就故在上藝成而下者樂師商祝之等藝術成就而在下人有多少品類先王因其先後使尊卑得分然後可以制禮作樂爲法以班天下嵩燾案禮樂之節數與事而已習其數乃能通其情知其事乃能達其義故夫本末一致也德成者不能廢藝行成者不能遺事而先王之制禮樂固不待執其藝陳其事躬習俯仰屈伸之文而一曲之士得皆與於禮樂之末爲藝與事之備其文者其原皆通



於德而及其行之則固有專資於藝以致其精者曰有制於天下所以明禮樂之行非一手一足之烈而儀文之等節奏之繁資於工祝以效其用而揚詡其德乃以成乎禮樂之盛也疏意似失之泥

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鄭注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章爲表實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嵩案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桴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鄭司農云拊者擊石桴小鼓也讀爲道引之引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桴說文桴擊小鼓引樂聲也據虞書搏拊琴瑟以詠而儀禮凡工歌先授瑟是樂始登歌以琴瑟和之而

禮十九

大

先之搏拊者所以引樂聲也疑拊亦鼓類鄭司農云擊石非也說文不云桴小鼓而云擊小鼓似擊拊鼓桴皆假搏擊爲鼓之名大射儀有建鼓應鼗朔鼗鼗鼗之別而無桴鼓知許君之云擊小鼓爲得其實也周禮笙師春牘應雅鄭司農云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其端有兩空縣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笛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紐疏畫鄭注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笙師築之則三器在庭可知案鄭司農小師注祝如漆皆在升歌時周禮亦謂之弦歌疑笙師所掌在笙入之後牘應雅皆以節樂與拊搏之引樂聲者自別考工記鞞人爲皋陶鄭司農云皋陶鼓木也疑應雅二者考工記所謂皋陶

鼓木也牘即大射儀之鼗所謂鼓竹也竹木皆可爲鼓以節樂而相之以糠實韋用以築地當與牘應雅爲類曲禮春不相凡春以聲助之而爲之節曰相此所謂相蓋春以節樂也拊用擊而相用春鄭合爲一恐誤

及優侏儒優雜子女

鄭注優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優或爲優孔疏俳優侏儒之人狀如獼猴男女無別嵩案侏儒子女二事侏儒爲俳優以悅人耳子女相優雜以眩人目獼猶亂也疏混合言之恐誤齊人歸女樂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所謂優雜子女也俳優子女之興皆在春秋之世

克順克俾

禮十九

九

鄭注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爲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嵩案鄭所引昭公二十八年左傳文杜注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爾雅釋詁俾從也字異而義同順訓德普於人而人服之俾謂善備於身而人從之克順克俾則化民成俗之道著矣比俾同訓不必改字

石聲磬

鄭注磬當爲磬字之誤也嵩案說文磬古文從巫作磬史記樂書石聲磬磬以立別磬古文磬字論語鄙哉硲硲乎正謂磬聲磬聲一發即止樂有編磬以協陰陽之律大小之聲戛然可以立辨故聲亦從磬而以耳辨之磬自有辨義說文磬亦從磬得聲謂其一發即磬也正不必改磬爲磬



聲淫及商

鄭注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嵩燾案周禮大司樂有宮角徵羽而無商鄭注五音宮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無商者祭尙柔商堅剛也朱子謂無商調非無商聲淫者聲之過亢而流爲商調也國語王以夷則之上宮畢陳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史記武王伐紂吹律聽聲而音尙宮皆取寬大之義商者西方金音義主殺伐武樂以遲久詠歎爲心發揚蹈厲而會朝清明於商音無取故知爲有司之失傳也

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鄭注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孔疏引賀氏云備戒已久是遲久

禮十九

主

立於綴是遲而又久嵩燾案備戒之久據樂之始言卽下始而北出是也遲之又久據樂之成言下文再成以及六成復綴皆是也通取久道化成之義遲之者從容以象其成遲而又久總干而久立於綴以族樂之餘聲盡而始收也鄭以遲之遲爲句疏遂兼上備戒之久言之似於經義未順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鄭注夾振之上與大將夾舞者振鐸爲節也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分猶部曲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蚤成也久立於綴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嵩燾案六

成復綴以崇天子敘舞事已盡案鄭以天子夾振之爲句云王與大將夾舞者似謂武王與太公夾舞者參錯而立是不知舞以象成直謂天子亦此與於六成之行列而云天子夾振之於文義亦爲忤矣此復申敘上文未盡之義夾振之而駟伐卽再成滅商之容所謂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方氏慙云八佾相夾則合而爲四

伐謂以戈伐地也語最分明夾振之所以一其心至於三成分夾而進以示整暇耀軍容而已故曰事蚤濟也五成分左右二列則舞位無所施其回旋故皆坐以象天下之大定所謂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久立於綴則總干山立武王之事矣其始之備戒立於綴以待之其終還立於綴故曰復綴云待諸侯之至者大傳云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遽奔走卽謂此也下武詩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文王詩上帝

禮十九

主

既命侯于周服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從周不欲以武強致之故曰復綴以崇天子鄭以伐紂待諸侯爲辭則當在備戒已久之時不宜列之章末且牧野誓師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又何云待也

名之曰建櫜

鄭注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嵩燾案上文車甲畔而藏之府庫則注意爲複王氏述聞建當爲鍵方言所以藏弓謂之鍵說文鍵所以戢弓矢也釋名鍵建也弓矢竝建立於其中也左傳僖二十三年右屬櫜韃杜注櫜以受箭鍵以受弓馬融廣成頌正作鍵櫜王氏之說是也後漢書馬融傳注又云鍵以藏箭櫜以藏弓疑櫜櫜



之爲名不必專藏弓矢說文繫車上大彙也廣韻韃馬上藏弓矢器韃以革爲之並藏弓矢案毛詩傳彙韃也時適曰載左執鞭弭右屬櫜韃杜注弭弓反未無緣者小雅詩疏弭者弓鞘之名弓亦執之則下云繫韃亦總言弓矢之房而已杜以彙爲矢簠似韃彙連文則彙亦以革爲大彙千戈弓矢皆亦別無顯證韃彙連文則彙亦以革爲大彙千戈弓矢皆可包而藏之後人緣此名弓房爲韃右屬之腰正未可據以釋此文也疏云韃是管箭閉藏之名韃所以持門戶府庫之藏皆有鍵閉固不能施之彙彙矣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

鄭注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孔疏東學在東郊周立虞庠之學於西郊故知諸侯習射於東學嵩齋案周禮射人王射樂以騶虞諸侯射樂以狸首鄭以東學爲大

禮十九

圭

學不應諸侯之射在大學天子之射反在小學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鄭注國中謂燕射於郊謂大射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似鄉射於學天子諸侯射不必於學射義疏大射於廟賓射於朝燕射於寢鄉射記所謂惟君有射於國中凡此皆國中也散軍郊射蓋及郊而射以與諸侯明禮讓之義王制述三代之學夏曰東序西序殷曰右學左學周曰東膠虞庠周立四代之學而惟虞庠在郊謂鄉學也王制特明著之夏殷以東西相勝竝無在郊之文疏云東學在東郊甚誤詳見王制殷道尙右武王始有天下猶循用殷禮故天子居右諸侯居左謂比耦之次也儀禮鄉射大射竝云上射在左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

平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蓋周禮以左爲尙故上射居左經云左射狸首右射騶虞猶殷制也大射儀司射西面誓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此以狸首騶虞爲節蓋天子諸侯相與爲耦凡射皆先比三耦惟天子居右諸侯以次皆居左也注云東學西學疏遂以東郊西郊釋之是天子諸侯分郊而射證之經義恐不然矣

致樂以治心 致禮以治躬

鄭注致猶深審也嵩齋案致樂致禮與中庸致中和之致同說文致送詣也由此而致之彼也中和者具於心者也推而彼之民物曰致禮樂者生於心而具於事者也引而納之於

禮十九

圭

心與身亦曰致習其儀文度數以節理其性情所謂學以致其道也治心者涵濡其德性故曰樂也者動於內者也治躬者檢束其儀容故曰禮也者動於外者也行乎禮樂而致之身與心非但深審之而已

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鄭注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嵩齋案禮主於撙節退讓故曰減樂主於流動充滿故曰盈減盈者禮樂之體也減而以進爲文盈而以反爲文文者用也一獻三獻以至九獻禮所由名也由獻而有酢而有酬有醕而有旅酬而有無算爵相承以致其歡故以進爲文酢也醕也酬也所以爲報也得其報則樂禮之



所以爲順也順人情者也入門奏肆夏出而奏陔樂所由成也而升歌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皆各自爲節終而復始故以反爲文得其反則安樂之所以爲和也和人心者也禮有序而終始相成故曰進樂有節而合止各別故曰反疑此據行禮樂之節言之非虛言其理而已注意似無著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鄭注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益於此不可過焉蓋案聲音動靜交於外而性術應於內變者謂性術隨之以變動也言樂之原由人心之樂而宣導之以爲之節而聲音動靜之成乎變與性術函而相守以不可離而性功成焉故曰樂觀其深矣篇首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云凡音生人心者也此兼

禮十九

書

前兩義言之

節奏

鄭注闕作進止所應也孔疏作則奏之止則節之嵩燾案爾雅和樂謂之節奏者眾音並作節者中間一聲以調其中聲如拊鼓相雅皆是節也曲直繁瘠廉肉六者於聲之高下清濁辨之節奏則調和六者之音使之剛柔相濟疾舒適均以成乎和平之聽也下文節奏合以成文似未宜專以止作言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

鄭注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嵩燾案昭元年左傳樂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而推本於中聲以

降一者中聲也國語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以中聲定其準而陰陽之聲之依乎律呂者應節相生自然成文大司樂所謂圜鍾爲宮函鍾爲宮黃鍾爲宮皆中聲之所從出也因而分樂以序之以成乎六樂之變而各得其中聲焉故曰審一以定和物者事也郊廟射鄉食饗之事皆有事於樂而儀禮之樂南陔白華黍稷由庚崇邱由儀管新宮奏肆夏奏陔奏騶各依於事以比樂官展樂器而爲之節奏燕禮記賓及庭奏肆夏賓拜主人答拜而樂闕公拜受爵奏肆夏卒爵主人升受爵而樂闕皆因事之節以盡其飾故曰比物以飾節鄭以審一屬之人聲以比物屬之八音似於義未盡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禮十九

書

孔疏樂師合天地之命協中和之紀感動於人是人情不能自免也嵩燾案樂以理人之性情是即天地之命所凝也而使其心知百體莫不順則焉則中和之具人心者必資樂以紀之樂之理曰流行天地之間先王用之以宣導人心之和而不使失其節故樂者所以範圍乎人情者也上文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據樂之用言之情之動於自然而不容已者也故曰不能免此云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據樂之理言之所以節理人情而依於性者也非是則其情流溢而不知所節故亦曰不能免

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鄭注商宋詩也嵩燾案昭公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來聘請



觀於周樂頌也大雅也小雅也風也皆周樂也

案杜注左傳頌有殷魯故

日盛德之所同是魯周禮大司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

夏大濩其時雲門咸池辭皆不傳即韶夏濩樂舞之節具有

而工歌聲詩在周已無考孔子刪詩但得商頌五篇而已五

帝三王之樂當因韶夏之節各爲之辭以寫之故曰遺聲商

齊二者與風雅頌並列當時必有其辭下文明乎商之音者

臨事而更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五帝以揖讓得天下

而其歌歸於能斷三王以征誅得天下而其歌歸於見利而

讓蓋又後人窺知聖人之情爲之辭以曲傳其心而歌者各

因其性情所近長言詠歎之其終慈愛又要於能斷能斷者

又要於能讓則亦以見聖人之德無所偏倚而歌者又自有

禮十九

美

以啟發其性情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槩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

乎端如貫珠

鄭注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孔疏此論感動人

心形狀如此諸事尚書案鄭意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謂聞

歌者審其歌聲之曲折疏以感動人心形狀言之似乖注意

經云上下曲止一聲之節也抑揚轉頓各適其宜而已倨中

矩句中鉤纍纍如貫珠全章之調也矩者聲重而止鉤者聲

輕而留而其音與節圓轉相屬猶夷蕩漾引而愈長蓋六者

之辭異而播之歌者音調固無異也三代之樂皆始升歌故

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記以師乙之言歌終爲

歌之發於人聲者樂之原也而歌必倚瑟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是以弦歌者樂之紀君子之治樂尤莫先乎此也

禮十九

主

禮記質疑卷十九終



禮記質疑卷二十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雜記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綬復

鄭注館主國所致舍如於其國主國館賓與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褻衣也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綬當爲綬讀如綦賓之綦綬謂旌旗之旄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嵩燾案鄭注非也周禮遺人十里有廬三十里有路室五十里有候館環人掌送迎賓客舍則授館聘禮入竟展布幕及郊又展及館展幣至於近郊張旛君使卿用束帛勞賓禮辭

禮二十

十

迎於舍門之外勞者奉幣人受於舍門內夫人使下大夫勞遂以賓入至於館卿致館是自境及郊未授館有布幕其食宿皆有館所謂舍門即館也不獨於其國爲然此經下云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及公所爲也私館者大夫士之家也據此則所謂館即環人所授之館所謂如於其國即卿所致之館也在館在國皆公館也故其復同於道謂不及授館而死於道左傳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卒於楠木之下杜注楠木木名足爲死於道之明證死於道則自在車中因升其所乘車之左轂而復案喪大記其在野升其乘車之左轂不於道路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單賓綬者升車之綬行非死者所得專亦與經旨相背戾矣於道朝夕升車下車必執綬遂以所常執者復之周禮夏采

大喪以乘車建綬復於四郊亦是此義建綬者詔死者之魂執之使登車也鄭並作綬誤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節服氏維王之大常六人諸侯四人廣雅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仞故須四人六人維持之即令去旒而用旌旗之旒亦無由執此九仞七仞之竿以升車之左轂也爾雅緇廣充幅長尋曰旒緇旒曰旒注旒首日旌即司常所謂全羽爲旒析羽爲旌綬者旒與旌所注之旒也亦不應舍旌旗之本名而名之爲綬證之經義恐未然也

其轎有褻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

鄭注轎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轎取名於轎與蒨讀如蒨旆之蒨蒨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蒨謂黼甲

禮二十

二

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轎用赤矣轎象宮室屋其中小帳覆棺者若未大斂載尸而歸車飾亦如之嵩燾案廣韻蒨載柩車蓋轎字僅一見於此以文義求之廣韻之言是也喪大記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鄭注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柩車以帷荒爲飾不施蓋士昏禮婦車有褻旉夕記主婦之車疏布褻鄭注褻車裳帷於蓋弓垂之褻者婦人之車飾鄭注儀禮皆訓裳帷此不云者以與下裳帷字複褻與裳帷並在車旁而分上下行道之喪車有褻以下覆裳帷使重闕也說文幔衣車蓋衣車者輜輶衣車也幔蓋借幔爲名下文大夫以布爲輜疑輜與幔同義車蓋衣也喪車有飾加輜幔其上曰荒合雜采結



其頂曰齊施蓋而衣之曰輅行道之車宜有益正與輅輅加輅者同飾也鄭因下文適所殯遂據以爲殯而謂殯車名輅喪車名柳柳者車名輅非車名也殆未免強生附會喪大記素錦褚加僞荒鄭注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屋者棺衣大夫以上用之喪大記君殯用輅大夫殯用輅葬用素錦褚皆以覆棺而於輅不詳何物此云素錦以爲屋接下適殯所卽仍此素錦屋爲輅無疑矣輅褚一物因葬而加飾耳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

鄭注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遽也嵩案春秋

禮二十

三

定公元年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公羊穀梁並引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也既夕禮遷於祖正柩於兩楹間昭公薨於三十一年十二月明年六月喪還已逾葬期矣又逾月而卽葬故不成乎殯沈子所謂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蓋謂昭公之喪入於祖廟正其爲君然後定公得行卽位之禮也曾子問君出疆而薨其殯服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入自門升自阼階棺弓小斂於阼殯於客位升自阼階者小斂之位升自西階者殯位也安得有正棺兩楹之文鄭據春秋傳以爲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離恐非禮意

至於家而說輅載以輅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

階升適所殯

鄭注言載以輅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輅讀爲輅或作輅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輅聲相近不易者不易以輅也廟中有載柩以輅之禮嵩案鄭注非也曾子問君出疆而薨其殯服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入自門升自阼階此舉大夫之禮據小斂言之蓋古者會盟朝聘不越四鄰壤地相接死於道必歸而卽殯曾子問君出疆以輅從是以君有殯輅與小斂之分而大夫無之舉自阼階猶小斂之位也說文輅喪車輅卽輅之異文天子諸侯之輅士之輅輅通謂之輅車說文有輅曰輅無輅曰輅又云輅輅車下庫輅也輅車亦卑輪而自與輅異義玉篇輅韻並云輅與輅同蓋以卑輪強合之大夫行以輅車至家而後載以輅車死於道不得以喪車從曰輅者至是始改載也諸侯言說輅大夫言說車以未卽殯故說車與諸侯之載輅者異經義原自分明注家未能詳耳

禮二十

四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聖室

鄭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已卒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大夫居廬士居聖室謂未斂時士亦謂已卒朝廷之士亦居廬嵩案周禮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鄭注廬倚廬也舍聖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聖室喪大記君爲廬宮之大夫



士禮之既葬塗廬大夫士皆宮之既葬居室室既祥勦室是所謂廬又有塗不塗宮不宮之分所謂室室又有勦室之分而喪大記於既斂居室室不及大夫士又云大夫族練士卒哭而歸則此云大夫居廬當止於練士居室室當止於卒哭大夫練而歸矣而猶次於公館以終喪士卒哭而歸矣而猶次於公館以及練公館者從政之所大夫士皆有常次喪大記所謂既葬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是也喪大記之言歸據居倚廬室室言之此之言歸據次於公館言之喪大記斷其義此申其情也士居室室至卒哭而止其歸也必及練云士次於公館者明卒哭以後之事也鄭析士爲二無當經旨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

禮二十

五

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鄭注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羸衰斬其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羸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而屬於羸也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惟大夫已上乃能備儀盡飾士已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其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蒿蕭案喪服傳大夫士爲其父母兄弟之喪服大率貴者隆而賤者殺如昆弟期大夫爲昆弟爲士者大功大夫爲從父昆弟爲大夫者大功爲爲士者小功士爲庶母總大夫無服此父母兄弟當指諸父母兄弟言之士爲爲大夫者士服其詳見

於喪服禮之經也大夫爲未爲大夫者士服不見於喪服則禮之通也於服雖屈而可以情自申也案左傳襄公十七年晏嬰對其家老曰惟卿爲大夫古者喪禮皆有等差喪服傳曰杖者何爵也是始制杖以爵爲之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宮室異則倚間寢枕之屬亦異顧命延入翼室殷以前諒闇之制至周已不能詳所同者服而所異者制服之禮也卿爲大夫命於天子者也凡禮言上大夫下大夫皆以命數爲差左傳僖公十二年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受命天子爲世臣斯其禮異列國之大夫固各有取記禮者明喪服之可以從厚耳喪服傳喪服升數無大夫士之別於斬衰言斬衰裳於齊衰言疏衰裳齊鄭注疏猶羸也明齊衰之爲羸與大功以下之布衰異也其云斬衰裳重詞也非謂斬衰之不可名爲羸也鄭注援羸衰斬之文遂謂其布縷在齊斬之間似無左證聞傳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

禮二十

六

總麻十五升鄭注以爲正服降服義服三者之別父母兄弟服有降殺而固不可以義服例之鄭注又推及士已下斬衰齊衰皆從義服之等而謂惟大夫備儀盡飾疏因以服重爲伸服輕爲屈士服從屈顯與經文相背戾喪大記言君之喪大夫士之喪杖與食粥各有時日而衰服無別鄭氏此注未免以意擬之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

鄭注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諸案喪服傳大夫之適子爲其妻期大夫爲舊君齊衰三月大夫在



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亦齊衰三月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大功爲適昆弟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大夫者期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大功爲從父昆弟爲大夫者大功爲士者小功詳玩喪服之文有發例者有錯舉見義者大率大夫自期以下皆降而服止於從父昆弟爲大夫之子者亦從大夫之服而適子得比於大夫庶子不得比於大夫如大夫庶子爲母大功而爲父後爲其母總傳曰大夫之庶子從乎大夫而降也鄭注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是以前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準此而推大夫庶子爲大夫得服其母如國人傳曰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何以大功

禮二十

七

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大夫之子爲大夫爲其父母服大夫服爲得申其母之私親也兼父母言之辭之通也此補儀禮之文所不具亦以發明大夫喪服之等也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尊適也其服從大夫之服其位猶之庶子也雖爲大夫不敢主喪也並承上喪服言之鄭以尙德宗適爲說恐非經旨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褻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知注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

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嵩燾案士喪禮卜日族長泄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占者三人在其南卜人及執爨者在塾西筮宅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南面受命卦者在左卜人周禮之卜師筮者周禮之筮人占者卦者周禮之占人執爨者周禮之巫氏也泄卜命筮則有司也士無家臣以族長宗人泄之吉服者示與神接也大夫之有司若史皆家臣也麻衣長衣亦吉服也而加衰家臣與主人同服不敢純吉也士喪禮筮宅卜日主人皆免絰泄卜以緇布冠泄筮以練冠竝冠易之下主人也練冠固異於始喪矣鄭云純凶非也此明大夫之禮所由與士喪禮異也士喪禮筮宅卜日大夫得兼用卜其用筮亦惟所便不必此筮卽爲士之筮宅也

禮二十

八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鄭注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嵩燾案周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有上士有中士大夫家臣得備官大宗人小宗人皆家臣也士喪禮卜日族長泄卜宗人命龜相卽泄卜也於士爲族長於大夫爲大宗人蓋家宗人之爲上士者也疏引皇氏侃云大小宗人並是其君之職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據肆師職凡祭祀卜日詔相其禮大小凡喪事命龜是王禮泄卜者肆師命龜者大小無宗伯泄卜命龜之文禮器家不藏龜卜人以職贊卿大夫之喪爲之卜可也大小宗伯爲之泄卜則非事也

內子以鞠衣衰衣素沙



鄭注內子卿之適妻也衰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嵩  
燾案周禮內司服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鄭  
注內命婦九嬪鞠衣世婦展衣女御緣衣外命婦其夫孤鞠  
衣其夫卿大夫展衣其夫士緣衣似此內子並世婦及孤卿  
之妻言之典命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司服孤之服希冕卿大  
夫之服元冕其有加賜則謂之衰衣下云先路衰衣不以襪  
以其爲加服不敢褻用之注云不以已之正者施於人恐非  
左傳成二年公會晉師於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襄二  
十六年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皆  
加賜於禮曰衰衣也其妻亦視其所加之服通謂之衰衣王  
藻君命屈狄命婦之服止於鞠衣君有命而後上及闕狄衰

禮二十

九

衣卽君所命之屈狄鞠衣本服衰衣加服鄭以始爲命婦之  
賜衣當之誤矣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  
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  
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  
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

鄭注附讀皆爲附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配謂並  
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女子謂未嫁者嫁未三月而死  
猶歸葬於女氏之黨附於公子不敢戚君嵩燾案此章與喪  
服小記文多同皆爲附葬言之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先王  
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

各以其族以爵等爲邱封之度墓大夫令國民族葬正其位  
掌其度數與此記之文正合鄭注位謂昭穆度數爵等之大  
小所謂昭穆之位卽左右之次大夫昆弟之次同也所謂爵  
等之數卽前後之序也大夫士之序固異也從其昭穆謂無  
王父昆弟之爲士者則因昭穆之次而自爲一域王父在亦  
視其爵等爲前後之序家人所謂辨其兆域是也鄭謂從其  
昭穆爲中一以上以從高祖假而高祖亦爲大夫又將何從  
其於小記中一以上之文亦自未能曙然詳見喪服小記古者附葬  
夫婦同兆而妾異兆鄭氏詩箋死則同穴云穴冢壙中也植  
弓衛人之附也離之魯人之附也合之正據夫婦言夫所附  
之妃謂夫在而從王母昭穆之次也無妃亦謂王母爲大夫

禮二十

十

之妃不得以士附與下無妾祖姑異義有無妾祖姑者固不  
能無王母也孔疏謂無祖姑亦間一以上附於高祖之妃無  
則附於高祖之祖妃從昭穆之班而亂世系之等聖人制禮  
安有是哉經明言附葬之禮與周禮家人互相發明注以附  
廟言之則無一可通者惟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  
母則不配又似爲附廟之禮據鄭注女子謂未嫁者未嫁及  
反歸稱女子殤及無後稱男子玉篇廣韻並云配合也妃偶  
之配自作妃殤與無後及女子之反歸者皆從其昭穆以附  
於王父王母之次而男子之殤與無後可以合爲一兆女子  
必異兆以示別也晉范汪祠典凡夫婦者同席兄弟同席謂  
未婚也同席卽祭統之同凡附墓與附廟同故未婚兄弟之



殤得同兆公子者諸侯之子不能上從王父昭穆之次而自以昭穆次於王父昆弟之爲公子者合族以明愛而仍序爵以示之等威周禮族葬之法備具於此注失其義而聚訟至今禮經之文遂晦塞不可通矣

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鄭注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嵩燾案喪服傳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功布衰裳壯麻經無受下殤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五月上旬有三年之練冠以大功之麻易之殤服無受不應至耐而復易葛鄭因謂大功以下之殤據喪服

禮二十

士

下殤小功五月亦無以練冠耐之理此明殤服以父母之喪厭也士喪卒哭受服至於耐而大功之衰皆已卽葛矣殤服無受而有父母之功衰則亦卒哭而還服父母之服爲功衰同而除經而服練冠不欲使殤服上掩父母之重喪也鄭氏不達其義而釋以小功經意正承上大功之麻以明殤服與父母之喪並於服無受而於經亦在所宜除也稱陽童某甫不忍殤之也陽者明也生氣也檀弓望反諸幽之義也玉篇陽傷也亦不忍其殤也爾雅釋詁陽予也郭注引魯詩陽如之何今詩作傷如之何陽傷字通據爾雅陽予也猶魏風所謂予季也爲兄弟之耐殤者言也王氏章句疑陽卽殤字之誤義皆可通曾子問殤不耐祭孔子之云厭卽耐祭也從而

爲之名曰陽厭陰厭宗子主與謂之陰厭祭於宗子之家當西北隅屋漏向明謂之陽厭陰厭陽厭非所以爲名也而以名殤又但取以名庶子不及宗子舛矣

主妾之喪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

鄭注耐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嵩燾案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耐則舅主之鄭注耐於祖廟尊者主焉故於此以主妾之喪則自耐爲句據小記妾耐於妾祖姑則其祭亦於妾祖姑禮無主妾喪之文經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卽主妾喪之義也與小記之文正相備鄭讀未允案喪服傳父在爲母期大夫之庶子爲母大功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是在父在爲母止於期而妾子且有不得遂其服者而練祥之祭行之不廢制有所據而情可使自伸此皆禮經所未詳記禮者爲補著之

禮二十

主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鄭注喪事虞祔乃畢孔疏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注小功總麻爲之練祭可也今此言疏者亦虞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耐也嵩燾案注義甚明小記云主喪統終喪言之此云主喪專就治喪事言之大功以下至於無服皆可以爲之主小記言大功再祭下卽接云朋友虞耐而已則是大功者通大功以下之親言之鄭注強生分別於義未允詳見喪服小記疏又專屬之無服以求合鄭注失之逾遠

稽顙者其贈也拜

鄭注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父在贈拜則不得稽顙嵩燾案



鄭注非也經明言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如鄭注則此言爲贅矣既夕禮公則公賵有拜稽顙賓賵若奠若賵若贈惟拜而已凡父母之喪皆然及窆賵用制幣元纁束拜稽顙敖氏繼公云此賵謂主人以幣賵死者朋友賵於家主人賵於壙其言拜稽顙主人所以致賵也於父母拜稽顙於妻拜是父母沒爲妻拜稽顙主人但以施之弔者其賵妻爲妻拜不爲稽顙夫道然也疏云他人以物來賵己爲拜得稽顙並文義失之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纁冠緹纁

鄭注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纁屬之冠象太

禮二十

主

古吉冠則纁武異材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小功以下左辟象吉輕也嵩齋案儀禮喪服冠緹纁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鄭注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是據冠武交縫處外見謂之外畢其言極明顯而於此云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纁喪服明言冠緹纁外畢鍛而勿灰鍛而勿灰者功衰也斬衰冠六升齊衰冠七升斬衰受冠七升齊衰受冠八升入升者功衰也六升之冠已用功衰鍛而勿灰之布纁自以繩冠自以布安得屈一條繩爲武既夕記冠六升外纁纁條屬厭條屬者纁也冠縫外纁皆六升衰爲之又安得屈繩爲武而垂下爲纁喪服大記弔者襲衰加武帶經鄭注武吉冠之武也喪服之經無武加武帶經猶言弁經謂加經於

武耳屈繩爲武而加其經是重經也證之禮經無此制亦與喪大記注喪冠無武之文相背戾矣周禮弁師朱紘鄭注紘一條屬兩端於武蓋冠弁武左右有紐貫之以笄用組爲紘自臣屈而上左右屬之武以笄約之垂其餘而懸瑱焉曰紘冠無笄用兩組爲纁左右屬之武而下結於臣亦垂其餘曰紘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纁屬於缺皮弁爵弁笄說文項頭後也領項也缺項者當項處左右缺之以繫纁儀禮之屬於缺卽此之縫也鄭注弁師之紘云小鼻在武上缺亦當爲小鼻寬弁之紘屬於笄左右皆垂冠纁屬於武而下垂喪冠之纁從右縫之而屬之左納於畢不垂曰條屬者以一條繩結之別於常冠之纁也既夕記纁條屬厭鄭注厭伏也以纁

禮二十

主

之餘納於冠旁當畢處故曰厭左陽也右陰也喪冠右縫小功以下左縫服殺而冠纁之縫改而從陽也疏云吉冠縫鄉左凶冠縫鄉右禮經之文具在未聞以左右縫分吉凶者纁冠緹纁明喪服齊衰以下布纁小功緹無文記禮者獨詳纁冠之緹纁知小功緹麻帶經猶布纁也繩纁布纁緹纁皆條屬鄭注於此獨不主武纁相屬之說是亦自相牴牾也諸侯相祔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衰衣不以祔

鄭注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也嵩齋案玉篇衰揚美也廣韻衰進揚美也皆謂衰而大之故凡加賜之服曰衰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杜注大路金路周禮巾車金路繁纁九就金路之服卽衰



服之九章者也晉侯爵應服鷩冕而賜之衮服所謂衮衣也  
冕服通五冕言之公侯以下各有所服之正服衮衣則賜服  
之加於正服者案周書五等惟宋以殷後稱公車服猶循殷制自餘諸侯以所加之命數得賜加服故皆  
有衮不以襪不以君之賜服加之人也鄭氏未達衮衣之義

反以爲己之正者誤也

載振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鄭注遣奠本無黍稷孔疏既夕士禮謂遣奠之外別有黍稷  
麥也遣奠用牲體是脯醢之義嵩燾案士喪禮惟月朔殷奠  
有黍稷自始死奠用豆邊俎陳鼎皆有脯醢無黍稷哀死者  
之不復食也既夕禮陳明器苞二簋三黍稷麥饗三醢醢醢  
二醢酒苞者牢具簋卽所謂載振也曰載振則非以施之遣

禮二十

主

奠可知疑此與檀弓讀賄曾子曰非古也同義皆以所聞於  
聖人之言正周禮之失也疏意似涉迂曲

委武元編而後葬

鄭注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嵩燾案國語晉侯端  
委以入武宮韋昭注端元端委委貌穀梁傳僖三年桓公委  
端撝笏范甯注委委貌之冠端元端之服凡左氏傳言端委  
者皆據委爲元冠言之鄭注士冠禮元冠委貌也郊特牲委  
貌周道也鄭注或謂委貌爲元冠經言委武謂委貌之加武  
者元冠編冠皆常服元冠亦施之禮服故經傳詳言元冠之  
用不及編冠玉藻編冠元武子姓之冠編冠素紕既祥之冠  
子姓若公族之子弟左傳閔公二年衛文公大帛之冠墨子

兼愛篇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蓋皆編冠編冠者大白冠之  
遺元冠者緇布冠之遺委武元編言委貌之施武者有元冠  
有編冠元編施武知大白緇布冠無武也鄭注並釋委爲武  
於辭爲不文

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鄭注親迎攝盛服爾非常也孔疏親迎配偶一時故許其攝  
盛服祭祀須依班序著弁於禮不可也嵩燾案少牢饋食禮  
主人朝服特牲饋食禮主人元端少牢大夫禮特牲士禮其  
祭元端而已無加弁者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不敢以己  
之私上同於公也記禮者準親迎以推之祭所以通禮之宜  
也親迎之攝盛猶未爲士也而服士之弁服弁而祭則士之

禮二十

主

正服也冠祭以明禮之等加弁焉以達己之情記禮者固謂  
君子嚴事宗廟盛服臨之可也未宜據禮以折之

無簪衝實見闕而後折入

鄭注實見闕於見外樽內也折承席也嵩燾案既夕禮藏  
器於旁加見藏苞簪於旁加折似見與折皆以約制所藏明  
器鄭注既夕禮見棺飾也檀弓曰周人牆置鬯賈公彥疏因  
以帷荒爲見陸德明音義亦承其誤云見棺衣也陸氏所謂  
棺衣卽上文之素錦屋喪服大記之素錦褚也以衣棺而覆  
之不能外加之明器之上據既夕禮明器有用器有燕樂器  
有役器有燕器爲物甚繁而苞簪鬯四者別陳之以實食  
飲皆有木柝與所藏之明器不相爲類因爲之間以別異之



云見者以約制諸明器使不外見惟此見也云折者撓臂之屬加鉅又不能過勻曲折相約制也喪服大記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蓋皆虛其中以實明器用器役器在內加見以問之食器在外加折以約之與既夕禮足相發明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鄭注朝夕哭不帷緣孝子心欲見殯殮也無柩謂既葬也孔疏士喪禮君使人弔微帷蒿蕪案士喪禮始死帷堂君使人弔及祔微帷小斂帷堂卒斂微帷明日大斂帷堂卒斂微帷皆在殯前喪大記士殯見社塗上帷之疑帷有二義未斂之前施帷於堂因事設也卒事則微之既斂之後施帷於殯爲殯設也臨事則塞之經云朝夕哭不帷殯所之帷也鄭注欲

禮二十

七

見殯殮最得經旨疏據君使人弔微帷言之非也既葬而虞而卒哭耐弔者皆於廟不待言不帷奔喪禮云喪不得奔乃爲位括髮袒成踊卽位拜賓亦當有朝夕哭而柩所不在不施帷也故曰無柩者不帷鄭云既葬亦恐失之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鄭注出待不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蒿蕪案士喪禮君視斂入門升自阼階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乃斂主人降出君反主人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主人奉尸斂於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卒塗主出君命之反奠卒奠君出門既夕記君視斂若不待奠

加蓋而出是君視斂凡五節斂一馮尸二斂棺加蓋三視塗四視奠五主人五出待君君五反主人卒事乃出不視奠則加蓋出所謂反奠者仍大斂之奠也既夕禮既祖請葬期公賁厥明陳器乃奠經云載而后君弔當在祖奠之後若君親賁者所謂反而后奠仍大遺之奠也既奠御柩遂行君無因反之使奠喪大記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是君弔宜具殷奠不具則疎君退而奠以榮君之來經云弔不云賁是亦不戒而至也亦皆無君命反奠之文出待者拜送君反而后奠者反而行遣奠也鄭注恐失之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鄭注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君五日而殯大

禮二十

六

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間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孔疏諸侯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始死一踊明日襲一踊又明日朝踊日晚小斂又一踊又明日朝踊至明日之朝不踊當大斂乃踊凡七大夫三日殯合死日四日始死一踊明日襲一踊又明日小斂再踊又明日大斂一踊凡五士二日殯合死日三日始死一踊明日小斂一踊又明日大斂一踊凡三蒿蕪案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王制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士三日而殯皆通往日言之曲禮鄭據喪大記士二日而殯遂謂天子諸侯大夫並數來日甚誤以事類求之天子七日殯諸侯五日殯日必有事白虎通義云天



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天子備禮故曰尤紆七日者始死復一日含襲一日小斂一日俛於堂又一日大斂一日斂於棺又一日殯一日諸侯五日者始死復一日含襲位成踊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括髮袒成踊實爲士三踊之節據士喪禮惟大斂小斂踊而小斂之節三馮尸踊奉尸俛於堂踊及奠丈夫婦人相間踊大斂之節五升自阼階丈夫婦人相間踊遷尸踊馮尸踊奉尸斂於棺踊及奠又相間踊案喪大記鋪紼紼踊鋪金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金踊斂紼踊是當斂而踊者七士喪禮亦但舉其略而其間君弔哭拜成踊不在禮踊之數似所云七踊五踊三踊通據日一踊言之奔喪禮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哭歸入

禮二十

九

門哭又哭三哭三日成服五哭是成服之日再哭凡哭必踊奔喪禮所謂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哭之數與踊之數相當或日一踊當斂又踊亦未可知注謂諸侯大夫並於小斂日再踊似屬無據士喪禮大小斂奠丈夫踊婦人踊奔喪禮謂之拾踊經云婦人居間又踊中之一節也檀弓辟踊哀之至也婦人居間無與於賓士喪禮朋友親戚哭踊三主人不踊安得如鄭注所云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也案喪大記喪者襲妻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自據弔禮言之非七踊五踊三踊居間之節喪禮有主人踊有主人主婦同踊如馮尸主人西面踊主婦東面踊而男女踊不同時故曰居間居間者所以爲哭踊之節也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元冕一衰

衣一

孔疏公襲上服在內高褻案禮經衾衣通作卷衣上公九章之服也周爵五等惟宋以殷後稱公其封國止於侯是以衾衣爲賜服亦謂之衾衣士喪禮襲三稱爵弁衣皮弁衣祿衣鄭注黑衣裳赤緣謂之祿所以表袍者喪大記曰衣必有裳袍必有表內司服緣衣鄭注引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字或作稅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鄭意祿衣表袍蓋深衣之屬襲之內者不禪士用以代元端公襲有元端則始襲必用祿衣即玉藻所謂中衣也案士喪禮商祝襲祭服祿衣次自祭服自當爲中衣之在內者士喪禮亦謂之散衣凡禮服必有中衣襲之用衣猶以生道事之無無中衣而但襲禮服之理疑此卷衣當從士喪禮作祿衣卷衣上服豈能襲之元端

禮二十

三

之下又與喪衣重出爲祿衣之譌無疑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鄭注環經者一股所謂纏經也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經焉散帶嵩黻案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袒奉尸俛於堂卽位踊襲經於序東間傳親始死難斯徒跌則已去冠矣小斂括髮並并纚之約髮者去之所謂襲經者加經於首於斬衰則直經於齊衰則牡麻經環者言其式也其時方括髮安得有素委貌素爵弁之制經言公大夫士一也注復析言大夫士之冠制尤非事矣喪服斬衰直經絞帶爲既殯以後成服言之小斂皆散帶士喪禮直經大扇下本在左散帶垂牡麻經右本在上亦散帶垂首經帶經並同而帶必散垂



至成服而絞之鄭注因釋環絰而及散帶孔疏乃以一股纏繞爲環兩股相交爲絞釋之尤舛環者首絰散絞皆要絰散與絞對文不以一股兩股與環對文也斬衰齊衰之絰帶並以一股環之經云小斂環絰則首絰也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絰服鄭司農云弁而加環絰弁絰亦環絰而麻葛衰布異用鄭注必以委貌爵弁加絰釋之是亦弁絰服之屬也親喪飾冠爲文恐非禮意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鄭注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紼衾乃鋪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也嵩燾案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是君於大夫視斂於士則有賜而後視斂士布衣君

禮二十

主

至大夫既鋪絞紼衾君至似君視斂必在布衣之後喪大記言君至升堂卽位於席端遷尸卒斂商祝鋪席者所以爲遷尸之節也喪大記敘鋪絞紼衾於君至之前此敘鋪席於公升之後喪大記舉其時此詳其用也初無商祝改鋪席之文注意恐失之

魯人之贈也三元二纁廣尺長終幅

鄭注言失之也士喪禮曰贈用制幣元纁束帛嵩燾案鄭注既夕禮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卽所謂束五兩也三元二纁則元者六制纁者四制士昏禮元纁束帛鄭注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入幣純帛無過五兩五兩十端總名之一束喪禮有賄有贈賄與贈所以助主人行禮贈則以

施之死者魯人蓋主於儉削二尺二寸之幅而廣一尺以納之窆中其長終幅猶之制幣也其用三元二纁猶之納幣一束也聖人意有取焉以言贈惟其禮而已不惟其物也記者無貶辭鄭云失之恐非經旨

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

鄭注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嵩燾案聘禮賓入竟君使士請事至於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至於朝賓入於次擯者出請事公迎賓於大門內此不言迎而云弔者入主人升堂是亦迎於門內也案上云弔者卽位於正相承爲文似士喪禮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公賄主人迎於廟門外其實弔朋友繼賄無出迎之文喪禮略也既

禮二十

主

迎賓無於阼階下者案燕禮大射禮宰夫爲主人公降立於阼階東南公食大夫禮不立主人則亦迎於門既夕禮公賄擯者出請入告賓賄若奠若贈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賄則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一皆擯者主之周禮大宗伯朝覲會同爲上相鄭注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擯相一也不應於此異訓士喪禮始死帷堂赴於君下卽接云有賓則拜之周禮吉凶皆有事於賓而云喪無接賓非也

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卽喪履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鄭注春秋有既葬歸含贈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孔疏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此遭喪已久嗣子親受禮宰著朝服若



始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案經明言有 簞席既葬蒲席列國之致含禭容有不能及殯者以席別異之公食大夫記司宮具几與蒲筵知蒲筵者常席也其受當於廟檀弓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是也此云委於殯東南是向及殯也鄭據爲既葬失之案鄭注春秋既葬歸含則禭無公成風之禭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成風以文公四年十一月薨至是始歸禭左傳以爲禭歸注引以釋此經於事爲不類疏又據隱元年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昭爲言則春秋固已議也宰嚭言來得周事也穀梁傳並無其文疏乃謂此遭喪久故親受禮始喪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尤爲悖禮士喪禮有賓則拜之禭者將命於室主人拜於位安有不親受之禮其云受於殯宮則喪固在殯也下云將命鄉殯正據既殯言之不知孔疏所云

禮二十

圭

始喪果屬何時左傳昭十年晉平公卒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曰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意謂衰經可以受弔而不可以禮見孔疏之云親受禮蓋以致含致禭皆禮見也其於禮文失考亦已甚矣既夕禮贈奠幣於棧左服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賻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坐舉之反位周禮小宰喪荒受其含禭幣玉之事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幣器財用含禭贈三者正宰夫所有事也或云宰夫或云宰通小宰與宰夫言之士無家臣而於舉幣者亦名曰宰疏以宰爲上卿未詳所據

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

顙坐委於殯東南隅

鄭注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觀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案經案觀禮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鄭注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既夕禮實奉幣由馬西當前轆奠幣於棧左服由馬西而當前轆則是馬在車西矣與觀禮異自下由路西謂設乘黃大路者先入居前客使者由下出路西以升上云執圭將命下云坐委於殯東南隅緊相呼應坐委者卽此所執之圭也鄭謂客使爲客之從者牽馬設於路西則與上文語複而訓下爲馬於辭亦爲不文凡禮陳幣及車馬其升降左右多就所陳明之既夕禮實奉幣由馬西當前轆與此執圭將命自下由路西正

禮二十

圭

同一例而以客使二字繫之自下由路西句上蓋謂所陳者馬所用以將命者圭以引起客使委圭之文聯合無間自鄭氏已不能達其文義矣熟玩經義當自得之

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於其左東上

孔疏前四禮客皆在門西此臨在門東者前是奉君命而行此是私禮若聘禮私覲故在門東案經下篇云諸侯使人弔其次含禭贈臨皆同日而畢事弔以慰生者而有賻以致其儀含禭以贈死者而有臨以將其意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是以儀爲輕而將命以致哀者爲重弔與臨皆使者贈者上介含者禭者必皆次介弔有迎臨有送含禭贈相繼行事故禮以始終爲節臨者入門右主人禮辭三乃立於



門西終以賓禮自處孔疏之云私禮者誤也鄭注謂其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迎也送也皆以接賓也注意亦恐失之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鄭注辟其痛傷己之親如君孔疏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也嵩燹案曾子問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私服且不敢服況受弔乎蓋國有君喪其臣皆服斬衰無相弔之義云不敢受者禮辭也鄭意似稍迂曲疏因斬衰不相爲弔遂以他國賓爲言喪服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鄭注庶人或有在官者容君未葬而有私喪庶人之服除矣不必弔者之盡爲大夫士也不敢受弔義繫於有喪者無庸曲爲之辭也

禮二十

圭

禮記質疑卷二十終

禮記質疑卷二十一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燹伯琛著

雜記下

如三年之喪則既顯其練祥皆行

鄭注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嵩燹案鄭意以上言父之喪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爲父與母言之故以此爲長子與父母言之又以此言既顯而行練祥爲父母亦當然疑上言除服者母死在練祥之後詳玩經義殊不爾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故凡除喪必有祭未有練祥之祭不可行而除喪反可行

禮二十一

十一

者此蓋申明上二節之義上言母死而除父喪服其除服當父母之喪而除諸父昆弟之喪亦服其除服父母之喪所自主者也諸父昆弟皆期喪也期之喪練祥必與於祭故竝服其除喪之服案經言諸父謂世父叔父並不及從祖諸父言昆弟並不及從父昆弟鄭注諸父昆弟通期大功言之似非經旨其云三年之喪既顯而行練祥爲自主祭言之父母之喪及妻長子皆三年也案左傳昭公十五年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后及王太子壽也妻喪亦通謂之三年古者練祥之祭筮日通二月之期行之大夫士三月葬其不得行練祥之祭獨中月耳卒哭受服而行練祥言後一月而已諸父昆弟之喪當除而有重喪未葬則亦不除也諸父昆弟得自行其練祥之祭故既顯而行練祥惟三年之喪爲然上言母死而除父喪是也諸父昆弟自有主



喪者練祥之祭不易期則亦既顙而與除喪之祭也經義微至鄭分三節讀之而扞格多矣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鄭注哭之爲位後日之哭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卽位就他室如始哭時蒿齋案上篇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惟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與此所記同旨異居聞喪必哭此因有殯而哭之他室也異居必奔喪卽位兄弟之喪次檀弓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是也此無喪次而仍就他室爲位改服者易絞帶而散帶經如始卽位之禮仍就他室始哭之位也奔喪禮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始哭與爲位自屬兩事在殯而有朝夕奠則既

禮二十一

二

哭而後奠奠而後改服卽位不以新喪聞重喪之奠也辭之通也經無明日入奠之文據奔喪哭遂爲位成踊亦未嘗俟之明日注意恐失之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

鄭注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蒿齋案曾子問諸侯祭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而廢大夫祭聞天子崩君薨后夫人之喪皆廢視濯非臨祭之比臨祭告喪而廢祭視濯前期一日而告父母之喪特不與祭耳檀弓衛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當祭而大夫之喪可以告大夫士父母之喪視濯而不以告祭義曰教民相愛上下用情此得爲

用情乎祭義又言致齊於內散齊於外是自散齊已居外寢致齊則於廟之齊宮大夫士與祭者居外寢久矣儀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謂內寢之別其外寢一而已經云異宮將於誰氏之宮如鄭注是有意避父母之凶事以趨吉也秦法尊君卑臣使人悖禮以忘親案下期之喪未葬而於鄉人之恩而重鄉里之義故有期喪未葬而疑周禮無此或秦制弔於鄉人之禮記禮者亦雜採而錄之然耳案下文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出然耳舍平公宮以待事禮也據特性禮前期三日葬尸乃宿尸少牢禮前宿一日戒尸明日葬尸三日是以前一日宿尸視爲之告異於凡與祭者矣而必舍於公宮以待事則私哀不得以聞之抑所言者齊衰以下之喪也父母之喪雖爲尸猶當改上况凡與祭者乎

禮二十一

三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

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鄭注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孔疏吉祭則涉級聚尼喪祭則栗階助執祭者亦栗階主人至昆弟虞附而行父母二祥祭執事者亦散等蒿齋案鄭引儀禮異宮猶同居也東宮西宮南宮北宮謂內寢之別耳喪服總麻傳曰有死於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宮中通內寢之異宮者言之經云同宮豈必昆弟臣妾之相聚一寢室哉用此知上文父未沒喪母死而除父喪孔疏補竅母葬一層爲確不可易雖虞附亦然申足上意別爲一義虞附亦祭也檀弓葬日虞比至於附必於是日也接然或既葬而有昆弟之喪雖虞附之祭有所不能行則



亦異居以待殯爲期同居以待葬爲期爲虞祔吉祭於文爲  
繁異居而斂殯必有事焉同居而有新殯則亦不能將事雖  
虞祔之祭之繫於既葬者於勢亦有不得行也喪服小記父  
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與此同義疏意恐失之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鄭注親喪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喪日月未竟而哀已  
殺嵩燾案父母之喪其哀無窮而制爲再期之服通之以三  
年所以爲人子示之節以明服之極於三年而哀亦以是而  
漸殺也故曰外除兄弟之喪別之以期功總則因其親疏之  
殺而制爲之服以報之使各當於其心哀戚之節而已故曰  
內除外除者卒哭練祥之受服以漸而卽於輕而哀亦以是

禮二十一

四

爲之節也內除者親疏隆殺以期九月七月三月爲之等而  
齊衰功總之制卽以是立之程也注意似未曙然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鄭注言小君服輕亦內除也嵩燾案喪服昆弟期爲君之母  
妻期期喪同也檀弓居君母與妻之喪居處飲食行爾從君  
而爲之服哀不屬焉其服與兄弟同而情固殊矣開傳齊衰  
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又云齊衰貌若泉爲君之母妻發  
於容貌飲食者不可以期喪概也然服期而飲酒食肉外見  
於顏色於服亦有未稱故亦不飲食之所謂顏色稱其情戚  
容稱其服是也亦不飲食上承比之兄弟中含無數轉折鄭  
意承兄弟之喪內除爲言非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鄭注始卽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  
縗冠祭猶縗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縗麻衣嵩燾案  
特牲少牢禮前期一日皆有爲期請期之文而特牲元端少  
牢朝服自筮尸皆然喪服小記大祥吉服筮尸吉服朝服也  
筮以吉服卒筮仍練服爲期以夕及旦而祥祭行是祥祭朝  
服實自先夕爲期故至是遂除練服間傳大祥素縗麻衣鄭  
注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亦同朝服十五升朝服祭服深衣燕  
服麻衣卽深衣異者深衣采緣麻衣布緣耳大祥除喪服麻  
衣升數與朝服同蓋祥祭除服先夕爲期已然故曰因其故  
服

禮二十一

五

既祥雖不當縗者必縗然後反服

鄭注謂有以喪事贈贈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  
以受之反服反素縗麻衣也嵩燾案祥祭之服卽朝服也朝  
服非受弔之服麻衣而加朝服亦不得爲變服檀弓祥而縗  
縗者祥服也喪服小記朝服縗冠據祭服言之間傳素縗麻  
衣據燕服言之其爲縗同也不得更言反服疑此與喪服小  
記爲兄弟既除喪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同義上云服其除喪  
之服卽此所謂縗也兄弟期喪至練已除而練祥之祭皆與  
曰必縗以明其得與於喪祭也葬逾時而兄弟之除喪者猶  
喪服祥而兄弟之與祭者猶縗皆以從厚也不當縗者昆弟  
昆弟之子皆期喪至親而不得有既祥之服者也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鄭注事謂大小斂之屬高齋案士喪禮當斂有大夫則告主人奉尸斂於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乃塗踊無算卒塗主人復位踊襲正與此記同文有大夫則告者告以方斂不能禮實蓋奉尸斂於棺者主人之事塗則有司之事也卒塗而後斂事畢凡大小斂皆袒既事踊乃襲此以踊襲爲拜大夫及士之儀士喪禮所謂視殯視塗者是也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袒奉尸俛於堂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卽位踊襲是拜賓在踊襲之前此云當踊云改成踊據大夫士之後至者言之適當踊時至也士喪禮獨於大斂言大夫

禮二十一

六

之後至者於禮有視斂之文必視塗乃成禮小斂則當斂不入不歛主人之特拜也疑此當專屬大斂之事爲允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鄭注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高齋案朋友相遺曰問君及尊長曰賜言所問所賜各以其私致之非喪故也非喪故則不得稽顙詳玩此節經義並無脫誤鄭以問賜之常通三年以下之喪皆爲之稽顙尤非事實奔喪禮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問喪拜賓尙左手鄭注尙左手吉拜也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尙左然則喪拜當尙右吉拜當尙左三年之喪喪拜雖非爲

喪故而一以喪禮自處也非三年之喪吉拜非爲喪故而固不敢以喪禮處人也鄭於喪拜吉拜之義言之不詳詳見故於此並失經旨

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鄭注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高齋案既夕禮實土三主人拜鄉人周禮族師以時屬民辨其可任者以相葬埋實土者葬埋之事鄉人之任力役者爲之五十不從力役故先反疑此當引周禮以明鄉人助葬實土之事疏但據非鄉人皆從歸以優饒遠者爲義亦失之疏矣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禮二十一

七

鄭注所謂哭不偯高齋案喪服傳居倚廬哭晝夜無時既練舍外寢哭無時喪禮袒有時踊有節而於哭云哀至則哭無常聲胡氏銓引檀弓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而此取嬰兒哭謂檀弓在襲斂此爲始死時言之者非也孺子泣謂行臥哭無威儀此以嬰兒爲喻狀其聲之無常而已聞傳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偯聲餘從容也孺子不能爲偯與此之無常聲者自別

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

鄭注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羣祖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孔疏王父母謂父之王父母於己爲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兄弟謂父之兄弟於己爲伯叔正



服期父亦爲之期世父叔父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己是從祖正服小功姑謂父之姑於己爲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總麻姊妹謂父姊妹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九月小功不合諱以父爲之諱子亦同父諱之嵩憲案曲禮大功小功不諱是諱止於期而父所諱子亦諱之推而至逮事王父母亦然鄭於逮事王父母之文未能詳審曲禮遂謂士諱及祖庶人惟及父母疏又推此親以期而謂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其他所述父之親或輕或重參差錯亂於義無取此通子與父同諱言之王父母兄弟猶言王父兄弟連父母爲文急詞也於父爲世父叔父推而至父之王父兄弟從祖爲之諱是亦與父同也父所諱者子不敢不諱也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

禮二十一

九

功從其重而諱之親也父所諱之姑子亦不敢不諱也其於服則總也經言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皆據父之親言之與父同諱者父卒而不爲之諱凡此皆大功以下之親也世父叔父之有諱則期也於父亦期所不必言也傳曰周人以諱事神諱之所由起也蓋亦仁之至義之盡也合觀曲禮大功小功不諱之文而義自通矣注意恐失之

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鄭注從祖昆弟於父輕不爲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嵩憲案鄭意承上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謂此從祖昆弟與母妻之親同名則諱然則爲母妻之親諱乎爲從祖昆弟諱乎是兩無所名也喪服從祖昆弟小功外祖父

母小功妻之父母總是以母妻之親爲母妻諱而已從祖昆弟無諱於父爲從父昆弟之子亦不得有諱王氏章句同名當作同居傳寫之誤此蓋遵承王父兄弟言之王父兄弟於己爲從祖喪服從祖父母小功於父則爲世父叔父期從父爲之諱禮之正也父卒則亦不諱矣而與從祖昆弟同居則諱以本與父同諱又推從祖昆弟之義守之而不渝焉君子於所諱之親而仁孝之意油然而生於其心所以爲聖人制禮之精意也注意疑不可通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

鄭注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

禮二十一

九

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借祭乃行也嵩憲案陳氏集說末服之將除也大功卒哭尙有六月不可言末小功言卒哭逾月而除喪大功言末亦當在七月後逾月除喪之時注云卒哭者失之義疏父小功謂已服輕而父小功如爲族曾祖父母總而父小功也已小功謂父服輕而已小功如爲從父兄弟之子外祖父母小功而父皆總從母小功而父無服也喪服從其重者父服重以父之服論已服重以己之服論疏云互相通者失之王氏經義述問父小功之末當爲父大功之末因下文兩言小功而誤也據喪服已大功則父當期如昆弟之子期從父昆弟大功是也已與父同服大功如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大功是也父大功



則已小功如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是也父小功則已總如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總是也父之服視已爲重於已言大功於父言小功是期與總麻之親無別也已大功則父當期父小功已當總子統於父服之輕重一也則期與總麻無別父大功之末正承上大功之末言之王氏之說確不可易小功言卒哭大功言未義正相當王氏謂大功之末在弟九月小功之末在弟五月大功九月除喪小功五月除喪冠取之禮何待言哉經明以小功卒哭爲言其義正可推見

凡弁經其衰侈袂

鄭注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孔疏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謂案喪服

禮二十一

十

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袂尺二寸疑古冕弁之服皆如此袂視衣長二尺二寸以爲節與衣相爲連屬故曰屬幅屬幅而侈其下漸斂而收合於袂深衣所謂袂圓以應規鄭注云胡下是也惟衰爲有削幅元端之用正服者與冕弁服同此謂錫衰總衰疑衰之施於弔服者一如元端冕弁之制所以異於正衰也鄭注周禮司服謂元端士服衣袂二尺二寸袂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半而益一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案深衣之胡下亦侈袂也所謂行舉手以爲容肅飾之道也玉藻袂尺二寸古制蓋如此鄭謂三分益一以爲侈並侈及袂於禮無微恐屬意爲之說則是元端與冕弁服異制大夫以上之元端將與士同乎抑別爲大夫之侈袂乎證之經義恐不然也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

鄭注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孔疏此謂命士以下與父同宮者若異宮則得與於樂案疏意與注忤而皆非經義所繫父有服未除而子已除如父爲從母小功爲姑子舅子總而子無服者以父方爲之服不敢舉樂宮中父之餘哀未忘子亦不得自遂也出外而聞樂則有不必避者矣宮中不與於樂亦卽居室不御琴瑟之義疏以同宮異宮爲言亦非也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孔疏或人之說云妻黨主之而附祭之時夫之黨主之案喪服小記男主必使同姓女主必使異姓推而至於前後家東西家推而至於里尹以明婦人外成妻黨無主喪之禮

禮二十一

十

也喪服小記又言朋友虞祔凡主喪必爲之祔夫無族則祔有不得行此祔於夫之黨苟同族者皆可祔也蓋主喪必其情意相屬可以爲之主前後家東西家出入相近習者里尹則其長也其遠族不相哀卹不爲之主而可以爲之祔非有故而出反歸在室者妻黨不得與其喪引或人之言所以推論夫黨之可以遠及而妻黨之必不得爲喪主也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

鄭注亦記失禮所由始也相相主人之禮案少儀贊幣自左詔辭自右詔辭者相也禮宜由右既夕禮損者出請入告出告須以賓入喪禮之有相將命出入贊賓而已注云相



主人之禮恐誤此當與檀弓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攬由左之文參看由左東也由右西也喪禮主人升降由阼階惟君臨臣喪臣不敢當主位升自西階相者出傳主人之命當由左悼公臨有若之喪子游由左明有若未嘗臣魯得備賓主之禮泄柳之於魯猶之有若也或穆公弔其母喪泄柳亦爲賓主之禮泄柳死其徒乃貶而就臣位於是援凶禮尙右之文凡相者皆由右以出致主人之命蓋記泄柳之賢與其徒之盛而明魯之俗尙所由以變由泄柳之徒之不能尊其師說也舊注全未分明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鄭注此蓋夏時禮也周禮飯舍用玉鬻鬻案士喪禮貝三實

禮二十一

主

於筭祝受米奠於貝北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中左亦如之檀弓飯用米貝荀子禮論飯以生稻舍以槁骨楊倞注槁骨貝也正謂士禮天子諸侯喪禮無徵而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是天子含飯皆以玉大戴記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食貝疑屑玉以飯曰珠米亦曰珠鄭注典瑞飯玉碎玉是也其云含玉柱左右齟及在口中既夕記實貝柱右齟左齟王肅說牙也說文牙象上下相錯之形蓋左右輔車柱之以便實貝天子自含玉若用貝則九貝並飯玉將無所容經文隨舉見義通以貝言之注據以爲夏禮非也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

孔疏人須多聞多識若未聞知古事恆憂患不得聞焉燕案疏意當屬學說問者所以爲學之基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大者遠者聞而得之於心故君子急先聞道弗得弗能有辨患弗聞求得師友以質之患弗學求考古今以通之學而試之以行則自視乎才力之廣狹與其存養之淺深取足以達之於物使人信而從之故曰患弗能得者得之於外能者能之自己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眾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鄭注眾寡均謂俱有役事人數等也倍焉彼功倍已也鬻鬻案君子之五恥皆所以內自懲其心未宜以興事立名言之

禮二十一

主

既得又失云者若論語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躬行實踐之謂得色取行違之謂失地有餘而民不足保民之無方也眾寡均而倍焉取民之無節也二者據政之及人言之地必有所受而民視德之足以聚之故不以地不足爲恥而以民不足爲恥財賦以制用而民者賦斂之所從出也倍征則民無所措手足故不以貧爲恥而以眾寡均而倍焉爲恥疏云他人功績倍多於是已將教人爲怯也恐非經旨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鄭注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鬻鬻案



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郊以冬至禘以季夏周禮正如此以春秋推之閔公二年始書禘以五月則建辰之月也僖公八年乃以七月禘僖公三十一年始書郊以四月則建卯之月也其後成公十年襄公七年十有一年哀公元年並以四月卜郊惟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以郊牛傷角改卜牛宣三年遂不郊成七年不郊猶三望定十五年郊並以五月而成十七年至以九月郊無正月用郊之文蓋春秋紀異而已常事則不書也昭五年傳云啟蟄而郊杜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襄七年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吳氏澄謂魯郊用建寅之月明堂位當通夏正言之禮運明言魯之郊

禮二十一

南

禘非禮經以七月而禘成於孟獻子之傳會非但謂禘以七月爲非禮也注意似未盡七月之禘春秋固有明文於時尚未有孟孫氏蓋季友仲遂臧孫辰之徒爲之記禮者誤爲孟獻子耳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鄭注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嵩燾案內宗外宗有兩義周禮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據內外命婦言之服間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是也此云內宗外宗自據同姓之親及諸姑姊妹言之鄭注兼及從母舅之女疏引諸侯不外取舅之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良然凡喪服有二義親親也

尊尊也從其尊而論則大夫之妻爲君服期爲夫人齊衰三月從其親而論則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疑內外宗均兼有尊尊親親之義當視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服期玩經義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則內宗爲君自與外宗有別禮經皆不具其文近南豐吳氏喪服會通說以內外命婦爲言似爲得之內命婦則所謂妾爲君斬衰三年爲女君期是也同姓之女及諸姑姊妹之女皆統於爲君不杖期之例不得更分輕重是以同姓及諸姑姊妹有服制者通謂之外宗與大夫妻齊衰三月之服自別似仍從周禮內宗外宗之義於經旨爲順

內亂不與爲外患弗辟也

禮二十一

室

鄭注同僚將爲亂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嵩燾案春秋莊二十七年公羊傳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襄二十五年左氏傳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卽此經所本春秋之世有亡君無亡國內亂不與君之私也辟而去之可也不與言不與同死注意似謂不與其事恐非宣二年趙盾弑其君董狐據以爲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遂以弑君之罪被之必不能以坐視不與爲義之正也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鄭注贊大行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薦玉者也子男執



璧作此贊者失之嵩燾案王氏章句贊蓋璣字之誤璣玉也以圭爲柄記者引大行人記圭之文以明圭璣之等據周禮玉人祿圭尺有二寸有璣天子璣圭與鎮圭同公侯以下自當各視其命數於禮璣圭用藻無明文而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則所謂璋璣也璋璣有纁圭璣亦當有纁鄭注典瑞云射刻也注玉人云射琰出者也璣圭璣璋柄皆刻起從刻處左右斜殺而下各得寸半圭之長短以命數爲之等而皆博三寸與玉人之言璋璣者同玉也二字兼璣言之明璋璣黃金勺圭璣玉勺詩所謂瑟彼玉璣是也圭之爲玉更不必言藻三采六等言公侯以下之制聘禮記朝天子纁三采朱

禮二十一

末

白蒼問諸侯朱綠皆元纁繫長尺紃組鄭注采成文曰紃纁藉二物紃組纁也以繫玉元纁薦也以薦玉纁有五采三采二采一采之別而薦之爲元纁者同禮經多據纁言之注云藻薦玉者也恐誤詳見曲禮下此皆聘禮記之文故屬之大行蓋卽圭之等以明璣之用圭其義均也熟玩經義當自得之

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

鄭注宰夫攝主故東上嵩燾案儀禮凡言東上西上皆通言之如鄉飲眾賓皆入門左北上鄉射三耦俟於堂西南面東上之類無專舉一人而以東上西上爲之序者大戴禮魯廟篇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宗人曰請命以饗某廟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與此上云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

弁純衣敘次正同如鄭注雍人宗人皆有事而東上之文專屬宰夫而不及祝與上文爲有參差周禮肆師掌序其祭祀及其所珥肆師隸於宗伯此云宗人卽肆師也與宰夫大祝皆下大夫祝宗人實與魯廟之事公食大夫禮宰夫爲主人大戴禮魯廟宗人請命此經下云宗人告事畢反命似宗人主之無宰夫攝主之文阮氏校勘記宗人祝之宋本后經本岳本嘉靖本作宗人祝之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九經誤字並作祝通典引亦云雍人拭羊宗人祝之而鄭氏無注孔疏亦不一及之疑此迷大戴禮之文而序次碑南東上之位爲宗人祝宰夫之次之字當爲衍文雍人拭羊舉羊掌魯廟之事宗人祝宰夫蒞其

禮二十一

末

禮拭羊者濯滌之蓋外養之職其屬史胥爲之而養人祝之大戴禮敘雍人拭羊在入廟之前宗人亦無從蒞視也其鉅皆於屋下

鄭注其鉅謂將割牲以饗先減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有剗鉅當燾案周禮肆師羊人曰所珥犬人曰幾珥士師曰剗珥鄭注並讀祈爲剗珥爲鉅而注小子職珥於社稷祈於五祀云用毛牲曰剗珥牲曰鉅司約云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鄭注辟藏者開府視約書珥讀曰鉅謂殺雞取血燬其戶是珥與燬通小子職又云燬邦器及軍器羊人亦分祈珥燬積爲二事鄭注燬國寶漬軍器似凡廟社日剗鉅案說文血部燬以血有所剗涂祭也器物曰燬月令是燬本字剗又燬祭中之一義也



釁龜筮孟子釁鐘皆據盤言之穀梁十九年傳叩其鼻以鉅社范甯注鉅者釁也公羊作叩其鼻以血社蓋釁爲血祭之總名周禮大祝隋釁鄭注謂薦血也說文釁血祭也而因以取牲血塗器謂之釁釁廟曰盤聲轉曰鉅鄭注周禮以用牲毛者曰釁羽者曰鉅與羊人所珥其羊牲犬人幾鉅共犬牲已不免參差此復爲先減耳旁毛薦之之說蓋援祭義牛毛尙耳以意撮合之禮運薦其血毛血以告幽毛以告全郊特牲所謂貴純也不當從鉅字取義

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

孔疏門夾室皆用雞如上用羊升屋割之也未到割羊雞時先減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

禮二十一

太

室之屋下故云其鉅皆於屋下鉅訖然後升屋而釁門與夾室亦當門屋上中及室上之中嵩燹案釁廟之禮升屋到羊取血涂屋而下注於簷阿說文所謂以血有所釁涂祭也經於升屋到羊乃降下即接云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鉅皆於屋下蓋門者神所由出入室者神所依故加釁焉凡釁皆特殺大戴禮云門以雞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郊室割雞於室中經言其鉅皆於屋下正謂門與夾室亦見釁門者不涂門釁夾室者不涂室壁也故此復申言之門當門門之屋下夾室中室中室之屋下大戴禮之文極明顯孔疏所云竝文義失之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髽首

鄭注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髽首猶若女有髽紒也孔疏二十而笄婦人禮之未許嫁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既笄後尋常燕居則去其笄而髽首嵩燹案內則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不云許嫁而笄似冠有成人之道笄有成婦之道十五而笄乃許嫁也曲禮女子許嫁纓纓者明有繫屬不繫乎笄與否也士昏記女子許嫁笄而醴之與曲禮之文相同亦謂女子十五而可以笄其未笄者已納采而必爲之笄以俟嫁期此云二十而笄謂有他故踰期至於二十而猶拂髦總角則非事也故二十必笄女子笄而醴之亦視男子之冠有內賓有主婦當婦人主其事而此專言之者或已孤無伯叔及兄嫂則宗婦主之而凡內外親之婦

禮二十一

五

人皆可執其禮也婦人實賁主婦女賓言之內則男女未冠笄者櫛縱似綰髮之纓未笄已用之笄則復加總所謂櫛縱笄總是也合言之則通名纓士昏禮女次立於房中姆纓笄是又加纓於次也以綰曰纓編髮曰次其用蓋同也髽髮之制婦人女子竝用之詩鄘風鬢髮如雲不屑髻也小雅鬢髮如篋即此義髽髮當仍以笄固髮女子燕居皆然亦不爲二十未許嫁示之別鄭注明非許嫁之笄是笄爲有二義似非經旨孔疏至謂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尤屬凡爲之說

禮記質疑卷二十一終



禮記質疑卷三十一

思賢講舍 中華書局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喪大記

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

鄭注寢東首於北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男女改服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纊今之新絲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嵩燾案既夕記寢東首於北牖下無廢牀之文此云廢牀所以申明東首北牖之旨注遂以爲廢於地者非也玉藻君子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東首則寢必當牖疾病左右持

禮記

二

體東首當牖不便持體故移寢牀北牖下下云始死遷尸於牀爲將含襲易牀遷尸於牀謂之正尸鄭注正尸者遷尸牖下南首也既夕記設牀第當牖遷尸即牀而奠其設牀在屬纊前始死遷尸子坐於東方夫人坐於西方即爲哭尸於室之位此云廢牀者謂廢平時設寢牀之地而退置之北牖下以憑設含牀襲牀當南牖爲始死遷尸之地也爾雅釋詁廢舍也郭注舍放置舍此而置之彼曰東首則牀不易鄉曰北牖下則稍遠牖使可容左右持體所遷者牀也於病者無所轉側安得爲廢牀而寢之地哉屬纊狀死者彌留僅存之一息屬者綴繫之意纊者絲微之意屬纊以俟絕氣男女姑痛而不敢哭惶遽而不敢離屏息伺視而不敢暫離其側盡於

此一語中可謂體會微至注以置縣口鼻爲訓是氣已微又從而拚之亦忍於其親矣於經文立言之妙似稍失之其云寢東首爲君來視男女改服爲賓客來問義疏辨之已詳疾病時情事亦安得有此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

鄭注死者必皆於正處寢室通耳其尊者所不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嵩燾案既夕記有疾疾者齊春秋莊公三十二年穀梁傳廢疾居正寢以齊終也士大夫廢皆有內外外廢者

禮記

二

治事之所齊則居之玉藻將適君所宿齊戒居外寢是也天子諸侯謂之路寢春秋惟莊公宣公成公書薨於路寢僖公三十三年薨於小寢文公十八年薨於臺下襄公三十一年薨於楚宮定公十五年薨於高寢穀梁竝謂之非正然自始疾居此疾病不能復遷春秋謹書之以著正終之義是以凡有疾必居正寢經云內子未命死於下室遷尸於寢未命而不敢當正寢死亦遷焉以此推之天子諸侯死於別室皆遷尸路寢即所以爲正終也注云死者必皆於正處尊者所不燕焉意謂路寢適寢尊不燕處惟死則就之似於經旨不合案司馬氏書儀疾病遷居正寢其始疾不能齊宿居外寢及疾革而其子之侍疾者遷焉頗疑其乖禮意而鄭氏此注實有以導之路寢齊疾皆居玉藻惟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安得有尊者不燕之文也



從男子內外命婦之爵同是以大夫妻亦稱世婦世婦九嬪女御以下亦稱內子案周禮通謂之內人鄭注內罕寺人卿與婦功並云內人謂女御亦恐泥大夫之妻各視其夫之爵其妻無所受命天子諸侯之世婦視大夫女御視士皆異寢未命不得專寢故居下室下室寢旁室也死則各就其寢而殯之內子未命而從世婦女御之等與君夫人之路寢自別鄭注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世婦固不得有適寢所云下寢之上未知何屬於禮無徵蓋不知內子之爲內命婦而強據世婦死於適寢之文以意擬合之然則春秋列國之卿未命者多矣其妻之爲內子者將皆居下室以死而不得於正寢耶此禮所必不然矣婦人復不以稱

禮二十二

三

鄭注稱嫁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也嵩齋案士昏禮純衣緇稱鄭注稱亦緣也以緇緣其衣類篇稱衣下褻也釋名褻撰也青絳爲之緣也蓋六冕服無緣而深衣有緣王后之六服亦無緣則純衣緇稱女子之燕服也據士昏禮女次純衣緇稱立於房中南面姆纁笄宵衣在其右鄭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後云纁笄宵衣質明見於舅姑則所謂嫁服者宵衣也純衣緇稱女在室所服與嫁服無涉鄭注嫁時上服誤凡男女復皆以正服不以燕服婦人復不以稱則士之復不以深衣亦可知矣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孔疏主人哀痛嗚咽不能哭故啼也有聲曰哭嵩齋案說文

號號也號痛聲也哭哀聲也近段氏說文注云痛在內哀形於外此號與哭之別也疑痛聲哀聲聲自有辨疏意似謂哭有聲而啼無聲段氏因之有內外之分啼固非專痛在內即哭亦發於其心之哀而非但形外而已說文巧部云氣欲舒出上礙於一是號之爲義張口出聲而氣不得舒是以氣蹙而聲急哭者長聲以發其哀號者累啼以申其痛聲重氣竭不能引而長所謂啼者哭聲之尤劇者也疏云嗚咽是反輕於哭矣

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

孔疏士喪禮言眾主人在其後又云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在室內東方諸侯以上位尊不宜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

禮二十二

四

內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遙繼主人之後士喪禮小功以下眾兄弟堂下北面經云有司庶士在堂下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嵩齋案此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即喪禮所謂眾主人在其後也列國卿大夫多繫公族而位近君此爲始死哭臨之禮卿大夫無不入哭者士喪禮獨於婦人下云親者在室明眾主人有爲卿大夫者雖疏亦在室也既殯主人就喪次而後父兄子姓及卿大夫各有常位此之入哭非常位也士喪禮眾婦人戶外北面北面者所以向戶疏謂卿大夫等當在戶外之東方又謂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徒據儀禮親者在室之文疑卿大夫不宜在室遂並子姓列之戶外又統小功以下之親列之



堂上與眾婦人相錯而又背尸以就戶外之東方亦可謂不達於禮矣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孔疏士之喪大夫來弔不當小斂之時尙爲大夫出若當斂而至則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但云斂不云襲者未襲之前惟爲君命出其餘則不出焉蓋案士喪禮小斂以後始有拜賓送賓之文蓋未小斂尸在室主人主婦俠尸不當與賓爲禮故始死赴君主人西階南命赴者有賓則拜之君弔及禭主人拜送升降自西階遂拜賓大夫則特拜之以君命出乃得拜賓自小斂以前皆然經云士之喪

禮二十二

五

於大夫不當斂則出亦據小斂以後言之所謂斂者大斂也士喪禮有大夫則告既斂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蓋自小斂後拜賓大夫至皆特拜當大斂而大夫至則先以事告卒斂而後降拜也喪禮有弔有禭親者禭在室案士喪禮有親朋友禭三節應兄弟大功以下之親屬其餘禭者皆在小斂後爲始死主人在室俠尸無接賓之禮小斂出在堂而後接賓凡經所云皆以證明儀禮之義孔疏謂不當斂則出爲既襲後言之大失經旨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廡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鄭注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與之哭既拜之卽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當廡案問喪親始死徒跣扱上衽交手哭知此主人之出正承上未小斂言之士喪禮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廡門外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大夫於君命與士同經云降自西階承上主人之出爲文君於寄公國賓大夫於君命皆降迎案士喪禮始死主人升降自西階既殯自阼階故凡主人之出皆然惟大夫於君命迎於廡門外故下申言之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卽賓位也凡弔皆升自西階東面主人西面拜士喪禮朝夕哭主人卽位於門外西面兄弟在其南賓繼之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

禮二十二

六

東面北上入門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鄭注似以朝夕奠門外之位當未小斂前以朝夕奠門內之位當小斂後似亦以意擬之士於大夫親弔與之哭不逆於門外亦據小斂後拜賓拜大夫爲言士喪禮朋友禭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哭大夫於士弔及禭得入就室主人與之哭不逆亦不出也士喪禮既小斂亦云朋友禭西階東北面哭弔東面所以爲主人禭北面所以爲尸注謂大夫特來則北面於義無取博考禮經之文而求其義當自得之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土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鄭注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嵩  
蕭案士喪禮眾婦人戶外北面眾兄弟堂下北面謂大功以  
下之服屬也經云夫人命婦出亦據米小斂言之士妻云不  
當斂亦據小斂後言之周禮世婦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是  
卽夫人之命也故亦爲之出拜士喪禮婦人卽位於堂婦人  
之出及堂而止卽位阼階上西面馮尸及棺則主人西面主  
婦東面此在小斂前弔者自階升堂東面亦當西面拜寄公  
夫人夫人之命皆尊者而使就外命婦堂上北面之位恐失  
經旨小斂以後婦人阼階上西面賓至則拜之亦不得爲寄  
公夫人夫人之命出也案下文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爲小斂後拜賓之文故不言出  
主人袒說髻括髮以麻

禮記卷二十二

七

鄭注士既殯說髻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嵩蕭案既夕記小  
斂既馮尸主人髻髮袒絞帶既殯主人說髻三日絞垂據內  
則櫛縱并總拂髻冠綬纓似髻加於并縱之上冠又加於髻  
上始死雞斯去冠小斂髻髮並并縱去之無因尙存拂額之  
髻以爲飾士喪禮小斂髻髮袒纓經於序東散帶垂成服而  
後絞帶既夕記所謂三日絞垂是也而先敘絞帶於髻髮袒  
之下然則所謂絞帶說髻者錯舉爲文下文云冠六升外纓纓  
條屬厭以明說髻而加喪冠非謂既殯而始說髻也自當以  
此文爲正鄭以士既殯說髻遂據此爲諸侯禮恐未然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  
燭

鄭注燭所以照候也滅燎而燭孔疏有喪中庭終夜設燎  
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嵩蕭案鄭意據  
既夕禮請葬期宵爲燎於門內之右厥明滅燎執燭爲言而  
既夕禮自據遺奠言之經云代哭在小斂時雜記士喪與天  
子同者終夜燎而凡奠及遷柩於祖皆用燭用燭所以將事  
也與爲燎滅燎兩不相及士喪禮大斂燭俟於饋東卒塗乃  
奠燭反降朝夕奠燭先入豆籩俎醴既錯乃奠滅燭既夕禮  
請啟期二燭俟於殯門外燭入拂柩遷於祖重先奠從燭從  
柩從燭從正柩兩柩間置重奠設如初質明滅燭有司請葬  
期厥明滅燎執燭乃奠行器車從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算從  
柩車燭在右讀書釋算滅燭讀遺燭出是凡將事皆用燭

禮記卷二十二

八

而既夕記於遷柩於祖明其事云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  
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士喪堂上一燭下一燭自小  
斂至將葬行柩皆然遺奠之云滅燎執燭紀其時也謂甫明  
而遣奠之祭行也鄭注據以爲例恐失之  
賓出徹帷

鄭注此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卽徹帷嵩蕭案士喪禮始  
死帷堂君使人弔徹帷君使人薙徹帷卒斂徹帷奉尸俛於  
堂謂小斂也厥明帷堂卒斂徹帷奉尸斂於棺謂大斂也始  
死而浴而含而襲明日斂帷堂治襲斂之事又明日大斂帷  
堂治斂事君弔及薙徹帷弔與薙皆有事於堂施帷非宜也  
鄭注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大小斂之徹帷當竟徹之既斂



無事於帷也喪禮賓皆與斂斂事畢乃拜賓云賓出者通辭也卒斂徹帷而賓亦以時出也鄭據以爲君大夫之禮恐失之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鄭注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孔疏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欲異於在家也未小斂而奔者則在東方案升自西階殯在西也奔喪始見殯亦不敢遽當降也婦人奔喪亦殯東西面哭奔喪自外來無就西方之義疑由外來謂外姻之有服者若外孫及甥及壻得哭尸於堂上婦人爲之避位而立於尸北此儀禮之文所不具記禮者補明之注意恐未然

禮二十二

九

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

鄭注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於賓耳不敢當尊者禮也孔疏爲後者不在謂不在家之主有官爵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若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爲主拜賓也案攝案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大夫之有爵者不在無爵者卽不得爲攝主何待辭於賓經兩言人爲之拜人者通辭也非攝主其一有後而可以爲喪主矣而幼不能拜賓其一爲喪主者適不在殯葬之事猶可俟之不能俟則爲之殯葬從父兄弟以下權爲之主可也不遽攝其喪事也權爲之主則不敢受弔有爵者辭之尊也無爵者不足辭

也饋奠之事亦有待於賓焉從父兄弟以下皆可爲之拜也故曰人爲之拜也

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鄭注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卽寢門外位也孔疏大夫與世子皆在門外位大夫則輯杖敬嗣君也大夫與大夫俱在門外位是兩大夫相對同爲君杖不相降案攝案喪服傳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攝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喪之杖盡於此三者大夫世婦以爵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夫人世婦在次杖病也君命及卜及有事於尸去杖不敢言病也惟爲喪主以杖卽位下文子皆杖不以卽位辟喪主也大夫於君所輯杖不敢同於君也君所大夫所均謂喪次若

禮二十二

十

卽位則去杖寢門之外位亦不得爲君所大夫所也既卽位君大夫皆在杖乎輯杖乎恐亦兩無所施矣注意疑未安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

鄭注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案周禮冰人大喪共夷盤冰鄭注亦引漢禮器制度爲訓然則夷盤卽大盤也鄭注亦云夷之言尸也尸之盤曰夷盤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爲言凡陳冰以寒尸者通謂之夷盤大夫士之盤若衾若牀當亦有異而制不盡詳惟天子之盤加大耳注意疑未昭晰

小臣楔綯用角綯綯足用燕



孔疏柶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屈曲尚書案說文禮有柶柶也從木據許意常用器曰匕禮器曰柶其以角爲之者曰角柶士冠禮解角柶是也柶底圓而旁流徑視人口有柄可持故用以楔齒角柶燕几皆常用之器含襲畢埋柶於坎必非專制以柱尸齒者疏意恐未然

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

鄭注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梁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尚書案荀子禮論尙元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梁似黍稷爲尊而玉藻云沐稷而饋梁醕加於沐則梁固加於稷說文禾嘉穀也梁禾米也說文自以米名梁與稻梁之梁義別禾者稷之主名也哀十二年左傳梁則無矣

禮二十二

士

廩則有之梁與廩對文謂米之精者士以下稻梁惟所用兩梁字自別言之

陶人出重鬲

孔疏重鬲謂縣重之鬲是瓦瓶受三升尚書案士喪禮爲釜於西牆下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於西階下祝漸米於堂管人受潘煮於俎用重鬲外御受沐入乃沐櫛拒用巾浴用巾拒用浴衣重鬲者一用沐一用浴周禮陶人鬲實五穀以供沐浴之潘宜用鬲疑士喪禮之文爲得其實無用潘沐而用汲卽入浴之理士喪禮既襲置重祝鬲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因煮潘之鬲而用之二鬲卽重鬲也方浴時尙未有重之名鄭注士喪禮重鬲鬲將縣於重者誤疏因鄭說又誤

鬲爲瓶士喪禮明舉盆槃瓶敦及重鬲爲言鬲用以煮潘瓶用以汲安得併而爲一於此殆又失之

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

鄭注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尚書案孔叢子雜訓兩手曰掬一手曰溢溢與掬通史記封禪書莫不掬挹裴松之注滿手曰掬是也說文溢器滿也器滿曰溢手滿亦曰溢王氏肅此注云滿手曰溢食之無算者朝夕哭無時力憊則歎之不以時食也朝莫者盡一日之詞也鄭注假溢爲盥親死歎粥猶待稱量之以及二十兩之鑑何爲者乎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

禮二十二

主

飲士亦如之

鄭注室老其貴臣也眾士所謂眾臣士亦如之如其子食粥尚書案鄭注非也室老家宰眾士若周禮之家宗人家司馬上士家士中士皆繫爵於王朝者所謂貴臣也士亦如之則眾臣也喪服爲君斬衰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又曰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喪服傳之士卽此之眾士降於室老一等而與眾臣之布帶繩屨者自別故析言之鄭謂如其子食粥則文義不能明上文君之喪眾士食粥士疏食水飲亦與此同眾士若宮正上士宮伯中士喪人下士掌次掌舍下士大府上士內府外府中士司書職內職歲上士皆



左右近臣故其衰與大夫同士則庶司之爲士者同服斬衰而親疏輕重異宜通觀禮經之文而求其義當自得之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鄭注食肉飲酒亦謂既葬爲縣案上文期之喪三月既葬食肉飲酒鄭意以此重言食肉飲酒專繫之九月之喪故亦以既葬爲言其實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文義已盡食肉飲食不與人樂之二語總結言凡食肉飲酒自致口腹之養而已與人爲樂而忘其喪不可也樂謂燕飲及射君以簞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鄭注簞細葦席也孔疏士卑不嫌得與君同用簞士喪禮記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簞士喪禮云布席戶內下莞上簞

禮二十二

室

案說文簞竹席也顧命謂之篋席其小者謂之筍席雜記有葦席既葬蒲席葦席自視蒲席爲疏鄭以簞當細葦席恐非釋名簞單也布之單單然平正也方言宋魏之間謂之笙自關而西謂之簞或謂之笱似席通名簞斯干詩箋竹葦曰簞士喪禮之下莞上簞蓋通言之與此簞席葦席之分自各一義疏因鄭注謂士與君同席尤恐失之

絞一幅爲三不辟紵五幅無紃

鄭注小斂之絞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統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孔疏絞以一幅之布分爲三段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爲三大斂之絞既小不

復學裂其末爲三案士喪禮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鄭注引喪大記曰絞一幅爲三而於此異訓恐非經義小斂之絞縮一橫三大斂之絞縮三橫五皆所以固斂衾者其廣終幅不能結故三析其末所以結者其末也辟猶玉藻終辟下辟之辟聯其幅而辟積之不辟則三幅五幅之絞自爲結與下棺蓋之三社三束二社二束同義猶所云三市五市也小斂有衾無紵大斂兼有紵士喪禮緇衾緇裏無紃此云紵五幅無紃義正相備杜註左傳紃冠之垂者韋昭注國語紃所以懸璜當耳蓋衾兩旁當耳處織組以約之亦名紃小斂承以衾而外加絞先縮而後橫自肩以上內削爲橫者一繫紃則或與絞相戾大斂承以紵亦不施紃案襲用冒有綴旁以紵之紵無紃者爲外施絞衾紵但斂合之而已鄭以生時此用紃死去之爲義於禮衾被之屬似亦並無用紃之文也此經所記正以發明士喪禮之義也衾紵皆所以承斂衣而收合之絞三幅五幅不辟紵五幅辟合士喪禮之文觀之而經旨自明注意恐未然

禮二十二

西

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裙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鄭注褶袷也君衣尙多去其著也嵩齋案士喪禮幘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鄭注著充之以絮也似謂爲袷衣無絮據下文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士喪禮明衣不在算紵不在算並以禪衣禪被不成稱是凡斂衣衾必紵而衣與裳通爲一稱禪袷皆用之士喪禮緇者以褶則必有裳鄭



注復與禪同有裳乃成稱說文複重衣也裙襲通玉篇重衣也複與裙衣均爲重衣而裙自爲袷複衣則表裏上下相重者均謂之複陳氏集說沿鄭注謂複衣複衾衣衾之有緇績者恐未然

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鄭注胥樂官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高懸案士喪禮小斂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大斂商祝布絞衾衾衣似士斂商祝掌之士舉遷尸而已周禮小宗伯王崩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大

禮二十二

五

祝大喪贊斂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是周禮祝泄斂而小宗伯又有泄大斂小斂之文自諸侯以下喪事又掌之職喪經云大胥眾胥似不專言大祝喪祝之屬吳氏澄云周官大祝以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眾胥者眾祝之胥也鄭注周禮胥徒民給徭役者君大夫斂事不宜一任之胥胥謂在官之主喪事者如職喪喪祝之屬是也職喪喪祝皆上士其屬有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謂之眾胥下文君大斂商祝鋪絞衾衾衣士舉遷尸於斂上商祝即喪祝也士喪之有商祝蓋習斂事者假爲之名不必喪祝之爲上士者胥所以待事也正無庸易字爲祝

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

鄭注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妄人喪之孔疏士與其執事謂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助斂生經有恩死又爲之斂爲之廢壹食高懸案孔疏沿注意謂士喪禮士舉遷尸爲士之朋友來助斂考之禮經而知其不然也士喪禮所記執事者曰甸人曰管人曰祝曰外御曰商祝曰宰曰夏祝曰箴者曰卦者曰卜人曰史各有專執之事其執事而無主名曰復者曰徹衣者曰擯者曰錯者曰徹者曰杞者曰執豆者曰命箴者曰有司獨於大小斂曰士盥曰士舉而亦謂之舉者其後亦曰士盥舉鼎曰士受馬以出鄭注此士謂胥徒之長同爲士安在一爲朋友一爲胥徒之長乎說文士

禮二十二

六

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盡乎事之終始謂之士則士者外御有司之曰石之佐斂者小宗伯所帥之異族即宮伯所掌士庶子之在版者也安得所其執事之朋友爲之舉尸佐斂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舉尸斂與遷尸似通言士凡在喪與執事皆可爲之斂釋文與音預夏是王氏經義述聞以爲讀如字者誤也

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贊殺之裁猶冒也

孔疏帷用斂衾是大斂之衾自小斂以前覆尸至小斂時君錦衾大夫編衾士緇衾用之小斂斂訖則制夷衾以覆之其小斂以前所用大斂之衾者小斂以後停而不用至將大斂及陳衣又更制一衾主用大斂也所謂大斂二衾者其出衾



至大斂時所用無文總入大斂衣內並斂之尚書案士喪禮  
幘用斂鄭注大斂所並用之衾蓋以斂衾無文大斂衾二  
亦無文而小斂云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若獨別異之者  
因以斂衾屬之大斂據此經之文證以士喪禮而知其不然  
也喪禮小斂承以衾悉十九稱之衣收合之用衾一大斂承  
以衾又悉三十稱之衣收合之而於其中用衾二一覆一薦  
大斂之衾五幅小斂之衾亦必五幅而夷衾惟取覆尸故惟  
小斂之衾得專斂之名士喪禮始死幘用斂衾既設設冒蓋  
之幘用衾仍前斂衾也小斂設夷衾商祝布絞衾乃取斂衾  
承尸卒斂使於堂幘用夷衾及大斂商祝布絞衾二則所  
用以覆尸者必夷衾也經云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足與士喪  
禮相發明士喪冒緇質經殺鄭注上元下縞象天地也而此  
云夷衾質殺猶冒也則覆尸之夷衾亦上縞下經以此推之  
士喪緇衾經裏之必爲斂衾無疑矣斂衾以斂夷衾以覆尸  
故特表而出之自鄭注失其義相沿至今無有能辨知之者  
無怪孔疏情猜測竟不知夷衾之將以何用也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  
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  
鄭注馮之類必當心孔疏君尊於臣以手撫案尸心身不服  
膚也父母於子執之當心上衣也子於父母馮之服膺心上  
也婦於舅姑尊故奉當心上衣也舅姑於婦亦手案尸心妻  
於夫拘之微引心上衣輕於馮重於執也夫於妻於昆弟亦

執心上衣也尚書案士喪禮君坐撫當心以手撫之宜當尸  
心尊臨卑之義也奉者從旁承其袂執則探其手執之拘又  
加以力持馮者以身倚尸而哭撫之奉之執之拘之馮之以  
爲輕重之節鄭以馮之類必當心當心者不及心以下而奉  
之執之拘之以相持爲義蓋即袞袞執手之意馮則傾身以  
馮之疏並以心上衣爲說然則五者之事一而已於文亦爲  
不類也  
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  
皆宮之  
鄭注宮謂園障之也禮租也尚書案喪服傳居倚廬既虞前  
屏柱楣爾雅謂之梁書高宗諒陰古作梁闡謂以一梁倚  
廬門外壁支之無楹柱故亦曰倚廬既虞加柱承檐曰柱想  
案鄭注喪服傳柱楣云剪屏者蔽草爲屏至是剪而塗之是  
士喪倚廬有屏不宜大夫袒露周禮小胥王宮縣鄭注官縣  
四面縣倚廬惟君四面皆障大夫士倚牆者不障障者內障  
也案周禮人表紀其其事澤虞喪紀其其蒲草之事而  
也掌舍幕人掌次無共喪紀之文倚廬之障蓋亦蒲草之屬  
疏云君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亦恐未然下云君大夫皆宮之柱楣支檐四面  
土爲墻不復禮後矣兩云宮之義自明顯  
禪而從御吉祭而復廬  
鄭注從御御婦人也尚書案疏引杜預以爲從御謂從政御  
職事鄭意以練而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故此不當以政  
事言之禪而從御公私行役一復其常也蔡邕獨斷云凡衣



服加於身飲食適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從御者盡平事役之辭也復寢而後居處悉復其常未及吉祭居處猶不敢復常也而凡人無不可服從矣未復寢則猶在聖室中而云御猶非也

公之喪太侯練士卒哭而歸

鄭注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蒿齋案經言大夫士皆渾言之有貴戚之大夫有眾大夫有左右近習之士有庶士左右近習之士其禮親大夫上文大夫眾士食粥士疏食水飲是也周禮宮正大喪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親疏貴賤等差各別疑此與雜記各據一端言之

禮二十二

九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

鄭注歸謂歸其宮也孔疏大夫士謂庶子爲大夫士適子則終喪在殯宮蒿齋案此爲兄弟異居者言之上文凡非適子未葬於隱者爲廬是既葬當各就其家爲廬不於適子之室終喪此云大夫士則庶子中之貴者又異於眾庶子必及練而後歸就其家爲聖室鄭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謂同居而異宮者疏故謂適子終喪在殯宮誠然必爲適子而後有三年之喪庶子既練而復寢禮意恐必不然

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鄭注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爲君之答已蒿齋案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是弔喪無答拜之禮士喪禮大

夫士弔者皆不迎惟君命出迎不拜蓋凡拜迎者賓主人之禮也喪事不敢以禮接人賓未致辭則亦不知其爲弔否也既成禮而出固已受其弔矣其拜送也猶行賓主之禮也雖其於君也亦然故不拜迎而拜送注意恐失之其君後主人而拜

禮二十二

九

則君道也有受弔之義焉

案禮凡受弔必拜喪中記此大夫弔雖親必稽顙是也

夫君之變禮可以義起者也注意似於文未順

君殯用輜轎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輅轎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鄭注天子居棺以龍輅轎木題漆象棹上四注如屋以覆之諸侯輅不畫龍轎不題漆象棹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輅置棺西牆下橫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橫中狹小截取容棺蒿齋案檀弓天子之殯也鼓塗龍輅以棹加斧於棹上畢塗屋與此節文義正相承注意分析甚明而情事有未盡合者說文橫積竹杖一曰叢木與鼓塗同義蓋取以護棺而加塗其上橫至於上謂四面環而向上橫至於西序謂缺其西一



而負序三面周而訖於序四面象棺收合其上則四阿垂而象屋三面不能爲椁而橫徑西序必平其上亦不能爲屋塗不暨於棺謂其西負序不塗所塗者不周棺也士喪禮掘殯見衽士蓋下棺於地塗及棺蓋而止此以繁簡之節高下之差明殯視塗之等鄭謂諸侯不象椁大夫櫨狹小裁取容棺皆非經旨

又案士喪禮掘殯棺入升棺用軸遷於祖用軸兩言用軸一在始升棺時一在將葬遷祖廟時文義正相承其後柩行惟言祖還車還車者卽還朝祖之車以嚮外也是以商祝飾柩設披直云飾柩而已更不言及柩車蓋古者天子棺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其質重尸入而使卽安不宜數震

禮二十二

三

動之故自未斂時升棺用軸以達於葬用軸者殯車也加飾焉曰葬車自君大夫士皆然詩毛傳龍盾之合云畫龍其盾合而載之盾者車蔽鄭注儀禮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輶卽車欄輶也檀弓天子龍輶椁諸侯輶而設輶輶者四周如椁冒輶上諸侯覆輶而不周大夫廢輶惟設輶輶者所以禦塗而此云大夫殯用輶明無車輶之覆其旁惟恃輶爲蔽而已殯用輶葬用素錦褚其義一也下文君葬用輶大夫葬用輶士葬用國車鄭注大夫廢輶此言輶當爲輶聲之誤輶或作圖是以文誤爲國然則士之用輶卽輶輶也殯車葬車但加飾不易車禮經之文甚明注謂大夫之殯廢輶置棺西牆下竟似大夫無殯車者非也

然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鄭注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感蚘蟣使不至棺也嵩燹案檀弓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士喪禮飾柩陳明器苞二笄三襲三甌二所謂人器也鬼器以寓思親之意故凡用器皆虛設之人器以達其哀親之情故凡食器皆實陳之爲不忍死者之不食而爲之備物以奉之所以爲孝子無已之情也其葬而加隆者殯在堂猶有朝夕之奠存焉至葬而遂已也鄭注儀禮亦云然所以感蚘蟣誠然而置然柩旁適足以引蚘蟣而已古今事異要可以情勢揣測之注意恐未然

齊五采五貝

鄭注齊象車蓋綦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絡其上

禮二十二

三

及旁孔疏齊五采五貝者隨甲上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縫合五采繒行列相次如瓜內之子以縷爲分限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嵩燹案注以齊爲車蓋綦綴貝絡其上是謂五采五貝專飾荒也孔注論語攝齊云衣下曰齊鄭注曲禮去齊尺云裳下緝也似凡下緝曰齊帷荒相連又有紐結之不得云齊經云素錦褚加帷荒齊五采五貝蓋謂帷荒之下並以五采絲貫五貝垂下爲飾周禮弁師五采玉十有二瑋玉三采文義並與此同其以貝不以玉者喪禮惟含用玉飾器不以玉也帷荒皆布繫貝以垂於四旁之下亦所以重之使不輕颺耳

上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孔疏戴當棺束通兩邊爲四戴二披用纁通兩旁則亦四披也。嵩齋案大夫士喪制有等而棺皆二衽二束束左右有戴以繫結於車故同爲四戴而稍屈其披以明等蓋披所以引棺大夫之棺再重士棺一重輕重原自不同君大夫士戴披同色士戴前纁後緇而二披用緇則知前有披而後無披也戴以維棺披以引棺二者異用不必適均疏意似屬添設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

鄭注凡柩車及壙屬紼於柩之緇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挽棺而下衡平也君以木橫貫緇耳居旁持而平之嵩齋案鄭注檀弓豐碑形如石碑於梓前後四角樹之穿中間爲鹿盧下棺以繞緯天子六緯四碑前後各重鹿

禮二十二

圭

盧諸侯下於天子斲之形如大楹四植謂之桓據說文桓亭郵表也徐氏繫傳表雙立爲桓鄭云四植徐云雙立立植義同桓楹象楹則二植也貫木其上用紼轉鹿盧以引棺持引面向外力注於引謂之負引去碑者遠碑以辨急舒之節也釋名棺束曰緇棺束上施緇耳在車以繫戴下棺以貫紼君則別以組貫之左右束而上繫木橫於棺上曰以衡者拘之使平也君四紼則前後二衡大夫士二紼通上下二束而連貫之故曰以緇束紐在棺旁則紼之結於束者亦當在棺旁四碑二碑皆左右對立凡窆必由壙道引棺懸而下天子闕地通路曰隧其不能樹碑壙之前後明矣又云君封以木橫貫緇耳居旁持平誠然則直貫之而已亦不得云衡也

君裏梓虞筐大夫不裏梓士不虞筐

鄭注裏梓之物虞筐之文未聞嵩齋案上文君裏棺用朱絲大夫裏棺用元絲此裏梓當與裏棺同義謂梓內之飾筐與匡同檀弓蠶則績而蟹有匡蟹之外甲曰匡竹筐之盛物者亦取匡爲義詩毛傳方曰筐員曰筐故於梓方以筐言之虞筐謂梓外之飾也虞者營治之言惟君之梓內外皆治檀弓柏梓以端卽虞筐之意

禮二十二

圭

禮記質疑卷二十二終



禮記質疑卷二十三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祭法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  
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圓邱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  
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有虞氏以上尙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  
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郊祭一帝而明堂  
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眾亦禮之殺也嵩燾案漢書韋元  
成傳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

禮二十三

配史記封禪書論郊祀亦引論語或問禘之說是西漢諸儒  
以禘合郊爲祀天虞書受終於文祖馬融注文祖天也鄭注  
文祖謂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故於此竝禘郊祖宗四者  
皆統於祭天蓋三代王者嚴事天而禮之黷自東周始史記  
稱周東徙維秦襄公列爲諸侯作西時祀白帝其後文公作  
邠時郊祭白帝焉至宣公作密時渭南祭青帝靈公作吳陽  
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獻公又作畦時櫟陽祀白帝而  
雍四時上帝爲尊案四時謂邠時密時上時下時蓋卽五帝  
權火合漢三年高祖立北時祀黑帝爲雍五時其後武帝立  
泰一祠壇親郊曰泰時而五帝爲佐令奉高作明堂汶上祠  
泰一五帝於明堂如郊禮而史官甚宏以方事周靈王明鬼

神事周人言方怪者自甚宏秦時雍旁有美陽武時雍東有  
好時或言黃帝時常用事是東周以來郊無常祀由甚宏以  
方怪亂之而秦之祀天爲尤黷矣漢書稱武帝元鼎五年冬  
至立泰時甘泉親郊見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冬至祀上  
帝於明堂而自元封五年太初四年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  
帝更祀孝景皇帝於明堂至成帝建始二年始用匡衡議郊  
祀長安南郊罷雍五時案漢書郊祀志祠太一五帝於明堂  
以高帝配天故言對其後元始三年王莽奏言文帝起渭陽  
五帝廟祭太一以太祖高皇帝配武帝立太一祠甘泉亦以  
高祖配似當時並無配祀之文至王莽以日冬至使有司奉  
祠南郊高祖配武帝時獨有明堂配帝之祀王莽之言太一  
者卽明堂也太一祠始於武後漢建武二年制郊兆於雒陽  
城南采元始中郊祭故事以高祖配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

禮二十三

於明堂光武帝配章帝元和二年東巡至泰山宗祀五帝於  
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又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  
於明堂歷數百年而後祀天及上帝之禮始稍準古定制而  
亦時有出入焉鄭氏注禮多依東漢制度以求上合古義光  
武喜讖緯之學一依緯書命祀於是有五帝之名青帝曰靈  
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  
汁光紀鄭注周禮屢引之亦漢制然也其注大司樂天神地  
示人鬼三者皆禘大祭鄭志答趙商亦言禘者祭名天人其  
云蓋自周秦以來祭天典禮領於祠官者紛紜繁變而未有  
定國語多連禘郊爲文亦云禘郊不過繭栗王制固曰祭天  
地之牛角繭栗鄭氏以禘爲祭天之名固亦有本案經傳言  
郊多舉配



祀言之尚書大傳舜入唐郊丹朱爲尸郊者嘗也左傳言祀夏郊董伯爲尸郊者鯀也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燕王公立飲則有房烝祭天燔燎而已升俎者殺牲也國語連禘郊爲言正謂帝嘗及稷追崇之禮未宜據國語之文遂併禘郊爲祀天而以國邱之祀屬之禘謂主北斗別爲南郊祭感生帝之說證之禮經實無其文蓋沿周秦祀天之顛禮而失之者也

又案喪服小記大傳兩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竝述宗廟之制史記紀五帝世繫一依大戴記帝繫之文其流傳蓋遠此經言禘法與帝繫之文正合卽諸經之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亦足互相證明堯與舜同祖黃帝而堯之先元嚳降居江水舜之先昌意降居若水推原所出而禘黃帝不得稱祖而祖嚳以爲有天下之始史記舜受終於文祖固

禮二十三

三

曰文祖者堯太祖也案馬鄭以文祖爲天其原本出周秦諸儒史公於此辨明之所見自出漢世諸儒之舜承堯有天下不能遂廢堯祀於是推嚳以配天而自以世繫祖顓頊而奉堯爲宗明天下之統之有由受也尙書又曰受命于神宗神宗者堯也禹有天下而宗舜猶舜之宗堯也啓以後之宗禹則三代家天下者之法也其稱祖則必先祖之始受命者穀梁傳曰始封必爲祖舜禹之祖顓頊殷祖契周祖稷其義一也而后稷以始祖配郊周人於此制義尤精自夏殷襲虞制郊其所親非推本所出以配天之義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本所自出以祖配天未宜援親與功以示尊也文武二世室之祖宗與太祖同不祧又與夏殷之稱祖義別傳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案周禮大宗伯以禘祀昊天上帝而掌次云大族上帝朝日祀五帝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上帝與五帝別典瑞以祀天旅上帝是上帝與上帝別大司樂冬至圓邱降天神天也月令季秋饗上帝上帝也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則五帝之祀也鄭注典瑞上帝五帝所郊注大宗伯引鄭司農云昊天上帝也上帝元天也竝天與上帝宗祀文王爲周公言也周之制制也東帝五帝爲一恐誤

周以後因東都明堂之舊竝祀文武左傳所謂天子有事於文武是也記禮者彙次以爲之說四者之祭歷代各有取義不必強而同之鄭注喪服小記始祖感天神靈而生注大傳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遂以郊祀之天爲感生帝生民之詩曰履帝武敏因是有姜嫄履拇之說商頌曰天命元鳥因是有簡狄吞卵之說詩人之言明天命之有自來也殷周之祖之所自出嚳也豈曰感生自天哉自其宏明

禮二十三

四

鬼神以誘惑末世之人心流傳誣謬遂至於此漢儒傳經者樂據之以爲說而感生帝之名以立王肅辨之允矣今但據經以明其義於諸儒聚訟之言略而不論曠天誣經實周秦間儒者爲之也

又案觀禮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加方明於其上天子拜日東門外反祀方明禮日南門外禮月與四瀆北門外禮山川邱陵西門外祭天燔柴蓋古巡狩朝覲諸侯祭天而及四方虞書所謂柴望秩於山川是也周禮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是凡朝覲臨事爲宮司儀掌之周公營東都建明堂爲朝會諸侯之常所而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卽虞書巡狩柴望之禮而配以文王以明周有天下之



始傳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武王有天下推原所自出而尊稷以配天而文王無配天之祀周公建明堂而奉之以配上帝此周公之制也詳見明堂位方明以統四方方各以其色四方之諸侯各就其方之旂以立證以禮經之文竝無明堂祀五帝之說秦漢之世五帝各爲時武帝始立泰畤祠泰畤而以五帝爲佐其後立明堂汶上以高祖配蓋其時雍五畤卽郊祀高祖惟配明堂不配郊亦因郊祀五帝各爲時而通祀之配位無所施也武帝立泰畤而雍五畤並存乃因泰畤之制以立明堂去古既遠展轉以求合於禮亦變而必通之勢也東漢始以高祖配郊以光武配明堂其制爲稍近古而明堂合祀五帝則亦漢制然耳注言小德配寡大德配眾蓋謂周

禮二十三

五

人以稷配郊稷始封周謂之小德以文王配明堂文王始有天下因謂之大德援漢制以定明堂之合祀五帝而以文王之祀明堂爲大德配眾反謂稷之配郊爲小德於禮亦爲悖矣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鄭注壇之言坦也坦明貌折照哲也必爲照明之名尊神也孔疏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嵩燹案注意通折爲哲據玉藻擴旋中矩方曰矩折者四折而方也正與大司樂圓邱方邱之義合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吉土者地自然生爾雅所謂非人爲之邱是也其云至敬不壇埽地

而祭不壇謂因邱爲之異於諸祠之壇場也六變之樂雲門之舞奏之圓邱八變之樂咸池之舞奏之方邱其地廣大可知鄭謂封土爲祭處封猶周禮之封域制其四疆而圓方之史記封禪書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祠后土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其泰一祠壇殺一狸牛已祠皆燎之西漢去古未遠燔瘞二者之禮當有所本燔柴卽所以祭天瘞埋卽所以祭地禮器疏云燔柴壇上燔柴訖埽地壇下而設正祭卽此之云設饌在地也是則燔柴瘞埋之外別有祭泰壇泰折之外別有祭之地也經意恐未然詳見禮器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禮二十三

六

鄭注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爲禋祈聲之誤也寒暑不時則或禋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宗皆爲禋字之誤也孔疏周禮大宗伯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周禮歲時常祀此經所載祈禘之禮也嵩燹案王肅尙書注引此以釋六宗於義爲近然六宗唐虞之制戴記所述周制也亦頗雜以秦制六宗自爲日月星辰而以鳥火虛昴四中星分主四時唐虞治厯命曰六宗厯三代而日星行度復有推移遂廢中星之祭此不得爲六宗明矣周禮四時有迎氣之祭小宗伯所謂兆五帝於四郊是也無瘞埋之禮史記封禪書雍四時四仲之月祠黃犢羔各四皆生瘞埋無俎豆意或秦制如此相近於



坎壇孔叢子作祖迎於坎壇

案此王肅所本臧氏琳云孔安

竝出據周禮簡章中春晝逆暑中秋夜迎寒逆暑當送寒迎

寒當送暑寒暑有迎送無禘祈祭義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大

戴記春朝朝日秋暮夕月韋昭注國語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鄭注玉藻亦云朝日春分之時似逆暑於朝日爲近迎寒於

夕月爲近祭義亦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中春逆暑亦當在

東中秋迎寒亦當在西故曰相近於坎壇坎壇者日月之兆

也逆暑迎寒擊土鼓吹豳樂通民俗爲之不別爲壇舉坎壇

以見逆暑迎寒東西之分也月令仲春大雩帝鄭注吁嗟求

雨之祭也桓五年左傳龍見而雩說文故以爲夏祭樂於赤

帝與太祝六祈之因事設者自別疏意專主祈禱之禮非也

禮二十三

七

說文禘設縣繅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

山川雩禘同爲水旱之祭而雩者常祭禘者祈禱之祭鄭讀

宗爲禘是雩禘相重爲文而如左傳所云水旱厲疫禘祭山

川雪霜風雨之不時禘祭日月星辰則是四者皆爲禘祭經

義恐不然也

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

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鄭注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通數

顓頊及嚳也少昊氏修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孔疏黃帝

以下七代所變易而立者禘郊及宗祖也除此外其餘社稷

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嵩齋案聖人言禮專及三代爲近

而可徵也明堂位凡四代之服器官兼有虞氏言之唐虞道

一也故唐虞可合四代爲三黃帝堯舜不能舍周而合二代

爲五疏於此與注亦有異同而鄭於七代兼數顓頊及嚳而

云少昊氏修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則顓頊亦修黃帝之法

者何以竝及之自帝嚳以前典章制度皆無可徵此云五代

七代必非通言黃帝顓頊帝嚳歷代之制明矣人死曰鬼不

能等諸萬物之自化因而有五代之祭

案人死曰鬼下即接云五代之所不變此

意當王者立七廟而禘郊祖宗之禮行焉虞夏殷周各有取

義不能無所變更故曰更立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而立四廟四廟者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合之祖考

廟則五代也鬼有所歸是以體魄亡而精氣自還之天地孝

禮二十三

八

子慈孫用其悽愴怵惕之情合漢以通之反本復始而祭以

行本其所親而有昭穆之序推原其所自始而有祖此五代

之廟制皇古以來沿而不變者也王者又通其變而立二祧

於是有七廟之制虞夏之禘黃帝殷周之禘嚳本其祖之自

出不以時代論也虞之郊嚳於堯爲禘夏之郊嚳於禹爲禘

殷之郊冥於湯九世周郊稷於武王十五世周之太祖也虞

夏祖顓頊於舜七世於禹三世殷祖契於湯十四世殷之太

祖也而始受命有天下皆稱宗夏之傳十七殷之傳三十周

之傳三十有七四者之祭既立遂成爲一代之制曰更立者

始立七廟從而爲之制而禘郊祖宗有在七廟之中者有在

七廟之外者其四世昭穆之序與所推原以爲太祖者則亦



無能有所變也其餘云者卽上五代之所不變也疏云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則下明言屬山氏之子曰農夏之衰而周棄繼之是社稷之祀有改變矣山川之祀尤各不同此節文義用以引起下文合下節讀之其義自顯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

鄭注祖始也孔疏祖考廟者祖始也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在應遷之例特爲功德而爾故謂爲祧嵩齊案王氏經義述聞祭法之祖考廟與王制太祖之廟不同王制太祖之廟謂始祖廟之不祧者也祭法祖考廟謂顯考之父之廟親盡則祧者也其曰遠廟爲祧則祖考廟乃廟之不遠者其爲顯

禮二十三

九

考之父之廟無疑二祧者一篇祖考之考一篇祖考之王考鄭注以祖考爲始祖孔疏以二祧爲文武之廟去祧爲壇爲高祖之父去壇爲壇爲高祖之祖皆與記文次序不合議禮之家各記所聞故祭法與王制不同王氏之說是也然七廟之中無太祖廟周制不應爾據經文王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爲始爲天子諸侯大夫者言也王制所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典祀之常也此經所言建置之制也賈公彥守祧疏當周公制禮時文武在四親廟之內不得爲祧而已立其廟至後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足與此經相發明經意通論廟制固不爲周言之而賈氏徑以文武世室當二祧於古七廟之制尤有不能合者王者功

德爲盛高祖親盡不敢遽廢其祭也別爲祧廟以處之而昭穆二祧各以新入者主其祭而以次納主於寢故通四親廟爲三昭三穆文武之爲世室百世不祧者也安得反以祧名哉始立七廟之二祧固遠於祖而自考以上皆非有功德受命爲天子諸侯者其終也由祧而爲壇爲壇則皆廢其祭焉而奉始有天下者爲太祖而後二祧之主之藏於寢者乃得合食於太祖而不復遠之爲鬼案始立二祧在祖廟之前祖而以次遷之壇壇既正太祖之名則二祧降而從三昭三穆之列而凡太祖以下之子孫皆祧廟尊而二祧之主可以從祖合食故凡祧主皆藏於寢而以新入者從昭穆經云去之班以主二祧之祭此七廟之制之確不可易者也祧爲壇蓋去祧而奉其主於壇再傳而除壇爲壇則並主遷之非如周世先王先公傳國久遠因而有祧祧之禮自不廢

禮二十三

十

以下之祭皆得合食太祖而不能廢也鄭注天子諸侯爲壇壇所稱謂後遷在祧者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顯遠之於無事祧乃祭爾信爾則固歲有事焉何得云有祧而後祭之且如成康在西周之世已淪爲鬼矣王者崇德報功以事其先亦豈若是之簡哉王制祭法之文實互相備注家自不達其義耳案禮無月祭之文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季春薦嘗麻季秋嘗稻季冬嘗魚士喪禮所謂薦新也月皆有事焉而不及遠廟知薦新之祭之卽爲月祭也壇壇有祧焉祭之無祧乃止

鄭注魯煬公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主在祧明矣惟天子諸侯有主祧祧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祧祧無主耳嵩齊案周禮大宗伯禘



祠肆儀爲位凡天地之大裁類宗廟社稷爲位而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國有大故皆令禱祠是自天子諸侯大夫士宗廟皆有禱祠而可以上及其遠祖說文壇祭壇場也壇野土也鄭注封土曰壇除地曰壇壇場於郊壇於野遠祖之禱祀以次及於野外鬼所依也遠之爲鬼則精氣不足以相接並禱祀不及之矣此禱祭與周禮宗廟之禱祀事同而義各別以此之爲壇壇者其主已不在廟也鄭云鬼主在祧甚誤又因大夫顯考祖考竝爲壇遂謂之無主蓋用馬融說特性饋食禮注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於主也其注士虞禮云特性少年當有主象而無可乎是大夫以下無主之說鄭意亦不謂然徒以大夫顯考皆無廟又不得

禮二十三

主

有祧意其無主耳疏云鬼者禱祠亦不得及惟祧始乃出未達經義而以意擬合之其恠况宜矣祭法通言其義注家一沿周制爲說自生移轉

諸侯立五廟

鄭注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嵩燾案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如伯禽封魯不能上祖文王惟奉周公爲考廟至五世厲公而後周公爲太祖至六世獻公伯禽以始君魯不能祧乃立爲世室明堂位所謂魯公之廟文世室也自考公以下祧主皆藏魯公廟康叔封衛不能上祖文王奉康叔爲考廟至五世靖伯而後康叔爲太祖考伯以下祧主皆藏康叔廟此其例也祭法諸侯立五廟如太公封齊得立五廟親盡則

祧而祧主無祖廟可入則遷之壇至五世哀公而後太公爲太祖丁公以下祧主皆藏太公廟此其例也案廟制歷三代齊宋必遠有四代之祭祀禮者推原三代禮制爲後世凡廟示之程其意固是如此亦不必強三代之制以求合也凡廟四而已而天子立七廟由四親廟上逮祖考廟及二祧諸侯亦立祖考廟蓋先爲之制而後始受命者得以正其名天子二祧其始五世親盡則祧而猶專爲之廟不敢遽廢四廟以上之祭以明功德之盛也故祧遠於祖既正太祖之名則二祧亦備二昭三穆之數而凡入祧之主皆得有祭焉故祧統於祖諸侯不立祧始自祖考以上無祧而徑爲壇天子立二祧始自祖考以上由祧而之壇祖考以下乃各從其昭穆之祧以待合食於祖廟周禮掌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五廟

禮二十三

主

二祧爲天子七廟之常制其必別爲一廟而非文武之世室明矣鄭注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蓋從其後言之非諸侯始立五廟之義也案五廟二祧說本韋元成劉歆謂天子武二世室鄭注周禮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文武世室百世不祧反因遷主所藏而謂之祧非所以爲名矣文武之祭上同太祖視殷三宗且有辨不當在七廟常制之列知文武世室之不得爲祧而後二祧之義乃可得而詳也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孔疏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在藉田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嵩燾案周禮大司馬以龍田獻禽祭社鄭注祭



社者土方施生也封人掌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肆師凡師甸用牲於社大祝大師宜於社及軍歸獻於社大會同宜於社大師有寇戎之事保郊祀於社大司馬亦云若師有功獻於社郊特牲社者所以神地之道也大宗伯以黃琮禮地大司樂方邱出地示卽此社而已夏書弗用命戮于社召誥肆師建邦國告后土亦此社而已夏書弗用命戮于社召誥乃社於新邑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諸侯將出宜乎社禮運祭天於郊祀社於國左傳莊二十五年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昭十八年鄭爲火故大爲社定四年君以軍行被社魯鼓詩小雅以社以方毛傳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大雅乃立冢土毛傳冢土大社

禮二十三

圭

也是凡建國必立之社自三代皆然史記稱禹興而修社祀湯伐桀遷夏社不可社一而已禹曰夏社商曰亳社周公營洛曰洛社先代之社則屋之郊特牲所謂喪國之社屋之是也義疏社有與郊對舉者禮記之禮也有與稷並稱者血祭之禮也天神之祀有配故稷配郊地示之祀無配故別立之社稷而祭以人鬼案句龍主社后稷主稷自三代皆然孔疏之官祀之以配社神似謂社稷之祀稷神共工氏之子孫爲后土祭亦有配證之禮經殆不然也社稷之祀與地示之主社者固兩不相蒙也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蓋地主養下至士庶人皆得祭之自周初聽民立社而爲之名郊特牲所謂教民美報是也天子諸侯自立社疑出周秦之季廣立社主之名遂

有此制月令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祠於公社云公社者正此所謂羣姓之社也杜氏預云在野爲社太社卽上文之秦折大司樂澤中之方邱當卽所立秦折處天子諸侯自立社與大夫以下之成羣立社則或在國中或於他所如史記封禪書立后土祠汾陰天子親禱祠蓋猶秦制也天子諸侯既自立社於是以太社爲公社矣疏以社稷當公社而云王社侯社在藉田藉田以供天地宗廟之祭不得爲自立社載芟詩序春耕藉而祈社稷良耜秋報社稷也兼社稷言之又不止立社而已證之禮經無一合者殆不可爲訓也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

禮二十三

圭

鄭注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卽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嵩巖案七祀之制他經傳無之而中霤門行戶竈之爲五祀詳見月令周禮大宗伯儀禮士喪禮皆備其文王制大夫祭五祀正以五者日用出入之常大夫士皆得祀之陳氏禮書言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用左傳家語以爲五官之神釋王制則用祭法據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是五祀之祭在喪不廢禮運五祀所以本事也日用出入之所有事報之必勤也此於五祀加司命及厲爲七祀鄭注司命主督察三命疏引援神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



有適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春秋元命苞云司命主災咎與大宗伯司命之爲禋祀者自別司命與屬關係民生禍福而司命主生屬主死故與五祀之切近日用並爲一類亦由周秦之季喜禱祀祈禳以有此制周禮小子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鄭注珥讀爲衄祈讀爲創創衄者禳禮之事謂始成其宮兆時也五祀別有宮兆而宮中亦自有四時之祀曾子問言五祀之祭不行則宮中之祭也經云王自爲七祀諸侯自爲五祀主宮中之祭言之大夫適士使聘行役宜在外故祀門祀行庶士庶人不出門祀戶祀竈而已舊注皆未分明王下祭禘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禮二十三

主

鄭注祭適禘於廟之與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禘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禘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嵩燾案鄭此注非經義經言適子適孫下及適來孫所以明天子諸侯之統傳重有遠近故祭有隆殺正其爲適而使從祖耐食明庶子之不得干也如禘爲昭適子死可以耐諸禘廟適孫死不能上耐諸祖廟之穆則適子祇其主以待耐推而至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皆然凡爲適者統之所繫也天子之德爲能及遠故下及五世庶子庶孫之禘不得入廟天子諸侯絕宗不入廟則亦不祭也大夫不絕宗則固可以耐其庶子鄭謂王子公子祭其適禘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禘於宗子之家不知所謂黨者何屬所

謂宗子又何屬也適子者庶子所宗故謂之宗子庶子之宗祭統於大夫安所得宗子之家而祭之大夫喪服小記庶子不夫庶子之適禘亦當在大夫下祭二之列祭禘與無後者爲大夫以下言之也天子諸侯之庶子則雖其適禘不得耐廟亦當從適士庶子之列而自耐於所立之廟更無黨之可耐而爲大夫者得自立廟又更無宗子之家之可祭也如庶子爲大夫得自立廟而適子爲庶子則固不能以庶人主大夫宗子之祭旁及於經旨無涉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其財

鄭注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孔疏明民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共財謂山澤不障教民取百物以自贖也嵩燾案呂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蓋梁岐衡漳之屬皆禹爲之

禮二十三

主

名正名百物上自日月星辰下至蟲鳥草木皆命之以名使人知牛之可服馬之可乘草木蟲鳥之可以紀候乃能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故曰明民共財其制衣裳以辨貴賤之等生子而賜之姓以知族姓之別皆所謂正名百物也注以明民專繫之衣服有章則上下二句文義各不相屬



禮記質疑卷二十四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祭義

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鄭注春禘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嵩燾案周禮祠禴禘烝四者之祭名見於爾雅公羊傳義著於毛詩傳王制乃云春祭曰祈夏祭曰禘凡載記舉祭之名但言禘嘗無及禴祠者郊特牲春禘秋嘗正與此同仲尼燕居言嘗禘之禮中庸言嘗禘之義凡云禘者皆謂時祭春夏陽盛以饗禮行之秋冬陰盛以食禮行之禘之禮盛於祈嘗之禮備於烝兼禘嘗爲言而云春秋者略辭也祭統之言備矣其曰

禮二十四

祈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凡禮經之言禘嘗者其義畢具於此鄭云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義或有然然禘本夏祭名禘禴禘嘗二者之義不妨互存鄭注王制云夏殷祭名注祭統云謂夏殷時禮注郊特牲云此禘當爲禴字之誤並失之泥

又案戴記言禘言禴有二義喪服小記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大禘也餘皆時祭干祫及其高祖大祫也餘亦時祭曾子問禘祭於祖祝迎四廟之主卽王制所謂禘禴禴禴也說文引周禮曰五歲一禘三歲一祫而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於是有三歲一禘之說許慎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日祭月祀時享歲祫終禘於是有一歲一祫而禘惟一祭之

說以春秋之義揆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范注穀梁傳云三年喪畢致新主於廟因是大祭謂之禘杜注左傳云大祭以審昭穆是以終喪合食太祖遷主入祫春秋謂之禘五經異義所謂終禘也僖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左傳謂致哀姜穀梁傳謂致成風竝同此義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公羊穀梁竝以爲大祫而云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祖公羊傳於此竝云五年而再殷祭是謂大祫也其實致僖公之主於廟當亦爲終禘之祭曾子問天子崩諸侯薨視奉羣廟之主藏於太祖廟卒哭成事而後反於廟反於廟以待祫也王制喪三年不祭終喪遷主入祫而審昭穆之序是以謂之大事春秋之書禘自當別爲一義其

禮二十四

後宣公八年有事於太廟昭公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傳亦云禘於武宮則時祭也明堂位所謂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又案定公八年左傳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亦時祭也鄭氏魯禮禘禴志竝以爲殷祭而引明堂位魯王禮也謂可以準況周禮恐非春秋之旨案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之名舉行盛禮而因以爲終喪遷主之祭春秋書吉禘於莊公明終喪而始行吉祭因奉莊公之主於廟也魯雖禘禴而自爲諸侯之禮其云太廟猶周公之廟也未詩小序雖禘太祖也長發大禘也鄭箋太祖謂文王元鳥祀高宗也鄭箋祀當爲禴禘者禘其祖所出何以云禘文王禘者合食太祖殷周禮同也何以云禴高宗禘自有時禘大禘之分春秋之書禘諸侯禮也與大禘別先儒之說多未分明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鄭注無尸者閭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孔疏士虞禮無孫行爲尸則祝闔戶牖如正祭尸一食九飯之頃嵩齋案士虞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主人哭出復位祝闔戶牖男女拾踊三如食間祝止哭聲三啟戶主人入蓋以當尸入初獻亞獻之節於時主人哭拾踊安得出戶而聽虞祭喪禮引以釋此故非宜也特牲禮祝筵几於室中東面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於戶內少牢禮司宮筵於奧祝設几於筵上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此所謂入室也時主位西主人西面面主如見所祭者之在其位

禮二十四

三

也故曰有見乎其位特牲禮主人降佐食舉牲鼎舉魚腊薦佐食升所俎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於豆東此所謂周旋出戶也周旋謂升鼎及俎及設敦鉶敔會之事至是而有酌奠贊饗之儀故曰有聞其容聲特牲少牢禮主人降立於阼階東於時祝出迎尸主人出立阼階西面屏息而若有所聽酌奠之事於是畢矣故曰有聞其歎息之聲三者皆在迎尸前郊特牲所謂直祭祝於主也尸入而有獻有酢有酬有饋以饋食禮行之不能專致其思矣鄭引士虞記之文豈謂有尸者遂無出戶而聽之事恐不然也

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

鄭注能饗帝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也中心鄉之乃能使其祭見饗也色不和曰作嵩齋案馬融論語注作慙也孟子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凡有愧歉於心之謂忤聖人之能饗帝孝子之能饗親非徒致敬於所饗而已所以願謨天之明命而敬守其親之遺體息思與相依焉常若天之鑒臨其上與親之詔示其前所謂鄉者常目在之心專志壹而無敢違越也尸之與親一氣相感而於吾尤習動靜語默稍有不合臨祭對之而必多慙沮孝子臨尸不作所以爲鄉親之本也義疏謂此節緊承上終身弗辱辱者防其身之或玷不作者信其心之無枉也思弗辱則能不作矣

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

禮二十四

四

鄭注奠盞設盞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釋日也饋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嵩齋案禮器君親牽牲大夫贊幣以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明堂位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簋與此文互有繁減而皆約畧言之禮運元酒在室醴醑在戶桑醴在堂澄酒在下鄭注醑同盞澄同沈周禮之五齊同設於宗廟而獻用盞齊司尊彝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盞齊沉酌郊特牲申其義云縮酌用茅明酌也醴酒況於清汁獻況於醴酒是醴也亦況以盞齊鄭注司尊彝朝踐酌醴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簋后酌亞獻內宗薦加豆簋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簋而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夫人不得有奠盞之事祭統



君執紼卿大夫序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況水君執鸞刀羞嗜夫人薦豆與此所記略同而義較明顯蓋君出迎牲宗婦注盎齊於尊而夫人薦況以待朝事之奠也凡祭獻主婦先陳設君獻尸夫人薦豆朝踐饋食及酹尸皆然周禮醢人有朝食之豆饋食之豆加豆羞豆籩人亦然鄭氏司尊彝注極詳而於此據特牲少牢禮主婦薦豆在迎尸前因引有司徹禮爲言而謂之饋尸則亦不知饋食士大夫之禮無祿無朝踐故亦無迎牲之文未可據以釋此經也案庚蔚之此奠盎在迎牲之時於事太早莫盎爲洗牲禮無莫盎洗牲之文庚氏亦未達主婦陳設之義耳

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鄭注如欲色然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嵩齋案疏引王肅

禮二十四

五

云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則亦疑注比父母於女色於文有未安者上文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所愛即所嗜也如見其色之甘而食之即所謂鄉之然後能饗也王肅云欲見父母之顏色於義反隔陳氏集說想像親生平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較王說爲勝

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

鄭注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孰也孔疏皇氏云初祭尸入於室後出在堂門戶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反饋樂成謂設饌進孰合樂成畢君子謂助祭之人於此特致其濟濟漆漆賓客之事嵩齋案特牲禮賓三獻有薦俎尸卒爵

酢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主人主婦更爵酢主人於是有獻賓酬賓之禮有司徹禮賓三獻主人酌獻賓西階上司士設俎於豆北獻兄弟私人阼階上獻內賓於房中並有薦香尸作三獻之爵司士執俎以升於是有旅酬之禮似所謂反饋者饋食之禮終而後獻祝獻佐食獻賓皆有薦俎薦其薦俎兼尸俎祝俎阼俎主婦俎佐食俎賓俎言之所以序禮樂而備百官以昭饋獻之盛也案下重言薦其薦俎序其禮樂此事同而鄉飲酒禮獻賓獻介及眾賓畢然後樂作而行旅酬鄉射禮獻賓及眾賓畢然後樂作而立司正比耦大射禮獻賓獻卿獻大夫畢然後樂作而羞庶羞獻士而行無算爵日樂成者即樂正之告正歌備也在禮無設饌進孰合樂之

禮二十四

六

文賓祭之禮同也經意謂饋食禮畢獻賓獻兄弟而行旅酬乃致其濟濟漆漆之容濟濟漆漆者充周流動威儀眾盛非恍惚以交神明之義疏以君子專屬助祭者亦非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

鄭注誦充誦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腥也薦之謂進孰也欲婉順貌孔疏其立之也言孝子尸前而立也嵩齋案立者祭前特牲禮主人服如初立於門外少牢禮主人朝服卽位廟門外將祭卽位阼階東此所謂立之也誦者卑屈下文容貌必溫身必誦與此同義鄭訓充誦非也案鄭注儒行賈疏註歡喜失節之貌賈疏充誦皆兼兩義鄭以歡喜失進者始節釋之極允此訓充誦形容喜貌亦與儒行注不合



入時特牲禮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於戶內少牢禮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戶內西面此所謂進之也薦者進孰時特牲禮主婦薦兩豆俎入設於豆東設兩敦黍稷於俎南兩銅筆設於豆南祝洗酌奠佐食啟會少牢禮薦四豆四敦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祝酌奠佐食啟會蓋二以重設於敦南此所謂薦之也欲者欲其歆饗之退而立謂迎尸時特牲少牢禮祝迎尸於門外主人降立於阼階東於時事尸之禮方始故曰如親受命已徹而退謂尸出而餽事畢特牲禮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佐食徹昨俎堂下俎畢出少牢禮饗者三人興出上饗止主人受爵坐奠爵上饗與出主人送乃退敬齊之色不絕

禮二十四

七

於面謂祭畢然也注意疑未合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

鄭注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孔疏雖天子之尊必有事之如父者謂養三老也雖諸侯之貴必有事之如兄者謂養五更也嵩養案此節文義推原人心自然之愛敬以爲治天下之本由一家達之天下其理莫能外也上言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卽橫渠西銘之旨所從出項氏安世云事親爲仁敬長爲義王者以仁覆天下故至孝近之君之道主乎仁也霸者以義尊王故至弟近之臣之道主乎敬也孟子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皆以孝弟盡仁義之用舉王霸爲言者明孝弟之用也項氏此訓略爲近之下文明言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愛親以教民睦而民貴有親敬長以教民順而民貴用命有親者王者之事也故曰至孝近乎王用命者霸者之事也故曰至弟近乎霸鄭引三老五更明父事兄事之義已非經旨疏因以爲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而謂天子尊故父事屬之諸侯卑故兄事屬之失之遠矣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

禮二十四

八

弟之後當與兄弟弟子爲旅酬無及牽牲對君之文王氏章句穆謂尸也據主祭者而言孝子爲昭孫爲尸則穆也君牽牲入自廟門尸在堂南面臨之據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其時尸先入而待割牲制祭經言答君與郊特牲言坐尸於堂同爲一事蓋牽牲在庭而尸在堂正兩相向故曰答君周禮大宗伯帥執事省牲饗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大祭祀省牲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祝凡大肆隋贊逆牲鄭注隋贊謂薦血也少牢禮司馬封羊司士擊豕鄭注小宗伯引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司馬主馬及羊司空主豕凡大宗伯之屬皆卿小宗伯中大夫肆師大祝下大夫皆有事於牽牲者故曰序從疏據禮器大夫贊幣從君爲言亦非也



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

鄭注以耳毛爲上也孔疏卿大夫袒取毛牛薦之耳主聽故以耳毛欲使神聽之嵩齋案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貴純也禮運薦其血毛血以告幽毛以告全此云尚耳耳毛純則餘必純矣薦以耳毛亦取其柔鄭注雜記蚺謂割牲以饗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疏於此據以爲說望文生義恐非經旨

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鄭注闇昏時也陽讀爲日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嵩齋案檀弓明言斂

禮二十四

九

用昏斂用日中斂用日出未可據爲郊祭之證少牢禮請祭期曰旦明行事尚書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召誥一篇言丁未王朝步自周戊申太保朝至于洛乙卯周公朝至于洛甲子周公乃朝用書似古人行事皆以朝劉氏微云周人祭以朝及闇周尚赤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似爲近之闇者未明陽者日已出以朝及闇猶言明晦之間所謂昧爽是也朝則已曙及闇則日猶未出周之郊豈必窮日之力哉尚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朔以三正爲候也檀弓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赤者日初出郊祭之時以所尚之色爲候也案崔靈恩三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赤禮義宗陽氣故以三微爲義以朝及闇一日之陽微動也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

鄭注因祭之義泛說禮也致之言至也至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嵩齋案此五者承祭義言之以總結上文反始者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德小者推一身之從出反之祖以報之德大者又推萬物之從生而反之天以報之故曰厚本鬼神者見聞之所不能及性情嗜欲之所不可知而合氣於漠積誠以求通焉故曰尊上和用者備物致用序其禮樂備其百官使人孝弟之情愛敬之實油然而生於其心故曰以立民極致者推究其極之意致反始以達其心之誠主在己者言致鬼神以昭天地祖宗之德主所祭者言致和用以見物產

禮二十四

十

之豐主在物者言三者體也致義著其肅而獻饗之各有其節致讓著其和而酬酢之交致其情二者用也故曰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語意正當微會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鄭注氣謂嘔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合鬼與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嵩齋案說文魂陽氣也魄陰神也謂之陰神者形體中之性識白虎通魄者迫迫然著於人也關尹子因意有魄因魄有精朱子云魄主藏受是也鄭以耳目之聰明爲魄其實聰明即魂所以效其聰明之用者魄也左氏傳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具而後魂有以效其用是以魂有聚散而魄無聚散氣散魂游魄斯泯焉故曰魂升



魄降升者無而仍有降者有而固無也氣魄離而後鬼神之  
名立聖人制爲祭祀之禮以迎氣而返之於魄致魄而通之  
於氣卽其平日居處笑語嗜欲而以誠合之故曰合鬼與神  
教之至也教卽厚本尊上以立民極之意謂聖人設教致鬼  
神合而祭之恐未盡

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焉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鄭注蒿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也蒿或謂蒿上言眾生此  
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孔疏百物之氣或香或  
臭蒸而上出其氣蒿然人聞之其情有悽有愴人與百物其  
同但人情識爲多人氣發揚於上爲昭明是人神之顯著故  
特謂之神也蒿發案萬物各受天之氣以生其死也氣散而

禮二十四

士

返於無而人於其間陟降恍惚若猶有氣之存焉不與物同  
其漸滅是之謂神神者氣之至精而不散者也故曰百物之  
精百物之精與上眾生對文兼人物言之曲禮羽鳥曰降四  
足曰漬鳥之上飛者其死亦必麗於土蓋氣屬天而形屬地  
氣盡則形必反歸於地故曰鬼者歸也此之謂鬼專主人言  
謂人所以爲鬼與物之歸於土同也而其氣之發揚於上獨  
有其至精者耿耿然相爲昭臨焉是以謂之百物之精昭明  
焉蒿悽愴三者皆以狀其氣之盛昭明者氣之洋溢然也蒿  
蒿者氣之組織然也悽愴者氣之肅穆然也昭明如或見之  
蒿蒿如或聞之悽愴如或感之鄭於此兼人物言誤疏謂蒿  
蒿悽愴百物所同昭明人所獨亦於經旨未合

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

鄭注明命猶尊名也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孔疏聖人因  
人與物死之精靈遂製造爲尊極之稱尊而名之爲鬼神亦  
兼山川五祀百物之屬故禮運列於鬼神注云謂祖廟山川  
五祀樂記幽則有鬼神注云助天地成物者蒿蒿案此論鬼  
神之義專主宗廟之祭言之所以教民反始也明命鬼神者  
示人之死必不與眾生百物同其泯滅而鬼與神之合效其  
精爽存乎人子之心之感而通之而仁孝之心自動於不容  
已天地百神之祀以是推而行之而皆準矣疏兼人物言以  
通之山川五祀似非經旨

禮二十四

士

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俛無加以鬱鬯以  
報魄也

鄭注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  
所謂饋食也蒿蒿案周禮司尊彝有裸獻有朝踐有饋獻而  
儀禮特牲少牢惟詳饋食之禮其初酌奠致祝辭鄭注謂之  
厭祭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者是也皆先薦豆舉鼎升俎設  
敦黍稷釃芼其禮甚備惟祝酌奠無獻受之儀而已郊特牲  
以灌用鬯臭爲臭陰蕭合黍稷爲臭陽而云既奠然後蕭蕭  
故以爲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復申其義曰祭黍稷  
加肺報陰也取脾膾燔燎升首報陽也似薦黍稷在蕭蕭之  
前案疏援既奠蕭蕭之文遂據爲饋鄭注郊特牲既奠亦云  
前食之燔蕭而云一祭再蕭蕭甚誤



饋孰時則是饋食後乃炳蕭與此經所注正相岐左特牲少牢禮並於初獻之始取黍稷肺授尸薦黍稷者事尸之始事也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其朝踐用兩大尊大尊正此所謂俠無而連轡也爲文其必非饋獻之禮明矣經明言建設朝事報氣報魄二者皆所設朝踐之事也鄭注遵人其其遵薦羞之實云未飲未食曰薦朝踐之薦黍稷猶求神之義也饋食以後以人道事之無所爲報氣報魄矣天子諸侯之祭禮不詳周禮敘朝踐於裸獻之後故言禮者通朝踐爲事尸之文其實薦血腥燔燎制祭致臭以通之於神不當用以事尸而禮經錯舉爲文無從推見其義要之此經以建設朝事賅下二義固未宜以饋食爲言也

案郊特牲燔燎升首此云薦黍稷羞肝肺首心特牲饋食

禮二十四

至

禮凡獻皆取肺取肝授尸禮經錯舉爲文正未宜執一義以概之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特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鄭注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巡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更本擇牲意孔疏歲時謂朔月月半君巡牲者即前言歲時朝之也嵩燾案周禮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其牛以授職人芻之牧人掌牧六牲其祭祀之牲特凡祭祀其其犧特以授充人繫之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特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是牧人掌

養祭祀之牲歲時躬朝謂祭前三月擇牲於牧人而卜之躬朝即所謂納牛而視之也吉然後養之又養之充人者也朔月月半之巡牲又就充人而省之於牢如春秋饕餮食郊牛角及以傷而改卜牛巡牲者懼其有傷也躬朝以擇牲既卜而又數巡視之自屬兩事注意似未分明

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薦者其率用此與

鄭注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容二王之後其率用此與問者之辭嵩燾案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四曰鞠衣鄭注黃桑服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似后親桑服鞠衣玉藻世婦命於奠薦獻薦而內命婦因以受命焉其禮宜加隆

禮二十四

至

曰副禕者極言服之盛也經原通天子諸侯爲言

案祭統君袞冕立於

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亦兼天子諸侯爲文王后獻薦不詳以明服之盛而已周禮后亦多兼夫人爲稱於禮經鄭注內司服禕衣揄狄闕狄三者皆祭服恐亦未必遽以享先王之禕衣臨之薦成而掌之典絲凡內宮人之服及王賜予皆取資於是初獻薦時不能別之爲君服也夫人副禕而受之爲君服之在其中也故鄭重而言之其禮之用享非重薦也重其爲祭祀之服也蓋自古爲然記者所以發明禮意之辭謂重其事必備其儀也

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孔疏大孝尊親聖人爲天子者也尊親嚴父配天也其次弗辱謂賢人爲諸侯及卿大夫士其下能養謂庶人也嵩燾案



尊親者繼志述事使其德與名被於天下而推以爲父母之功而人尊之語其極則聖人也弗辱者出言舉足不敢忘父母所謂不虧其體不辱其先者也能養竭其力以事父母者也尊親弗辱不待言養能養者盡此而已此言孝道之廣視所以自成其身者以爲之程故曰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豈能以貴賤爲之等哉

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

孔疏博施則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蒿蕪案備物卽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意博施者推一己之仁於天下備物者涵天下之物於一心仁者孝之施也能孝於親必能仁於物苟一物之不憐於其心則

禮二十四

五

仁之體有虧而孝亦有所不能充爲其心之仁愛猶有歉也故曰孝者仁之本也仁能備物斯之謂不匱矣疏意失之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鄭注必求仁者之粟喻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事亡親也蒿蕪案孟子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士有祿而後祭然苟非其道則薦而不祭亦自盡其誠焉而已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懼辱親也必求仁者之粟卽孟子又惡不由其道之意窮究物之由來而有不適於其心焉則不可以爲養雖沒而假於物以饗之不敢或違也如是之謂禮鄭注云云意是而語非也忿言不反於身

鄭注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蒿蕪

案鄭氏剛嚴嫉惡故有是言於經義非也忿言之加於人未有不反報之者是以君子之無忿言非徒以恕人也所以內自慙焉而恐乖戾之氣之或留於吾身也至反而有忿言之及其身其必由吾之德不足以容之而所辱多矣故夫顏子之犯有弗校焉孟子之橫逆有可以自反焉忿言之反於身則亦自取之而已是以君子懼之也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

鄭注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蒿蕪案鄭意以貴爵貴富與貴德不相爲類故竟謂虞氏貴德不以爵論不知貴德卽貴爵也九官十二牧之命皆

禮二十四

六

所以貴德也夏殷貴功爵與富功之積也殷道尊賢若伊尹伊陟臣扈巫賢甘盤傳說膠鬲之屬皆非同姓至於周之興子姓之國存者微箕以外無間焉周道親親而夏殷之制始一變武王克殷封同姓之國四十有八異姓之國十有六所貴者親也猶之貴爵也沿至於今不廢周道之仁也疏分四代優劣殆尤失之

天子設四學

鄭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蒿蕪案周立四代之學詳見文王世子其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上庠亦四學之一與虞庠之爲郊學者同以庠爲名而學自別猶虞氏上庠下庠之分也大司樂凡有德者有道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



蔣宗蔣宗殷學也於周爲西學學禮於西學習樂於東序禮陰而樂陽也故西學以祀先賢而東序以養老學禮因是有東學西學南學北學之名鄭注文王世子引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注王制西序虞庠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又以小學在公宮南大學在郊之文與虞庠小學參差而據以爲殷制其注祀先賢西學亦云周小學也遂使禮經之言學者一無可通此又因四學而爲四郊虞庠之論益見其惑矣詳見王制及文王世子

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育政者君就之可也

鄭注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嵩齋案下文欲言政者君

禮二十四

七

就之則不言政固不就見弗敢過謂讓之於途不敢疾行先之雖東西異道天子自致其尊崇之禮徐行以俟老者先焉敬之至也疏云至八十九十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於文似屬添設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

鄭注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耳嵩齋案鄉飲酒禮就先生謀賓介鄭注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似鄉飲酒合鄉之士大夫以觀禮而賓介皆不及爵故鄉飲酒記云樂作大夫不入既旅士不入是鄉飲賓介惟賢不及大

夫士似此所記與射飲之禮無涉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則通鄉人大夫士而飲之兼正其齒與位正此類也齒與位並尊黨正以時正之示民不敢踰其平時與鄉族爲齒亦猶是也七十上壽禮有優焉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於正齒位之中仍致其敬老之意所以廣孝也鄉飲禮賓若有過者一人舉觶乃入則凡鄉人之與飲者皆弗敢先焉又不獨以施之族有七十者而已

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

鄭注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嵩齋案特牲禮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無反立之文疑尸將出主人出立於戶外西南佐食徹尸俎既餽祝徹昨俎其立卑靜以正當據此時言之凡祭宿尸宿賓祝與佐食皆賓也經云宿者皆出兼謂尸及祝佐食之屬

禮二十四

七







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

鄭注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緇色冕以著祭服嵩  
燾案玉藻純組綬注云純當爲緇古文緇或作糸旁才周禮  
媒氏純帛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猶以才爲聲論語今也純注  
云純讀爲緇是鄭意純紂字通據周禮考工記五入爲緇七  
入爲緇注云元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元緇二者色異緇  
玄元端朝服也元冕祭服也鄭注周禮司服元者衣無文裳  
刺黻而已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鄭  
注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司服天子  
六冕皆用以祭此云純服通天子六冕言之云冕服通諸侯  
五冕言之說文純絲也周頌絲衣傳云祭服也天子六冕絲

禮二十五

主

服同故統言衣諸侯五冕章數各別故析言冕王后共蠶正  
備絲服之用冕服元衣與緇衣別鄭謂純以見緇色者非也  
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

孔疏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嵩燾案祭義致齊於內  
散齊於外外謂路寢燕朝之地內謂廟中內者隱而外者顯  
也此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內謂宮寢外謂廟中內  
者入而外者出也疏意似與祭義忤

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泔水君  
執鸞刀羞膋夫人薦豆

鄭注泔盎齊也盎齊泔酌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膋膋肺  
祭肺之屬也孔疏膋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

入室燎於鑪炭出薦之主前二謂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割制  
所羞膋肺橫切之使不絕亦莫於俎尸並膋之嵩燾案禮器  
君制祭夫人薦盎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盎與此凡三言夫人  
薦盎一次之制祭後兩次之迎牲後割牲制祭並在朝踐前  
夫人不應有薦盎之事特牲禮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  
西面於戶內主婦鹽於房中薦兩豆少牢禮主人戶內西面  
主婦薦自東房四豆凡祭主婦先設豆此經敘薦泔水於薦  
豆之前郊特牲云醖酒泔於清鄭注醖酒盎齊也夫人薦泔  
水卽司尊彝所謂盎齊泔酌蓋泔清酒於盎齊以待奠並始  
祭陳設然耳及迎牲三字總攝此二節特牲禮舉肺脊舉幹  
取肝羞燔尸並膋之少牢禮舉牢幹舉牢肩取肝尸並膋之

禮二十五

主

經云羞膋謂割牲時分別以授尸不專爲舉肺言也疏兼肝  
肺爲說而引燔肝制祭之文以謂膋有二時燔肝制祭祭義  
所謂燔燎膋薦間以蕭光以報氣也安得以羞膋言之疏於  
此失之尤遠

舞莫重於武宿夜

鄭注武宿夜武曲名也孔疏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  
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以待旦因名焉熊氏曰宿  
夜卽大武之樂也嵩燾按獻始於裸樂始於升歌則武宿夜  
者亦舞之始也樂記備戒之已久故有再始著往之文酌之  
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追敘伐商之始遲留審慎故凡舞  
以樂奏一終爲一成而舞之始既備戒而又遲之久謂之武



宿夜者樂奏之宿留停緩以引其聲者也詩小序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舞有文武之節六成九變之容樂記云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是以文采節奏爲聲之飾舞者所以飾樂也疑周頌酌桓賚般皆以飾舞而爲之節不能僅以維清一詩概象舞之變大武一詩盡武舞終始之容也皇氏據尚書大傳停止宿夜之文以證武宿夜之爲曲名恐屬傳會

是故尸謾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臣餽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餽賤餽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餽上之餘也

鄭注進當爲餽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嵩齋案

禮二十五

五

特牲禮兩簋曰上簋曰次簋少牢禮四人簋曰上簋曰次簋鄭注古文簠皆作餽士餽者舉奠及長兄弟大夫餽者上佐食下佐食賓長二人凡祭獻賓酬賓以至旅酬無算爵皆神惠也賓者有司特牲禮曰宗人曰祝曰佐食少牢禮又有司馬司士雍人廩人司宮宰夫之屬特牲禮有尸俎祝俎昨俎主婦俎佐食俎賓及長兄弟俎有司徹禮敘十二俎正俎三侑俎二昨俎三主婦俎一魚俎三其餘賓俎次賓俎司馬俎不具其數而酬酢之禮既行神惠固已徧矣餽有酌有醑亦酢主人佐食賓長兄弟既與獻酬之禮餽復及之者亦取有司中之習禮者爲之君餽徧及在廟由四人至六人八人堂下之俎則羣有司皆得餽焉與儀禮命餽之文異其禮不見

於他經儀禮專詳大夫士饋食之儀天子諸侯之禮猶可推類見之

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鄭注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孔疏詔祝謂灌鬯饋孰醑尸之等祝告事於尸祊謂明日繹祭嵩齋案郊特牲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特牲少牢禮並敘主人西面尸內祝在左鄭注祝釋辭於主此爲事主之禮郊特牲之云直祭卽鄭注所謂厭祭也經云鋪筵設同几鄭注以其妃配亦不特几其注司几筵云於廟同几亦明爲主筵所以謂之交神明直祭與索祭相連爲文皆在迎尸前尸入而神有所憑一以人道事之非事鬼神之道矣注以詔祝爲告事於尸大誤

禮二十五

六

疏因連灌鬯饋食醑尸皆告事而以祊當明日之繹祭儀禮不詳告事之節繹祭賓尸尤不得爲索祭儀禮之文具在猶可一證鄭注之誤言禮者正當參互考求無徒拘守一說以誣經也

詳見郊特牲

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

鄭注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嵩齋案少牢禮司宮筵於奧室中之筵當西南隅主東面尸南面主人戶內西面嚮主也郊特牲云坐尸於堂用牲於庭裸獻畢迎牲祝延尸升祭義所謂君牽牲穆魯君是也主人於是有北面事尸之文尸還入室乃行朝踐注謂朝踐延尸戶外者非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



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

鄭注尸飲五謂酌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孔疏祭二獻祿用鬱也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故云尸飲五主婦酌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時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祿不飲故云尸飲七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並前尸飲九也侯伯七獻朝踐饋食各一獻食訖酌尸但尸飲三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明與諸侯獻賓不同有司徹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焉燕案儀禮酌尸畢乃獻祝及佐食是未酌尸以前不得獻卿及大夫疏以祿尸不飲飲尸除祿尸二獻極九而云饋食二

禮二十五

七

獻酌尸以釋注酌尸五獻之文與儀禮不合特牲禮尸入祭酒啐酒乃食尸三飯告飽祝侑又三飯告飽祝侑如初又三飯主人升酌酌尸少牢禮尸升筵食舉三飯尸又食又食又食又食告飽祝侑尸又食主人拜侑尸又三飯主人酌酒酌尸士祭九飯大夫祭十一飯卒飯酌尸皆在主人一獻之中主婦酌尸儀禮無文疑朝踐饋食賓皆有獻故酌尸爲飲五案九獻皆正獻酌尸不與九獻之數經儀禮三獻皆有獻祝云尸飲不云獻尸注謂酌尸五獻亦誤儀禮三獻皆有獻祝獻佐食之文士大夫之祭有司以祝爲尊經云獻卿蓋大宗伯之屬大祭祀涖玉鬯奉玉盞有事於饋獻者少牢特牲之酌尸獻祝卽其例也儀禮三獻作止爵於是有兄弟之加爵有眾賓長之加爵有嗣子之舉奠有佐食洗散之獻皆加獻

也似九獻之禮卿大夫士並當有正獻特牲禮宿賓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鄭注言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有司徹敘獻尸之儀云賓長設羊俎雍人授次賓疏七舉俎司馬挹酒注於疏匕以授尸次賓羞羊燂敘獻侑之儀云司馬執羊俎以升次賓羞羊燂敘主人受尸酢之儀云長賓設羊俎次賓羞匕涓司馬羞羊肉涓次賓羞燂敘主婦亞獻尸之儀云次賓羞豕匕涓次賓羞豕燂長賓次賓與司馬司士同有事於祭主婦獻尸及受酢獨有次賓而已長賓不與焉其獻侑獨有司士此當爲卿大夫士贊獻之等士祭以一人爲賓其餘爲眾賓大夫祭以一人爲長賓一人爲次賓其餘爲眾賓一皆有司之與於祭者與此之獻卿獻大夫獻士正同一例注

禮二十五

八

家不詳其義而祭之有賓遂無有知其故者注云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不知饋食禮酌尸而獻祝獻佐食亦獻賓之事也案有司徹禮不賓尸三獻畢獻賓獻兄長之禮並同賓尸則與正祭相間爲之其儀繁而賓一也疏以爲上大夫下大夫之分並謂禮與此異似謂鄭注大夫士專據下大夫言之強生分別無當經旨又案禮器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以此經之文準之君之獻卿大夫士卽用卿大夫士之獻尸者君與卿同餽故獻卿之爵可以用君獻尸之爵特牲禮賓三獻爵止主人獻賓似凡獻卿及大夫士亦當視其所以獻尸者爲之節特牲禮主人獻賓賓受爵主人獻眾賓洗解酬賓此當爲獻卿大夫之節利洗散獻於尸酢及祝此當爲獻士之節又案王氏述聞此言尊卑之等非言長幼之序不得云皆以



齒蓋涉下文凡羣有司皆以齒而誤衍疏謂齒同列則長者  
在先則序爵又序齒與下明尊卑之等文義相刺謬據燕禮  
大射禮獻士而及祝史小臣師既爲士舉旅遂獻庶子如獻  
士之儀獻左右正與內小臣如獻庶子之儀是羣有司亦自  
有等左傳隱公十一年不敢與諸任齒杜注齒列也孔疏人  
以年齒相次列以爵位相次羣有司各視其所職司之高下  
以爲列齒者列也與下文凡羣有司皆以齒文同而義自別  
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  
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

鄭注一獻一酌尸也嵩齋崇義疏引洛誥絜粢雩惟告周公  
其後是因時祭而命之但洛誥告後始云王入太室禋祀此記

禮記卷二十五

九

則一獻後乃降立而命之其次少別以文義揆之王命作冊  
遵視冊惟告周公其後謂告之文武廟也祝者告神之辭也  
既告而後迎尸入太室禋迎尸以後之事也王命周公後作  
冊遵誥誥周公也於篇後言之祭事畢矣曰王賓周公於時  
亦有事於廟王命周公因絜祭而告之於廟重其事也周禮  
內史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內史無職於祭祀因祭  
祀而策命內史自以其職掌之此經下云於禘發爵賜服於  
嘗出田邑發秋政發爵發政相竝爲文自當行之祭後不能  
於九獻之中行之大宗伯賜諸侯則饋小宗伯賜卿大夫則  
饋饋者賓禮也祭之日一獻謂因祭策命爲行一獻之禮凡  
祭獻卿大夫獻士所受命者亦當與於獻至是一獻爲加

禮也饋食酌尸祭事方殷安得遽降而策命所命者皆有事  
於祭安得遽受而歸凡受命必於廟歸又自釋奠於廟祭義  
所謂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是也一獻而策命爵祿非所以重  
祭事也凡祭酌尸一而已尤不宜以當一獻注謂一獻爲一  
酌尸恐未然也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鄭注君賜之爵謂若酬之孔疏引賈公彥云公賜爵謂祭末  
旅酬無算爵時嵩齋崇義周禮司士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  
其屬而制牲羞俎豆特牲禮主人獻賓薦脯醢設折俎獻眾  
賓薦俎設於其位辨主人洗爵獻長兄弟如賓儀洗獻兄弟  
如眾賓儀長兄弟及眾兄弟則昭穆之次也司士呼昭穆而

禮記卷二十五

十

進之制牲羞俎豆正當是時有司徹禮主人酌獻兄弟於阼  
階上徧受爵其薦胾設於其位受爵薦胾故謂之賜爵其後  
賓及眾賓長兄弟及眾兄弟交相酬曰旅酬賓子弟兄弟子  
弟又各舉解於其長曰無算爵鄉飲酒禮所謂一人舉解而  
行旅酬二人舉解而行無算爵是也其禮主人不與安得云  
賜爵也鄭注謂若酬之擬議之辭疏遂以當旅酬者誤也  
燁者甲吏之賤者也

鄭注燁周禮作鞀謂鞀磬皮革之官也嵩齋崇義鞀人爲皋陶  
蓋治鼓者所主皮革猶樂吏之屬而不得爲甲吏說文燁光  
也周禮眠寢掌十燁之法鄭司農云日光烝也凡雲日烝有  
光者謂之燁張昭唐韻正燁從火其用爲熏燎之屬則燁者



司火之吏也司燿掌行火凡祭祀則祭燿司燿屬大司馬甲士之屬也燕禮大射禮甸人執大燭於庭執燭之甸人亦甲士也竝當在燿者之列鄭注誤

與舊嗜欲作率慶士

鄭注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事也言文叔興起先祖之舊德以循其善嵩齋案洪氏讀書叢錄舊當爲觀字之訛說文觀古文作𠄎與舊字形相近其言甚允觀者循省之意循省其心志之所注振發興起以是表率在廷之卿士相與趨事赴功慶卿字通尙書太傅相和而歌卿雲鄭注卿當爲慶古今樂錄慶雲之瑞因以作歌戰國策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史記作卿秦卿慶一聲之轉慶士卽卿士也此孔悝所誤其

禮二十五

士

父孔文子之鼎銘銘辭分兩截續祖服者美成叔之繼莊叔續考服者勉孔悝之繼孔文子之業也一銘而表揚其祖考三世之賢又竝己名傳焉爲銘辭之最盛者於文叔無興起舊德之意洪氏之說爲允

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鄭注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嵩齋案鄉飲酒禮燕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樂南陔白華華黍大射禮歌鹿鳴管新宮樂有升歌有間歌有合樂升歌下管序樂之始事義疏云升歌與下管對大武與大夏對象有但吹以管者此下管象是也有舞以箒者左傳象箒南箒是也象舞以羽箒是文舞武舞以干戚是武舞鄭合象武爲一誤其言至允

據大司樂六樂有三節曰奏曰歌曰舞而大胥云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是凡舞必合歌與奏以爲之節蔡邕月令章句云樂聲曰歌樂容曰舞二者竝舉詩小序維清奏象舞也管象卽維清之什文舞武舞竝用之而下管自與升歌相應郊特牲固曰歌者在上方匏竹在下合舞則竝歌與奏展而序之仲尼燕居入門縣興升堂樂闋下管象舞夏箒序興相連爲文非謂象武之舞專與下管相應也

禮二十五

士

禮記質疑卷二十五終



禮記質疑卷二十六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絮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孔疏入國而教可知者言人君以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嵩燾案疏意以下六經之教並爲孔子之言非也六經皆聖人手定春秋則聖人筆削之書也記禮者廣明六經之教而引孔子入其國其教可知之言以證人之成德必原本教化而六經之教之感人其旨趣亦各有所極也自其爲人也以

禮二十六

下皆記者之辭聖人之意自謂入國而視其人民風尚之貞淫以知其教之得失六經之旨涵濡於人身與教之涵濡於一國者同也舊注竝以此節爲聖人之言劉氏彝至謂古者編年之史皆曰春秋仲尼未作已列爲經失之遠矣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鄭注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嵩燾案六經無失學者習而傳焉而失其本旨所以爲失也記禮者殆有見於周秦開言六經者各守其師說展轉相傳源遠而流益岐如詩之有齊魯韓易之有費孟春秋之有公穀左各分門徑易之失爲焦贛京房及

凡爻辰卦氣之說以小術害道是之謂賊莊子云春秋經世聖人存而不論三傳受經孔子之徒皆各發明義例指爲有所刺譏褒貶而公羊氏至賢蔡仲之行權大衛輒之拒父是春秋方數傳已有因之變亂者記禮者有憂之鄭據以爲經之失非也

行步則有環佩之聲

鄭注環佩環佩玉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嵩燾案毛詩鄭風傳雜佩珌珌珌珌之類大戴記保傅篇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雙珌下有雙珌珌珌珠以納其間珌珌以雜之玉藻佩玉有衝牙衝牙者謂其與左右珌珌觸而有聲是佩玉之聲珌爲

禮二十六

之也說文珌半璧也又云璧肉好若一謂之環兩珌相向皆虛其內以受衝牙正如環然凡云環佩者皆主珌言之取其合而有聲者以爲名也注據佩環爲言陸氏佃云環佩上玉佩上玉卽珌以繫佩者不宜有聲恐誤

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

孔疏天地之害謂凡水旱疾疫之屬及凡惡事害人者是也嵩燾案水旱疾疫有所禳而無除去之義義者所以濟仁之窮也若禹之驅龍蛇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及周禮之掌戮禁暴以除人害蜡氏雍氏以除事害冥氏穴氏以除猛獸之害是氏若族氏庭氏以除鳥害庶氏翦氏以除蠱害赤友氏蜎氏壺涿氏以除蟲蛇之害柞氏薙氏以除草木之害皆是



也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孔疏禮本坊亂若謂舊禮無用而壞去之必有亂患焉案水所自來而爲之防其源也至於泛濫有不勝其防矣舊防舊時相沿之坊舊禮舊時相沿之禮乍而觀之其勢若遠其文若煩而聖人之精意存焉或苦其煩而相與日趨於苟簡故禮之廢非能一朝而廢之也其所由來漸也舊時相沿之禮一有變而遷焉久而遂盡失其故昏姻喪祭未嘗一日廢於天下而禮之失其舊者多矣先王不易之禮所謂大經大法垂諸天地之間者亦未能有決然去之者也

禮二十六

三

禮記質疑卷二十六終

禮記質疑卷二十七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袁公問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

鄭注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治以文飾以爲尊卑之差孔疏會猶期也期節謂天地君臣男女之期節嵩燾案戴記之言然後皆自爲發端語無連上爲文者此節言然後凡三而以有成事三字屬之第二段以其順之三字屬之第三段似戴記無此文法王氏章句以節有成事爲一句以嗣其順之爲一句於文義較長不廢其會會猶計也如太宰之受其

禮二十七

一

會鄉大夫之會政州長之會民縣正之會事言既以身教而不廢教民誦法之典事事示之以成法節有成事如鄉師之令作秩敘黨正之以歲時浹校比遂大夫之戒其功事里宰之行其秩敘一依成事爲之準節者所以制爲之極也疏訓期節課會民而授以成法而質立矣於是制爲衣服器用之等以文之人情之用之必飾以文也亦天地自然之序也聖人因其勢而利導之而必使厚植其質以立之幹所以爲順也爲其質之可以爲嗣也既軌於順然後因喪祭之節以達其追遠之忱而致其報本之義蓋推原禮之所從起所以納民軌物之中者其本厚也注謂治文飾以爲尊卑之差誤國民是盡午其羣以伐有道



鄭注固猶故也午其眾逆其族類也孔疏守道者被害是伐有道也嵩齋案陳氏集說固如固獲之固言取之力也固民是盡承上好實無厭言之謂殫民財也與上與民同利正反午其眾以伐有道承上淫德不倦言之謂窮民力也與上以嗣其順之正反下文求得當欲又總結此兩義言貪其所得而不計民生之盈虛恣其所欲爲而不顧人情之順逆也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

鄭注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嵩齋案婦人無外事此言昏禮而及政教於義無取詳玩此節文義言夫婦之配合配其德而已而家國之興衰繫焉故昏禮爲重治宗廟之禮士

禮二十七

三

昏記所謂受諸禰廟三月然後祭行是也始事而立於阼立於東房正內外之治以配陰陽治直言之禮士昏記所謂辭無不腆無辱是也昏辭曰敢以禮告鄭注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是之謂直言之禮物恥國恥則同憂樂申警戒邨風詩所謂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卽其義也左傳哀公二十四年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國人始惡之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越去之遂遜於越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公之十一年殆有見乎其微矣

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  
鄭注太王居闕爲狄所滅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

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嵩齋案經引大王之道以證所以敬妻子之義鄭據大王爲說非也身與妻與子三者百姓所同王道卽基於各治其身家而天下治矣及者敬之推也大雅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敬其妻子以及人而從者如歸市大王之道正如此此義蓋本之孟子

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

鄭注民者化君者也嵩齋案此言敬身之實身之用言動而已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動容貌曰正顏色曰出辭氣曾子省身之功畢具於此言動者本諸身以與天下相接莫之能外者也舍言動無以爲敬身之資身敬則百姓莫敢不敬矣

禮二十七

三

化民之義祇帶說

不過乎物

鄭注物事也孔疏成身之道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嵩齋案物者何言動而已矣身之所以成非能求加於言動之外也言與動取具於一身而各求其節事事求止乎其節五官百體不窮於用而祇以自效於其身故曰惟聖人然後能踐形取具於言動而無餘矣

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鄭注日月相從君臣相朝會也不閉其久通其政教不可以倦無爲而成使民不可以煩也已成而明昭察有功嵩齋案



經以一如字貫下四項原兼人道所以法天言之然一歸重君身不及臣民易曰君子以自彊不息不息所以能久一有閉塞其用已窮不閉所謂久則微也此不息之功也無爲者誠也誠則成己成物仁知並立所謂誠則明也此立誠之體也誠以爲體不息以爲用斯所以爲天道乎

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鄭注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嵩齋案全章以敬愛二字相結合禮始於謹夫婦愛敬由是行焉而因推本於敬身以成親法天而要歸於成身成親之謂孝法天之謂仁仁孝之實愛敬而已矣極愛敬之心因物以示之則而所以事天事親者取

禮二十七

四

具於身而終亦無能溢乎其量故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成身之義也

禮記質疑卷二十七終

禮記質疑卷二十八

思賢講金

仲尼燕居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給奪慈仁

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辨近於給嵩燾案何晏論語集解引孔氏云口給口辭捷給此云給知非以辭辨取給於口也而恭之與口給亦不相爲類蓋敬恭勇三者德也其不中禮據所行之麗於事者言之敬以心言恭以容言勇以氣言敬與勇內涵之心而容發之於外周旋進退亦近於禮云給者取給儀容之末也禮之有節所以達其情而制其義者也取給於儀容而愛敬之生於其心亦微矣野與逆之失易見爲其率性然也給則外似優於禮而一出之以矯飾如是而悻悻纏綿行於交接之頃者忽不自知其銷靡以盡也故曰給奪慈仁

禮二十八

十

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

鄭注領猶治也好善也嵩燾案此惡非邪惡也行道而有過與不及則亦惡矣過與不及由其行道而見之者也領之使出於中則惟禮之準乎天理人情之至者爲之節文馴習自然以全其性所謂領者懸禮以爲表率之意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亦是此義

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鄭注郊社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嵩燾案此就上文



五項中專提郊社嘗禘二者言之蓋報本反始之義仁孝愛敬之施幽明禮樂之教可於此二者盡其義人心之愛敬因事而生聖人制爲禮以達之故凡禮之行皆本於仁郊社嘗禘反諸人所自生以明報本之意而仁溥諸天下焉治國者使之反本歸厚以篤於仁而已故此二者可以盡其義注於此二節文義多未盡

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獻畝之中事之聖人已

鄭注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振羽及雍金作示情也嵩燾案義疏據鄭注大饗有四而疏引盧氏植說王氏肅說竝謂大饗有九

禮二十八

而言盧鄭全異王前四事與鄭同後五事與鄭異爲不達鄭意至爲精確經明言大饗有四而以所謂九者併入大饗中又於經文所敘十二事各以意爲增損其失經義遠矣鄭於此析金作爲二事而於縣興外添入竝獻主君之金作又在經外於四者之義終未分明義疏云大饗有四前言食饗以仁賓客觀之固可知仁而示情示德示事又有其三合前知仁爲四自較注義爲明曉細玩經旨所謂示情示德示事即據前用樂爲言而所謂知仁者合言之又於此分言之爲示情示德示事要其實則一金作而已不足以盡大饗之義也吳氏澄云大饗之禮其節有四初迎賓一也次獻賓二也次樂賓三也次送賓四也於其間分升堂一節爲獻賓而合

升歌下管爲樂賓又與經言示情示德示事之意悟以文義求之示情也示德也示事也君子由之以知仁饗禮之始事也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行步之節鸞和之音備物也君子由之以觀禮饗禮之終事也凡分二段順敘後云示情示德示事申明前一段中實具此三義文法至爲完密以禮樂相示而精義自存乎其中經云知此者聖人惟知禮中之義焉耳又案經言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鄭注不詳九者之爲何事至吳氏澄始據上文郊社嘗禘饋奠射鄉食饗以爲是五者即諸禮之中總其凡而言大饗之四就一禮之中分其目而言竊疑上文通言食饗已賅大饗言之復於大饗中約舉四端以與五者相配爲九未免輕重失倫周禮或言食饗或言

禮二十八

大饗大抵朝會饗諸侯之文所述皆王禮也其他饗禮不具見春秋傳舉其禮甚繁約言之實有四焉一天子饗諸侯一諸侯相饗案莊二十一年鄭伯饗諸侯於闕西辟樂備是爲諸侯相饗侯發天子之禮昭元年秦后子饗晉侯定十三年衛公叔文子饗靈公是爲大夫饗諸侯之禮據郊特牲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天子諸侯君道也饗禮備賓主之義而上下及天子諸侯也一天子諸侯饗其臣及異國之爲聘使者一諸侯饗王臣案天子饗諸侯大夫如僖十二年王以上卿之禮侯饗王臣如僖三十年周公問來聘饗有昌歌白黑形鹽凡備禮爲饗不備禮爲燕是以天子諸侯用饗禮者皆可名諸侯之自饗其臣不當云大饗然如襄二十六年鄭伯饗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因饗而賜命與邑皆大饗也承上食饗以仁賓客言饗禮中又有所謂大饗者四焉以極論其禮之盛而舉兩君



相見所以備禮樂之用者以見義上達天子下及卿大夫其事同其儀文度數之各異者固可以類推也上言食饗如公食大夫禮及養老之禮之兼燕食饗者一以賓禮處之其義廣矣而大饗之有是四者實各不相蒙列國邦交之義歲時朝聘用此蓋尤繁焉至於春秋而僭替繁減有失其紀者矣此亦聖人精義之學也

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鄭注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人皆知諸侯之禮樂尚肅案鄭氏意以此節上承大饗之禮故率台言之先

禮二十八

四

王治天下禮而已矣而成均敘國子之灋掌之大司樂玉藻行以采齊趨以肆夏進退升降一以樂文之樂者禮之所由行也自唐虞典樂始於詩詩以歌永之而有聲聲以律和之而有倫太司樂教六詩而以六律爲之音以六德爲之本鄭引王制教士之法是也君子之成德亦必有其質焉有其文焉而後動容周旋爲能中乎禮詩言志者也昧於貞淫正變之旨而不能詩故曰繆樂彰德者也關於文采節奏之飾而不能樂故曰素

萬物服體

鄭注服體體服也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爲瑞應也嵩簫案鄭意據虞書鳳凰來儀百獸率舞爲禮樂之應疑萬物服體祇

是萬物皆得其所意通人物言之服體如衣服之附體親而安之順而從之施之而有序被之而有章也尙書山川鬼神及鳥獸魚鼈咸若亦是萬物服體意

禮二十八

五

禮記質疑卷二十八終



禮記質疑卷二十九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孔子閒居

四方有敗必先知之

孔疏觀微知著豫知禍害嵩燾案此卽論語父母惟其疾之憂意先知之所謂思患而預防之者也應氏鏞云父母之心惻怛懇至四方萬里微有禍敗必先知之蓋愛其民者切慮其事者周故不善之幾微萌身稍觸於吾身則已先知焉最得其旨五至三無內蘊之心不言而周於民物而有以察乎其微孟子文王視民如傷自是窺見本原語知此則四方所以致敗之由亦思過半矣

禮記二十九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

鄭注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嵩燾案志者仁義之所從生盡己之事也由是正好惡以理人之性情而詩至由是詳節文以端人之趨向而禮至二者由己及人之事也由是易俗移風太和洋溢睹萬物之遂生而樂至由是憂盛危明至誠惻怛惟懼一夫之不獲而哀至二者治人反己之事也哀樂相生以是哀卽以是樂視己之於人所合無閒纏綿固結窮極幽微而自不容已故曰至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鄭注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賙恤之則民倣之嵩燾案三無者君子之心之所以內自遠無責民效之意言禮言樂而及無服之喪禮樂之原皆寓於政教之中而行之必以至誠惻怛極天下四海之眾疾病天札皆其裁成輔相之宜之有未至文王視民如傷誠傷之也故治民以能用哀爲本無服之喪由其仁心流動充滿自然以生其哀者也

無服之喪以畜萬邦

鄭注畜孝也使萬邦之民競爲孝也嵩燾案鄭據祭統孝者畜也以求合喪字之義說文田部畜田畜也猶言力田之蓄積也草部蓄積也畜本訓蓄積易容民畜眾周禮稻人以豬畜水又通爲容畜之義周禮庖人六畜六獸鄭注始養曰畜

禮記二十九

坊記以畜寡人又通爲畜養之義孟子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無服之喪一念存於心以懷保萬邦無難矣注意似涉迂曲

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鄭注起猶行也嵩燾案起如孟子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之起首言其蘊之深氣志不達次言其發之盛氣志既得次言其感孚之遠氣志既從次言其光輝日聞四方終言其興起天下後世兩施字與前施及四國之施語同而義微別玉篇施張也廣韻施設也此施及四國之義詩毛傳施于中谷施移也鄭箋施于孫子施延也此施字之義

書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鄭注者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爲之生賢知之輔佐嵩齋案經三引詩首湯言其德之盛大文武言其化之神次三代太王言其名之遠崧高詩以證文武之德不顯亦臨無教亦保若息息與天通而默受其佑助未宜援生甫及申之辭專據賢佐爲言者欲將至有開必先言王者神明其德以前民用凡利病之原察及隱微因機而利導之如天地之生物皆有以遂其性而使之無不達者也有清明之德然後生民之者欲皆能化而裁之神而明之以自任其先覺先知之責所以開者欲之先清明如神之志氣爲之也

禮二十九

王

禮記質疑卷二十九終

禮記質疑卷三十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坊記

坊民之所不足者也

鄭注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僻邪侈嵩齋案周禮稻人以豬畜水以坊止水故坊者坊其過而已凡行而過則德必有不足暴者不足於仁貪者不足於義其所不足乃其行之所以流而爲過者也注意正當微會

命以坊欲

鄭注命謂教令嵩齋案陸氏佃云命以坊欲孟子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馬氏晞孟云命所以知分而安之應氏鑄

禮三十

十

云命出於天各有分限以是防之則覲覲者褻褻慕者止而欲不得肆矣皆以知命之命言之與鄭異義疑禮以防君子之失刑以禁小人之非命者又引之於微使知分定自天而欲自有所止乃所以濟禮刑之窮也禮刑二者均在教令之中知此命字不當復爲教令也

貴不嫌於上

鄭注嫌恨不滿之貌也嫌或爲嫌嵩齋案說文心部嫌疑也女部嫌不平於心也一曰疑也是嫌疑字正當作嫌鄭注大學此之謂自謙云謙讀嫌嫌之言狀也段氏申其義云凡云之言者皆就字之本音本義而轉之狀非嫌之本義也狀與嫌疑義相反而文相通此云恨不滿又因嫌疑展轉釋之雜



記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貴有等以下干上則疑於僭上以上侵下則疑於逼下制爲之節循分而自安焉則無所嫌矣必使無恨不滿之意是又益其驕也此當從鄭後說

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

鄭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孔疏兵賦之法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爲鄉是一鄉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遂之出軍與鄉同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爲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鄭注小司徒井十爲通土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革車一乘十成爲終十終爲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魯頌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

禮三十

上

徒三萬謂鄉遂兵數左傳惟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鄭注小司徒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縣凡四甸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嵩齋案疏意蓋本鄭氏小司徒注因考大司徒掌土地之圖與人民之數各有職司是以載師任土閭師任民兩不相蒙小司徒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任人之法也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此任地之法也而大司徒之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遂人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鄒五鄒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又兼土與民而經理之而大司馬賦民之政一依司徒任民之數以爲率於是

又爲之均土以任民其法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又爲之因民以均土其法不易之地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未聞兵賦家出一人之說也司馬法曰井曰成曰通曰終曰同周禮曰井曰邑曰邱曰甸曰縣曰都各自爲說鄭注甸之言乘也甸凡六十四井而出一乘與司馬法之成出車一乘井數各殊由司馬法推之千乘之地方三百五十一里有奇加以山川溝洫之地及田萊之分與周禮制地之法參互比合略可以推見其大凡鄭注比而同之而爲旁加一里之說周禮初無明文遂據以爲采邑出車之法而以一鄉夫家之數與軍數相準據以爲鄉遂之法其注小司徒及匠人兩言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然則千乘

禮三十

上

之賦固在鄉遂之外乎井田兵賦各有取義其立法未始不相準鄭注周禮強生分別非也家富不過百乘上承制國不過千乘即孟子千取百之意舉其極言之如鄭注小司徒食采邑者四之一又以四之一田稅入於王於此經不相符合襄二十七年左傳惟卿備百邑杜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四井之邑方二里一乘之邑方八里衛卿采邑安得有此王制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莊二十八年左傳邑曰築都曰城邑若今時聚落大司馬野以邑名是也山陵川谷及井田九家之宅下及餘夫凡民居所聚通謂之邑論語故有千室之邑十室之邑備百邑者合大小都會以言其數之多也尤不當據此爲地方百里之證注云十里六十四井出兵車



一乘千乘百乘皆可準此推之語極明顯疏援皇氏疏爲說祇益其迷而已

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

鄭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嵩案春秋於魯書公薨於外諸侯書卒而各書其爵與名惟葬書公吳楚之君但書吳子某卒楚子某卒無書葬者以諸侯之葬稱公公者亦僭號也吳楚僭號稱王故春秋黜之昭五年楚子會越人伐吳越始見於經其後定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檇李哀十三年於越人吳凡見於經者三而已越子允常之卒不書不赴也疑此楚越字當爲吳楚之譌

禮三十

四

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

鄭注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恆朝服君則各以時事惟在軍同服孔疏曲禮云乘路馬必朝服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左傳云均服振振取號之旂是在軍同服嵩案注意以不同服爲僕右之別而同姓不同車無文疑若太僕司右大馭戎右齊右之官屬爲君御及騶乘者不以同姓爲之爲其侍御於君若僕隸故不以任之同姓夫子推廣其義所以遠嫌也左氏載爲右及御者多由於卜而皆不及同姓於禮或應然同車同服與君無別虎裘狼裘之分亦所以遠嫌也案杜注左傳均服鄭義也周禮司服凡軍事車弁服注引春秋傳晉卻至衣韎韠之附注今時五伯提衣古兵服之遺也而旅賁氏職云軍

旅則介而趨戎僕職云掌馭戎車及倅車之政正其服是軍旅有韋弁有介戎僕又爲之正其服其必非上下同服明矣左傳以明軍服之齊整李善注文選引說文作約服振振服度曰約服黑服也並謂士卒之衣不得爲上下同服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尙技而賤車則民興藝

鄭注人君貴尙賢者能者而不吝於頒祿賜車服則讓道與賢者能者人所服也嵩案祿加於賢者車受於能者祿與車非賤也人君惟貴其人之賢且能者視其祿與車惟賢能之是畀而不敢以祿與車自驕則所謂賤者人君貴賢與能之心然也人知人君之心所貴賢與能也則亦不敢濫視其祿與車而苟求得之故曰興讓而皆相率勉爲賢者能者求得一藝之長而後有以自立故曰興藝於是而祿與車之所及天下皆知貴馬則人君貴賢與能之效也祿不必加於賢

禮三十

五

車不必及於能苟得祿與車而相與貴之賢且能者有引以爲恥而已有國家者至使人恥受其祿與車而引而避之賤亦至矣賤祿而民興讓賤車而民興藝非知道之君子烏能辨之

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鄭注酌猶取也取眾民之言以爲政教則得民心恩澤所加民愛之如天矣言其尊也嵩案洪氏讀書叢錄天當爲先緇衣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鄭注天當爲先玉篇光兒竝古文天字與先形相近言上酌民言則下先施於上下文信讓以治百姓則民之報禮重卽所謂下先上施也下之所施於上者賦也役也其待理於上者言也不平於心而有歌謠不



平於人而有訟獄不平於上而有詛祝曰酌者乃所以行而  
宜之者也行而宜之民順乎上供賦而無愆於財任役而無  
恪於力故曰先施不酌民言則好惡之公動而與民悟故曰  
犯不先上施則計校之私動而與上爭故曰亂

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上之日稱二君

鄭注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為政也上之  
日謂君有故而為之上二當為貳惟上之時辭得曰君之貳  
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嵩  
肅案君子有筮仕之義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伯夷太公避紂  
而歸西伯少儀曰事君者量而後入故可越國以求仕孔子  
之於魯衛陳蔡孟子之於齊梁未嘗有君臣之義就而謀仕

禮三十

本

焉可也卜之日謂始筮仕時既正君臣之義而復謀仕他國  
乃所謂貳也此以示民不貳為義鄭注非也

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鄭注陽侯穆侯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致殺君而立其國未

問嵩肅案此即左氏傳楚子滅息而取息嬀之類注意恐誤

淮南汎論篇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高誘注穆侯皋陶之

後偃姓之國在今廬江鄭樵通志氏族略云今壽州霍邱即

其地據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湖陽故鄆國左傳桓十一年杜

注鄆國今棘陽縣東南湖陽城是也今唐縣南八十里有湖

陽故城即古鄆國地秦置湖陽縣晉初省入棘陽縣棘義陽

郡鄭樵沿高誘之誤以今霍邱當之別無證據漢書地理志

城陽國陽都應邵曰秦人遷陽故陽國是樂集今沂水縣有  
陽都城即陽國也姓氏書謂召康公之後為陽伯注云同姓  
似與經旨不合

諸侯不下漁色

鄭注不下漁色謂不內取於國中也不嵩肅案公羊傳諸侯娶  
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毛詩韓奕傳諸侯一娶九女  
二國媵之何休公羊傳注適夫人下有嫡姪娣左右媵下有  
左右媵姪娣是諸侯一娶而夫人九嬪之屬咸備世婦女御  
周禮不言數不備位也不下漁色言不復更求女色非以諸  
侯不內娶為義也案鄭之名見易歸妹爻辭媵之名見儀禮  
漢儒皆據以為說白虎通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地有九州  
承天之施娶九女亦以成君施也必一娶防淫佚也春秋載

禮三十

七

其事頗詳如隱元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杜注左  
傳叔姬伯姬之姊於隱公之母聲子亦以為孟子之姪娣諸  
侯始娶同姓之國以姪娣媵春秋成九年書伯姬歸于紀晉  
人來媵而於前一年書衛人來媵次年書齊人來媵左氏傳  
著其義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而於伯姬三國  
媵之齊又異姓襄二十三年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  
媵之似春秋時異姓皆備媵娣之分諸侯遺嫁其女以姪娣  
記皆不詳疑古者嚴嫡庶之分諸侯遺嫁其女以姪娣皆  
庶子也同姓者姊弟之子以下異姓等者姪同姓之從媵  
者皆然據儀禮士昏禮女從者注謂姪娣其注媵布席于奧  
云媵送也謂女從者證之經傳似媵為送致娣姪之稱而凡  
娣姪亦假媵為名何休公羊注所謂左媵右媵及左右媵姪  
娣姪沿三夫人九嬪之數備焉正防其有他色也  
諸侯一娶而婦御之數備焉正防其有他色也

禮記質疑卷三十終



禮記質疑卷三十一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中庸

率性之謂道

鄭注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孔疏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嵩燾案爾雅釋詁率循也詩北山及緜傳並云率循也據說文率捕鳥畢是部連先道也行部銜將銜也巾部帥佩巾也四字義別而經傳連皆爲率銜皆爲帥帥帥二字常假借通用鄭注周禮樂師及聘禮並云故書帥爲率聘禮注亦云帥道也謂道已道路所當由率性之率正具此義即走部所云連先道也孟子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率性

禮三十一

十

之率直是挈提此性以循乎物之則兼志與氣言之注謂循而行之所循者性也疏以爲依循性之所感而謂感仁行仁感義行義是性一物所感而行者又是一物非注本義率性者聖人盡性之功也道性而使之行仁義禮知根於心施於四體儘有工夫在章句因之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自然者性也循其自然則將一切無所爲而良知之說行矣致中和

鄭注致行之至也嵩燾案說文致送詣也由此達彼之謂致用其中和之德達之天地民物裁成輔相咸受則焉是之謂致堯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正自有事功在治麻授時釐工熙績所以位天奠山浴川任土作貢所以位地平章百姓

表正萬邦鼈鳥獸魚鼈咸若所以育萬物推致中和之德於天下而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乃以見聖人之功用故致中和者實功也聖人之道極於中和至矣更無所謂行之至也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

孔疏罟網也獲謂柞梲也陷阱謂坑也穿地爲坎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嵩燾案說文网部罟网也鼠魚罟也羅以絲罟鳥也罟兔罟也爾雅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置麋罟謂之罉罉罟謂之羅郭注罉罟其頭也知凡网之小者爲罉手部獲擊獲不正也一日握也握搯持也取獸之具用木交拒張於獸所往來之徑使獸入足於中左右抵牾不能自脫如搯持之罟結繩冒之以施於獸之小者獲用竹木交午持其足以

禮三十一

十一

施於獸之大者西京賦杪木末獲獬獠木末亦可施獲以拘獬獠之屬阜部陷高下也玉篇陷墜入地也沒也自高下墜謂之陷疏訓陷爲坑爾雅釋詁阮虛也郭注阮墜也土部墜阮也一日大也井部阱陷也阱或從穴作阱古文阱從水作萊陷大而淺以陷獸之大者阱小而深可以見水以陷獸之小者四者各別周禮雍氏春令爲阱獲冥氏設弧張爲阱獲鄭注獲柞梲也堅地井淺則設柞郭於其中魯語鳥獸成設阱郭注郭柞格所以誤獸一名罉以羅獸足書費誓杜乃獲斂乃阱阱獲二字分言之則阱者爲阱獲者設機合言之則爲深坑而設機其中設機以治獸之猛者阮非深大不能設機冥氏所謂爲阱獲以攻猛獸是也鄭注周禮堅地阱淺



設機其中似屬意爲之說疏於此云穿地爲深坑豎鋒刃其中以陷獸疑獲以拘禁獸足無施鋒刃之文殆尤誤也

### 衽金革

鄭注衽席也孔疏衽臥席也金革謂軍戎器械也以甲鎧爲席寢宿其中嵩齋案說文衽衣衿也襍衽也衿交衽也爾雅交背謂之襍郭注襍交領方言襍謂之衽衽謂之交喪服記衽二尺有五寸鄭注衽所以掩裳際也衣旁及下通名衽其交領名衿玉藻衽當旁又通交領爲衽案說文衿爾雅方言衿謂之衽佩衿謂之襍又別爲小帶席有上下亦名衽席曲禮請衽何趾弟子職作請正何趾正足也謂之衽席者臥席下有表識故段衽爲名倪氏思云衽衣衿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以爲鎧甲被

### 禮三十一

王

之身若衣衿然衽金革謂衣際皆飾以金革正鎧甲之施於身者也與臥席無涉

### 素隱行怪

鄭注素讀爲攻城攻其所係之係係猶鄉也言方鄉避害隱身而行僂諸嵩齋案毛詩桑柔傳如彼邇風邇鄉也鄭箋使人喑然如鄉疾風卽下大風有隨意言風之從來當之而靡邇係音近鄭訓係爲鄉者是也而以素隱爲避害隱身似涉迂曲說文阜部隱蔽也艸部蔽弗小兒小者所以爲隱也凡深閉固拒以隱爲義者皆道之小者也傾心鄉之則亦隨之而靡矣說文耕素屬毛詩采芣傳綿綿也鄭注喪大記紵或作率字竝當爲索系部繩索也艸部索艸有莖葉可作繩索

索或爲紳亦作紵朱子章句云案漢書當作索易繫辭探賈索隱索隱以求深也索隱而行怪必有詭於道者矣似較注意爲長

### 君子之道費而隱

鄭注言可隱之節也費猶僉也道不費則仕嵩齋案說文弗矯也費從弗有矯拂之意鄭因以僉旣釋之說文危部敝屣也敝屣不安意也謂道與時相戾拂尋求此章文義注意似無歸宿說文費散財用也玉篇費用也財散則施之於外故與隱對文橫渠張子云夫婦可以與知與能故曰費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隱也神聖之謂自在尋常日用之間生民相與共由之而終極於神化天地亦不足盡其量朱子章句云

### 禮三十一

四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語自精確不可易而通以下八章言之則亦非也

###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鄭注言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則止不責以人所不能嵩齋案以人治人與上人之爲道而遠人緊相呼應人各以其身與心應天下萬事萬物之變而身心之則卽存乎日用飲食而無待外求以吾身心之則自治其身心使出入從違之不盡違乎道者悉改而依其自然之則存之於心爲忠恕應之於人爲父子君臣兄弟朋友施之於事爲言行皆其目也止者修道之方至此已盡推而至於聖人無以逾焉故曰惟聖人而後可以踐形踐形者還其所以爲人之量



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以人治人之謂也注意恐未合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鄭注期之喪達乎大夫謂芻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三年之喪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禘禘案注謂正統之期天子諸侯不降疏引熊氏云天子爲正統之喪嫡婦期嫡孫之妻小功此於喪服無明文齊衰不杖期章曰大夫之嫡子爲妻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言大夫知天子諸侯於適婦不爲服鄭意蓋據爲妻齊衰杖期言之昭公十五年左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后及太子壽也天子爲后亦統於三年之喪疏以此經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謂包嫡子非也天子以芻枝繼統皆從

禮三十一

五

爲天子之例三年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后也適子也所繼之統之爲天子者也是以天子絕期而期喪之統於三年者天子不能絕也故曰達父母之喪自天子下及庶人倚屬隨窮直杖之制哭踊之節不敢有異焉故曰無貴賤一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分明兩義注併言之而云正統之期不降恐非經旨

序事所以辨賢也

鄭注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雞牲矣禘禘案周禮六官皆有事於祭卽大祝肆師各有職掌不待臨時序事射義有澤宮選士之文所選者士耳如內外饗人割亨陳鼎俎並有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司士

帥其屬劑牲羞俎豆其屬有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員數旣繁不盡與祭而以射選之所以序事者序此而已試之於射以觀其才程之於事以觀其習故曰辨賢章句事謂宗祝有司之職事凡有事於祭者皆有司也注以司徒宗伯六官之長當之恐誤

仁者人也

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禘禘案鄭注儀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並引相人偶之言說文仁親也從二人鄭意以人與人相偶而愛生焉曰相人偶者相親之辭也淮南繆稱訓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焉高誘注偶人相人也歎其象人而用之疑偶人相人當時因有相人偶

禮三十一

六

之言鄭注禮弓趙岐注孟子並云備偶人也古但云備或因其兩兩相比而謂之人偶匪風詩箋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所云人偶又通爲人類之意鄭意惟取人與人相比而人之名以立因段當時相人偶之辭以明之經云人也謂人道之所以行也告子固曰仁內也必以人與人相與親愛爲辭是愛仁矣案阮氏學經室集釋仁卽

本鄭義古訓原祇如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鄭注言修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保佑禘禘案聖人發端便言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說得人字鄭重故曰爲政在人政之所  
以行人而已矣有文武之人而政行欲行文武之政非徒以  
其政也以身取則而已矣經云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之  
謂也不可以不事親修道以仁之謂也審端於仁而歸本於  
親親從天性自然之愛體貼仁字實際是乃人道之所以立  
也知人者知人道之當然者也仁者天性自然之愛親親者  
天倫自然之仁一乃天命之所以行也知天者知天道之本  
然者也語意緊相承接舊注於此多未分明

既康稱事

鄭注既讀爲餽餽廩稍食也彙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  
下上其食蒿蕞案說文氣饋客之餽米氣或爲藁聘禮歸餽

禮三十一

七

養五牢鄭注牲殺曰養生曰餽說文養執食也毛詩祈父傳  
有母之尸養疑儀禮言養餽兼致生孰牲牢米禾生者皆曰  
餽也桓公十年左傳齊人餽諸侯是餽者專爲饋食賓客之  
辭廩人稍食鄭注祿廩也又專言九穀似既不當爲餽餽又  
不當爲稍食也說文既小食也既廩二事廩如廩人所頒稍  
食既如外養所供師役獻賜脯肉之事廩者常也既者小食  
若今之犒勞其暫也

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鄭注一謂當豫也嵩蕞案哀公問政章所言皆學也此節始  
說到政上究其實一皆達道之所以行也修身本也天下國  
家之九經統乎君也親親父子兄弟之推也大臣羣臣庶民

百工君臣之推也尊賢也遠人也諸侯也朋友之推也行政  
之方不越乎此而所以行之則知也仁也勇也皆此三者之  
運量以行焉而不悖施焉而不窮者也三者有弗至焉必有  
疑滯而不達阻遏而不行者矣所以行之者一也覆說前文  
言總此知仁勇三達德之推暨於天下而不能稍闕者也凡  
事豫則立另文起義仍歸重到學上所以爲行政之本也注  
意誤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

鄭注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嵩蕞案說文四象器曲受物  
之形器以曲受物假借爲委曲字凡事委曲以有成知之必  
悉入之必深致曲者推極深微之辭也聖人發端已見全體

禮三十一

八

其次須是曲折以盡其變層層推勘入細致曲工夫與孟子  
之言四端有別四端者偶爾發動之幾孟子言四端即因其  
發動處引之使之自悟致曲工夫自是全體已見得親切而  
如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容有所未能於是專心致志曲  
折而求通所以言曲能有誠致曲二字內已自具有真實無  
妄之全體湯武反之顏淵克己復禮爲仁皆是致曲意龜山  
直以學問思辨篤行五者爲致曲惟不能逕造直達是以謂  
之致曲也程子云曲偏曲之謂朱子章句曲一偏也並承鄭  
注而誤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鄭注興謂起在位也孔疏其言足以興成其國興謂發謀出



慮嵩案此節言凝道之君子所以崇禮之實功聖人得位則凝道於天下不得位則凝道於一身崇禮者行乎上下有道無道之交無非至誠之不息以時措之宜也中庸大旨推極神聖之化而集其成於仲尼章內兩君子即隱據仲尼言之上文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以位言居上不驕者聖人之得位者也有道無道專承爲下不倍句與即聞風興起之意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陳氏亮云興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默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要見得聖人全體大用畢具於此非以因時隱見爲義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鄭注三重三王之禮嵩案上章明言夏殷之禮無徵自不

禮三十一

九

得更據三王爲三重朱子章句據呂氏說三重議禮制度考文然制度考文亦是議禮中事故章後但言作禮樂於此又列爲三重非也姚氏景星中庸集說啟蒙云徵以時言一重也尊以位言二重也善以德言三重也最爲精核上章言作禮樂專主德位二者此章又補出時字時者治定功成興建禮樂以垂法萬世故曰無徵不信舜恭己以治而後九韶之樂成周公致太平而後六官之書備其云徵也時也上焉者無其時下焉者無其位故君子以下極言聖人之德之備而後可以得位乘時損益古今制禮以建中和之極德至矣而時與位皆弗至則亦自明其道以俟百世以後之聖人動而爲道行而爲法言而爲則惟其德之備焉而已此上三章極

言聖人之功用以引起仲尼爲中庸立之準舊注皆未能體會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鄭注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大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嵩案鄭注於此章專以春秋贊聖人之德強生附合而遂以小德喻諸侯大德喻天子竝文義失之朱子章句精矣抑其所謂竝育竝行不害不悖者分而紀之合而理之紛紜繁變時行物生皆道之散見者所謂小德之川流也其所以然之理主宰綱維以行乎至誠不息之機則大德之敦化也章句以不害不悖屬之小德以竝育竝行屬之大德則亦未知竝育竝行皆其條理之燦著者也小德者顯而麗之事

禮三十一

十

大德者默而運之神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之謂敦化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鄭注言惟聖人乃能知聖人也嵩案中庸盡人合天之詣一本於性功推極於達天德自有以窮性之原而立誠之體其感動也神而動作語言自然成化無往非成已成物之功其存主也微而過化存神莫知所由自有其不貳不測之用曰孰能知之至誠盡性至命之學顯諸仁而藏諸用內外合一本末兼賅誠不可以形迹求也惟能知之是以能行之故曰中庸不可能也知此道者之誠難其人也鄭意別求一知聖人者似非經旨

禮記質疑卷三十一終



表記

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鄭注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已心厭倦之辭也嵩燾案注意歸乎猶論語之歸與歸與而與下數語全不相應馬氏聯孟云隱而顯德隱於中而輝光發於外不矜不厲不言所謂隱也莊厲信所謂顯也歸乎君子歎美之辭莊子天下篇歸然而有餘郭象注歸然獨立自足之意釋文歸或爲魏天下篇亦云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郭象注任性獨立說文魏高也高則獨立無所拉爾雖釋山小而取歸郭璞

禮三十二

注小山叢聚歸猶眾往歸之莊子云歸然有餘當爲含蓄包容之意經文隱而顯三字總揭矜者儀容之發厲者政刑之施言者教令之設與中庸勸言行同旨動而敬言而信行而說則人歸之矣歸乎君子言君子之蘊蓄閑深不可量也郭象以獨立自足釋之殆誤

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漬也

鄭注不相因以其或以楊爲敬或以襲爲敬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是也禮不盛者以楊爲敬受簪是也嵩燾案二者同時異用文盛則楊敬盛則襲不相因者如聘禮上介不襲執玉授實襲襲執圭公襲受玉側授宰玉楊寶楊奉束帛加璧享一聘禮也執圭襲而享楊是聘享不相因也寶襲

而介不襲是寶介不相因也公襲既受玉而楊是受玉與接實不相因也讀者亂也言敬與文各致不相紊亂

篤以不揜

鄭注揜猶困迫也嵩燾案鄭據易困剛揜也爲義然易之云剛揜自訓揜蔽二之一陽五四之二陽俱陷於陰中爲所揜蔽而困矣困之取義如此而揜固不訓爲困說文揜取也揜取謂若爲人所脅持禍者危其身恥者愧其心則揜者蓋謂拂亂其行也篤厚持重誰得而揜取之哉揜意略近困迫而義未盡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

鄭注僂焉可輕賤之貌如不終日言人而無禮死無日也嵩

禮三十二

燾案義疏左傳鼓僂曲禮僂言皆急疾參錯之意其言至允說文僂僂互不齊也周語夷翟輕僂韋昭注進退上下無列也後漢書何進傳从僂道歸營李賢注引廣雅僂疾也廣韻僂惡也惡亦疾意此从上文安肆日僂句翻出言安肆之久一加檢束遂至疾遽不可終日莊敬日強有事於敬自寬裕而有餘安肆日僂有事於敬便至參錯而無序若一向安肆亦無不可終日者仲尼燕居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即此所謂僂焉如不終日也鄭注望文生義無當經旨

報者天下之利也

鄭注報謂禮也禮尚往來嵩燾案報字之義甚廣國家之有



刑賞人世之有取與及凡君民上下所以相接者皆報也以  
下廣明報字之義而先之以仁義報本於仁而裁之以義報  
者仁義之大用也行焉而宜從焉而順則天下之利矣  
則寬身之仁也

鄭注仁亦當作民聲之誤高齋案說文仁从二人人字通  
王氏述聞繫辭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論語井有仁焉  
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四方士仁聞君風耀仁並與人通人  
亦民也不必改爲民凡言人民亦微有分別通言之曰人下  
言之曰民寬身之仁正當作人  
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鄭注自己自盡己所能行孔疏君子議道先自己而始己所

禮三十二

三

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高齋案道者仁之顯也君子  
務於仁而已以身任道造次顛沛必如是焉議道者明道之  
當然也至於制法必以民情通之而使之知所勸懲以日遷  
善遠罪而自不容已下文利仁強仁蓋相與循習於法之中  
制情以反之性君子所以通愚賤之志而不敢以己之無爲  
爲之者強責之人也是以制法以義成天下而刑賞蓋戒之  
義由是行焉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疏意恐未盡

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鄭注過者人所避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高  
齋案注意祇說得一邊馬氏賄孟申其義云過者人所避惟  
仁者受之而不辭至於利仁強仁者不能無悔也故同過然

後知仁語極明顯然經言與仁同功與仁同過兩仁字尙當  
體會論語觀過知仁所謂過者即從仁中推勘而出甯武子  
之愚不可及愚即仁也小宛之詩之怨怨即仁也非仁無以  
成其過非過無以顯其仁故曰與仁同過馬氏謂與仁如司  
城子罕之分謗知武子之與卻獻子同罪亦不得爲無悔也  
經意正恐不如此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辨於義親  
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  
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鄭注左也右也言相須而成也道有至義有考當言道有至  
有義有考脫一有字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有考

禮三十二

四

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高齋案此  
章道字義字忽分忽合當深究其立言之旨仁者右也道者  
左也凡人右手爲利於用然須是左手輔成之謂所行一依  
於仁行之卻有條理故下文直以道者義也顯揚之道所行  
路也所行之路自分義有裁制即是道中之條理道者廣言  
經緯故道可通爲義  
之義者實體之左右相須道之至也下云道有至即指此仁  
義之有厚薄則偏勝也仁者中心之發義者因事之宜孟子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也王者之政必本於仁仁  
至而義亦易盡專以義制而仁或有不至矣故末節直以道  
義字分承道兼仁義義者其偏勝也義有體事之宜而實踐  
之者有考求古人之事宜而因襲之者所以行之又有別也



記禮者始有見於三代以後政教之施其勢必趨於義而義之行又有內體與外襲之分聖王之以仁道覆冒天下後世容有弗逮焉其言可深長思也注意於此似未曙然或乃謂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則亦不知此固記者之辭自非孔氏之徒亦無能有以知其深也

又案注以下文分言至道義道考道因疑道有至義有考以二語引起下三項爲有脫字反復求之知經義之深微未易議也天生民而立之君實兼尊親之義古以前等威未辨親而不尊者也諸侯相王名法之說繁興其道乃尊而不親三代王者仁育天下義正萬民仁與義交相濟而其道一依於仁刑賞喜怒皆仁之發而義自行於其中夫是之謂至道

禮三十一

五

其曰道者義也何也蓋義無他裁制而已道者所以裁制萬物者也道無不包而因義以制其用仁行而義周焉專以義斷而仁隱矣王者視天下如一家視中國如一人使之各遂其生而後其心安焉霸者劫持天下爲之而所持固義也其興滅國繼絕世奉一王之大法以正諸侯則猶王者之迹也春秋之終霸者不復作聖人修春秋以持其敝所修明以昭示天下猶一王之大法也當春秋時列國諸侯各自爲公春秋侯之伯之下逮子男各仍其爵吳楚僭王則削之其見諸會盟侵伐之迹一繩之以法而得失自見孟子固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而斷其義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誠傷桓文之不作而王迹以終泯也故曰西周滅而王道終戰國興而霸道絕

其不能爲王者之事德爲之也展轉以趨於霸而亦竝不能爲霸者之事則時爲之也考道者義道之外見者也循乎義道以求合苟得其迹亦足用以整齊天下蓋義道猶可襲取至道以王有不能襲取者矣故曰義有考爲所能考者義而已秦漢以來賢君令辟正德厚生以安天下皆所謂考道無失者也民非三代之民時非春秋之世仁義之用兩窮聖人於春秋之季猶有望焉過是無望也戴記所錄多出東周以後儒者其義未盡純也而所見遠出秦漢諸儒之上孔門傳授之遺言其流傳固遠也

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

鄭注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嵩齋案長短言所及之遠近

禮三十二

六

小大言所被之廣狹數者總言之全章仁義有對舉者有專言者此節愛人之仁與資仁與數世之仁終身之仁專言仁之所及長短小大義者制事之宜正未可以所及之數言之疑此義字卽承上數字說下言行仁有分際而其義之及於人者因有長短小大謂仁中所行之事宜也自此以下專論仁道之廣記禮者之微旨當熟玩深思而自得之

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

鄭注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嵩齋案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仁之全體言之取數多者仁也舉仁之見端言之如修己治人喜怒刑賞各有所施而其道多取之仁勉於仁者謂盡乎仁之實責無旁貸功無止期無能少得而卽



止故曰難

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鄭注言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耳

孔疏難爲人言難中乎古法也賢者可知言能合乎今世事

則是賢人也嵩燾案以人望人猶中庸之以人治人與上難

爲人人字緊相呼應勉人以各自盡也承上文言仁之難爲

如此要各隨其人心力所自致若充其義以繩人則仁者人

也求盡乎人之實固已難矣因其人之所能盡而以望之人

不失乎仁則亦不失爲賢也注意似與上文不相應

鄉道而行中道而廢

鄭注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嵩燾案廢與廢通說

禮三十二

七

文廢固病也言力不足者中道而病然且自忘其老而孳孳

以求之所以爲好仁之實也章旨言仁之量大隨人所自勉

豈能一以安仁之誼望之天下哉兩引詩明求仁之實功以

身任之又心注之念茲在茲無所於讓故曰爲仁由己力不

足而心誠好之其自勉於仁則亦安之矣注意未合

是故君子衰經則有衰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

色

鄭注言色稱其服也嵩燾案此節專承衣服以移之句黃帝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章服有等而貴賤之各循其分吉凶

有辨而哀樂之各達其情先王所以盡人而爲之制因所處

之地以興起其情莫著於衣服故特申言之鄭讀移如水汜

移之移云猶廣大也誤

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

鄭注役之言爲也嵩燾案玉篇役使役也役者從事於人之

謂君臣以義合而仁以居之禮以行之恭儉近仁急行恭儉

之實以從事於仁信讓近禮急行信讓之實以從事於禮進

退從違一聽命於仁禮以行乎上下之交所以爲事君之盛

也案至道以王仁義兼盡者也而以仁爲之本異乎霸者之

今未之能易也然至道誠不易言矣而強仁以爲治自三代至

仁爲言役仁者效此爲用而不移所以立仁之基也

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

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

鄭注率循也行過不復循行猶不貳過嵩燾案鄭注非也處

禮三十二

八

情者防名之過處厚者防行之過卽中庸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慥慥篤實之意過行者故爲矜奇立異以徵聲譽是其心

已非厚也於人則彰而美之名雖過無嫌也但知其善與其

爲功於人而已行雖過無嫌也下賢者自下而尙賢下文后

稷自謂使人謂便習於稼穡而已而其功之被於天下不敢

自居焉曰非一手一足者下賢之實也

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鄭注其民以本數交接以言辭尊卑多獄訟嵩燾案夏之民

愚殷之民暴周之民僞文勝者其流必趨於利利則機械生

而巧作矣以其文賊害仁義則悖亂興而蔽深矣周之衰賄

賂行而僭弑相仍皆此文而不慙階之厲也夏之民愚於湯



誓見之殷之民暴於微子見之

又案夏周非不尙尊也而意主於親殷非不尙親也而意主於尊一代之制一成而不可易而民心相習以成乎風俗及俗之敝流極不返於是聖人應天革命制顯庸而民俗又爲之一新然所以範圍百姓而神其鼓舞者要歸於尊親而已秦承周敝一示民以尊二千餘年循其道而代益加甚而後君民之勢曠遠不相屬但得其所謂尊者而親之義亡矣五方風氣既無聖人之德教以濟其窮而諸豪傑之起勃然以興漸然以滅雖甚暴厲而民俗之浸淫漸漬未深也是以吳越尙誇詐秦晉務強實猶承春秋戰國之遺而夏殷末流習俗之敝亦不復可得於後世至今日一沿周季之敝於文

禮三十二

九

以僞相承而益之以狙詐二千餘年無能改易此三代聖王之以民俗爲急而務馴而化之所以爲德之至也

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川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鄭注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尙辭民不褻爲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寬貢稅輕也強民言承殷難變之敝也賞爵刑罰窮矣言其繁文備設嵩燾案此言三代政教之施未嘗及貢稅亦不及民俗之趨尙世降而文踵事增繁多爲刑賞之制日從事於民不復能返始而趨於簡夏道未瀆辭至殷而辭瀆矣盤庚三篇委曲丁寧夏無有也殷人未瀆禮至周而禮瀆矣儀禮十七篇揖讓升降殷未遑也強民者推極民生日用

制爲禮而強使習之勸懲之意隆刑賞之施備矣其曰未瀆神殷人率民事神至周又一變也政教代益加繁而所望於民者亦代益加甚九命之數五刑三千之屬莫備於周日窮者窮極天下之情狀而爲之制也

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鄭注勝猶任也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也孔疏敝敗也嵩燾案此與寡怨於民對舉於敗壞義無取敝如周禮弓人筋欲敝之之敝賈公彥疏筋之推打嚼齧欲得勞敝左傳襄九年以敝楚人杜預注敝罷也言虞夏之政簡而民易從殷周之政煩而民日罷於文法之中而若不能勝也

禮三十二

十

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

鄭注資謀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爲君言也嵩燾案鄭讀資爲咨非也虞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古者命官各言其所事度可行而後以身任之故曰以成其信所試之功不越其所敷奏之言也先資其言謂先以言爲之資也君有責於其言卽所謂明試以功也因其所言而受祿而以功試之其有方命而曠官者亦鮮矣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鄭注入謂君受之利祿賞也入或爲人嵩燾案馬氏晞孟云大言入則望其大有利於國小言入則望其小有利於國望



猶庶幾也呂氏大臨云利及天下澤及萬事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二說最盡大言小言皆必有可成之事有可居之功然後其言足以爲自獻之資利者卽虞書明試以功之義也注因下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乃據祿賞言之周氏謂云大利於民則受大祿而不以爲有餘小利於民則受小祿而不以爲不足文義自相管攝大祿小祿一言入而希幸其一得是賈山主父偃可云小利張璠桂萼可云大利矣以之獎姦而導欲豈禮意哉

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

鄭注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尙辭不多出浮華之

禮三十二

主

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也嵩憲案不下達言所處卑下當由大臣舉而進之不自下以求通下達者求榮冒進之意非其人弗自又補足此義言所舉非其人猶常避而去之引詩正直是與正申明二句之義不尙辭謂先資之言以實不以文也

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疏與君疏遠強欲諫爭則是調佞之人望欲自達也注尸謂不知人事無辭讓也嵩憲案說文諛調也調諛也玉篇調佞也疑諫君不當謂之調義疏謂調字之譌漢書文三王傳王陽病詆諆谷永傳誣調滿天謂遠而諫則犯詆君之過其言至允據說文調低調也玉篇誣言也春秋繁露是非之情不

可以相調也廣韻調逸言也逸言猶謾言也此言遠臣本無諫君之責又去君遠所陳之過容有未詳則亦謾言而已采蘋詩誰其尸之毛傳尸主也說文尸陳也象臥之形尸利謂一主於利而臥以承之無所事事漢書鮑宣傳以拱默尸祿爲智尸利猶尸祿也鄭孔於此均失之泥

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鄭注邇近也和謂調和君事者也嵩憲案呂氏大臨云邇臣謂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之類葉氏適云邇臣三公四輔疑邇臣守和主調和君德當爲公孤之屬應氏鑄云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最得經旨鄭注周禮天子立冢宰統御眾官三者各有專責尙書大傳保傅篇周公爲

禮三十一

主

太保召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定公四年左傳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明年爲司空隱公五年公羊傳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是此三者周公兼任其職經意言自君身以及百官以及天下皆大臣之責其統歸有是三者疏以二伯州牧言大臣而於邇臣惟云親近之臣殆猶未之詳考矣

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鄭注亂謂賢否不別嵩憲案下文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事君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凡三言亂字皆素亂官常之意鄭注爲亂謂廢事君之禮經云使爲亂則使之者因君也易進必有其干榮冒進之心難



退必有其要君固位之術而官常之瀆亂者多矣位有序者官位有等各以序進正與亂字對文一升降之違其節而行次已亂至於官常亂而政術治行將皆出於亂而不可復紀也下文不可使爲亂言榮辱禍福一聽之君而行已自有本末使爲瀆亂官常之事雖君命有所不能強所以守官卽其所以行已也官有常守職有常司處位而不履其事則是蔑視官常也蔑視官常則亂矣初言進退之禮次言從違之節又次言敬怠之功以明人臣之義所處一有不當皆足以亂官常而輕朝廷經意至爲懇切

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理

禮三十二

主

鄭注使其臣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慎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謹慎思慮從命而行欲其必有成雖非已志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已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已志者事成則去也嵩齋案注意微失經旨得志者得君之心如孟子諫行言聽之意既得君心則臣之志可以一申而仍須將之以慎若君授以事而不見信則又加之以孰計恐媒孽者眾而嫌疑之見易生也終事而退正惟處其位而事無可避事畢奉身而退以全君臣之義而明始終以禮進退之心所以爲臣之厚也得志與否其權在君非可以己志爲之程也

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

鄭注臣受順則行順受逆則行逆如其所受於君則爲君不

易矣嵩齋案此猶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之義士受命於君窮通得喪一聽之君惟君可以造命故自天子以下其命皆操自君案經言惟天子受命於天是自諸侯以下天子皆得司其子奪之權其云士受命於君士者盡乎人之辭上言君命謂君所制貴賤死生之命下命字天命所賦臣得之於君以爲命也逆命猶言所受橫逆亦命也引詩言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莊子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知其無如奈何而安之若命卽此之云逆命也程子云亂臣賊子祇見君父有不是處人之所從受命者天也引君而亢之天則凡其命之順逆受之而皆安矣孟子曰命也有性焉惟其安也注意似謂君命順以順報之君命逆以逆報之大失經旨

禮三十二

南

情欲信辭欲巧

鄭注巧謂順而說也嵩齋案陳氏集說巧當作考猶曲禮則古昔稱先王之謂玩經義情欲信辭欲巧對舉爲文巧者信之反也廣韻巧好也能也善也孟子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又云智譬則巧也凡技之精能者謂之巧辭者言之著於篇章者也易脩辭立其誠立其誠者情欲信也脩辭辭欲巧也言君子不尚辭求信其情而已至於脩辭則欲其善鄭氏兩無正詩箋云巧猶善也左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正此義注云順而說則論語所謂巧言也於經旨似未合是故不犯日月不連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鄭注日月謂冬至正月及四時也襲因也大事卜小事筮



所不違者口與牲尸也孔疏大事謂征伐出師及巡守小事若周禮筮人有九筮尚書案戴記言卜筮之用專據祭祀言之大事小事內事外事皆祭也日者剛柔之分月者孟仲之異犯亦違也曲禮大饗不問卜鄭注祀五帝於明堂太宰祀五帝率執事卜日監田呂氏因據大司樂冬至夏至言之郊特牲所謂周之始郊日以至是也而郊特牲即承以卜郊之文是冬至郊亦卜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卜郊左傳譏其非禮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常祀之卜牲卜日皆卜也注云大事卜小事筮而大卜大祭祀命龜小事泄卜鄭注小事泄卜代宗伯以大祭祀宗伯泄卜也是小事亦用卜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而此與曲禮兩言卜筮不相襲各依事

禮三十二

圭

言之特牲少牢禮竝有筮日筮尸之文知祭祀用卜用筮以事大小爲之程大夫士之祭亦小事也月有常日有剛柔而旬之遠近一依於卜筮經文錯綜言之未宜拘守一說后稷之祀見詩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鄭注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恭儉者之祭易備也孔疏言后稷生存之時於四郊之兆域祭祀於天事皆合禮庶無罪過悔恨迄至於今文武而王天下尚書案凡經引詩斷章取義以釋經旨而已惟此一章承上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取證生民之什又推闡詩人立言之意以贊美之詩序生民尊祖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日兆祀者推言子

孫受祿之由原其所始以迄於今其祿之被於子孫遠矣庶無罪悔若尙不敢幾幸其能然其辭之恭也求無罪悔而已不敢遽徼福於天其欲之儉也富與福通惟恭以儉以是祈天永命而受福無疆故曰后稷之祀易富也疏意失之太遠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

鄭注天子無筮謂不伐出師若巡守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尚書案禮天子諸侯有守龜藏之龜室龜人掌之謂之守龜者明征伐巡狩不以行然據周禮龜人秋取龜春攻龜筮人上春相筮鄭注龜歲易疑所謂守龜者別爲一物如大誥所云遺我大寶龜金縢所云即命于元龜自在龜人所掌六龜之外諸侯有守筮當亦如

禮三十二

圭

此項氏安世云筮櫝不出國是以有守筮據此則天子無筮當謂無守筮蓋筮人所掌歲易之諸侯守筮則不易也天子有守龜無筮諸侯有守筮則不得有守龜可知諸侯之有守龜禮之失也天子守龜故筮可以出境諸侯守筮故筮不出疏以無筮爲無徒筮似尙未達經旨



緇衣

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鄭注危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則言行相應也嵩燾案危猶危戾之危淮南齊俗訓爭爲危辨久積而不決鄭注考工記舊與爪不相危危行危言謂言行相乖戾也王氏述聞危讀爲詭詭者違也反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謂言行相違也淮南主術篇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漢書董仲舒傳有所詭於天之理高誘顏注竝曰詭違也古字詭與危通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

禮三十三

十一

書詭作危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李斯傳今高有邪佚之名危反之行危反即詭反賈子傳職篇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淮南齊俗篇禮樂相詭服制相反詭亦反也引證極詳詭危字通正謂言行相違戾與危高義無取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鄭注儀當爲義言臣義事君則行也援引也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以其所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之嵩燾案此承上文下難知則君長勞爲說所以難知者煩辭說行使人君不能辨知而多煩考察之力君之所以示人好惡而已臣之所以答君言行而已言行二者一以所行爲之式不尙言也而行必

考其所成其所不及不援引附會以自多也言必徵其所信其所不知不煩瀆游衍以自誣也不勞謂無煩考察之力下難知而君長勞易知則不勞矣臣儀行就臣身言之不引不及以爲及不强不知以爲知則行皆可爲法而君自信之無責難於君意

大臣不親百姓不甯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

鄭注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孔疏引沈氏云大臣離貳不與上相親政教煩苛百姓不甯是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所致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肯爲君治職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也嵩燾案君所與圖政者大臣

禮三十三

十一

也大臣不相親信則人皆得撓其權而政令不一民無適從不甯者望不屬而趨向無所取準也不治謂大臣不安其位不安其位則所治之事亦必不能適宜而左右近習之臣皆得以罔上行私相比而爲惡此卽中庸敬大臣則不眩之旨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謂待之不以忠敬而既任之以政勢位固隆必積而爲猜疑此百姓之所以不甯也疏意尤無當經旨

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

鄭注民難卒論嵩燾案閉於人卽禮運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之意鄙心者私心也人各挾其私心而深閉固拒不欲人窺見之閉於人者拚閉於人前也是以謂之民隱人君勤求民



隱而敬以臨之不敢縱己以拂民之欲亦不敢枉道以徇人之私也

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孔疏此論君民相須當案后林葉氏引漢詔君者心也民猶肢體肢體傷則心惜恒正用此經意然以文義求之體從心者也而心非體亦無以致其用民從君者也而君非民亦無以施其功視聽言動體之用也其必依於禮則心也體從心而順之而心之德以全視聽言動之有妄亦心之道之以從妄也而體有虧即心之曠缺多矣故爲心之利病者體也而操利病之權以授之體者仍心之爲之也或全或傷體不任功過也則知所謂傷者心先累焉而體乃從而累之也外

禮三十三

三

至之患之以累吾體者皆心之累而無待外防也君之於民亦若是而已矣

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

鄭注質猶少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當案多識可以擇取正不必以少爲貴藍田呂氏云質正也不敢信己質眾人之所同然後用之曲禮疑事無質鄭注質成也少儀無身質言語皆謂證成其言多志即多識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鄭司農云志猶記也保章氏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鄭注志古文識識記也檀弓公西赤爲志焉公明儀爲志焉鄭注志謂章識志識字通多聞多識仍須懷之事物正之師友擇善而從之守者服膺弗失親者切己體察略而行之謂得其要略

也博雅略治也要也淮南本經訓其言略而循理高誘注略約要也義疏多聞多識者學之博質而守之親之擇之精略而行之所謂守之約也注意恐誤

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鄭注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君子不以身留此人當案注意未分明陳氏集說言人有私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於己義疏引子思不受鼎肉孟子不爲貨取爲證史記秦本紀臣誠私利祿爵且留謂爲利祿羈留如陳氏說則直不受惠耳然禮朋友有通財之義孟子固曰周之亦可受也是私惠亦君子所弗絕經言君子不自留爲施惠者言也孟子分

禮三十三

四

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私惠謂以私意相周不歸德者不因私惠所及而以德歸之是以君子有所施不自存留於心而引之以爲德也受人之私惠而不以爲德則曲禮之云務施報者爲忤矣恐非禮意也

苟有衣必見其敝

鄭注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當案釋文引庾蔚之注敝隱敝也敝敝字通周禮弓人長其畏而薄其敝鄭注敝讀爲蔽塞之蔽疏謂人所握持手蔽之處漢書東方朔傳主自執宰敝膝顏師古注敝讀爲蔽白虎通衣者隱也類篇衣象覆二人之形故衣取蔽形而已車之有軾人所憑也有車則必乘而憑之有衣則必服之服之而體固必有敝矣明衣



所以章身也此與郊特牲玉藻冠而敝之之敝皆通爲蔽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

鄭注寡讀爲願聲之誤也嵩齋案鄭據中庸言願行行願言而其實言行交相爲成不容相飾言之飾常失之過行之飾常失之不及美惡在行而所以張而大之飾而小之者皆言爲之也故欲言行之不相飾惟寡其言而專致其力於行則信孚於已矣信者言行相成而無所飾之謂也注讀寡爲願意味反淺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鄭注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民將立

禮三十三

五

以爲正言放倣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純或爲煩嵩齋案經引古文尙書兌命之文而變易其字句凡傳記引經斷章取義有用其辭而意或忤者有會其意而文不必相準者此以惡德當無恆所云民立而正事者約兌命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厥攸居政事惟醑爲之辭言民所以有立賴上之正其事而已古文尙書作黷於祭祀此云純而祭祀證之經傳多以緣爲純如尙書顧命之黼純綴純畫純元粉純周禮司几筵之黼純粉純畫純績純儀禮既夕之緇純深衣之純以纁純以青純以素皆訓爲緣此假純爲緣飾之若謂緣飾其文以施之祭祀廣雅黷狎也狎者不敬而緣飾之以爲名所以成乎狎也兌命言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戒

高宗之黷祀此引其語以事煩當無恆以事神當卜筮當據所引經文以求通其義未容以意儗之

禮三十三

六

禮記質疑卷三十三終



禮記質疑卷三十四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璩著

奔喪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

鄭注未得行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孔疏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私喪廢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則人代已也嵩燾案據下文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於又哭於三哭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如初聞喪不得奔喪特詳其儀則此之成服而後行以別於上文問故又哭盡哀遂行謂不能遽行耳問喪親始死難斯徒跣扱上衽奔喪見星而行見星而

禮三十四

十

舍不及成服一依親始死之儀惟其遽也若聞喪不即行則由括髮袒而襲經由散帶垂而紼帶而成服既衰有餘力行之而猶常服扱衽非所安也故曰成服而後行明非聞喪即行而但埃之成服而已則行猶遽也注謂以君命有爲恐誤聘禮有私喪則哭於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眾介先衰而從之使眾介先爲反命也而必埃之終事而後歸並無成服待而之文疏申鄭意殆又失之

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紼帶反位

鄭注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已殯者位在下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過日節於是可也不散帶者不見尸極嵩燾案問喪親始死難斯徒

跣筴纓去冠徒跣去履始喪之儀也括髮則並筴纓去之成服而後冠此始聞親喪當亦筴纓見喪則括髮視小斂時注意已成服喪服未成服素委貌深衣深衣常服扱衽而已素委貌之制於禮無徵問喪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是故三日成服喪冠衰裳於是乎成也安得有素委貌爲親始死之冠哉案鄭注問喪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筴纓括髮爲士喪禮直經下本在左散帶垂牡麻經右本在上亦散帶垂雜記凡異居聞兄弟之喪其始麻散帶經似散帶垂亦始喪之服既夕記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紼帶既殯主人說髦三日絞垂案喪服傳絞帶經帶也是散帶爲麻之未成繩者故其本可辨且經下本垂之牡麻經上本垂其末括髮則絞其帶不垂

禮三十四

十一

成服而奔喪見殯視小斂括髮而後襲經絞帶小斂之節也後絞垂又哭三哭而成服則又哭當視大斂其始聞喪已哭盡哀不能以始見賓之括髮當始喪之節明矣注意於此恐均失之案奔喪禮問親喪遂行故此之云襲經絞帶者用小斂之儀而亦賅成服言之其云殯東西面坐是成服卽於殯所也於此不當分未成服已成服爲言注意亦恐未允

免麻于序東

鄭注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嵩燾案喪服傳齊衰以下牡麻經小功以下緇麻帶經此云麻通五服言之雜記凡異居聞兄弟之喪其始麻散帶經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成經則絞帶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謂散



帶垂至較垂凡三日也奔兄弟之喪與父母有聞矣故有不散帶者雜記之云服麻卽散帶也上文明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是雖父母之喪未能卽奔亦當爲位成服齊衰以下可知成服亦散帶而後較此云免麻爲未成服者言也奔喪見殯視小斂襲經免麻小斂之節也注謂不至喪所無改服則下文聞喪未得奔喪固有襲經較帶之文何爲無改服也

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鄭注又哭三哭不袒哀戚已久殺之也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爲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末期

禮三十四

三

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孔疏三日成服謂來奔喪後三日通奔日爲四日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成服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當案注意非也奔喪始至哭括髮袒視小斂爲始聞喪而哭雖斯徒跪無待象始死之節也明日又哭明日三哭成服專爲奔喪者言之既殯而有朝夕哭奔喪者亦卽位哭不待言也至不及殯則已逾卒哭之期矣三日成服如在殯之儀而始至初哭又哭必兼朝夕蓋已徹朝夕哭奔喪者猶於此致其哀焉故通爲五哭其以三日成服爲節則同也下文聞喪不得奔喪亦通三日成服爲五哭爲成服之前二日竝有朝夕哭也

案鄭注於此云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未可

以此止似皆未達經旨下文明有三禮文簡括在善讀者之自通之凡括髮必袒不言袒者文略下文齊衰以下不及殯又哭三哭皆免袒成踊又云除喪而后歸則之墓括髮袒經輕若齊衰以下遠若除喪猶袒喪禮括髮爲重而袒爲輕括髮無不袒者鄭注乃云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齊衰又哭三哭皆言袒衍字也於此殆失之誣矣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卽位袒成踊襲拜實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鄭注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始聞喪之處齊衰已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

禮三十四

四

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當案注意非也上文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較帶卽位此云齊衰已下非親喪以別於爲母之齊衰也三日五哭自親喪至齊衰已下皆然成服之朝一哭猶之三哭也通始至哭又哭朝夕爲五鄭注誤以三日五哭卒爲急奔喪不知此正承上聞喪不得奔喪而通言齊衰已下之儀無爲父母不待急奔喪齊衰已下反急奔喪之理三日五哭成服云五哭卒者齊衰已下至成服而事畢下文成服拜實正申足此意言卽位成服之後更無拜實之事也注謂亦明日成服則是三日五哭之後始成服拜實與前云成服之朝爲四哭者亦自爲抵牾矣



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鄭注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往容待僭也  
嵩齋案上節凡爲位非親喪齊衰已下皆卽位承上聞喪不  
得奔喪乃爲位爲文而云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眾主人  
兄弟皆出門哭止似謂兄弟在他邦聞喪不得奔喪則親且  
長者一人爲主眾兄弟皆就其家哭所爲位者兄弟之親且  
長者也眾兄弟相去遠則自成服而仍往哭諸其家禮之以  
親親爲義也斯亦仁之至也疑此經無奔外喪之文篇首奔  
父兄之喪已云若不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齊衰已下之喪又  
更不必言也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

禮三十四

五

識於野張帷

孔疏檀弓師吾哭諸寢與此異熊氏云檀弓殷禮此周法也  
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亦  
異代禮也此母黨在寢逸奔喪禮母黨在廟者皇氏云母在  
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  
寢者是慈母繼母之黨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  
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是父之友與爲師同嵩齋案此與檀  
弓之文各據一端言之凡爲廟者宗所繫也母妻之黨不繫  
於宗故於寢學記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於廟門之  
外尊師以况親必於外者不以師之戚戚其祖也凡私親之  
以義合者皆當哭於寢師友道一也哭師於寢亦正也檀弓

有殯而哭遠兄弟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是父之黨  
亦哭於寢云側室者以避殯也檀弓又云妻之昆弟爲父後  
者哭之適室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同一  
哭寢而所哭之室又各不同禮之所以準乎情與義之宜也  
疏引檀弓與此異文而據以爲異代之禮似失經旨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  
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登祖

鄭注大夫哭諸侯哭其舊君不敢拜賓避爲主也與諸侯爲  
兄弟族親婚姻在異國者嵩齋案喪服大記君之喪子大夫  
寢門之外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子大夫之哭君並同大夫  
於君所輯杖則以避君也服同而不以杖亢君爲不敢主君

禮三十四

六

之喪也凡非主喪不拜賓賓謂他國之君若大夫來弔者其  
出使他國亦然爲位成服而不拜賓避君也兩言不敢拜賓  
相承爲文注謂大夫哭諸侯爲哭舊君恐誤與諸侯爲兄弟  
通謂他國之君襄公十二年左傳凡諸侯之喪同姓於宗廟  
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臨於廟必爲位以哭云爲位者諸  
侯相與臨喪之禮也注謂族親婚姻在異國者亦誤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鄭注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嵩齋案士喪禮君使  
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致命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先入北面爲成踊也其後云卽位踊復  
位踊皆北面凡踊在宮則鄉殯在墓則鄉墓經明言從主人



而踊則是主人至墓北面先踊而弔者乃與之拾踊注謂主人墓左西面西面者主人拜賓之儀非至墓成踊之儀也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鄭注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子主之不同從父昆弟之後裔肅案喪服小記父不主庶子之喪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是父所主者適子之喪庶子則否經文約略言之而據喪服父在爲母期父卒爲母三年是子之服一統於父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大功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父所不主者子亦不敢主也父卒而後得申其私經言父爲主猶喪服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君

禮三十四

七

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所謂子統於父也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則各爲其母若妻子皆得遂其私恩也親同不同二者竝謂昆弟以下無喪主者昆弟之有子者各主其喪無子則昆弟之長者主之注云宗子謂嫡子也據儀禮喪服傳昆弟期無嫡昆弟庶昆弟之別於宗子之義無取經明言長者親者亦各視其長與親爲之主而已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鄭注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肅案喪服傳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嫂叔本無服者也爲父後者之於出母降而無服者也逸喪禮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

者麻則正婦叔之服也族姑姊妹嫁者遞降而至於無服則其情固疏矣兄弟之無服者不相爲位而族姑姊妹嫁者獨推及無服之親恐非禮意也

禮三十四

八

禮記質疑卷三十四終



禮記質疑卷三十五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問喪

親始死難斯

鄭注難斯當爲舛纒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舛纒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緇頭舛纒之存象也嵩燾案內則櫛緇舛纒所以理髮而約之漢時謂之櫛說文髮有巾曰櫛方言覆結謂之櫛巾急就篇注櫛者緇髮之巾後漢輿服志古者有冠無櫛秦加武將首飾爲絳帟其後稍作類題漢輿續其類卻擇之施巾連題卻覆之今喪櫛是其制也似櫛因帟爲名漸崇其屋加耳其制略與冠同而別以巾覆髮急

禮三十五

十一

就篇注巾者一幅之巾所以裹髮是也注云邪巾緇頭蓋卽所謂喪櫛後漢西南夷傳哀牢夷有緇獸廣志緇色蒼白緇頭猶言帟首謂之緇者其色蒼白此因冠有櫛而爲喪櫛蓋漢制如此與舛纒之約髮者全別注以邪巾緇頭爲舛纒之存象非也

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

鄭注爵踊足不絕地嵩燾案爵踊猶言雀躍說文踊跳也跳躍也躍迅也僖公二十八年左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杜注距躍超越也曲踊踊也六書故大爲躍小爲踊躍去其所踊不離其所以踊躍皆絕地踊猶今之頓足哭謂之爵踊者雀行雙足踊惟其身輕而踊數不如男子之頓地有聲也注謂

足不絕地恐誤

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悵焉悵焉悵焉心絕志悲而已矣

孔疏以其不可復見故反哭之時哭泣辟踊盡哀而休止也嵩燾案此段文義痛絕不可復見言並親之柩所以藏形者亦不復見也哭踊之節盡哀而止言其外著之容悵悵悲絕不能自勝言其內蘊之心容之哀有盡而心無窮也

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

鄭注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嵩燾案古冠皆有舛纒以約髮親始死去冠而舛纒小斂去舛纒而括髮三日成服而後冠因以布約束其髮用之以代舛纒免冠而約髮之

禮三十五

十二

布外見因謂之免免者免冠也惟斬衰齊衰有免以代舛纒故假免爲之名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三年傳曰總六升斬衰之冠六升齊衰之冠七升布總六升視斬衰之冠則免之爲斬衰齊衰者亦當各視其冠玉藻當事免謂免冠也其非去冠而加免明矣免以代舛纒云免狀如冠者非也

喪服小記

然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

鄭注將踊先祖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爲一爾嵩燾案免以代冠禿者冠矣何爲不免也蓋免所以約髮禿者無髮則免無所施當遂去冠而袒踊故謂之不備禮若以其不能免並踊袒去之是廢禮矣此各據



一端言之注意非也

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鄭注不冠者猶未冠也總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總服也嵩齋案不冠者之所服猶言去冠以免將事也童子不冠總角而已無待以免約髮當室而有總服則喪冠備矣有喪冠必施免雜記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童子爲喪主於時可以冠故曰當室當室而服及總一以成人之禮行之其免宜也注意似未分明

禮三十五

三

禮記質疑卷三十五終

禮記質疑卷三十六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服問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鄭注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嵩齋案此於喪服無明文據喪服總麻章姑之子鄭注外兄弟也舅之子鄭注內兄弟也傳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外兄弟總麻妻爲夫之外兄弟無服不應公子之妻反爲之制服喪服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功夫之姑姊妹婦小功爲夫之昆弟無服而夫之姑姊妹小功夫之昆弟之女子子既嫁猶大功同爲從服而恩有所及則服爲之加重以此推之夫

禮三十六

一

爲姑之子總妻爲姑之女子子亦當服總所謂外兄弟者姑之女子子也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皆服大功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公子爲姑之子尊不同者則無服而妻自服總注以外祖父母從母當外兄弟非所以爲名矣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

鄭注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經期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爲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衰八升凡齊衰既葬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廬衰也孔疏廬者謂七升父之衰也嵩齋案間傳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卒哭受服去麻帶易葛帶而首經不易期而小祥除首經而要經不除間傳據爲父斬衰爲母疏衰言之而期喪無明文喪服父卒則爲母三年父在爲母期此云三年之喪既練期喪既葬練葬同時其卒已及九月得爲母申三年之服期喪之不爲母明矣喪服婦人有葛經男子無葛經而自期以下竝不詳除經之文大功章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小功章卽葛五月而殯服大功牡麻經無受小功操麻帶經五月準此以推期喪既葬不當除經故仍三年之葛帶而服期之麻經注云葛經誤其功衰則前後喪竝同雜記有父母之喪尙功衰又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正謂既練而服功衰受以大功七升齊衰既葬亦受以大功七升喪服記於斬衰

禮三十一

二

云衰三升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於齊衰云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三年之喪既練再受服齊衰既葬一受服所受竝同服其功衰蓋兼言之注通八升九升爲言疏專繫之父衰七升竝誤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鄭注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差之宜也孔疏大功既葬者首經四寸有餘若娶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經既纓細相似不得爲五分去一爲帶之差故首經與期之經五寸有餘進與期之既葬同也高齋案喪服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正服之衰八升與齊衰受服同所受皆功衰也

經云有期之喪既葬有大功之喪兩有字緊承三年之喪既練爲文蓋此三者同爲功衰而首經與所受之葛帶固有不同是以期喪既葬受葛猶之練服也而練服爲重既練除首經齊衰既葬首經不除故服期之經大功之喪牡麻經而大功之麻與三年既練之葛同亦猶之練服也而練服爲重其首經則已除矣故亦服大功之經間傳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爲此三者麻葛同既練受葛而喪固重齊衰既葬亦受葛而屈於練服但服練服之葛而已間傳所謂輕者包是也齊衰之經大功之經竝以加之練冠間傳所謂重者特是也微有異者大功始喪麻葛重而反服其故葛帶亦與期喪既葬同也注於

禮三十一

三

此云經期之經似誤合期之喪既葬與此爲一事疏遂以大功既葬首服葛經爲言且謂進與期之喪既葬同大功既葬受小功之服不與此爲類安得與期之既葬同鄭意大功與衰喪竝疏乃引大功以進於齊衰亦全失鄭意矣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孔疏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竝留之合糾爲帶高齋案下文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加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是所謂三年之葛主首經言之言除練冠加大功之經而假三年之葛爲之辭耳雜記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正是此義上文明言三年之喪既練有期之喪既葬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有大功之喪亦如之間傳輕者包重者特所謂重者



首經也所謂輕者髮經也斬衰之葛與齊衰大功之麻皆兼服之無變葛之文所變者易練冠而首經而已疏以大功麻帶爲言與上下文義皆自相抵牾矣

殯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殯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殯則否

鄭注謂大功之親爲殯在總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男子爲大功之殯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總麻當案喪服云其長殯皆九月其中殯七月蓋皆齊衰之服降而大功者下殯小功五月經明言殯長中變三年之喪正謂大功之殯服殯服大功牡麻經無受既葬而麻帶經終其殯服之月數三年之葛亦據既練言之故曰變未及

禮三十

四

練而三年之經不除不得云變也其要經仍麻葛重所謂輕者包也經意大功三月卽葛而殯服無受不卽葛長殯則終九月中殯則終七月下殯則否正謂小功不變葛也鄭以大功之親爲殯在總小功者言之則文義全不能明喪服傳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下爲殯服小功不及中殯言也注謂男子爲大功之殯服小功婦人爲服總麻凡爲殯服降一等無婦人降大功而總之理似皆未免經外求義也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

鄭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當案周禮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鄭注同姓之女謂之內宗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而內宰云佐后使治內外命婦鄭注內命

婦九嬪世婦女御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喪大記內命婦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鄭注外宗姑姊妹之女疑姑姊妹之女不當從外命婦堂上外宗當謂大夫士妻之未受命者而凡卿大夫妻之爲命婦皆可統之於外宗喪服爲夫之君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內宗外宗之於君夫人視卿大夫之妻當有異故特著之此之外宗之爲君正喪服爲夫之君期者是也不當專主外親之婦言之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君所服也

鄭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孔疏近臣

禮三十

五

謂閭寺之屬貴臣不服此諸臣賤者隨君之服也喪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若不爲後則爲母無服當案春秋之義君母卒稱夫人葬稱小君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傳以爲隱公之母左傳以爲桓公之母而於惠公皆不爲夫人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僖公之母成風也宣公八年夫人熊氏薨宣公之母頃熊也襄公四年夫人姒氏薨襄公之母定姒也案公羊傳昭公十二年夫人歸氏薨昭公之母齊歸也案穀梁傳宣公十五年姒氏薨穀梁傳妾辭也哀公之母也案定公七年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逾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是年五月定公薨七月定姒薨哀公未卽位不得尊其母爲夫



人春秋書妣氏薨書葬定妣是赴且成喪矣此當以公羊傳義爲正隱五年考仲子之宮穀梁傳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旣成之爲夫人必不以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總之例論矣喪服慈母如母齊衰三年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小功慈母者父命以爲母者也君子子則適也鄭注喪服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爲母三年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總厭於父也疏云不爲父後爲其母無服未詳所據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旣葬除之則固重於總矣鄭云唯君所服伸君也準諸公羊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例是庶子爲君稱其母夫人自得爲其母服疏引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總以釋鄭氏伸君之義大誤近臣卽貴臣朝

禮三十

六

夕在君側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鄭云右者驂乘不得謂之賤臣僕驂乘亦近君固知近臣之卽爲貴臣也疏竝失之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

鄭注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孔疏已有不杖齊衰則稅去齊衰經猶不去也若杖齊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以差次約之大功非但稅衰亦免去其經也嵩簫案喪服爲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昆弟妾爲女君婦爲舅姑皆不杖而服固重經云無免經專爲父母之喪言之齊衰以下衰稍殺矣稅衰者脫去前衰後負板及左右之辟領非能易其衰裳爲吉服也喪大記大夫士旣葬公政入於家旣卒哭升經帶金革之事無

辟也三年之喪旣葬而服公政而經帶不易齊衰以下之喪則時有之是以入公門有稅衰之文不能概之父母之喪也經義無杖不杖之分注於此未免添設

禮三十

七



間傳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

鄭注議謂陳說非時事也嵩燾案此下第五節言既虞卒哭則此容貌聲音語言飲食四者皆據始喪言之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所謂言議喪次之言議也似不宜遽陳說非時事言者言其事也議則論其事之所以然樂則又更暢言之唯對言議樂五者祇據一事言其處斷之有詳略也

禮三十七

去麻服葛葛帶三重

鄭注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嵩燾案喪服苴經大搨去五分一以爲帶鄭注盈手曰搨中人之搨圍九寸五分去一得七寸二分卒哭變葛帶亦五分去一得五寸七分有奇士喪禮苴經大搨要經小焉散帶垂牡麻經亦散帶垂既夕記小斂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喪服傳絞帶者繩帶也絞謂糾合之葛帶成幅亦準五寸七分有奇之葛裁爲三幅合縫之爲帶曰葛帶三重葛之成幅者也與絞帶自別鄭以四糾釋之恐誤

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鄭注易服謂爲從喪所變也嵩燾案經方言卒哭以後受服

之節尚未及後喪變服事下云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始推言變服之等差除服者除重者釋上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之文既練除經之節也易服者易輕者釋上去麻服葛葛帶三重之文卒哭受服易葛帶之節也婦人則易服所以易輕者以重者不可兼而輕者可兼故爲之制使人見所易之葛知其斬衰之已及卒哭及練而又有新喪加之麻亦可辨知其爲齊衰大功之喪也聖人定爲喪服之制原是如此而此之云易服則尚未及後喪變服之節也

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鄭注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

禮三十七

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既練已下言大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齊衰之喪以下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言兩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已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也孔疏兼服之者男子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



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嵩齋案斬衰卒哭受服與齊衰同既練受服與大功同齊衰卒哭受服亦與大功同而男子之帶婦人之經有易葛之文喪服或重或兼服則凡兼有齊衰大功之喪者皆可辨而知之男人重首經婦人重要經斬衰之喪重於齊衰齊衰之喪重於大功輕者不能以抗重者故曰重者特男子輕者帶經婦人輕者首經既皆已易葛矣而後喪之麻可以加於葛於此兼服之故曰輕者包其或言包或言重者何也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而齊衰四升與所受服不相準則齊衰之帶可以包葛玉篇包裹也卒哭葛帶加布

禮三十七

三

帶其上若包裹之也既練受以成布七升而大功七升麻葛正相準曰重者成布之數適相當也男子既練首經除矣婦人既練要經除矣則各經大功之經亦所謂重者特也檀弓婦人不葛帶服重者有除無變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皆無變注意析麻葛爲二通舉葛經葛帶言之又云兼服之者明有經有帶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期已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似謂斬衰首經不易葛齊衰已下易葛疏據檀弓婦人不葛帶謂婦人獨不易葛多生轉轉無當經旨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鄭注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已下則於上皆無易

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主爲大功之殯長中言之嵩齋案鄭據服問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與此文忤故假殯服爲言雜記有三年之練冠以大功之麻易之服問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所謂變者易冠而經約略爲之辭耳服問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爲小功總輕不得加於練服當事而免又嫌於無服故仍加小功之經其要經之麻葛同者自可以兼服之兼服與上輕者包及麻葛重異文包也重也謂服之重者麻葛並施大功以下服輕矣前喪之葛後喪之麻相去無幾服問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施之當事而已不以變前服也經故曰兼服之服重者

禮三十七

四

則易輕者也大功重於小功則易小功之麻小功重於總則易總之麻而或大功將除而有小功之服小功將除而有總之服則小功總重而大功小功之卽葛者又輕此與服問之義正兩相成注意恐失之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三年同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鄭注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嵩燾案復生者復生人之常理居處飲食衣服以漸而復常所謂節也據喪服小記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凡年以見歲爲期儀禮士虞記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玩儀禮之文祥禫同月既禫而可以吉祭矣而不得遽遷廟遷廟而後有配少牢禮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其妃配未遷廟

禮三十八

十

則附食祖廟不言配也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後寢吉祭者吉禫也禫而遷廟始正禫廟之名案士虞記吉祭猶未配遷廟也不遷廟則亦不遷行吉祭經喪至禫而畢而寢處之文略標其義在讀者之善通之而已節至吉祭而始復固不限以二十五月也而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禮之不易者也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父在爲母期伸其餘月以盡其哀與士虞記之中月而禫又別一義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

鄭注言惡人薄於恩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嵩燾案注意訓患爲惡則將由夫三字語氣與下不相類荀子禮論作愚陋

邪淫之人王氏述聞愚字與古文患字作患者相似故愚誤爲患又脫陋字荀子禮論篇然而從之作然而縱之縱讀爲故縱之縱下文然而遂之言遂君子之心此言縱小人之心中縱之則爲禽獸矣羣居不亂言鳥獸自爲羣不相索亂人而禽獸生理自亂禽獸亦不與羣人焉能與同羣哉極言以絕之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

鄭注何以有降至於期也謂爲人後者父在爲母也嵩燾案至親以期斷若喪服爲祖父母爲世父母叔父母爲妻爲昆弟爲眾子爲昆弟之子皆至親也加隆則再期而爲父母三年殺則爲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總麻三月喪服小記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期則四時備矣隆殺之節以是爲之準故曰至親以期斷孔疏以注未盡經意而云至親以期斷明一時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專就除喪言之亦未盡

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鄭注焉猶然嵩燾案孔疏言子既加隆於父母故然使倍之似於辭義爲不順王氏經傳釋詞焉猶於是也乃也則也徵引甚備據淮南時則訓天子焉使乘舟高誘注焉猶於也其注呂覽云焉猶於此僖公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云晉焉作轅田焉作州兵亦云晉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爲令晉無公族焉墨子魯問篇公輸子

禮三十八

二



自魯南游楚焉始作舟戰之器親士篇分議者延延而支荀者洛洛焉足以長生保國凡云焉皆通作於是緩言之曰於是急言之曰焉焉使倍猶言於是使倍期也焉使弗及猶言於是使弗及期也訓焉爲然於義未合

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

孔疏三年一閏是三年取象於一閏天地一期物終是一期取象於一周九月象陽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月象五行三月象天地一時而氣變此五服之節皆以法天地也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之一歲情意改變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亦逐人情而減殺是中取則於人嵩齋案三者並承上至親以期斷言天地人往復之幾以期爲之節

禮三十八

三

也天有溫涼寒暑地有生長收藏人有舒慘啟閉歲之一周天行地運履端更始而人事之應以動者亦皆以復其常此喪服之所以因時爲隆降也疏於此析言之恐未合經意

禮記質疑卷三十八終

禮記質疑卷三十九

思賢講舍中華書局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深衣

鄭注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孔疏長衣以素緣若以布緣則曰麻衣嵩燾案喪服記麻衣緣緣鄭注麻衣小功布深衣其雜記注云麻衣白布深衣鄭風詩箋云麻衣深衣麻者布也深者所以爲衣之式也吉服自朝服以上及喪服之衰皆有裳無緣惟深衣有緣麻衣緣緣蓋喪服之深衣與吉服異緣者其間深衣之緣又各視其父母以爲純纁純青純素之別如下文所記具父母大父母及孤子之衣純是也深衣長衣隨事爲名玉藻長中纁

禮三十九

十

揅尺所謂長者卽深衣也郊特牲纁黼丹朱中衣唐風詩傳引以釋素衣朱襮之義是中衣亦有緣冕弁服之中衣上覆以裳深衣無裳其揅中衣以尺爲節故亦名長衣鄭注雜記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證之禮經實無其文雜記之云麻衣布衰則猶衰服也其云練冠長衣則猶練服也同爲深衣而衰服各別未宜執一以論之

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鄭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續或爲裕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要或爲優孔疏衽謂深衣之裳以下闕上狹謂之衽要縫謂要中之縫下畔一丈四尺四寸要縫半之七尺二寸凡布廣二



尺二寸以四寸爲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分爲六寸減六寸以益下上二幅一尺二寸下一幅二尺四寸嵩案續衽鉤邊與玉藻衽當旁之文兩相備要縫半下與玉藻縫齊倍要之文互相成凡冕弁服衣及裳皆正幅而裳之前後幅不相屬故衣兩旁皆有衽以下揜裳際鄭注玉藻衽屬衣垂而放之蓋別爲一幅垂於衣之左右喪服記衽二尺有五寸鄭注衽以揜裳際者是也說文衽衣袷也袷交衽也衣袷謂之衽則此深衣之衽也於冕服謂之袷昭十一年左傳衣有袷杜注袷領會言領相交會處也亦曰袷玉藻及此經之袷深衣之交領也曲禮之袷兼言冕服袷袷字通冕服正幅袷下及帶說文袷帶所結也謂帶所結處通名爲袷其左右兩衽自垂於

禮三十九

二

衣旁深衣無兩旁揜裳際之衽而前袷斜交以收合於右遂通袷爲衽說文所謂交衽者是也續衽謂與裳相屬正以衽者下揜裳際因據其以左揜右而名之衽廣韵鉤曲也鉤邊謂袷斜交而曲下與冕服之正幅者異玉藻所謂衽當旁蓋冕服由交領直下深衣曲下而收合於右當旁者當衣右之一旁也案鄭注鉤邊若今曲裾蓋漢制衣袷相交處以一幅布屬於後曰後裾又謂之向前曰曲裾若今之小袷曲裾者曲抱向前鉤邊者類鉤邊肖其形當旁著其用故曰兩斜交向右似不當爲一類鉤邊肖其形當旁著其用故曰兩相備續衽則衣裳相連短長之度以要爲準由要而上達之領下屬之齊適得其半要縫半下據要言縫齊倍要據下齊言蓋雖上下相屬而猶存衣裳之遺每幅中裁而縫合之要縫得衣之半下齊之視要與要之視領相倍也故曰互相成

舊注似皆失之

又案鄭注喪服祭服朝服辟積無算顏師古漢書相如傳注辟積猶今之幫褶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幅二尺二寸以孔疏四寸爲縫準之前除交縫一尺二寸得五尺四寸後除交縫一尺六寸得七尺二寸合計之得一丈二尺六寸故須辟積之使與身相稱深衣無辟積而斜裁六幅之布削上而益下齊下乃至廣一丈四尺四寸何以適體而便趨走乎詳玩注意要縫半下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蓋謂衣前後四幅得八尺八寸除交縫一尺六寸得七尺二寸三分之減其一分得四尺八寸以其一分益下齊得九尺六寸所謂縫齊倍要也深衣所以異於冕弁服者惟其便也無衣裳之分故於上幅

禮三十九

主

削下下幅削上使足以固要而寬其下以爲容然九尺六寸之齊下垂於地固非所以取便也疏乃以下闊一丈四尺四寸爲說朱子深衣圖考因之而古制乃益茫然矣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鄭注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嵩案臂上下各尺二寸與衣幅廣二尺二寸者不相當反詘之義終不能明蓋人身由背脊至肘者長於由肘至手袂縫別爲一幅與衣之正幅相屬而縫合其左右各二寸案袂緣屬之幅孔疏據純袂緣純邊廣各其長蓋三尺六寸以中人身臂計之長短不必適均而袂幅各視其肘以爲節反屈之及肘併衣之正幅與袂幅通計以



所謂處及肘爲袂之長短也由肘而上達於背下及於指以當袂之適中處則下揜手有餘一以人身爲準而不強制其長短以爲一成之式所以取便也疏謂衣幅二尺二寸身脊至肩尺一寸至臂又尺一寸是衣幅得覆及臂今又屬袂於衣故反謂其袂得及於肘誠然則袂幅與正幅有定制不當以反謂及肘定袂之長短矣鄭注嘗臂中爲節語自分明疏恐失之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

鄭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孔疏每幅交解爲二是十二幅也高齋案裳六幅而析爲十二於禮無徵凡裳通前後七幅而有辟積深衣無裳之可名聯合上下爲一故無辟

禮三十九

四

積而以六幅上殺之以益下又析六幅爲十二幅而仍以裳名之似失深衣之義下文明言完且弗費析六幅爲十二裁合參差幾同裋褐則非完也縫紵之功倍於冕服則非弗費也經云制十二幅自通衣言之而獨據其下之象裳者紉爲十二幅之制顛倒割裂勉強求合證之禮經無其文考之先王之典章亦無其義十二幅者衣前後各四幅上二幅通前後聯屬之左右袂爲二幅亦通前後相屬而自分陰陽凡前六幅象陽後六幅象陰陰陽十二律以應十有二月通深衣前後求之而陰陽十二月之義備焉曰制者明深衣上下通凡正幅而稍縫之前後可見者凡十有二幅也自鄭注失其義而司馬文正公及朱子各仿其制爲之當時見爲說異實

亦非古制也

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鄭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高齋案說文袷衣無絮廣韵袷複衣一曰曲領也杜注左傳袷領之會也領之會處曰交領禮經多假袷爲袷會與合皆取相交義說文袷衣領袷衣袷袷交袷袷相交曰袷在領曰袷鄭注曲禮袷交領也注玉藻袷曲領也惟深衣有曲領玉藻之袷二寸正襟深衣言之由領向右曲下曰曲領斜殺而屬之要曰鉤邊其曲處直折而下曲袷如矩專就折處爲言適當胸旁故曰抱方似不得爲方領也下齊如權衡以應平前後四幅通平裳之有辟積不能平也而裁爲一丈四尺四寸之齊其廣倍要幅旁曳而委於地何以云平用此知疏義之必不然也

禮三十九

五

純袷緣純邊廣各寸半

鄭注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惟袷廣二寸高齋案玉藻袷二尺袷尺二寸緣廣寸半鄭注郊特牲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而唐風詩箋云繡黼以爲領丹朱以爲緣毛傳素衣朱緣領也亦云朱繡似朱爲領而加繡黼說文繡黼領也袷者交領袷二寸領亦二寸繡黼所以爲領緣也注云袷廣二寸專據領緣言之恐誤冕服無緣而有袷襲袷則中衣外見故中衣有緣深衣無袷襲之分自領以下皆有緣所以爲飾也證之禮經亦無表裏皆緣之文檀弓鹿裘衡長袷袷之



襖則反出其袪而裏外見深衣之袂胡下而收合其袪尺二寸是不能反出也尤不應緣其裏經云袂緣邊三者皆純緣注緣也既夕禮緣紳緇緇純注飾裳在幅曰紳在下曰緇純衣曰純深衣通衣裳爲一邊卽所謂在幅緣卽所謂在下廣各寸半與玉藻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同文注於此以表裏各寸半爲言似未免以意擬之

禮三十九

禮記質疑卷三十九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投壺

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鄭注司射奉中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嵩燾案鄉射記射自楹間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似射皆南面而鄉射禮言設楫中庭南設中楫西當西序南東面則是中設於西階下東面以射者西面故也投壺禮同於射而布武則射廣而投壺狹故可設中階上鄭注奉之西階上北面專爲奉以升階言之然下有投矢設中之文而不言壺所置處疑亞正當階北面鄉射禮司射兼挾乘矢升自西階北面司射

禮四十

賓黨也宜自西階主人自升阼階以投矢於賓投壺之親投矢與射禮異鄭注據射禮爲說非也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孔疏主人見賓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於是賓主人皆來兩楹之間南面主人授矢於賓復歸阼階上北面拜送矢賓亦歸西階上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嵩燾案曰辟者記禮者之辭言所以般還爲辟其拜也疏據曰字爲賓主人之辭大射禮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君有命徹幕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大夫皆辟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客辟受几於筵前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公食大夫禮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辟者所以



爲禮也安得於此復有禮辭熊氏安生云曰辟者是贊者來辭告主人及賓投壺禮備賓及主人自相投受尤不得有贊者之辭失之愈遠矣

順投爲入比投不釋

鄭注比投不捨也孔疏比頻也賓主投壺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喜悅而已頻投爲廢案鄉射禮取弓矢拾鄭注拾更也下云三耦拾取矢言更取矢也又云既拾取乘矢言更取四矢也又云司射作拾取矢言司射復命之更取矢也大射禮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上射橫弓卻手自弓下取壺个下射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既拾取矢捆之兼挾乘矢是取矢亦各與其耦更取之儀禮云上射既發挾矢而后

禮四十

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發者上射既發挾弓矢而立而后下射射凡四發皆然士喪禮男女更踊謂之拾踊曲禮左右足更升謂之拾級下文拾投注亦云拾更也廣韻比並也韓詩外傳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挾行也言上下相比並比投謂賓主並投兩矢並發則中者與不中者不辨爲誰何之矢故不爲之釋算注云比投不捨也語極明曉疏乃以頻投釋之亦稍失注意矣

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鄭注馬勝算也孔疏立馬謂取算以爲馬表勝數也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而成但勝偶未必得三得二卽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爲廢案下文賓

黨於右主黨於左射者比三耦以三爲節投壺亦以三爲節而通以賓黨主黨分左右每投四矢取其鈞也是以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四矢而有奇數則勝負見矣一投而釋一算四投畢而立一馬釋算以行罰爵立馬以行慶爵明分二事三馬既立謂三耦具投而一行慶爵勝者在前列者在後曰一馬從二馬一勝則立一馬二不勝則此一勝之馬退居二馬之後不用以爲勝算所謂請慶多馬馬多者乃得行慶爵也舉二馬而三馬可知矣鄭併馬與算爲一疏遂言取算以爲馬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而云禮以三而成似失經旨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禮四十

主

鄭注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孔疏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一爲肅案鄉射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而鄉射禮命大師奏騶虞間若一奏騶虞以射大射禮命大師奏狸首間若一奏狸首以射下並云三耦卒射大夫眾賓繼射是所謂歌五終三耦及眾耦相間皆取應樂節也似儀禮鄉飲燕射皆有樂無以樂節疏數詔大師之文騶虞狸首采蘋采芡皆所以爲射節每歌必五終而大射禮云奏狸首是專以狸首爲節也因以詔之大師言每耦間射一以狸首爲節似不得爲歌詩疏數之節也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



鄭注司射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於純下一算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嵩案鄭所引射禮之文此經下云正爵既行請立馬是每投畢一行罰爵而后立一馬與射禮稍異每耦八算實主各得四算二算爲純一算爲奇如四投四入得四算曰二純一不入得三算曰二純一奇二不入得二算曰一純三不入得一算曰一奇勝者二算則司射告曰某賢於某一純勝者一算則告曰某賢於某一奇勝者三算則告曰某賢於某一純一奇各據一耦言之案疏云若有奇數則曰奇數畢假令九數則曰九奇大誤數畢而行罰爵因爲勝者立一馬射禮先比三耦以次及眾耦卒

禮四十

四

射而後視算故鄉射記曰箭等八十蓋每射極之十耦左右各得二十純至十純則縮而委之而橫其餘純於下委其總數而比次其餘數以較勝負也卒射而飲不勝者而勝者之慶爵不行射之所以終於讓也投壺兼行慶罰因有立馬之文未宜據射禮釋之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

鄭注馬各直其算言當其所釋算時也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併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嵩案馬各直其算謂賓及主人左右視算爲勝者立馬當所釋之算前以表識之也各者分左右言之注謂當釋算時據經文正爵既行請立馬知當在眾耦卒射之後

非釋算時也一勝而立一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馬多爲勝馬少爲負一馬從二馬負者亦從而慶之而不敢有爭心二馬自勝一馬不待併負者之一馬以自益勝者一負而不爲屈負者一勝而亦不相蒙何爲掄而有之以求多乎注云其一勝者併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非經義也

算多少視其坐

鄭注算用當視坐投壺者眾寡爲數也嵩案鄉射記箭等八十舉成數而言鄭注略以十耦爲正實全數也而要以人數之多寡爲置算之數射禮算亦名籌別於矢也投壺籌算異物而籌亦名矢比於射也

毋讎毋敖

禮四十

五

鄭注讎敖慢也嵩案此戒侍立執事者僭立踰言皆以事言不應以敖慢爲戒僭立踰言亦即是慢爾雅釋詁讎大也郭注引詩亂如此讎又云讎龐有也郭注引詩遂讎大東今詩作遂荒大東荒亦大也說文讎覆也亦不當爲慢疑讎當爲讎廣韻讎誘詞也案方氏析疑讎當作讎音同而讎蓋投壺中者宜辨以助勢讎並荒烏切義亦可敖當爲嗽荀子疆國篇百姓讎敖楊倬注喧也讎嗽正作謹敖皆戒其多言之意無讎者本無言而誘之使言無敖者揚其聲言之近於讎也毋踰言越位而與人言投壺習禮冠士使者童子並當在弟子之列左右執事惟戒其讎故身容一而言容三於此不得有敖慢之戒

鼓半魯鼓半辟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



孔疏每一圖點則一擊每方點則一擊鼓頻有圖點則頻擊鼓頻有方點則頻擊鼓案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應鼓在其東一建鼓在西階南朔鼓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東鄭注擊小鼓先擊小後擊大朔始也應鼓應朔擊也是先擊者西擊也其連擊者西擊始而應鼓應之其收聲亦必以應鼓亦東西相應此當通大射禮求之案儀禮鄉射大射日不鼓不釋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鼓即樂節也鄭於大射禮云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即此魯鼓辭鼓之辨投壺之鼓半射節

禮四十

本

禮記質疑卷四十終

質疑卷四十一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備行

衣逢掖之衣

鄭注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孔疏大夫以上侈袂朝祭之服不禪庶人禪今孔子禪與庶人同袂大與庶人異嵩燾案王氏肅謂逢掖之衣即深衣其說確不可易疏云大夫侈袂鄭注周禮司服之文據雜記凡弁經其袂侈袂鄭注弁經弔服袂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因是據爲大夫之侈袂似於禮無徵喪服記衣二尺有二寸袂尺二寸鄭注衣二尺二寸所謂袂中也通言衣制並無

禮四十

本

大夫士之分士喪禮禭者以禭則必有裳喪大記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褻衣褻衣大斂君褻衣褻衣又云衣必有裳袍必有表不禪蓋惟斂衣爲然朝祭之服無明文玉藻續爲繭緇爲袍禪爲緇帛爲褻深衣之制有是四者亦不必庶人皆禪而餘否也逢掖即深衣之袂應規鄭注所謂胡下是也逢縫字通逢其當掖處則袂侈雜記之云侈袂亦猶是也似不當專以大袂禪衣爲訓

備有衣冠中動作懷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

鄭注如慢如僞言之不愾恒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孔疏已讓此大物辭貌寬緩如傲慢然讓小物如似詐僞亦謂寬緩



不急切行大事時形貌似有畏懼行小事時如有慙愧嵩齋案難進易退如孟子之言進以禮退以義則此之云動作兼出處辭受言之大讓小讓大則小則對待爲文說文則等畫物也謂定其等差爲界畫玉篇則法也凡制度品式皆曰則此云如威如愧正據品式言之大讓辭而不受意若慢之小讓辭而后受若偽飾然此言辭受之節也大則品式尊嚴無敢褻視者故如威小則小心抑畏若有所怍而不敢承故如愧此言出處之節也鄭注兼釋之疏遂分大物小物大事小事爲言非也

儒有居處齊難

鄭注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嵩齋案注意迂回張子云難者恭

禮四十一

慎也語較明直王氏述聞難讀爲難說文難敬也徐鉉傳曰今詩作煥小雅楚茨篇我孔熯矣毛傳煥敬也爾雅同煥難難聲相近故字相通其實難字亦自具戒慎意商書其難其慎論語爲之難皆言勉強自檢飭莊敬而勉強自持所謂齊難也下文言必信行必中正兩必字亦即董子勉強學問勉強行道之義

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

鄭注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關訟嵩齋案注意非也經言倘豫有如此者祇是隨遇而安意此身綽然有以自處所歷之地不足以累之所謂倘豫也不爭言不與天地陰陽爭一身之休咎地有險易地之常也山行乘櫟泥行乘橈順其

常而已天有寒暑天之常也冬日衣裘夏日衣葛順其常而已推極人事之萬變一以常應之險夷豐悴無與於心而何爭焉二語深雋猶周秦諸子之寓言也疏據以爲與人爭恐失之

其近人有如此者

孔疏其親近於人如此嵩齋案君子之近人非求與人近也近人承上易祿言伊尹之樂道是難得也子思之操使是難畜也難得者出處之大節難畜者辭受之大閑君子於此可謂遠人矣而先勞後祿實與人以可近所寶所祈與其所謂富者一求之已而無所資於人已與人兩無歎故近人流言不極

禮四十一

鄭注不極不問所從出也嵩齋案淮南精神訓賤之而弗惜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高誘注極急也謂急求之意流言不極者流言加於其身不急求其故也所從出在人不急求其故則所以致流言者亦不一置念祇是強忍之意呂氏大臨言儒行之文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此所謂特立尤近於戰國游俠之爲非儒者之言也雖有暴政不更其所

孔疏雖有暴政不改其志操迥然自成立也嵩齋案所如詩之獻于公所謂所處之地也言有忠信之德禮義之行而將之以仁義無所處而不宜不更其所即素患難行乎患難意但能邦無道免於刑戮於暴政何歎焉諸葛公曰此中足士



大夫遨遊何必故鄉所以自立在己而已雖有暴政不足以攬其心疏云不改其志操者非也

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

鄭注起居猶舉事動作孔疏比黨之民共危之而行事舉動終能伸己之志謀不變易也嵩憲案經言身可危志不可奪舉事動作屬之身者疏謂行事能伸己之志謀恐非鄭意伊川當崇甯時追取出身以來文字其所在著書令監司伺察朱子當慶元時有偽學之禁而其後卒爲百世楷則可謂能伸其志者志立於不可奪而事不必其集謀不期於成績久而其志業終顯著於天下此節如程子朱子足以當之

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

禮四十一

四

鄭注忠信之美美忠信者也優游之法法和柔者也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眾人小合也孔疏見人忠信則美之見人和柔則法之嵩憲案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是行己大段工夫慕賢容眾毀方瓦合是接人大段工夫忠信蘊之心者優游從容有餘之意是發之外者法謂一身之法度慕賢容眾所以待人主存心言毀方瓦合所以處人主臨事言瓦之體方而用員其圭角四出者非瓦之所以爲用也以其員爲用而受眾瓦與之比合以成覆屋之功其相比合至密且周矣而各自相體不相膠結故曰瓦合毀者除也言瓦本方而用以覆屋以上承棟而下極於甍無有罅漏之存則惟其用之員而其方者自在而固不以爲用故曰毀方舊注似皆

失之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趨而翹之又

不急爲也

鄭注趨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己有善言正行則觀色錄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爲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嵩憲案注意極害道孟子所謂穿窬之類也漢世儒者於此尙少析義之功澡身浴德君子以洗心退藏於密而尤悔不生孟子固曰歸潔其身而已矣此言儒者之仕自飭其躬而不相獎以言陳言而伏請自隱藏其事君也於其事之未形靜而正之昭德塞違納之軌物之中而使不自知於其事之已著略而舉之談言微中不迫爲之程而使之自悟守約而施博言近而指遠斯惟有德者能之

禮四十一

五

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

鄭注不臨深而爲高臨眾不以已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爲多謀事不以己小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眾不自重愛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已志也嵩憲案鄭注非也儒者之言行惟務其實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謂不援引傳會以成其說世治君相皆賢其志可以行焉而一出之詳審無喜事立功之心世亂其志不行而確然有以內信於心而不自疑沮此皆儒者守道之義

博學以知服



鄭注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孔疏謂知服畏

先代賢人嵩案說文服用也廣韻服用也行也習也國風

窮寐思服鄭箋服事也大雅昭載嗣服毛傳服事也言博學

以知所當行之事博學則聞見廣義理明其於身之所服習

必有以知其方矣似不爲畏服之義

雖分國如錙銖

鄭注八兩曰錙嵩案說文錙六銖也風俗通六銖爲錙倍

錙則錙倍錙則兩韻會八銖曰錙錙銖二字相連言輕微也

楊倞注荀子八兩曰錙高誘注淮南子六兩曰錙玉篇亦云

八兩爲錙皆沿鄭說似當以從說文爲正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

禮四十一

本

鄭注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歡喜失節之貌充或爲統嵩

案隕者穫之反充者詘之反二字異義猶得失損益之分

富貴貧賤皆外至者也於己無與忽而貧賤焉而吾自若也

忽而富貴焉而吾自若也無加損於其心以此見富貴之驕

人與貧賤者之驕人皆失也隕穫充詘皆言憂喜失常意當

分兩義釋之案凡處貧賤戚焉而已凡處富貴驕焉而已惟

富貴貧賤之交睦於心與其驕至於此變易其

常度而不自知隕穫充詘忽喜

忽懼由其心之榮惑無主也

禮記質疑卷四十一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二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大學

大學之道

孔疏鄭目錄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嵩燾案大

學二字始見大戴禮保傅篇尙書大傳十有三年入小學二

十入大學白虎通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戴記亦多言大

學之義易傳太初篇大學天子之所自學也古之教者必於

學自天子諸侯及大夫元士之子皆有入學之儀而王制言

天子曰辟雍祭義又言天子設四學陸氏佃云南成均北上

庠東東序西瞽宗辟雍最居中總名曰大學學記言大學之

禮四十二

教具其事也案學記言學樂學詩學禮以王制禮在瞽宗言

書在上庠之文推之詩禮三者皆當異學

大學之法詳其義也而由入學以至小成大成推及於化民

成俗乃謂之大學之道道者所以行也推大學之精義於明

明德親民二者以發明聖人立學之原人才之所以成風俗

之所以厚一本之於學於篇首揭之曰大學之道明乎始終

條理之畢具於是也鄭注博學可以爲政亦淺之乎論學矣

在止於至善

孔疏言大學之道在於此三事嵩燾案聖人之學成已成物

而已而功莫大於成物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

覺覺後覺一物之未遂其生一人之未復其性聖人有弗安

焉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大學之道兼成己成



物二者而成物之功用一皆所以自明其明德而無待外求故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常疑朱子言三綱領所謂止至善者虛爲之名而無其實孔疏於此直據爲三事意當謂大學之道以明德親民爲綱而此二者又必止於至善三言在者聖人立學之旨歸不越是也庶爲得之

致知在格物

鄭注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嵩齋案鄭意似以致知爲前一層事物隨感而來乃所以爲知之至說文格木長也段氏注云引申之長必有所至故釋詁曰格至也尙書格于上下格于藝祖格于皇天格于上

禮四十二

二

帝是也此接於彼曰至彼接於此曰來尙書格爾眾庶格爾眾是也說文至部云不上去而至下來也至與來同訓故鄭注於此云格來也來至均有止意故廢閣亦謂之格格者限也物有所限而遂止也大學明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物與事自別意心身家國天下物也誠正修齊治平事也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爲物其義皆有所極其行之也皆有其程格者窮極其所以然推類至義之盡而仍不踰其則朱子章句精矣而訓物爲事猶循鄭注終有未協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孔疏其所薄者厚謂已既與彼輕薄欲望所薄之處以厚重報已未有此事也厚之與薄皆以身爲本也嵩齋案經旨並

無報施之義厚薄字又從本末字上推進一層本所重也故曰厚末所輕也故曰薄其本既厚而後推而放之合內外之道以措之宜而其末之宜薄者亦同歸於厚所厚者身也所薄者一身之推也其云薄云厚則功用之所暨而效之所由成也祇是申足上意無推及報施之說疏恐失之

湯之盤銘曰

孔疏湯沐浴之盤刻銘爲戒嵩齋案說文槃承槃也內則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特牲禮尸盥匱水實於槃中蓋凡盥以匱沃水以槃承之故曰承槃承槃盥器日必用之說文沐濯髮也浴灑身也濯髮灑身不必日日爲之內則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三日五日則其功亦有間矣似與銘辭之言

禮四十二

三

日新者無當知此必爲盥槃非沐浴之盤也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情而辟焉

鄭注之通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情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修與否可自知也嵩齋案鄭意觀人以喻諸己孔疏又推言眾人亦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情於我疑此爲修身齊家之事向內一層工夫已自檢點入細至此而喜怒哀樂之發與家人相爲交接而偏私稍介乎儀容驕逸或形於動靜必有窺乎其微而知其身之動未適於道者多也大學自正心而後皆就情之發用處言之情者人與人所以相接之機



也由一身而推之天下好惡盡之矣一家之近隨處感發有不能盡之於好惡者是以體之愈密而察之愈微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情皆其所以施之人者也而以身謹其機鄭注借人喻己於修身齊家之義相去恐遠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孔疏人謂君子君子所惡者凶惡之事今乃愛好凶惡是好人之所惡也君子所好仁義善道今乃惡此仁義善道是惡人之所好也嵩齋案好惡即承上能愛人能惡人言之明用入之道一準諸天下之公義凡公好公惡之顯見於天下者君子不敢私焉所謂爵入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惟其公也人者極乎天下之詞也孟子國人皆曰賢國人

禮四十二

四

皆曰可殺然後察之是也疏朱之泥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孔疏大道謂所由行孝悌仁義之大道也嵩齋案此章發端言絜矩之道絜之以好惡而已好惡極之天下惟用人理財二者足以盡之此大道字與上絜矩之道緊相呼應其中三言得失微分三段結束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結上好惡之義好惡者通詞也得失之機繫於君心之好惡此所以爲絜矩之道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結上理財之義此云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結上用人之義而忠信驕泰字又實爲全章之總結言此絜矩之道非徒絜之以好惡也必有忠信之實以行之忠信者道之所以行也疏云孝悌仁義

由行忠信以得之則出孝悌仁義字若與此章大旨全不相涉而其所謂忠信者又若別爲一事朱子云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二語何等精透漢儒之言義理安從望見其肩項哉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鄭注其爲誠然如己府庫之財爲己有也孔疏又爲人君作管管如人君有府庫之財必還爲所用也嵩齋案鄭意以府庫財與上仁義並舉爲不類故假借以明之而經意歸重用入理財二者惟仁義而後能有其財也集注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成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三語相承而下至爲明晰案鄭注君行仁義則其臣必義下字統臣民而言鄭

禮四十二

五

專以屬之

臣亦誤 說文庫兵器所藏帑金帛所藏府文書所藏曲禮

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注府謂寶藏貨財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又曲禮六府同日府而水土器貨所司不同月令五庫同日庫而金鐵皮革所貯亦不同周禮大府玉府內府外府皆理財之官而掌庫無聞是分言之則府庫異用專言之則府庫通爲貨賄出入之司也

畜馬乘

鄭注謂以士初試爲大夫也孔疏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嵩齋案說文駟一乘也周禮校人注鄭司農云四匹曰乘爲疏所本疑此云馬乘以車乘言之左傳哀公十七年渾良夫乘衷甸兩牡孔疏衷中也駟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許脊毛養



皆云天子之大夫得駕四諸侯大夫惟駕二無四哀公二十七年陳成子設乘車兩馬杜注乘車兩馬大夫服史記孔子世家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知此馬乘當爲車馬疏云乘四馬者非也

又案左傳襄二十五年惟卿備百邑杜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孔疏引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方十里也坊記疏引司馬法四邑爲邱出馬一匹四邱爲甸出長轂一乘而云據司馬法之文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鄭注小司徒甸之言乘也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又引司馬法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三十家馬一匹通十爲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易訟卦

禮四十二

本

其邑人三百戶正義引鄭注小國下大夫之制論語駢邑三百鄭注云此齊下大夫之制以此準之則下大夫采地一成者得有馬乘坊記家富不過百乘百乘當得采地百里采地之至大者鄭注以畜馬乘爲初試爲大夫百乘之家爲有采地似與古制不合

伐冰之家

鄭注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嵩燕案士喪禮賜冰用夷槃可也是士喪亦得賜冰左傳昭四年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杜注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孔疏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是用冰亦不專主喪祭伐冰之家似謂大夫以上得自藏冰而伐之

申豐所謂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皆用冰一國之大用冰者多矣或不必要盡頒之君也

彼爲善之

鄭注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嵩燕案鄭意上下兩善字皆據君身言之疑此所云善者卽上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二語切實歸宿處所謂亡國之君自賢其臣是也彼誠信小人之爲善而後使爲國家其好惡固有蔽焉而因不勝其私念之動而從而善之蓄害既至而猶不悟利之所趨天下賢賢焉莫能言其故雖有善者周旋其間何救於危亡哉朱子論語集注彼哉者外之之詞彼其所謂善者誠不善也而

禮四十二

七

於此疑上下有闕文亦恐誤

禮記質疑卷四十二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三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冠義

醴於客位

鄭注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醴用酒孔疏周禮適子以醴禮之庶子以酒醴之周時或有舊俗雖適子亦用酒醴之則因而行嵩燾案說文醴冠娶禮祭鄭注士冠禮酌而無酬酢曰醴疑醴者冠娶之通名致敬用醴則曰醴醴亦無酬酢也士昏禮舅姑醴婦而記云庶婦則使人醴之亦醴與醴同義段注說文疑古本作醴冠娶禮也一日祭也引宋玉高唐賦醴諸神禮太一爲醴祀之始見醴有以尊臨卑之義故以施之

禮四十三

諸神其實古者薦必有祭士冠禮祭脯醢祭醢祭酒亦可名禮祭故知醴者冠娶之通禮也詳味儀禮不醴則醴之文似醴禮隆而物簡醴禮約而物豐醴側尊一瓶醴兩瓶醴用解醴用爵醴薦脯醢則再醴兩豆兩簋三醴有乾肉折俎醴無牲醴加特豚有鼎有俎醴有祝辭有醴辭醴則始加卽薦脯醢但有醴辭就事求之醴有主人有饗賓之文而醴無之似儀禮之云醴者醴禮之加隆者也惟適子之冠以之玩下孤子庶子二義皆當用醴經不明著其例者父不在而諸父諸兄主之皆醴也故不言主人案下云冠者母不在使人受脯知此之無主人亦謂父不在也儀禮析言之而備載醴與醢之辭知用醴之尤爲盛禮也周尚文而又以物簡儀繁爲加隆要之冠禮之名醴所從

來因遠也用醴用酒各有宜也

見於母母拜之

孔疏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从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嵩燾案呂氏大臨云所薦脯醢爲醴子設非奠廟也婦人有從子之義當其冠也申斯須之敬以明從子之義未害乎母之尊也義疏引士冠禮注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俛拜昏禮婿見婦之父母主婦一拜婿答再拜主婦又拜注云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俛拜蓋禮無不答燕禮君之於臣昏禮舅姑之於婦饋食禮尸之於主人主婦嗣子舉奠無不答拜者何獨致疑於此其說至允下文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必用士相見禮再拜送贊

禮四十三

凡云見已包拜字在內見於母見於兄弟皆拜也母與兄弟拜之者答拜也凡儀禮言兄弟皆兼伯叔而言與言兄弟不同伯叔兄弟皆答拜也婦人之拜肅拜而已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鄭司農周禮注肅拜但俯下首若今揖也凡經云拜者皆通言之如拜迎拜送蓋有拜有揖而皆謂之拜其坐皆膝著席離席而立曰立不離席曰起起而俯首曰拜大祝所謂空首是也士冠禮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拜受其脯也皆肅拜若今揖孔疏執唐禮以求合於古故爲失之

元冠元端

鄭注服元冠元端異於朝也嵩燾案士冠禮筮于席門主人



朝服元冠緇帶素纁而紱皮弁服素積緇帶素纁元端服緇帶緇緹鄭注玉藻朝服元冠元端素裳是朝服元冠元端惟素裳異耳士冠禮主人及賓及摺者皆元端元端蓋士之通服其禮服則有爵弁始冠者之服從士之未仕者不能服弁惟元端常服而已士冠禮乃易服服元冠元端鄭注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恐誤冠禮三加而服爵弁先以禮服榮之乃易士之常服以成人見謂甫成人其時本未列於朝士抑不知所謂朝服者果何服也

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孔疏諸侯冠於太祖之廟故左傳云以先君之祧處之聘禮不腆先君之祧鄭注以爲始祖之廟是天子當冠於始祖廟

禮四十三

三

嵩齋案鄭注士冠禮廟謂禰廟先祖於廟言之蓋通稱也古人行禮皆於廟凡賓客之事於太廟太廟者正室也非賓客之事於禰廟聘禮公食大夫禮皆於廟而聘禮命使者朝服釋幣於禰反釋幣於門至於禰薦脯醢明非食饗皆於禰王制天子諸侯將出造乎禰郊特牲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言告于莊其之廟而來是凡卜於禰諸侯之子昏禮亦告於禰皆其例也據此冠禮正當於禰廟行之祧廟亦通辭也

禮記質疑卷四十三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四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昏義

蓋親受之於父母也

孔疏壻北面奠雁再拜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誠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誠之是壻親受之於父母也嵩燾案疏意主女之父母言之是時壻已出而女之父母自誠其女不得言壻親受士昏記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命者父也而兼母言之所以上繼父母之事也經於昏義詳壻之受昏以爲正家之本而不詳誠女之文承命以迎升堂奠雁行之女家者一以父母之命臨之文氣緊相關合孔

禮四十四

疏誤

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

鄭注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嵩燾案鄭氏此注似近迂曲夫婦有義非徒親之而已必有所事與朝夕奉事舅姑之儀知其爲義之所必盡則子所以事其父者益得所助而父子益親資於事父以事君則君臣之義正矣端本於一家而取則於天下可以由閨門之內達之朝廷和順成則家庭有法度禮儀肅則朝廷有紀綱事相豫而道實相成也厥明舅姑其饗婦以一獻之禮

鄭注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察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嵩燾案



士昏禮婦盥饋特豚卒食婦餽姑之饌徹于房中媵御餽姑  
酌之是婦饋而舅姑卒食婦又餽姑之餘無因接行饗婦之  
禮儀禮舅姑饗婦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其文甚略  
而後云歸婦俎鄭注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以特豚饋舅姑  
饗婦亦以特豚皆特殺是饋與饗自宜異日而於昏義發之  
以補儀禮之未備鄭據以爲大夫禮非也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  
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工教成祭之

鄭注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  
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嵩齋案士昏禮親迎至於廟  
門入升再拜奠雁是女嫁必於廟義疏公宮謂君之宮廟準

禮四十四

此而言則士昏婦人亦當教於廟廟三月鄭注祭之祭其所  
出之祖孔疏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廟出於君之曾祖  
則祭曾祖廟五服之親統於四世之廟親親之義也所出之  
廟已毀則各教於其宗室承毀廟爲文所謂宗室者小宗四  
世之廟室也宗子之爲大夫者統之士則於廟廟小宗四世  
無廟則於大宗之廟室臨之以祖嚴其事也教成謂遣嫁時  
祭於所出之廟以告事也鄭注君使有司告於宗子之家四  
廟之親盡則其所謂宗子之家與君爲疏屬何取乎君之告  
之至謂祖廟毀爲壇而告則經明言教成祭之爲教於所出  
之廟而後有祭女嫁而爲壇以告於遠祖於義無取於禮尤  
無徵矣

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鄭注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  
夏時也嵩齋案周禮六官皆卿而兼上大夫而自周初三公  
皆六卿兼官考工記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六卿三  
孤爲九卿三孤三公之佐猶太宰之有小宰大司徒以下之  
有小司徒故方氏慤以爲九卿兼三公數之然周禮司服公  
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卿大夫元冕鄭司農注典  
命公之孤云上公九命得置孤卿一人是孤亦卿職也六官  
之職始備於周其三公以下或兼官不必備設亦如九嬪世  
婦之以兼職爲名曲禮記禮者取以三相函之義約略爲之  
辭正不宜以名數限之鄭注疑爲夏制者非也

禮四十四

三

禮記質疑卷四十四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五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鄉飲酒義

案孔疏以鄉飲酒有四事一三年賓興賢能二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州長習射飲酒四黨正蜡祭飲酒並據周禮爲說而鄉大夫飲國中賢者於禮無徵鄭氏謂記鄉大夫飲賓於序之禮則飲國中賢者鄉飲酒之正文也鄭注儀禮又以鄉飲酒專屬之大比賓賢據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儀禮分鄉飲鄉射爲二蓋射必飲而鄉飲不必盡射燕禮者諸侯通行之禮則鄉飲酒亦卿大夫通行之禮也古者禮不下庶人惟臘祭及鄉

禮四十五

十

飲酒通行之庶人州長屬民讀法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黨正春秋祭禘索鬼神飲酒於序以正爵位其禮近之而鄉大夫三年大比以禮賓賢因舉鄉射之禮州長黨正亦皆以大比贊鄉大夫廢興則是鄉飲酒之禮宜行於鄉養老賓賢皆寓其中周禮於鄉大夫不言歲時春秋明非歲時常禮也賓介二者必以賢其餘眾賓各以齒序故曰鄉飲酒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義云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朝廷禮重故曰尊鄉飲以禮屬民而教之讓故曰和王制詳養老之禮曰國老曰庶老孔疏國老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其云養庶老於庠庠天子所以養老也而其禮通行之鄉鄉大夫主之兼取正齒位賓賢二者之義而以禮屬民使觀之謂之鄉飲

酒者獻賢能之書於王鄉大夫所有事也疏並州長黨正之屬民而析爲四事反使本義不明其鄉大夫以下之燕禮專主一人爲賓亦此義方氏析疑引尹吉甫飲御諸友而有張仲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而以堵父爲客是也禮之通及士庶人者惟此聖人固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又案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賓之鄭注眾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下云大詢於眾庶則各帥其鄉之眾寡以致於朝疑此眾寡字即據所興之賢能言之與下帥其鄉之眾寡同義所興之賢或少至一人或多至數人皆以禮賓之而以其有德而長者爲賓餘爲眾賓如詢眾庶則或從或違能與議者鄉或數人或十餘人

禮四十五

十一

皆可以眾寡稱之非盡帥其愚無知之鄉人以致於朝也知此所云眾寡必不虛屬之鄉人矣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君子

鄭注道指此禮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君子謂卿大夫士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嵩燾案王氏經義述聞以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君子十二字作一句讀謂聖人制此禮以教道鄉人君子射義曰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樂記曰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皆此文義王氏之說確不可易道兼道路引道二義馬融注論語道謂爲之政教玉篇廣韻並云理也言合鄉之人士君子理治之王氏獨謂士君子爲士大夫賓介士主人大夫大夫謂之君



子則猶承鄭注言之經云鄉人者通辭也其與於鄉飲之禮者士也君子美稱所以引而進之玩此兩節文義亦見鄉飲爲鄉人士通行之禮周禮鄉大夫卿州長中大夫黨正下大夫鄭注一以鄉人士概之而又通卿大夫謂之君子似此禮全與鄉人無涉恐未然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

鄭注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嵩齋案此經下文四面之坐象四時似此天地陰陽之象皆以坐次言之天極於西北故坐賓於西北以尊賓地極於東南故主人坐以自卑而上承賓猶地之承乎天也陰陽者日月之精之所統攝月生於西二十七日一周天至二十九日強半而與日會故以月

禮四十五

三

統日以介象月尊介也日出於東其光當月則月明背月則月暗僎者佐主人以承賓者也故象日云陰陽者又賓主之義也析言之則象天地陰陽合言之則象四時

又案鄭注古文禮僎皆作遵其注鄉飲酒禮遵者降席云今文遵爲僎蓋以儀禮有賓主人介眾賓之席而無僎者之席其後徹俎賓降席主人降席介降席遵者降席相連爲文因以遵當僎玉篇廣韻沿鄭氏之說兼收子倫切一音竟謂遵僎同字據儀禮之文推之殆未然也儀禮賓若有遵者一人舉解乃入公如賓禮大夫如介禮明謂賓屬一人舉解在獻眾賓之後酬酢之事畢矣鄉射禮遵者入門左主人獻遵者酢主人皆如賓禮入門左者賓屬也一人舉解之後爲遵者

獻以申其敬其必非輔主人之僎一也席於賓東則猶在戶西也眾賓席於賓西而遵者席於賓東所以尊之鄉射禮遵者酢主人畢主人復酢階遵者降立於賓南鄭注於此云雖遵不奪人之正禮其必非輔主人之僎二也鄉飲禮記樂作大夫不入所謂大夫卽遵者也樂作而行旅酬無以申遵者之敬故遂不入其必非輔主人之僎三也說文僎具也具其置也鄉飲禮獻賓及介及眾賓及酬賓皆主人僎無與焉謂之僎者供具以將事豈可以賓之遵者當之鄉飲禮主人一相迎於門外相者不一人此云一相卽僎者也鄉飲禮有贊者有弟子鄭注鄉飲記贊者佐助主人禮事徹俎沃盥設薦俎疑此弟子之事非贊者之事贊者兼僎言之一人揚解

禮四十五

四

二人揚解皆贊者也鄉飲義謂之僎鄉飲鄉射禮謂之相大射禮謂之摯皆此贊者之稱主人獻賓獻介獻眾賓畢而後一人舉解於賓一人當卽前之一相因遂作相爲司正而旅酬之禮行乃使二人舉解於賓介一人舉解與介對文二人舉解與眾賓對文則此舉解之一人卽相也卽鄉飲義之所謂僎也儀禮不著僎者之位蓋僎位東北旣爲司正則從賓於西階無常位也鄉飲義坐僎於東北原其始也而鄉飲記明言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則亦坐僎東北之意主人獻工而不獻僎僎者所以輔主人不待獻記所謂贊者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明獻酢之儀不及僎也而自一人舉解以後僎者之儀特繁是以有釋服息司正之文鄉飲有僎介燕射有摯



介燕及大射禮損者爲司正鄉飲鄉射禮作相爲正司知相  
卽俱無疑儀禮未明著其文而詳其儀特備鄭注以賓若有  
遵者當之證之儀禮而固不可通矣案明制鄉飲酒禮以大  
儀禮所謂賓之遵者殊失  
禮經本義由承鄭注而誤

三賓象三光也

鄭注三光三大辰也孔疏引公羊傳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爲  
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休注大火與伐所以示民時早晚天  
下取以爲正三賓眾賓也嵩齋案鄉飲酒禮主人西南面三  
拜眾賓眾賓皆答一拜主人洗爵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  
者三人眾賓獻則不拜而鄉飲記云眾賓之長一人辭洗如  
賓禮是眾賓辭洗者一人拜受者三人餘俱不拜獻安得據

禮四十五

五

眾賓之長拜受者三人以當三賓之數乎主人獻賓及介酬  
酢畢介立於賓南主人西南面拜眾賓疑眾賓之席皆東面  
北上當介席之北而稍後主人獻眾賓介遂立於賓南鄉射  
禮賓席南面東上眾賓之席繼而西而鄉射記云西序之席  
北上則或眾賓席多因繼賓席而屬於西而遂據鄉射之文  
謂眾賓三人皆席於賓西南面恐未然也三賓者賓也介也  
眾賓也賓介各一人以象日月眾賓不言數以象星自介與  
僕言之以東西相向而象日月自賓言之則月與星受光於  
日者也介與眾賓皆屬於賓以象三光義各有取不相蒙也  
賓者正也介者輔也又設眾賓以與賓介參立乎其閒故下  
云參之以三光鄭注以三賓當眾賓而避賓介以三辰當三

光而避日月恐並失之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孔疏三日成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此謂月明盡之  
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若初以朔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前月  
小則月三日乃生魄嵩齋案朱子語類書稱哉生明旁死魄  
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稱既生魄謂十六日月始闕時  
也孔疏既有月明盡而生魄之說又言月二日三日生魄何  
相戾之甚陸氏佃云成魄謂望後三日月以生明爲進生魄  
爲退退讓之事也義疏亦取其說然經言成魄非言生魄月  
晦而死魄月望而生魄以見與不見爲生死死魄則並月之  
魄而亦無能名焉至三日明生而魄始成成魄則明生明所

禮四十五

六

以爲月之用而魄其體也升堂奠爵而後行禮始升之三讓  
非所以行禮而亦禮之體也成魄者正承旁死魄爲言必至  
三日明生而後魄成也於望後之義無取記禮者以三日而  
後明生三讓而後禮行爲說略舉其義言之孔疏分二日三  
日爲生明之徵亦恐泥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孔疏四面之坐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僕東北象  
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嵩齋案鄉射禮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  
先儒據以釋鄉飲禮謂主人西面然射禮無介則亦不立僕  
故席賓南面以尊賓而主人自處西面之常位案此經下云  
賓必南鄉介  
必東鄉是賓正席介席當賓西東鄉眾賓以次皆  
東鄉四面之坐亦略言之如疏所云全與經悞矣鄉飲禮以



主人當賓以饌當介而於此發其義云四面之坐象四時也是主人之席當北面而鄉飲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則席仍西面此經所謂主人必居東方是也蓋饌立爲司正而旅酬之禮行司正傳主人之命洗解實解奠解皆有事焉無復位之文故主人常正西面之位以承乎賓四面之坐亦約略爲之辭耳下云坐賓西北坐介西南坐主人東南坐饌東北蓋據方位所在言之孔疏卽以爲坐位於是四面之坐皆側席相向明世定鄉飲酒禮因之而承誤至今矣五十者立

孔疏五十者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鄉飲酒禮取賓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五十者二豆而已嵩齋案鄉飲記立者東面

禮四十五

七

北上若有北面者東上正據五十以下立者言之其有北面者東上地或不能容則屬之南而北面也五十杖於鄉亦在老者之列而不得列於賓而立之堂下下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蓋尊老者自六十始也鄉飲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五十立者當同此禮立者無席安得有二豆之設孔疏之言未詳所據

笙入三終 開歌三終

案鄉飲禮笙入三終樂南陔白華華黍間歌三終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注於六笙詩並云今亡其義未聞詩小序華黍由儀後並云有其義而

亡其辭鄭箋以爲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亡而義猶在毛氏故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正義所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一語爲毛氏著之也劉氏敝謂亡本爲無非亡逸之亡也鄉飲酒言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言奏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辭明矣朱子詩傳因之郝氏敬又據鄉射禮奏騶虞國語金奏肆夏繁蕤肆夏爲時邁繁蕤爲執競渠爲思文皆有詩而亦言奏陳氏啟源云聲者樂也辭者詩也有聲無辭不當列之雅南陔等名篇當有取義朱子引投壺魯鼓薛鼓爲證魯鼓薛鼓無辭故冠之以國而不立篇名則但據以爲笙譜亦恐未然也疑笙詩當別有譜具列之簡中周衰失其傳遂並詩亡之耳漢

禮四十五

八

書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諸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當爲古樂譜之遺

合樂三終

案孔疏合樂三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工歌關雎則笙鶴巢歌葛覃則笙采芣歌卷耳則笙采蘋賈公彥儀禮疏云堂上有歌堂下有笙磐合奏此詩堂上歌關雎堂下亦奏關雎堂上歌鶴巢堂下亦奏鶴巢萬氏充宗云如孔疏則三終是矣而關雎鶴巢諸詩文辭有多寡音節有短長何以能合如賈疏則合樂是矣而六詩當爲六終因謂周南召南惟其所用不必同時並奏然如萬氏之說則經當如射禮記所云歌騶虞若采芣之例不當以合樂兼周南召南言之近林氏喬蔭據射禮記歌騶虞若采芣皆五終云終者樂之一成凡云



三終者每次各爲三闕不必一篇爲一終據大射禮歌鹿鳴  
管新宮竝云三終是一詩而三終也林氏之說得之然儀禮  
自云合樂三終則關雎鵲巢合而歌之自屬正解  
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孔疏鄉飲酒立三賓亦象國立三卿嵩燹案三卿者政之所  
從出也鄉飲酒禮賓介眾賓與有事焉三卿有上卿次卿下  
卿之等三賓亦猶是也鄉飲禮主人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  
受者三人主人拜送眾賓獻則不拜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是凡獻眾賓必於其席賓拜受則主人亦拜送禮成乎三眾  
賓拜受者三人明其餘不拜以示節也主人之於眾賓禮殺  
矣拜受者三人以其長爲之非義所繫也故鄉飲禮賓介皆

禮四十五

九

使能眾賓拜受者三人以長不使能禮簡也安得於眾賓中  
別立三賓之名鄉飲義之言三賓爲之立名以示等也曰賓  
曰介曰眾賓亦如三卿之有其等也

禮記質疑卷四十五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六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燹伯琛著

射義

案孔疏禮射有三一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賓射諸侯來  
朝天子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  
者燕禮非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又云大射在  
廟賓射在朝燕射在寢長樂陳氏又衍之云飲於鄉有鄉射  
會於州有州射聘禮有聘射習武有武射行軍有軍射據周  
禮大司樂大射王出入奏王夏及射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  
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太師大射帥誓而歌射節射  
人王大射以狸步張三侯司弓矢凡祭祀其射牲之弓矢澤

禮四十六

十一

其射樞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其弓矢如數車僕大射其三乏  
是周禮但有大射燕射二者之分大僕王射則贊弓矢小臣  
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祇賸賓射皆奏其鐘鼓笙師凡祭祀  
養射其其鐘笙之樂鑄師鼓其金奏之樂賓射亦如之典庸  
器設筍簋陳庸器賓射亦如之儀禮鄉射大射皆有賓則所  
云賓射者自兼大射燕射言之大宗伯所謂以賓射之禮親  
故舊朋友大射燕射皆可云賓射澤宮之射則司弓矢所云  
澤其射樞質之弓矢是也就儀禮之文求之燕禮云若射則  
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大射禮云君有命戒射宰戒百  
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燕  
射以燕爲主大射以射爲主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王位



設備依依前南鄉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是天子與畿內諸侯行射禮爲大射諸侯來朝者亦與焉司裘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皆設其鵠諸侯與其臣行射禮下及卿大夫通名大射儀禮所記卽諸侯之禮也而鄉射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獸鵠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算於鄉射兼記天子諸侯射禮則燕射之禮也卿大夫以下之射屬之於鄉別於在朝之燕射耳大射燕射皆立賓比耦故通謂之賓射鄭氏目錄云名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語最明晰而其中又有選士之射將祭澤宮

禮四十六

二

之射蓋皆推廣言之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則亦鄉射之禮也又案鄭注周禮大射爲祭祀射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其注大射禮亦云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君乃命之卽據射義爲說而於周禮儀禮之文無一合者先儒因據王制習射上功以當大射王制明言命鄉言耆老皆朝於庠蓋謂鄉射也以當大射誤矣詳考儀禮周禮之文但有大射燕射二事諸侯相朝之射若聘射皆於燕行之通謂之燕射卿大夫以下則謂之鄉射其貢士之射與澤宮選士之射不列大射燕射之中記禮者推廣言之鄭氏以當大射而禮經之文扞格不能通者多矣又案儀禮燕禮及大射禮命賓及獻酢樂作射乃立司正其

事竝同而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飲之禮所異者燕有射有不射因燕而射遂名燕射其燕禮之樂工歌笙入闌歌合樂與鄉飲同大射歌鹿鳴管新宮樂又從簡藍田呂氏直云諸侯之射必先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於儀禮之文未合周禮明分大射燕射兩事豈能合而一之據周禮大行人有饗禮有食禮而無燕禮掌客兼言饗食燕而司儀云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則燕於禮爲簡也故曰燕以示慈惠聘禮公食大夫禮皆言及廟門而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聘禮之禮賓卽饗禮也而後總言之云公於賓一食再饗燕無常數以此推之燕射於寢大射當於廟卿大夫之射皆在學鄉射記云惟君有

禮四十六

三

射於國中其餘否鄉射在鄉之學故不於國中射也大射者天子諸侯之禮孔疏云卿大夫皆具三射亦誤案大射禮宰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不及士而司射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又云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是諸侯大射之禮士皆與也其卿大夫自爲射但名鄉射而不得謂之大射也又案鄉大夫以鄉射五物詢羣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以此求之可以知聖人重射之義矣人生八年入學而有少儀弟子職諸篇約束其言動步趨之節使無敢少肆及其入太學所以調其心性習其儀容者一以禮樂之文詔之於是乎相習爲柔順而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積靡而不復能自強聖人乃急道之於射使漸習乎禮樂之中以強其志氣練其筋骨悉天下之人皆有所恃以爲歸侮



擇患之資而要依於禮樂以爲節充實光輝自然有以勝天下之用所以通祭祀燕饗而皆有事於射使相與盡志於是而以不能爲恥此聖人所以振厲人心之大用也主皮者射中之一事論語云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聖人有感於當時之專以力相尙而爲之辭先儒據以爲射之本義者非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

鄭注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以射孔疏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嵩齋案疏申鄭義非也詳味射義之文自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以上通言大射燕射及卿大夫鄉射

禮四十六

四

之義爲射義一篇之正文以下皆推廣言之云古者蓋言射之事自古爲尙所從來遠也據尙書侯以明之孔傳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下云書用識哉謂著之竹帛以識其善惡卽周禮書其德行道藝之意是以射分別善惡而書之其法自唐虞時已然王制習射尙功猶其遺意記者追溯三代之前選士之法一主於射而兩引古者以明之非但謂周禮然也孔疏據以爲成法而申論其義恐非經旨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鄭注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孔疏中多者得與於祭此謂大射也嵩齋案疏引尙書大傳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

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教三不適謂之誣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地畢正與射義之文合蓋謂諸侯貢士得其當則天子有慶不當則天子有讓與於祭不與於祭者所貢之士有慶有讓者貢士之君也射者射爲諸侯又據諸侯言之下文文明分兩項與此互相發明兩引古者通言射之重如此而引申其義以明之孔疏據爲大射誤

四正具舉

鄭注四正正爵四行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嵩齋案儀禮大射燕射並宰夫爲主人其行爵有獻

禮四十六

五

有酢有酬無專以獻爲正爵之文大射獻士在射後燕射獻士在射前其儀又各別此詩言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實兼士言之而獻止於大夫不當據此爲義近林氏喬蔭云射人職樂以騶虞九節五正樂以狸首七節三正樂以采芣樂以采蘋五節二正皆繫於樂不繫於侯蓋正者樂之闕也樂之每闕爲成而小成曰終大成曰正鄉飲禮所謂正樂備也天子之禮不可見儀禮大射諸侯禮也工歌鹿鳴管新宮及射而奏狸首此諸侯之三正也鄉射合二南而奏騶虞此大夫士之二正也推之天子五正蓋升歌一正笙入二正間歌三正合樂四正及射而奏騶虞是爲五正此云四正具舉卽升歌笙入間歌合樂四者樂之正歌既備可以行射事卽大射儀



樂既作而立司正安賓司射請射時也此後以樂志射更有  
一正是爲五正正與節相聯統繫於樂九節七節五節者樂  
節疏數之差五正三正二正者則其用樂多寡之等也下云  
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林氏之說允矣

與爲人後者不入

案鄭注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  
貪財也尚書案鄭氏此注古無其事訓與爲奇文義亦極迂  
曲劉氏敞云與爲人後者庶子而奪其宗則纂其祖也嫡子  
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  
昭穆也異姓而後於人則背其姓也周衰此等蓋多仲由之  
所惡也爲人後當兼此諸義言之其應立爲後者不在此列

禮四十六

鄭氏求其說而不得遂有奇出爲後之文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

鄭注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解者古者於旅也語孔疏引鄉射  
禮司馬反爲司正君使二人舉解於賓與大夫以當公罔之  
裘序點二人舉解之節尚書案鄉射禮將射比耦司正爲司  
馬卒射司馬反爲司正二人舉解徹俎乃羞無算爵鄭注鄉  
飲酒無算爵無算樂盡歡而止其時賓且出而始擇賓疑非  
事也經明言射至司馬謂始立司馬時也鄉射比耦司馬誘  
射子路延射即儀禮之誘射也射者升堂司馬揚弓司射進  
與司馬交於階前命射曰無射獲無獵獲公罔之裘序點之  
揚解即儀禮二人之命射也揚解當爲揚弓之誤此舉聖人

鄉射之禮延射命射皆有辭以徵射以觀德之實  
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

鄭注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尚書案經言射己之鵠兼君臣  
父子言之其非專言擇士之射明矣鄭意以前言射宮之禮  
有射爲諸侯之文遂比合爲一事此申上射爲諸侯之義據  
天子大射言之禮射之大者也射之爲言釋也方言射之時  
各釋己之志射中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皆其志之所存  
也梓人祭侯之辭曰惟若女宰侯無或若女不宰侯不屬於  
王所故抗而射女射之張侯其義蓋取諸此記禮者以射爲  
釋己之志推廣言之立義絕精朱子疑射中爲諸侯不中不  
得爲諸侯之語難信亦失之拘矣

禮四十六

七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  
於射宮

鄭注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皆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  
宮課中否也尚書案春秋昭公八年穀梁傳禽雖多天子取  
三十焉其餘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  
射而不中則不得禽尚書大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  
卿大夫相與射也中也雖不中也取不中也雖中也不取禽  
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據  
此則習射於澤者射所獲之禽也既得禽而後射於射宮司  
弓矢云澤其射堪質之弓矢鄭注樹樵以爲射正疑質通  
塾匠人置塾以縣鄭云塾古文桌樹八尺之桌以縣正之樹



樞爲臬而繫禽其上但取中爲義以爲與祭不與祭之準明  
 夫射而中者揖讓之儀能不失其節也而亦取其强有力以  
 勝事此就射義推廣言之亦古者貴射之一義也鄭氏據此  
 爲正文其誤久矣案周禮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樞  
 質者鄭注樹樞以爲射正試弓習武也故  
 書樞爲鞬圍師射則充樞質鄭注杜子春讀樞爲齊人言鈇  
 樞之樞樞質所射者習射處玩鄭意謂樞質所以習射良然  
 然司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餘惟射牲射樞質二者其異於  
 射之比耦張侯可知而於樞質之義言之未詳爾雅釋宮樞  
 謂之棲郭注斫木櫝也詩商頌方斲是虔鄭箋正斲於樞上  
 玉篇樞斫木櫝也櫝樞也史記范雎傳臣之胸不足以當樞  
 質裴駰注樞筮樞也質剡刀也是樞者所以爲藉斫木剡斨  
 並用之而於射無取穀梁傳昭公八年以葛覆質以爲檠范  
 甯注質樞也檠也檠門中臬似樞堅木可以爲臬韻譜櫝柎  
 也說文柎闌足也樹木爲臬下承以柎澤宮射已獲之禽獸  
 懸之於樞以爲的耳淮南兵略訓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  
 中高誘注格射之樞質的準也又沿周禮之文以樞質當射  
 格其實樞質者圍師以剡斨之木充之非射格也鄭注云質  
 正也射侯懸正爲的樞質立木爲臬取用各別樞質固不得

有正也通考禮經  
之文自能盡其義

禮四十六

又案周禮司弓矢有射澤之文而澤宮選士之說不著於經鄭氏以大射當射宮選士之射允爲無徵孔疏以大夫三射皆具士無臣祭無所擇故無大射少牢饋食禮則大夫之祭也亦竝無擇士以射之文射人職祭祀則贊射牲證之尙書大傳似澤宮之射卽射牲之禮國語云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是禘郊大祭天子亦與其云選士者若太宰宗伯之屬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大司樂之屬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員數甚繁不盡與祭故於射選之以供戒具薦羞眡滌濯及諸宿懸展聲之類其助祭之諸侯贊祭之太宰詔相及攝王后薦豆籩之宗伯皆與射牲之禮而固不

待選也鄭氏據射義張大之辭遂以大射當之承誤至今無有據禮經之文以正其失者此云進爵紕地又沿上文貢土之文連類及之天子之士亦卽諸侯歲所貢之士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鄭注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飲射爵者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嵩叢案鄭注於經義似祇看得一層方氏愨云揖讓而升堂復下而飲不勝則材養不材之意也材養不材仁之道也君子當仁不讓於此安得不爭王氏謂求勝人而害之者小人之事也求勝人而養之者君子之事也與末節辭養之義相應射之所以飲不勝亦聖人制義之精也自故男子生以下雜引之以明射義之精微又此章之餘義

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

禮四十六

九

鄭注畫曰正棲皮曰鵠嵩燾案正與鵠二事棲皮與畫又屬二義朱子中庸注作畫布曰正衛氏集說因之則又與棲皮爲一義周禮司裘王大射其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其麋侯皆設其鵠梓人爲侯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下云張皮侯而棲鵠張五采之侯張獸侯不云棲鵠是則大射張皮侯乃設鵠其不設鵠者鄉射記所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卽鄭注周禮所謂質正也而注射人之五正三正二正又云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緣然則五采之侯其正亦五采也



禮經所記別無證據鄉射記云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是侯身二丈而中一丈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鄭注天子侯中丈八尺則鵠六尺鄉射記鄉侯中十尺鵠蓋三尺三寸有奇疑中卽所謂白質赤質者侯中之中謂之正鄭眾馬融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毛詩齊風傳亦云二尺曰正小爾雅云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中者謂之鵠賈逵則云四尺曰正鵠居其內禮經皆無明文似鄭氏爲得之而所云畫曰正者又主五色爲五正疑正卽質也畫獸其旁而空其中曰質射人云九節五正七節三正五節二正皆謂樂節不得更有五色爲五正如鄭氏所云也

禮記卷四十六

禮記質疑卷四十六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七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燕義

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

鄭注卒皆讀爲倅諸子副代父者也嵩燾案說文隸人給事者爲卒鄭注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云故書倅爲率說文無倅字鄭司農訓爲副倅鄭遂據國子爲公卿大夫士之副貳言之竊恐未然周禮師氏教國子以德行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以藝屬之司徒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注游無官師者此教國子之事也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作其徒役之事邦有大事作宮眾則令之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鄭云士

禮記卷四十七

庶子王宮諸吏之適庶子此庶子宿衛王宮之事也故屬之太宰諸子掌國子之倅而屬之司馬必非若師氏保氏之事教國子所云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合其卒伍置其有司蓋爲國子之徒卒言也文王世子敘庶子之職而云若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此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周禮謂之國子皆公族也庶子所領之國子蓋公族子弟之無爵位者其云別其等親疏之序也其云正其位公卿大夫士庶子之次也公卿大夫士之子領於庶子而屬之太子太子守國者也庶子率國子以其徒卒致於太子疑卽文王世子守於公宮之義爲公族子弟之領於庶子者故司馬不得征也古者卒伍皆發之民司徒之職會萬民之卒伍凡起



徒役家一人而以其餘爲羨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民者若後世之丁壯籍其名以供軍餘子者羨丁也以供役所謂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即合民與餘子計之國子之卒各發之於其族屬存游卒者就司徒所任之人數選取而別籍之爲游卒以待國子之徵發而使之就學以習射進者登諸庶子之版以待用退者除名也

又案儀禮大射儀獻賓獻公獻卿及射畢獻服不氏皆庶子設折俎公祭庶子贊授肺司馬請徹庶子正徹公俎其後旅酬獻庶子如獻士之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竝同燕禮而大射儀敘庶子之事爲詳疑此段當列射義之末所以推

禮四十七

二

廣言之言自公卿大夫士庶子之游倅皆使之入學以習於射蓋射者武事也聖人防民氣之器也以禮樂化其氣質而和其心性又惡民氣之靡也立之射以便其手足而強其筋骨使之務於強而仍以禮樂行之此聖人之精義也合國子之游卒盡習於射而合其卒伍置其有司舉宗族之無事者皆可備甲兵之用亦所以推明習射之本義所重在射而已不繫乎庶子之事也芮氏城謂此與燕禮無與當刪之而於射義關繫甚大知必爲兩章之錯簡矣

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

孔疏引燕禮云卿大夫入門右北面君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鄭注儀禮亦云大夫皆北

面少前嵩燾案儀禮卿大夫入門右皆北面序立公南鄉爾卿而云阼階東南是必越中庭而南而後退立阼階下卿大夫皆趨而就西階東面序立曰卿西面北上爾大夫明大夫與卿相接其云大夫皆少進兼卿言之視前北面序立之處大夫之次最下者亦稍進也卿大夫皆西面立而後公揖而升經義極明而云大夫猶北面是不得爾卿矣孔疏大夫少進皆北面沿鄭注儀禮而失之

又案定位者始入門北面東上則卿東而大夫西繼而趨就西階東面北上則卿上而大夫下先定其位而後以次而升定位者猶後世之齊班也鄭注定位爲其始入蹴階揖而安定也語殊迂曲

禮四十七

三

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孔疏西面特立莫敢適言臣下莫敢與君匹敵而爲禮嵩燾案燕禮公升卽位於席西鄉而後納卿大夫卿大夫升就席賓筵於戶西東上獻卿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諸公之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大夫繼賓以西東上其獻賓及卿大夫皆於西階上是公席阼階西面備賓主之禮而賓席戶西猶賓禮也卿大夫皆席於賓左右諸公則阼階西無於西階東面而君者故曰西面特立特立無對待之辭也疏意似未分明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

鄭注公孤也孔疏上公得置孤孤止一人而燕禮云諸公鄭注彼云容牧有三監嵩燾案義疏云天子不以公爲賓諸侯



不以卿爲賓或通天子言之然燕禮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與獻卿卷重席而卿辭重席者禮又稍別不得爲天子之公明矣疑卿大夫老而致仕得謂之公故獻則先卿而重席之設北面之位禮又殺於卿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

孔疏云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嵩燹案燕禮司宮筵賓於戶西東上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鄭注某大夫也主人獻卿司宮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大夫繼賓以西東上三言東上明非一席賓一人亦云東上者尊賓也位於戶西而大夫繼賓以西明賓之亦爲大夫也安得有小卿

禮四十七

四

介乎其間孔氏乃以隔越賓席而云次上卿釋之徒爲迂曲而已案周制卿大夫士皆有等孟子自言卿大夫各爲一位儀禮略具其文記禮者引申而疏通之不必盡徵實也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

孔疏公及卿大夫士之節皆有等差燕禮不載無以言嵩燹案燕禮主人酬賓畢小臣請賡爵者下大夫二人賡爵公坐取大夫所賡解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是謂爲賓舉旅主人又獻卿畢二大夫賡爵如初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於西階上是謂爲卿舉旅及樂作公舉奠解唯所賜以旅於西階上是謂爲大夫舉旅及獻士畢賓賡解於公公坐取賓所賡解唯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是謂爲士舉旅蓋初賡爵酬賓再賡爵酬賓及卿之長皆二大夫賡爵

示尊敬也舉旅於大夫不賡爵舉旅於士用賓所賡爵庶子及左右正及內小臣爲類而不舉旅此其等差之可見者

禮四十七

五

禮記質疑卷四十七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八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聘義

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

鄭注此皆遣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嵩燾案如鄭注是所云上公侯伯子男據遣聘之君言之然聘禮之使有卿有大夫此云上公侯伯子男而不言所遣之使則亦不能據以爲例疑諸侯相朝視朝覲天子之禮自當稍殺記禮者舉上公侯伯子男之等以例其餘耳春秋傳記列國朝聘之介擯無及眾介之數者聘禮士介四人是五介也上介之禮亞於賓一食一饗而眾介無之禮簡故不具也

禮四十八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

孔疏主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嵩燾案朱子論語集注云擯用命數之半是也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王禮迎朝賓之擯以其爵爲之等差而諸侯之擯無明文孔疏卽據周禮爲說然大行人之禮天子所以待諸侯諸侯待聘使之卿似不得上同於天子藍田呂氏謂當下其君二等上公當三人侯伯二人子男一人是又視聘賓介數以爲之等而其禮皆無可徵周禮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備小行人掌賓客之禮籍爲承而擯肆師大朝覲佐擯鄭注佐擯爲承擯也小行人肆師皆下大夫司儀

掌擯相之事旅擯交擯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司儀上士孔疏於此云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三人四人則士爲紹擯二人三人則士爲紹擯一人所謂擯之各以其禮也聘禮者諸侯之禮也而此所引實據王禮言之記禮者亦約略爲之辭耳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鄭注圭璋用之還之皆爲重禮財謂璧琮饗幣也受之爲輕財嵩燾案聘禮圭璋皆還於館而享用束帛加璧享夫人用琮不還主人致束紡禮玉束帛乘皮以報聘君鄭意圭璋重不能反報故還之璧琮則反報以分釋重禮輕財之義然圭璋聘以將禮璧琮享以通情情親而禮尊經文明主圭璋言

禮四十八

圭

之鄭注兼璧琮爲說似屬歧出其釋還圭璋之義又云不可以己所有遙復之意據圭璋爲命圭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所謂命圭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典瑞又云琬圭璋璧琮以類聘鄭司農云琬有圻鄂琬起聘禮之圭璋則琬圭也聘使所執之圭不得爲命圭明矣

出入三積

孔疏待客三積者謂上公之臣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嵩燾案周禮掌客子男三積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乘禽日五十雙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大行人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卽謂介也



是諸侯之卿聘其禮當視于男米及乘禽之數與周禮微有異同記禮者亦略舉爲之辭耳  
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

孔疏質明而始行事以下申明行聘之時此是聘禮酒清人飢而不敢飲謂射禮也勇敢射之所須強有力聘之所須前論聘稱強有力後論射則云勇敢嵩齋案孔意以章段首言聘射之禮因析分二事言之疑此爲聘禮之餘義聘射本二事經言聘義而兼及射蓋聖人制爲射禮以道民於強而飾之以禮樂使有以自勝其質氣一聘禮也而有食有饗有燕習爲委曲繁重之節文而無敢或怠與慢而卿大夫敘射之五物揖讓之文強武之實一以射禮習之記禮者於此發明

禮四十八

三

聖人制禮之微旨而兼聘射二者以著其功用爲安國治民之本聘之有射卽燕射也凡禮之行多由於射獨於聘義兼言之者聘以交鄰國強與弱之相接國之寵辱係焉大戴禮無此一段則此爲小戴氏推論聖人教民習射之原而發其微意如此孔疏之言大失經旨

孚尹旁達

鄭注孚讀爲浮尹讀如筠嵩齋案禮器疏筠竹之青皮也以浮筠爲玉之采色語殊不類藍田呂氏云信發於中謂之孚尹或訓誠亦信也山陰陸氏云尹正也孚尹猶言信正言玉堅貞之德外達就字解義於辭亦覺不文說文卯孚字通通俗文卯化曰孚卯因伏而孚以喻玉之蘊藏於石而剖而治

之說文尹治也旁達者言玉在石而微見於外就玉之未剖者言之與下天地三者爲一例聘用圭璋因以論玉終篇又承上節而推論其餘義

禮四十八

四

禮記質疑卷四十八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九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喪服四制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案鄭注以此一段四十五字屬之上節以節制者也之下孔疏云自資於事父以下申明節制欲尊歸於一大載本此四十五字在三日而食上先言喪服之有制次言喪期之有制於文爲順此當爲錯簡耳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

禮四十九

孔疏權制之中所以先明杖者以下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舉正杖於上嵩燾案喪服傳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如諸侯爲天子天子諸侯卿大夫之臣爲君所謂杖者爵也庶人無爵而爲主則杖童子當室則杖女子子在室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所謂擔主也擔者承荷之謂也庶子拜賓不杖而居次則杖婦人爲夫爲長子姑在亦杖所謂輔病也杖者正也而統於爵而杖是以權制也爲喪主則不應杖而杖亦以權制也輔病則不應杖而杖亦以權制也合喪服傳與此求之可以知其義矣

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孔疏所謂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嵩燾案庾氏爵之以父在爲母期爲八者之一而不數婦人童子不杖呂氏大臨亦以父在爲母期爲八者之一而不數扶而起疑父在爲母期不得爲權扶而起杖而起則非權也婦人童子不杖承上輔病爲言據婦爲舅姑言之爲夫爲長子則亦杖也八者何爵也擔主也輔病也扶而起杖而起及面垢之異也其下四者並同舊注此須融貫經旨而後能辨而知之

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鄭注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其也嵩燾案鄭意謂喪事

禮四十九

三

所當其與否當一辨之辨則文矣呂氏大臨云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故言不文此大夫士之喪禮也記禮者既引高宗三年不言又引孝經言不文疑不言與孝經之文相刺繆故以臣下釋之明非爲天子者之喪節也下更推言唯而不對對而不言言而不議議而不及樂之別

嵩燾寡昧讀書無多不敢侈言論述而於禮經之文頗深求其義以知其曲折自漢以來諸儒論說各有發明亦頗能辨其得失

國朝經師推求文字之原以盡其變其制義尤精其辭尤辨亦幾窮極諸經之蘊而無餘憾矣嵩燾區區獨謂禮經之文多明先王制禮之義例今禮文可徵獨有周禮儀禮而春秋



三傳亦時有闡明推見三代之禮之遺凡記之言皆有據依稍與疏證之諸所劄記有同先儒之說視所徵引足以增益學識輒加錄採以廣見聞其無所發明即同舊說不復注明亦時有所見偶合而缺於探討無從指證意取暢明經旨而已原不敢以剽竊舊聞自矜博覽故亦不復有所避忌謹述其略幸覽者詳焉郭嵩燾謹記

禮四十九

三

禮記質疑卷四十九終

禮記質疑後序

漢儒傳經皆有師承然其爲說務立新義不相因襲至於辨難紛紜詆非百端又各以其說相授受流分派別莫能統一史稱鄭氏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采改漏失學者以知所歸自漢至唐數百年言經者歸鄭氏貞觀中刪定諸經注疏各主一家之說而三禮獨宗鄭注詩箋與毛傳並存則以鄭氏援禮箋詩詩與禮相因亦相備也朱子最深於禮其所述錄多依鄭氏無有異同略有辨正語言文字之歸趣而已陳氏集說頒行學官數百年議廢者屢矣獨賴其文平淺易通仍而弗改要其式序典禮於鄭注固無違反而於禮經微言大誼所弗能達多矣故知鄭氏之遠於禮二千年未有能易者也徒以包羅羣籍

禮後序

兼綜竝攬折衷於禮時有出入或拘於一義而無由會其通或淆於眾說而時未免決以臆先王制禮經緯人倫紀綱萬事其勒爲成書條其篇目獨在儀文度數之末而精義不著於篇更秦之亂焚燒載籍掇拾灰燼之餘大都殘缺不完又學校淪廢無復師儒世守蓋禮經之散亡尤甚矣孔氏之徒各據所聞明禮制之原推論其義例而詳略區分參差互見諸儒敘論又益紛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有由然也鄭君博采羣言校其優劣述先聖之元旨整百家之不齊更歷魏晉諸大儒下逮宋明論難往復互有從違各以發明其義趣嵩燾亦幸於其中窺末崖略辨知其得失其言之潛變交午通諸三禮之文可以辨而析之其言之微舉見義證諸禮經之以類相從可以疏而明之如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是而鄭義卽有抵牾旁推交通曲折融貫渙然無有疑難其庶  
以爲讀鄭注者之津梁乎夫三代典禮未易行之後世而聖人  
固曰從周爲夫太體明備垂法萬世放而皆準苟知其意則今  
日所行何一非周禮之遺哉不知其意則亦具文而已於其宏  
綱大用一皆滯固不可通是故禮者人情物理之所不能違也  
知其不可違也範圍曲成斯禮意也區區愚昧因禮經之文之  
散見者以求知禮意實惟鄭君之有以詔我也光緒庚寅冬月  
書成竝志於後郭嵩燾謹記



段氏玉裁作周禮漢讀考於注中讀爲讀若之義辨之詳矣然鄭康成注禮記亦有讀爲讀若之例胡樓無事偶一疏證以存鄭學

拾級聚足注拾當爲涉聲之誤也 曲禮

按襄二十七年穀梁傳與之涉公事矣疏引徐遜曰涉猶歷也涉級猶歷級謂前足歷一級後足必從而與之併也拾與涉聲固相近而義亦有可通儀禮大射儀拾發既夕篇拾踊禮記投壺篇請拾投鄭注並曰拾更也更卽有歷義詩大東篇鄭箋謂更其肆也

樓六

十

釋文曰更歷也漢書鮑宣傳經皆更博士師古注曰更亦歷也又蕭望之傳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師古注曰更猶經歷也拾訓更則亦得訓歷拾級涉級兩俱得通鄭必讀涉者欲其易曉耳

以箕自向而扱之注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

按段氏玉裁經韻樓集有某讀爲某誤易說謂先用注說改經文嗣又用已改之經文改注舉菹讀爲鉏蠅讀爲蟻數條證之愚謂此文扱讀曰吸亦誤易也按說文扱收也吸內息也二字之義不同此經本作以箕自向而吸之鄭君以爲噓吸之義非所施於此

必是扱之段字扱者收也故注曰吸讀曰扱謂收糞時也文義甚明乃後人用鄭注改經文爲扱之因又改注文爲扱讀曰吸此正菹讀爲鉏蠅讀爲蟻之比矣孔穎達作正義時所據已是誤本故爲之說曰必讀扱爲吸者以其穢物少吸然則盡不得爲一扱再扱故讀從吸斯眞曲說矣

急繕其怒注繕讀曰勁

按繕讀曰勁蓋聲之轉也周禮序官繕人鄭注亦曰繕之言勁也繕字古音在元寒部勁字古音在耕清部兩音雖不相近然考工記梓人注鄭司農云脰讀

樓六

二

爲脰頭無髮之脰劉昌宗周禮音云脰音苦顏反脰從至聲得音苦顏反讀爲脰此卽二部相通之證矣孟子宋脰荀子作朱鉶襄十七年左氏春秋邾子邴公穀作瞞並其例也

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注踐讀曰善聲之誤也

按詩東門之墠篇有踐家室韓詩作有靖家室堯典靜言庸違漢書王遵傳引作靖言史記作善言是踐與靖靖與善皆一聲之轉故得相通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注御當爲訝訝迎也按詩鵲巢篇百兩御之釋文本亦作訝又作迓穀梁



成一年使跛者御跛者公羊作訝並其例也儀禮上昏禮媵御沃盥交鄭注亦云御當爲訝

大夫則綬之注綬讀曰妥

按儀禮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鄭注曰古文妥爲綬漢書燕刺王旦傳北州以妥孟康曰古綬字也據鄭注則綬古而妥今據孟康說則綬今而妥古要之二字古通用也

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閒語助也禮記

按郊特牲篇二曰伐鼓何居注亦曰居讀爲姬謂之

樓六

三

助也鄭君去古未遠故猶得言其聲此等有聲無義不煩疏證

其慎也注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

按慎引聲固相近然大司徒之六引既夕篇之屬引雜記篇之執引未見有作慎者此本鄭之曲說辨見羣經平議

繆繆也注繆讀如繆

按繆者旌旗之游也非所施於此故鄭讀爲繆繆繆一聲之轉繆之爲繆猶繆之爲繆詩白華篇念子懔懔釋文曰懔懔本作慘慘是其例

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注蓋皆當爲盍

按蓋本從盍聲故得通用荀子宥坐篇九蓋皆繼楊倞注曰蓋音盍扇戶也是亦讀盍爲盍

自敗於臺始始也注臺當爲壺字之誤

按此類形近而誤不煩申說後倣此今也衡繼注衡讀爲橫

按詩衡門篇釋文曰衡古文橫字

主人既祖填池注填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

按填之與奠聲固相近池之與徹則遠矣鄭君此注似有疑義釋文云盧王並如字未知其說如何今姑

樓六

四

依鄭讀推池徹聲誤之由蓋池字古音與地相近段氏玉裁謂地在戈麻韻讀如沈在支佳韻讀如狄池字或亦從歌麻轉入支佳故得與徹音相亂也人師扶右注卜當爲僕聲之誤也

按說文土部僕從土美聲或作仆從卜聲此即卜僕聲近之證

喪事欲其縱縱爾注縱讀如摠領之摠

按本篇爾母從從爾釋文曰從從音摠然則從從亦即摠摠古讀然也

瓦不成味注味當作沫沫讀也



按周禮蘇師先鄭讀如味食飲之味蘇得讀味故味亦得讀沫古音同耳

縣相而封注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塋

按說文穴部窆葬下棺也土部塋喪葬下土也然則窆乃正字塋乃塋之異文封則段字也周易繫辭傳不封不樹集解引虞翻曰封古窆字似失之封窆塋皆一聲之轉廣韵二腫惡音方更切此封得通窆之例十六蒸馮與溯同音扶冰切而馮又音防戎切此封得通塋之例

齊穀王姬之喪注穀當爲告聲之誤也

樓六

五

按玉篇告有公号公篤二音公篤之音與穀相近故得與穀通然此說實非是說詳羣經平議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注使者公子繫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羣

按羣說文作羣此作顯亦愚所謂文省者也

曰我喪也斯沾注沾讀曰覘覘視也

按方言凡相候謂之占占猶瞻也是占亦通作覘也學記篇呻其佔畢注曰佔視也是佔亦通作覘也古字以聲爲主類如此

咏斯猶注猶當爲搖猶搖聲相近

按廣韵猶字在十八尤以周切搖字在三蕭餘昭切而繇繇繇等字既隸蕭韵餘昭切又隸尤韵以周切足爲猶搖聲近之證

則豈不得以注以己字以與己字本同

按易損初九已事遄往釋文已本作以禮記內則篇由命士以上釋文以本作已此二字通用者不可勝舉然於此文鄭實失其讀說詳羣經平議

與其鄰重汪跂往注重皆當爲童

按漢人書童字或作僮張公神碑駢白鹿兮從仙僮隸釋曰以僮爲童是也此又省人旁遂作重矣又按

樓六

本

水經淇水篇注云千童縣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云故重也是童與重古亦相通

曹桓公卒于會注曹伯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

按聲同者例得通用詩長發篇毛傳曰桓大也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脣宣與大並言宣亦大也是其義亦通矣

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注京蓋字之誤當爲原

按國語晉語亦作九京章注亦云京當爲原用鄭義也漢人書京字或作泉見戚伯著碑隸釋云泉卽京



故原與京形近易混後漢書鮑期傳更始將卓京注云京或爲原

衣衰而繆經注衣當爲齊壞字也繆當爲木樛垂之樛按所謂壞字者謂齊字曼漣視之彷彿似衣字非謂字本作齊缺其上半而成衣也經典相承齊衰字無作齋者岳本於此文作齋乃由誤會鄭注不足據也至繆之與樛同聲之字例得通用仲尼燕居篇不能詩於禮繆繆又讀爲謬荀子哀公問篇繆肫肫繆又讀爲繆並其例也木字依正義當作不

名山大澤不以盼注盼讀爲班

王制

樓六

七

按班分字本當作班而經傳每段頌爲之說文頁部頌大頭也盼字說文所無廣韻二十七刪有盼字與班頌並布還切云大首則盼即頌之異文以盼爲班猶以頌爲班矣儀禮聘禮記盼肉及廋車亦以盼爲班

制三公一命卷注卷俗讀也通則曰袞

按周官司服享先王則袞冕鄭仲師注袞卷龍衣也爾雅袞衣繡裳毛傳曰袞衣卷龍衣也蓋古音袞與卷相近謂之袞者正以其有卷龍之形也釋名釋首飾曰袞也畫卷龍于衣也故其字即通作卷亦或

變作褕荀子富國篇天子祿褕衣冕楊倞注褕字與袞同

天子殺則下大綏注綏當爲綏

按詩車攻傳天子發抗大綏周禮夏采以乘車建綏後于四郊禮記禘記篇以其綏復釋文並曰綏本作綏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注亦曰綏當爲綏周官夏采注即引作夏后氏之綏

西方曰棘注棘當爲棘棘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戎

按說文棘健爲棘夷漢書地理志健爲郡有棘道縣應劭曰故棘侯國也皆不言棘爲何義水經江水篇

樓六

八

注云棘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從人此則說其義矣而非逼迫之謂若依棘之本字讀之詩采芣篇輶允孔棘出車篇維其棘矣雨無正篇孔棘且殆江漢篇匪究匪棘鄭箋並曰棘急也急則有逼迫之義鄭何必改讀爲棘始訓爲偏乎據正義曰棘之言偏者按漢書云西南有棘夷知非彼夷而讀爲偏者以與寄文相對寄非東方夷名則棘亦非西方夷名故以爲偏迫於夷狄也正義但說棘之言偏而於棘當爲棘不置一詞疑孔所據本與今不同經文正作西方曰棘注文無棘當爲棘四字蓋以經文是棘鄭君恐人



即以樊夷說之故說其義如此也釋文出口棘字云依注音棘此同今本云又作樊則孔所據之鄭注本也

至三又注又當作宥

按易繫辭傳又以尚賢也釋文曰又鄭本作有又通作有故亦通作宥

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儼偶之儼月令

按燕策高漸離論衡作麗左傳驪姬穀梁作麗竹書紀年作離齊世家非龍非麗索隱云亦作螭爾雅注黃離留陸機疏作黃鵬留並其例也

樓六

九

天子乃鮮羔開冰注鮮當爲獻聲之誤也

按爾雅釋山小山別大山鮮詩皇矣篇度其鮮原毛傳曰小山別大山曰鮮即用雅訓公劉篇陟則在嶠傳曰嶠小山別於大山也是毛公之意以鮮嶠同字此卽鮮與獻通之證呂氏春秋仲春紀正作獻羔其器圖以闕注闕讀如紃紃謂中寬象土含物

按闕者巷門也於義無取故鄭改讀爲紃正義以昆而朱紃釋之是紃者冠卷也既取中寬之義則何取於冠哉紃者網綱也字亦作紃吳都賦狼跋乎紃中劉注紃網綱也蓋網之四維以繩爲綱其中謂之

紃中故有中寬之義文選答賓戲篇席帝紃恢皇綱淮南子原道篇紃宇宙而章三光其義並同又淮南學篇八綱之外而有八紃亦取此義也若以冠卷言則小矣

凡告用牲辨注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制

按鄭據下文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廟不言有牲故改讀爲制周禮內宰職注曰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狝與鄭言制幣之數據此

樓六

十

反葬奠而後辭於殯注殯當爲賓聲之誤也

按禮記篇載柩將殯釋文曰殯本作賓亦聲近易混之證

不旅不假注假讀爲假

按禮運篇祝嘏辭說釋文假本作假詩那篇湯孫奏假爾雅釋詁注引作湯孫奏假

殯不耐祭注耐當爲備聲之誤也按說文巨部引春秋傳耐無松柏今左傳作培塿耐之爲備猶耐之爲培

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注數讀爲速



按爾雅釋詁數疾也釋文音色角反即讀爲速論語里仁爲事君數集解曰數謂速數之數釋文亦音色角反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當爲釁字之誤也文王世子

按釁字上牛與興相似故字誤作興釁在諄文部與在蒸登部非同部字鄭云字誤明非聲誤也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注于讀爲迂

按論語子路篇子之迂也釋文曰迂本作于檀弓下篇易則易于則于正義曰于音近迂是廣大之義然則彼于字亦當讀爲迂鄭偶未及耳

樓六

士

至于贈賻承含注承讀爲贈聲之誤也

按承贈聲近例得通用惟此經有可疑者釋文既爲贈賻承含四字作音又云車馬曰賻布帛曰賻珠玉曰含衣服曰襚忽謂之贈正義亦云賻賻含襚皆贈喪之物賻車馬賻財帛含珠玉襚衣服總謂之贈經文本無襚字不知何故陸孔皆云爾也

其刑罪則纖剝注纖讀爲鍼鍼刺也

按各本作纖讀爲鍼今從惠氏盧氏校正鍼從咸聲纖從鐵聲鐵從戔聲據說文戔古文讀若咸故纖得讀爲鍼也

亦告於甸人注告讀爲鞠讀書用法曰鞠

按詩采芣篇陳師鞠旅毛傳曰鞠告也是鞠與告聲

近義通據說文鞠獄之鞠應作鞠然鞠字或作鞠亦

從舒則固相通也

兌命曰注兌當爲說

按尚書說命釋文曰說本又作兌音悅

賁桴而士鼓注賁讀爲山聲之誤也禮運

按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贊云以一簣障江河蔡邕

釋詁云九河盈溢非一出所能防一出即一簣是賁

出古通用也

樓六

士

桑扈在室注桑讀爲齊聲之誤也

按說文桑正篆作桑皆從次聲或體又作簪則從齊聲故得與齊通次聲齊聲之字往往通用說文艸部齊荻藜也詩曰牆有齊今詩作茨易旅九四得其資斧釋文云資子夏及衆家本皆作齊並其例也

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注則當爲明

按形近而誤不煩申說近讀上三明字爲則然改三字以就一字不如改一字以就三字也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按周易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荀作變



此變辯通川之證

其居人也曰養注養當爲義字之誤也

按形近之誤不煩申說

大圭不琢注琢當爲篆字之誤也

禮器

按琢乃琢字之誤周禮典瑞琢圭璋璧琮司農注曰琢有圻鄂琢起漢書董仲舒傳良玉不琢注曰琢謂彫刻爲文也琢與琢形近所以致誤列子黃帝篇雕琢復朴釋文曰琢本作琢卽其例也鄭讀爲篆則非其本字矣

燔柴於奧注奧當爲爨字之誤也

樓六

古

按此鄭以意讀之無他證特性饋食禮記注引此文卽作爨

詔侑武方注武當爲無聲之誤也

按莊十年左傳經文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武通作無猶舞通作武也玉篇女部嫵亡甫切說文云嫵媚也嫵同上嫵作嫵亦無與武通之證

必先有事於惡池注惡當爲呼聲之誤也

按孟子公孫丑篇惡是何言也音義惡音烏愚謂惡卽烏呼也緩言之曰烏呼急言之曰惡故惡卽通作呼也

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注肆夏當爲陔夏

按肆在脂部陔在之部非同部通假字鄭君直以義當作陔故改讀之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注此禘當爲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郊特牲

按此亦鄭以義應作禴故改之

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注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

按神與旦不相似未詳鄭意疑古神字或段申爲之故誤爲旦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引汗簡古文爲證恐不足據

樓六

古

繡黼丹朱中衣注繡讀爲綃

按詩揚之水篇素衣朱繡此注引作綃儀禮士昏禮姆纓笄宵衣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是作繡者毛詩作綃者魯詩也特性饋食禮注又引作素衣朱宵宵亦綃之段字繡之通作綃猶簫之通作箭矣

而鹽諸利注鹽讀爲豔

按鹽字本有豔音內則篇肩髀與桂以灑諸上而鹽之釋文曰而鹽音豔廣韻五十五豔有鹽字與豔同音以贍切



然後燔蕭合羶蕭注羶當爲馨聲之誤也

按羶之通作馨猶馨之通作覲詩大明篇覲天之妹韓詩作馨天之妹是其例也

汁獻況于醢酒注獻讀當爲莎齊語聲之誤也

按明堂位周獻豆注云獻疏刻之正義曰獻音娑獻有娑音故得讀爲莎儀禮大射儀兩壺獻酒注云獻讀爲沙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酌注云獻讀摩莎之莎齊語

猶明清與醢酒于舊澤之酒也注澤讀爲醴

按澤醴同聲說文無醴字古蓋止作澤鄭讀以今字

樓六

左

耳周禮司尊彝注亦云澤讀曰醴

有由辟焉注辟讀爲弭

按弭之或體作覲從兒聲辟與弭爲雙聲猶辟與覲爲雙聲漢書灌夫傳曰辟覲兩宮閒

敦牟厄匪注牟讀曰羣也

內則

按荀子成相篇舉牟光注曰牟與務同蓋牟聲殺聲相近據說文羣或作蟬是其例也牟與務通故得與羣通釋文曰羣字又作蟬則卽蟬字以牟作羣猶以蟬作羣矣

不嘯不指注嘯讀爲叱叱嫌有隱使也

按嘯與叱音既絕遠叱亦無隱使之義未詳鄭意思謂嘯當讀如公嘯夫癸焉之嘯則音近而隱使之意亦合矣說詳羣經平議

羞糗餌粉酏注此酏當爲飭

按此自謂文誤非謂相通也然愚謂此酏字或卽可當周禮之糗餌粉酏卽周禮所謂羞蓬之糗餌粉糗也糗謂之酏猶髮謂之鬢

濡魚卵醬實蓼注卵讀爲鮓鮓魚子

按爾雅釋魚鮓魚子故鄭讀從之然說文無鮓字據詩敝笱箋鮓魚子也字又作鰈然說文曰鰈魚也不

樓六

去

訓魚一 假字也卵字在卵部其說解云凡物無乳者卵生凡物之言所包者廣魚亦無乳則其子亦卵也因卵字爲雞卵之義所專故別製鮓字以別魚子鄭君此讀亦從世俗取易曉耳

麋鹿田豕麋皆有軒注軒讀爲憲憲謂藿葉切也

按此讀從其聲非從其義也鄭意此軒字當讀如憲憲令德之憲故曰軒讀爲憲憲此先正其音下乃說其義曰謂藿葉切也此當時方言鄭去古近故能言之今不得其義矣

豕望視而交睫腥注腥當爲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



者

按經典言腥者並爲生肉亦或有腥臊之義國語周語其政腥臊是也鄭以此經腥字非生肉亦非腥臊故改讀爲星謂豕肉中有如米粒者始亦當時方言也至說文肉部云腥星見食豕合肉中生小息肉也則又與此不同此謂豕肉中彼謂人肉中不得混而一之

馬黑脊而般臂漏注漏當爲蠓如蠓蛄臭也

按周禮內饗正作馬黑脊而般臂蠓故鄭讀從之列子周穆王篇王之厨饌腥蠓而不可饗注曰蠓蠓蛄

樓六

七

臭也蓋亦古語

三王有乞言注有讀爲又

按易繫辭傳又以尚賢也釋文曰又鄭本作有

瘠母注母讀曰模

按尚書大禹謨帝曰母正義曰古人言母猶今人言

莫母莫同聲故母得讀爲模

炮取豚若將注將當爲胖

按將與胖並從升聲故得通用又說文手部肝扶也經傳多以將爲之詩樛木篇那篇烈祖篇鄭箋並云將猶扶助也或此字本作胖誤爲肝因爲將矣

塗之以謹塗注謹當爲堊聲之誤也堊塗塗有穰草也

按說文堊部堊黏土也則謹塗之謹本當作堊加言旁作謹亦愚所謂文增者也鄭讀爲堊以時俗通用堊字取其易曉耳依說文則堊在土部其說解曰涂也義同於塗之之塗而非卽堊塗之堊

爲稻粉糲洩之以爲醢注糲讀與滌澆之滌同

按莊子徐无鬼篇委蛇攬探釋文本又作搔司馬本作條搔與條通卽糲與滌通之例糲搔並從蚤聲滌從脩聲脩條並從攸聲

以與稻米爲醢注此周禮醢食也此醢當從餼

樓六

末

按段氏玉裁說謂經字本作糲注所謂醢當從糲者謂周禮之醢當從內則作糲也以賈疏所引稌問志內則有糲無醢證之段說良是然陸氏釋文孔氏正義所據禮記則固如今本也醢糲文異非關通假已見前矣

接以太牢注接讀爲捷

按接從妾聲捷從堯聲兩音相近說文捷或作妾卽其例矣爾雅釋詁篇郭注曰捷謂相接續也是接與捷聲近義通

宰醢負子注醢當爲禮聲之誤也



按醴禮二字禮經多相亂儀禮士冠禮禮於昨聘禮明日賓拜禮於朝聘禮記禮不拜至注並云今文禮爲醴士昏禮賓入授如初禮注云古文禮爲醴是二字音近相亂之證士冠禮若不醴則醺用酒士昏禮出請醴賓注並云醴當作禮

旬而見注旬當爲均聲之誤也易說卦坤爲均今亦或作旬也

按此則鄭已自爲證明矣正義又引周禮公旬用三日之文思按說文鈞從勻聲古文作𠂔則從旬聲又說文鈞從勻聲六書故引說文作而則從旬聲並均

樓木

其

旬聲近之證  
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注端當爲冕字之誤也  
玉藻  
按此鄭自以義讀之非相通也  
弗身踐也注踐當爲翦聲之誤也

按書序遂踐奄鄭注亦曰踐讀曰翦  
君羔裘虎植注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

按禮器篇注直或爲植與此可互證惟觀鄭此注知鄭解論語直道而行爲緣道而行猶云遵王之道也與馬注無所阿私之義不同亦可補論語鄭注之遺諸侯茶注茶讀爲舒遲之舒

按考工記弓人寬緩以茶注曰茶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茶讀爲舒又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茶楊注亦云茶古舒字

編冠素紕注紕讀如埤益之埤

按比聲與卑聲相近詩節南山篇天子是毗釋文曰王本作埤卽其例也荀子宥坐篇又引作天子是庫楊注曰庫讀爲毗隋書律歷志又引作天子是裨並可爲紕讀如埤之證

大帛不綬注帛當爲白聲之誤也

按白與帛古字通閔二年左傳大帛之冠襍記注引

樓六

丰

作大白詩六月篇白旆央央孫炎爾雅注引作帛旆英英子思之子名白漢書孔光傳作帛並其證也

振稀給不入公門注振讀爲衫

按說文衫從彡聲或作振則從辰聲故得以振爲之唯君有黼裘以誓省注省當爲彌彌秋田也

按省在庚青部彌從爾聲在脂微部非同部字然玉篇省思并切彌思淺切省與思雙聲彌與思亦雙聲故彌得轉而爲省此等處亦古音之轉入今音者也而素帶終辟注辟讀如裊冕之裊

按辟聲與卑聲相近管子封禪篇卑耳齊語謂之辟



耳哀二年左傳不設屬辟正義引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梓四寸禮家謂之梓左傳作辟此卽辟讀如禪之例釋名釋形體曰臂禪也在旁曰禪也臂訓禪亦以辟聲與卑聲近也

一命緼鼓幽衡注幽讀爲黝黑謂之黝

按說文黝微青黑色則訓黑之字自當作黝詩隰桑篇其葉有幽毛傳曰幽黑色也蓋亦讀爲黝毛不破字耳乃周禮牧人守祧兩職鄭司農並云黝讀爲幽幽黑也適與此注相反段氏謂彼注幽黝互易信然王后稷衣夫人掄狄注稷讀如蠶掄讀如搖

樓六

圭

按爾雅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韋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鵠故鄭讀從之說文佳部說十四種雉有搖無鵠鄭讀掄爲搖與許同也稷從韋聲韋從軍聲淮南覽冥篇高注曰運讀如連圍之圖此卽稷讀如韋之例掄從俞聲搖從彡聲漢書英布傳趙充國傳師古注並曰掄讀曰遙此卽掄讀如搖之例

再命稷衣注稷當爲鞠字之誤也

按此字誤而非相通

趨以采齊注齊當爲楚薺之薺

按周禮樂師趨以采齊釋文曰齊本作薺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紱注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

按此則鄭已自說之而正義言鄭讀純爲緇之例又甚明了可不更說惟說文無紉字而黑部有黝字訓黃濁黑廣雅釋器曰黝黑也愚疑凡經籍中純字以絲言者乃其本字以色言者乃黝之假借字

肆東及帶注肆讀爲肆

按肆肆古通用周禮小宗伯肆儀爲位注曰故書肆爲肆杜于春讀肆當爲肆儀禮聘禮記爲肆注曰古

樓六

圭

文肆爲肆其他肆肆異文見於釋文者不可勝舉立容辨卑注辨讀爲貶

按周官士師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濬治之鄭注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此讀辨爲貶與彼注一律

盛氣顛實揚休注顛讀爲闕揚讀爲陽聲之誤也使之闕滿其息若陽氣之休物也

按釋文云顛依注讀爲闕音田然上文色容顛顛釋文曰顛音田又丁年反則顛字自有田音故得與闕通也廣韻一先闕徒年切顛都年切然顛字亦徒年切而又音都年切此卽顛闕假借之例也至揚之與



陽古多通用昭二十五年公羊春秋次于揚州左穀並作陽州詩野有蔓草篇清揚婉兮說苑尊賢篇引作清陽晉大夫解揚漢書古今人表作解陽並其證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爲栢聲之誤

按段氏王裁謂經文本作栢注文本作栢當爲孽後人以注改經又以經改注此說是也然說文弓部𣎵篆下引商書若顛木之有𣎵栢木部𣎵篆下又引商書若顛木之有由𣎵是栢𣎵同字庶子旁出之義本爲栢之引申因𣎵或作𣎵故又變作孽以其借木以喻人故變從木爲從子也襄二十七年公羊傳臣僕

樓六

重

庶孽何休解詁曰庶孽衆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以孽解孽何劭公猶能得其本義此經作臣栢正其本字也乃鄭君以爲聲誤古字古義自此失矣

頌度量注頌讀爲班

明堂位

按說文珣部班分瑞玉經傳凡頌分字皆作班故鄭讀從之其實頌者攷之段字說文支部攷分也頌攷並從分聲古書皆段頌爲攷而攷廢矣

崇坫康圭注康讀爲亢龍之亢

按康亢聲近說文心部忼慨後漢書楊震傳作慷慨卽其例也

夏后氏以難夷注夷讀爲𣎵

按爾雅釋詁𣎵常也詩皇矣篇瞻卬篇並曰夷常也是夷與𣎵聲近義通書洪範篇是𣎵是訓史記宋微子世家作是夷是訓詩烝民篇民之秉𣎵孟子告子篇作民之秉夷

而父稅喪注稅讀無禮則稅之稅

喪服小記

按釋文出說喪云皇他活反徐他外反注及下同是陸氏所見經文注文皆作說喪鄭以此說字非言說之說故讀從稅然僖三十三年左傳作無禮則脫釋文云脫他活反鄭引作稅或所見異也

樓六

重

報葬者報虞注報讀爲赴疾之赴

按赴從卜聲白虎通書龜篇曰卜赴也詩大田篇釋文引韓詩曰卜報也此卽赴報聲近之證

齊齊皇皇注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

少儀

按鄭意以上文言語之美已云穆穆皇皇故此句皇皇改讀爲往詩楚茨篇先祖是皇箋云皇往也信南山篇先祖是皇箋云皇之言往也泮水篇烝烝皇皇箋云皇皇當作往往也並與此注同義

匪匪翼翼注匪讀如四牡駢駢  
按形況之言本無定字以馬言謂之駢駢四牡駢駢



是也以人言謂之斐斐說文女部斐往來斐斐是也  
以草木言謂之菲菲文選吳都賦藎兮菲菲是也以  
衣言謂之排排子虛賦紛紛排排是也以氣言謂之  
斐斐謝惠連樓中玩月詩斐斐氣霽岫是也此又作  
匪匪同聲假借猶有斐君子之爲有匪也

祭廡注廡讀如阜

按儀禮士冠禮注云阜名出于廡廡覆也言所以自  
覆飾也阜之名既出于廡故廡亦得讀如阜儀禮有  
司徹篇注亦曰廡讀如殷阜之阜與此注同皆讀從  
其聲非讀從其義

樓六

讀

祭左右軌范乃飲注周禮大御祭兩軌祭軌乃飲軌與  
軌於車同謂轉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軌前也

按此注糾繚難明說者多不了其實孔疏所說本極  
明白但有誤字故迷其義耳注引周禮文當作祭兩  
軌祭軌惠氏校宋本軌作軌正得其字而阮校本反  
以爲非何也注云軌與范聲同當作軌與范聲同衛  
氏集說本得之戴東原考定亦如此鄭意此言祭左  
右軌范周禮言祭兩軌祭軌故以此之左右軌當周  
禮之兩軌以此之范當周禮之軌軌從只聲古音在  
支佳部軌從九聲古音在尤幽部此兩部古不相通

禮記鄭讀考

故不以爲聲同但云同謂轉頭也范從汜聲軌從几  
聲於古音並屬侵鹽部故以爲聲同見其爲同部假  
借之常例也此可見鄭義之精矣說文車部軌車軌  
前也則軌是正字范是段字軌車輪小穿也軌車徹  
也皆非轉頭之義又曰車車軸也轉車或從轉則  
轉卽車字周禮作軌軌在支佳部轉在脂微部雖非  
同部而尚相近蓋聲近之誤此經作軌者高誘注呂  
氏春秋曰兩輪之間曰軌祭左右兩轉卽近乎兩輪  
之間故得通其名鄭曰軌與軌於車同謂轉頭得其  
旨矣

樓六

美

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

學記

按月令審端徑術注曰術周禮作遂此亦讀從周禮  
也術遂古字通文十二年左傳秦伯使術來聘公羊  
傳術作遂漢書五行志秦伯使遂來聘師古曰卽左  
氏所謂西乞術漢書賈山傳術追厥功注曰術亦作  
遂管子度地篇里十爲術術十爲州亦以術爲遂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注格讀如凍洛之洛

按玉篇之部洛下各切洛澤冰兒鄭所云凍洛之洛  
卽此字篇海引字林松凍洛也蓋亦古語釋文出凍  
洛云此二字並從之或水旁作非是陸氏所據本正

六〇七



作洛段氏玉裁以說文有洛無洛欲改爲洛轉失之拘矣

待其從容注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

按文十一年左傳作捧釋文云捧舒容反方言春黍謂之蟬蛸此卽從與春通之例

地氣上齊注齊讀爲躋

樂記

按孔子閒居篇至于湯齊注曰詩讀湯齊爲湯躋詩長發篇聖敬日躋孔子閒居篇注作聖敬日齊公羊文二年齊僖公釋文曰齊本作躋儀禮士虞禮記躋附爾于爾皇祖某甫注曰今文躋爲齊躋卽躋字

樓六

毛

舊禾廣賁之音作注賁讀爲憤

按荀子彊國篇下比周賁賁以難上矣注曰賁讀爲憤憤然也

天地訢合注訢讀爲喜

按成十三年左傳曹公子欣時十六年公羊傳作喜時卽訢與熹通之例說文訢從艮聲籀文作喜則從喜聲艱從艮聲得從喜故訢從艮聲得讀喜矣

克順克俾注俾當爲比聲之誤也

按俾從卑聲卑比雙聲定十年左傳之秣稗爾雅釋魚之蜺屬並雙聲字也故俾得通作比互見玉藻紕

讀如埤

衛音趨數煩志注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

按荀子王制篇趙孝弟哀公篇趨駕召顏回楊注並曰趨讀爲促論語里仁爲美事君數集解曰數謂速數之數釋文音色角反卽讀數爲速

石磬磬注磬當爲磬字之誤也

按釋名釋樂器曰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是磬磬義通說文缶部磬器中空也淮南覽冥篇磬鉦無腹注曰磬空也卽磬與磬通之證

武坐致右憲左注憲讀爲軒聲之誤也

樓六

庚

按與內則軒讀爲憲憲可互證惟彼則讀從其音此則讀從其義矣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注駟當爲四聲之誤也

按詩大明篇駟駟彭彭隱元年公羊疏引作四駟駟鐵篇駟駟孔阜說文馬部引作四駟四牡篇四牡駟駟儀禮既夕篇疏引作駟牡定十年左傳公子地有白馬四漢書五行志引作公子地有白馬駟

武王克殷反商注反當爲及字之誤也

按易繫辭傳原始反終釋文曰反鄭虞作及論語雍也篇注而及如宋初之美釋文曰及本作反



車甲鉾而藏之府庫注鉾字也

按鉾從半聲聲從分聲聲之爲鉾猶分之爲半春秋繁露云春秋分者陰陽相半也說文引論語文質份份孔注曰文質相半之貌詩泮宮禮作頓宮說文無類字鄭注曰類之言班也周禮太宰職匪類之式司農注曰類讀班布之班謂班賜也類言班而類亦讀班疑類卽類字類從分聲或作類聲從分聲或作鉾正一例矣

名之曰建藥注建讀爲鍵字之誤也

按說文鍵距門也是關鍵字實當作鍵古字與建通

樓六

无

楚太子建屈建並字子木建卽鍵也月令脩鍵閉以鍵爲之故鄭亦讀從鍵耳今人於門戶多用銅鐵爲鎖亦或以木爲之用銅鐵者宜謂之鍵用木者宜謂之鍵

則易直子諱之心油然而生矣注子讀如不子之子

按尚書予不子釋文云鄭將吏反則不子之子鄭讀爲字此經亦當從之釋文云子如字非鄭義又云徐將吏反得之列子楊朱篇云子產不字過門不入此鄭讀所本也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讀曰褒猶進也

按周禮大祝八曰褒拜鄭大夫云褒讀爲報

故人不耐無樂注耐古暫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

按說文耐爲耐之或體云諸法度字皆從寸鄭意則耐爲古能字非耐也疑鄭爲得之從寸與從又同叔或作村是其證也又者右手人之作事必以右手寸部得篆說解云又寸分理之耐字從寸亦取分理之意

其轎有袂注轎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舊讀如禧飾之舊

樓六

手

按定四年左傳作禧葭字本從系因此爲車飾故變從車耳鄭所據左傳作禧施爾雅釋草茹蘆茅蒐孫炎注曰茅蒐一名蒨可以染絳蓋以其色言則從艸作蒨以其質言則從系作禧以其爲車飾而言則從車作轎古字通耳

載以輜車注輜讀爲輅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輅曰輅無輅曰輅

按玉篇車部輅市專切有輅曰輅無輅曰輅輅同上是輅輅本一字鄭從說文故讀輅爲輅耳適者曰某不祿注適讀爲匹敵之敵







按莊子天運篇其有機絨而不得已邪釋文曰絨司馬本作成

相近於坎壇注相近當爲擗祈聲之誤也祭法

按離騷聊逍遙以相羊文選上林賦作消搖乎襄羊此相通作穢之例近與祈並從斤聲例得通用詩祈父箋云祈圻畿同周禮大司馬職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注故書畿爲近詩以祈爲畿周禮故書以近爲畿此近通作祈之例

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注宗皆當爲榮字之誤也按形似而誤非相通也

### 樓六

重

齊濟漆漆然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祭義

按切從七聲漢隸多以泰爲七字大元經元離曰運諸泰政方言曰吳有泰娥之臺泰卽七也故漆通作切

股人祭其陽注陽讀爲日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

按洪範篇時暘若漢書五行志作時陽若論衡寒溫篇暘者陽也則其義本通

終始相巡注巡讀如公漢之公

按三年問篇則必反巡過其故鄉荀子禮論篇作則必反鉛過故鄉注鉛與巡同

陰爲野土注陰讀爲依蔭之蔭

按釋名釋形體曰陰蔭也言所在蔭翳也是其義本通故古亦通用昭元年在傳趙孟視蔭釋文曰蔭本作陰詩有杕之杜箋以其特生陰寡也桑柔傳言陰均也釋文並曰本亦作蔭

見以蕭光 見聞以俠無注見及見聞皆當爲覲字之誤也

按見與覲乃聲近之誤見聞則一字誤分爲二此類古書多有之鄭說固可信然愚謂見以蕭光卽聞以蕭光聲之誤也見聞以俠無當亦作見以俠無經師

### 樓六

重

相傳以兩見字皆當讀爲聞故於下見字旁注聞字傳寫誤入正文耳說詳羣經平議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注頃當爲跬聲之誤也

按說文火部跬從火圭聲讀若同跬可讀若同故跬得通作頃也玉篇足部跬羌極切舉一足跬同上

而術省之注術當爲述聲之誤也

按術述古通用詩日月篇報我不述釋文云述本亦作術儀禮士喪禮不述命注曰古文述皆作術漢書賈山傳術追厥功注曰術亦作述漢人隸書往往以術爲述張表碑方伯術職樊敏碑臣子褒術靈臺碑



陰州里稱術皆其證也

宮宰宿夫人注宿讀爲肅肅猶戒也祭統

按儀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鄭注並曰宿讀爲肅書顧命篇王三宿正義引鄭注曰宿肅也

百官進徹之注進當爲餽聲之誤也

按玉篇食部餽子徇切是部進子信切餽與子雙聲進與子亦雙聲故餽得轉而爲進

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注舍當爲釋聲之誤也

按儀禮大射儀獲而未釋獲鄉飲酒禮主人釋服注並曰古文釋作舍周禮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注曰古

樓六

書

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

子志之心也注志讀爲識哀公問

按禮運篇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注曰志謂識古文

周禮保章氏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注亦曰志古文

識是志識實一字此云志讀爲識讀從今字使學者

易曉也

夙夜其命宥密注詩讀其爲基聲之誤也孔子問居

按今詩作基命而釋文曰其命音基本亦作基則陸

氏所據本作其命作其者古本作基者以師讀改之

至于湯齊注詩讀湯齊爲湯齊

按猶樂記地氣上齊讀爲躋也

其惟不言言乃譌注譌當爲歡聲之誤也坊記

按史記魯周公世家作言乃驩蓋古字並通耳裴駢

集解引鄭注驩喜悅也則亦讀爲歡

唯卜之日稱二君注二當爲貳

按周易繫辭傳內貳以濟民行注貳當爲二

素隱行怪注素讀如攻城攻其所係之係係猶鄉也庸

按荀子議兵篇蘇刀者死注蘇讀爲係係向也說文

無係字作素作蘇皆聲近假借未知本字爲何也

可以與知焉注與讀爲贊者皆與之與

樓六

素

按廣韻八語與善也待也說文曰黨與也音余呂切

九御與參與也音羊洳切此讀從參與之與也可知

漢人於上去之辨已嚴矣

故裁者培之注裁讀如文王初載之載裁猶殖也

按此讀從其音非讀從其義也詩大明篇文王初載

釋文載字無音則宜讀本字此從其讀則當讀如載

之本字方合而陸氏於此乃云裁依注音災夫音災

則裁之本音也據廣韻十六哈裁災並音祖才切此

裁字果音災則直云裁如字足矣於鄭注大背何言

依注音災乎



壹戎衣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

按呂氏春秋慎大覽親郭如夏高注曰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此可證成鄭義廣韻八微有郭字云殷國名也與衣並音於希切郭蓋即殷之異文也

其如示諸掌乎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

按周易坎上六寘于叢棘釋文云寘劉作示周禮朝士注示于叢棘釋文曰示本作寘詩鹿鳴篇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寘正義曰示寘聲相近故誤爲示也

樓六

三

既廩稱事注既讀爲餽

按餽本作氣說文氣饋客芻米也從米氣聲或作饌又或作餽然則作既者即饌之省耳說文既小食也從皀无聲引論語不使勝食既今論語作不使勝食氣既與氣通即與餽通矣儀禮聘禮記如其饗既之數注曰古文既爲餽

肫肫其仁注肫肫讀如詢爾肫肫之肫

按詩本作諄諄釋文云字又作肫據玉篇則諄諄爲兩字據集韻則諄肫三字通荀子哀公篇楊注亦曰肫與諄同而此注又作肫肫楚辭惜誦篇云中閼

育之肫肫注云憂貌義稍別然形況之辭本無定字肫肫諄諄肫一也

上天之載注載讀曰栽謂生物也

按毛傳訓載爲事筮無異說此云生物自是箋詩注禮之不同不足爲疑惟上文栽者培之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以彼證此疑此文本作上天之栽注則云栽讀曰載謂生物也生與殖同書仲虺之誥不殖貨利襄三十年左傳子產殖之教傳杜注並曰殖生也鄭意栽者培之及此上天之栽並爲生殖之義而栽之本義則爲築牆長版而非生殖之

樓六

五

謂故改讀爲載自鄭注行而栽培之義世人已耳熟之廣韻十六咍云栽種也不知有築牆長版之說矣相沿既久謂栽字自可訓生物乃據詩改禮經作上天之載又改鄭注以就之而與前注兩歧矣即前注亦有爲後人竄改者蓋既云讀如文王初載之載則當云載猶殖也此鄭注之通例乃云栽猶殖也仍作本字何必改讀乎殆亦後人以栽有殖義而載轉無殖義故改載猶殖也爲栽猶殖也以從後世之見耳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注仁亦當言民聲之誤表記按古書民與人通人與仁通不可勝舉此以仁爲民



猶以人爲民耳

衣服以移之注移讀如禾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

按禾汜移之語疏不詳其所出說文禾部移禾相倚移也倚移本疊韻字考工記旣建而池司農注讀爲倚移從風之移疑鄭此注本作禾迤移蓋倚移疊韻迤移亦疊韻可作倚池亦可作迤移也汜蓋迤字之誤

節以壹惠注壹讀爲一

按儀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等篇注並云古文壹作一有司徹篇注云今文壹爲一此二字至今通用不

樓六

三

可勝舉

尹吉曰注吉當爲告告古文詰字之誤也續衣

按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注曰故書吉或爲告又尚書呂刑篇度作刑以詰四方漢書刑法志作度時作刑以詰四方此告與吉形近相混之證至告之與詰說文分爲二字鄭則一之愚有說詳見笥錄

臣儀行注儀當爲義聲之誤也

按周禮肆師注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則儀義乃古今字此讀從今字耳

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注天當爲先字之誤

按玉篇天古文作死故形近而誤

君雅曰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

按書序君牙釋文曰或作君雅是尚書亦有作雅者呂氏春秋本味篇伯牙注亦云或作雅

資冬祁寒注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徧之語也

按資至聲近祁從示聲與是亦聲近此皆聲之誤耳

鄭以爲齊魯語蓋鄭君親驗當時語音如此漢初傳經大儒多出齊魯故齊魯之語得入經傳也

樓六

卑


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注正當爲匹字之誤也

按周易姤彖傳注正乃功成也釋文云正亦作匹據王氏此注本解說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則當以作匹爲是正亦匹字之誤與此一例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莊子天運篇曰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又則陽篇曰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亦當作匹故君子寡言而行注寡當爲顧聲之誤也

按玉篇寡古瓦切顧古布切寡與古雙聲顧與古亦雙聲故寡得轉爲顧



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  
為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甯王之德  
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

按割字古或省作害書大誥篇天降割于我家馬本  
作害是也害篆書作故與周相似而誤勸與觀左  
旁相似列子楊朱篇故不為名所勸釋文曰勸一本  
作觀是亦相似而誤也田與申則聲相近棘鼓之為  
田鼓陳氏之為田氏並其例也鄭讀從古文而又通  
割為蓋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釋文曰蓋舍人作害割  
之通作蓋猶蓋之通作害矣

樓六

聖

親始死雞斯注雞斯當為笄繩聲之誤也問喪

按廣韻十二齊雞笄並古奚切列子黃帝篇不知斯  
齊國幾千萬里注斯離也斯之為繩猶斯之為離  
唯公門有稅齊哀注稅猶免也古者說或作稅服問

按訓稅為免則當讀稅為脫廣雅釋詁曰免脫也鄭  
云古者說或作稅則讀稅為說矣言說之說無免脫  
之義疑當作古者脫或作稅

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注下焉猶然三年問  
按檀弓篇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曰然之言焉也祭  
義篇國人稱願然大戴記曾子大孝篇然作焉但此

用然字與他處異然猶乃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  
詞

竟信其志注信讀如屈伸之伸

按詩擊鼓篇不我信兮釋文信即古伸字也荀子天  
論篇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楊注曰信讀為伸古  
字通用

此之謂自謙注謙讀為慊慊之言厭也大學

按荀子榮辱篇彼臭之而無嫌於鼻注曰嫌當為慊  
厭也此以謙為嫌猶彼以嫌為嫌

見君子而后厭然注厭讀為厭厭閉藏貌也

樓六

聖

按荀子王霸篇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注厭讀為厭  
恂慄也注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

按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為下國恂蒙注云詩為駿  
龐恂可通作駿故亦可通作峻釋名釋樂器曰荀峻  
也在上高峻也恂之讀峻猶荀之訓峻也

命也注命讀為慢聲之誤也

按命在真孫部慢在元寒部本不相通然楚辭抽思  
篇軫石歲窺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以進與  
願為韻此即命讀為慢之例也惟鄭此讀愚不之從  
說見第一樓叢書八



爲后服資哀注資當爲齊聲之誤也

昏義

按周易旅九四得其資斧釋文云資子夏及眾家本皆作齊荀子哀公篇資直哀直杖者不聽樂注資與齊同

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注愁讀爲擎擎斂也

鄉飲酒義

按說文韋部韋收束也或作擎又手部擎束也詩曰百祿是擎是擎字說文兩見而義則同尹知章注管子四時篇范望注太元元數篇並曰秋擎也卽用鄭義廣雅釋詁曰秋愁也御覽時序部引書大傳曰秋

樓六

聖

者愁也則仍以木字讀之周禮秋官正義引鄭目錄曰秋者道也據說文擎卽百祿是道之道則擎與道異而同矣

賁軍之將注賁讀爲償償猶覆敗也

射義

按大學篇一言賁事注賁本作償

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注卒讀皆爲倅

燕義

按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注曰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鄭此注從先鄭也周禮車僕掌戎車之萃字又作萃

李尹旁達注字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

聘義

按釋名釋言語曰浮字也孚甲在上者也是孚浮聲近義通尹讀如筠者據禮器正義引顧命云敷重筍席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鄭以禮器之筠解顧命之筍是筠古作筍筍以尹爲之猶筍字之俗作笋矣



學古堂日記

南匯于學讀小戴日記

曲禮上

兩手握衣去齊尺

案云去齊尺謂兩手握衣之處去齊一尺耳非謂齊去地一尺也孔正義謂令裳下緝去地一尺則記當云去地尺不當云去齊尺矣鄭注但云齊謂裳下緝不詮去字之義則以記明言去齊不須解說而不虞後人之誤解也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學古堂日記

小戴

十

案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即申明不當階之義謂就所解之屨跪而舉之屏置於階側耳鄭注訓就為著既是著屨何云屏乎孔義以屏為屏退義則迂曲之甚必非記意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乃方是著屨正以前屏於側所以著時須遷屨也

主人延客會裁然後辯殺

案此蓋當於會字句主人延客會與上文主人延客祭同一句法舊讀至裁字絕句殆非是主人必不先定一裁延客會也所謂延客會者猶玉藻篇命之羞命之品嘗之之謂而客則先裁而後殺故曰裁然後辯殺上文云左殺右裁裁在右則近殺在左則遠然

則客必先敬者亦如玉藻所云羞近者也辯殺即是惟所欲之謂矣說文爰部殺相雜錯也肉部肴啖也段曰當云啖肉謂可啖之肉今本有奪字肴正字殺假借字

下卿位

案卿位當指外朝之位所謂三槐九棘之位是也過此必下車乃畏大人意上文明言君子不言人君則不必就人君言鄭以君子為人君而此語致不可通且言下者必就車上而下也今云君出過之而上車則是未上車又何所謂下乎下文入里必式乃是君子之敬其桑梓則此上下文四語皆不指人君明矣

學古堂日記

小戴

二

曲禮言君子者甚多無一可作人君解也此君子直下卿位下文云大夫下公門則可知大夫於卿位不下矣

曲禮下

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

案尚訓加廣雅釋詁云尚加也此言執不言奉奉者以左右兩手奉之上文奉者當心是也執者惟以右手執之此執與奉之別也雖以右手執之而又加左手於上若防其失墜者然謹之至也故曰則尚左手上文云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指凡器而言則不加左手此云執主器操幣圭璧則主器之尤重者故又加左手於其上鄭注尚左手尊左也記文似未有此義



檀弓上

二夫人相爲服

案諸侯夫人止一人云二夫人蓋據天子有三夫人而言之如此夫人死而彼夫人爲之服如彼夫人死而此夫人爲之服故曰二夫人相爲服也此與上文從母之夫舅之妻當別爲一項言從母之夫服及舅之妻服及二夫人之相爲服皆禮經所不載故下文云君子未之言也又云或曰同爨總者以見從母之夫及舅之妻君子既未言其服其無服也可決若二夫人之相爲服雖亦君子未言其服然或可服以總服也蓋二夫人有同爨之誼從母之夫及舅之妻無

學古堂田記

小戴

主

同爨之誼也同爨總一語正專指二夫人而言鄭誤以二夫人承上文言之注云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又以此二人之相爲服則何不云夫之姊妹之夫與妻之昆弟之妻而必據甥言之云從母之夫舅之妻故又謂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則說經幾成絮語矣後人或以爲甥依從母之家而服從母之夫依舅家而服舅之妻則又與相爲之義不協夫嫂叔猶無服豈有從母之夫與舅之妻而有服者鄭說不可信也姑姊妹之夫亦無服豈有從母之夫而有服者舅之服僅總麻豈有舅之妻而有服者或說亦不可信也姊姒尚有服則豈有二夫

于

人同事一夫者而無服也故雖同爲君子所未言而一則義無可援一則可援同爨之說也且記明言二夫人是女子之夫人也孰有言此二人而曰二夫人者無怪王引之經義述聞之欲改二夫人爲夫二人俞蔭甫太史羣經平議之欲以夫字爲衍字矣昏義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曲禮記云天子有后有夫然則二夫人之相爲服以總卽二嬪二世婦二御妻之相爲服者從可推矣而諸侯之世婦及妻及妾曲禮記云公侯有世婦有妻有大夫士之妾之相爲服者亦從可推矣皆同爨之義也抑又有說焉左傳十七年傳云齊侯好內多內

學古堂日記

小戴

四

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又襄二十六年傳云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據此則夫人之稱在春秋時已亂檀弓記出六國人手孔義以檀弓爲六國時人不純出六國人手無疑上文孔子少孤不知其墓云云乃李由對魏王語見孔叢書陳王義篇而檀弓誤據爲實事則其書又出李由後矣今人以孔叢書爲僞書必欲強解檀弓殊無謂孔叢書僞近古凡其所輯不盡謬安知其不指妾爲夫人戰國齊策云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鮑彪注云夫人姬媵之通稱俗字通非其配也是六國時妾稱夫人之證然則

于



二夫人者二妾也與從母之夫舅之妻皆泛言之亦不必定指爲天子之三夫人矣故不曰三夫人而曰二夫人不然何不直云三夫人相爲服使後人不致誤解也此亦可備一說案祭義云夫人纁三盆手者一若諸侯亦有三人者然彼上文言天子諸侯則夫人據諸侯言三宮夫人據天子言所謂互文也亦未當假借說此彼鄭注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亦未是

### 檀弓下

### 齊穀王姬之喪

案穀疑讀爲慤慤穀並諧穀聲例得通借穀梁文二年經晉士穀陸釋云本又作穀九年同左公羊傳穀之通慤猶穀之通穀矣下文殷已慤釋云本又作穀

### 學古堂日記

小戴

五

注及後同慤之通穀猶慤之通穀矣凡諧聲字類如此不勝枚舉慤者謚法也周書謚法解云行見中外曰慤孔晁注云表裏如一然則此王姬謚慤故曰穀王姬穀王姬卽慤王姬也齊穀王姬之喪與前後文凡言某之喪者句法一例鄭注云穀當爲告聲之誤也則解作齊以王姬之喪告魯與前後句法不類矣俞蔭甫太史平議謂此王姬爲齊僖公之夫人非齊襄之夫人其見甚卓據下文云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委云姊妹之服則明非魯莊之姊妹行矣卽爲齊襄夫人亦於魯莊爲長一行非姊妹也又云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直云外祖母則明是魯莊之外祖母矣

且春秋雖不見此王姬而春秋亦不見齊僖之夫人爲何人左昭十三年傳云衛姬有寵於僖杜預解云衛姬齊僖公妾則非夫人也是卽無證之證顧乃因齊僖之夫人而遂以穀爲稱齊僖之名則齊僖自名祿甫不名穀且使名穀而曰齊穀王姬亦究不辭也春秋時夫人多有謚如魯夫人聲子之謚聲文姜之謚文敬嬴之謚敬穆姜之謚穆乃至妾亦有謚如定嬖之謚定謂成公妾非定公夫人也定嬖非夫齊歸之謚齊而推之列國亦間見之若齊則有其姬之謚其聲孟子之謚聲顏懿姬之謚懿穆孟姬之謚穆然則此穀王姬之爲慤王姬又何疑乎且其姬亦王姬也彼王姬可謚其此王姬何獨不可

### 學古堂日記

小戴

本

### 王制

### 諸侯之上大夫卿

案此卿字疑是古禮家注語既言上大夫不必復言卿既言卿不必復言上大夫上大夫卿連讀實爲不辭若以上大夫與卿分爲二則又與凡五等語不合蓋此卿字卽所以解上大夫謂此之云諸侯之上大



夫者其實即諸侯之卿也據下文卿與上大夫王制分爲二故此特注之記中固多注語自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以下皆所以釋前半篇之語文王世子記亦然前人亦已言及矣豈謂即在前半篇中亦雜注語在內就其顯者若下文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以下十字即上句出鄉不與士齒之注語也蓋但云出鄉不與士齒嫌仕於君者如是故注之云仕於家者制也他篇亦多有之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會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會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會耆老其義一也而會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會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飲養陽氣也故有樂以下二十字亦即上文之注語也又云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薄社以下八字亦即上句之注語也又云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爲社田以下八字亦即上句之注語也又如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髻其義以下十二字亦即上句之注語也蓋上文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笄與冠二物也男子免而婦人髻髻與免同物也儀禮喪禮鄭注云免之制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如今之著髻頭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髻露紒也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髻頭馬則可見免髻同物惟馬融有髻高四寸

學古堂日記

小戴

七

于

之說廣狹或不改注之云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等然經無文則髮明同物特命名取義因男女而異也又如奔喪禮云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若所以下十一字亦即上句之注語也蓋上文既云相者告事畢而又出成服拜賓四字殊覺贅語故注之云謂所爲位家遠之故也若其家近即不必成服而往矣凡之數者若並仍爲正文於義不且復疊乎皆極顯見者也又有注語之出入乎記文者如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弁而祭於已可也士弁而親迎以下十五字亦即上句冠而祭於已之注語記言士冠而祭於已而禮家注者以爲可用弁援親迎以相例若非注語於義不且矛盾乎苟不明乎斯例則說愈支而義愈迂矣求之全書當不盡於此虞庠在國之西郊此語亦似注文

學古堂日記

小戴

本

于

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案御當謂幸御鄭注謂今有娠者則記文何不直云

有娠者而乃云天子所御乎且令后妃嬪御上文九

慈禮記解義云九嬪與九御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

人屬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三夫人言九御

婦矣世其時皆未有娠遂廢此帶以弓韣授以弓矢

之禮乎若各有娠其禮又將誰屬乎必不然矣孔義

云若總論幸御則羣妃皆是何得直云乃禮天子所



御故知有娠者然記言天子所御本不謂總指既幸之羣妃乃指天子其夕所當御者言之耳古者天子有御法周禮九嬪職鄭注云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如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然則祠高禰之日其夕儻爲女御當御卽禮女御以弓韜弓矢矣儻爲世婦當御卽禮世婦以弓韜弓矢矣嬪當御卽禮嬪夫人當御卽禮夫人后當御卽禮后故曰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授以弓矢于高禰之前也內則記云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縱筓總

角拂髦衿纓綦履鄭注云御覽引五經要義云古者

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

所女史書其日月授其環以進退之當御者以銀環

進之著於左手左手陽也以當就男故著左手此並

在平常時當御尙有此禮矧在祠高禰之日乎而帶

弓韜授弓矢以爲宜男之兆固所當矣

文王世子

慮之以大愛之以敬

案大愛二字疑互倒謂慮之以愛大之以敬也今云慮之以大則已覺不辭愛之以敬尤不可解鄭注慮之以大云謂先本於孝弟之道疑其本正作慮之以

愛故以孝弟之道解愛字賈誼新書道術篇所謂子愛利親謂之孝弟敬愛兄謂之悌也然則鄭本不誤孔義本始誤耳王引之述聞以愛字爲受字之誤未

然

禮運

夏時之等

案等謂竹簡說文竹部云等齊簡也是等字由竹簡取義故从竹齊簡爲等字之本義而經典凡用等字實止是齊之一義乃引伸之義也惟此等字最與本義爲近乃注家竟略而不及甚有謂夏時以寅爲首有其等者義疏引是反舍平易之本義而取引伸之

義以附會之說文家於等字下又鮮有徵引及此句

何其疏與易繫辭傳以行其典禮京房作等禮然則

等卽典矣此又義之可證者樂記然後立之學等字

學等猶言書之簡策耳

禮器

禮器是故大備

案禮器二字卽標篇之目是故乃承上之辭必無發端而云是故者蓋此篇卽上禮運記之下半篇是故大備卽承上篇此順之實也句於此必不可分篇疑禮器篇已亡後人乃割取禮運下半以爲禮器正如東晉古文尙書之舜典康王之誥也孔義於禮運下



引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通論於禮器下引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制度別錄者劉向別錄也然如今之禮器亦宜屬通論不宜屬制度則安知劉向時不別有禮器正宜屬制度者乎此可證矣陳澧讀書記云別錄屬制度非其類也下郊特牲記孔義謂郊特牲也謂此未當妄議劉向以下至降尊以就卑文承禮器之下覆說以少爲貴之事則又以郊特牲上合禮器爲一然豈竊謂郊特牲與禮器不必強合而禮器與禮運則不可強分也又案古人分篇與今人不同今人必於其可斷處分篇古人則不然其不可斷處分篇一則以竹簡編書然後分之則不能斷得其可斷處而分之也一則亦正欲使人知是一篇特以其編重而分之耳此法至唐人作疏分卷猶有遺意

學古堂日記

小戴

主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案此也字當讀爲邪邪也一聲之轉古多通用詳王引之經傳釋詞及俞蔭甫太史疑義舉例禮之近人情者卽是禮之至者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邪若謂近人情者非禮之至則且以不近人情爲禮之至悖禮孰甚矣故知此也字必不可讀作決辭且上文曾子曰周禮其猶醪與醪者人情也非禮也而周禮且猶之曾子之意亦謂周禮之近人情如此故卽引君子語以申明之下文言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孰此卽禮運記所謂禮之初始諸飲食之意飲食人情也而郊禮大饗禮三獻禮一獻禮並不可廢

飲食以成禮君子之意正舉此以證禮之近人情非舉此以證禮之不近人情也下文又云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由始者漸致其情也卽下文所謂君子於禮非迫而致其情前蔭史平議云作當讀爲迫文選必有漸致其情漸致其情人情也迫而致其情則不近人情矣若以不近人情爲禮之至則又何所謂致其情乎故讀此也字爲決辭不特本文義悖乃并上下文語亦不可通矣禮運記中屢言人情以彼參此則其義亦可見是故坊記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問喪記云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

學古堂日記

小戴

主

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喪服四制記云凡禮之大體順人情而史記禮書亦云乃知緣人情而制禮

內則 櫛緹笄總

案此笄字蓋衍文鄭於此笄字不發注至下文笄字始注云笄今簪也是鄭所據本無笄字顯然可見蓋卽涉下文而衍也男子用冠冠而笄之云櫛緹笄總則失其倫次矣故但云櫛緹總也婦人不冠髻而笄故下文於婦事舅姑乃云櫛緹笄總也孔義據別本作疏有笄字而不能援鄭注以訂正漫引熊氏之說



以此笄爲安髻之笄非固冠之笄不知古男子之冠用一條布前後屬武而兩邊通穿安髻與固冠不必用二笄劉熙釋名釋衣服云冠貫也所以貫髮也則固冠之笄卽以固髻明矣至又據士喪禮髻笄爲證彼言喪服豈平日子事父母所宜乎且如果爲安髻之笄鄭氏亦當有說也是知此笄字必涉下文而衍

### 襲衣衾不見裏

案衾蓋當作衿衿衾二字形聲並同惟一則左形右聲一則下形上聲例以通借亦無不可上文衿纓鄭注云衿猶結也此言襲衣衿亦謂襲衣當系結耳不

### 學古堂日記

小戴

圭

見裏卽伸足衿字之義若爲衾字則子婦在父母舅姑之所何爲抱衾而來乎說文無衿字系部云衿衣系也則衿衿一字顧野王玉篇衣部云衿亦作衿是也凡从系从衣之字多同

### 明堂位

###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

案三疑當作上字形相近而誤爲一二之誤或誤例可解因添一畫作上公者諸侯之九命者也三公則三亦未可知也天子之官矣上文云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則天子之三公不當雜列於此位也周禮大行人職上公之禮云云下文歷言諸侯諸伯諸子諸男此下文亦歷言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則三公之當作上公明矣又案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例以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則九夷似亦當南上不當北上諸侯西面諸伯東面皆北上未嘗一北而一南則九夷西面六戎東面必皆南上與侯伯相變也不當一南而一北附記於此

### 喪服小記

###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案報有再義周禮大祝職鄭注引鄭大夫云報拜再拜也廣雅釋言云報復也反復之復與復又之復復亦再也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謂再葬者則再

### 學古堂日記

小戴

西

虞三月再卒哭卒哭上不言報蒙文而省也蓋葬而虞虞而卒哭正禮也再葬則疑於初葬時既虞卒哭矣似不必再虞不必再卒哭故特著之明再葬與初葬一也然正有不卽虞而遲日以行之者下文云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是也并有葬而不虞者又云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是也蓋報葬者報虞卽日而虞者也卽日而虞三月而卒哭卽報葬者之正禮也不卽虞者與不虞者不虞則亦不卒哭報葬者之變禮也惟其再葬故有此變禮若初葬則檀弓記所謂葬日虞弗忍一日離安有不卽虞與不虞不卒哭者乎鄭注讀報爲赴疾之赴則不可解於下文不報虞之義乃於下文注云有故不得疾虞



夫虞與葬在一日之間耳既無故而葬何忽有故而  
不虞若本有故則既不因故廢葬顧乃因故廢虞此  
其說必不可通者不知記言雖主人皆冠爲兄弟既  
除喪已及其葬明指再葬而言之竊恐自既葬至除  
之四十五字本卽在此文之下因彼上下亦有免與  
皆冠字而誤繫在彼以彼四十五字與此文連類觀  
之則其義固甚曉矣或曰再葬卽改葬也然儀禮喪  
服記云改葬總穀梁傳云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今  
云兄弟反服其服而主人乃止總服可乎曰改葬總  
者謂葬畢之後非謂當葬之時當葬之時兄弟反服  
其服則主人可知兄弟免而報虞卒哭如不報虞則

學古堂日記

小戴

圭

除之而主人必服總服此所謂改葬之禮總也鄭注  
云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總三月而除之三月之期  
乃與此三月而後卒哭適相符合少儀記母報往  
報字疑亦訓再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

案女君指適妻儀禮喪服經妾爲女君賈釋云妾稱  
適妻爲女君是也卽此記上文言妾從女君而出則  
不爲女君之子服又云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女  
君皆適妻也此亦言女君則豈容有異鄭注以女君  
爲適祖姑非矣然雖耐於適妻而廟則仍是祖姑之  
廟非適妻別有廟也下文婦耐於祖姑婦卽適妻也  
適妻亦耐於祖姑則妾耐於適妻不仍在祖姑之廟

乎蓋婦人不先立廟從夫之廟下文有耐於其妻語  
也江永禮記訓義釋言云耐於其妻謂夫爲其妻行  
耐祭之禮也孔廣森禮學厄言及俞蔭甫太史平議  
說皆祖姑之廟卽祖廟也婦耐於祖姑者則其夫尙  
存者也其夫尙存已無廟而耐於祖姑之廟廟制昭  
穆常爲穆則祖廟又鄭必以女君爲適祖姑者正以  
卽是將來之已廟然上文既云妾耐於妾祖姑  
亡則中一以上則妾無妾祖姑者既有中一以上可  
耐而此又云耐於適祖姑一篇之中前後不成兩歧  
語乎孔義乃遂謂此又無高祖妾祖姑者然記明言  
妾無妾祖姑者不言妾無高祖妾祖姑者安得漫相  
爲解乎雜記云妾耐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  
昭穆之妾云昭穆則不但中一以上矣卽祖

學古堂日記

小戴

末

之昆弟有妾者亦可蓋上言中一以上者指妾死無  
耐也彼上文可案妾祖姑而適妻尙存者言之也此言耐於女君者指  
妾死無妾祖姑而適妻先死者言之也二文初不相  
歧其妾死而耐於妾祖姑正禮也不論女君之存歿  
也耐於中一以上女君尙存者之變禮也耐於女君  
女君先歿者之變禮也耐於祖昆弟之有妾者要  
亦女君尙存者之變禮

襲經于東方

案東方者在堂下直東序之東也故文承降踊之下  
而孔義謂既踊畢升堂襲帶經于東序東謬矣果升  
堂而襲經則記文豈容不著升字且奔喪禮云降堂  
束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彼孔義云襲經於



序東者謂在堂下當序牆之東非謂堂上之序東也其說明析如此何以於此文竟迥相反蓋正義非孔氏一人手筆其序所稱與中散大夫等對其量定者故時有矛盾處也若陳說則固出於一人之今據儀禮喪禮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即位踊襲經于序東鄭注云序東東夾前賈釋云襲經于序東東夾前者經云主人降自西階更無升降之文浦鍾十三經正字云降字疑階字之而云序東東夾前者主人即位踊訖而去襲經于序東浦正去謂鄉堂東東西當序牆之東阮元校西字衍文案不衍亦可謂東西之節當序牆之東也又當東夾之前非謂就堂上東夾前也說與奔喪孔義合則奔喪義是而此義

學古堂日記

小戴

七

非明矣

樂記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案欲當從史記樂書作頌字形相近而誤也草書頁字亦頌與動爲韻猶上文性與靜爲韻若作欲則失近韻矣此在俞蔭甫太史平議已訂正惟俞據徐廣頌音容而訓爲動則既言感於物而動又言性之動也重複無理實不可通此頌字蓋當讀爲用儀禮大射儀鄭注云古文頌爲庸周禮眡瞭職鄭注云頌或爲庸頌之爲用猶頌之爲庸也說文用部云庸用也蓋上文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言其體也有體必有用

故此言感於物而動性之頌也性之頌卽性之用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者猶中庸記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感於物而動性之頌也者猶中庸記言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彼下文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是體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用也用字本有二音今通讀爲去聲然詩小旻篇云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叩用與從叩叶則讀平聲矣讀平聲卽音容然則徐音頌爲容固不謬也特不可卽讀爲容而訓爲動耳

出伸俯仰綴兆舒疾

案此兆字蓋當本作𠂔篆文形相近而誤也說文八

學古堂日記

小戴

太

部云𠂔分也祁騫藻校勘記謂說文無𠂔字公卽舞佾之佾其說殊確字从二八會意甚顯然則綴公者卽綴佾也故下文云樂之文也鄭據誤本作兆字段玉裁注據廣韻竟以公爲卽兆字然而注云綴謂兆字自見說文卜部卦字下不當漏也而注云綴謂鄺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城也則不論與樂之文不合卽與屈伸俯仰舒疾之並爲反對義者亦不類矣今據綴訓鄺說文邑部云鄺聚也綴爲聚而公爲分二字正相反對下文孔子論武舞云五成而分六成復綴分字綴字並當句鄭注周公召公分職而治則非劉台拱經傳小記云古文以崇天子注於崇字斷尤音讀右聲如以右子爲韻是其義矣蓋猶所謂一開一合之云也屈伸俯仰綴公舒疾八者同爲指舞容



言之所謂文也舞位營域並非所以解綴六  
原未誤下文久立於綴是也舞位是實義下是虛義二義不違而此文綴字止須解爲綴耳  
文云行其綴兆要其節奏綴兆亦當作綴六綴六與節奏爲偶其義又可見矣舞之有綴六猶音之有節奏也仲尼燕居記云爾以爲必行綴兆放此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案云以賞諸侯則所制之樂諸侯之樂也蓋古者諸侯有德天子命樂官述其政事而爲之樂及爲之舞以賞之  
舞本該於樂上文云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也屈伸俯仰綴兆故下文云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又云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

學古堂日記

小戴

五

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治民勞治民逸皆指諸侯之治民勞逸也而舞則因勞而遠因逸而短  
治民勞治民逸皆指諸侯之治民勞逸也而舞則因勞而遠因逸而短  
德皆所謂德盛而教尊者也故賞之以樂其遠其美短者各適其宜不可謂以是分優劣鄭彼注尙誤其樂章亦可知矣豈非迹其政事而爲之故若是乎然則諸侯之樂舞固自有諸侯之樂舞非以天子之樂舞賞諸侯也上文云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此云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既言舜作又言夔制明夔之所制非卽舜之所作乃孔義云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者夔欲天下同行舜道故歌此南風以賞諸侯果爾則止是舜作而已夔特述之耳烏得云夔制乎蓋不明乎諸侯之自有樂舞致文義不可通矣書堯典伏生

大傳云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此諸侯之政迹上之天子也天子乃命樂官據此以爲樂舞此夔之制樂以賞諸侯也伏傳又云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舞侏離儀伯之樂舞藝哉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義伯之樂舞將陽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和伯之樂舞元鶴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其說闕一伯而要之名以伯著稱者蓋本當時賞八伯之樂舞也而因祀方嶽用之此儻爲夔之所制與

始奏以文

學古堂日記

小戴

五

案此文字疑方字之誤此文上下皆逐句有韻旅也鼓也武也雅也語也古也家也下也並相叶也廣也簧也相也亦相叶也獨此句無韻故疑文爲方方與廣簧相亦正相叶也蓋後人因下句復亂以武以爲文與武對遂誤方爲文而不知其失韻矣鄭注訓文爲鼓亦殊未確上文云三步以見方此可爲作方之證三步卽始奏也又云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亦卽此方字

雜記上

含者執璧

案含者卽上文之弔者下文之禭者三者一人爲之







父母之喪也中庸記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特別父母於三年之喪之外則知古人凡言三年之喪者固不皆指父母之喪矣

喪大記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

案此在啟殯時君弔故云見尸柩而后踊與上文祝而踊自是兩次事鄭注乃云塗之後雖往不踊孔義引皇氏說因以上文既殯君往祝而踊為雖殯未塗則欲以兩文強合為一矣夫上文言既殯既殯必既塗何以知其殯而未塗且如其說則此文當云君弔見尸柩則踊不當云而后也云而后踊必是初

學古堂日記

小戴

重

時未見尸柩不踊及見尸柩而后踊也則謂非啟殯時往弔而何哉上文云君於大夫在殯三往焉然則視祝而踊者必是前兩次之往弔此言見尸柩而后踊者必是末次之往弔末次之往弔實當啟殯之際故其踊節如此也儀禮既夕篇敘啟殯之禮亦先時不踊既啟而后云踊無算彼雖專指主人之踊以無君在耳始上文云士在殯壹往焉則不當遲至起殯時弔乃專指始往故士啟殯時必無君在也然則此文君君於大夫要其踊節無不同也陳說已致疑舊注而不能發明茲用補其未逮焉

緇衣

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

子

案此謂君之待大臣忠敬不足而富貴有餘義本甚明義疏云玩文義總重親大臣乃鄭注則云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以敬屬君言忠屬臣言殊見迂曲良因書傳言忠如孝慈則忠臣事君以

忠之類皆是下待上之辭似上待下不得言忠矣殊不知忠之一字實上下之通用如中庸記云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表記云虞帝有忠利之教又如左桓六年傳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並上之待下言忠蓋忠為下待上之辭而亦可為上待下之辭猶慈為父待子之辭而亦可為子待父之辭也內則記云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是

學古堂日記

小戴

重

也有友人問然則子待父為孝亦可謂父待子為孝也乎漫答之云否忠从心中聲字中本無下事上之義慈从心茲聲字中亦本無父待子之義故可以通上下之用若孝字則从老省从子承老會意字中已有子事父之義故不得通用不足相難也然此亦特泥於字形言之而已姑附其說

奔喪

反位拜賓成踊

案反位拜賓疑本作拜賓反位故鄭注云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若禮文作反位拜賓而注言既拜反位不相刺謬乎據喪大記云君拜寄公國賓句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主人即位襲帶經踊又儀禮喪禮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皆即位拜賓之後則鄭義精矣孔義於下

子



文皆如初云送賓皆如初者謂前送賓畢而反位後送賓亦畢而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此說謬甚皆如初三字爲句斷不可連送賓讀成五字句凡言如初謂後如前耳今并前後以釋皆字則如初之義如何可通云皆如初者正以拜賓後一反位送賓後又反位故云皆也此亦足明反位在拜賓之下若在拜賓之上則義與上文襲經于序東絞帶相屬下文皆如初語所不能照乃止有送賓後之一反位不得不不如孔義之曲說矣下文言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之禮正作拜賓反位成踊又聞喪不得奔喪之禮亦作拜賓反位成踊齊衰以下爲位之禮亦云拜賓反位哭成

學古堂日記

小戴

卷

踊並爲顯證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

案非主人謂庶子也此亦奔父之喪但非適子故曰非主人與下文齊衰以下自別鄭不發注蓋既言奔喪者非主人又言奔喪者自齊衰以下文義分析至顯固不須加釋乃因鄭無注而禮文至與下文連屬不斷孔義總釋謂此一節明奔齊衰以下之喪要其所指或從奔喪者自齊衰以下而言未必并此奔喪者非主人一條而統目爲此一節也下文自齊衰以下無別標題云奔喪至變也於兩奔喪亦莫辨陳說罔察乃直云非主人其餘或親或疏之屬也故下云

齊衰以下是眞以非主人與齊衰以下并爲一談如其說則既言非主人何必復言齊衰以下言齊衰以下亦不必言非主人而兩言奔喪者以及主人拜賓送賓之語無不複犯荒謬極矣殊不知非主人者乃是斬衰而非齊衰故既言非主人必不可不復言齊衰以下且其奔喪之禮皆蒙上文而省所異者惟拜賓送賓主人則自拜自送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送故特著之而其他悉如主人之禮與齊衰以下一切之儀節實大不同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

學古堂日記

小戴

卷

案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但言所哭之人而不言哭之者以九日七日五日三日之哭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定制無論何人哭之而皆如此也苟必言哭之者則益云諸侯哭天子諸侯哭諸侯卿大夫哭卿大夫士哭士而要不能盡於此故不可言也至臣哭其君或未始不該在內而若專指爲天子之臣哭天子諸侯之臣哭諸侯卿大夫之臣哭卿大夫士之臣哭士尤不可矣鄭注謂此臣聞君喪未奔爲位而哭說必不然何也苟臣聞君喪爲位而哭則不拜賓卽所謂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也然則何不於士三之下卽云皆不敢拜賓而必別言大夫哭諸



侯不敢拜賓乎豈大夫哭諸侯獨不敢拜賓而天子之臣哭天子卿大夫之臣哭卿大夫士之臣哭士云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喪案儀禮喪服經云公士大夫之屬臣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俞蔭甫太史平議云傳文公室老士貴臣其夫室老句士還貴臣句蓋傳釋經文眾臣之義謂公之臣惟卿不在眾貴臣之例大夫之臣惟室老不在眾臣之例士之臣惟貴臣不在眾臣之例其餘則皆眾臣也是士屬吏敢拜賓乎必無理矣蓋爲位而哭亦稱臣有明據固得有得拜賓者上文言凡爲位之禮云拜賓反位哭以踊是其證惟臣哭其君不敢拜賓然則若諸侯哭天子是亦君臣之例而如諸侯哭諸侯卿大夫哭卿大夫士哭士固得拜賓者矣此所以於士三之下無不拜賓之文而特言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也鄭既

學古堂日記

小戴

卷

哭之事雖爲位而不拜賓辟嗣君不敢也故曰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下文云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則謂出使之臣先言在本國之外臣然後言出使之諸臣鄭注云謂大夫士使於列國是兼正相士言故不言大夫而言諸臣也次比若以爲出亡之大夫亦不合次於出使諸臣之上矣後世喪制外臣各就地舉哀蓋外臣去國都既遠又有外事其勢固不能一聞喪而奔至者古今之事理不異也觀於此而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者亦爲位而哭也其不專指臣哭其君益見矣

深衣

續莊鉤邊

學古堂日記

小戴

卷

案此鉤字疑是鉤識之鉤說文丁部云一鉤識也鉤識者蓋謂畫文也鉤識猶今鉤邊謂鉤識深衣之邊實指衣邊之畫文耳鄭注以曲裾當之則誤解鉤字而於邊字之義亦不盡後人於鉤邊二字立說頗多似并遠求之致未得其旨豈竊謂鉤邊之義即在深衣記中已明著之下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是即鉤邊之義矣深衣記後半篇即說前半篇與王制記文王世子記同體實古人之注語也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即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之注也袂圓以應規以下云云者即以應規矩繩權衡



之注也具父母云云者卽鈎邊之注也鄭注云續畫文也其實青與素亦並畫文青者畫青文素者畫素文續者畫五采文也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云續五采也故曰純以續純以青純以素書顧命篇所謂畫純是也此純字與緣有別緣者別以布緣之純者非別以布純之乃卽若續若青若素之畫文而已故曰純袂緣若純卽緣不成曰緣袂緣乎袂緣卽袂邊也然不曰袂邊而曰袂緣明深衣惟袂有緣而其餘之邊無緣也故玉藻記云縫齊倍要彼鄭注云縫紵也齊者亦邊也惟齊邊無緣故但縫紵之若亦如袂邊之有緣則緣卽以固邊不煩縫紵矣純袂緣者袂既緣

學古堂日記

小戴

卷

而又純之以若續若青若素之文也純邊者卽縫紵之邊不緣而但純之以若續若青若素之文也皆所謂鈎邊也鈎邊之邊并袂邊齊邊與凡襟衽之邊而統指之也書益稷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傳云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孔義云禮衣畫而裳繡則衣有畫文其傳甚古深衣之鈎邊非彼禮服之比而其實亦類也焦循尙書補疏解彼粉米黼黻云皆繡文蓋裳下齊緣邊之飾今俗所云鑲邊挂線者正此遺制也其最下一層用青黑相間繡作兩已相背形牽連爲折方今俗作亞字其遺象也是爲黻次一層用白黑相間繡作斧形牽連爲半圓今俗作雲文其遺

象也是爲黼又其上作小圓爲栗文者黼也作冰裂文者黻也觀商周彝鼎其上文多有類此者可想見其象則明是鈎邊之法矣彼爲裳故爲繡文卽所謂衣畫而裳繡也深衣連衣裳則裳卽是衣故畫而不繡畫而不繡故謂之鈎鈎者鈎識也說文衣部云卒衣有題識者題識卽鈎識鈎識在邊故曰鈎邊而卒衣之鈎識則又不必其在邊耳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案袂之長短不可以尺寸計故但言反詘之及肘猶上言袼之高下可以運肘正以人臂之長短無定也鄭注云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其說甚

學古堂日記

小戴

卷

當又謂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斯不免於泥矣然其意當爲約舉以指數耳至孔義從而曲附之諸家又爲之伸說一若人臂之長短限於二尺四寸者豈有是與上文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言有制度不言有尺寸故曰短無見膚長無被土見人身有長短不可定之以尺寸也江永深衣考誤林下帶長四尺四寸又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亦本約舉指數又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見人臂有長短亦不可定之以尺寸也深衣記中言尺寸者止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一語蓋純則不論衣之長短而以寸半爲定制此其可言者也玉藻記言深衣之尺寸亦但云長中繼揜尺



鄭以長中爲長衣中衣亦未確雜記云史練冠長衣以筮則長衣乃喪服也郊特牲記云緇衣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則中衣蓋祭服也並不當緇衣而說或云長中者謂據中人之裕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蓋其可言者亦止於繼揜與袷與袷與緣而已也繼揜尺卽此所云反詘及肘蓋袷之可言尺寸者亦止反詘之數其自肩至手之長短卒不得而言之然彼言尺而此言及肘則此文之措語較之彼文尤爲審慎矣玉藻又言深衣三袪據鄭注解爲要中然寸前後合七尺二寸則要有大小七尺二寸三袪六寸當束帶故人之要雖有大小而衣之要必寬於人要當束帶束之卽無大小皆稱其要故不嫌有定數邪抑三袪尙別有所指而不指要中與下文云繼齊倍要卽此上文云要經半下實並未言及尺寸也

學古堂日記

小戴

圭

投壺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

案云度而不云設則設壺者非司射也鄭注云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是司射但度其所設之處而已上文云使人執壺則設壺者必仍此執壺之人而孔義乃云司射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嚮來賓主筵前進所量度其壺置於賓主筵南則竟以司射度壺卽設壺不知上文云司射奉中而下文始言設中當度壺之時中未設也中未設則司射仍奉中安得復執壺以設之乎下文設中之後乃云執八算興蓋中旣設方可以執算知中未設必不可以設壺矣故曰度

于

而不曰設也禮文明顯而自陳說以來皆承孔義莫爲拈破其亦可異也與孫希旦集解又從而附會云執壺者旣設壺反位則受中於執壺者而中蓋已授設之也旣如此曲折禮文何不顯著之又案投壺蓋用兩壺兩人各投其一故有間問者兩壺之間也非壺與席之間也鄭注云壺去坐二矢半且謂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則誤以爲止一壺一壺則不得有間乃不得不以爲去席之數然禮文固止言壺不言席也且下文文明云壺去席二矢半此亦爲去席之數文義犯複矣後人遂有刪以二矢半四字之本見陸釋所引乃若臧琳雜記又獨以問字爲衍王引之述聞旣衍以二矢半四字又并以問字爲衍引大戴

學古堂日記

小戴

圭

投壺禮爲證要皆不知有兩壺以間爲不可解耳知兩壺之說則此間字乃正必不可省恐大戴反脫落一間字正賴小戴文可據也蓋此文依舊讀司射進度壺句間以二矢半句固自無害而卽以司射進爲句句度壺間以二矢半爲句或以司射進度壺間爲句以二矢半爲句並壺間二字連讀亦殊明白陸釋所引一本無以二矢半四字則正以問字屬壺字爲句王述不知問字上屬謂陸本無問字尤誣至彼因鄭孔義明出問字而謂後人所加更武斷矣注之說病其與下犯複刪此四字然或卽本之大戴之文亦未可知矣然則大戴特無以二矢半四字義固不異於小戴而小戴雖有以二矢半四字義卻不

于



同於下文下文言壺去席二矢半而此則言壺去壺  
二矢半也上文云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者執壺凡  
言奉者謂以兩手奉之也言執者謂以一手執之也  
若壺止一則何不亦兩手奉之蓋正惟兩壺故兩手  
各執一壺而不可奉也又下文比投不釋比投者不  
拾也謂彼方投而此亦投之若壺止一兩人共投一  
壺其勢不得不拾投斷不至彼方投而此亦投者正  
惟兩壺故一人投彼壺一人或不待其投之畢而急  
投此壺是用告戒也則兩壺之文經雖不著而決以  
此間之一字並證之以上下文實爲無可疑之說也  
或曰投壺猶射也二人射共射一侯何以二人投各

學古堂日記

小戴

畫

投兩壺曰射侯雖一而侯中一分爲三考工梓人記  
所謂參分其廣而鵠居一者說詳前儀禮卷蓋中爲  
鵠而鵠之左右皆爲中正對堂上左右之物是二人  
雖射一侯而實不啻二侯矣但一侯可分左右一壺  
不可分左右故壺必具二焉凡投與射皆取其正直  
必無鄭氏所謂邪行者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案籌蓋卽馬非卽矢也鄭注以籌爲矢因大戴投壺  
禮言矢八分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下九扶耳不知  
彼文堂字上正脫落一籌字大戴較小戴多矢八分  
三字當別爲一條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下九扶三

句非承矢八分而言之也正賴小戴存一籌字當據  
此補彼安得據彼釋此籌爲卽矢乎俗本大戴改矢  
下文云矢以柘若棘明言矢不言籌此特別籌於矢  
外則籌非矢明甚且儀禮鄉射記箭籌八十鄭注云  
籌算也則算可名籌不聞矢亦謂之籌也惟此上下  
文亦明出算字則又別算於籌外籌亦不得爲卽算  
籌非算必卽馬矣馬亦以記勝負算之類算記逐投  
之勝上文注云馬勝算也謂馬曰算明馬爲算類或誤  
馬算爲一非也上文云馬各直其謂馬曰籌卽猶之  
算明馬與算二物鄭豈有不見者謂馬曰籌卽猶之  
謂馬曰算矣周禮大司馬職鄭注云爭禽而不審者  
罰以假馬賈釋云謂獲禽所算之籌此謂馬爲籌之

學古堂日記

小戴

畫

一證至今俗猶以籌馬連稱古之遺語也惟籌卽馬  
故不妨因地而異其制有五扶七扶九扶之別若矢  
當有一定且藉以度壺間及壺去席之數安得不齊  
若是乎大戴之八分王引之述聞及俞蔭甫太史平  
議皆謂字誤彼下文言矢大七分下文鄭注亦云舊  
本大說是其圓徑之數無室中堂上庭中之別也卽長  
短亦一定可知矣知此籌字實卽馬而非矢而後人  
有解馬爲刻象馬形者其說亦不攻而自破也上文  
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  
也說雖似迂曲然非刻象馬形鄭固不誤  
射義  
與爲人後者不入



案為人後者蓋卑賤之稱樂記云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蓋君子成德行故為人土為人先小人成藝事故為人下為人後鄭彼注云後謂位在下也則為人後者即是為人下矣彼上文云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然則宗祝為尸後商祝為主人後所謂為人後者如此王制記云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出鄉不與士齒由是言之如禮經言商祝夏祝之類如今世所用禮人樂人耳皆業為人役者以為則此為人後者正士所不齒其不入官名殆非也也固宜下文云蓋去者半入者半當因此類為最多耳若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應有一半之多也鄭

學古堂日記

小戴

禮

注蓋因禮經他言為人後者皆謂人子公羊成十五年傳所謂為人後者為之子而訓與為奇然奇為人後者奇蓋當讀為寄猶今世之寄子故鄭云後人者寄子或無子而以別姓子為子者如鄭所說也亦不應有一半之多也鄭注在俞蔭甫太史平議中已辨之俞氏亦引王制說與鬯說合而謂後字為役字之誤則又大謬萬斯同已謂後字為役字之誤則又大謬然不言人役而言人後者與上文夫字叶轉韻也下文云幼壯孝弟耄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弟禮死皆叶韻不日俟命而必日俟死又云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旋期稱道不亂者當讀為邪鄭注者不

二字連讀 倦變亂亦皆叶韻則可見誓射之辭皆韻語矣改後為役不失其韻乎俞氏經說又謂為人後之禮周以前實未之有其創各子其子孔子有志於大道之行故變相之圖說似未便信

學古堂日記

小戴

禮

讀小戴日記終



一、禮記卷之四、

禮記識

四

此禮上第一 此篇當分數篇中多孝經容經春秋

大上貴德 皇帝道德

其次務施報 王伯

禮尚往來 往古來今通乎百世

往而不來 專言法古

非禮也 專言退化

來而不往 俟後

亦非禮也 專主進化

三十曰壯有室 易男女有長中少三等之分男十六女十四少

也男三十女二十中也男五十女四十長也禮中男中女以立

法故曰三十而娶二十而嫁

禮記識

通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 上卿稱老夫如天子之二老

越國而問焉 聘禮

必告之以其制 士死制注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接即聘之所

爲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骨定而晨省 孝經說

在醜夷不爭 經在醜而爭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鄭注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三命而

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

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爲此賂于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

卑遠於君按朝廷大典不能以私辭三賜三行文謂饋贈不用重

貨即坊記凡爲子者饋獻不及車馬論語朋友之饋雖車馬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 至 交遊稱其信也 此論語人不問于其



父母昆弟之言傳說詳亢倉子○慈弟仁信所以合成其孝○孝

經不信非孝

所遊必有常 論語作有方

聽於無聲 不以耳聽

視於無形 不以目視

幼子常視母誑 以下容經說

戶外有二屨 席地而坐當時風尚傳記有之經則否

男女不雜坐 至 弗與爲友 草昧之初男女無別則夫婦父子無

義無親聖人撥亂反正故先立男女之坊所謂禮始于謹男女引

進外人亦同

齊戒以告鬼神 婦至必先入廟見祖以合于鬼神所謂先祖而

後配

禮記識

取妻不取同姓 春秋說

禮曰 引經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庶人已下爲野人禽獸則無禮矣有

禮然後爲人有大夫程度者可免于刑戮致刑措之化庶人大夫

以德不以位言

前有水則載青旌 至 前有擊獸則載貔貅 舉旗幟以代語言

行 太乙下行法

前朱雀 鶴鳥

而後玄武 龜蛇

左青龍 蒼龍七宿

而右白虎招搖在上 北斗

急繕其怒 怒當作下聲之解上下四旁六余也



進退有度 前後

左右有局 東西

各司其局 統于中央

卒哭乃諱 入門問諱 禮以諱爲尊海外以名爲貴故無字諱

故可以城物用君名名之

外事以剛日 兵戰盟

內事以柔日 祭昏葬

凡卜筮日 至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卜筮通于天學海外無中國

用之誠不能通所謂無德用事○卜筮爲天學文明之至通于鬼

神然後能盡其義非尋常之巫史○旬即天有十日

故君子式黃髮 鄭注發句言故明此原屬禋祀也故同詁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鄭注御當爲詔迎也君雖

禮記識 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魯哀公十四年春御者御

眇者皆謂也世人亂之

曲禮下第二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 老天子之守世婦卿妻

大夫不名世臣姪娣 一娶三女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古之弓矢今之

鎗斂當就經文繙譯之以便實行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

故 王制說

龜策几杖席蓋重素袵絺綌 玉藻同

不入公門 非公事

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 詩之素冠

素衣素裳同此素則全素爲純色故知雜色爲互文相起

君天下曰天子 天下非一國天子尊于王

復曰天子復矣 復招魂由所生天子九天之子

告喪曰天子登假 卽帝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皇皇后帝

生名之死亦名之 鄭注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

有小子侯是僭取于天子號也按三年以內不稱王其生也名之

死亦同經乃典籍之文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妻 當爲天子有后諸侯

有夫人卿有嬪大夫有世婦元士有妻下士二百三十四有妻

注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之女御以其御序于王之燕寢妾媵者

按天子一娶十二女董子詳矣此言各等外命婦鄭誤以百二十

禮記識

女爲妃嬪

天子建天官 通上下包地言

先六大曰太宰大宗大史大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 六大亦

上下四旁太宰上大宗東大史南大祝西太士北太卜下

鄭注此蓋殷制也周則大宰爲天官太史爲地官太祝爲春官太

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者按此天學皇帝制度非殷

天子之五官 人學民師民名

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 春秋冬中秋

典司五眾 帝學主五方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極職 六

府左傳作水火金木土穀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 晉



異姓謂之伯舅 齊

於外曰公 會盟經書稱公鄭注外自其私土之外天子畿內非

九州之長 方伯 八伯當云九州九牧兼內言之

於外曰侯 會盟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驩天曰子 鄭注謂九州之外長也天

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

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按春

秋吳楚稱子大也皆勝稱子小也皆夷之稱子鄭說非

於內自稱曰不穀 穀當作穀老于河上公本作穀云孤寡不穀

言不輔

庶方小侯 卒正

入天子之國曰某人于外曰子 勝子杞子

禮記

自稱曰孤 鄭注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

按老子孤寡不穀左傳列國有孤稱孤

天子當依而立 至諸侯西面曰朝 此以禮節異名周禮朝宗

遇則禮節本同因四方異其名○鄭注親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按但有親禮則朝已可省若宗遇更無論矣若一名必立經一篇

則經雖千百不能盡

諸侯未及 不期而會期地也

相見曰遇 傳曰志相得也

相見于御地曰會 入都則近朝放于御地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 上某國名下某侯名

其在凶服曰世子孤 三年不稱君也周禮世子或稱公之適子

或曰公之孤二者互文非並稱古文家誤以爲孤卿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 使人爲上卿當上作使大夫問于諸侯

使者 介擯

自稱 稱卿

曰寡君之老 上卿○寡君之老皆擯者代稱之辭自稱曰外臣

或曰使臣或曰臣

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 据上曰世婦

士曰婦人 据上士曰妻

庶人曰妻 据上庶人曰妾○記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

嬪有妻有妾當据此補公卿大夫元士下士字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此公侯有夫人下亦當曰大夫

有世婦上士有妻下士有妾 春秋於方伯卿書大夫由王臣推

之二伯公方伯比卿則方伯之卿正比天子大夫故記曰卿佐君

禮記

世婦佐夫人

夫人自稱于天子曰老婦 天子二伯稱老夫易有老夫老婦

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 使人所稱非夫人自稱尊卑書小君

于鄰國故稱寡

自稱於其君曰小童 論語夫人自稱曰小童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 上某國名下

某臣名

於外曰子 盟會

於鄰國曰寡君之老 其當作鄰寡君對鄰國之辭于鄰國自稱

老夫損者曰寡君之老

使者自稱曰某 上諸侯使人于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天子不言出 經例



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 生名爲死刑數語專爲經例君子不親惡人如楚主盟會必以蔡陳親之若宋衛則必違之

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衛侯燬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 嘗謂知醫非嘗其味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鄭注嘗度其所堪按許世子不嘗藥春

秋書弒

天子祭天地 至士祭其先 諸侯無天地四方大夫無山川禮由

孔子新定前則上下名器不分亦如今西人禮以辨尊卑正名分

爲主故論語所議皆爲新制

凡祭有其廢之 草昧神權之祀

莫敢舉也 不載祀典

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新定

禮記識

天子以犧牛 士以羊豕 春秋禮

天子死曰崩 以下經例

士曰不祿 以下不見經傳則詳矣

祭王父曰皇祖考 詩皇祖經傳爲帝王立法故稱皇非王以下

所得妄擬

壽考曰卒 經

短折曰不祿 傳

天子視不上于祔不下于帶 至士視五步 鄭注以爲視天子國

君大夫士據文當指天子國君大夫士自視非謂視者公侯于天

子亦如卿于國君尊者重嚴卑者敏給鄭注非是

凡視上于面則敖下于帶則憂 二句指天子說詳左傳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 周禮官府

凡擊天子鬯 六加至隆進化之序

諸侯圭 五加

卿羔 四加

大夫雁 三加

士雉 再加

庶人之擊匹 初用擊如此

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 鄭注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

十人廣子姓也據十二女有異姓鄭說非

於國君曰備酒漿 九女同姓媵異姓則否

檀弓 此篇大抵爲微言派孔子制禮垂法弟子潤色可謂詳矣

欲知聖作所宜研究

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 古作經字讀

禮記識

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肅而立衍也 昔者

侯後之來者詩自古在昔爲進退。經說賈豕立弟文家立子

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以聖言爲斷論請曰授聖人之

言此篇屢詳此例

事親有隱而無犯 親親質

事君有犯而無隱 尊尊文

事師無犯無隱 文質兼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 人鬼雜處

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 設事以明禮不必實有之

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

其細何居命之哭 合葬不比別等典禮當周公時或已有之然

此乃事述非經與西漢以上說周公皆實行不立言



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 出猶生謂  
妻曰然者經有之就經言非實事即鄭說亦非三世矣  
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 此推論孔子非謂禮有出入  
無所失道 至聖

道隆則從而隆 用王後禮以爲殷後即素王說

道污則從而污 匹夫在庶爲魯孔某

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 通

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 妻

故孔氏之不喪庶母自子思始也 不以妻爲妻

使者曰醢之矣 時食人肉烹醢同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 不知其殯與墓

問於聊曼父之母 知爲殯

禮記識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罍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翬 本朝加隆

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殯 上推前代以尊卑迭降

以夏后氏之罍周葬中殯下殯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殯

此四代爲先野後文此以四殯分等級而以五等分等如王公卿

大夫士是也本朝加隆爲周爲王其次周初爲公殷爲卿夏爲大

夫有虞爲士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乃進化程度不以位言

夏后氏尚黑 黑道

殷人尚白 黃道之西

周人尚赤 赤道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 禮由孔子初定故事有

疑難轉問弟子使周公定禮則從先祖故事則有司存

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 自天子達 孔子所傳

布幕衛也繆幕魯也 論語魯衛之政兄弟春秋內魯衛外陳蔡  
南映傳比于魯衛檀弓之魯衛亦如經學魯齊近聖人居禮教布  
化之基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 春秋說

公子重耳謂之曰 至 是以爲恭世子也 事出世子言由記者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 孔子定制魯人遂行之

夫子曰由爾實於人終無已 成人之善漸進之

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 古無此制時未能行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 春秋說

士之有諫自此始也 士無諫能死事則諫之非常制

曾子寢疾病 至 反席未安而沒 孔門禮說

始死充充如有窮 至 祥而廓然 容經喪紀說

禮記識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 公羊經作邾婁檀弓同然

則亦爲齊學矣

魯婦人之壘而弔也自敗于臺駘始也 此公羊所謂託始欲定

此禮託之古人

南宮縚之妻之姑喪 至 長尺而總八寸 喪容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 至 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 成人之美

以爲禮制

孔子曰先王制禮 經依託先王

子路聞之遂除之 由也進故退之

大公封于營丘 至 狐死正丘首仁也 專取歸本之義禮樂同義

非如樂記禮樂相反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 父在爲母期



大子問之曰誰與哭者至伯魚聞之遂除之 因此而定父在為  
母期之禮非有此禮文伯魚不用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 天子一娶十二女此舉三  
亦謂指之數不過三舜孤葬無附故云爾一說三為后字脫文如  
曲禮三賜不及車馬之三鄭注非是

季武子曰周公蓋附 申上合葬非古也

曾子謂子思曰假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以身  
立法非古所有

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至杖而後能起 繼託先王○以弟子改  
師之說孔子但有大綱其餘皆由弟子潤色曾子行可為法子思  
亦言可為經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子 弟子潤

禮記

士

大

也

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拊中至聖

孔子曰吾惡乎哭諸 定哭地

兄弟吾哭諸廟至所知吾哭諸野 以身立制

夫由賜也見我至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非古所有由聖言而

定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史叙本亡喪明

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 孔子所傳

高子皋子執親之喪也至君子以為難 弟子實行孔禮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 則有感觸

孔子在衛至足以為法矣 取人立法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 變常

二三子亦皆尚右 以聖為法無古可循

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 前本尚左

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 主

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 孔子有此說公羊說魯

昭公亦云正棺兩楹之階

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也 三統說

而丘也殷人也 故宋系統○王後惟宋公得言之孔子生魯在

庶為魯臣何得以殷自命即素王說

夫明王不興 明王即後聖時未至

而天下其孰能宗子 公羊榮堯舜之知君子論語如有用我者

與宗子同皆謂後王取法經制非用其身立德立功也

蓋寢疾七日而沒 莊子七日混沌死天子七日

禮記

士

大

孔子之喪門人疑服 經無喪師之禮而情不可已

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至若喪父而無服 公羊獲麟傳言

顏淵子路之死與此同二子孔門之二公

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 殯專用殷此兼用三代○

參用三代如顏子問邦與明堂位魯用四代同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 志即微言之義

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殷士即素臣之說孔子素王曰

殷人弟子素臣曰殷士

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至主人則能執兵而隨其

後 孔門定復仇詳其等差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 出當作居

羣居則經出則否 經為在墓廬孟子孔子之喪門人廬墓羣居



與子貢之獨居對出則否心喪無服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至不若禮不足而教有餘也 知是家無禮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褻裘而弔 各以意起初無成法

曾子猶子游而示人曰至夫夫是也 孔子經初有大綱其謂色

節日皆由諸子所定故歷記弟子之同異

子夏既除喪而見至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論語師也過而也

不及

將軍女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 越人不必知弔亦如經

書素人從

幼名冠字至周道也 從周之說三代例以夏殷爲進化符號而

以周爲極歷周人如此則夏殷未必然則皆從周

也者實也至殷道也 儒主周墨主夏殷在其中經說雖主周

禮記

其用夏變夷之法則自夏始通之又久而後殷法可行如今引進

外人是也

學者行之 未能周則從殷論語今汝安則爲之

子碩曰請弔庶弟之母 此亦當日野蠻之跡

并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 禮緣人情而作此發明禮制之原

孔子曰哀則哀矣至故哭踊有節 制禮以中高遠不用如八行

星經只言五以其二不可常見

叔孫武叔之母死至子游曰知禮 毀孔子者亦爲知禮耶因事

訂禮託爲此耳

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野人近于禽獸

小人則聚庶君子乃進化之歸

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豫凶事非禮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 喪服之名指禮經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論語同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 如科學無鬼

不仁 背親

而不可爲也 同海外無家祭

之死而致生之 如宗教靈魂

不知 如生

而不可爲也 人鬼混亂

其曰明器 問乎生死之間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于夫子乎 以聖言爲定

曰聞之矣 以聖言爲經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非一時所聞合言之

禮記

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能定其僞

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 引曾子者爲證

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 因事而發非常理

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 論語常稱有子曾子

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 我僞非正言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 證有僞

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 特不如三年石槨

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 特不載實

穆公召縣子而問焉 託之縣子亦弟子

縣子曰古之大夫東備之問不出竟 穀梁文 誤作

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 往來交綏

仲惠言於曾子曰至胡爲而死其親乎 三統說



子游曰其大功乎 禮經未詳疑詞

秋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同於子夏 其事至常如周公制禮則其事多矣何待問于孔門

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 未聞于孔子謂喪服中無明文耳

魯人則爲之齊衰 游夏各異與儒分爲八同

今之齊衰秋儀之問也 因問而子夏定之後遂爲法

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 制作家區夫百世師史稱至聖

四方於子乎觀禮 取法式

小飲之奠 至 魯禮之末失也 爾賈持議不同本篇多矣此皆謂

澤輔經之所不足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皋曰若是野哉 野如我狄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 夫子不以弔 論語有記事實有言

禮記識 正 卷九

經說如三裘絺綌必表乃經說非事實

宋襄公葬其夫人 至 而又實之 與左傳同

孟獻子之喪 至 是再告也 非古但非讀贈○孟獻子卒不與孔

曾同時記者豈不知之記者因事說禮特異其時以見意如莊子

盜跖見孔子載記如此多入此例意不在攷據故不拘時代

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此近墨學

子夏問諸夫子曰 至 居處言語飲食衿帶 問當作聞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 聖新定禮故遠來觀

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 微言出自孔子仲尼卒而微言絕

人之葬聖人也 則與常人無異

昔者夫子言之也 以聖言爲定

吾見封之若堂者矣 至 見若斧者矣 見與聞同以墓可久也○

四見入三統例分配四代可也

練練衣黃裏 詩綠衣黃裏

鹿裘衡長祛 鹿裘詩死鹿死麋爲鹿裘鹿皮粗肉服用之所以

爲素衣鹿裘孔子鹿裘止謗亦故宋說

魯哀公誅孔丘曰 至 嗚呼哀哉尼父 與左傳小異無子貢一節

檀弓下第四

季武子將瘞疾 有此禮節特寓此言以發明之

斯道也將亡矣 据衰而作素統爲喪亡

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非公惟家臣主之雖有不相不巷

歌然此別一義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春秋說

子張死 至 我豈弔也與哉 吳與弔異

禮記識 其 卷九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損由左 因事定損之左右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服大功 因服乃書

或曰 以此爲正

由魯嫁 天子使魯主婚如爲吾之女然

故爲之服姊妹之服 公穀同

或曰外祖母也 鄭注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及小功

也按外祖母則襄公之母經但云王姬喪不必新婦子襄者謂其

母亦可

故爲之服 後一說小功亦書

喪亦不可久也 喪謂出亡

孺子其圖之 孺子後嗣之稱中侯十八篇中多此例

舅犯曰 大學引舅犯本此不必尙書經文傳記中語亦引之切



楚書孟獻子皆記傳中語多也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賜亡臣重耳 孤卿一也世子稱孤

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以上一節如國語一則此亦寓言孔子前

無之

帷殯非古也 所以別男女

自敬美之哭穆伯始也 因事定禮如公羊傳之託始

豈知神之所養 未能通神

塗車芻靈 靈當作神

子思曰古之君子 至不亦善乎 貴民說同

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與孟子大同小異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 如左傳華耦語

勉而為瘠 至我則食食 此由情生文禮必以實之義三家不必

禮記議

知此禮亦不必有是言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 至子游出經反哭 文學子游子夏列

二賢異同以見禮為孔氏所創

子夏曰問之也與 古無定法

曰問諸夫子 以聖言為歸

曾子曰 至有若曰 論語二子稱子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至晏子焉知禮 凡儀制皆孔子新定晏子

亦如今西人儀文簡畧上下相同

曾子曰國無道 至國儉則示之以禮 以後墨家祖晏子善本此

義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 禮出孔門

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 行爲法

男子西鄉婦人東鄉 禮出孔子

穆伯之喪敬美晝哭 至孔子曰知禮矣 與禮意同則取之

文伯之喪敬美據其牀而不哭 託之時人如左氏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 寓事

敬美曰 寓言

婦人不飾 至命徹之 新禮

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 孔子所訂

予欲去之久矣 如子貢之去鯀羊○周公所定禮已通行數百

年有子何以能去之

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因有所觸乃知禮之意

有直情而逕行者戎狄之道也 但求便利如今海外

未有見其饗之者也 視之弗見未能如在

禮記議

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 託古

爲使人勿倍也 背死者

故子之所刺於禮者 踊○子指有子

亦非禮之替也 如其替也可去

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 當作陳行人使於師夫差

謂太宰嚭曰

不獲二毛 與宋襄同

子張問曰書云 孔經非古所有故據經義與與事我短喪同意

高宗三年不言 春秋說三年乃稱王文出書無遺

言乃謹有諸 以天子諸侯世及宜有異同○三年之喪達乎天

子禮方定臣下以喪去官而天子諸侯不祭是而故也故經定此

制以齊之



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 堯典

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

入音此爲經說當時實未能行故宰我欲短國喪爲期年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 謂之杜舉 與左傳不同知爲二本

別家所傳

公叔文子卒 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謹由新定古無之大同亦

所不用專在王伯故春秋吳莒不諡始皇亦去諡事在孔前託之

古也

石駘仲卒 所以爲後者 左傳說

曰沐浴佩玉 改吉

則兆 如祭通于神曰者時人之言

五人者皆沐浴佩玉 古人重浴吉凶同

禮記識

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 至石祁子兆 用凶禮而得吉兆

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大夫謀以殉葬 當時皆用殉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 當時本用殉孔子乃去之

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 親近

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 妻宰

子路曰傷哉貧也 爲天下後世貧者請命不必自傷

衛獻公出奔 春秋說

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 不有從者誰捍牧圉

如皆從則孰守社稷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

衛有太史曰柳莊 雖當祭必告 用春秋說去繁卒事

聞之死請往 不卒事

與之邑裘氏 至世世萬子孫勿變也 此世祿非世卿

陳乾昔寢疾 至使吾二婢子夾我 使周公禮時人何以用殉

陳乾昔死 至弗果殺 因事明禮孔子禁之故記者託之陳乾昔

季康子之母死 至弗果從 外人葬多用機經傳屏之託爲此說

魯人欲勿殯童汪錡 至不亦可乎 九歌國殤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 言志二賢文武二公

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 子路衛人不言去魯當爲顏子

謂子路曰何以處我 至過祀則下 後世推顏抑仲古則並重孔

子之二相

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定戰陳禮

諸侯伐秦 至使之襲 春秋說

諸侯伐秦 至不將公事遂入 三事皆見左傳

悼公之母哀公爲之齊衰 託以明禮

禮記識

魯人以妻我 以妾爲夫人

苛政猛于虎也 柳捕蛇主此

有虞氏未施信於民 至宗廟之中未施信于民而民敬 不言而

信無爲而成爲皇帝

殷人作誓而民畔周人作誓而民始疑 王伯學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 吳王猶不知冠季札何

知此左國託時賢之法

往而觀其葬焉 古無舊法故往觀其異同

其坎深不至于泉 至其高可隱也 節目皆與實家禮合

骨肉歸復于土命也 體魄

若魂氣則無不之也 鬼神學

子思之母死於衛 至遂哭於他室 今人以母嫁爲恥禮重本



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 喪服學深入女子

上士信中正 三十六



下大夫倍上士 七十二下卿倍下大夫

卿四大夫祿 二百八十八此爲上卿

君十卿祿 孟子同

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 一句已足

小國之卿倍大夫祿 上四三之大夫此次故有倍三四之異

君十卿祿 孟子大國次國二節當如記祿有卿四大夫句小國

卿倍大夫下至庶人代耕惟小國爲然推之大次皆不通二節大

夫倍上士以下皆後人據小國節推補之文據記可見

次國之上卿 就一等中橫分三品

位當大國之中 二百一十六

中當其下 一百四十四

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 一百四十四

禮記識

三

八

中當其上大夫 次國大國則下卿與上大夫同

下當其下大夫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 官數同此謂祿耳

各居其上之三分 中<sub>十六</sub>一得上四分之三<sub>二十八</sub>入下<sub>一百四十四</sub>

得中<sub>十六</sub>一三分之二上四分之二其等不同故記舉其大略

凡四海之內九州<sub>至</sub>州二百一十國 二百一十國平方千里之

足數若滿封則名山大澤亦在其內若提出名山大澤則封不必

足

天子之縣內<sub>至</sub>凡九十三國 百二十官非下士二十七人不封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王千里以五十里爲

近郊皇萬里以五百里爲近郊經傳每以京師爲一日周禮以王

畿爲官府此近郊統爲官地不以封國○九十三國及其餘皆在

百里外周禮則在千里以外故以一日比京師

千里之外設方伯 三萬里則萬里以外九畿則六千里九服則

三千里

五國以爲屬屬有長 男

十國以爲連連有帥 子

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 伯

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侯

八伯各以其屬 每伯四州八百諸侯

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公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衛 此三服三千里爲春秋說

以五百里爲一服關雎左右采流與此同爲三服王制五百里一

服詩則五千里一服爲三服爲萬五千里每一服包禹貢之五服

禮記識

千四

五千里此小大不同之說也今據此定王制三服禹貢五服周禮

九服九千里九畿萬八千里詩大三服萬五千里

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 公

下大夫五人 上三下二十七則大夫當爲九無疑矣言三者皆

子三其國<sub>三</sub>五其鄙五分其鄙以爲五屬大夫此兼見國鄙制

次國 侯

小國 卒正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 通言錫命之分賜爲九錫一命

當爲九命三公九命

不過九命 此命當讀作錫

次國之君 不過七命<sub>至</sub>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五長九錫二

伯 九方伯 七卒正 五連帥 三屬長 一五等九命百里 九七十里



五十五三十三二十一高者九錫卑者九命合爲十八級與今正從同此爲舉一示例當據此推之○命兼錫言之小爲九命大者九錫舉一以示例餘由此推之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春秋不近刑人說有罪之人屏於遠方不與齒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周禮與王制宜疏數不同鄭注以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各以服數來朝者非是

天子五年一巡守至歸假于祖禰用特大師司徒卿市納司空卿典禮司馬卿○經傳有小大異同例皇帝所行王制不具周禮十二年一巡守爲大同設王制疆域爲五年一巡此小大例數梁方伯歲三巡國君歲徧尊者愈疏卑者愈數

禮記識

王制

天子賜諸侯樂賜九錫諸侯當作公侯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二伯專征

賜鈇鉞然後殺方伯專殺

賜圭瓚然後爲鬯圭瓚在九錫外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小學當爲泰學大學當爲四學

言左則有右城內泰學二教易與春秋四郊則詩書禮樂

禡於所征之地鄭注禡師祭也爲兵禡其禮亦亡按何必有專

篇

春曰納夏曰禡秋曰嘗冬曰烝鄭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

之春曰祠夏曰禡以禡爲殷祭按禡爲時祭名與大同禡郊異蓋

皇制中禡四方郊王則有郊無禡故以禡爲時祭名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按古謂經說六經同主公田不分時代以經爲俟後若如龍子說則周無公田矣

司空執度度地樂景居民山川沮澤惟鳩居之之居

量地遠近周禮量人考工匠人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至北方曰譚此周禮五土說十二風壤說其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乃齊詩六情說論語性相近習相遠經傳言性謂五民性情不同後人誤引諸身

養耆老以致孝至簡不肖以繼惡古者議院即在學下乞言是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管子詳

王制

耆老皆朝于序學以老者主教兼議國政

元日習射上功射中

習鄉上齒同等以齒序兼說鄉人飲酒○射鄉二字連文鄉讀爲響

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選舉事定于學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

移之右如初禮國指王城內左右可包前後四學經書宗旨相

反故於此學不宜則於彼學相近因材施教故有互移之法所謂

人不宜則調之○管子國十五鄉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尚書魯人三郊三遂

周禮六鄉六遂王六軍諸侯三軍之法也國中爲一等郊遂爲二

等皆學禮否則出學



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此節爲流放事原爲司寇所掌學堂有選舉退黜之權屏詳下

命鄉論秀士 一等○管子詳

升之司徒選士 二等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 三等

升於司徒者 至曰造士 鄭注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按此三等升法所以造士非別有造士一等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 術名教經四郊四經後世四門學順先王

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東左學秋西

右學冬北後學夏南前學賈子引學禮四方四學四時亦如周官

分方非一年之中徧讀四經內則有

王大子王子 至國之俊選皆造焉 四門學在京師爲大學專詳

禮記識 王

治法如今之法政今分古合特以經分耳

不變王三日不舉 至終身不齒 此指貴族親近者言若俊選則

退學而已

論定然後官之 至以士禮葬之 官人法詳文王官人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 至出鄉不與士齒 執均讀作藝技如工藝

實業學堂射御如今繪圖○論諸游于藝保氏六藝爲人民嚮導

學者六經則皆大學之事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 加重罪在亂政疑家不

亂政疑家但從本律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 鄭注淫聲鄭衛之屬也異服

若聚鵲冠瓊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變按鄭注所指其

常也疑衆則有所指如各教是作異物是反畔

行偽而堅 至順非而澤以疑衆殺 大奸猾顛倒國是以亂民志

擾治安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 鄭注今時持喪葬築蓋塚取卜

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按此如黃巾米賊作亂者如注所指罪不

至是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 至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此如商

律不應與有妨害傷敗風俗皆禁

凡養老 舉老者爲學教員謀議員議院即寓學中所謂養老非

如外國之養老院

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 春養孤子

殷人以食禮 西食耆老

周人脩而兼用之 順春秋之時

禮記識 王

五十養於鄉 至達於諸侯 議員以老爲主以五六七分三等專

就齒一門言別有材德不拘年例

五十異張 至膳飲從於遊可也 分五等

絞衾衾冒死而後制 左傳像凶事非禮也說苑引穀梁傳說葬

桓王云禮不豫凶事即此

五十杖於家 至則就其室以珍從 分五等同如議院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國老上議院庶老下議

院

夏后氏 用夏青說以爲編

養國老于東序 上東

養庶老于西序 下西

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 上右抑左



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康庠康庠在國之西郊 與夏同  
燕衣而養老 燕當作繡

立衣而養老 立當作黃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引年當作乞言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  
言命語之禮是養老以乞言爲要本文內則同內則下又云凡養  
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 皆有傳史卽此文之說作乞言則知此  
文爲誤

君子耆老不徒行 上議員

庶人耆老不徒食 下議員

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畝一萬億畝 八十萬億之萬億二字衍  
方千里九萬億畝八十一萬合九九之數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 至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

禮記識

卷上

分 王制以四海內爲三千里就春秋經制立說與孟子同後儒  
據實地言中國實不止三千里故創爲此說以補救之百里多二  
十一里爲多五分之二三千里爲方三千六百三十四十里放大里  
數以求合古書亦如博改小車制人數以合百里千乘之故智  
入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此入政較洪範傳爲是當  
以此條異之

月令第六 此篇爲尙書大傳 以時出卽所謂 呂覽 以紀  
首卽所謂雜家非其自撰也○尙書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爲  
皇篇爲月令之經○本洪範五紀例皇省維歲四帝爲時卿士維  
月師尹維日庶民維星爲陰陽五行家周書管子素問靈樞淮南  
言曆法皆入此地球中以三十度六千里畫一區外得十二區區  
應一月卽靈樞之六氣共爲十二正而月朔則同故每月朔以十

二牧論已必全頒十二月令中入宮別有入正以四十五六日爲  
一宮以八節爲主凡此如西歷不拘朔望皆爲月初治天三家歷  
六家皆統于此此孔子手定新法既非堯時亦非呂作此一皇大  
法包括靡遺呂氏雖誤卽以此爲標統在全球爲分方例

孟春之月 夏正經說  
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本爲帝典皇篇之傳或以中星與堯  
時星同定爲歲差者非

其帝大暉 天帝

其神勾芒 天神

律中大簇 建寅之月北斗杓指寅故爲大簇

其味酸 春散以酸收之

其臭羶 羶從羊亦西

禮記識

卷上

其祀戶 春開門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 每月六候應七十

二候七十二君詩以氣候分方起例

天子居青陽左个 經曰暘谷

乘鸞路駕蒼龍 蒼青緇一色鸞亦青色

食麥與羊 以西補東

是月也以立春 入正首

大史謁之天子曰 大史天官

盛德在木 天以道受命

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 經迎

賓鄭注以爲殷禮非

命相 至下及兆民 人以言受命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自行

善相丘陵阪險原隰 阪險當周禮墳衍此舉南北中

是月也 每月政事呂氏依以立篇

命祀山林川澤 此舉西東合上爲五土

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三才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 日

草木蚤落 午

國時有恐 未

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癘風暴雨總至蕪蕪並興 申酉戌

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亥子丑○逆天而行

謂之昊天不弔喪亂宏多

仲春之月日在奎 日中

禮記

律中夾鍾 建卯數魁爲酉

養幼少 未來

存諸孤 春饗孤子

后妃率九嬪御 三夫人九嬪八十一御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 木鐸天子之政

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衡 鈞當作均四句文同

是月也毋竭川澤 東

毋焚山林 西

天子乃鮮羔開冰 西

田鼠化爲鴽

戴勝降于桑 鄭注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事之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曰婺女中 此爲舊書傳不分時代

其蟲羽 言星球之人皆羽

其祀龜祭先肺 以上天

蜩鳴 至苦菜秀 物候

天子居明堂左个 曰明都

乘朱路 至服赤玉 論語紅紫不爲褻服

某日立夏盛德在火 以道受命

立夏之日 至無不欣悅 呂覽每月所立之篇仿此爲之

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 緯舜爲大尉即司馬鄭注三王

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

通于古按月令周公作鄭亦駁之足見俗人不足據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 逸周書周月解有此

小暑至蝗蜋生鵲始鳴反舌無聲 鳥獸希革

禮記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 以下四字句○呂覽仲

夏季夏有樂記六篇

色共皇天上帝 至以爲民祈福 天學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 周禮四隅

色

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 四正色

孟秋之月日在翼 至其日庚辛 日謂內州干以地勢言中實相

沖實屬中國南美爲申凡斗柄所建爲正

其帝少皞其神蓂收 少皞西皇天帝高辛西帝人帝湯西王西

伯孔子因之就天分大小帝爲四宮神則五緯天神亦言父子左

氏天學知鬼神宗族如山經學是也

天子乃建以建秋氣 雉亦爲天學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兩 二月之鈞當作均注  
因此鈞于二月立解大誤

其帝顓頊 五帝天人之分從顓頊始故鄭子五天帝北方爲共  
工共工伯而不王謂兩極爲南海之帝北海之帝皆爲泰伯惟素  
青黃乃爲王○帝顓頊在下以代共工

曾子問第七 經由孔定故曾子問以備潤色若周已有故事則  
不勞脣舌矣○共四十五條中子游一條末附子夏二條

孔子曰卿大夫士 民事五官

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 攝主即冢宰

大祝裨冕執東帛升自西階 大祝天官

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 天官三

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以上如禮經一篇孔子曰

禮記議

聖

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莫于禘至聽朝而入 此間有答無問○

五官即曲禮文性幣鄭注牲當爲制字之誤是也

除喪不改冠乎 此上當有曾子曰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 此上當有曾

子曰

三月而廟見 初至已在廟此別一禮定去留耳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至成婦之義也 此條有答無問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 此推驗後世而問非當時

有此事

昔者衛靈公適魯適季桓子之喪 衛君至魯經不書左傳亦無

之○齊桓季康子皆屬依託禮經既未立何有主孤

吾聞諸老聃曰 託諸老聃爲大義派 所謂耆老後人  
乃實指李耳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 至自魯昭公始也 中雜子游一條  
末附子夏二條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 至不以方色與兵 後人据此條以爲

古曆法未精不能測日食此大不然四事皆爲災傷惟日食則無

損害以日食比之大廟火君后崩藉此以明天人之分非不能推

測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 至雨霑服失容則廢 六事其五皆人惟日

食爲天變自西人言之則天變毫無所取豈能與崩火相比必言

此而後敬天之學顯非不知測量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 至未殺則廢 日食異大廟火災

以至重之災與無害之異比所以明敬天之旨

賤不諫貴幼不諫長 至諸侯相諫非禮也 諫一條問答俱不見

禮記議

聖

名氏

請問其祭如之何 此上當有曾子曰

曾子問曰魯不祫祭何謂陰厭陽厭 問字衍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 夢爲神游詩學文王東半球武王西

半球不必爲父子由文王生武王如五帝運以金代木以素代蒼

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 此齡當作鈴

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 西

方不在此世界西伯西皇西方聖人

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 皇省惟歲一年一世界

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 百以十起算九十以九起算三萬里

滿計爲百方三千里者九百爲儒者九州百二萬七千里以九起



算爲八十一方三千里之九州

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東方陸地多于西

春夏學千戈秋冬學羽籥 四時亦作四方解兵器分方有舊說

此以文武分四方中候末五篇貴書曰周爲春夏兵刑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警宗至書在上庠以詩書禮樂分四學春

誦夏弦誦詩弦樂當作春弦夏誦方與下文對所云警宗上庠明

教不在一地當以四郊四門解之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 議院王制內則乞言誤作引年

大樂正學舞干戚誦說命 說命爲樂正所掌說與兌同記屢引

兌命皆爲學而言知卽此說命與傳說無干說命當爲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飲財焉至曲藝皆書之秦誓卽兌命專爲

養才舉賢之書誓之名亦如此非戰陣乃名誓

禮記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 孤卽世子之稱

古文家以三少爲三孤三大爲三公最不通

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至而歸諸道者也經制惟世子

有師保天子則否古文家說則天子三公三孤乃常置之師保不

職事則誤中之誤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 四代所同並無沿革經不全見

以此推之

其刑罪則纖剝亦告于甸人 鄭注纖讀爲殲剝也剝割也宮割

廣墨則刑皆以刀鋸剝割人體也按解作肉刑非或曰此進化之

次第質野亦用之

公族無宮刑 經無肉刑肉刑有苗之刑也當時實有宮刑故先

師假以立說經制則全無之亦如席地而坐皆爲時事例

獄成有司獻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

罪在小辟 辟既分大小則大辟只得爲大罪死刑故以大辟言

之非斬爲大辟定名

登錄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 嗣在今則爲行輩

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族人聚以班輩尊者爲主如九

級世降一等

說古者庶子之官治至而服鄉方矣庶子周禮詳之凡此無小

大之分古今之異

吳於異姓之廟爲祫祖遠之也 不以同姓待之

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鄭注三老

五更各一人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羣老無數其禮亡按

三老五更亦如三卿五大夫既有羣老則以三輔一仍當三九二

十七八十一也

反養老幼守東序終之以仁也 老爲教者幼爲學者春養孤子

秋食耆老分官之以見陰陽之義此云養老幼則合言之養當爲

養

世子之記曰至然後亦復初此立世子後前文王武王爲高

注說不必再以文武當之

禮運第九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獨周遭幽厲傷之 周頌

吾舍魯何適矣 魯頌以周公爲天子

魯之郊禘 王後如宋故亦稱公

非禮也 如以爲非禮據春秋不王魯

周公其衰矣 非天子非王後



禮器第十

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論語出當作入

內則第十二 記中所言多爲當時名物時移地異但得其意可也故三統之說皆爲記傳經則不同

后主命冢宰 后卽帝皇皇后帝

降德于眾兆民 詩眾爲魚矣不當加虫旒爲旗矣不當加方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 至 周人飭而兼用之 亦非三統循環畧

有先野後文意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替亦如之 老而失明以八十論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制惟絞紵衾冒死而後制

六七八九歲時月日死而後制爲禮不豫凶事左傳文指此

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 議院制

禮記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引年當作乞言下爲詳說乞言卽議院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君子上議院

養庶老於下庠 下議院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 上東如繻衣

養庶老于西序 下如羔裘

殷人養國老于右學 上西素衣如白帝

養庶老于左學 麇裘

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東當爲

中爲南西當爲北

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燕當作青

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玄當作黃

凡接子擇日○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鬻 兩言擇日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至 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十年以前男女同

十年男出就外傳女不出則有婦○二十以前學六藝

玉藻第十三 此篇多容經傳說及禮家衣服飲食事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朝日春月聽朔夏

月東門之外八里青陽南門之外七里明堂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閏爲十二正月之終門謂北門也

立周禮誤作居鄭注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運處

門終月按周禮閏月王居門中居古作屈此記爲周禮傳說周禮

之居爲立字之誤終月二字句卽左傳歸餘于終非謂于門中居

一月鄭注誤讀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鄭注其書春秋尙書其存者

經不可以史言左史書言如論旨右史書事如實錄聖政

禮記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諸侯玄端以祭 衣冠色

各以統爲主互言之統色之中又各自分輕重則由禮經中所

畧

子卯稷食菜羹 齊詩說子食狼卵陰賊故忌子卯而貴午酉又

辰未下方主哀戌丑土方主樂 午康貞而公平 與東北對

君子遠庖厨 孟子引之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說詳穀梁傳說等

登席不由前爲躡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漢

以上如今日本席地無几案然爲傳記經則無之

始冠緇布冠 緇衣則緇冠于緇中分三等

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土冠禮上達

玄冠朱組纓 夏尙 羔裘玄冠不以帛



天子之冠也 色同以別物分尊卑

縹布冠纁綬 東方縹青

縹冠玄武子姓之冠也 詩素冠素衣素韠

縹冠素紕 詩素韠

振紕紕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 不入公門論語非公事○論

語衿紕紕必表而出之乃輿輻例以熱寒二道立說然則黃道爲

公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韠 詩素韠則衣冠同之○統色以外又以

此分別

麤裘青紕衷絞衣以褐之羔裘豹飾縹衣以褐之狐裘黃衣以褐

之 論語三衣爲紕紕三裘爲裘爲輻輻例非實指衣服此用其

說而小別○絞當作縹

禮記識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宮當爲商徵角木火商羽金

水宮當在中

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

也 巾車之教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 至士佩璫玟而組組綬 就玉中分貴賤

次第記立是說待後人實行之潤色審定總以難得者爲貴記中

名號所不拘也

童子之節也縹布衣 東孤子青青子衿清人亦當作青青縹同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 先取美者

凡行容惕惕 至盛氣顯實惕休玉色 容經正傳○行容容經行

也足容行經目容視經口容言經色容色經祭容即容經之祭喪

容容經表紀戎容容經軍旅

伯曰天子之力臣 伯二伯力臣當爲老字之誤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士之守臣某 方伯

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 板詩藩垣屏

小國之君曰孤 曲禮庶邦小侯曰孤

擯者亦曰孤 擯者無稱孤之理孤當爲寡君

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 周禮諸侯適子亦稱孤

士曰傳遽之臣 孟子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 私事如春秋傳曰臧孫之私行私

人與公士對文鄭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按私事稱名乃辭令

應對注引經典策文之文爲說非也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 大夫○公士與私人對文

禮記識

寡君之老 卿如二伯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擯也 私事使私人公事使公士賓當

作擯

明堂位第十四 此篇乃尙書洛誥位成位字之傳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 非姬旦周爲大號公即伯周公

春秋說則爲姬旦尙書說則爲皇伯二帝與泰伯同周爲皇號公

則其伯也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 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三公即二伯

在階者遠異之諸侯州牧諸伯卒正春秋見經之國也凡諸伯以

上三面爲一等諸子連帥在門以內者遠于階諸男屬長自此以

上五長在男采衛也九夷據成數當爲八在周禮爲春朝八蠻當

爲七六戎當爲九五狄當爲六在周禮爲夏宗秋覲冬遇自此以



上四夷在蠻夷鎮也九采在九畿以外尙書載采采爲藩垣屏也  
四塞世告至周禮藩以外世一見在翰寧城也此分四等五長四  
夷九采四塞今用十五畿除甸以內三畿一等○不用九采以下  
以二等爲小統亦可加入二等則以三字一等三四十二畿合中  
州三畿爲十五畿九州則從鎮止故蠻夷均在九州內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孟子書之明堂非古所有當爲齊  
威王用方士說立者

言一代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 小大二統均有之抑春秋止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荀子大儒周公  
屏成而及周公德不及周公周公如宋太宗後反政成王特以幼  
弱爲辭如宋宣所云吾立也與吾攝也

禮記識

七年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 兄終弟及實  
已立爲天子成一代

是以封周公于曲阜 大小當同有之

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 七當爲四字之誤據下千乘當方三百  
十六里舉成數爲四史記魯衛皆封方四百里是也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王後與宋同○周公魯公  
名詞特別本不爲父子定稱故上云魯公下云魯君

是以魯君孟春 行夏時

乘大路 乘殷駟

載弧韜旗十有二旒日月之章 服周冕

祀帝於郊 春秋有郊無禘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 春秋之禘爲時祭季夏六月

黃帝所臨中央爲禘四方四帝爲郊祭法禘郊禘大于郊之說此  
爲尙書與詩之周公春秋不爾

牲用白牡 詩說

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 以祭統有此文

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 四夷之樂詳緯書

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魯頌說○此大同說

是故春禘夏禘秋嘗冬烝 祭統孝經說四時祭夏當爲禘此脫

春禘因與上禘字名實不同故師不傳二字

春社秋省 如春秋祭祀舉重

振木鐸於朝 周禮

天子之政也 論語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 至周之大赤 董子云有三而易者有四而

禮記識

易者四代從三統加有虞爲論語之樂則韶舞○孔子定制每多  
創起爲古所無故中國教化始於孔子至于尙書四代則在孔子  
後可以備此四代矣

夏后氏駟馬黑蜮 至周駟剛

夏黑殷白周赤爲三王小統夏青

緇殷素周黃爲三皇大三統

土鼓簫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記于四代外有伊耆氏女媧則

爲上古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周公魯公爲經傳特

別名辭周公者周頌之公魯公者魯頌之公此二公定說至于以

伯禽爲魯公與武公對舉則晚近之說直以魯公爲伯禽定稱

有虞氏之兩敦 至周之八簋 此由少而多不可循環

俎有虞氏以梡 至周以房俎 此四代可循環爲四而易三統之



說經則但云俎故三統之說不在經中

禮記識

卷下

禮記識卷下

四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此先野後文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由水而酒此不能循環者官教

由少而多亦同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四代今立分經例

人學二經春秋尚書一方三千里一方三萬里必不能一人方三

千里能推至三萬里故春秋之四代迥非尚書之四代彼此各有

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此分經之說此篇五十百二百三百皆

皆加倍數孟子引龍子夏五十殷七十周百亦加倍數今就此例

于二經中各立四代疆域小大不同表

春秋四代

禮記識

卷下

虞三千

夏五千

殷七千

周萬

尚書四代

虞萬

夏萬五千

殷二萬一千

周三萬里

二經首尾相接皆用加倍數三千始三萬終以周為歸此進化四

代不能循環人學二經之新說○四代分經禮制多為孔子所造

創則春秋之四代皆無此典禮也至于尚書皇帝則在孔子後故

此四代為尚書之本說○馬牲色爵尊勺鼓虞豆酒九門皆三統

本說不及四代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 魯頌王魯義有臣

未嘗相弑也 據經不盡弑殺

從周為文明之至四經各自為比例姑發其凡必細為尋審以

人天分以小大人學天學均有小大二乘凡古史野文詩傳



以此分之則經學大明矣○四代分經最爲緊要此四譯之偉論

喪服小記第十五 喪服爲經本經已附記此名小記記其異同補其細節小記與大記對記古于傳

男子冠而婦人笄 吉

男子免而婦人髻 凶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禘尊于郊王讀作皇再期

之喪三年也 實再期周未

期之喪二年也 殷末周初

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 殷

五月之喪二時也 夏末殷初

三月之喪一時也 夏墨子主之○如棺周已加隆以古法施之

禮記議

卷下

十

疏遠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節遣化資格也有虞夏殷周亦同

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 宰我以期爲斷

易服者易輕者 當作先輕者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于士其辭一也 天子達于士由程度以推

祿位禮不下庶人故由士以下乃可計

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鄭注此謂殷禮

也殷實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皋天子復諸

侯薨復曰皋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按鄭注中所云夏殷制多

誤據周與異節當類出細攷

大傳第十六 各經皆有大傳如易大傳尚書大傳此爲喪服大

傳統說綱領與經別行後師授徒據傳以答問服間與禮經喪服

傳所引傳曰卽大傳也文有不在此篇當時大傳尚不止一篇抑

或有佚文與

禮不王 皇不禘 中央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天神就月令分之王讀作皇

諸侯及其大祖 諸侯指帝王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 喪服傳禽獸一段

既事而退柴於上帝 禘者帝也

上治禘廟尊尊也 至人道竭矣 旁卽四方論語四海皆兄弟○

五服圖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經專爲皇帝政治學

一曰治親 服主親

立禮度量考文章 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三統循禮論

損益可知

禮記議

卷下

十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 父子

尊尊也 君臣

長長也 兄弟

男女有別 夫婦

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或以海外初用倫理因不便乃

者過矣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 以女從男

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 有同母二女嫁分始婦者名

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 名家

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周道大同帝學

服術有六 六曰從服 父子君臣婦女兄弟

從服有六 小目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嚴同有傳有此節  
絕族無形服 喪服傳引此句

少儀第十七 容經傳說

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論語道德行藝周禮以禮  
配行以藝配道曰德行曰道藝道不可言多以技藝喻道家言技  
進于道

學記第十八 近人解論語多以為聖人教人爲師之法論語高  
遠請以此篇易之

發慮慮求善良足以讓聞 名譽○內則出謀發慮

就賢體遠足以動眾 治國

未足以化民 平天下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化民成俗

禮記 卷下

人不學不知道 終

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 建國中君民外

教學爲先 始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兌命卽說命當爲秦晉別  
名

故曰教學相長也 引經

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鄭注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按學

人當作教人

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傳習親師七年視論  
學取友謂之小成 當讀若二年辨志四年樂羣六年親師八年

取友單提奇爲說亦如大行人見期別有實數○以上小學

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別自九年○上句權苟

子說下句經○小成大成本卽小學大學然小大又分數等其分  
畫小學主六藝如外國普通所以學人民資格大學主六經則爲  
仕宦平治修齊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 平治

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 近者家國遠者天下

此大學之道也 大學之教二法一禮一道亦惟此一見與大學

同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雅當爲雅言如爾雅三倉卽今訓詁編譯

小雅則樂使臣非學校之首習○宵疑亦正二字誤合此七者教

之大倫也 倫次專詳本末終始

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官國老上庠士庶老下

庠

禮記 卷下

大學之教也時 不先不教

教必有正業 專門

退習必有居 自習

學不學操履不能安弦 樂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詩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禮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藝游藝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 工課簡易用心專致○

四學無書互文也經學難於安樂先易後難故必先有所習而後

有所安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 上三安字

樂其友而信其道 句法對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輔友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 佔讀作告  
言及于數 鄭注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按  
數煩讀也如普通一日之中工課數門  
進而不能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 進使之前進才  
材同不能啟發聰明○三其字皆指學者  
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 佛拂同大學拂人之性  
天然後隨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 隱痛傷也  
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此與上段相反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 未來鄭注未發情欲未生謂年  
五時非也○如始未病中庸凡事豫則立  
當其可之謂時 見在即上大學之教也時時字  
禮記  
不陵節而施之謂孫 陵節即上躐等  
相觀而善之謂摩 旁觀同學而得進益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 道者不進則引牽則過于引  
強而弗抑 強者銳進弗抑者因勢道之  
開而弗達 開者言一而弗盡十也  
開而弗達則思 以少辨多  
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 止當爲難  
下知學之難  
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 因材施教  
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也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臧當作頤罕譬  
與博喻對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  
師 養老以爲師以乞言爲議院  
能爲師然後能爲長 能爲師選政事也長者長官  
能爲長然後能爲君 平治  
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 漢人爲政必先通經學皆爲平治故  
通經致用唐宋以後判君師爲二誤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三王三統三皇四代帝王合  
言孔子世家中國天子公卿言六藝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  
問者反此 治經須于平易專心求之不可先擇難者凡欲治難  
非先易不可通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禮記  
應付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一章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 遲之又久于既答以  
後再補足之也  
記問之學 口耳之間  
不足以爲人師 必有心得  
必也其聽語乎 雖舍之可也 與上別爲一節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 猶屬辭比事  
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 五行之官  
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師心喪無服  
君子曰大德不官 九德爲三公大德卽至德又峻德  
大道不器 大道卽至道要道四通八達不如耳目口鼻諸官  
子不器



大信不約 大信不言之信如四時不言而信

大時不齊 大時中央之帝混沌不齊者八正十二本

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 大學知本說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河本海末

樂記第十九 別錄樂記共二十三篇此本取首十一篇如季札

實公說律則皆摘取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至聲相應故生變 音五音聲八聲生常

爲性

變成方謂之音 至樂者音之所由生也 合音以爲大樂

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 惟心所召不指樂器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噉以殺 至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

齊詩六情之說以配六宗敬當爲惡六情不言敬亦不與愛對非

禮記識

卷下

性者即情也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防于外來

故禮以道其志 內

樂以和其聲 外

政以一其行 美

刑以防其姦 惡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勿二爾心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五方五音由土地而出

情動於中故形於聲 由物感

聲成文謂之音 五者之變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 至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安樂怨怒哀思

季札論詩詳矣以治亂亡三者分例治世爲進來亡國爲退往

宮爲君 上

商爲臣 中

角爲民 下三位

徵爲事 事有本末

羽爲物 物有終始

宮亂則荒其君驕 至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人則君臣民物

則事財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 至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亂亡承上三

等

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 海外樂器祇能爲聲

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 中國今日之樂祇能爲音

唯君子爲能知樂 後之皇帝一統乃能爲樂合八聲五音以爲

禮記識

卷下

九

一統是謂大樂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八方一王爲聲五帝爲大五音皇一統爲樂由小推大由野而文

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 聲爲方位音者聲之變化

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 合音

知樂則幾於禮矣 大禮

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聲希味淡

大饗之禮 鄉飲酒

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鄉飲酒有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 至而反人道之正也 合九德爲三〇樂

道以取異化同爲要凡對冲者皆取以益化異爲同乃名曰樂六

情北好南惡舉以示例餘可知



人生而靜 左傳中庸作中

天之性也 天命之謂性

感於物而動性之微也 作發○七情居中爲欲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 物至知知物來心感也

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 好北惡南內中外對衡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反躬攝而栗威而不猛恭而安感感恭爲

躬栗不猛安則反也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物感亦由心招

人化物也者 中無主爲物所牽

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此物感天理學說

於是存悖逆作偽之心 此大亂之道也 推原于物感○外人

禮記議

卷下

十一

學說倫常大約爲亂中國古亦如之聖人撥亂反正而禮樂興焉

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射鄉食饗四字必有誤鄉古響字不

應重見舊以爲鄉飲之召飲于鄉當以飲名不當以鄉名如士見

不舉公食不舉公以飲乃爲禮不舉饗知本不多飲按射饗鄉卽

饗禮下饗當爲燕

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以上樂本別同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 至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記爲樂發每以禮

陪當類爲一表名曰禮樂宗旨異同表以清眉目化多爲少之法

刑禁暴 新民

爵舉賢 明德

仁以愛之義以正之 能好人能惡人

禮自外作樂由中出 內外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易大傳易簡說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大一統皇節和卽中庸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

相沿也 萬方之宜俗不同分之爲殊事一統爲合敬萬方之聲

音不一分之爲異文合之爲合愛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

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作者知其精述者守其文知者可以

意起述者但守其形迹至聖生知前知所以能作爲萬世師將來

實行家雖自作亦但仍居於述耳

則此所與民同也 以上樂論別同

王者功成作樂 至執享而祀非建禮也 樂之至極則通天地感

鬼神所謂大樂天樂矣下而言之則無王伯卽匹夫匹婦皆有音

禮記議

卷下

十一

聲自娛然校其名實如琴瑟專一舉缶竽篪只爲音聲不足爲樂

以大統論小統之樂只爲一方之音而已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 月令五帝各王萬二千里不必同時卽同

時而地異故各方之樂不同○經爲古史可以推行後世此足以

破之

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人學三代○禮分大小大禮則非禮矣三

王三千里由野而文故進化之理禮不能相同大約由質而文由

庶人而王公故不能同

樂極則憂 樂而湛

禮粗則偏矣 禮從宜

及乎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皇大一統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 至而樂興焉 易說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神者則宜居鬼而從地 樂天神地即天人之分論語射御配天地執御即執禮下學而後上達也

故聖人作樂以應天 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禮則樂和○

易大傳分別別和今大傳文不備記最爲顯明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化生易說窮高

極遠而測深厚 上浮下徹遠游四極

樂者大始而禮居成物 或始○樂爲天學故詳詩易詩陰陽五行

行

故聖人曰禮樂云 以上樂禮 第三則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五絃五方五行○詩貴南抑北

以南北二字上下天地莊子南溟北溟魚鳥之說本此○詩風本

取御風而行風水分天人人御風天御風風乎舞雩亦同此義

禮記識 卷下 十一

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緩遠 虞夏不勝贊

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緩短 殷周不勝文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 至善則行象德矣 樂可以調寒

暑節風雨列子寒谷回春劉子駿取六合即

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以上樂施 第四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 中央思○民雖曰由音變實

則音以俗成

嘽諧慢易繁文儻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東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北剛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西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 南柔○前五音分五方

與好惡喜怒欲畧同但不言哀樂耳五門爲古樂移風易俗

流辟邪散狄成滌滌之音作而民淫亂 淫亂與上四相反八字

分配四方淫亂則如中央之思憂矣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 凡言性命皆爲皇帝

學指四方人民變理陰陽專指全球地方宋以後誤以爲指本身

乃以六合之事縮之方寸間

合生氣之和 五方二十五民

道五常之行 法四時旋相本

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

剛氣不怒柔氣不懣 剛不猛柔而栗

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 四指四方不謂一身中地中交會合

和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六宗借六情以爲符號

禮記識 卷下 十二

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 小大爲小大派終始爲少

老派言近旨遠

土敝則草木不長 至世亂則禮廢而樂淫 與四靈至說反是以

是以君子賤之也 以上樂言 第五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 逆以知來

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 新樂先出

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 順以教往

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 古樂反後出

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有

應者八聲十二律回者周旋回邪曲直如八十二也各得其類

乃爲樂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 反情者樂去反比類



者禮士進志詩言志行行在春秋又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四亂

使耳目口鼻心知 六根

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禮在先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 至從以簫管 樂在後

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至德皇帝四氣四時

四帝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 高明博厚

終始象四時 卿士惟月

周還象風雨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好雨

五色成文而不亂 禮五色樂則五聲

禮記識 卷下

八風從律而不姦 內八卦外十二律從之

百度得數而有常 百王百九州百度惟貞

小同相成終始相生 小大二統也終始相生循環無端

倡和清濁迭相爲經 周而更始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治身

移風易俗天下皆甯 治天下

故曰樂者樂也 至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欲者情也○如大學

賢賢親親樂樂利利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 逆情直行與反情和志相反

廣樂以成其教 廣于天下

樂行而民鄉方 知方猶音聲

德者性之端也 原

樂者德之華也 正

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末

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 志爲主

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 三者詩歌舞心者志也樂器末也

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 情深內文明外氣盛始化神終

也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駿發爾私

樂者心之動也 根本

聲者樂之象也 干

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枝葉

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飾 飾爲末

極幽而不隱 微而顯

禮記識 卷下

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以上樂象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 樂情猶言禮意

樂統同禮辨異 大同小異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 當作窮本知變禮之

經也著誠去僞樂之情也 上唯樂不禮減而進樂盈而反

禮樂傾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 天道

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人事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 易大人說大人爲作者之

之聖專詳樂情禮意舉者作也德成而上與天地合德

天地訢合陰陽相得 至則樂之道歸焉耳 大同之極萬物得所

天入交合而後樂生○可以作樂非此則不足言樂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重者舞之 盡



鋪筵席陳尊俎列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

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

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 事成而後

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喪禮爲事後主人者德先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聖神能作道德爲上技藝爲下

行成而先事成而後 上句聖下句明○德行與周禮同一藝字

又分事一層

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 上堂上主下童與有司先尸主

人後宗祝喪祝

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以上樂情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 寓言

禮記識 卷下

吾端冕而聽古樂 四代

則惟恐卧 乖時

聽鄭衛之音 當時

則不知倦 合時

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以法後王言新樂是

也○古告鵠固同字皆謂經爲標準鵠的古之樂後世乃能造當

時何有古樂樂又何能久傳卽彼時所有亦與今海外同不足爲

樂此以古新立說亦爲後世立法耳不必當時有此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 此新樂之發也 以雅鄭分今

古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方

術爲音大同乃爲樂音樂之一分子樂則合諸音而一貫之○白

虎通引記以八聲配八方八卦八風然則今中外之所謂樂只得

爲聲音而已

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 大一統成歲

民有德而五穀昌 太平天人通

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 天地合一大同神化

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 天學與人同而異有精粗

之分

紀綱既正天下大定 功成

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 合十二月十二牧五方十千

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 此乃爲詩教

德音之謂樂 謂合眾音爲一左傳琴瑟專一誰能聽之八音和

八風平乃爲樂以世界言五洲五種各爲一音今各音其帝不足

爲樂必合 足爲經之樂

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 明德舉賢○莫讀作合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 四克四時八聲合上五音○

岳

克順克俾 二克爲二公

俾于文王其德靡悔 悔當作無邪極

既受帝社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天下一家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左傳琴瑟專一以水清水以火沸火

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

鄭宋衛齊皆非國風亦非國名假四字以符號後世有淫溺者

四弊者借此名之卽是

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配上四克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左傳論和同

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 孔子精經垂教亦如今之新名詞

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 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論語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然後聖人作爲執鼓柷楊塤篪 塤爲坎

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合樂

鐘聲鏗鏘以立號 至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兌○合樂亦有分

樂可以專聽

石聲磬以立辨 子擊磬于衛○異

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子路禦侮

絲聲哀 至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離

竹聲濫 至君子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艮

禮記

卷下

末

鼓鼙之聲譟 至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震○白虎通

引樂記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瓠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

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塤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

也磬巽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



彼亦有所合之也 和合樂○以上魏文侯 第八別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已久何也

左傳所引武爲樂名非詩

子曰唯丘之聞諸長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寓言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 出自北門陟彼南山

○此詩之武非書所能

四成而南國是疆 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南二南詩以南爲上

北爲下北卽邶與南對文南爲邱陵故北鯨南鵬山經各門皆以

南爲首此詩貴南賤北南爲易三四北爲初上南爲絺綌夏服北

爲四表寒裘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有六成復綴以崇 周雖鳩召鵬鵠

武王克殷 至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文出逸周書爲

牧誓之傳 以下至武之遷八○一

散軍而郊射 至虎賁之士說劍也 二

禮記

卷下

末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三

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 四

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 五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 爲師○三老五更猶三卿五大夫經以學

校爲議院老安爲教師謀主幼者孤子學壯者行分三派行爲見

在壯爲老之已往少之未來此少壯老爲三劫之說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尙年

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以上賓牟賈 第九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以內外說禮樂○荀子主之

致樂以治心 以禮樂分身心

久則天天則神 天人神人○詩爲天學屬中庸非人帝所屬在

神化之域道家所謂天人神人統爲至誠至聖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中庸說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下有脫文脫二箇四十八字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 無聲之樂

禮也者動於外者也 無體之禮

故德輝動於內 至而民莫不承順 禮樂以治身心爲本推以治

天下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 防亂始于質和樂要其終○以損益說

禮樂

禮減而進以進爲文 減而進者由少至壯進化由少而多開化

之初以先進而制禮減之至矣立于至卑之地而以進化爲主由

士禮以達于天子

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由盛而衰退化遞降

禮記議

卷下

幸

禮減而不進則銷 禮減士禮進則諸侯天子銷者野鄭

樂盈而不反則放 樂盈者從周不反者倒行逆施也放者無所

底止也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報進也

禮得其報則樂 由禮進樂○禮在初樂在後進化主義則由禮

以至于樂如野人至君子退化主義則樂以反于禮如皇帝降爲

王伯世界進退已往未來皆屬之禮樂

樂得其反則安 由樂反禮

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一始一終互相循環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六情之一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 返逆

○樂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 進化○禮

使其曲直繇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 一曲一

直一絲一瘠

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以上樂化 第七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此者宜何歌也

工歌乃爲詩凡全奏笙吹皆樂非詩自古文家買榮求益而奏吹

皆混入詩界矣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 當在商人識之之上商之遺聲也五字

衍

肆直而慈愛吉宜歌而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宜取反衍一愛

字 周禮六歌

齊者三代之遺聲也 三代三皇也

禮記議

卷下

幸

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 剛

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 柔

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以上師乙 第十一

子貢問樂 四字衍文

樂奏 十二 季札 十八

樂器 十三 樂道 十九

樂作 十四 樂義 二十

意始 十五 樂本 二十一

樂穆 十六 昭頌 二十二

說律 十七 當卽周禮 實公 二十五 大司樂

呂覽仲夏四篇

大樂 修樂 遠音 古樂



季夏四篇

音律

音初

制樂

明禮

雜記上第二十 禮經十七篇經本一篇可推至數篇者如土喪禮但言士若十等偏立經則尤矣故餘皆見於記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大國次國小國士又分庶人則有十等大同小異但記異節从同則省此記附經一記可推爲數篇經文

大夫卜宅與葬日 宅宅兆葬地非居宅

喪大記第二十二 士喪禮爲經此篇大記詳天子諸侯卿大夫異等之制經本土記則可推爲數十篇○有大記則有小記矣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 寄公如申侯

祭法第二十三 詳于制度不言孝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 至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大禘記上

禮記識

卷下

主

帝不皇不禘故春秋有郊無禘四郊四帝感生帝也○黃帝嚳嚳

顓頊項契皆符號

左氏山經說

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 詩說

共工之霸九州也 地元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左氏山經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 人鬼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 黃讀作皇

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 西山林東川谷南邱陵

祭義第二十四 爲孝經師說各經皆有祭義異同由經而出

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經曰春秋祭祀中庸傳亦曰春

秋緣經立說單提春秋實則四時皆祭如祭統亦孝經師說鄭注以春禘爲夏殷禮非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義詳郊特牲來往以

進化退化爲主進故樂退故哀詩之哀樂以此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 深

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 外

是故先王之孝也 至終身弗辱也 祭如在所以感通鬼神之故

唯聖人爲能饗帝 不皇不禘

命婦相夫人 命婦大夫妻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 事存

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往

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祭義多言義理心性之事

禮記識

卷下

主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

朝夕 俟後

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

也 春秋易

天子設四學 詩書禮樂○賈子學禮四學合秦學而五 八十

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 公羊傳曰過

我也言竝立以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 至以尊天也 卜筮

祭統第二十五 亦孝經說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 至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祭屬天

學人行祭不能盡其義所謂無其德用其事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 非貴則不必受福



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于道也 己京師道周游也孝經以順天下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 經文

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 內命婦百二十女

外百二十官與王后同爲夫婦

凡祭有四時春秋曰祈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禘祈二字當互易

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經曰春秋祭

祀從重言之中庸言春秋禘嘗是也

其德盛者其志厚 天學

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 天下一家例

其德薄者其志輕 人學

禮記議 卷下 主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 及武王

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 王魯

故賜之以重祭 魯爲王後

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 天子稱大○詩說

康周公故以賜魯也 康下當脫王字

表記第三十二 先師撰輯如大傳外傳名曰表與坊記同表猶

標立表於此取景於彼○詩書易三經而詩最詳

子言之 先師非孔子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足貌也口言

也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漬也 欲民與坊記坊民同

下同

子曰君子莊敬曰強安肆曰偷 體操之精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 表記之所以名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仁均

當作人

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已克己民四目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 上仁作行下仁作人 與仁

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觀通知仁

仁均當作人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中庸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

之或勉強而行之 三仁字皆當作行○論說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仁當作行道均當作

禮記議 卷下 主

義義當作我

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當爲道有

至有義有考

子言之仁有數義 至 貢仁者也 仁均當作行

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 豐水中央也武王西伯也 論

孫謀以燕翼子 公子公孫天下一家

數世之仁也 數世及孫子也仁當作行○引詩多所增取義不

必皆本義與外傳引詩證事同又與以序說詩同多非本固

國今和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皇作四皇讀我不能曰我及

皇則能全終始謀後世○仁當作行

子曰仁之爲器重 至 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 論語子任事

遠○勉於仁仁當作行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天下一人何靈素推一身以合天地爲六合以外皇中國一人則帝例一說中國一人屬人學天下一家屬天學

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德中庸至德毛讀作表中庸民鮮能久矣

我儀圖之 土圭儀圖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高山地中也止居上景行者下行一居一行

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而後已 廢讀爲發謂過時而學自忘其老與年歲之不足炳燭夜游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 服服

禮記識

卷下

東

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 言言

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 行行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不德作丕

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桑盛社以事

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于天子 貴者專主賤者主祭○下字衍

文天惟天子得祀而諸侯助祭得申其勤聖人定禮定一尊亦通

下情

子曰下之事上也 上君也下臣也

雖有庇民之大德 歸美於上

不敢有君民之心 嗣子不可則取之○一說不敢句讀作有事

不自尙其事 尙讀作上

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 斯干○莫莫葉也綏荒成皆服名○

周本末例周南三木爲根本皇權木周召穆喬皆在京師八子爲八州十二支爲外十二牧枝葉外州條枚在內八干也

凱弟君子求福不回 大深○君子周召父母求四夷裘服不諱

作丕

其舜禹周公文王之謂與 此詩之舜禹文王周公

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

國 昭昭文穆武之昭上帝指皇福爲輔員不讀作丕大也不回

猶大深也方四方大國四國小

子曰先王諱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 鄭注諱者行

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諱以尊名者使聲譽可

得而尊言也按上名名字之名下名聲譽之名諱以尊名謂以諱

易其名名終將諱之注誤

禮記識

卷下

東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 仁當作人

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親安之 凱弟

鳩鳩強教謂兵刑說安謂教舉

樂而毋荒有禮而親 毋荒者猶言不淫樂未禮剛

威莊而安孝慈而敬 上句剛下句柔

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父尊如司馬母親如司空

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 詩父母君子二見專指義舉以專

親爲定解

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皇爲至道帝爲至德故泰伯爲至德孝

經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君子父母即三帝皇佐義

和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



子夏云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

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 子張云嘉善而矜不能

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

子產水火之喻

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神而不親 命號令條教人事與鬼神

相反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神而遠之 墨子明鬼〇三統說兼進化

言

近人而忠焉 兼愛

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 兼愛如宗教親而不尊母道也

其民之傲意而愚焉而野模而不文 質勝文則野墨子用夏其

說如此

禮記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 鬼

讀作威先罰後賞如申韓尊而不親父道也

其民之傲蕩而不靜勝而無恥 擾亂不安民免無恥

周人尊禮尚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禮剛施柔也下

二句同夏

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 儒家以二而易合夏矣

其民之傲利而巧文而不慈賊而蔽 文勝質則史

子曰夏道未濟辭 至賞爵刑罰窮矣 文有脫誤當引三統說補

證之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

勝其文 此用先進後進說與退化遞降相反如此則孔賢於堯

舜者遠

子言之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 至寬而有辨 作者

謂後聖虞帝指尚書之虞帝矣讀作侯此用遞降說虞降三王就

書之帝言之如此則孔子不能賢之

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就能如此乎 威天討明

天命卽刑賞斧柯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 當作上達不尙辭非其

人弗自感以忠誠不值在言辭

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不以耳聽〇穀讀作教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高尚卽詩高岡元黃天地也王侯在

侯牧之例以皇后爲主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 至則臣有逆命 殷梁人之

于天以道受命于人以言受命不若于天天絕之不若于人人絕

禮記

之故臣子大受命無壽亦有其大並與記同

詩曰鵲之美美鵲之責責 維鵲有巢冬至鵲巢在南鵲火南鵲

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無讀作譏譏良順命我以爲君臣有順命

也

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 天下有道者易三四居中一匡天下

行者兩北居邊枝葉者本末例

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天下無道者二五居中中分天下〇未

道爲南南爲言辭如一匡則二南爲京師兩黑道爲邊鄙故曰行

有枝葉若如晉楚中分天下狎主齊盟則一匡之中正當中分之

職場故曰辭有枝葉本義如是取喻則隨意所安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 口惠實不至

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朋友死于我歸



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不思其反者天人之異反是不思者天外有天又反也亦已焉哉言無有窮極也不字均讀作丕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 至不違龜筮 洪範稽疑卜筮學

子曰性性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 主祭神享

無怨乎百姓 治民民治

詩曰后稷先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大雅后稷與公劉對爲東

西二伯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 器卜龜也

天子無筮 鄭注謂微伐出師若巡狩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

也春秋傳曰先王卜徵五年歲襲其祥按卜徵卽行三垣書曰五

載一巡狩寅年在中午年在南上戌年在北下爲五年歲襲其祥

禮記識

卷下

手

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 鄭注諸侯受封乎天子因國而

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按諸侯在他國彼自非筮故不用

筮以避尊主而反用卜矣

緇衣第三十三 爲先師詩書說如尙書大傳韓詩外傳經師各

有此作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讀詩斷章取義之法各以景像

取之不必爲正旨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 至則民有遷心 論語

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下肉刑五虐

其傳說

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表讀如標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 禹下文有脫誤

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二引大雅皆前十篇

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危讀如詭

葉公之願命曰 書有願命葉公亦有之如舅犯楚書傳記中一

事非專篇

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 邇者內八才子遠者外十二女

君爽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鄭注古

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

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 論語誤作巫醫

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 卜居龜策誠不能

知此事卜居全爲此章師說專以說咸卦漁父執一雖死不悔是

爲恒

卷下

手

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我龜既厭者變動不居不可方物

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易咸卦當

爲或與恒字反對不恒其德 句或句以或解不恒恒其德 句或句

以慎解恒卜居漁父爲易咸恒二卦之傳說

奔喪第三十四 此篇如在喪大記雜記中正合以文繁故別出

○邵氏禮經通論以十七爲全經經無佚篇其說精確此爲喪禮

變一節當爲記附士喪禮喪禮中如此變節亦多矣本篇題名無

記文不備耳吳以遂以爲禮之佚篇謂爲禮經之文佚在戴記者

夫記之不可以爲經固不待煩言而解者矣

問喪第三十五 吳氏所補凡取于兩章者如奔喪投壺魯廟公

冠之類皆爲特別記文立此篇名以爲逸經誤之甚矣如諸篇本

經何以不入經而附于記



服問第三十六

傳曰有從輕而重 大傳篇文○問

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答

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 上句問下句答

有從無服而有服 問

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答

有從有服而無服 問

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答○四句爲大傳從服文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 此出大傳篇

問傳第三十七 以喪六事容體聲音語言飲食居處衣服爲稱

以五服爲稱下加師說

斬衰三升 王侯甸

禮記疏 卷下

齊衰四升五升六升 男采衛○齊衰如侯服

大功七升八升九升 蠻夷鎮○大功如緦服

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 緦垣屏○小功如要服

總麻十五升 輪寧城○總麻如荒服○十五升以起凶服五三

五十五每服得三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 六升加倍 爲母

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 四升降一升

去麻服葛葛帶三重 詩葛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三年之喪何也 据夏喪三月

曰稱情而立文 論語女安則爲之尙書乃能之

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 上下通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杖也 有三年之愛

斬衰苴杖 所以爲至痛飾也 墨初野主三月

然而服以是斷之者 未盡三年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 海外野人

然而從之則是冒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

鳥獸不可與同羣

將由乎修飾之君子與 儒家○違情直行戎狄之道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 父在爲母

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 至以是象之也 宰我說同此 然則

何以三年也 据父在爲母亦期

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如隆大同程度乃加之尙

禮記疏 卷下

書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是也中人今日三年爲無

其德用其事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爲使弗及也 不一而足四等分三代

故三年以爲隆經小功以爲殺 三年皇帝大同經小功蠻野初

制服

期九月以爲隆 周屬其中服分三等以象程度

上取象於天 三年如三萬里三月如三千里

下取法於地 執御法地

中取則於人 人居中如草木之仁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 惟尙書乃有貴格若國制則用

墨子夏喪三月次則用宰我之期終乃歸經于三年之加隆

夫是之謂至隆 人學止此



是百王之所同 天下九百方千里為九州魯有初其七十二代同

古今之所壹也 豎說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引論語○有三年之喪於父母然後用三年之服由情制文否則不必令女安則為之之說也有三年之喪於君后則三年否則不必此率我短喪之說

深衣第三十九

要縫半下 大行人以蠻夷鎮三服為要故帶居中五服上則冠衣下則裳履帶居其中十五服以蠻夷鎮三服為要內則王侯知三服為冠男采衛為衣外則藩垣屏為裳輪車為履也

帶下毋厭髀 手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 帶以下裳十二幅

禮記識

卷下

禮

以法十二月十二州十二女

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 開方辨方計地以方○以下傳說 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中心為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 吉

如孤子衣純以素 凶

投壺第四十 左傳晉侯齊侯投壺○正禮十七篇此乃射禮之附記後儒以為逸禮補經非也

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 足見投壺附于射禮

魯鼓○○○○○○○○至半○○○○○○○○

如今工尺符號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 九流儒家以傳經之主派為主孟荀是也孔子至聖無名非儒後世所言儒家孔子者當以屬子思耳

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 魯頌

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素統故宋

丘問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余啟人也○

鄉飲酒禮鄉服與此異鄉猶操土音

哀公問曰敢問儒行 至 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 下分十六

門韓子云儒分為八此其倍數

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至 其自立有如此者 四待字

與俟後聖俟同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 至 其容貌有如此者

禮記識

卷下

禮

小大派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 至 其自立有如此者 自立重出又與

獨行犯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藉 古人已往藉者述古

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 後世謂未來以為楷者俟後

進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 弗逢世者生非其時上援如援下

推者百姓與能也

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 論語先王之道斯為美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 人不知禮義倫常則不成為人官

學則必學六藝言身則必慎言行外國所謂人民資格至是而後

冠冠而後許以為人格否則不成其人格



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 不亡夫禮者以詳於晉義  
實則父子君臣皆屬于夫婦首在男女有別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 通之鬼神天屬

雖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 鄭注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  
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按初用士冠再三攝盛各以  
統色分別非用異代上古之冠舊說誤

遂以黃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者也 當爲鄉大夫仕者  
鄉先生者鄉官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 其禮可不重與 倫理說

晉義第四十四 由春秋始定晉禮

晉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 野人所  
無

禮記

卷下

禮

是以晉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 六禮皆以坊男女之亂父

親離子而命之 至 茲親受之于父母也 所以坊自由婦有不至

之弊

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

也 夫婦相齊不分貴賤○女子初至亦廟見至三月以後廟見

別一事非初筵不見經以可知故不言左傳先配後祖所以補此

說

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 至 故曰晉禮者禮之本也 倫理之說

始于男女有別所以繼自由之亂而反之正若野人男女無別故

夫婦父子不親不義孔子制禮之時亦如今之外人可知

夫禮始于冠本於晉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

也 喪士喪喪服祭亦二朝卽謂親親禮聘聘禮士相見射大射鄉

讀作毀○禮經次序當從此鄭本不合据此知經無逸篇

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 京師

祖廟既毀教于宗室 內八州

教成祭之牲用魚 鳥上主南魚下主北

羊之以燕藻 羊讀作表類同屏藻同表

所以成婦順也 十二牧爲十二女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六

宮亦如六軍夫人三公妻嬪九卿妻世婦大夫妻御妻元士妻配

卿佐君世婦佐夫人

以聽天下之內治 命婦不專指王宮

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 畿內舉百一十二女

天子立六宮 宮后內朝官天子外朝

禮記

卷下

禮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 內外

爲夫婦○既曰晉義則必夫婦君卿外百二十官后卿內百二十

女天子后爲夫婦則二百四十人亦爲夫婦不能獨天子后二人

爲夫婦下則以內女配外官

故曰天子聽男教 百二十官從之

后聽女順 百二十女從之

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晉義主夫婦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 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

以天子比日月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陰陽晝夜之說○春秋

日食以定朔雖有六歷二十正朔則從同不書日食者則定曆

可知災異之學則大同以後天學

天子脩男教父道也 至 爲后服齊衰麻母之義也 詩民之父母



尙書百姓如喪考妣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本爲饗記鄉人則名飲酒不名饗經義言

饗中有鄉人飲酒故並饗與飲酒言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 至貴其質也 論語鄉人飲酒士君

子謂大夫

賓主象天地也 經文饗禮賓主皆爲卿本名卿相饗禮故義言

三卿經通不見卿字以賓主皆卿也

介俱象陰陽也 經作遵者陰陽四方也

三賓象三光也 三賓三卿也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三日三千里三五而盈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 西南坤維西北乾維

此天地之尊嚴氣也 尊尊

禮記識

卷下

素

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 溫厚仁也東北艮維東

南巽維

此天之盛德氣也 親親

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 西北盛西

南始

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 尊尊

上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 至以輔主人也 東南盛東北始

後儀 卷下

陽生 卷下

石賓 卷下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 至合諸鄉射教之

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鄉飲酒皆當作鄉人飲酒政役

鄉官所發鄉射非經之饗射鄭注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

從太守相臨之禮也○此節兼及鄉人飲酒禮論語鄉人飲酒杖

者出斯出矣鄉黨以齒故詳長幼之序至于經之饗禮乃朝廷大

典及晉楚相饗之事全篇無尚齒之文則與鄉人飲酒不同饗禮

重鄉人飲酒輕今以經爲饗鄉人飲酒附之可也○此節經文無

以其爲鄉人飲酒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鄉當作饗

主人親速賓及介 至貴賤之義別矣 饗分貴賤與鄉人不同

隆殺之義辨矣 以上經文有饗正義○二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 至知其能和而不流也 與燕禮同○

笙詩小雅樂備惟諸侯公卿有之故與燕禮多同非鄉黨所能備

禮記識

卷下

素

○三

賓酬主人 至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長幼以齒爲通禮非饗所

獨同班之中以年分先後此爵同論齒經文所畧○四

降說屢升坐修爵 至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五○五段先序經

文末一句則其義

貴賤明 至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 總論五事

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鄉當作饗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 此說上義

設介僕以象日月 義作陰陽

立三賓以象三光 三賓卽三卿左氏以卿主饗者如晉楚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 至介必東鄉介賓主也 聖左仁前義右

藏後天子中天下而立義用陰陽五行家之言○四方卽上四



雜說

主人

東方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者下三時從星月者一日則成魄魄月以爲量

三月則成時 九九八十一

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經本當爲卿相饗禮賓主皆從故與鄉射二篇全無卿字義

出卿字所以證明其義

射義第四十六 射今變禮而禮節全同

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饗今古文皆作鄉飲酒

二字所以爲注饗禮與食禮之別

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分尊卑仍以齒序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 前後圖折方

禮記識

卷下

單

內志正外體直 內志東師外體天下

然後持弓矢審固 弓二公矢四縣固告之變體今之鵠字○象

侯外古象矢中中心

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固讀如鵠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 至采繁者樂不失職也 騶虞采蘋采芣

皆樂名偶與詩篇名同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康士小大莫處御于

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 此古攝引詩句之法如論語唐棣集

數篇而成文句小異經原無定字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 竊比老彭

蓋觀者如堵墻 行可爲法故觀者眾

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 子路爲素臣司馬

與爲人後者 贊賈以男從女姓

又使公問之裘序點揚解而請 司徒

不在此位也 不字衍下同

序點又揚解而語曰 司空

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 故射者各射己之鵠 下鵠與審固

之固本爲一字鈔寫兩歧耳○皆請經說倫理借射爲喻耳

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 六經爲後世立法即鵠也先立標準

待人而行故侯侯形近義通鵠一名侯即鵠本作固固又變古

即象矢中的之形故經亦稱古也

射者人之道也 天地人人在中

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 發發爾私戊己甲己皆謂中土京城

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 中庸發而皆中節

禮記識

卷下

聖

反求諸己而已矣 正京師以正天下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六經侯後

揖讓而升下而飲 進化有升必有降有降必有升進退升降皆

侯後世

其爭也君子 心射

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 不過不及與不偏不

倚

若夫不肖之人 非聖

則彼將安能以中 不能知聖法經

喪服四制四十九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禮之者只是

不知禮之所由生也 曾之書如今新學



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平也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 家無二

尊國無二君女主平等則二君矣

喪有四制 至 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東恩父仁

北權不守常

南節分久者易異

西理君義

禮記

卷下

聖